



女儿刀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章 天下奇会

在汴梁城西，有一个花园，花园叫凤园。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一个很不平凡的地方。

凤园普通，是因为它的主人并不是当朝官宦，也不是江湖人物。它的主人叫凤凰，是男人，还是女人，谁也不知道。有人认定是个女人，但也有人认定是个男人。在大宋天下，一个女人做得了什么事？

但凤凰不是官宦世家，不是武林人士，不是江湖豪客，所以凤园寂寞，非常寂寞，平日极少有人前来这儿留连，凤园里也从来没有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那热闹。

凤园也不平凡，从凤园大门进去，便到了一个码头，入园即近水，远远望去，凤园很大，却只是一片湖泽，所有的楼台亭榭都是在那水上建构而成，颇为壮观，华美。那些楼台亭榭都修筑得十分小巧华美，远远一眺，若如仙阁琼台，让人生顾盼之思，让人生企羡之心。

有很多大宋的功臣世家想占下这凤园，但他们一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便被人阻止了。阻止他们的人想必是比他们势力更大官势更强的人，阻止他们的人言词委婉，让他们隐隐约约地知道凤园不可图，如果图这凤园，日后自己的日子肯定要十分难过。官场上的人都是明白人，他们自然不再敢染指凤园，猜测凤园是皇家的人在主持，甚至有人认定这凤凰，一定是个女人，是天子宠幸的女人，所以从此对这凤园不敢闻问。

凤园很平静。

只是在荷花绽开，满园芬芳之时，时常见到一些女人在园内荡舟。小舟很小，只能载两三人，这些女孩子三五只舟相跟着荡，在荷丛菡萏间游戏，时或可以听见她们那娇柔羞怯的呼声，也时或可以听到一曲悠悠扬扬的琴韵，这曲子听起来不象世间俚曲，倒

象是从天上清清爽爽地飘下来的。

有人见过凤园的那些女孩子，据说她们都很美。

这一天很不平常，凤园来了客人。

客人有八位。

先来的是一个瘸子，他坐着一辆华贵的马车。

马车停在大门口。

园门的几个守门大汉眼睁睁地看着这辆马车，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拉车的四匹马，一色的踏雪乌雅，白雪似的马蹄，一身软缎子般的黑毛，亮而光滑。这马车跑了很远的路，马儿身上却没一点灰尘，连那雪白的蹄上也见不到一点儿灰垢。

马是好马，好得让灰尘只能在车后很远处飘飞，绝赶不上马车。车子是用一整块玉石雕成的，这车就很怪，黄金车轮和车轴上，嵌着一块雕成的玉石。

玉石雕的是八仙之一脚瘸铁拐李，可怪的是车身玉石雕成铁拐李的拐，铁拐李的葫芦，铁拐李的衣服袍子，却没有铁拐李的人头。如果这个坐车的瘸子坐在这玉石上，他那沉沉的屁股正坐着铁拐李那大得吓人的葫芦肚上。这葫芦肚被弄成了一大一小两个坑坑儿，瘸子坐在葫芦的大坑儿上，赶车人坐在葫芦的小坑儿上。

只有这赶车人把马车驱驰如飞，你才明白，铁拐李的脑袋这时才有了，瘸子的头正好在玉石车身上，他的脑袋就成了铁拐李的脑袋。

瘸子姓玉，天下所有对珠宝钻石美玉感兴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玉瘸子，他是天下第一个珠宝钻石美玉的经手人，他是玉瘸子。

玉瘸子没商店没铺面没字号，他只是玉瘸子。

他来这凤园做什么？

玉瘸子慢慢下了车，走到门口。

凤园的守门大汉成一横排，站在门边，都瞪眼看他。

玉癸子从怀里掏出帖子。

帖子也不平常。这帖子是长六分、阔三分的对折金箔，金箔上印满了花纹，花纹上处处是翩翩飞翔的飞天玉姿，金箔里面只有一句话，是刻在金页面上的字：

“凤园有你想买的和你想卖的最好东西，你来不来？”

刚一看，似乎这句话也不稀奇，有东西可买，有东西可卖就是了。但仔细一想，便知这其中颇多蹊跷，有你想买的不假，也有你想卖的就不对了。我想卖的东西在我自己手里，怎么会在你凤园？

这帖子很金贵，是讲明了两点：一是凤园很认真，用金箔打就了帖子。人家这一份认真，就足以证明准备充分，心思不凡。二是这帖子很珍贵，非寻常人可为。据传唐时嫁文成公主与蕃王松赞干布的那庚贴才是用金箔打制而成的。那是两国之间的大事，用金箔做帖子是郑重，而这凤园的请客，竟用这么一张帖子，岂不让人震惊？！

好在玉癸子不震惊。

他见过了天下最美的东西，他还会吃惊么？他不会再吃惊了，他只是觉得奇怪。

奇怪的是他从来也不知道这凤园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凤园的主人要向他卖什么。他更好奇的是，他要问一问凤园的主人他会知道玉癸子一些什么事，他们要买玉癸子些什么东西。

玉癸子就来了。

他递上帖子，守门大汉就闪开了路，还了他帖子，让他进了门。

一进门，当头就是水榭，水榭不长，尽头处是一个泊舟的搁板，有几个女孩儿在水榭边静坐，见玉癸子过来，就有一个女孩儿一笑，挽牵小舟，请他登舟，然后上船，摇橹荡舟，慢慢荡向远处。

第二个来到凤园的是一个落魄书生。

这人只穿一件长衫。长衫很旧，洗的变了颜色，能把白色长衫洗成这种不灰不白的

颜色，说明这人很穷，日子很不好过。

他也来到这凤园门口。

看园门口的大汉不理睬他。

这人看着门楣上的“凤园”二字，竟然痴痴呆呆地发怔，口中喃喃念叨起来：“不对，不对，这一笔端庄，是女人，是女人。不对了，不对了，这口形张狂，不象女人……”

看园口的大汉不理睬他，只要他不走上凤园的台阶，仍然无人理睬他。

可他偏偏走上了台阶，来到了门前，要闯入园去。

大汉们拦住了他。

大汉一吼道：“你要干什么？”

这落魄书生一伸手，他手里竟然也有一张帖子，一张用薄薄的金箔打成的帖子。

“我想进凤园做买卖，你看我可不可以进去？”

大汉傻了，这个连一件长衫也买不起的人竟然也是这次凤园的八大客人之一？

偏偏他手里就有一张珍贵无比的金箔请帖。

大汉们只好肃然一揖，请他进园。

这一回，七个坐在栏杆上的女孩儿眼睛都直了。

她们的眼睛瞪得很大。

对面的这个男人不光不癯不瞎，而且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看的男人，很耐看的男人。

男人好看很容易，你粗粗看他一眼，他好看就是了。但耐看可不容易，他让你越看越喜欢看，他是那种经过风月，识得女人风趣的成熟男人。

七个女孩儿都拥向他。

七个女孩儿都愿意为这个男人挽舟。她们情不自禁地拥上去，情不自禁地都想为他操舟，反同时，她们又都想起了她们是女孩儿，就又都怯怯地笑，互相推搡着要别人去操舟。

男人眉心带笑，向女孩儿们说道：“你们是不是不愿意为我操舟？如果你们不愿意，告诉我向哪里去，我可以自己弄舟。”

女孩儿这次声音倒很齐：“不，我们愿意。”

男人笑了：“好，那就请你们来一位姑娘帮帮我。”

女孩儿最后推出一位来。

这是她们七个人中神情最羞涩，年纪最小，又最俊俏的女孩儿，她叫碧叶。

碧叶脸红红的，她被推出来，那神情象被推上祭台的羔羊。

男人一笑，身子向前走动，象要平平直落入湖中，但没一丁点儿声音，眨眼之间，就站在了船上。

船儿不动，只是慢慢显出了吃水的痕迹。

这男人显然有一身奇异的功夫。

男人站在船上，再也不回头看碧叶一眼，也不理会女孩儿们向碧叶做鬼脸那娇嗔神态，只是盯着远远那亭台楼阁。

凤园的亭台楼阁都在那一片浩淼的湖水之上。

船慢慢向湖中荡去。

第三个到来的是一个和尚，这是个不笑的和尚，和尚很胖，很高大。

第四个到来的是一个老婆婆，一个咳声不止的老婆婆，连那划船女孩儿都在为她担忧，划船女儿担心她可能会咳死在这只船上，不等到了凤园，她就会死去。

但她没死，只是闭着眼咳嗽，咳嗽之后，就闭着眼睛喘，喘的时候少，大多时都在咳。这划船的女孩儿很受罪，她宁肯自己死了，也不愿听到这一声一声的咳嗽。

第五个到来的人是一个孩子，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这人很踞傲，对门口的大汉先来一顿训斥，然后掏出那一张金箔请帖来，大模大样地坐在船上。

第六个人是个年轻公子，一身白衣服的年轻公子。这人用一柄象牙扇子，那扇子精

雕细划，扇面上划下了几千个密密麻麻的小字。这公子从里到外，没一点儿布缕不是白色，连脚下的鞋子绗线也是用的白丝线，这人每走一步，就看一眼脚下。他总是皱眉，象是不满意，尽管他很小心，但他的脚下总有灰尘。

第七个人是个女人，一个戴面纱的女人。她不讲话，好象是怕凤园上下有人会认出她似的。她一言不发，只是把她的金箔请帖拿出来，向大汉们亮了亮，就昂然而入。这女人很华贵，有一股让大汉们不得不低头恭敬揖让的气势。

第八个人呢？

第八个人没来。

他没在凤园的大门口出现。也许他不会来了，也许他出了什么意外。也许他不想来，反正告诉应该是来八个人，最后却只来了七人。

七个人如今都坐在这水榭中的房间里。

每一个人都有一处独自的房间。每一个人都发觉他这一组房间与周围的那一群房间只能隔水相望，却无法去那儿。每一个人所处的这房间里都有极其华美的饰物，都有极其俊美的女孩儿在肃立侍候。

他们都在桌边、屋内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这凤园的主人象知道自己的嗜好一样熟悉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很舒服，很惬意地坐在这里，象在自己家里。

他们在等待。他们的好奇心已经越来越浓了。他们想见见凤园的主人，想知道这么奢华的安排，这么巧妙的聚会是为什么？是什么人办的。

他们在等待，等待着见到主人。

玉癸子坐在屋里。

他很吃惊，虽然他脸上没有一点儿惊奇之色。他已经有了一种本领，越是贪婪地想得到什么，他面对那东西时的神情就越冷漠。

这间屋子他很熟悉，象熟悉他自己一样。

屋子有一扇门，门是用白玉做成的，玉门要叩才开。轻轻叩玉声响过七次，门就开了。门内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扇屏风一架宫灯，都是用玉琢的。这门内的一切东西都是价值连城的玉器。玉瘸子熟悉这些，是因为他的家中，那一间密室也同这里一样，房屋一样大小，屋内的东西也一样形状，屋内的摆设也一模一样。

但这里的玉器绝不会同他的一样。他的那一套玉器是神刀罗琛雕成的，可是神刀罗琛已经死去三十年了。

他睁开眼睛，看一眼他面前桌上的玉宫灯，他马上又闭上了眼。

他的心在跳，跳得很厉害，因为他马上明白了，这宫灯的式样，雕刻如同他那宫灯一样巧妙。

莫非是死去的神刀罗琛又活了过来？莫非是凤园闹鬼，鬼从他玉瘸子家里把这套东西统统搬到了这里？

玉瘸子跳起来，看桌子。

玉桌子，应该有两个坑，这两个坑是他用铜盏砸的，他也有发怒的时候，他一发怒，玉桌子就有了两个坑。

他惊讶地张大了嘴，这张桌子也有两个坑，两个和他那桌子一模一样的坑。

玉瘸子不由脸色变了，他不禁毛孔悚然。

他想惊叫起来，想赶紧从这鬼园子里逃走。

但他没喊出来，没站起来时，就听到一个很娇美很温柔的声音：“你等久了吧，真对不住。”

这是个女人的声音，一个让人一听就心神一荡的女人的声音。

玉门被轻轻地叩了七次，进来了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美女。依玉瘸子的话说，这是一块好玉。

她穿着薄如蝉翼的轻纱，静静地站在玉癍子面前，说道：“我叫画眉，你可以叫我眉儿，也可以叫我画眉，随便你。”

玉癍子的目光很挑剔，行家看玉时，也是寻找瑕疵的。

玉癍子在心中一叹，这女人无瑕疵，是个无可挑剔的美人。如果硬要挑剔点什么的话，她的面颊有点瘦。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毛病，燕瘦环肥，都是一美。

玉癍子问道：“为什么弄这么一间屋子？”

画眉一笑：“让你觉得象在家一样。”

玉癍子释然。这么说，这间屋子里的一切，都是与他那房里的一样，并不是从他那里弄来的。但他马上又心中沮丧，有这一套与他一模一样的玉器，他那一套就再也不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精品了，他玉癍子再也无法向世人夸耀了。

玉癍子冷冷一笑道：“要我来买什么？还是要我来卖什么？”

画眉也笑，笑得让玉癍子明白了什么是女人的妩媚：“让你来买东西，也让你来卖东西。”

玉癍子一怔，他不明这句话的意思。

画眉说得很仔细，也很认真：“我们想让你出面，为凤园卖东西，也想让你出面，为凤园买东西。”

玉癍子突然哈哈大笑，凤园想做什么？想要他玉癍子做中间掮客？他们是不是找错了人？他玉癍子只雇别人做生意，从来也没有被别人雇佣过。你听说过老板雇佣人，但你听说过老板被人雇去做佣人吗？

玉癍子是大老板，而且是天下珠宝钻石玉器的最大的老板。

凡他经手过的玉器，在不惹眼处都刻一只脚。这是玉癍子的标志。凡是有玉癍子这只脚的标志的珠宝玉器一出手，就可以多卖上五分利。

但玉癍子出手的珠宝玉器没一样假货。

有人竟想打他的主意？这就让玉癍子不禁大笑起来了。

但画眉不笑，她并不认为她那主意很可笑。

她为什么不笑？莫非她认定她这个荒唐的主意很可能会被接受？她认定玉癍子会放着天下第一的老板不做，去做她这个凤园的奴才？

玉癍子道：“我为什么来买你们的东西？你们有什么东西可卖？”

画眉从衣袖里掏出一张纸，这是一张薛涛笺。

笺上用一笔娟秀的小字写出：

一渤海火龙珠

二火烧杯

玉癍子马上一阵子心跳。

这短短的几个字不啻在玉癍子耳边响了一声雷。

渤海火龙珠，一颗赤阳神珠，有人说，将此珠放于干燥物什上，无论是日照还是摩擦，都可以引火。将此珠掖藏于怀内，可以百毒不侵，冬着单衣也不觉寒。这时一粒奇宝。火烧杯，据说是帝啻时代的一只烧杯，说是上古时人就会烧瓷，竟然烧出了崩瓷状的一只烧杯，烧杯的瓷裂纹状象是各色各形的火，那形态奇异生动。有人传言，无论你将火点燃，烧成什么形状，都逃不开火烧杯上那火势的描画。这确确实实是一件极为奇异的古物。

玉癍子不笑了，他的脸色肃然。

“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渤海火龙珠如今是江南豪富武林世家江门的家传之宝。江门没被武林人扫平，这渤海火龙珠自然不会落到江湖人手中。那只火烧杯，是天龙掌门人东方既白的喜物，无论你花多少银子，这两件东西都不会被拿出来卖的。”

画眉嫣然一笑，她转身走出门去。

再进门来，手里就端着一只玉盘子。盘子里放着的，是那两件宝物。

画眉道：“你可以好好看一看。”

玉癯子的脸色很不好看。

这确实是那两件宝物。

他沉吟半晌，终于开了口：“我想买下这两件宝物。”

画眉一笑道：“当然玉爷会买，我想玉爷也会买下这两件东西。”

玉癯子说：“我想见见凤园的主人。”

画眉神色郑重：“我就是凤园的主人。”

玉癯子笑了，笑很自信：“我只听说凤园的主人是一只凤凰，可你告诉我，你只是一只画眉。”

画眉道：“你见不到凤凰。世上有几个人能见到凤凰？传说古时的大禹见到过凤凰，秦穆公见到过凤凰，以后很少有人见到过凤凰了，你不是秦穆公，也不是大禹。”

玉癯子想起身就走，但他看着桌上那两件宝物，舍不得宝物，他从来不让宝物在他眼前溜走。

他终于问道：“这两件东西，你想卖多少银子？”

画眉轻轻一叹：“如果你愿意为凤园做事，这两件宝物可以送给你。”

玉癯子怀疑他听错了，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

落魄书生走进了一间屋子。

这间屋子很空落，没什么家俱，只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摆在屋中间，屋四面是台子，台子上摆有九九八十一个烛台，烛台上有烛，烛都点燃着。四面都有蜡烛，他身后是门，门在他进来之后关好，当他稳稳坐在石头上时，门这一侧才轰轰然升起一排蜡烛，也是九九八十一根蜡烛。

奇异的是这九九八十一根蜡烛都一样高。

这只有他的童儿小慧小聪两个人才可以办得到。

但在这间和他练功密室一模一样的屋子里，一切都宛如家中，一切都同秘室里一样，蜡烛燃烧着，坐着的石头也是一模一样的。他把手伸出去，摸四边的字，也是一边一个字，这四个字是：心如止水。

他很惊讶，但他不动声色。

他如在家中，他现在如果是在他的秘室之内，他会做什么？

他突然一声啸吼，以指化剑，在空中凌纵，飞身来去，使出了他的独步天下剑法——逍遥剑。

“神仙乐逍遥，
把酒酹滔滔，
江陵纵飞远，
白云唱松涛。
相机邀云汉，
不负大风高，
心如止水静，
锋镝逐波潮。
.....”

这是剑歌，也是剑诀。他用毕四四一十六句剑诀，剑光摇曳，划一屋烛光，所有蜡烛皆落地而灭。

曹植七步成诗，做绝句一首：这落魄书生一十六句诗毕，以剑削三百二十四支蜡烛，支支削头留身。

就有人轻轻一叹道：“好剑！真是好剑！”

落魄书生也不回头，他慢慢走过去，在那块石头上坐下，然后才抬头看进屋之人。

这是一个女人，一个一身翠色的女人。

这女孩子很美，是翠得欲滴的美丽。

“你叫什么名字？”

“翠鸟。”

天下竟然有人叫翠鸟，是那种小巧而伶俐的鸟儿吗？

她点点头。

她叫翠鸟。

落魄书生一笑：“我要见凤凰。”

翠鸟一笑：“你只可能见到翠鸟。”

她走上来，偎向男人。

这是一个柔若无骨的女人。她的身体能弯曲自如，能从常人想不到的地方弯曲过去。让人以为女人柔如蛇，也艳如花。

翠鸟的脸色很红。

落魄书生一笑：“你想引诱我？”

翠鸟已经在呻吟：“何必引诱，就是让你死在这温柔乡中，对凤园又有什么好处？”

落魄书生一振，她的话很对。就是弄死了他，对凤园又有什么好处？

他的身子缓缓移过去，抱住了翠鸟。

翠鸟抬起头来，眼睛在说话，两片颤抖的唇在述说着饥渴。

落魄书生笑了，他明白女人的呼唤。

于是，他与翠鸟就卷入爱河之中。他们没沉溺于爱河里，是因为落魄书生的座下有一块方方正正，写着“心如止水”的石头。

他们的欢乐很持久。

落魄书生问：“你们要我来买什么？”

翠鸟闭着眼，体味着快乐，她此时不想讲这件事，但男人的热烈是身体，却不是心，

所以她只好回答：“要你来买武林至尊的权势和地位。”

落魄书生一惊，但双手仍很温柔，在呼唤女人的欲望：“用什么来买？”

翠鸟道：“用你自己。”

落魄书生怔怔地看她，他不明白翠鸟这一句话的意思。

“如果你每行一件事都听翠鸟的，或者说是听凤园的，你就可以做得成武林至尊。”

落魄书生一笑：“如果我做什么都听你们的，我是什么武林至尊？我只不过是凤园的奴才就是了。”

翠鸟一笑道：“不错，凤园的奴才就是武林至尊。”

落魄书生一叹：“我明白了，你们要我把自己卖给你们。”

翠鸟一笑不语。

落魄书生很吃惊，虽然最近江湖上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他吃惊的了。他在心中思忖：这翠鸟显然并不是凤园之中的大人物，凤园的主人是谁？他为什么有这鲸吞天下的野心？就凭翠鸟这样依依可人的女孩子么？象翠鸟这样的女孩子，虽然很可爱，但也不能让心如止水的他为凤园卖命。

他缓缓说道：“如果我说的得不错，你不是凤园的主人。为什么不叫你的主人出来？”

翠鸟的动作很慢，她尽力让她的丰腴和俊俏留在落魄书生眼里。

她穿好了衣服，慢慢走了出去。

落魄书生在等，他要等这个凤园的主人。

他收到这张金箔请帖之后，一直在打听凤园的主人是谁，但他没有成功。

也许，他马上就会见到凤园的主人？

他闭着的眼在跳，他嗅到了一阵香气，这香气极淡，但很醉人，他听到了很小很小的铿锵之声，这是佩饰在身上的环佩在鸣响。他明白，走到他面前的又是一个女人。

莫非这凤园的主人就是一个女人？

他听到了一个极为媚人的声音，这声音低沉，好听，直如响在他心底里：“听说你想见我？”

落魄书生心神一荡，他没敢睁眼。

他时常见到这样的女人，很可能她的身姿动人之极，却相貌平平：很可能她的声音委婉动听，人却十分难看。这个媚人之声的女人，她长的什么样？他很害怕她长得难看。

“你是不是不想看看我，我只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

他马上睁开了眼。

他看见了这个女人。

这是一个穿戴很特别的女人。她不象翠鸟，她只穿一条长长的湘裙，上衣是一件小衣。束腰极高，高得让他吃惊。他从没想到女人可以双腿如此颀长，而又肩胸生得这样好的。女人的发髻挽成一朵乌云，乌云坠在耳边，逶迤直至双胸，象两条盘缠的丝带，直拨双乳，及至双乳时，这丝带就没了，留无限韵味给人。

这女人的脸很明丽，有一种极高贵的神情。

落魄书生觉得中气在沉，沉向丹田，使他觉得身子在坠。

女人的手象玉，慢慢抚着鬓，鬓边是白白的皮肤，乌黑的发丝：“你为什么要见我？”

落魄书生笑了，笑得很放荡：“一见到你，我几乎要改变主意了。”

女人的眼睛幽幽的，很深：“你有了什么主意？”

落魄书生问道：“你让我做武林至尊，不知道你会给我什么好处？”

女人笑了，笑得很明朗。

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女孩儿，把一柄剑放在桌子上。

这是一柄鞘已陈旧的剑，剑鞘斑驳锈蚀，已经几乎脱褪尽了鱼皮，原来嵌在剑柄上的珠子也被人剝掉，这是一把锈剑吗？

落魄书生一笑，傲然道：“也许不用告诉你，我在十年前，杀人就不用剑了。”

女人象在低语劝他：“剑在眼前，为什么不看上一看？”

饶它是好剑，又当如何？他见过许多名剑，见过杀人如飞梭，来去任往还的宝剑干将莫邪；见过那一出剑必饮人血，人临危剑不拔自飞的湛庐神剑；也见过要离用来刺庆忌而终不用的壮士剑；也见过专诸藏之鱼腹的短剑。好剑他见得多了，这柄剑又好在哪里？

他拔出这一柄剑来。

剑无锋，剑尖已圆钝了，黑黢黢又没什么光彩。

剑身之上，却有两个大篆古字，一面一个字，这两个字是“天地”。

落魄书生脸色一变：“这是黄帝之剑？”

女人笑了：“黄帝战蚩尤之时，立于指南车上，用此剑拨云雾，拨迷津。这是上古神兵，佩带它的人，出入有王者之象。”

落魄书生道：“好剑，好剑！”

女人一笑：“如果你答应，就可以有用不尽的金银，也可以享受不尽女人的温柔。”

她的手一指，指风叭地击在墙上，那墙是中空的，声如用鼓槌击鼙鼓，咚地一响。

门就缓缓打开，从外面逶迤而入一十二个美艳女人来。

女人道：“你可以要她们中的任何人跟你去。让她们服侍你，你可以轻轻松松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杀人，做武林至尊，为什么你不干？”

落魄书生——看去。

女人多了，眼光必然很挑剔。

他——审视。

这些女人都是绝色女人，人人都很有神采，翠鸟在她们之中，排在第三位。

翠鸟低着头，明眸皓齿的翠鸟在这一群美女之中已经不那么惹人注目了。

落魄书生一笑：“她们都不错，可有一个人更好。”

女人道：“你说的是谁？”

落魄书生轻轻吐一口气：“你。”

十二个美女走了。

屋子里只剩下了落魄书生与这女人。

落魄书生想问她许多话，但他一句也问不出。如果他能只问一句的话，他早就问了。他无法一句话问明白这凤园的一切。

既然什么也问不出，就只好什么也不问。

落魄书生看着面前这个女人，他的目光沉迷了，他明白他已经要答应这个女人了。

这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精灵。

落魄书生叹一口气，问道：“你现在要我干什么？”

女人嫣然一笑，身肢很奇异地扭动：“我要你抱紧我……”

第二章 五个奇异人物

胖和尚很胖，很高大，他从来不笑。

因为他从来不笑，人家都称他为不笑和尚。

不笑和尚坐在一间屋子里，这屋子象一间禅房，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东西，地上只有一片蒲团，供这和尚坐着。

不笑和尚就坐下了。

一等不笑和尚坐下来，就从屋后屏风边闪出一个女人来。

这是个很俊俏，很妖冶的女人。

这女人在笑，在冲着不笑和尚笑。她笑得千娇百媚，风情万状。

但不笑和尚从来不笑。

不笑和尚道：“你们向和尚发出一张金帖子，说和尚也要买你们的东西，也要卖与你们东西，这岂不是怪？和尚身无长物，拿什么卖给你们？和尚又没有金子银子，用什么买你们的东西？你们这一张帖子发给和尚，是不是弄错了？”

女人仍然在笑，她的声音很好听：“我们没弄错，我们要请的就是不笑和尚。”

不笑和尚道：“你们要卖什么？和尚什么也不想买，你们就别费心了。”

女人道：“你为什么不看我们卖的东西？”

不笑和尚觉得眼前多了两个人。

这是两个很有香气的人。

不笑和尚暗暗烦恼，他讨厌人，讨厌女人。为什么要他看女人？他不想看女人……

女人的声音很甜，象在劝一个孩子：“你为什么不看他们？”

不笑和尚抬起了头，他看见了眼前这两个人。

这是两个男人，两个不大的男孩儿，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孩儿。一样的俊眉俏目，一样的高矮，一样白皙漂亮的脸，一样很文雅的神情，一种见了人怕羞怕涩的那神情。

不笑和尚觉得喉咙一紧，他忙清清嗓子，沉声问道：“不知你这是什么意思？”

女人笑着，笑得甜腻：“听说大师一向自在漂泊，行踪不定，恐怕没人侍候，这两个人年纪虽小，却侍候过很有名的人。如果大师愿意，就让他们二人侍候你。”

一个男孩道：“我是金童。”

另一个男孩道：“我是银童。”

不笑和尚大惊。

他们就是金童银童？

金童银童，天下少见的侍童，从前曾在宫中服侍过皇帝，皇帝喜欢与他们狎戏，就一连月余不回后宫，长汉宫中寂寞，才让皇后下了决心，派人毒杀这两个侍童。幸亏皇

帝知觉了，才派人把他们秘密送出皇宫。如今站在面前的这两个童儿就是那让皇帝也忘情的侍童么？

不笑和尚缓缓说道：“你错了，我虽然是和尚，却是个男人。”

女人又一笑：“他们也是男人。”

女人的话说得也明白，想必她知道这个不笑和尚的心事。

不笑和尚道：“他们是世俗中人，跟着和尚走，怕会误了他们的事。”

女人道：“和尚错了，他们不是世俗之人，他们也是和尚。”

两个童儿一揖而退，很快又都走了进来，向不笑和尚施礼，静静立在一边。

这时，金童银童已经都剃光了头，露出一头白荏荏青皮来。

女人道：“大师，他们不也是和尚么？而且已经是一对可人心意的小和尚了。”

不笑和尚叹了一口气道：“正是，他们倒也算是有些伶俐。”

女人慢慢问：“大师为什么不把他们买回去？”

不笑和尚沉吟：“不知要我用什么来买？”

女人的声音更是甜腻了：“有他们二人做伴儿，大师的清修之苦可甘之如饴。既然有这样好处，大师为何不给凤园一点好处？”

“什么好处？”

“凤凰令如果传至大师手里，大师可为凤园解难三次，然后这金银二童可以永远随侍大师，凤园对此事将不再一问。”

不笑和尚的声音很大：“不知和尚能不能办得成这三件事？”

女人道：“自然能办到。”

不笑和尚道：“好，和尚答应你做这三件事，不知你们二人是不是愿意跟和尚过苦日子？”

金童银童合什而礼：“愿听师父吩咐。”

不笑和尚点头，他点头很快，头连连点着。

不笑和尚道：“好，跟我走。”

他自己昂然而出，甚至不回头一顾。

他身后跟着那两个童儿，如今成了两个小和尚的金童银童。

他们直接走下小舟，解舟摇橹，直奔凤园大门而去。

老婆婆仍在咳嗽，不停地咳嗽。

她坐在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很大，但门窗都关得严严的，都用密不透风的帷布遮着光，青天白日的，屋子里竟不得不点燃蜡烛，蜡烛光很弱，一闪一闪地，照得老婆婆的脸面成一片酡红色。

她咳得很艰难。

走进来一个小女孩。

这女孩子刚刚长成女孩儿模样，胸在悄悄挺实，臂在一点点长宽，腰肢也一日日变细，她脸色仍是很纯真，很朴实的模样。她站在老婆婆面前，吃惊地同情地看她。

老婆婆突然不咳了，冷冷说道：“告诉你家主人出来。”

小姑娘显然在犹豫，她只不过一个小丫头，一个悄悄长大的小丫头，她还不明白掩饰，所以就无法儿掩饰，她犹豫了一会儿，才慢慢说道：“主人不在家。”

老婆婆笑了，她笑得有些凄凉，也有些嘲弄之色隐隐现于脸上：“没有凤凰，来一只别的什么鸟儿也行啊。”

小丫头听明白了，转身向外慢慢走去。

她一定是去找这凤园的主事之人去了。

但她刚刚走到门口，突然站住了，她迟迟疑疑地又走回来，问这个老婆婆：“不知道我行不行？”

老婆婆吃惊地看着她。

小丫头一讲话脸儿就胀得通红：“我叫山雀儿。”

老婆婆显然有些意外，小丫头也是一只鸟儿，是只山雀儿。

山雀儿也是鸟。

老婆婆干咳了几声，这是不咳也要咳的装佯。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凤园想要我买什么？凤园又要向我卖什么？”

山雀儿咬着嘴唇：“我可以告诉你。”

凤园要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买什么？又要卖给她什么？她早就染上了这无法治愈的痼病，凤园要她这个人做什么？

山雀儿道：“人人都说阴风婆婆是个老婆婆……”

她这话是在说什么？是在斟酌字句时的无心之词，还是她确实是一只不曾见过世面的山雀儿，不知道该如何向这老婆婆开口？

阴风婆婆不讲话，她不想打断这只怯山雀儿。

“可我却知道，阴风婆婆是一个世人难得一见的美人儿”

阴风婆婆身子一抖。

山雀儿的话说得快了，快得让人几乎难以听清：“听说阴风婆婆恨男人，恨世上的一切男人。你老人家之所以恨男人，一定是男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我想凤园也有一些仇人，这些仇人之中肯定有那些对痴心女子薄幸的男人。阴风婆婆可不可以帮帮凤园，杀死这些男人？”

阴风婆婆脸色大变，她又咯咯咳嗽，她的脸变得苍白，又因为憋气再胀得通红，她咳了好久，才抬头看着这小小丫头，叹道：“我以为你很小……”

小丫头脸上又是那纯朴那真率：“我只有十四岁。”

阴风婆婆道：“不小，不小，你已经不小了，你是一只只有羽有翅的山雀儿了。”

小丫头面露喜色：“多谢阴风婆婆夸奖。”

阴风婆婆从怀里掏出那张用金箔打成的请帖，把它放在桌上。

“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思？”

小丫头摇了摇头。

阴风婆婆一叹道：“我天天夜里恨得咬牙切齿，想杀死这么一个男人。可我天天白天就想着这个男人的种种好处，想得咬牙切齿，但我又不想杀死他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小丫头道“白天。”

阴风婆婆道：“是白天我就不想杀他了，只是想再同他在一起。你年纪还小，不会明白这个……”

阴风婆婆站了起来，一步步咳嗽着走了出去。

她走得很慢，一点点咳着，湖上的波漾因为她的咳声变得更细碎了，她人的身体也伛偻起来，她的确变得很衰老了。

一个孩子，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坐在一张很宽大的太师椅上。

他的身体缩在椅子上，显得很瘦小，也很单薄，他的双手扶在椅背上，手很窄，没有椅背宽。他象大人一样用力敲着椅背，咯咯咯的敲击声说明他心里很焦急，他象要召唤人来。

他不耐烦等人，他还没学会等待别人。

终于走来一个女人。

小孩儿坐在椅子上，盯着这个女人看，象看一件很稀罕的东西。

“你是谁？”

女人笑了：“我是这里的主人。”

“你就是凤园的主人？你就是凤凰？”

女人仍在笑，笑得很和气：“你看我象不象？”

“不象。”

孩子叹叹气，他尽量要显得很郑重。

“你们一共发了多少张请帖？”

“八张。”

“我也是这八个人之一？”他睁大了眼睛。

女人点了点头。

小孩儿沉默了，他向四外看。

“你们为什么把这间屋子弄成跟我那屋子一模一样？”

女人笑：“让你象在家里一样，好不好？”

小孩儿摇摇头：“不好，不好。我到底有几个家？我只有一个家。如今我再回家，一想到你这间屋子，我心里怎么能踏实？说不定还会做噩梦……”

小孩儿做了一个鬼脸儿。

女人笑了，如果她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江湖上称“人小鬼大”的小人儿田渠，她说不定会栽在这小人儿的手里。

小人儿田渠让许许多多的江湖人物十分头疼。

田渠笑了，问：“你们打这么八张请帖，请八个人来，可费了功夫啦，对不对？”

女人点点头。

他又问：“你们请了哪八个人？”

女人摇摇头，她当然不愿意向这个孩子讲出这点来。

小人儿叹息：“世上竟能有象我这样的八个人？”

女人无语。

小人儿象刚刚想明白了似的，问道：“你们要我来买什么？你们想卖什么？”

女人笑了，她在等待，等待小人儿这一句。

女人说话很慢，“我们有这么几个姐妹，她们想请你为她们报仇……”

她刚刚说完，就从外面走进来四个女人。

这四个女孩子都是为这七个人棹舟来凤园湖内的，这其中有那个娇美可人的碧叶。

女人说得很凄伤：“她们都很漂亮，但漂亮变成了不幸，她们被人欺负和凌辱，如果你能可怜她们，帮她们报仇，她们会一辈子跟你，服侍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小孩儿笑了，他笑得很天真。

他问碧叶：“哪个男人欺负过你？你打不过他？我能不能打过他？”

碧叶就忙着点头，摇头，再点头。

“你会不会掷骰子。你们这四个人都会做什么？”

碧叶一笑，笑得灿然：“我会掷骰子。”

另外三个女孩儿也不弱，一个会喝酒，一个会唱曲儿，还有一个会弹琴。

小孩儿笑了：“好，好。你们四个人我买下了。要付多少银子？”

女人一笑：“不用付银子。你只管带她们走。只要她们不再受人欺负就是了。”

小孩儿大笑，拍着椅背儿，人在太师椅中一蹦一蹦地跳，起身向外就走。

四个女孩儿忙跟出去。

五个人，驾两叶小舟，向凤园门口荡去。

一身皆素白的年轻公子走入了一间屋子。

他惊讶地四处看，这间屋子里的一切饰物都是白的。

他很惊奇。

他到处找东西，终于被他在墙角找到了一件东西——一条用鹅羽做成的簪帚。

他惊呆了。

莫非这凤园主人同他一样，也有天下人皆知的洁癖？也是“一餐三净手，抚琴五添香”？

年轻公子怅然一笑。

凤园对他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这让他惊恐不安。如果一个人想害你，他把你的一切生活习惯、癖性爱好都弄得明明白白，他要杀你时，岂不是易如反掌？

他静静坐下，等待主人。

来的是一个一身蓝衣的女孩子。

她说道：“我叫鹦鹉。”

鹦鹉，一种会讲话的鸟儿，会讲各种各样情趣盎然的的话的鸟。

年轻公子道：“我叫白羽。”

鹦鹉一笑：“我知道。杀人不见血，夺命不沾尘的天上公子白羽。”

白羽傲然道：“正是。”

一男一女，男是丰朗神俊，女是耸乳丰臀，二人对视半晌，才都坐了下来。

白羽问：“想卖什么？”

鹦鹉话语伶俐：“想买什么，便有什么。”

白羽一笑，不再言语。

鹦鹉笑道：“为什么不开口，世上只要有人，就可以有欲望。世人只要有欲望，就一定会去力争。不知白公子有什么欲望？”

白羽轻轻起立，走到墙脚，抓起那一柄鹅羽笤帚，轻轻在地上扫一扫。

鹦鹉惊讶得瞪圆了眼睛，嘴也张成了圆形。

白羽把鹅羽笤帚给鹦鹉看：“如果你们想让这一间屋子同天上公子的那一间一样，可还要好好收拾才行。”

洁白的鹅羽上，已染了灰垢之色。

他把鹅羽笤帚塞给鹦鹉，转身向外就走。

鹦鹉急忙喊他：“白公子，白公子！”

他站住了，却并不转身。

“我们可以卖给你一些好东西……一些很好很好的好东西。”

白羽朗声一笑：“我见这凤园神奇，对人有吞图之心，我白羽没什么东西可以卖与凤园，自然也不想从凤园买走什么好东西。”

他扬手一掷，一件东西缓缓飞向鹦鹉。

鹦鹉忙伸手去接。

这正是那一张用金箔打成的请帖。

鹦鹉呆了，她没想到白羽会不听她讲话。

她怔怔地立在屋内。

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这声音很严厉，也很低沉：

“你为什么不留住他？”

鹦鹉慢慢跪了下来，她低头垂泣，心中很是惊恐，她知道她留不住白羽。

那声音在响：“你可以留住他，只要你用你的身体去诱惑他，他为什么不能留下？可你没这样做……”

鹦鹉突然放声而哭。

“不，不，他并不喜欢我，他并不喜欢我。人家都说他有三姬，羽姬很动人，云姬很温柔，玉姬很丰腴。他怎么能喜欢鹦鹉？他怎么能喜欢鹦鹉？”

那声音沉寂了一会儿，才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好，你就跪在这里吧，你跪一天一夜，看在你或许有些道理的份儿上，就免了你一次酷刑，不然，你这一次就要受‘百鸟之啄’的苦头了。”

鹦鹉哭泣，感恩，俯伏在地上，跪在地上，颤声道：

“我明白，我明白。”

戴面纱的女人站在屋里。

屋子里有床，但床很高，在她齐眉处是床面，床是用铰链吊在棚上的，她的双目平视，只能看到床上的被衾枕头。

她四处看，空徒四壁，并没有一件奢华物品。

这屋内的陈设不象是一间屋子，反而很象是在一个山洞里。

她身后来了一个人。

她并没回头：“请我来做什么？”

“买东西，卖东西”

“买什么，卖什么？”

“买你的九华洞，卖与你一颗人头。”

“谁的人头？”

“医鬼浩明的人头。”

女人身子一震，显然很动心。她是不是最恨这个医鬼浩明？她为什么一听到医鬼浩明的名字就心中颤抖？

“你想用什么买我的九华洞？”

“用他的人头，不够么？”

戴面纱的女人冷冷一笑，笑声如夜梟啼哭：“九华洞是我的巢穴，给了你们，我上哪儿去住？”

那人在笑：“我们并不要九华洞，我们只要九华洞中的你。只要你肯为我们做事……”

戴面纱的女人无语。

她慢慢回过头去，她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很丰腴的女人，这女人一身妖冶，有青楼女人的放荡，她那神色也让戴面纱的女人一惊。

“你是谁？”

“我是胖雀儿。”

第三章 女人是衣服

古人说：宁穿朋友衣，不戏朋友妻。

说的是一种德行，一种行为规范。

你可以去抢一件朋友的衣服穿，你也可以去借一件朋友的衣服穿，你甚至可以偷一件朋友的衣服穿。这大概都没有什么。

这些事你都不妨试一试。

如果你的朋友有许许多多的好衣服，他或许会莞尔一笑，或许会责怪你一句，或许会对这件事根本就不在意。

但如果是朋友之妻呢？

那情形一定很不妙。

河洛大豪钟子楚雅好宴乐，每逢宴乐，辄分三种等级。

第一种，大宴宾客。

凡有来往之人，曾与钟子楚有一面之交的，皆可以请来，吃的是流水席，来者来，去则去，来则酒醉连日，去则囊有银两，这是钟子楚的大宴，不光可以吃喝，还有临别的馈赠银两。

第二种，朋友宴饮。

这是与钟子楚相交的至亲好友，有那么三五个人，或十几个人，宴于花厅，或醉于厅堂，酒喝得酣畅，人也变得豪爽，宴饮之人可以随时离席，去寻女人欢娱，然后又迷迷怔怔归来，坐下继续饮酒，最长时候，钟子楚曾与人一连宴饮三十日，直至醉死一人

方罢。

第三种，密室小宴。

这种宴请，在钟子楚家中也极少，只是三两个挚友，慢慢啜饮美酒，吃着珍馐，静静地看着女人舞蹈。至酒醉之后，便由女人陪去休憩。

有一次钟子楚在密室小宴，其家人赶来报讯，说道是钟子楚其七十高龄老母已死，要他赶去河南奔丧。钟子楚朝前号哭三声，仍然坐下喝酒。

朋友道：“子楚，你母亲刚逝，不宜再喝酒了。”

他冷冷道：“母亲知道，我如哭她，无泪，有酒。”

这一夜钟子楚喝得大醉。

这一晚，钟子楚宴的是密室小宴。

他请来的是一个人。

这个人虎目生威，人也威风凛凛，他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医鬼。

据传他医人时有三不医。

别人能医好的他不医；不是急难绝症不医；不做坏事恶事的人他不医。

他是江湖上最有名的医生。钟子楚请他喝酒，不知是为了要求他，还是要结交他。

密室很大，屋里很暖。

在密室的四边，都放着一盆盆花，花正怒放，是洛阳牡丹。这些牡丹花团团簇簇，散一股清香之气，幽幽漫漫，使居室也雅。

钟子楚与浩明默默饮酒。

酒至半酣，钟子楚说道：“浩大侠江湖奇人，饮酒怎么会这么默默无声，你我来一点清趣，好不好？”

浩明道：“好。”

钟子楚朗声一笑，随口一声呼啸，密室门便轻轻推开了。

从密室外走进来了五个女人。

这是五个神态各异的女人。

第一个女人身材高挑，高额隆鼻，双眼沉凹，显然是吐蕃回纥族人，是一个异族美女。第二个小巧玲珑，双目顾盼，媚眼如丝，极象是江南各院中的歌妓。第三个很丰腴，成熟得象要坠落的葡萄，她只抬眼瞟了浩明一眼，就让他心跳不止。第四个是个圆脸女孩儿，眉宇之间似蹙无限闲愁，双眸流转，又带一丝怯怯情意，象有无限心事欲向人陈述。第五个是个纤细女孩儿，但端庄凝重，极象名门大家闺秀。

钟子楚道：“这五个女人如何？浩大侠是此中好手，肯定懂得女人，明白女人的好坏。”

浩明道：“好。”

钟子楚道：“当然好。我花五年功夫，也就寻得这么五位女子，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五个女人都是我的老婆。”

浩明看着钟子楚，他不明白钟子楚为什么要叫他的五位老婆出来。

一个人只要有钱，是天下豪富，就可以一个一个地娶老婆，直到他娶腻了为止。这也没什么稀奇之处，但钟子楚让他的五个老婆都出来，是要做什么？是想让她们在医鬼浩明面前炫耀一番么？或者是他自诩与医鬼浩明关系很近，让这五个老婆——来为医鬼浩明斟酒劝酒，以图谋一醉？

这是大人物的把戏，这把戏象展览家中的古玩宝物一样，向别人炫耀妻妾。

钟子楚大笑道：“这五个女人，是我钟子楚的女人。如今我与你赌酒。赌的是酒色，赌的是豪气，难道咱们宋人不能胜过晋时的那大排场么？”

钟子楚讲的是南北朝时的晋国，那时人们争富斗奢，直至最后宴客时，竟把美女烹熟，象一具坐像一样坐在铜盘上，端上来时请人邀客，用手直去抓女人乳上肉，大吃而尽。把女人当一条肥羊美鱼烹食，这是晋人的残酷游戏。如今这钟子楚突然提起了晋人

之乐，是他也想以残杀这五个妻子以乐医鬼浩明？

医鬼浩明虽然见识广博，却也没见过这样场面。

钟子楚一笑道：“让她们斟酒，你我尽心一醉，谁喝酒洒了些酒滴，就算输了一次。”

浩明道：“赌什么？”

钟子楚道：“女人，我的女人。如果你赢一次，就可以带走我一个妻子。”

医鬼浩明看着钟子楚。钟子楚脸上殷殷有笑意，他没喝醉，决不是开玩笑。

医鬼浩明又回头逐一看这五个女人，她们脸上都仍然或笑或愁，神态绝没有什么变化。

莫非钟子楚根本就不把她们当成人？莫非她们对这个钟子楚也没什么情意？不然他这话怎么能吐口即出，她们又怎么会这样平静？

浩明道：“如果我输了，可没有老婆送你。”

钟子楚一笑道：“我不想要你的老婆，你这样子，如果有老婆，至多也只是一个鬼婆子。我有这么多如花似玉的老婆，要你的鬼婆子做什么？”

浩明道：“你要我做什么？”

钟子楚神色一肃：“如果你输了，则在我被人害死那日子，你来为我报仇。如果他没害死我，你就得把我治好。”

医鬼浩明冷眼看着钟子楚，钟子楚比他想得要聪明许多。

他知道这件事比给别人老婆要难。

但把自己老婆输与别人，也不是轻松之事。

浩明回头再看看这五个风姿绰约的美人，就点了点头，道：“好！”

浩明不知道要怎样喝酒，他知道钟子楚一向豪气，挥金如土，广交天下名士，也是武林中一大人物。他有什么难处要医鬼为他排遣？又不知他这酒如何喝法？

他只能等待。

钟子楚一挥手。

第一个异族美女便缓缓走来，向浩明施礼。

钟子楚道：“她是我的外衣。如果你把她赢了去，我就没衣服穿了。”

浩明一怔，随即明白他这是指那朋友妻与朋友衣之意，就笑一笑。象河洛大豪钟子楚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妻子还是衣服，都不会缺少。

这异族美女叫莲花。她缓缓回身，就扭动腰肢，翩翩起舞。她的身子很软，能弯成别人不能曲折的形状，她用那奇妙的肢体弯向钟子楚，弯向医鬼浩明，她头发披散着，她那样子充满了饥渴，饥渴呼唤着浩明，呼唤着钟子楚。她这舞姿告诉了浩明，女人的肢体是难以想象的奇妙。

她一抬脚，把鞋子踢飞了，双脚如白白的莲藕，生生晃动在钟子楚与浩明面前。

她去用双手撑地，身肢反曲成弯，用一双脚去桌案上，灵活地斟酒，斟满了两杯酒，却没一点儿一滴儿洒的，她的头从双手上抬起，向两人媚笑，那笑极为痴迷。她的双脚却捧好一杯酒，向二人轻轻送来。

谁见过美女的双脚可以斟酒，可以送酒？

钟子楚道：“还是我先来饮。”

钟子楚忽然身子一振，直飞出去，又身子一退，便立在这莲花的身后，他堪堪挺直身子，又直直地慢慢地折了一个铁板桥，把头从莲花的腿弯里探入去，张口咬住了这只酒杯，然后身形不动，身体便直直地向后射出去。

钟子楚一离开莲花身边，莲花便软软起身，又向浩明一揖，站在一边了。

钟子楚果然好手段，身子弯成弓形，张口咬住了杯底，竟然慢慢将这只杯子吞了进去，吸气入腹，口中空空，又复吐气而出，叭地一声，就将这只酒杯吐飞，在空中划一弧线，又复落在桌上。

钟子楚身子一飘，人便又复坐在座位上。

果然一滴酒也不曾洒落。

医鬼浩明醉眼眯斜，望着钟子楚道：“好，好，果然是练出来的好手段，既香艳，又刺激……”

他这话是不是讥讽钟子楚，讥讽他天天演练这与女人缠绵的饮酒之法儿？

钟子楚大笑。

医鬼浩明笑道：“如果我也象你一样，不曾洒酒，岂不是没了输赢？”

钟子楚正色道：“这一杯酒岂能白喝？如果浩兄能别出新招喝下这一杯酒，也不曾洒得一滴的话，钟子楚的这件衣服就输给你了。”

浩明道：“好！”

医鬼浩明看着这个异族美女莲花，她确实极为漂亮，但如果她披散头发，用那一双玉腿双足捧杯，更是荡人心魄。他是不是已经下了决心，把这个女人从钟子楚手里赢来？何况江湖之上，人也多挟技服人，如果他浩明不能以奇功异法胜得这个钟子楚，岂不是也折了他的威风？

他静静坐着，双眼盯着莲花。

他心中决断不下，不知道他是该赢，还是该输。

他想从这个莲花的神色中看出她的心意，但他看不出。莲花的脸上仍是那迷惘之笑，仍是那媚人之神，他什么也看不出。

莲花就又用双足斟酒，又用这纤纤玉足为他送酒。

医鬼浩明看一眼她的双脚。

果然是一双举世无双的脚。

这双脚的足弓很妙，挺成了弧形，脚趾原来不及手指，不该会向男人陈述温柔，可偏偏这一双脚的脚趾比人的手指更妙，更温柔，那十趾极优雅地捏着酒杯，让人以为这优雅不是来自人间俗世，而是天上仙女所为。

钟子楚在等待医鬼浩明，连那另外四个女人也在等待他，她们也很好奇，想知道这一回医鬼浩明会不会把这个美女莲花赢归自己所有。

浩明起身，向莲花走去。

他站在莲花面前。

他明白，他同钟子楚是朋友，是那种嘴里总在念叨的朋友。

嘴里总念叨的朋友不如心里记着的朋友。

但他们毕竟算是朋友。

他既是钟子楚的朋友，就不能在喝这一杯酒时触动莲花的身体。古语说的好：宁穿朋友衣，不戏朋友妻。他如在饮这酒时，有一丝狎戏与孟浪，便失了他的身份了。

但他一定要喝这杯酒。

他还要喝得比钟子楚高明些。

钟子楚和其余四个美女都在等他，莲花的头也慢慢抬起来了。

莲花望了他一眼。

这一眼似乎有哀恳，有乞求。

莫非莲花也情愿让他带走，让他赢去？

医鬼浩明是鬼，他平日总是居住在棺材似的屋子里的。

他有一套鬼法。

他身体突然一窜，人直直地飞出去。

钟子楚知他心意，知他想不触动莲花肌肤头发，把这一杯酒喝到。但这又谈何容易？如果你从她双腿间探去，已是最好方法，这可以不去触动莲花身体，但这方法已然被钟子楚用过，浩明怎好再用？可他如不用此法，贴地去够莲花这杯，还是从上面去俯探这酒杯，他都必然会碰到莲花的肌肤，或者会触到莲花的头发。

浩明的身体突然也折到莲花面前。

他以铁板桥功夫仰脸过来，下颏冲上看着莲花。

他的脸离莲花很近，他自信他看到了莲花眼里的晶莹的泪。

虽然这泪不会流出，也许永远不会流出，但莲花眼中有泪水。

谁能想得到，浩明的身子不动，那一颗头却从脖颈那儿曲弯，竟渐渐抬起来了？

浩明的头竟然象蛇一样，从脖颈上弯曲过来，与莲花四目相对。

四个女孩儿都吃惊地叫了一声。

她们从没见过过人的脖颈可以弯成这种样子。

这时，浩明已然可以将身子探出，一点点挺起上身，便可以从莲花的脚趾间把这一杯酒叼走。

偏偏浩明又不这样做，只听得他身体内的骨节咯咯咋咋作响，他的左右臂都渐渐向下反拗，拗成一个回环，如反长了一双臂膊。此时他以左手变指，虚虚向上一抬，莲花脚上的这一只酒杯就凌空而起，慢慢向上升去。他又倏忽伸出右手，把这杯酒端在手中。

浩明的身子一纵，身形不变，人已离开莲花很远。

这杯酒仍平端着。

此时的浩明，身姿一个铁板桥，两条胳膊如反拗在身，一颗头颅也很怪地向上折起，这让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人，而只可能是鬼魅。

浩明手里的酒杯突然一折。

酒已经要洒了，要倾杯洒尽，而不是洒上一滴两滴。

但浩明的左手已经变掌，贴近酒杯杯面，用内力逼住杯子。然后他就站直身子。

又复是一个浩明，一个端着酒杯静静站着的浩明。

他慢慢道：“这一杯酒不如子楚兄喝得顺畅。但幸好没洒得一滴。”

他将酒一饮而尽。

钟子楚知他功夫诡异，如今才真地见了他的“鬼手鬼脚”，这一招绝非别人所能，

所以他只好一叹认输。

钟子楚道：“好，莲花，你站在浩爷一边去，一会儿浩爷酒兴过了，便可以带你走了。”

莲花的脸上没有什么神情，只是默默站到一边去。

她是不是真的很愿意随着浩明去？还是她只是迫于钟子楚的命令，不得不去？

钟子楚兴犹未尽。

浩明道：“子楚兄，你已经输了一次，为什么不就此罢手？”

钟子楚一笑道：“浩明兄，你可错了，如今我反正已输，如果停手，岂不是输定了，要能胜你一次，我不就又扳了回来么？何况还有四次，你认定我会一输到底？”

浩明无语，他明白他劝不转钟子楚。

钟子楚叫过第二美女来，让她见过浩明。

“她是江南翠苑名妓，她叫宁馨儿。”

浩明一惊，她就是宁馨儿，就是那个名震江南的名妓宁馨儿？她在三年前突然没了踪影，有人以为是她自己私逃出翠苑，有人以为她是被人偷偷劫走，谁知道她却在这里？

浩明道：“你就是宁馨儿？”

她点点头。

她是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她是一个人人歆羡的女人，据说在江南翠苑，因为有了一个宁馨儿，就有了许许多多狎浪翠苑的公子少爷，为了这个，曾有那么七八个很有威望的老爷子聚齐翠苑，要老鸨把这个宁馨儿打发走。但这宁馨儿出了场，她几番问难，便让这些闯荡大江南北的老爷子哑口无言。

就是这个名震江南的名妓，怎么会成为钟子楚的老婆？

钟子楚一笑道：“她是我的头巾。”

这么一个美妙可人儿，竟然只是钟子楚的“头巾”？头巾是男人的饰物，是可用可

不用的饰物，她如今只成了钟子楚的头巾？她心里是不是快乐，她是不是情愿做这个钟子楚的头巾？

钟子楚一笑道：“宁馨儿是江南名妓，就为我们唱上一曲，让我与浩明兄能够以曲佐酒。”

宁馨儿屈一屈身，弄一张琴，试调宫商，便朱唇滋润，琴音袅袅，唱出一曲悲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对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炫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一首“侠客行”是前朝李白所作，专写古时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赞的是义士朱亥，大梁的东门使者侯嬴，赞他们一个狗屠，一个看门人，却偏偏能信义行事，让世人敬仰。

这宁馨儿朱唇轻启，绵绵唱来，却也另有一股豪气，从这首千古绝唱中出。女人声凄，却又对这歌能知其中深意，豪侠悲歌，壮士义举，便从娓娓声诉中道来，真颇能激人心志，壮人豪气。她是这古都开封之人，此事又生在古时大梁，即今开封京城，这一

曲歌唱，象是不忘旧人故事，又象是激励今人心绪。

一曲唱罢，余音袅袅，半晌声方止歇。

医鬼浩明却是个聪颖之人，他心想：这个宁馨儿是江南名妓，自然肚腹中不乏那些柳绿花红、文人墨客喜听的词曲，又一定擅唱那些惜别壮行聚欢酬酢的绝句诗行，为什么她要唱上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她是不是在讥讽钟子楚？讥讽他虽有信陵君之财，得信陵君之势，却做不出信陵君那样千古传颂的可歌可泣的壮行来，把女人妻子当成朋友酬酢时的筹码，一步步输了出去？

钟子楚拍手道：“好，好！每一闻馨儿琴音曲调，便让我自惭不已，但愿这一回我不至于输，不至于把这个女中丈夫输与别人。”

说罢，钟子楚脸色些微变了，变得有些不自在。

他是心中愠怒，怒这宁馨儿偏偏在他快活时唱上这么一首《侠客行》。

看其余三个女人那惊惧神色，医鬼浩明便知道钟子楚平日待这些女人必定十分苛刻严厉，不然那三个女人决不会面现惊惶之色，颤抖起来。

这宁馨儿此时反倒低头不语，她是沉吟不定，还是心意早决？她是不是早已经将钟子楚的威风放在身外，宁死也不愿低头？

医鬼浩明道：“夺友之妻，这事却也叫江湖朋友不耻了，好在只是赌局。赌局之中无父子，自然也不讲求什么夫妻之情了。如果子楚兄情愿，我倒还想与子楚兄一试。”

钟子楚笑道：“好，好，就一试。”

他回头向宁馨儿一声喝令：“好，馨儿，你便为我斟酒罢。”

宁馨儿双手缓缓垂下，人极玲珑，又动作极有娴雅之风，慢慢提起酒壶，却不拿杯，人走至钟子楚身边，也似男人武功招数中的铁板桥功夫，将身子反弓过来，仰脸视钟子楚，此时却将这一壶酒往自家口中倒去，须臾口中便满是贮酒。

钟子楚便俯身下去，从宁馨儿口中啜食这酒。

这实在只是男人与女人的交吻。

钟子楚极大度，象是旁若无人，再不然就是平日里也曾在这些女人面前如此啜香吮酒，虽然也可以比他喝得高明，却是未得此女人，已经调戏她了。这就是调戏朋友之妻了。调戏朋友之妻这事，无论江湖上黑道白道，都是让人憎恶的坏事，这样的事医鬼浩明断然是干不来的。倘若不去吮这女人口内之酒，又要白白输与这钟子楚。钟子楚这事弄得诧异，象要诚心捉弄人。但又无法将此话提出，人家只是要同你拚酒，只是要拚比喝酒之时涓滴不失，却也没讲明如何喝法，你怎么能不许人家要女人用口啜酒引你去喝饮？

女人口为杯，也是钟子楚的喝酒之法了。

这酒从女人口中再吸，岂不是变了一些味道么？

这宁馨儿低着头，在等医鬼浩明。她是不是也知浩明心中为难？是不是也在等他拿出好主意来再动？

但钟子楚已经在催促了，他声音虽轻，却极有威严：“馨儿，去为浩爷斟酒。”

宁馨儿动作极慢，身姿极美，缓缓走到浩明身边。

她没讲话，只是用她那一双眼睛扫着浩明。

这一双眼睛会讲话，瞬间说完了万语千言。

宁馨儿拎起了酒壶。

浩明心知：只要她拎起酒壶，就一定要快。她将身体弯了下去，张开那樱唇，便将酒斟入口中。这是屏口内气而就，绝不会有更长时间让你犹豫踌躇，你如果不马上去吮吸这一口酒，说不准她屏不住气息，便会吮不到酒，或者她喉咙一振，酒便入腹内。这二者一旦是实，医鬼浩明当然就输了。

可他并不想输。

这时，不容他再想，只见宁馨儿这柔软身子慢慢地沉了下去，把一张风情万种的脸

面放在医鬼浩明眼前。

他已经没机会再想了。可他这时还没有一丁点儿办法。

他只好也学钟子楚，去吮啜宁馨儿口中的酒。

这时，他突然看见了宁馨儿从袍袖里伸出来的三根手指。这三根手指成鼎立之状，静静置于她肩头之上。

浩明就心中一亮，他明白了他该怎么做。

浩明俯身下去，忽然蓦地出手，右手三指如鼎，疾点宁馨儿后颈上手太阳小肠经脉中的肩中俞、天窗、天容三穴。

他是先点了肩中俞，然后再点天窗，天容穴位的。

这一点恰恰是宁馨儿一口气从腹中丹田引上，变手太阳小肠经脉而上时，刚刚这气至三穴，未等她屏息留气，便被医鬼浩明点穴抑住气息，她只好猛地一吐，将口噀圆，把口中酒全数吐出。

浩明疾忙张口，喝下了这口酒。

他动作极快，点穴，张口，瞬间便做完了。

果然又不曾失得滴酒。

钟子楚很惊奇，他愣怔地看着医鬼浩明。

他不明白医鬼浩明怎么会有这急智的，他仰天叹道：“好，好！你这法儿也被我想出过。但我却没你这么机敏，足足好几日才想出了这法儿。我不如你，我不如你啊……”

医鬼浩明心道惭愧，他明白在那四个女人之中，一定有人也见到了宁馨儿的那一只手，也知道是她告诉了医鬼浩明如何喝到这一口酒的，但她们脸色没一丁点儿异样，足见这几个女人都与钟子楚感情不深。

她们是不是都想离开钟子楚？

钟子楚极为大度，道：“宁馨儿，我费尽万千苦辛，把你从江南弄来，本想可以多

图一点儿快活，谁知你我无缘？如今你已经成为浩爷的人了，去与莲花站在一处吧。”

宁馨儿向钟子楚行礼，便站到浩明身边去。

钟子楚望着浩明，他有些认真起来，难道他苦心想出的这些男女艳情都难不倒这个浩明么？

他不相信。

钟子楚对第三个女孩道：“馨儿，斟酒上来！”

这女孩儿就敛衽一礼。

她是个丰乳肥臀的女孩儿，肌肤白净，人极雍容。这样的人物极象前朝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据说杨玉环的乳名也叫馨儿，钟子楚是不是也象宠杨玉环那样宠她？她是不是因为被钟子楚宠爱至极才会这样丰腴？她一定很快活浩明带走莲花与宁馨儿吧？莲花是异城女子，宁馨儿是狎浪名妓，这二人一去，她是不是可以专宠于钟子楚？

女孩儿也叫馨儿，是那个唐玄宗十分宠爱的馨儿么？

她轻轻跪在钟子楚身前。

她为什么要跪，是因为她不想被浩明夺走么？

只见她慢慢身子后仰，手中拎起酒壶，身子已然与腿折在一起了。

她用一只左手去褪小衣，把小衣褪尽，便露出玉一般的双乳来。

双峰之间，也有峡谷。

便向这峡谷中斟酒。

酒很多，不止有一杯。

钟子楚却不慌不忙，对浩明道：“传说那个唐明皇很会玩乐，除了打仗唱曲子，也偶尔这么饮上几杯。人家都说这是杨贵妃的妙法，为的是让这个唐明皇不至于醉酒误事。自从杨贵妃用这法子之后，唐明皇就从来没醉过酒。说是这个风流天子被女人弄醉了，他从来无法在这女人的乳间饮上三大杯……”

钟子楚叹息道：“颦儿，颦儿，不知道我的颦儿胸上贮的酒是不是比那个风流天子的颦儿贮酒更多？”

钟子楚很考究地俯身下去，用他的手指去搥乳，象摸白玉酒杯，一口啜干颦儿乳间那酒。

医鬼浩明白了钟子楚的心思。

钟子楚并不想让浩明赢去这五个女人。他或许根本就没有妻子，或许这五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妻子，他只是为了让浩明无法饮酒，才说这五个女人都是他的妻子。既然她们是他的妻子，就可以使浩明有所顾忌，不能十分狎浪戏嬉，那样显得为人不尊。他与浩明赌戏，也不过是两个用意：一是把浩明的那一诺赢来。谁知道江湖上人什么时候会受伤？一旦他受了伤，医鬼马上可以医好他的伤。万一有人杀死他，医鬼可以为他报仇，这样岂不是很好？二是他想让浩明知道，他的日子过得很逍遥，他在女人的温柔乡里很快乐。他想让医鬼浩明好好看看，让浩明从心底里羡慕他。

他并不想输。

他不愿意再输。

钟子楚道：“我夜里如果睡不着，就叫颦儿陪我。她这人血热……你如果能赢去颦儿，就赢去了我的裤子。”

很怪的是，钟子楚竟把女人当成了他的裤子。

更怪的是，这屋内的几个女人并不以他这话为怪。

也许他真的把这个丰腴女人颦儿当成了他的裤子不成？

颦儿拎酒壶在手，她侧对着钟子楚。

浩明在沉吟，他是不是不想再赢了？

他是一个医鬼，他是住在一间棺材一样的屋子里，他要这么些美妙可人儿做什么？

他看着颦儿。

他突然看到了顰儿的手势，顰儿的胖胖手指三指伸出，拈成了鼎足之式。

顰儿看见了他与宁馨儿那一次动作！

顰儿依然不动声色，她情愿让别的女人离开钟子楚。此时她向浩明偷偷一比划手势，是想告诉他，她也想离开这个钟子楚。

浩明轻轻地一笑。

顰儿的手势没了。

浩明突然省悟了，他明白这五个女子的心意，想要逃离苦海一样离开钟子楚。女人谁能忍受被男人这么摆弄，又要当着亲友这么弄酒？奇虽然很奇，但却没一点儿尊重。何况他只是把女人当成衣服、头巾、裤子，让这些绝色女子如何不心寒？

他是不是该把这五个女人都赢过来，让这个河洛大豪钟子楚也受一番折辱？

顰儿把酒又斟在双乳之间。

医鬼浩明这一次并不俯身，他只是向女人看去，然后猛地伸出左手，向顰儿高耸的乳上抓去。

钟子楚面现冷笑。

如果浩明抓到了顰儿的乳，钟子楚就会告诉他一句话：顰儿可是我的妻子。

那样，浩明就必输无疑。

可浩明的手突然停住了，捏成了拳。

他又把手收了回来，用口吸拳眼，一声啜吸之声，众人都听到了。

浩明右手又去抓向顰儿乳间，又复做这一动作。

如此反复左手右手各吸了一次，顰儿胸乳间那酒已经没了，一滴也没有了。

浩明的双手一伸，手上也没酒，身子没一丁点儿酒气。

钟子楚愣了，他想起来了，传言中说医鬼浩明会用“鬼手鬼脚三十六式”，这一式必然是鬼手式。这一式又让他钟子楚败北了。

钟子楚又输掉了丰腴的臀儿。

钟子楚闷闷不乐。

他强笑道：“浩兄，我还有‘鞋子’和‘袜子’，你何不一鼓作气，把她们都赢了去？她们五人，做为女人，可是春兰秋菊，各擅胜场的。”

浩明一笑道：“为什么不？赢一个也是得罪子楚兄，赢五个也是得罪你，为什么不一并赢来，让每夜枯守孤灯的一个老鬼也快活快活？”

钟子楚声音嘶哑：“好，浩兄果然好情致，来，斟酒来！”

天色已晚，饮酒狎乐的室内点起蜡烛。

烛光摇曳，照着钟子楚与浩明。

两个人对坐无言。

五个女人，都站在浩明身后。

五次赌斗，喝了五次酒之后，这五个绝色女人已经都归了医鬼浩明。

钟子楚笑道：“浩兄艳福不浅，竟把我这一身穿戴都赢了去。”

浩明一笑不语。他不知讲什么好。

钟子楚颇有醉意，突然举杯，一饮而尽，就用手捶击桌子，击节而歌道：

“我与浩明醉酒意，

生死一赌朋友妻，

朋友妻是朋友衣，

朋友衣，可衣你，

朋友妻，不可戏。

输掉了衣衫不可惜，

明日集市上买新的。”

喝罢大笑。

钟子楚道：“我本想赢你，如果江湖人图我，有你在，伤可保命，死可复仇，谁知却输了。”

医鬼浩明叹道：“好，我答应你，如果有那么一日，我一定帮你。”

钟子楚凄伤地一笑：“浩兄不必慰我，我失去女人，却未失去生命，你何必用好话劝慰我？”

浩明道：“我一诺千金，也该不易。你听见我的话，我说答应你，就算答应了你。”

钟子楚起立一揖：“如此多谢了。”

夜色阑珊。

浩明带五个女人进了客店。

店家很是惊讶，惊讶这一个威风凛凛的汉子竟然能带这么五个绝色美女出来，一定是个微服出行的大官，不然就是一个富可敌国的豪客，便小心陪笑，过来请问道：“老爷是不是要住店？有上好的客房，房间也大，足够老爷和几位夫人住的了。”

浩明道：“有没有相隔的客房，清静一点儿的？”

伙计点头道：“有，有。”

浩明道：“打点两间，让她们五人住在一起，我住一间。”

店伙计惊讶得张大了嘴。

店伙计心想：看这五个女人，虽然有的端重，有的轻俏，但没一个不是风情场中的女人，都不会是什么大家闺秀。依我的目光，这几个女人对这老爷也甚是中意，可他为什么要开两间屋子？是不是这位老爷是一个极大的官儿，在这京都附近狎浪女人，被这汴梁城里的赵官家知道了，弄没了他的官儿？可他再怎么弄遮眼法儿也是白费，就凭他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样子，一副虎威威的身板，半夜怎么能清宵冷衾，独一个人睡？只要给他三间客房，相挨着就是了，他夜半三更，不会自己去找方便？

店伙计就一面笑，一面带浩明和五个女人进了后院。

天已经很晚了，店伙计把她们安顿好了，道声安歇之后就回前院去了。

浩明告诉五个女人，明日可以晚些时候起身。

他回到他自己的房里，很快就入睡了。

睡梦之后，似觉得眼前有人，就马上睁开了眼睛。

是有人。

清新月辉，朦朦胧胧之中有五个女人。

她们有两个已经偎在他身边了，另外三人都围立在他的床前。

他喃喃问道：“天亮了么？”

五个女人有人答道：“为什么要等天亮？我们等不及天亮了。”

他明白了女人的心思，女人的胴体已经钻进了他的被子里，紧贴他身边。

他木然无语，好半晌才说道：“点灯！”

女人点灯很快，屋里燃起了蜡烛。

他想得果然不错，钻入他被子里的是莲花与宁馨儿。

颦儿等三个女人站在地上。

她们穿的衣服都很少。

都用一双俊俏双眼凝视着浩明。

浩明一叹，说道：“天很冷，为什么不都上来，拥被而坐，然后再说？”

女人和很柔顺，而且动作很快。两人偎依在浩明身侧，两人枕在他的膝头上，还有一个在身后搂着他的脖颈。

浩明一笑，他从未这样风光过。

“你们为什么离开钟子楚？他可是河洛第一大富豪……”

宁馨儿一笑：“浩公子何必要问这个？你一定心里明白。”

浩明叹到：“把女人当成身外之物，挥斥来去，香艳刺激，也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所

为。子楚错了，所以你们才想离开他.....”

宁馨儿道：“我们跟你去。”

五个女人眼里闪着光。她们想跟着浩明，心意坚决，一说到这事，五个人眼里居然都在闪光。

浩明道：“宁馨儿，你错了。”

宁馨儿愕然。

浩明心想，这五个女人国色天香，自然会以为我浩明情愿带她们回家，将她们据为己有。却不知我浩明这一生只是一个男人影子，居住在一间棺材屋子里，每日过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女人我曾有过，在我眼中那女人妩媚可爱，也强过你们百倍，但我无法娶她，遂成江湖上难解仇怨。我怎么会再同你们在一起，让你们受我那人所不能受的苦楚？

这是浩明心中所想，他不想把这些告诉五个女人。但五个女人想跟他去，他不讲又怎么行？

浩明道：“你别忘了，我是个鬼，我叫医鬼。”

宁馨儿嫣然一笑道：“你若是鬼，我们就都来做鬼好了。”

浩明一叹，如果她们都来做鬼，也受不了他那苦楚，他那日子只有他自己才受得住。

“我住在一间棺材似的屋子里，那屋子里阴风阵阵，你们进那屋里，活不上一个时辰。”

五个女人面面相觑，她们不明白浩明这话是真是假。浩明为什么要住在那么一间棺材般的屋子里，他为什么要那么活着？

浩明道：“有一个女人喜欢过我，可我不能娶她，后来她走了，她发誓要杀了我，因为她想让我走出这一间棺材般的屋子.....”

浩明的脸色衰戚，他说起了旧事，一段伤心凄艳的旧事。

宁馨儿伏在浩明身上，她哭了。

五个女人都面有戚容。

她们是女人，女人就要依靠在男人身上，就要贴在男人胸前，她们才觉得安稳，才觉得可靠。

她们愿意跟这个男人，可这个男人心有苦衷，他不能带她们走。

莲花用手指抚着浩明的脸：“她.....是不是比我们更好看？”

浩明点点头，他心头的女人一定比这些人更好看。

天亮了。

店伙计知道那一大间房屋空了，他在心中暗暗发笑：欲盖弥彰，这老小子何必做这么个样子？他就把这五个天仙一样的美人搂在怀里得了，何必这么惺惺假假得忸怩作态？出门都不舍得把女人留在家里，那一定是喜欢得紧了，既然带出来，就天天在一起好了，要是店伙计有这么五个美女陪着，欢乐那么几日就死了也值。

但这时浩明却正与五个女人话别。

他不愿要五个女人做他的衣服、头巾、裤子、鞋袜。

他要五个女人自去。

泪水也流过了，人在默默无言，相对而立。

浩明心中也惻然：“别再去做男人的头巾.....”

宁馨儿点头，五个女人都点头。

原本以为她们可以跟这个男人走，谁知不是同路人。

五个女人跪在他面前。

浩明转过身去，他咬着牙。他是不是已然懊悔了，他是不是也有方法来安顿这五个女人？

五个女人走了，给这客店房屋内留下了女人的体热，女人的馨香。

医鬼浩明又卷好被子，偎在被子之中，浑身开始发冷，他一阵一阵哆嗦起来。

店伙计进屋时，很惊奇地发现这个人病了，更奇怪那些跟随他的如花似玉的女人没了。

店伙计心想：这个人突然发病，莫不是那五个女人一齐跑了，才弄得他成这个样子？莫不是他被那五个女人算计了，把他的银子细软都带跑了，扔他一个人在这客店里？看来一个人也不可太贪心了，占那么五个女人。

医鬼浩明从被子里伸出手来，递与店伙计一块大银：“这是房钱，剩下的赏你，马上给我叫一辆马车，拉我去城郊坟场去！”

店伙计又惊又怕，他看见浩明的神色，已然是三分人相七分鬼气了，他拿了大银，心中也快活，就匆匆忙忙去叫车，把这个鬼怪客人拉去坟场。

第四章 薄薄女儿刀

钟子楚很快活。因为他又找到了女人，而且在他眼里比莲花、宁馨儿等人更美的女人。

他很舒服，这一回心里高兴极了，他认定了一条道理：如果把衣服用旧了，千万不要舍不得丢掉，只有丢掉了旧衣服，你才可能马上去买新的。

钟子楚把那五个女人输给了医鬼浩明，这让他懊恼了两三天，第四天他就受不住清静寂寞了，他去找那个专门弄女人的花贼丁松。

丁松见他来了，马上满脸是笑。因为丁松明白，河洛大豪钟子楚的银子比别人多，花起来也比别人大方。

丁松笑道：“是什么风把钟爷吹来了？钟爷的日子快活，就忘了出来走一走啦。”

钟子楚一笑落座。

丁松笑道：“钟爷这一向在家里怜花惜玉，没功夫出来闲走了，不知家中那几位怎么样，是不是中钟爷的意啊？”

钟子楚道：“中意是中意，可惜一个也没了。”

丁松大为吃惊：“怎么她们都被钟爷给打发了？不可能吧，单说那个宁馨儿，人家可是江南名妓，至今还有那么十几个公子哥儿念念地找呢。钟爷怎么就腻了？莫不是她们又把钟爷得罪了不成？”

钟子楚一叹：“不是。是前几天我与医鬼浩明赌酒，把这五个女人一股脑输给了他。”

丁松哦了一声，明白了这原委。

丁松心想：这个钟子楚一向豪阔，总是自命不凡，与人宴饮，常呼女人为戏。江湖上人人熟知这钟子楚好女色，如今这五个女人一齐输与了别人，他怎么会耐得住？他一定会再来寻女人，他要寻女人，不找花贼丁松，却又找谁？

丁松心中笑道：果然是好买卖。

钟子楚道：“我不瞒你，自这五个女人去后，我一连三四日过得极好，吃得也香，睡得也好，真想就这么算了，不再去找女人。可从昨天又有些不耐烦了，弄惯了这个，没那么几个人也不行。”

丁松在笑。

丁松是花贼。他是个到处弄女人的花贼，自然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得到好女人。他不同于采花贼，他只是一个到处寻觅妙龄女人，美艳佳妇，向那些爱好渔色之人提供。这会儿见到钟子楚如此焦急，便心中早有主意，口里却说道：“钟爷门面大，自然不在乎找上这么三个五个女人，但要落在我丁松这里，可就难了。找上些一般的女人，钟爷又不大满意，要绝世佳人，这一会儿又到什么地方找去？不瞒钟爷说，俊俏女人眼下倒是有几个，但都不算有十分人才，象宁馨儿那样的，天下实难寻找。”

钟子楚道：“丁松，你不要跟我推三道四，如果我得到一个好女人，便好好给你银子，你为我办事，我一向不会亏你。”

丁松见钟子楚脸色要变，马上陪笑道：“好，好。我再想想。”

钟子楚在等他想，他不怕丁松想不起来，只要钟子楚有银子，丁松就一定有女人。

丁松就带钟子楚去一条小巷里。

钟子楚心中暗暗发笑，他知道这个丁松一向奸滑，他有时弄到女人，竟然象一些大户储米，把她在某一深巷小屋贮藏起来，不让她见到人。丁松虽是花贼，却有一样好处，不去沾惹那些女人，只是同她们调笑嬉闹，总不会沉溺女人怀中。这也是花贼丁松的一大本事：能找到最好的女人，能知道这些最好的女人让给谁最合适。

小巷极深，巷内窄窄得只可以走过一两个行人，钟子楚边走边心中忐忑。他心中也暗暗惊异，他是何等样人，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为什么这一次竟也隐隐心跳，象一个情怯面嫩的少年郎？马上要见的女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难道她会比颦儿、宁馨儿、莲花更好？

终于见到了这个女人。

她是坐在一张小小的椅子上，正在懒懒地抚琴。

屋内很清新，因为有了琴韵，因为有了这个女人。

她向钟子楚一笑，就让钟子楚心跳不止。

她没莲花爽气，她没宁馨儿机灵，她没颦儿大胆，她也不如她们那么俊俏，但这是一个清清爽爽，一身洁雅的女孩儿。

钟子楚看她一眼，就发呆了。

他站在女人对面，呆呆地看她。

这女人很耐看。

她脸儿有些瘦削，但一头乌发蓬松，一双俊目流转，显得极是聪明伶俐。她身姿极

妙，双腿颀长，穿一身翠色的衣服，衣服鲜艳，更衬得人有十分精神。钟子楚十分中意她，是因为这女孩儿脸上那清新淡雅，全然没有鬻儿等人那诱惑男人之媚气。这反而让沉溺于女色已久的河洛大豪钟子楚一振：这女孩儿比他以前的女人都好。

钟子楚神色肃然，也是一派君子风度：“你叫什么？”

女孩儿低头敛衽，向钟子楚行过大礼，此时就怯怯地用两指摇动衣角，怯怯地答道：“我叫翠鸟。”

钟子楚抚掌大笑：“好，好，好一个翠鸟！”

他心中确是极乐，他象饕餮食浑腥珍馐，恰恰碰上了粗茶淡饭一样，于靡艳之中见清雅，自然十分心喜。

丁松也心中明白，就对翠鸟道：“这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河洛大豪钟子楚钟大爷，他为人豪爽又最懂温情，对女人极是怜惜。你要是愿意，就可以随钟大爷去，去过好日子，总比在这深巷寂寞，凄风苦雨的强多了。”

翠鸟心中一震。

她显然并没经过历练，但她必须要熟悉这些，不然她怎么同这个名重河洛的大豪钟子楚走？她怎么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个从未谋面的男人？

她想抬头看看钟子楚，但她又不敢抬头，她怕抬头，她不能抬头。

钟子楚很会怜香惜玉，他笑道：“翠鸟姑娘，你姓什么？”

翠鸟摇摇头：“不知道。”

钟子楚一愣，随即点头。看来这翠鸟一定是一个寒门之女，不然不至于连自家姓氏也不知晓。钟子楚心中想：我在江湖上走动多年，女人也见得多了，名妓见过，异域女人也见过，小家碧玉，大家闺秀也都曾见过，但实在不曾与这样的寒门女人在一起。想这翠鸟也实在可怜，从小就没了父母，也不知受人家多少凌辱，这样的女孩子我好好待她，她对我肯定会尽心尽意的。

钟子楚道：“我虽是一个富人，但从来不轻视穷人。穷人家的孩子也有极好的，象你翠鸟姑娘就生得一表人才，如果你随我去，我情愿娶你为妻。”

翠鸟眼中流泪：“真的？钟爷不是跟小女子开玩笑么？”

钟子楚哈哈一笑道：“我为什么要开玩笑？我说一句就算一句。”

丁松在旁，见翠鸟感动得流泪，心中暗暗好笑。河洛之人，谁不知这个钟子楚说话算话？他这一句话没假，他一定会娶翠鸟为妻，这不是因为他喜欢翠鸟，而是因为他喜欢娶妻子。

谁知道钟子楚办过多少次喜事，娶过多少个妻子？

丁松乐意让钟子楚娶妻，这样，他那三媒六证的聘礼都可以落在丁松手里。

丁松笑道：“翠鸟姑娘，你不必伤情落泪，钟大爷这人最是好心，你跟了他，日后好日子有的是。”

翠鸟流着泪，向钟子楚跪下：“多谢，多谢钟大爷！”

钟子楚心里高兴，他去扶翠鸟。

他就又有了一个妻子。

世上任何人的婚礼也没有这河洛大豪钟子楚的婚礼忙碌，世上任何人的婚礼也没有河洛大豪钟子楚的婚礼清闲。

说忙碌，是办婚礼之日，一条街都是酒席，来来去去的汴梁人都可以入席吃酒。

说清闲，是因为在婚礼之日，钟子楚只是面对着他的新妻子翠鸟，两个人坐在新房内喝酒。

钟子楚道：“我以前的妻子能喝酒……”

翠鸟看着他，她被妆扮一新，更是翠色欲滴，人极娇艳：“你妻子为什么要离开你？”

钟子楚一愣，他当然不想讲真话。他不怕讲真话，但赌酒输没了老婆，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他怎么好向翠鸟讲？又今日是他的喜庆之日，他又何必要翠鸟烦恼？

钟子楚一笑道：“今天是喜期，何必要谈这些扫兴的事儿？如果你愿意知道，改日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翠鸟一笑道：“好，这不是我提的，是你要讲你以前的妻子的。”

她这话自然也不无醋意。

钟子楚举杯一饮而尽道：“喝了这杯酒，我再不去提以前的事，好不好？”

翠鸟就陪他喝了酒。

外面还在豪饮，一条街都在醉酒。

天还未黑，但钟子楚已决心与翠鸟过洞房之夜了。

他把翠鸟领到了洞房之内。

他着手为翠鸟放被子。

然后他把翠鸟抱到床上。

钟子楚就又有了一次洞房之夜。

他快活无比。

翠鸟很羞涩，这羞涩让钟子楚感到极新鲜。

他认定，他把那五个老婆输与医鬼浩明输对了，没有那一输，那里会有翠鸟？

快活之后，该是热情的抚慰。翠鸟是一只依依可人的小鸟，就更应该抚慰，不让她受到惊吓。

“你是什么地方人？”

“凤凰山。”

凤凰山在哪里，钟子楚也不大知道，据传秦穆公曾在山上遇见过凤凰，那山就一定是凤凰山了。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几个姐妹。”

钟子楚一惊，她这样美艳绝世的女人，如果有姐妹，那些女人一定也是天姿国色。

他心中暗暗在琢磨，表面却不露声色，又问道：“她们都是你的亲姐妹么？”

翠鸟摇摇头。她很凄伤，他又触动了她的伤心事。

“她们只是我的邻居，她们在凤凰山都不快活，她们都很漂亮。”

钟子楚手仍很温柔地抚摸她，他的手只是停了一停，就又抚摸她，他的手很温情。

“难道会有比你更漂亮的女人？”

翠鸟笑了，她显然是在笑钟子楚的无知。

翠鸟就给钟子楚讲了她们居住的凤凰山。

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里住着许许多多的人家，奇怪的是在翠鸟出生这几年，这些人家都生女儿，满山谷人家都有女儿，却没一个男人。后来漫山谷里，都是大大小小的女孩，数十上百，吵吵嚷嚷，好不热闹。那些女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俊俏。每逢天晴朗时，女孩儿们就都坐在山谷的花丛中，比谁更美。最美的就叫一种高贵的鸟儿，差些的就叫个小鸟儿的名字。

她低下了头：“翠鸟虽然好看，但不最好看。”

钟子楚心中暗暗称奇，知道她讲的这一段故事却不是凭空说口。凤凰山在哪里？那些女孩极为俊美，她们是不是还在那凤凰山上？她们为什么不走出来？她们不明白，俊俏就是女人的财富，就是女人的势力么？

钟子楚心里盘算着无数念头，嘴里却说道：“这可奇了，就象前人们说的怪异故事一样。你那些姐妹们如今也都大了，该大都出山来了，嫁人的嫁人，做事的做事了吧？”

翠鸟一叹，眼中流泪道：“她们走不出来。她们被拘在凤凰山里，直到老死。”

钟子楚奇道：“她们为什么不走出凤凰山？”

翠鸟道：“老人们听得人说，只有这些女人不出山，死在山中，这些人家才会有男人，才会生出后代，才会有承继香火的男人。”

钟子楚长嘘一叹道：“糊涂糊涂！这些女孩儿就不会跑出来？”

翠鸟道：“有人想跑，最后被捉了回去。这些人家家主决定，把这些女孩儿都关在一个山洞之中，日夜派人看守，给她们送饭送菜去，却不准她们走出山洞……”

钟子楚明白了，这个翠鸟就是这么一个偏僻的凤凰山人，她是与那些被关押在山洞的女孩儿一起的，不知怎么被她逃下了山，下山之后经历也极苦，最后落在了花贼丁松的手里。

钟子楚道：“她们一共有多少人？”

翠鸟道：“八十多人，或者有九十个了吧？我已经从那儿逃出来三年了，三年之内，各家还把十四岁以上的女孩往山洞里送。”

钟子楚道：“她们就全都被关在山洞里了么？”

翠鸟道：“只要这些人有一家生了个男孩，她们就可以被放出来了。”

钟子楚暗暗称奇。

他又问道：“那山洞里的女孩，有比你更漂亮的么？她是谁？”

翠鸟说：“那可多了。最漂亮的是凤凰，她是我们女孩儿中最美的，天上的仙女也比不上。还有孔雀啦，鹦鹉啦、百灵啦，她们都长得很美。”

钟子楚在想，她原来有这么一段往事，有那么一个神秘之处。那儿一定是山势水土有什么奇特之处，就使那儿的人只生女人，却没男儿。可惜那些人愚昧昏聩，却把这灾难怪罪在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头上，把这些女孩儿都锁在山洞里，这岂不是罪过？

一个翠鸟已是这么可爱，那些凤凰、孔雀、百灵、鹦鹉一定更是美貌惊人了。

钟子楚心中想到：既然上天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找那个凤凰山，去找那个洞，把那些女人救出来？如果我把她们救出来，钟子楚是不是还得有那么几次婚礼？

他心意已决。

钟子楚对翠鸟道：“你不必伤心，这件事完全可以办好。你只要告诉我那个地方，我可以带些人去，把你那些姐妹们救出来，让她们下山好好嫁人做事，好不好？”

翠鸟马上惊喜道：“好，好，那有什么不好？只是你把她们救下山来，她们那么多人，去哪里吃饭，去哪儿做事啊？”

钟子楚笑道：“你怕我没饭给她们吃么？你是不是忘了我是河洛大豪了？”

翠鸟破涕为笑，依偎在他身上，不依不饶地又亲热了一回。

第三天，他们要去找凤凰山了。

钟子楚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让管家向那些赶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致意，就说他要同新娘子出去逛上一逛。好在那些人来去也不需要他的热诚相陪，图的是宴席不散，钟子楚走了，酒桌子没走，所以也人人无甚话可说。钟子楚让家人带上十辆车，去三十多人。他怕一旦那些女孩子身体孱弱，不便行走，临时误事，他去山洞毕竟是从人家那儿偷抢女孩儿，被那些人家赶上了就不大妙。但好在听得翠鸟讲，那些人家没有会武功的，也只是聚族而居的一些生意人等，所以他也不用再找帮手，只是悄悄进山去，悄悄找到那山洞，让翠鸟去和她们商议，把她们都带下山来就是了。

他一定要行踪隐秘，以免留下后患。

车辆一直奔河南山区而去，在那逶迤的山岭之中，怕有那么几座不大起眼的小山，就该是她们自己所称的凤凰山了。钟子楚猜测这凤凰山必定不十分远，不然翠鸟也不会逃到这汴梁城中来。她一定是从这河南境内这些山岭之中逃出来的，不然她怎么能找到那回山的路？于是便让车辆走走停停，随着翠鸟所指之路，一路奔山里去。

山里很清静，很少有人来往。

这是夏日的山，山野都郁郁葱葱，一片翠绿，田野之中，庄稼都长起来了，漫眼望去，满山皆是翠绿色。

钟子楚很悠闲，他一向是个乐天之人，况这次是入山寻美，也不是什么风险之举，

就更加显得悠闲自在。他任马车慢慢走去，躺在翠鸟怀里，手比身心都忙碌，一边颠簸，一边问翠鸟道：“如果找到那些女孩子，她们会不会不愿意下山？”

翠鸟一惊奇道：“她们为什么不愿意下山？”

钟子楚道：“在山上，鸟儿毕竟自在，下了山的鸟儿，就是养在笼子里了，又有什么快活？”

翠鸟羞涩一笑，声音低得只有钟子楚才听得见：“我可不就是笼子里的鸟？我是不是很快活？”

钟子楚见她那羞怯神色，不由得心中一荡，以为无人，想上去搂抱住翠鸟，再亲热一番。

翠鸟一躲，脸儿胀得通红，声音又慌又乱：“别，别……有赶车的……都让人家看了去……”

钟子楚一笑而罢，他不再动手了。

他眯着眼，在打他心里的主意。

马车赶到了一条崎岖山路。

山路上甚至没有车马痕迹。

翠鸟道：“马车是进不去的，为什么不把马车放在这儿，咱们直接上去？”

钟子楚道好，又问道要不要多带些人上去，翠鸟笑道不必，她嘟嘴而笑，那样子十分娇媚：“你不是说你的功夫不错么？在那山洞之前，最多也就只有那么三两个男人，是那么三两个手持木棍半点武功也不会的男人，你能不能不声不响把他们制服？去人多了，有了动静，反而不妙。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去杀他们么？”

钟子楚大笑应诺，吩咐车夫家丁们在坡下等待，他上山去解救那些女孩子，把她们带下山来。

钟子楚就扯住翠鸟的手，依着翠鸟所指的方向，纵飞而去。

翠鸟惊讶地一叫，她不知道，这钟子楚果然好本事，竟然能带着她在这石丛之中纵飞而上，不一会儿就到了山崖面前。

山崖前果然有一个石洞。

石洞门口并无看守的男人。

二人先是躲在草丛之中，向那山洞窥探，只见石洞洞口极阔，洞口处两旁还凿有一副洞联，上方也凿有三个字。

上面这三个字是：女儿洞。

这三个字很纤细瘦弱，不象男人所书。

钟子楚也不以为怪，心中想到：这山谷之中大约有些什么古怪，让这些人家男男女女都没了阳刚之气，便也只好生出这一群群女孩来，他们不知缘由，反而怪罪这些女孩儿，在这里凿上一个洞，把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关在这洞里，她们岂不是很受罪？如果此时他纵身入洞，对那些女孩说一声救她们出洞，她们一定会随他蜂拥而出，对他这个恩人感激万分。

他细看看洞外，没什么异样。

又看到了两边的对联，这对联是：

说女人是祸水人世却也缺不得

谈男人太刚强阴间总该多一些

钟子楚看这对联，心中暗暗以为怪，这对联所言，是指他们这山谷之中多生女孩儿的故事么？他们把亲生骨肉关在山洞之中，却也心疼，就写了这句“说女人是祸水人世却也缺不得”，这是无奈，也是伤怀，自然是慨叹之语。但那下一句就让人难以琢磨了，

“谈男人太刚强阴间总该多一些”是什么意思？男人刚强，却在这山谷之中无后嗣，这让人忧心，为什么“阴间总该多一些”？

翠鸟抓住他的手，身体象树叶一样簌簌发抖。

钟子楚回头看她。

翠鸟道：“我怕，我怕……”

钟子楚知她心意，她已离此地三年，逃走时狼狈之相可知，如今虽然是同他一齐再来这里，但她仍心有余悸。她怕什么？怕入洞之后，她那些姐妹们三年以来，一个个容颜憔悴，变得模样难认了么？她还是怕见那些女孩儿，不知她入洞去时说些什么才好？

钟子楚一笑，抚慰她：“你在这里等我，我进洞去，把她们放出来，然后咱们一齐回家，好不好？”

翠鸟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你快一点儿，你快一点儿出来！”

钟子楚摸进山洞。

山洞里很暗，他从一边摸进去，渐渐地没了光亮，洞里漆黑，钟子楚想点起火折，但又不知洞内那些女孩子们是怎样情形，就不敢这么做，他脚踏下去时，觉得出这脚下的地面很平，他慢慢摸着墙壁，向这洞里走去。洞很大，也很深，他足足走了有一刻钟，还是没有找到尽头，也没碰上人。

这是，他摸到了一扇石门。他不由一喜，如果打开这扇石门，他就一定可以见到那些被关在山洞里的女人们了。

他轻轻推石门，却推不动，就又去摸寻石门的机关，在石门右侧，有一个球状的石头，他想到了这块石头，慢慢旋转，只转了半圈儿，石门就轧轧打开了。

钟子楚迈步走了进去。

山洞拐了一个弯，马上眼前一亮。这儿是一个大厅，是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钟子楚愣愣地站住了，站在大厅门口。

他入洞时，想过一百回，也决想不到这情景。

他看到了女人，一群女孩子，只有三四十个女孩子，这些女孩子都艳丽无比，都满面笑容，都笑嘻嘻地望着他。有那么几个愁眉不展的，那神情那姿态也表明她们并不是

真正有什么愁事，只是美人闲愁罢了。这些女孩子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石头上，还有的站着，姿态各异。有许多女孩子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眼儿惺松，双肩垂着瀑布一般的长发，慵懒的样子，更为女人添无限魅力。

钟子楚的眼睛看着大厅，他惊呆得象块木头，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些女孩儿都是赤裸的，能看到这么多美艳赤裸的女人，男人能有几个？

她们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这山谷里没有可诱惑的男人么？是因为她们被关在这山洞里就开始渴欲男人了么？是因为她们这这个世界缺少男人，就象花儿缺少阳光缺少水么？她们渴盼阳光，也渴盼水么？

但又不象，因为钟子楚从这些笑盈盈的眼睛里，从这愁眉紧蹙者的目光中，看到了杀机，那目光中透出一种冷冷的杀机。

她们或许以为钟子楚是山谷里的男人，以为是让她们受这山洞囚禁之苦的男人，就这么怨恨地看他，恨不能杀死他么？

钟子楚再是见过世面，再是旖旎风月场中的公子哥儿，面对这烛光之中美艳至极的女孩儿们，也不知该怎样才好。他心想：这些女人一个个都极漂亮，走出山洞，来到尘世，哪一个不会迷倒一群男人？可惜她们被关在山洞里了。翠鸟的话也不尽然，这些人之中，该有许多已不是刚刚成熟的女孩，而已经是丰腴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要说谎？也许是这山谷之中的聚族而居的人都对男女风化不大在意，男女嬉戏游乐不禁不防，所以才有这样的情形？不论如何，只要把这些女孩子们救下山去，那他钟子楚就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钟子楚心中明白，你为女人做好事，从来也不会白费力气的。

思想至此，钟子楚便双目含笑，人亦挺拔，微笑着说道：“诸位姑娘，我是你们的姐妹翠鸟的丈夫，她的男人，她告诉我你们被关押在这里的，所以我特来救你们。你们跟我走，下山去，我可以保你们过上好日子。”

钟子楚心中实在是非常快活，他在这里找到的绝色女子决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而是三四十个！

谁会遇上这样的奇景，一次遇上三四十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孩子，他们都赤裸着站在男人的面前？而且她们没一丝羞涩，没一点忸怩，一个个身姿极妙，一个个又极尽风流，男人一生，也不会有这遭遇，但钟子楚偏偏一次就碰上了。

这岂不是钟子楚的缘份？

钟子楚心中叹道：虽然皆是姝丽，这些女孩子，一个个全无一点儿羞怯，一个赤裸的女人会羞涩，三四十个绝世美人，人人姿态各异，却毫无一点羞怯忸怩，这岂不是天大的奇事？

女人们突然都笑了。

女人的笑都很放肆。

钟子楚明白了：她们决没有一个是未经世情的少女，未谙风情的少女绝不会这样笑。

她们都在笑他，笑他一个闯入女人山洞里的男人。

女人的笑，常常莫名其妙，常常让最有信心的男人也惊惶失措，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下定决心，决不被女人耻笑。

钟子楚心里也有一丝慌乱，他问道：“你们笑什么？”

女人们都不笑了，都静静地看着钟子楚，那目光象看一只要被撕碎的羔羊。

钟子楚忽然听到了石门的轧轧响声。

石门关紧了。

钟子楚猛一回头，他看见了翠鸟，嘻嘻笑着的翠鸟。翠鸟这时象变了一个人，没了羞羞怯怯的模样，变成一个眼光凶恶，狠狠瞪视着他的女人。

“翠鸟，翠鸟，这是怎么回事？”

翠鸟一笑，声音阴沉：“你不是喜欢女人么？这里的都是女人，都是漂亮的女人，你为什么不去凑上去，凑上去跟她们亲亲热热？为什么不救她们出山洞去？”

钟子楚明白了，他已经落入了陷阱。

他自己从来就是女人的陷阱，这一次他落入了女人的陷阱。

坐在正中椅子上的女人很华贵，她一点点用手指梳理她的乌发，象鸟儿用长长的喙梳理羽毛，这女人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惧，绝没有一丝一毫敢于狎浪亲近的心思。她的双眼极亮极大，瞪眼望着钟子楚：“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对这里的哪一个女人用一用你那温柔功夫？或许这些女人会有谁可以可怜你.....”

钟子楚是江湖中人，自是明白，他此时的处境不妙。女人向他展露她的身体，如果不是为了诱惑你，占有你，就一定是要宰了你。他看着这么多美女，她们绝不会都想诱惑他。

钟子楚毕竟是钟子楚，他心神一定，就向翠鸟冷冷一笑道：“我娶你做我的妻子，相信了你的鬼话，让你带我来这里救人，原来你却给我弄了这么个诡计。你.....你不讲夫妻情份.....”

翠鸟的声音很冷：“如果你不死，我不会是你最后一个妻子。可现在你最后的妻子就是我了。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挺好？香艳天下的钟子楚的最后老婆是我翠鸟。你说，为了这个，我是不是该宰了你？”

翠鸟的神色很认真。

钟子楚恨她，恨透了这个翠鸟，他只知道他可以随意摆布女人，没想到女人也可以随意摆布他。

但钟子楚是河洛大豪，决不是江湖上的等闲人物，他望着坐在正中椅子上的女人，问道：“你是谁？”

“孔雀。”

她是孔雀？钟子楚心中蓦然忆起翠鸟说过的话，她们之中一定有一个是凤凰。谁是凤凰？

孔雀睥睨地一笑：“你死前见不到她。”

钟子楚长长一吁道：“也许，你们只是一些秃尾巴的鸟儿，根本就没什么凤凰……”

众女人冷冷注视着他。

钟子楚的眼光很敏锐，他看到女人的眼睛都瞪得很圆。

女人杀人的时都瞪圆眼睛，男人杀人时都眯着眼睛。

她们的手都变得很冷，她们手中都握着一柄小刀。

一柄极细极薄的小刀握在女人之手。握刀的手姿态各异，有的粗暴，有的文雅，有的用两指捏着刀柄，有的反手拈蓝花指式握着刀。

这刀身似乎无刃，薄削如纸。

孔雀轻声一咳，女孩儿们手里的小刀便都嗖嗖振响，如万千尖声细喙的蚊子扑向人身。

刀身颤成了一团团雪白的花朵，每一个女孩儿手里都握着这样一朵花。

死亡之花。

钟子楚不能再等了，他毕竟是河洛大豪，他猛然一声啸吼，身子纵飞，直扑向孔雀。

女人易杀，赤裸的女人更容易杀。他只要扼住这只孔雀，其他的鸟儿都会噤若寒蝉。

他一扑之中，用了他的拿手绝技“三折梅枝”。这一招式是他所习的霸王花掌法中的绝招，人扑上去，身姿在空中疾忙三变，连连出掌六次，掌掌都击向一人，其机巧变化，分外奥妙。

他的身姿落向孔雀，孔雀不动不躲，只是抬头看他一看，待他一折出腿，横纵出掌时就慢慢身子一退，人连椅子向会退出半尺，掌风顺孔雀头边掠过，在她那如玉如雪的肌肤上滑过，便无影无踪。他身姿一荡，双腿交剪而起，使腾飞身姿更高，就一双掌在

下，直迫孔雀头顶。这一次孔雀双腿一纵一分，人连椅子又向一边逸去，钟子楚双掌又走了个空。钟子楚双腿落地，身姿横扫，左右掌又相跟而出，直拍向孔雀那挺在眼前的坚实胸乳。孔雀的椅子一动，又向一边滑去，在滑动时，一双腿却腾起，双手抓住椅背，双腿如豹尾，连连向钟子楚七次。

钟子楚一躲再躲，因为用那“三折梅枝”使势过老，便下盘不稳，身子只好疾忙而退，又退不下来。

四个女人围住了他。

钟子楚此时心中明白，他这一战情势险恶，如不能胜得一招半式，然后逃逸而去，他就必须挟制住孔雀或其他一个女孩儿。

第五章 慢慢杀人

钟子楚不怕女人，他以为用金钱和首饰可以买来任何女人的笑意，他从来没重视过女人，只把女人看作他的玩物。

可现在他明白，这群女人要置他于死地。

他被几个女人制住了穴道。

他更知道了一件事：这山洞里的女人都有一身功夫，有人的功夫竟比他钟子楚强许多，无论他如何挣扎，他只有一死。

两个女人把他绑在山洞的一根柱子上。

孔雀在他周围转了一圈儿。

钟子楚被脱光了衣服，也赤裸以对这些女人。他的周围都是冷冷相对的赤裸女人，但现在他已经没了一点儿好奇与欲念，只是十分惊惧地看着她们。他的身体很结实，虽

然荒淫无度，但人仍年轻，又习武，人就很结实。

孔雀冷冷笑道：“好，咱们就从他这个人开戒！”

钟子楚闭上了眼，他明白，这些女人都是疯子，她们只想杀他，虽然她们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但她们就是想杀死他，一心一意把他弄到这里来杀他。

女人们象在做什么祭祀，所有的女人都点燃了一支信香，把这支信香握在手里，向山洞里的一尊塑像跪拜，口中喃喃念祝些让别人听不清的话，再跪拜三次，磕头九次，起身把这一支香插在香炉之中。三四十女人做得很快，都默默起身肃立。

孔雀道：“翠鸟，他是你的男人，你就先来吧。”

翠鸟点点头，却一句话也没讲，只是慢慢走近钟子楚。

翠鸟凝神看着钟子楚：“你把女人当成了衣服了，是不是？”

钟子楚睁圆了眼看她。她的目光满是仇恨。

唰地一下，钟子楚觉得他左胸乳头处一凉，然后象有一根线般扯向心内，疼痛无比。他马上吼了一声。

翠鸟用她把一柄小而薄的刀削下了钟子楚的左乳，顿时鲜血渗出，胸前就流成一片血红。

钟子楚咧开了嘴，他恨不能吞了这个翠鸟，小妖精，鬼女人、王八蛋！

又走上来一个女人，这女人其实还是个孩子，她只有十四五岁年纪，她看着钟子楚，在怜怜地望着他：“我只轻轻地，割很少一片肉，你看这样好不好？”

她出手极快，在钟子楚胳膊边一挥刀，就让他小臂鲜血淋漓。

又走上来一个胖女人，她很丰腴，浑身肌体浑圆，人向钟子楚笑：“我那个男人喜欢做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一定不会知道，他喜欢咬我的肩膀，天天夜里咬……”

话未说完，胖女人的刀一飞，刀光只闪了一下，钟子楚的肩头就少了一块肉。

女人们把刀上的皮肉都洗在一个大大的鼎里，鼎里的水混搅着鲜血，渐渐稠腻。

钟子楚昏厥了过去。

他又被用水泼醒。

他身子已没一处完好了，连他做为男人的根蒂也被人割去。他遍体鳞伤。

女人们的目光是疯狂，是热切，象燃烧着的烈火。

钟子楚想嚼舌自尽，但他仍穴道被封，再说他已经没有一丁点儿气力了。

翠鸟站在他面前。

就是这个女人，把他陷于死地，她为什么这样恨他，她为什么要害他？世上的男人负心汉又不止他一个，为什么她们单单要杀死他？

钟子楚只是昏昏迷迷地看定翠鸟，他心里也不能确定她就是翠鸟，她也是一个赤裸的女人。

翠鸟把女儿刀放在他的胸前。

薄薄刀刃应该很凉，但他已体味不到这些了。

翠鸟说道：“我与你夫妻一场，自当送你。”

唰地一刺，刀刃入心，又倏地飞出。

没血，刀刃极薄，刀出之后竟见不到创口，钟子楚慢慢倒在地上。

翠鸟用女儿刀挑起钟子楚胸上的血污，慢慢把血涂在额头上。

血很凉。

第六章 疯狂女人

江湖人都爱热血贲张，江湖上的英雄豪杰都喜爱过轰轰烈烈的日子，男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么几样：美人、宝马、名剑、绝技秘籍。

也许还喜欢金钱、权势，还喜欢阔气排场，但美人、宝马、名剑、绝技秘籍总是他们最喜欢的。

江湖上有正有邪，但正邪两道都是一些心同此理的人。

人人都喜爱宝马、美人、名剑。

花贼丁松坐在厅堂上，他在琢磨他自己的事儿。

谁也看不起丁松，但谁也不知道丁松靠向钟子楚这样的大户推荐女人会得到多少银子。如果有人知道了，一定会矫舌不止。

丁松头一回为钟子楚荐江南名妓宁馨儿，光酬谢的银子就得了五万两。他第二回把翠鸟荐给钟子楚，又得了五万两。成亲之后，钟子楚又加给他一万两。

只要找到两个好女人，把她们荐给大户人家，就是一大笔银子。

丁松的生意会很兴旺，只要世上不缺少如花似玉的女人，只要不缺少如饥似渴的男人，他的生意就会一直兴旺下去。

他已经有了一所大宅院，他也娶了老婆，也弄了女人，但象那些做生意的人一样，他舍不得留下最好的女人，这不是他不配享受好女人，而是因为他舍不得。

做丁松这生意的人其实很苦，他先要找到漂亮的美人，然后再用各种法儿把美人弄到手，再向那些饥渴男人荐举，让他们体味到快活，才能弄到银子，才能满意他自己。但漂亮女人必然出自深闺大户，她们一般都不走出家门，整日坐在她自己那阁楼上，或是心中想男人，想得发疯，也只能远远地眺望大墙外那模糊人影，心中自生春意罢了，她哪里会有机会和这些潇洒江湖客，浪荡公子哥儿眉来眼去？

她们也偶或出门，或郊外踏青，或庙宇降香，只有这时，才可以见到她们那婀娜娜娜的身影，就是在这时候，她们身边也打手似的拥几个丫头婆子，呼拥喝斥，男人哪里靠得到前去？只空让丁松嗟叹着急。

丁松把翠鸟荐给钟子楚之后，就又寻思着，要去什么地方寻一美女。

他决定去那些名山古刹撞撞运气。

他要到圣心庵去降香。

圣心庵原本设于长安，是唐时则天皇帝的祝庙，很气派的国祠规模，则天皇帝是女人，便在这里设了职官衔称，让这些尼姑也沐承天恩，使她们日子优渥，天天持斋念经，为则天女皇消除罪愆，这也算是一件功德。后来至玄宗李隆基时，有叛将安禄山造反，挥兵长驱直入长安，把这圣心庵弄得支离破碎，连庵中的金身观音也被劫走，又放了火，圣心庵就再难修复了。至宋时，太祖曾命圣心庵迁至汴梁，这样一来也可以让宫中妃嫔有一个修持之寺，再则又可以使汴梁城内多一香火之处。由是圣心庵就落在这汴梁城内，与大相国寺并重，成为京都庙宇，天子佛寺了。

圣心庵每日来来去去的多是女人。

丁松就去圣心庵。

他随便一个人前去闲逛，自然不便是一个男人，于是他在树林里呆了一会儿，人走出树林，已然一个女人了。

他摇摇晃晃，叫了一顶轿子，直叫他们把他抬去圣心庵。

圣心庵好一个去处，庵门朱红，红墙上写着两人高的大字“阿弥陀佛”，庵内古松出墙，蓊蓊郁郁虬突盘绕，好生声势。从庵内传来一阵阵罄击钹落，敲响钟歇，跌宕有致地敲出一片慈和梵音来。

丁松打发走了轿夫，就一个人缓缓拾阶而上，走上三十九级台阶，便来到巨大庵门面前，庵门前肃立迎迓的是两个年轻尼姑，穿一身蓝色缁衣，戴一顶盘头戒帽，头上没了一丁点儿青丝，脸色白惨惨的没一丝血色。见了丁松入庵，便一手捻珠，一手肃揖而迎。

丁松嫣然一笑，却也象个百事不惧的女人，晃晃地入庵去了。

圣心庵极大，正中是一殿，大殿着匾额，却没了大相国寺那大雄宝殿字样，而是书

四个字：慈航普渡。这是说观音菩萨大发佛心，将世人众生男男女女尽皆普渡圣佛境，让她们无俗心无尘念，一心向佛，修成正果。

正殿里，没有人拜佛。

丁松不着急，他来圣心庵，并不是为了拜佛。

他慢慢走至香火匣，将手里的一纸银票放入箱中。他见到那个佛前奉香的尼姑见他掷入箱中一片薄薄黄纸，也知那是一页银票，便飞快地斜他一眼，马上又低头祝祷，心中暗暗好笑。圣心庵的女尼也不能不爱银子，何况他这个仍食人间香火的花贼？他慢慢持一把线香，来到观世音菩萨面前，跪于拜毡之上，向观音菩萨进香，磕头。

圣心庵拜佛的女人，大都是在内心默默祝祷的，也或有人喃喃出声，但声响也不甚大，无疑是求福寿求男人的，也有求那么三件五件心事的，把自家隐隐一片心事都诉与观音菩萨，让她保佑，今生来世，过得好日子。

丁松不忙，就拜在那里，闭上双眼，口里喃喃念叨，连自家也不知在念叨什么。

他在等人，最好是有人前来，如果他能在这拜毡边嗅到女人的气味儿，他马上就会明白那女人多大年纪，是不是已经成婚了，甚至她是不是漂亮。这是花贼丁松的本事，嗅而知味，嗅而知花，嗅而知情。

他与江南名妓宁馨儿的相遇就是在一个尼庵的拜毡边，他闭着双眼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很艳丽的女人，而且是一个妓院女人，他甚至听到了宁馨儿那喃喃的祝祷，明白了宁馨儿的心事：她想从良，她厌倦了那酒污罗裙，弦响五更的日子，她想过一点清静日子。于是，他就同宁馨儿答言，把她从妓院偷偷带了出来。跑至汴梁。

丁松在等，等女人来，他占据了中间一块拜毡，只要有人来，就一定会跪在他左边或右边。一定会有人来，圣心庵很热闹的。

他但愿来的是一个一心想过刺激日子的女孩儿，一个漂亮的美人。

丁松听到了脚步声，这脚步声很轻，脚落下去又很快弹起来，这人的腿很好，很有

弹性。

这是个年轻女人。

她静静地站在丁松身后，犹豫着是不是该与这个女人跪在一起。在佛前诉说心事的人多半羞涩，只愿把自家的心事慢慢对菩萨讲起，不愿对着别人，让别人听去。

这是个羞涩的女人。丁松是明白人，只有他才明白，这些羞涩的女人才对男人有更多的渴望，只有她们，一旦情炽如火，便会不顾一切地逃离自家，逃离囚笼。

她慢慢走过来，跪在拜毡上。

丁松想听听她求些什么。

这女孩明珠翠钿，神彩优雅，在拜毡上三拜九叩，然后就双手捧香，在心中祝祷，这祝祷却也极多，好半天不曾起身，等到丁松收过心神来时，女郎已施施然起身，走了。

她很漂亮。

丁松马上随她而去。

女孩儿走路的姿势极佳，看来那风流不亚于宁馨儿。丁松是花贼，就明白女人走路时，那摇摇摆摆的身姿是在呼唤什么，这女人很饥渴，她走路时太用力了些，女孩走路本来用不着用这么大的力气的。

她天天这么走路么？那就是她天天在做梦，一个寻找可心男人的梦。

女孩儿绕过观音大殿，转向殿后。殿后种几丛竹，又种些常青树，她慢慢转过殿去，来到圣心庵尼姑的居处。这里也有一块匾额，写着两个大字：怡性。

丁松也跟了进去。

女孩在看，看尼姑们的床。床是木板床，被是一絮棉，除此之外，再无一点俗世的牵挂。

女孩儿就一叹，眼睛也不由得红了。

她是不是想到圣心庵尼姑的清苦日子？她是不是想起了她自己，就有些触景生情？

丁松即刻问道：“姑娘为什么要浩叹？是觉得她们太苦了么？”

那姑娘回头看看丁松，丁松相貌颇佳，而且一易容，极象个慈眉善目的妇人。

姑娘道：“守着清灯古佛，有时也胜大户人家百倍。”

丁松心下明白，这是一个大户人家小姐，而且丁松眼贼，便看到了她眉软颊赤，显然已然明白了情系何物了。她这一慨叹，自然是因为她情不能已，既要隐，又怕其泄露，很是焦虑，就不能不叹这情是荼毒，使人肝肠寸断，不得不苦苦煎熬。

丁松明白，他的机会来了。

既然有此机会，他为什么不直言问这姑娘？他明白，直爽去问，有时比别样手段更好。

丁松道：“我看姑娘神色，象是因情所苦，姑娘为什么不把你的情苦告诉我，我或许可以为姑娘设一良法？”

姑娘凄然一笑：“说了它，又有什么用？”

丁松道：“我说可以为你设法，自然就能做到，不然我何必讲这话？姑娘不必多虑。”

姑娘一叹，未语先流泪。

她是汴梁大贾之妾，自打大贾将她买来，新婚之夜，也曾如胶似漆，及至后来，便一弃如敝履，再也不来闻问了。她夜夜只有两个侍女陪伴，年纪轻轻便如守活寡。

丁松道：“为什么你不寻男人？”

姑娘羞怯道：“他久不在家。家中侍女我已买通，但我.....我不敢.....有时在街上，打轿帘也见到了那么一两个俊俏男人，但你知道人家想什么？如果你自轻自贱，凑了上去，人家却不与你搭言，那岂不会羞死人？”

丁松握住姑娘的手，轻轻一笑：“如果我为姑娘找一个男人，姑娘要怎么办？”

姑娘面色潮红：“如果姐姐帮忙，我.....我一定好好谢你。”

丁松笑道：“何必要谢？你自己陪我，岂不是更好？”

姑娘听了一愣，脸色大变，她再细细看这丁松，便看出了破绽：这人虽然面貌姣好，但双耳无环，双眉浓些，一双眼睛也渐现出男人的英俊神气。她不由心中一慌，想挣脱丁松的手，向庙外逃去。

但她一挣并未挣脱，她惊呼了一声。

丁松喝道：“低声，你不要命了么？这是女庵，如果你声张起来，来了人，抓了我，你也就脸面丢尽，又如何能好好活着走出庵去？莫不如你把我带去，带回你家，就说是做针黹的婆娘，或者你的女伴，那样你就可以如愿了。过上三两日，如果你心中主意拿定的话，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这样好不好？”

女孩儿的手仍握在丁松手中，他的手很热，女孩儿只好低下了头，她怎么能说不好？两个人携手走出圣心庵。

守门的尼姑也是一愣，这两人入庵时各自行事，出来时却携手齐出，极是亲热，这是怎么回事？

就由那女孩叫轿子，轿夫将轿抬过来，两个人又都上了一顶轿子，轿夫抬轿慢慢走去。

就进了大贾的家。

女人一旦下了决心做什么事，那心思果然缜密，且又很是果决。

她让丁松把轿帘放下，把轿帘布扣扣紧，不让他朝外窥视，说是怕被大贾家丁见到，一讯问，就会多生不便，让轿夫把轿子直抬入到内宅去。

姑娘在轿子里，先是让丁松握住她的手，然后就慢慢把头依偎在丁松的怀里。

她长长吁了一口气，这是女人渴欲得到满足的表示。

她只想躺在男人怀里。大贾不让她依偎，她只好再找一个男人，把头放在这个男人的怀里。

她终于找到了丁松。

他难道不是观音菩萨送给她的么？

关好了门，打发走了丫头。

他与她相对而坐。

他们在丫头面前，没办法亲热，只好他与她坐在一起，两只左手在花绷下面紧紧握住，两人的右手在飞针走线。

她和他有许多话要说。

她是被大贾买来的，她从小在一个书香人家，她名叫百灵，父亲给她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她笑起来很好听。

她笑得果然好听，象铃声一样脆响。

他和她都心不在焉，他们都在盼着黑夜。

黑夜是他们的良宵。

夜终于来了。

他把她抱起来，她身体瑟缩发抖，象一片风中的寒叶，她把头依偎在丁松的怀里，嘴里在喃喃念叨着两个字：“我……怕，我怕，我怕……”

她把这两个字无穷无尽地念叨下去。

丁松挑开了鸳帐，把她放在锦缎被衾之上，让她瞪着双眼惊恐地望着丁松。丁松心道：这女人自然不知男人与女人之情，因为她只是被大贾买去，从来也没有有过这销魂之夜，难免就会心慌意乱，只要与她相亲相爱，她自然会心境平复了。

丁松就想入帐去，与百灵亲热。

百灵也很渴望，她那颤抖的唇在呼唤丁松，要他赶快去寻快活。

但他又被百灵拦住了。

他的目光中是疑惑：“你怎么啦？”

他以为百灵是怕，怕在这静夜偷情，在这最后时刻又变得心中犹豫，他就想用柔言

蜜语和温柔体贴去让她心静，但百灵显然并不是惧怕，她指着丁松道：“你这样.....象女人，我.....我.....好恶心。”

丁松一愣，回头看一看自己，果然象个女人。

他还梳着女人的头髻，还穿着女人的衣服。

他要去脱衣。

百灵缓缓起身，她的话语很轻：“我要为你梳妆，让你成为一个男人，让你成为我的男人。”

丁松明白她的心，这是个把第一回看得比生命更重的女孩子。

丁松一笑，如果丁松不风流倜傥，他怎么会叫花贼丁松？

他只是轻轻一笑。

百灵就起身来，她用一大大的披巾披在身上，就来为丁松忙碌，用丝帕擦洗去丁松脸上的脂粉，给他梳头发。她很动情，让丁松心中咚咚直跳，心里想到：这个百灵如此温柔，这么善解人意，对男人如痴如醉，我如果把她弄离汴梁，可以让她跟着丁松，决不把她送与别人，那样儿丁松岂不是也会有一个贴心女人了么？但心中又暗暗好笑，笑自己从来就是一次次一回回想把绝色佳人留给自己，却又一回回一次次把这些女人荐给别人。这一次必然也是如此，用不上十天半月，就又着急把这女人送走了。这也不奇怪，他如果不这样做，还叫什么花贼丁松？

百灵的动作极慢，她的手轻柔地抚着他的头发，梳子抖着头发，女人在菱镜之中俊美如画。

丁松很焦急，但百灵不忙。

她附在丁松耳边：“你是不是很着急？”

丁松点点头。

百灵笑了：“这里从来没有人来。这深深空院里只有几个女人，几个老仆。夜半三

更是冷凄，你急什么？我没有.....自己的男人，我为你梳头，我好快活.....”

百灵的话有些哽咽，丁松惊讶地看到，百灵已经在流泪了。

丁松无语，他明白这独守闺帏的女人寂寞。

丁松体味到了百灵的温柔。

女人柔情似水，又炽烈如火。

水火交融，就把一个丁松弄得痴痴迷迷。

百灵问：“你喜欢我么？”

丁松道：“喜欢。”

百灵问：“你不会抛弃我，对不对？”

丁松笑，他不言语。他很聪明，聪明的男人在情炽如火时从来不对女人许诺。

百灵道：“你也许会抛弃我，但你对我好过，你对我好过，这岂不是比什么都好，你说对不对？”

丁松只动手，不动口。

男人在女人纠缠他时就唯唯而退，可一旦女人要退却时他却要纠缠上去。

天亮了。欢娱嫌夜短。

丁松道：“我们马上换衣服，我得还扮成一个女人，然后把你带出去，你再也不会冷冷清清地过日子了。”

嗒的一声轻响，是百灵在拍掌，她笑靥如花，脸色绯红，说道：“好啊，能离开苦海可比什么都好，可你这人心里也有数儿，看你那样儿也象是心不在焉，你在想什么主意？要是他不比你，我可不走。”

丁松见她说到这里，就笑道：“你放心，就是让你嫁人，也得强过丁松这人十倍八倍的，不然可不就委屈了你这个千娇百媚的百灵？”

百灵一叹道：“好，那就好。”

她媚眼如丝，静静地看着丁松，她在想那良宵温馨，还是与丁松恋恋不舍？

她忽然噗哧一笑，悄声道：“丁哥，让我来为你梳妆，把你梳弄成一个俊俏女人……”

丁松心中很甜，他快快活活地坐到凳上去，静等着百灵服侍他。

百灵的手抚摸上了他的头。

百灵出声问：“丁哥，你喜欢女孩子，有时后悔不后悔？”

丁松笑道：“后悔？为什么要后悔？如果你是我，快活死了，何必要后悔？”

百灵道：“是么？”

丁松心中一惊，他觉出百灵这句话说得很冷，冰冰冷的。他抬头看，看见了百灵的目光。

那眼光中满是狠毒、杀机！

他想一纵而起。

晚了，他脑后的正大门及其他门穴被百灵制住。

他顿时觉得气堵心慌，浑身瘫软，连坐也坐不起来。

百灵抚掌大笑：“好，好，好一个花贼！”

门开了，从门外进来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都很俊俏，一个穿一身翠色薄纱，飘然欲仙的女人，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很丰腴成熟的女人。

丁松认得这个一身翠衫的女孩儿，他叫了一声：“翠鸟？”

翠鸟笑了，笑得很甜：“亏你还想着我。”

丁松知道情形不妙，他还不知道翠鸟是如何对待钟子楚的，如果知道了那个，他一定会跳起来。

丁松强笑：“既然翠鸟姑娘不是外人，为什么不解了我的穴道，咱们好好谈谈？”

百灵笑了：“和你有什么好谈的？”

她的袖子一退，脆白如藕的胳膊间忽然滑下来一个光闪闪的东西。

握在了她的手里。

这是一柄刀，一柄形状极怪，刀刃极薄的小刀。

女儿刀！

四个女人手里都握有一柄女儿刀。

百灵在丁松耳边吹气儿，奇怪的是，丁松居然也不痒，他心里满是恐惧，就对百灵这挑逗没丁点儿反应。

百灵叹道：“人家都称你是花贼，惯会偷弄女人，又把她们往火坑里送。说你这人会偷情，懂温柔。你怎么不懂我这温柔？”

丁松无语，他不知他该讲什么。

四个女人手里的刀在颤，刀刃薄如纸，便颤得嗡嗡响，象一群蚊蚋攻向丁松。这声音嗡嗡地直刺入丁松心里。

丁松啊地一声叫喊。

翠鸟笑道：“连你这叫声也同钟子楚一样，看来男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也都怕死。”

唰——，又一刀。这一刀是翠鸟动手的。

那个小小的十三、四岁女孩笑盈道：“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丁松咬紧牙关，摇了摇头。

小女孩嘻嘻笑：“真可惜，如果你知道了我叫什么名字，我可以少削你一刀。你猜一猜好不好？”

丁松头上大汗淋漓，他只好摇一摇头。

小女孩道：“我叫小雀儿。”

她用手摸着丁松的胸肌，丁松的胸很紧，这肌肉正在一跳一跳地抖，上面淌满了鲜血。她叹息道：“我就爱躺在男人这块肉上，这块肉很热。是不是？”

最后那个女人走上来，她冷冷地看定丁松，说道：“我叫胖雀儿。”

丁松泪眼模糊，满头是汗，他不知道眼前这女人是什么模样了。

胖雀儿的声音很浑厚，乐孜孜地问：“丁松，你喜欢杨玉环，还是赵飞燕？”

可惜丁松已听不到她的问话了，丁松已活活地昏死过去了。

胖雀儿把桌上的酒壶提起来，浇在丁松身上。丁松痛得又醒了过来。

胖雀儿道：“丁松，丁松，告诉我，你喜欢杨玉环，还是赵飞燕？”

丁松正疼得呲牙咧嘴，哪还有心思去喜欢女人？

唰——，胖雀儿的女儿刀也削了下来。

丁松疼得大叫。

百灵对他笑：“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最后的女人，是不是？你再也没法儿害女人了，对不对？只要你再不去害别人了，你就不再是花贼丁松了。”

百灵的手抚着他的面颊，抚着他那面没被削肉的面颊。百灵在笑，笑得很可爱。

她很有耐心，象对待一个很小的孩子。

她手指正抚在丁松面颊上，右手倏地出手，那柄薄薄的女儿刀便刺入了丁松的心脏。

血从丁松的嘴角流了出来。

丁松死了。

第七章 玉是女儿身

玉癸子慢慢走上了楼。

这楼是北方大城叶城的的名楼，楼叫朔风楼，那意思是指这儿朔风凄吼。雪飘冰封

时，别是一番北国景象。

朔风楼有三楼，楼内是一间极大的厅室，这楼柱不同于南方那雕梁画栋，是斜斜地咬来椎去的木柱，在木柱之间，吊着一盏盏铜碗，碗中点着油灯，那油灯都是一块块熊油烧炙而成的。楼内的桌子也都新奇，是用大大的圆墩切成寸厚的块块，再用铁箍箍住两边，防它裂炸开的。凳子也怪，是一块又一块的木墩。这些木墩极为奇怪，都是从大森林中挖来的虬欹树根，修成高矮一流的凳子，切出一个平面来，却也着实不易。

楼上已点了熊油灯，油灯都插挂在斜斜的木梁柱上、错落有致，象要呼呼烧着了那些木柱，但风吹油炙，木柱却没一点儿焦燎烧灼，细细一看，原来木柱上都涂上些长白山火山喷发烧灼石块变成的火山灰，这火山灰粒粒均匀，用它刷上厚厚一层，木柱自然不畏火烤了。

玉癩子上楼之后，先向四外众人行了个礼，随随便便目光一扫，算是向众人都打了招呼，便轻轻松松落座。坐下之后，再向四外撒目，看这一次的聚会都有些什么人。

这是天下最大的珠宝石买卖，每年只有一次，玉癩子是这次买卖的召集人。

买卖做得大，人就不很多，每一次最多十五个人。

玉癩子一看，十五个人都稳稳地坐着，都用眼睛向玉癩子打上那么一次招呼，然后就各做各的事儿。

玉癩子知道这十五个人都是谁。这十五个人可能互不相识，因为他们大都是易容而来的人，他们不想让别人认出他们，他们怕被别人认出而惹出麻烦。十五个人中既有买主，也有卖主，买主与卖主都静静等着玉癩子开口。

他们都漫不经心，象在这酒楼上闲打发时间，有一个白脸书生在不断地往杯中斟酒，偏偏斟了又不喝，另外一个老者在用手掌抚摸这桌面，桌面很粗糙，因为它只是截出的树截面，当然不光滑，他抚摸这桌面，象抚摸着什么宝物，不厌烦地摸。其实如果他手下那桌面是宝物，也早被他摩挲得没了光泽。另外有一个戴面罩的人显然是个女

人，她只是把一柄短剑放在桌上，慢慢用左手食指去叩剑鞘，仿佛在执意告诉别人，她放在桌子上的是一柄剑。

这十五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江湖上名震四方的人物，不然就是他们的管事。

玉瘸子一笑：“今年又来了，多谢！”

玉瘸子多一个字也不肯多说，他并不是不想多说，是因为他早已明白当着这些人他没资格多说话，他必须把他的话减少到最少，一个字一个字地减，减到不能再减的程度。

众人中有的点点下颔儿，权当对他这一句话有了答复，更有的人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没一丁点儿表情。

玉瘸子在心里直骂娘，这些王八蛋，一听到玉瘸子打招呼，忙不迭地就跑了来，但又都根本不把玉瘸子放在眼里，只想着这些要成交的宝物。玉瘸子恨死了他们。

但玉瘸子脸上带笑，那是最亲切最谦卑的笑。玉瘸子的脸上总挂着这样的笑，他不怕被别人瞧不起。

玉瘸子道：“第一件宝物，比往年强些……”玉瘸子一顿，他想让这些人都明白，他玉瘸子今年总是比往年强些：“是一柄剑。”

玉瘸子一挥手，就慢慢走上来一个青衣剑袖的女人，她双手捧定这柄宝剑，慢慢地在这十五个人中间走，她走得很慢，又走得让这十五个人依次可以看清这一柄剑。这是一柄很不起眼的剑，剑鞘坏了一处，在剑正中，连鱼皮鞘带鱼皮内的铜鞘都象被什么东西生生咬去一半，如果再狠一点咬，这一具剑鞘就会被拦腰咬成两断。被咬裂处没了鱼皮，也没了那铜铸剑鞘，只露出黑黑剑身来，剑没一丁点儿光华。剑柄很粗糙，后面被铸成一个圆圆铜环，这不象是剑身柄环，却象是大刀刀柄的系环。

捧剑女人不停地走，只要没人开口，她就要一直走下去。她走得风姿绰约，但可惜这些人都盯着那一柄剑，却没人留心她的风姿。

戴面纱的女人食指一伸，她要开价。

捧剑女人就停在了她面前。

“三千两。”

她一开口，就为这口剑定了一个价，三千两白银，就买这一口黑黝黝而没一点儿光华的破剑？

捧剑女人待她吐口，就又开始在十五个人面前走动，只不过这一次走得更慢，姗姗而行，飘然曳步，却似足不履地，脚下无声。

一个虬须汉子一抬头，捧剑女人站住了。

“六千两。”

这叫价显然是在跳涨。戴面罩的女人不再看剑，任由这女人捧剑在身前走过，她象旁若无人，再也不肯对这柄剑吐口了。

就开始了叫价，你争我夺，最后一跳，到了三万七千两。

再无人要价，这柄剑就以三万七千两归了那虬须汉子。

那汉子见再无人争夺这剑，心中也是欢喜，转身回头，冲身后那跟随之人点头，随即便从怀里掏出银票，数了三十七张，把它放在玉癸子面前。

玉癸子确是大家，手指一弹，三十七页纸就整整齐齐落在了桌上。

玉癸子一揖带笑，说道：“这位大爷买了此剑，在下这里替卖主谢了。但不知这剑有什么来历，让您花了三万七千两买去？”

那虬须汉子冷冷一笑道：“这剑是一柄宝剑，如果诸位读过史书的话，当记得古书上记载这段故事：问鼎的楚子使人在山之阳铸剑，剑成两口，雌剑莫邪，雄剑干将，这两柄剑一系佩在秦王嬴政腰间，一被古人坠于太湖水中。后秦王嬴政渡海，见水中游出一条大大的青龙，青龙矢矫飞腾，吞波吐雾，在水里波涌弄浪，使得船不能行。秦王问随舟方士如何办，方士答道要秦王把腰中宝剑掷入水中，青龙自去。但秦王嬴政不愿，他一向认定他手中的和氏璧雕成的玉玺和腰间这一柄干将宝剑是秦王朝的镇国之宝，

怎么肯把这剑轻易抛掷水中？于是大怒，令舵工升帆打棹，直向青龙冲去。不料青龙身子曲旋一绕，龙头便扑向秦王嬴政，秦王拔剑不出，被龙头咬住剑鞘。左右卫士一见秦王危急，便一齐出手，持戈攻向青龙，金戈打在龙角上，铿锵炸金石声响，青龙一慌，转身而去。秦王慌忙起身，松开剑柄。不料这时剑身一歪，这一柄剑马上坠入大海。轰隆一声炸响，象天崩地坼，远远船上众人，便看见从海中升起两条青龙，矢矫翻腾，翻波弄浪而去。秦王腰间只余下这剑鞘，这柄剑鞘，便是当年被那青龙咬坏的。如果此鞘是干将剑鞘，那么这一柄剑必然是干将，否则就是雌剑莫邪了。”

众人听他一番叙述倒也听得十分有趣，便有人这时插言道：“这位大爷真是渊博，但这剑鞘又怎知它不是后人作伪造成的，又怎么知道这剑鞘内的破剑是不是假货呢？”

虬须汉子一笑道：“青龙咬过的剑鞘是真，这是因为铜经龙口一咬，中段一截已经变为金质了，你细看这没了皮鞘的剑，铜溶于金，金溶与铜，却也没有比这剑鞘溶得这般好，看也看不出分界来的。干将莫邪宝剑又有一绝，是这一双剑的剑鞘是一乌一白两蛇，当年阳山大火，直映半天，直待剑成了大火敛光，当日在中天时，雄剑成了，从炉中取出，便有一乌蛇直跃而上，直逼剑师，剑师以为妖孽夺剑，便忙中递剑，向这条乌蛇刺去，不料乌蛇蛇信逼到柄剑，要咬到剑师时，他才心中一慌、宝剑坠地。心中却是吃了一大惊，认为这剑必被乌蛇携走，谁料宝剑落地，却是咣当一声响，那一条乌蛇不见了，变成了乌龙鱼皮鞘，好好地包裹着这剑。那柄雌剑莫邪出在夜中，一天天光顿收，阳山有光华如月光泻地；却与明艳月华争辉。此时从旁边又来一条白蛇，其身也长，反比那乌蛇更粗，它不象乌蛇那样匆忙，只是头顶红珠，直向莫邪宝剑吞去，从锋尖一直吞到剑锷，将莫邪宝剑吞进腹中，又把这红红的蛇信直伸向剑师之手，剑师心中震惊，这一次却不放手，只见那长长的蛇信将剑锷护柄刺破，从中直伸向剑师手内，及至那蛇信入手，便觉这剑变成冰冷，又转瞬变暖，是那在蛇顶上一枚红珠燃燃欲烧之故。剑师知这蛇之冷，但有一颗火珠在顶，就让剑师可以握得住这柄宝剑。蛇双眼很圆，瞪着剑

师，竟从这眼中流出一滴，两滴，三滴浊泪来，泪滴在剑柄上，白蛇身子僵直，渐渐变成一柄白鱼皮鳞状的上好剑鞘来。由这古剑传说，是说那一乌一白两蛇是吞了剑才成龙的，所以才有嬴政渡海弃剑的故事，那两条龙就是干将莫邪，就是一雌一雄两条龙。不管这事是真是假，但干将莫邪是做不得假的，如果用一柄破剑，决插不进这剑鞘中去，那剑鞘颇具灵性，怎么能变成藏垢纳污之处，怎能随便插入废铜烂铁？”

众人就喝了一声彩，暗自有人心中称奇。都知道有古剑干将莫邪，也都知道干将莫邪的古时传说，但这剑师铸剑，蛇吞剑化成龙的故事却是头一次听说。而且所听秦王弃剑的故事也不象这虬须汉子所言，故事传说中是，秦王挥剑欲斩那蛟龙，却手中的剑竟也化龙，两龙扬鬣振翔而去，从此江湖上人不复见到干将莫邪。古人云此二剑干将莫邪齐出，天下大治。干将出，天下乱；莫邪出，天下出邪事，多瘟疫。此剑是干将，自然主江湖上群雄斗智，吴越争雄这一壮观场面了。

说毕，众人见那虬须大汉一扬手，便从捧剑女人手上夺过此剑，手儿一抖，那剑鞘便直飞向天，插在顶棚圆木柱里，兀自颤抖个不住。

他一视手中的剑，马上神色大变。

众人见他吃惊，皆以为他所说不实，一定是遇上了假剑，但见他神色肃然，突然仰天大啸，声音洪亮，震得这楼柱也簌簌在抖。

虬须大汉叹道：“天啊，天啊，这是何苦？这是何苦？这又是何苦？”

他说完这话，人身子一斜，身姿竟然极好地向楼梯一滑，人转眼间就下了楼，出了这朔风楼。他人已去远，尤还可闻他那似隐似无的长啸之声。

虬须大汉的随从忙向楼下跑去，渐渐追得远去了。

插在顶棚圆木柱里的剑鞘也不见了。

楼内众人不知为何这虬须大汉突然色变，又匆匆携剑而走，便都注目着玉癸子，希望能从这个精明伶俐的入口中打探到一点儿消息，可玉癸子只是一笑，摇了摇头便罢，

对这买剑大汉竟不置一词。众人无奈，只好不再寻思，专心来做这玉癍子的买卖。

玉癍子笑道：“第二件宝物，却是一只杯子。”

他一挥手，就又出来一个美女。

这美女全身红衣，似要人注目她手中所捧的那一块青漆古盘上的一只杯子。这身衣服极怪，让所有坐着的人以为这美女已全身着火，火势熊熊，直烧旺在她身上，火苗形状也怪，成各种奇异形状在她身上焚烧。再细一看，她身上并无一点儿火影，而只是身上那件衣服被杯子折光所致。

众人就喝了一声彩。

玉癍子道：“就是这么一只杯子，诸位看好，也给上一个价。”

玉癍子做这买卖，无一件不是珍品，也无一件在江湖上没有来历，照规矩他从来不向众人说明这宝物的用途、来处和它的典故，货卖识家，你不认识，就不买它好了，自有那些识货之人——叫价提价。而且至最后卖定，玉癍子也有“三不问”：一不问买主姓名家门；二不问宝物携往何方；三不问此宝物如何处置。象刚才问虬须汉子那一问，已然隐隐有犯忌之嫌，虬须汉子本可以不予答复，在场诸人也不会以为怪。但好在玉癍子刚才那一问只是问宝物的识别方法，问那宝物的出处典故，就也不算犯大忌。

玉癍子照旧不讲这杯子的好处优长，只是让众人开价。

美女在众人面前缓缓走行。

这杯子成蛋青瓷色，却又象要全燃烧崩炸裂，飞成无数碎片。烧崩的裂瓷状态如各色火焰，形态奇异生动。

这是一只怪杯。

白脸书生突然道：“我出三十两。”

这叫价格外怪，显然是向玉癍子挑剔，也是对他这珠宝之会的污辱，在玉癍子手中，有上万上万的银子买货还怕不够，三十两的生意他也会做？这是羞煞人了。

玉癍子却不羞不恼，只是望定这只杯子，恍若无闻。

众人心中都一奇，都知道这三十两叫价实在荒唐，但没人还声。那一身火红衣服的美女就婷婷玉立，站在白脸书生面前不动。除非有人再叫，否则她就只好站在白脸书生面前。

奇的是，等了半晌也没人叫价。

没人叫价的缘由，不是这杯子只值三十两，而是没人敢同这白脸书生叫价。

白脸书生冷冷一笑，对玉癍子说道：“看来，你今年又是弄来了一件赝品。不然为什么这里放着十四位大行家，竟然没人对它有一点兴致，只凭我一个人叫价，用区区三十两银子就买下的东西会是什么好东西？”

白脸书生脸色甚傲，他看看玉癍子，又挨个儿看看余下的十四人，他明白这十四个人的底细，他们都知道他，都知道他是白脸狐狸苍天仇。

没人想惹他，没人敢惹他。

他年年来这儿赴会，年年只用区区三十两银子夺去一件宝物。他欺负玉癍子，但每年只欺负他一次。

没人敢同这白脸狐狸苍天仇叫价争物，除非你不要命了。他这人不光心狠手辣，且又心思缜密，这在座的一十四人，虽大都是易容而来，但没一个人怀疑，只要白脸狐狸苍天仇想叫出你的名字来，他就会一把把这十四个人都点明姓名，数说家世。

他清楚所有人的底细。

玉癍子每年都憋气，他恨不能冲上去，活活咬死这个白脸狐狸苍天仇，但他是主家，是买卖主家，决不能干一件莽撞之事。他只是向白脸狐狸微微一笑，说道：“看来还是苍公子运气好，用三十两银子就买去一件宝物。”

白脸狐狸苍天仇很得意，他并不在乎玉癍子话语之中那讥讽之意，玉癍子算什么？只要他年年能给白脸狐狸贡上一件宝物，让他说上几句讥讽话又有什么关系？

白脸狐狸哈哈一笑道：“好，好，如果没人加价，这件宝物我可就要了。”

众人无语，分明没人想找麻烦。

这时，那个一直低头不语的女人突然说话了：“等一等！”

众人愕然。

这女人头戴面纱，是个头一次在这场合出现的女人，她是一个新来的人，她一定不认识白脸狐狸苍天仇。她不知道她这么一喊，很可能把她自己的命都喊没了么？

女人吐声清脆，十分果决：“我看这是一件宝物，卖三十两也太便宜了些，我愿意加价至一万两。”

话一说完，楼上便是一片嗟叹之声。

众人并不是不认宝物，也不是不想买此宝物，只是这中间碍着一个白脸狐狸苍天仇，就让他们不敢再吐口要价。如今见这蒙面女人一吐口便是一万，知道她这是认真要价，也明白她这是不惧那白脸狐狸，就不由得赞叹出声了。

白脸狐狸一惊，愣了一愣。

他一上楼，心中就自然有数，在座这些人，虽然人人都遮了面色，换了打扮，但都是一些旧相识，也没什么厉害人物在内，只有这一个女人是新来之人。他对这女人不以为然，一个女人，能成什么气候？

不想正是这女人同他争价。

玉癸子脸色冷冷，心里却快活得要死，有人同这白脸狐狸争价，而且争价的又是个女人，这怎么不让他心花怒放？

但玉癸子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二人叫价。

白脸狐狸冷冷一笑，回道：“一万一千两。”

女人道：“两万两。”

白脸狐狸道：“两万一千两。”

女人道：“三万。”

白脸狐狸道：“三万一千两。”

女人仍不愠不怒，轻轻吐口道：“十万。”

众人就又轰地议论有声了。众人之中自然有识货之人，认得这一只杯子是火烧杯，是帝尝时代的一只杯子。据传说，世上任何火苗形状都俱在这烧杯的裂瓷形状之内，这自然是天下一绝。而且这杯子是天龙门掌门人东方既白的宝贝。他怎么会把这一只杯子卖出，十万二十万两银子，东方既白会瞧也不瞧，他怎会为了这区区十万二十万两银子卖掉此杯？

但众人也愿意见有人同这白脸狐狸争价，因为他们心中也忌恨此人在这珠宝聚会之中那一霸道行径。

他们心中愿意那女人能赢。

价钱叫到了三十万两。

白脸狐狸心中愠怒，脸色自然就不好看，他冷冷叫一声：“三十万零一千两！”之后，就冷冷一笑道：“如果姑娘能把这一件宝物让我，就足感盛情了。”

他这好象是哀求之语，其实语意之中却有威胁之意。他想让这女人就此罢手，否则弄成一个不了之局，他也很难堪，他既恨这女人，却又不能在这次当众同女人动手，那样就丢了他的名份，他只好同这女人这样叫下去。

那女人轻轻一叹，声音也十分轻柔，她慢慢说道：“苍公子，恕我不能答应你，这火烧杯我一定要了。”

白脸狐狸苍天仇心中顿生烈火，她竟敢视他若无物，说她一定要这只火烧杯。这就让他又气又恨。

苍天仇冷笑道：“如果我一定要这只杯子呢？”

那女人不回话，只是冷冷一笑，这一笑让白脸狐狸苍天仇极为震惊，显然这一笑是

十分蔑视他，这女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女人一声呼唤，便有身后的随行人上前，把一沓子银票放在正中桌上。

这时公然与白脸狐狸叫价。

银票有一沓子，都被用一柄玉石镇尺压住，放在桌上。

女人冷然道：“苍公子真心要这一只杯子，为什么不拿出银子来？”

白脸狐狸苍天仇暗暗吃惊，他虽然脸上仍然在冷笑，但心里却有点忐忑不安，他每次到这聚会时，从来不带许多银两，他不用带许多银两，他只要霸走玉癸子一件玉器，让财大气粗的玉癸子破一笔财，他带一点银两就够了，何必带那么多银子赘手？

他兜里没银票，用什么同这个女人较量？

他见众人都注目看他，明知这一次弄不好要塌台，心里越发咚咚敲鼓，就凑上去对一个老头说道：“笠翁，劳驾借我银子。我要与这女人赌斗。”

那个被称为笠翁的老人是聪明人，刚才见那女人放银票，便知道要遇上麻烦事，知道这个白脸狐狸一定不会在身上携带银票，他一定要向在座这些人挪借。老头儿马上想到了自己。他恨不能在楼板上凿一个洞，连头带身子一下钻了下去。他不愿借钱与这个白脸狐狸苍天仇。他倒不是怕苍天仇借了银子不还，他知道苍天仇这人做事虽然极为决绝，但还讲信用，借人家的银子一定会马上归还的。但他是怕得罪这些来赴这珠宝大市的十四个人，怕得罪这个玉癸子，他更怕得罪这个敢同白脸狐狸较量的女人。这女人既然敢同白脸狐狸较量，她就一定有所恃仗，她不怕白脸狐狸，她就一定比这个白脸狐狸苍天仇更为可怕。

但苍天仇可不管他低不低头，他直呼这老头笠翁，直开口向他借用银子。

叫笠翁的老头儿只好点头，他明白，他如果摇头，他一家人在三日之内会全都没了性命。

他怎能不点头？

笠翁的银票很多。

桌上，一边是四十九万两，另一边是五十万两。

五十万两银票是笠翁的。

老头儿心中暗暗叫苦，为了憋气，这个白脸狐狸同那女人都疯了，这只火烧杯虽然是一件宝物，但它至多也就值十万两银子，可如今这二人没边儿抬价，使这一只杯子竟值了五十万两银子，这岂不大大便宜了玉癸子，岂不大大便宜了那个在暗中的卖家？

谁是这只火烧杯的主人？

恐怕只有玉癸子知道那个人是谁。

笠翁在暗中扯了扯白脸狐狸的袖口，他这是告诉苍天仇，他怀中的银票已经都放在那桌上了，他兜里已经一文不名了。

苍天仇心中一哆嗦。

他明白他这一回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只要那个女人再掏出一纸银票，只要她再放桌上一万零三十一两银子，他白脸狐狸苍天仇就算栽在这里了。

他的眼里没了光彩，他看见那女人的一只纤纤玉手伸向怀中，向外掏出一沓子银票，那些银票都是朱砂色的。

朱砂色的银票少见，都是每张一万两。

他明白他栽了，他头一回栽在这个从来也未曾相识的女人手里。

他象一只鼠，一只灵鼠，这女人是一只猫，一只很凶很凶的猫。

女人的手在玩弄那一沓子银票，她象在玩弄苍天仇，她要让苍天仇的心体味到一点儿绝望。

众人也明白了那结果；都心里暗暗高兴，他们从笠翁那神态中看明白了，苍天仇这一次要栽，要栽在这个女人手中。

他们会很快活。

可那女人竟在这时刻喃喃自语起来：“不对不对，这么一只火烧杯，虽然说是一件宝贝，却说什么也不值那五十万两银子呀。何况要买它的是江湖上人人闻名的白脸狐狸苍天仇？咱就让了这一回，好不好？”

她象是对自己讲话，又象是对她身后那随侍的女孩儿讲话。那女孩虽然很俊俏，但显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该在这场合随便搭言，于是就什么话也没讲，只是笑了一笑。

白脸狐狸苍天仇以为这女人这时猛省过来，就心中一阵子急跳：好，好，你才知道白脸狐狸苍天仇是得罪不得的，这才好……”

女人吐口道：“既然这一只杯子苍公子一定想要，咱们何必要凑趣买它？就让苍公子携此宝物，趁兴而归，岂不更好？”

众人只好叹一口气，这女人自愿放手，让这个白脸狐狸苍天仇最后得势，众人自然心有不甘，但女人毕竟是女人，她心怀怜悯，却不知这苍天仇只是一只老虎，你又有什么办法？

白脸狐狸苍天仇心头一松，笑着起立，向众人一揖道：“多谢各位成全，在下要走了。”

众人之中，有的只好向白脸狐狸苍天仇答礼，看在江湖行事之礼上，人都不敢得罪他。

苍天仇向随从人一挥手，随从之人便上去，小心翼翼接过红衣女孩手捧的那一只火烧杯来，苍天仇向笠翁一礼道：“多谢笠翁美意，使我未能当众出丑。”

笠翁一笑还礼。老头儿心中忐忑，也许这一次交下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白脸狐狸苍天仇，可是不是得罪了江湖上更有名头的人物？他心中十分不安，脸上就没有一丁点儿喜意。

苍天仇道：“明日正午之前，五十万两银票当送至府上。”

笠翁点点头，他一句话也不愿多说。

白脸狐狸苍天仇来到这女人面前。

他嗅到了一阵阵兰麝之香。

他恨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光敢于同他在这当众叫价，而且逼得他用五十万两银子买了这只火烧杯。

他恨死了这个女人。

苍天仇笑道：“姑娘果然是大量，苍天仇在这里谢过了。但不知姑娘姓名，可否相告，让我也算明白这一次是谁让我如此出丑？”

女人道：“我本来可以告诉你我是谁，但这里还有十四个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苍天仇道：“好，也好，咱们后会有期。”

他转身向外就走。

他再也不想在这里停留，他要走，他还有许多事儿要做。

可有人叫住了他。

“苍公子，苍公子请留步！”

他站住了。

桌上的银票已经被收起来了，桌上空空的。

叫住他的是玉癍子。

玉癍子的脸上没一丁点儿表情：“苍公子，你想不想知道这卖火烧杯的人是谁？”

苍天仇站住了，他愣在那里。

众人也都愣了，他们不明白玉癍子为什么说这一句话。

火烧杯是天龙门掌门人东方既白的喜物，东方既白还在，这一只火烧杯却来到了江湖之中，这事本来就很奇怪。得杯之人为了避那东方既白之寻，躲他还来不及，哪里能够当众讲出是他卖的这一只玉杯？莫不是这个玉癍子想开玩笑？

但玉癍子这人从来不开玩笑。

白脸狐狸苍天仇当然想明白他这一只火烧杯买自谁手，就问道：“是谁卖的这只杯子？”

在场的十四人都无语。

显然他们不是卖主。

就听见了一个极清脆的声音：“苍公子，这只火烧杯是我的，我要卖掉它。我只想卖三四万两，没想到苍公子如此慷慨，竟用五十万两银子买这么一只杯子，这让我可是受之有愧了。”

说话的正是那个女人，那个同白脸狐狸苍天仇争价的女人。

众人一声惊叹。

白脸狐狸苍天仇象被雷殛了，呆在当场。

他不明白这女人为什么要戏他。

他一向与女人无仇。他一向喜欢女人，他一向认为他从来不亏待女人。这个女人他从来没见过，她为什么要当众出他的丑？

他这次栽了，栽得很苦，很惨。

他白白多花了四十多万两银子。

如果不是有这个女人，他可以用三十两银子就从这聚会中拿出一件珍宝。他只要记住，早一点下手，在头两件、三件时就下手去拿，那时一定不是这次聚会的最好宝物，玉癸子自然也就忍了，不会不给他白脸狐狸苍天仇这一个面子。他这一次也这样想，就看中了这只杯子，没想到会杀出来一个女人。

偏偏是一个女人。

女人让他也憋气，偏不肯败与她。

他胜了，就中了这个女人的圈套。

苍天仇满脸怒火，他恨恨地盯住这个女人。

他恨死了这个女人。

但他什么话也讲不出。

他只冷笑，转身向外走去。

他要等着，等这次聚会一散，马上宰了这个女人，决不让她再多一刻活。

第八章 玉雕扑狐

白脸狐狸苍天仇在这酒楼外等，他要等这次买卖聚会人事散完，等那个女人从酒楼上走下来。

他等得很有耐心。

他杀人时总是很有耐心的。

朔风楼不在冬日，就无朔风可吼，就显得一派平和。楼上有十四个人，其中十三人是来做珠宝买卖的豪客，还有一个是玉癍子，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买卖。

他们也许忘了他白脸狐狸苍天仇。

任何想忘记他的人都决不会忘记他，白脸狐狸让他们用血来偿还那一场屈辱。

不管这个女人是谁，她今天都死定了。

他很有耐心，在等。他坐在朔风楼边的一块石坊之上，他等着那个袅袅婷婷的女人出来，等她走出来。

白脸狐狸似乎已经看见了她那姣美的面容，她吓得面如土色，她吓得苦苦哀求，但这一切都没有用，白脸狐狸苍天仇要让她知道厉害，让她这一辈子都后悔这一次与他争价。

他在冷笑，他已经看到那十三人在陆续走出来了。

他马上就可以见到那个女人。

苍天仇的血流得很快。

没有那个女人。

最后走出来的是玉瘸子。

决不会错，没有那个女人。

难道她和那一个侍女就坐在那三楼上等他白脸狐狸不成？

白脸狐狸身子一纵，人飞出去，直扑向朔风楼。

已是人去楼空。

三楼上，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儿。

她去哪里了？她从什么地方走出了这座酒楼？她是什么人？她居住在哪里？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觉得很懊恼，他很生气，他又一次栽在了这个女人手里。

白脸狐狸怒气不息，他喊来了朔风楼的十五个人，让他们一排站好。

他冷笑得尖厉，让这十五个人知道，他们马上就会大难临头了：“刚才在三楼上的那个女人到哪里去了？”

十五个人不敢答言，都只是摇摇头，一味地摇头。

白脸狐狸一笑：“如果我问上三遍，你们还答不出，我就要杀人了。”

他说到做到。

他就木木地又问了一遍。

没人答言。

白脸狐狸的脸上有了杀气。

突然，一个伙计叫道：“公子爷，公子爷，你看，这桌上，这桌上……”

桌上有一张纸条。

白脸狐狸把那纸条抓在手里。

苍公子明鉴：一杯之争，实为小事。妾于野花谷聊备一酒宴，请苍公子明日正午来野花谷一叙，盼公子玉驾降临，幸之。

这纸条是香草熏过的，十分绮丽的薛涛笺，笺上字迹纤秀，自然是那女人的笔迹。

白脸狐狸：“好，好。既有去处，何愁此恨不消？”

他身子疾飞，笔直如箭，从楼窗直射了出去，落在街上，人一纵无踪。

野花谷，漫山谷都是野花。这里平素极少人踪迹。

白脸狐狸苍天仇进了野花谷。

野花谷里的野花极盛，漫目望去，坡上一片皆是花，无人采摘，野花就漫漫而生，终于把山坡土色翠色全然掩住，只露出一片片黄翠紫红的艳色来。

白脸狐狸也赞叹这花开得极盛，他犹豫了一下，不想从这花丛中踩踏而去。

“苍公子既也惜花，为什么不凌空虚渡，直截飞到那块大石上去？”

这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白脸狐狸自然不甘示弱，身子一纵，人便飞向大石。苍天仇的身姿极是好看，身体平平而飞，象拂浪之箭，直射向两丈外那一块大石，转瞬之间，人便立在石上。

此时的白脸狐狸，人映花丛之中，面上也稍有得意之色，他笑道：“幸亏没弄坏了这些花儿，不然岂不煞了姑娘的风景？”

那女人一叹道：“公子好身手！”

苍天仇只是微微一笑，他心里也颇为得意。

那女人也立在一块大石之上。

这野花丛中，每隔两丈远近便有一块大石，这又不象是天然，好象人故意排好的，星星点点落在花丛之中，却也极为别致，风吹一荡花丛摇曳，便也一丁点儿看不出花丛之中有块石，但等风静止，便可见出那些花丛之中，总有些丛集不到之处，那儿便是一

块块巨石了。

女人道：“公子有这么好的手段，这野花谷的山上自然去得。请公子随我来！”

说完这话，女人也不待苍天仇答应，人便飞身而去，身子一飘，落在花丛之中的大石上，身子又一弹，便又纵飞而去。

苍天仇不敢稍慢，随她纵飞，跟在她身后，两人一前一后，纵飞飘荡，直冲入峡谷深处去了。

峡谷中间有一条溪。

这时一条千迴百绕之溪，是一条在山泉水清的清清之溪。

溪旁有一间草庐。

草庐搭得也很马虎，三面用草席掩住，一面空空无门无扉，草庐之中，用块石垒起一张石桌，旁边放两块石头，权做坐凳。

女人示意白脸狐狸苍天仇坐。

苍天仇坐了下来。

他盯着这个女人。

这仍然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一个他仍未知道她什么模样的女人。

她身边仍然站着那个俊俏可人的侍女。

苍天仇道：“姑娘召我来，不知有什么事儿？”

女人一笑道：“雀儿，为什么不上茶？让苍公子这么枯坐，是不是有些失礼啊？”

那侍女就奉上茶来。

茶色极浓，且香气极冽。

苍天仇凝目注视着这茶，却不敢轻易去喝。

女人一笑：“苍公子何必这样多心，这茶是花茶，自是香气重些，苍公子但喝无妨。”

苍天仇就喝了一口茶。

他瞪眼看着这个女人，心中的怒气又渐渐升腾起来。

他在冷笑。

他心中又有了杀机。

无论她是谁，他一定要杀死她。

“为什么不摘下面纱，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

女人苦笑道：“我答应过苍公子，如果没有外人在场，我自然可以与公子见面的。”

说罢，女人轻轻伸手，将头上面纱摘下。

苍天仇饶是多识，也是愣了一愣。

这是一个极漂亮的女人。

她肤色极净，人又生得极俏，象不染一点儿纤尘的谪凡仙子，她双眉紧蹙，似有无限闲愁，又好象有诉说不尽的心思，一双俏目流转飞扬，能诉无限心事。

她双目凝神，注视着白脸狐狸苍天仇。

苍天仇是一个俊俏人物，江湖人称他为白脸狐狸，自然是说他这人十分漂亮、俊俏，他脸如满月，丰朗神俊，有过人风采。

他却也被这女人惊呆。

他见过女人，见过无数的女人，但妩媚者有之，英豪者有之，聪慧者有之，可如这女人又聪慧，又妩媚，又有一身豪气的女人，他却从来未遇上。

他静静地注视着这个女人。

他不知道他这一刻已经没了那一身杀气。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一笑：“我不想告诉你。”

男人都明白这句话，如果女人说不，而且那不字是在很平静时说出的，就是在告诉你，她很想告诉你。

他一字一句道：“可我现在很想知道，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想知道你住在哪里，还想知道我下一次会在哪里见到你.....”

他说话时声音颤抖。

女人无话，这俊俏的女人眼睛会讲话，但白脸狐狸苍天仇读不懂。

她身后那侍女突然讲话了：“她不想告诉你这些，如果你听说了她的名字，知道了她从哪里来，你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白脸狐狸苍天仇脸色变得更白了，他盯着这女人道：“死又何足道哉，只要你告诉我你是谁？”

侍女冷笑道：“好，好。让我来告诉你，好不好？”

女人突然面色一红，喝道：“雀儿，别告诉他！”

那女孩噤口了，他吃惊地看看女人，再看看白脸狐狸苍天仇，不再讲话了。

女人的目光很深。

她叹了一口气。

“苍公子，如果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珠宝都拿出来，从此远远遁去，你就可以逃过这一场杀劫。不知你肯不肯做？”

苍天仇道：“如果姑娘想要，苍某的那些珠宝算什么？都送与姑娘好了。只是苍某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远远遁去？难道苍某连看一看姑娘的福份也没有么？”

女人一叹道：“我这是为你好.....”

苍天仇道：“姑娘错了，如果姑娘告诉我，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为什么要我这样做，我自可以把珠宝献上，说不定还可以为姑娘做点什么。”

女人道：“你何必这样执拗，如果你把珠宝全都献出来，远远逃去，不再与闻中原武林中人事，你就可以拣得一条性命了。”

苍天仇心中暗生恼怒，这女人口口声声说他如逃走就可以拣得一条性命，难道她以

为白脸狐狸是江湖上无足轻重的一条虫子么？

苍天仇冷冷一笑道：“如果我不想走，也不想向你们奉上珠宝，那又怎样？”

女人一叹：“那你只好死，只有一死。”

女人说这话时，语气很轻，轻得象风，那一个“死”字更轻，让白脸狐狸苍天仇都听不出来。

她是不是想让苍天仇死掉？

苍天仇不想与她动手。但他又不能不与她动手。

女人手中无兵刃。

苍天仇道：“你为什么不用兵刃？”

他想放下手中的双环。

女人嫣然一笑：“你怎么知道我没兵刃？”

女人手中一亮，那是一柄短短的小刀，一柄薄薄的小刀。

苍天仇不识这兵刃，但他心中一惊，她如能用这六寸长的小刀与他抵敌，她的功夫自然可臻上乘，不可小视。

苍天仇道：“姑娘，小心了！”

他一纵而上，扑向女人。

女人静静凝立，在等待他，她手中有一柄小刀，一柄风也几乎可以吹折它的小刀。

苍天仇心里暗暗吃惊。

他虽然心中早有防备，但还是大吃一惊，这女人的功夫极佳，他恐怕很难胜她。

她身边还有那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如果他猜得不错的话，那女孩儿的功夫也该不错。

他今天决讨不出好去。

他小心翼翼，用双环击向女人，女人的打法也怪，她从不防卫自己，只是一味攻人，

她不顾那砸向她头顶的双环，只是用这一柄薄小刀刺向他的大穴、要穴，让他只好闪身躲过，这拼命之法就是她们用那一柄小刀的用意么？

她想与苍天仇同归于尽。

可白脸狐狸苍天仇不光不想与她同归于尽，也不想伤害她，这打起来就渐渐变得很难了。他渐渐就被这女人占了上风。

女人的一柄薄刀正指向他的咽喉。

他的双环没递出去。如果刚才他快上那么一点儿，就可以砸在她高耸的双乳上。

那时，胜负就该互易了。

可他迟疑了一下。

他感到女人的刀口很锋利，甚至觉到了他自己已经气沮，他低下了头。

由她杀吧。

女人的手在抖。

她杀不了他，她的手软。

她不想杀他，还是她心在犹豫。男人刚才那一犹豫，让她看在眼里，她心中恨他把双环砸向她的胸乳，于是就拼命出刀，刺向他的咽喉，她想让他退步，但她心中一凉，知道她晚了一步。

但他没下手。

她如今也下不去手。

身边的女孩好象不止十三、四岁，她看着这两个人，叹了一口气。

冤孽，冤孽啊。

男人，遇上了女人，痴痴迷迷，竟忘了这是生死之博，给人用刀子指向了咽喉。

女人，遇上了男人，犹犹豫豫，手软得不能出刀，不会杀人了。

她慢慢说道：“让我来杀了他！”

她的手很快，一边讲话，就马上出手了。

讲话算是向女人打招呼，但出手此话语更快。

苍天仇一动不动，他此时闭眼屏息，宁愿一死。

叭——一声脆响。

是女人急中生智，扯住苍天仇的胳膊，去抵住了女孩儿的那一柄刀。

刀折了。

女孩儿呆了，女人也呆了。

女孩儿马上泪流满面：“你弄折了我的刀，你弄折了我的刀，你弄折了我的刀……”

她起身飞快欲去。

女人在喊：“山雀儿，山雀儿……”

没人应声。

女人回头，看着苍天仇，眼中湿润，似有万千话语，却又没有一句话，她转身向外走去，人影如箭，却留下了几个字：“保重……”

草庐边，溪水旁，只站着一个呆呆痴痴的白脸狐狸苍天仇。

第九章 第八个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庄子。

这庄子是北方第一庄，庄门上有一块匾额，左右楹柱上有一副对联。

匾额上写着四个字：俯首云岳。

左楹联是：琴棋书画此生无双。

右楹联是：剑诗歌吟四海难敌。

这庄子极大，庄内人极多，来来去去，忙忙碌碌。

奇怪的是这庄门口却无一个人守门，没人看门，门又大敞四开，细看看，这楹联的文字却是用金子嵌入去的。

这府门极气派。

但没人守门，没人看院，就不怕来人滋扰么？就不怕有人找麻烦么？

没人敢来打这家人的麻烦。

江湖上人都知道，这郅府的主人郅亦天是天下第一高手。

没人来天下第一高手这里找麻烦。

这会儿，郅府正在忙碌。

忙碌着来来去去的，都是郅府中的家人和丫环。

郅府正准备祭祖。

祭台摆好，一应人员都肃立等候，偏偏这时还没来这郅府的主人郅亦天。

别的事都可以不请主人出面，但这祭祖就非请他不可。

站在祭台边上的是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她看看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浅浅一笑，说道：“你们准备好了，待我去请老爷子来祭祖！”

众丫环，家人忙一齐躬身答应。

许媚儿袅袅而去。

家人、丫环凡手中捧着祭器的，都不敢抬头看她，凡手中没有什么东西的，都痴痴地看她。

手中捧祭器的，怕看她时失神，失手将祭器打碎。那些痴痴看她的丫环心想：她走路的样子，简直就是风情万种，别人怎么也学不来的。那些家人却心中想到：这哪里是女人，简直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郅亦天呆呆坐在一间屋里。

这间屋子是郃府中最静的一间屋子。

屋子正中有一块蒲团，除了这蒲团之外，屋内再无一张桌椅。屋子有些暗。因为在那些窗棂格内都用绸帛丝绢垂挂，一面粉壁光光，上面没有什么东西，却光秃秃地挂着几件东西。

一张琴披上了琴囊，挂在墙上。

另一边是一块棋盘，被生生用力逼入墙壁，只见这棋盘的方块，却没有一盘纹枰纵横，棋盘的正面被嵌入了粉墙。在棋盘的一边，悬挂着一个棋袋，棋袋中装着棋子。

在蒲团一边，墙上还嵌着几根短短的箭杆。

再细一看，这些并不是箭杆，而是几支湖笔，因用力一掼，笔尖便嵌入墙壁之内，透去半支笔，外面还有半支笔杆兀立着，透露出几分寂寞之意来。

蒲团边，一块端砚被逼入地面，砚底与地面平齐。

郃亦天静静坐着，看着眼前。眼前无物，他若视有物，也在视若无物。

他静静凝坐，一动不动。

扑——扑——有人敲门。

郃亦天轻轻吐了一口气。

他知道，只有他的妻子许媚儿能来这里找他。只有许媚儿才轻轻敲门。

但她也不能进入这屋内。

“什么事？”

“你该去祭祖。”

郃亦天一愣，他想起来了，他该今日去祭祖。

“好，我来。”

女人的脚步声很慢，一点点走了过去。

郃亦天慢慢站起来。

没人看见他是如何站起来的，如果武林中人见到郜亦天起身姿势，都一定会惊讶不止。他的身子慢慢向上升起来，腿仍盘着，又缓缓放下腿，双脚才踏到实地。

他身子一纵，人便飘到了门口。

这一纵足有四、五丈远。

他打开了门，慢慢走了出去。

祭祖的仪式很隆重。

郜家的子女们都很少见到这个严父，在祭祖时他们见到郜亦天的庄重神色。郜亦天静静等着主祭的郜明呼令，慢慢地把酒水浇奠在地上，借以祭奠那些早以逝去的祖先。然后他在前，郜家的子女随着他的妻子许媚儿在后，向祖先叩拜。

郜亦天口中无词，心中亦无祝词。

他不需要祖先荫庇，祖先反倒因为有了他郜亦天这一个出息的子弟而能归于宗庙，且很可能永远享受祭祀。郜亦天这人在江湖武林中的地位，就象是这一轮在正中午的太阳一样，武林中人人皆知他是江湖上的第一高手。

郜亦天的江湖第一高手是十年前在峨嵋金顶与秃鹰郅远、不死神仙云鹏一战夺得的。

天下有近百名高手目睹了这一场激战。

最后，秃鹰郅远跳悬崖而死，不死神仙云鹏自断筋脉，郜亦天就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从那次回家之后，郜亦天就变了。

他变得少言寡语，他变得性情乖僻，他再不练他的武功，再也不对人抚琴，也不与人奕棋，甚至连笔也不再动用一下了。

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闲人。

他很少过问江湖上的事儿，江湖也平静，这十年来因为有郜亦天在，就没有什么大的风波。

江湖上每逢聚会，总有人送柬与他，郜府每日接到的柬帖少说也有几十，但郜明知道一概不用送，送到主人那里，也是白送，说不定还会被他来一顿训斥，那又何苦？

可郜明接到了一张用金箔打成的请帖，这份请帖显然极不寻常。

郜明打开请帖，见到这请帖既无台款，又无称呼，连尾上也未有署名，只是请帖上有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风园有你想买的你想卖的最好东西，你来不来？

郜明暗暗称奇，他不敢不向主人禀报此事。

郜亦天没讲话，好半天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

郜明道：“老爷，我以为这件事有些不那么平常……”

郜亦天道：“是不是因为这一张请帖比你见过的都气派？”

郜明一怔，算起来，他是天下武林世家里见请帖最多的人了，什么样的帖子没见过？偏偏这一张金帖子，让他心神不安，郜亦天说得对，这帖子让他很是不安。

郜亦天道：“二十年前，你就该学会了，对一切到郜府来的人和事儿，没一丝儿不安。”

郜明心内一亮。对呀，凭郜亦天这人在江湖上的地位，一切事儿都绝不可能引起他的不安，泰山崩，天地绝都不能让郜府变色。

他何必着急？

但郜明却仍是说了一句：“他这请帖上一句话，没头没脑的，让人不知他要讲些什么。”

郜亦天道：“念！”

就又读了一遍。

风园有你想买的你想卖的最好东西，你来不来？

郜亦天听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也是心中一愣。

他什么也不想买，当然他也什么也不想卖。

既然又不想买，又不想卖，他去凤园做什么？他无求于人，凤园对他又有什么诱惑？

郜亦天正想讲话；他身边的妻子许媚儿讲话了：“亦天，我看你应该去一次，去看一看他们要做些什么，看一看他们为什么要请你。”

女人的话讲得很委婉。

她想劝郜亦天去。

她明白她讲话郜亦天也不会听从，但她还是忍不住要讲，她想讲出她自己的意思。

郜亦天想也未想，一口回绝道：“不去。”

许媚儿还想劝他一劝，但见他掉头转身，向那间静室走去，就不禁摇了摇头，也转身回了内室。

只剩下了郜明站在那里。

郜明不知道这张帖子如何办，最后决定他对这件事不予理睬。象老爷子讲的，这张帖子不就是比别的帖子气派些么？他决心不理睬它，让它同另外一些帖子一起，闲置在书案一边。

郜亦天是凤园所约的八个人之一，是那天唯一不曾去凤园之人。

他是第八个人。

前七个人是玉癸子、落魄书生祁震、不笑和尚、阴风婆婆、小人儿田渠、天上公子白羽和那个戴面纱的女人。

只有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没有去，他不屑于听别人驱使，他决心不与这些俗人往来。

祭祖的时间很长。

郜亦天颇有些不耐烦，他心中在责怪郜明，责怪他那份过分的认真与虔敬。郜亦天回身，看着他的一儿一女，这是前妻留下的孩子，他们正虔敬地跪拜、磕头，他们太虔

敬了，那叩拜之声就隐隐可以听得到。他听不到许媚儿的叩拜之声，许媚儿决不会让她那雪白的前额磕疼，碰破的。想到这里，郜亦天就冷冷一笑。

他在笑他自己，太精明的郜亦天把人世间的一切都看得太过于明白了。

郜亦天心中想到：“傻瓜，傻瓜，只要你认定了郜亦天，比拜什么祖宗都灵……”

郜亦天静静地站立着，他在审度着这部家人的功夫。

郜家人走出江湖，连家仆都是一等一的功夫。如果郜亦天的女儿、儿子或郜明走出江湖，他们会是很难逢对手的高手。

但郜亦天对郜明和儿子、女儿的功夫还是不屑一顾。

许媚儿笑道：“亦天，我看他们兄妹二人可以去江湖上闯一闯了，他们出去历练历练，也对他们大有好处啊。”

郜亦天摇摇头，他不相信什么江湖历练，如果让他们兄妹入江湖，必定会搅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他为什么要让他们入江湖？江湖多风波，那是指别人而言，对于郜家的人来说，江湖平静得很，江湖也没什么风险可言，只要你是郜家之人，在江湖上就没什么风险可历练的，风平浪静的过去了，江湖上的人躲着你走，江湖的事儿躲着你行。有什么风险可言？

郜亦天道：“我不想让他们在江湖上走动。”

许媚儿的脸上仍带着笑，不管丈夫如何驳她，她脸上仍然是在笑，这也是她做郜家女人的一个本事。

郜亦天道：“你们在家里勤习武，多读书就是了。这些日子，如有来往的江湖高手，让他们来与你们过过招也就是了。”

一对儿女本来兴冲冲想去江湖上闯荡一次，但被郜亦天一番话说得只好唯唯答应。

郜亦天慢慢向前走，他还要去那间静室，去那儿凝思而坐。

许媚儿扯住了他。

许媚儿的眼中闪着烈火。

她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她的手很用力，她的声音象被火焚烧过：“你不能总去那间屋子里，那间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郜亦天看着她，看着这个天下第一美人，这是他的女人。

他这一次深深叹了一口气。

她还很有力气，她还很有欲望，她还很有渴求，为了她这渴求，她才扯住了郜亦天。

郜亦天道：“你要我去哪里？”

女人低声，象被烈火烧化：“去我那间屋里。”

女人的屋子是华美的，是入世的。

连郜亦天进了屋子，也不由得心神一爽。

他有多少天没来女人的屋子了？他有多少天没同这个女人亲近了？他有多少天忘了俗世尘寰了？

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女人的手很温柔，她的手很快，在他的身上揉，让他的穴位都活起来，让他身上开始汨汨流血，血流得渐渐快了，他也慢慢开始了渴欲的呻吟……

他就又想起来了，他仍没离开这个尘世，他仍然渴求女人。

他不知道他这一次的舒畅是不是又让他再一回陷入一种深深的寂寞。

但舒畅是很舒畅的。

他躺着，看着女人在地上走。

许媚儿知道她的魅力，她可以让沉稳的郜亦天变成咆哮的兽，她可以让郜亦天那沉静的目光变得炽烈如火。

她把琴放在桌上，要为郜亦天弹奏上一曲。

刚刚把琴放好，手指还未弹，就听得郃亦天一声轻轻叹息，说道：“不要弹琴……”
她吃惊地抬起了头。

郃亦天道：“琴是天上音，从不弹与人听。人之弹琴，徒然拨弦，胡乱寄情思与琴就是了，哪里会有这天上仙音？”

他一手轻轻一挥，五指连连弹出，与许媚儿人隔丈余，琴弦挥手而断。

许媚儿吃惊地看着他。

她总是这样，每逢她要做什么，要取悦于他时，反而受他挥斥，他轻轻一言，就把许媚儿那柔情蜜意打到千里之外去了。他勿需琴音，他把他的那一张琴挂在墙上。他什么也不用，把笔墨也都扔弃了。人生如郃亦天，亦复何求？他既然如此，也就该从此绝了尘世之念，又何必守着这偌大的一个郃府？又何必娶她这个天下第一美人做为他的妻？

郃亦天挥手断弦之后，亦陷入了沉思。

这是孤独者的深思，是别人难以掌握的沉思。

许媚儿低下了头。

她是不是脸上有泪了，她是不是心中悲苦？她是不是在想她自己无论如何做，也绝做不成时时处处依郃亦天心意行事的温顺妻子。

郃亦天道：“既然不用弹琴，你为什么不来睡下？”

她笑了笑，她这一笑，足以迷死天下的男人。

但郃亦天只是看了她一眼，说道：“祭祖之事，你忙碌了一天，该睡了。”

许媚儿又笑，这一笑是苦笑。

郃明把这件事禀报郃亦天。

第十章 金童银童

天下最好的性情是什么？

女人的温情，孩子的天真，男人直率。

这三者本不可兼得，女人身上多柔情，柔情似水的女人决不可能有孩子的天真，更不可能有男人的直率。

偏偏这三种性情在一个人身上就可以同时见到。

男人怕什么？怕女人太爱自己了，爱得一时一刻都跟着随着，就让男人失去了许多作乐的机会，偷闲的乐趣。

不笑和尚心里乐，金童银童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既有女人的柔情，又有孩子的天真，更有男人的直率。

他们服侍不笑和尚时象女人，象极了那些温顺可人的女孩儿。一旦闲下来，他们又象孩子一样天真，平时同不笑和尚行走，却还象是不让豪侠的爽气男儿。

不笑和尚很快活。

不笑和尚是个挂单和尚，他专门去全国各地寺庙挂单，在此庙居住上一月半载，到彼处又居住上十天半月。合则留，不合辄去，从来也没什么牵挂。

不笑和尚这回带着金童银童，就更是寂寞，自汴梁起身，一路向关东而去。

不笑和尚带金童银童入中州护国寺挂单。

这是一家大寺院。

迎接不笑和尚的是本院当值。

当值和尚向不笑一揖道：“不知师父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不笑和尚道：“心里想何处，便从何处来。明晨思何处，便向何处去。”

当值和尚一笑，揖道：“请问大师法号？”

不笑和尚道：“和尚名号不笑，这是两个小徒。”

当值和尚心中一怔：这和尚名号却怪，明明人已出了家，出了家之人，自然就不能谈孝了，不孝和尚，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却被他叫做称号，听上去让人心里极不舒服。

当值和尚把不笑和尚三人让至偏殿禅房。

当值和尚禀报方丈，然后再来，告知不笑和尚可以在这护国寺挂单，只要每三日众僧课业时去参与就可。

不笑和尚同金童银童就在护国寺住了下来。

月色如洗。

空中传一片梵音。

不笑和尚并无禅课，金童银童也不一心向佛，三人怠倦，就一齐上了床，躺下睡。

月色如水，却睡不着。

不笑和尚道：“你俩是跟过皇上的，说说皇上的那些事儿来给咱们听听。”

金童银童自然不能不说。

金童银童是在六、七岁时被选入宫的。

主事太监见这两个小童儿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又长得一模一样，就十分喜欢，留下他们二人陪他晚上睡。太监也是畸人，自然不能很是清闲。一日皇上烦闷，问主事太监晚上睡不好觉有什么办法，主事太监道：“皇上操心之事太多，自然没法好好睡觉。奴才最近从宫外得到一对童儿，颇能解人心意，就把他们献与皇上，好不好？”

皇上就让主事太监把童儿送入宫中。

皇上果然很喜欢。

皇上也很年轻，就让这金童银童陪侍一夜。第二天很快活，重重地赏赐了主事太监。

皇上也怕女人。

这是金童银童从皇宫里探知的秘密。

不笑和尚诧异道：“咦，这倒怪了，只知道皇上是一国之君，风流快活，宫中女人巴结他还来不及，他如何会怕女人？”

金童银童就给不笑和尚讲皇上。

皇上刚刚成人，他血气方刚，总想把这国家大事理好，把这一个大宋国治理得江山永固，世世太平。他励精图治，天天昼夜治理国事，每事躬亲，十分忙碌。

太后心疼皇上，为他选了妃子；国舅、皇亲也都孝敬皇上，为他选了淑嫔；太监们也孝敬皇上，为他推举了昭仪。这样一忙，皇上就有了十一个女人。

这十一个女人人人身体健康，个个本事不凡。

她们都想有一个儿子，如果她们生下了儿子，她们就可能成为娘娘，做这大宋国的国母。

她们必须为这件事努力。

皇宫内苑之中，为这一件事，许许多多的人从早到晚忙碌着。

太监、宦员、皇亲国戚们都盯着皇上。

他们等着皇上给她们所推荐的那一个女人带来麟趾祥瑞。

十一个女人都在忙，都在恭维皇上，皇上可就苦了。

女人都很健壮，也很年轻。

这一天晚上，皇上寝在储秀宫。

这本是正宫娘娘的宫殿，如今没有正宫娘娘，就被太后选中的淑妃住着，太后这晚在储秀宫中召皇上来，与皇上谈了一会儿话，就告辞而去，嘱咐他们好好安歇。

皇上也是儿子，自然不敢违背太后旨意。

他就与淑妃安歇了。

谁知到了半夜，皇上一个人竟然穿着内衣内裤，从储秀宫逃了出来。

他逃到了御书房。

金童银童忙为皇上弄茶，暖被。

皇上脸上犹有惊悸之色，他告诉金童银童，那个淑妃象一条蛇，入夜起始，就死死缠住他，不让他入睡。皇上对她说：我困，让我睡一觉好不好？淑妃就流泪：皇上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困，和我在一起就困，皇上是不是不喜欢我？皇上这时困倦之极，就十分恼怒，却又怕这女人一旦恼怒，会向太后哭泣诉说，让他再受太一场斥责。就说道，我并不是看不起你，要我看得起这么多女人，我也得有那精力，你是淑妃，自然照顾我一些。淑妃便又抱住皇上，说道：既然你还拿我做淑妃，你就该亲近我，离那些狐媚子女人远一些。你好好喜欢我，让我为你生下个皇儿子来，你那时要怎么样，随你。皇上又羞又怒，知道这些女人都鬼迷了心窍，都想生儿子。却不知要生儿子的只是她们，全然没有他这个皇上动此心思。没有他皇上用心，这儿子怎么会生得成？她们这些女人这一个千娇百媚，那一个玲珑乖巧，这一个偎偎依依，那一个拿嗔做态，全为的是这么一件事。

皇上心中恼怒，就背转过身去，他要睡觉，他还顾不上生儿子。

淑妃偏不依不饶，弄尽了女人的媚态，偏要他上心。皇上也是男人而且是年轻男人，自然就不能不动心。他便与淑妃亲近了一回，然后便倒头去睡，未等淑妃在甜甜美美地做儿子梦，他便鼾然睡去。到了半夜，淑妃却又醒了，便又依依偎偎，把皇上弄醒：你看，你看，天亮了。皇上看看窗子，没有白色，就又倒头去睡。皇上自顾睡，淑妃却情意渐浓，就一点点偎皇上，把他又弄醒了。皇上这一回大怒，吼道：你要不要我活？淑妃哀哀哭泣，跪在床上：皇上可怜我，给我一点皇上的骨血，好让我这一生有靠。说罢，淑妃竟抱住皇上，哀哀痛哭。皇上想想也没办法，起身下地，穿衣出宫，直奔这御书房而来。

金童银童当时见皇上眯眯怔怔，没睡醒的样儿，马上收拾床铺，让皇上睡了。皇上在睡梦之中还不老实，口中在吼喊：生儿子，生儿子，生好了儿子你们就该宰了我了，

我为什么那么傻，给你们生儿子？

不笑和尚嘿嘿冷笑，道：“看来做皇上也有不舒服的时候，外间人都说道皇上荒淫，宠你们这两个狗东西，却没有人知道，他这小子不想生儿子，不想让儿子早早弄去他的命。他宠你们这两个狗东西却也有道理，至少这一点可以放心，你们决不会生出一条蛇来夺他的皇位。”

金童银童脸色通红，却不敢还上一句。

天已经很晚了，不笑和尚冷冷道：“睡吧，明日还要早起。”

金童银童答应。

三人仍未睡，仍在想刚才那谈话。

不笑和尚突然向金童银童传音道：“殿外有人，房上也有人，好象有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武林高手。”

金童银童十分惊惧，吓得变了脸色，忙轻轻问：“师父，那.....那怎么办？”

不笑和尚道：“等着，看我宰了他们。”

不笑和尚屏息等待。

房上的人和殿前的人都近前来，一个人拨开门闩，三个人都进了屋内。

不笑和尚仍然屏息装睡，想等这三人走近，伺机出手。

三人都很小心，都站在门边，三人又分三边站立，并不站到一起去。三人又不靠向前来，只是默默站在那里。

不笑和尚能沉住气，金童银童却禁不住颤抖起来。

三人中间那人道：“不笑师父，为何不出寺去，把这两个僮儿的事做个了断？”

不笑和尚一纵而起，朗声道：“好，好，咱们就出寺去，做一个了断，又会怎么样？”

他呼唤金童银童，呼唤他二人紧随在他身边，然后随那三人走出护国寺。

月光如洗，这是一个圆圆明月夜。

不笑和尚大步当先，金童银童紧随其后，那三个人远远跟着，六个人走出护国寺侧门，来到山坳边的林子里。

林子里，也有好月光，照得这六个人清清爽爽。

这三个人中一个是老人，另两个是一对中年夫妇。

老人笑道：“久闻不笑师父大名，一向无缘拜会，今天老夫有缘，竟能同不笑师傅亲近，真是幸运了。”

不笑和尚冷冷道：“你说，你想同我打架？”

老人一笑道：“正是。”

中年男人道：“要想不打架也行，只要你起身走开，让我们把这金童银童带回宫中，交与太后就是了。”

金童尖声叫道：“你胡说，什么交与太后，你们只想把我们俩交给淑妃。”

中年人冷哼不语，看来也默认这事是事实。

银童道：“淑妃想杀我们，可皇上救了我们。皇上放我们出了宫，让我们自去逃命。你们听淑妃的话，杀了我们，就不怕皇上恼怒，要砍你们的头么？”

老人冷冷一笑道：“果然还只是个孩子。皇上也有密旨，要杀死你们二人的。”

金童嘶声叫道：“你胡说，你胡说！”

他已满面泪水。

银童也流了泪，他嘶声喊道：“皇上对我们好，皇上对我们好。皇上一定要救我们，皇上已经救了我们一次了。他一定还会救我们！”

金童道：“皇上说，他做几年皇上，就没人能杀死我们。除非他不做皇上了，除非他死了……”

“胡说！你敢咒皇上？！”中年人冷声喝道。

不笑和尚冷冷道：“皇上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捧着皇上的屁话当令箭，我却没把他

放在眼里。”

老人轻轻哼了一声道：“好骨气，但愿你不后悔！”

不笑和尚语声硬朗：“我为什么要后悔？我从来就不后悔。”

老人道：“好！”

老人慢慢走上前来。

他看着金童银童，突然浩然一叹。

就是魔鬼要杀这两个伶俐的孩子，也会叹息，不忍下手。

老人道：“你们可以跟我们回去，我可以担保不让你们被淑妃弄走，让你们直接见到皇上。”

金童流泪：“你告诉我，皇上要杀我们么？”

老人点点头。

银童恨恨道：“皇上为什么要杀我们？你说，皇上为什么要杀我们？”

老人知道这原因，那一对中年夫妻也明白这原因，但他们不能说。

不笑和尚道：“你们知道这个皇上，知道得太多了。”

不笑和尚一叹。

知道得太多了，就必须死。

俩人道：“皇上提起你们，心中好生踌躇，他先是让我下手杀你们，后来又让我带回去，又说杀了算了，最后让我便宜行事。我想，皇上心存仁慈，也不想杀死你们。不如你们随我一起回去，进宫之后，净身做了太监，这一生一世侍候皇上，皇上没了忧虑，可能就待你们更好……”

不笑和尚冷冷道：“好啊好主意。可不知你做不做太监？”

老人道：“我又不是皇上的宠人，我怎么去做太监？”

不笑和尚道：“你争啊，象那些淑妃什么的，争皇上的宠，就可以做太监了。”

老人向后退了一步，同那中年夫妻对望一眼。果然太后所料不差，这金童银童口也不严，在江湖上编派皇上的话儿，传出去一定有碍皇上的威严，不如依太后懿旨，将这两个童儿杀死算了。

这一望即是动手讯号。

老人倏地出手，击向不笑和尚。

一对中年夫妻双双抢向金童银童。

三个人动作极快，不容不笑和尚寻思，已然分别出手。

不笑和尚只好去接这老人的乾元掌。他虽然对这老人不甚畏惧，却怕那一对中年夫妻去杀金童银童，就疾忙向老人出手，虎虎打去几拳，就又冲向那一对中年夫妻。

但和尚晚了，那一对中年夫妻已经将金童银童抓在手里，身子向后疾退。

不笑和尚大怒，一声怒吼，人又冲向这老人。

他的罗汉伏虎拳极有神通，打来呼呼风响，那老人看来对不笑和尚也甚是畏惧，只是以乾元掌与他周旋，却并不靠上来死拚。

那中年男人道：“周老爷子，我们带这两个童儿走了，好不好？”

这老头子口中不言，心里却恨恨骂道：王八蛋，我在这里苦苦撑持，你们二人却不来助我，要带那两个小杂种走开，想去领功么？没这么容易。明知道我与这和尚斗下去，势将不敌，却偏偏这两个混蛋不来帮我。老头子明白，一旦那两人带金童银童走开，势必这不笑和尚会同他拼命，他何必同这个和尚拼命？

老头子吼道：“杀死那两个小杂种，这是圣旨，听见了没有？”

那两个人本想把这金童银童带回去邀功，把他们交与淑妃，也好领赏，却听得这周养心拼命一吼，告诉他们杀人，还说这是圣旨。他们二人心中不愿，但又不敢忤旨，就站住了。

二人都拎住金童银童，口中又着实问了一句：“老爷子，你说圣旨要杀这两个童儿？”

周养心正被不笑和尚逼得很紧，就一吼道：“对，对！杀，杀！”

这一对夫妻倒也听话，一听周养心吼杀，马上都举起掌来，要向金童银童头上拍落。

不笑和尚见情心急，急急向周养心打上几拳，忙向金童银童身边奔去。但周养心不容他进身，叭地一掌击向他胸肋处，迫得他只好又疾忙身退。

眼见金童银童命将不保。

这时，只听得有人喝斥道：“别动！”

手拎金童银童的一对夫妻顿时觉出身后多了一人。这两个女人都手持利刃，利刃刺向他与她的后背大椎穴，让他们动也不敢动。

这一只手就停在空中。

女人的声音冰冷：“放下他们！”

只好放下金童与银童。

周养心和笑和尚见出此异状，也十分惊异，便罢手，不再斗下去，两人都向后退去。

两个女人见金童银童无恙，便让他们走过去，站在她们身后。她们这才慢慢收回兵刃冷冷地站在这一对夫妻对面。

周养心一叹道：“不知两位姑娘要做什么？这两个童儿是皇上要的，姑娘何必费此心思？”

那个穿一身翠色衣衫的姑娘一笑道：“老爷子是乾元掌周养心周老爷子吧？你以为拿出皇上就会吓住我们？告诉你，如果你们再动一点儿心思去动这金童银童，我可不会饶你。”

周养心轻轻一哼，显然并不以为然。

周养心三人走了。

只剩下了翠色衣衫、黄色衣衫的姑娘与不笑和尚、金童银童了。

不笑和尚一揖道：“多谢姑娘，不知姑娘叫什么名字？”

翠衫姑娘一笑道：“我叫翠鸟，她是黄鹂。”

两个童儿象孩子，依偎在两个女孩儿身边。

翠鸟笑道：“不笑大师小心了，今后他们可能不会放过你们。”

不笑和尚冷冷道：“下次如果他们再来，和尚可没有今天这么客气了。”

几个人就分手，告别，各自上路了。

第十一章 柔情不能已

这是阴风婆婆的密室。

都知道武林中的阴风婆婆是一个喜怒随心好恶率性的江湖奇人，也有人知道这个阴风婆婆是一个美人，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天天在想什么，不知道她有一段令人伤心凄恻的故事。

密室在山洞之下。

她缓缓拄着拐杖，走下山洞，开启秘门，走入密室。

密室内四周都是玉石明镜一般的石壁，石壁光可鉴人，正中间有一块泉水，水平如镜，在水面上悬挂着一盏珠灯，灯碗之中置放着几颗明珠，明珠熠熠照人，给这山洞之中的密室添几分神秘气氛。

这时恰恰是上午时分。

她总是在白天入这山洞，走入走这密室内的。

她慢慢走向泉水。

她在泉水边站住了。

她是不是不敢看泉水，不敢看她那鹤皮鸡颜的枯老面颜？她为什么不敢睁开双眼，

她是不是一直闭着双眼，直走到了这泉水边？

她轻轻抽下发簪，让头发披散在肩头。她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但已经花白。她又用力去抓她的脸。

她为什么要去抓她的脸，她是恨她这一副枯老容颜么？

她竟从脸上扯下一张面皮来。

她把那张面皮放在袖筒里。

她慢慢坐在泉水边，她缓缓睁开了双眼。

从泉水之中，她又看到了她的面容，她有一副极美的容貌。

她轻轻地拂着头发，她沉醉地看着她的颜面。她喃喃自语：“为什么你要走？为什么你要到那鬼一样的地方去？我长得不好看么？真的不好看？”

她喃喃自语，她的目光痴迷，她轻轻地啜泣，让她的泪水一点点落在泉水里。

她从那一天起，就不断地用她的泪水滴向这泉水之中，让泉中贮满她的泪水，泉水不干，是因为贮满了她伤情的泪水。

她在白天很少咳嗽，在她不咳嗽的时候，她最爱一个男人。她在晚上很少有不咳嗽的时候，她咳嗽的时候，她最恨这个男人。

她白天在这密室内，一天天想着那个男人。

她喃喃自语，她向那个男人喃喃的说着她的心里话。

我想你，有时候想的没心没肝的，我看不见柳树绽芽苞儿，看不见春天绿了堤岸，看不见世上的男人女人，看不见一切事儿，所有的人都离我很远，因为想你，所有的一切都有了梦，都变得没一丁点儿真实。

你是不是笑吟吟地告诉过我，你可以治好我的病？你是不是告诉我，如果治不好我的病，你宁愿躺到棺材里，天天在那里睡觉？棺材里头有什么好？你不是天天吹嘘说你有三不医么？别人能医好的病不医；不是急难绝症不医；不做坏事恶事的人不医，说这

是为了我。难道我这一生只做过坏事么？你这个混蛋啊，混蛋.....

她一边诉说着，一边向泉水中看她自己的面容，她长得确实很漂亮，她也极诱人，但那个男人为什么宁可做鬼去也不愿同她在一起？他为什么要住进那棺材里去？他不知道那棺材里又湿又潮住长了能让人发疯么？他为了练那“鬼手鬼脚”，竟然什么也不要了，早晚有一天，要叫他明白，他那“鬼手鬼脚”并不是十分高明的功夫，她只要轻轻一出手，他那鬼手鬼脚就无处可放了。

她象对自己喃喃自语，又象是对一个愿听自己倾吐的情人一吐衷肠。她在慢慢诉说，象是第一回，又象是最后一回，娓娓地倾吐，一句句诉说，她忘了这密室之中只有她自己么？她忘了她只是一个人在喁喁私语么？

天已经很晚了，外面的太阳已经落山了。

她不知道天色已晚，但她的身体知道，她已经又一声一声咳嗽起来，她咳嗽得一声比一声紧，一声比一声厉害。

咳过了之后她又喘，喘息的时间很长，然后又咳嗽。

她从怀里抓出来那张面皮，很小心地把它贴在脸上，又闭上双眼，慢慢地走出密室。

她来到了山洞之中。

山洞里，还有一处囚室。

囚室很窄，是分成几个小小房间的。

她向囚室里看，看那几个人还在不在。

当然还在，她们都还在，她们是五个女人，五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她们都蜷缩在角落里，她们是不是已经倦了，一个个在昏睡？

听到了她的脚步声，那些蜷缩在屋角的女人动作很快，一个个都静静爬起来，来到囚室栏栅边，坐好。

她们都满面笑容，刚刚沐浴好似的，一个个头发也梳得极平整，衣衫虽脏但也用心

打扮过了，她们一个个都满脸带笑。

她们那神色，是在向阴风婆婆挑战。

阴风婆婆嘿嘿冷笑。

她——看上去，那个鼻高眼深的女人叫莲花，这个小巧可人的女人叫宁馨儿，那个有些胖的女孩叫颦儿，另外两个女人的名字也都极怪，嫣红，红菱。

这五个女人曾经是那个河洛大豪钟子楚的妻子，被那个负心人一席之间就将她们赢了去。

最可恨的是，他在赢来这五个女人的途中，与她们在一间客房里拥被同欢。

他不娶她，却同另外的女人在一起，这让她牙关紧咬。他还那么情意绵绵地送这五个女人，同她们依依不舍地分手，告别，那样子真让她气炸了肺。情人之间的生离死别似的，他那情意决不是装出来的，她心里就是那么想的，他那样子颇有些知心情郎的样子呢。

她就在他与她们分手之后，把这五个女人一齐弄来，关在她的山洞里。

她决心好好折磨她们，让她们吃点苦头。

阴风婆婆冷笑道：“你们五个人这回可好了，想不想你们那情郎哥哥呀，那个鬼浩明，怎么没让你们这五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去住那棺材啊？”

宁馨儿笑得象一朵花：“我想跟他去了，他说他要把那儿好好弄一弄，把那儿弄明白了。弄出几口空棺材来，好让咱们五个女人一齐去和他躺着。”

颦儿也微微一笑道：“阴风婆婆，你说，那一口棺材中，可以躺两个人对不对？我要和浩明躺在一口棺材里，让他好好搂着我。你说那好不好？他做他的医鬼，我却做他的鬼婆子，你看这样好不好？”

颦儿脸上的笑很天真，那是女人在盼望，很想往时的天真。

阴风婆婆不动声色，嘿嘿冷笑。

“你们这些骚货，同那个鬼似的浩明在不在一起，与我有什么相干？你们自家情愿做鬼，谁又管得了你们？”

莲花却一叹：“阴风婆婆，就凭你这一副嘴脸，如果爱上一个男人，你说会不会把一个男人吓跑？”

阴风婆婆冷冷望她一眼，却不回答，她心如刀绞，不知说什么好。浩明，浩明，你离开我，是因为你嫌我相貌丑陋了么？你在这五个女人面前吐了真情，那也不奇怪，你喜欢这五个女人，这五个女人都很美，尤其是这个宁馨儿，让我见了也心生怜爱之意，何况你一个血性男人？还有这个颦儿，一定是一个温顺乖巧的可人儿，哪里象我这样子，动不动就生气，就发火，哪还有一点讨人喜欢的样儿？浩明，浩明，你就为这个离开了我么？

宁馨儿又笑道：“阴风婆婆，你不必嫉妒我们啊，你随便找上一个男人，只要你喜欢他，跟他去，下刀山，跳火海也好，何况是住棺材？那样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如意郎君的。你说对不对？”

宁馨儿不说了，颦儿、莲花也不笑了，她们看到了阴风婆婆的眼泪。

她们恨阴风婆婆，恨她竟然以这副容颜还想有男人来爱，她们隐隐约约觉得阴风婆婆爱上的人一定是医鬼浩明。她爱浩明不要紧，浩明也爱她么？如果浩明心中的那个女人是她，他与她为什么不走在一起？浩明虽是鬼，但也是一个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鬼，这个鬼婆婆怎么能同浩明匹配？何况她一心痴想，只不过是她一个人的空自心思罢了。浩明决不会爱上她这么一个丑八怪的。她们又在心中隐隐不安，万一浩明就为了这个丑陋的阴风婆婆，不理睬她们五个女人，她们心中更是百倍委屈了，她们五个女人虽说不能占尽天下女人的风流，却也是一心一意想把情意献与浩明的，他推辞不受，就为了这个鸡皮鹤颜的阴风婆婆？

她们由此更恨这个阴风婆婆。

阴风婆婆任泪水长流。

宁馨儿的话刺伤了她。

宁馨儿的话说得对，如果她喜欢浩明，就是他住在棺材里又有何妨？她为什么不能去棺材里找他，和他一起挤在棺材里？他和她就是挤在棺材里，心里也会很甜蜜的。她只要在他身边，就一定会快活。她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为什么让宁馨儿想到了这一点？她们都比她年轻，她们也许都比她漂亮，她们如果去棺材内守着医鬼浩明，怕不马上把他的心都溶化了么？她们都去守着浩明，浩明决不会再想起她来，她已经老了，老得不能再老了，浩明不会再喜欢她了。

阴风婆婆道：“好，如果你喜欢，我就让你们住在棺材里，明天我就把这件事办好。我弄来几副棺材让你们住……”

宁馨儿、莲花、颦儿都愣了，她们再也不言语了。她们怕住棺材，她们从来也没想到要同浩明一起住在阴森森的棺材里。如果他们情愿那么做，她们当时就会对浩明说，她们就会央求浩明，带她们回去，让他们同浩明在一起。

其实，宁馨儿她们忘了，并不是浩明住棺材这件事让她们离开了浩明。她们离开浩明，是因为浩明心中有一个女人。

他心中有了女人，她们就无法进入他的心里。

为了这个，她们才与医鬼浩明分手。

但她们不愿说，尤其是不愿对这个蛮横无比的阴风婆婆说。

阴风婆婆嘿嘿冷笑着，冷笑中夹杂着气愤与伤心，她转身匆匆离去。

囚室内，仍下了这五个女人。

她们一见阴风婆婆走了，都不作声，一个个慢慢坐下，又都没了精神和兴头儿。

她们很累。

嫣红怯怯地问：“她会叫我们住棺材么？”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她怕，一想到

她会住在棺材里，她就怕得要死。

宁馨儿懒懒地说道：“为什么不？她可是恨死我们了。”

另外三个女人都没出声，她们明白宁馨儿说得对，女人的爱比什么都炽热，由爱而生成的恨比什么都可怕。

颦儿突然闷闷道：“睡棺材有什么不好？我就想睡棺材。如果阴风婆婆弄来一口棺材，我就先去睡。”

宁馨儿脸色一红，颦儿也不吱声了，她们都想起了一个男人。

如果有人爱你，就同他一起睡在棺材里，是不是也很甜蜜？

第十二章 一口棺材谁来睡？

囚室之夜极为漫长。

女人们在一起，这夜又分外难熬。

如果几个女人刚刚凑在一起，那就会说呀唠啊叽叽喳喳闹上一夜。但她们并不是头一回凑在一起，她们已经熟了，熟极了，熟得甚至知道她的另一半世界，她与另一个男人的世界，这时，她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何况，她们把劲头都用来对付那个阴风婆婆了。

她们是女人，是一群没了男人的女人。

女人一旦有了男人，就成为了女人。但如果一眨眼失去了男人，女人就会懒散，失意，甚至堕落。

她们没有男人，没有一个男人心中有她们，她们也没有一个心中的男人。

她们与阴风婆婆苦苦斗嘴，说不定她们在嘴里说来争去的那一个男人根本就不是

她们的男人。

她们心里很明白。

夜过去了，一夜难熬。

从山洞外面传来了响声，有人把门打开，从外面抬进来一件很大的东西。

四个人抬着，慢慢关照着走入山洞。看来这东西极重，很沉，抬它的人都累得呼哧呼哧喘。四个人把这一口棺材抬进来，放在这囚室门口，然后一声也不吭，转身走了出去。

五个女人都看着这口棺材，心中凜然，生出惧意。

阴风婆婆真的为她们抬来了一口棺材，这一口棺材抬进来，要她们谁来睡？

她们这才想到，躺在这么一口黑乎乎的棺材里面，并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

阴风婆婆悄悄地进来了，她象一个幽灵，站在棺材旁边。

她的声音很轻，象鬼在耳语：“你们是不是想尝一尝躺在棺材里什么滋味？”

她的声音很冷，象从幽冥世界里飘上来的一场梦境一般。

红菱突然尖厉一吼：“不，不！我不睡棺材，我不睡棺材，你睡这棺材好了，你自己去睡好了！”

其余的四个女人都默不作声。

她们不明白阴风婆婆弄这一口棺材来做什么，是要她们其中的一个人去试一试睡棺材的味道，还是要她们一个个躺进去睡？

她们一想到躺在这说不定已经躺过死人的棺材里，心里就滑腻腻、脏兮兮地恶心，恨不能马上呕吐起来。别说是躺下去，就只要想一想那里躺过一个死人，那死人动也不动，慢慢变成一具骷髅，就让人受不了。

颦儿声音发颤：“阴风婆婆，你是不是要我们都.....都躺在这口棺材里？”

阴风婆婆冷笑道：“好，还是你聪明，既然你们都喜欢他，都觉得要跟他在一起还

不错，为什么你们不试一试躺在这棺材里的滋味？要知道，他这几年.....可是躺在棺材里睡觉的.....”

阴风婆婆说到最后，也哆嗦了一下，才勉强把这一句话讲完。她是不是想到了医鬼浩明独一个人，凄风苦雨的时候，一个人默默躺在荒郊野外的坟地里，躺在一具棺材之中，风雨雷电之时，他那凄苦与孤独，比什么都可怕？

嫣红猛然起身，抓住那栏杆，吼道：“不，不！我不睡那棺材，我不睡那棺材！除非你杀了我.....”

她吼声尖厉，恐惧使她声音变调，几乎没了女人的声气。吼完这话，她就呜呜咽咽哭起来了。

嫣红是不是怕自己躺在那棺材中，会被活活吓疯？

阴风婆婆在笑，她的声音很怪，也很满足：“好，好！再让你们这些狐媚子勾引他，再让你们勾引他？！”

红菱道：“我们没勾引他！我们没勾引他！”

嫣红急忙道：“你为什么不相信，那一天晚上，我们去找他，但他没有.....”

“胡说！别把他说成圣人！？你们五个女人和他躺在一个被窝里。我.....我看见了.....”

叭——，阴风婆婆一掌打在棺材盖上，嘭地一声炸响。

她看见了，她确实看见了，她看见了五个女人象蛇，象藤一样牵绕在他身边。

她看见了这一幕。

自然会有另一番旖旎景象，只不过那是她看见以前或以后的事儿了。五个女人既然可以依偎在他的身前背后，他们还会做什么？这是五个丰若有肌，柔若无骨的女人哪。别说是医鬼浩明，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在那时刻，又能做什么？

她恨死了这五个女人，更恨死了那个医鬼浩明。

阴风婆婆冷冷一笑道：“我看见的，又用不到你们多讲。”

五个女人都噤声了，她们明白，要让这个顽固的、痴心的阴风婆婆相信她们的话那是痴心妄想。

阴风婆婆道：“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你们五个一个一个地来这棺材里躺着，我先点住你们的穴道，让你动也动不得。然后我再把这洞里的灯好好弄一弄，让它象鬼火磷一样的，那样就更象坟墓了，对不对？然后我要把其余四个人的哑穴点过，让你躺在这棺材里喊也没人应，唤也没人答。那时你怕不怕？夜里说不定就真会来那么一两个小鬼，青面獠牙的小鬼，冲你们呲牙一乐……”

红菱尖叫起来。

五个女人中，有三个人颤抖起来了，她们怕，确定是极怕这鬼气森森的棺材。

宁馨儿突然笑了：“阴风婆婆，不知你这棺材里睡没睡过死人？”

阴风婆婆正讲得快活，就不由一愣，问道：“当然睡过，你想干什么？”

宁馨儿道：“睡过死人的好。我听医鬼浩明说过，他常常睡在死人棺材里。他睡的那地方不知道干燥不干燥，他是不是把死人骨头往旁边一仍，倒头便睡？我一想他那睡法挺好，我也想试一试。”

宁馨儿讲话，脸上还有笑意，那副神态，象是在讲一张逍遥床，十分向往。

阴风婆婆愣了，她没想到宁馨儿会这么说，没想到宁馨儿会这么想。

阴风婆婆本想用这一口棺材来吓吓这五个女人，要看她们那吓得要死的样儿，也让她好出一口恶气。谁知道偏偏有这么一个宁馨儿不听邪，竟当面说她可以睡这棺材。这让阴风婆婆又气又妒。她气的是，宁馨儿如果能睡这棺材之中，岂不是她好好做成的恶事反而被宁馨儿搅了？她想看这五个女人面色苍白，想看这五个女人怕得要死，偏偏有一个人不怕，也不面色苍白，这时你又有什么办法？她妒的是，宁馨儿肯睡棺材，这不啻在她耳边炸响一个惊雷。她为什么肯睡棺材？她为什么还要问一问睡没睡过死人？

她是不是从心底里爱上了医鬼浩明，不然怎么一个好好的俊俏的女人，却偏偏要睡那一口棺材？阴风婆婆心也扑扑跳，宁馨儿肯为医鬼浩明睡棺材，她是不是比阴风婆婆更喜欢浩明？她是不是肯为了浩明做一切事儿？她肯这么做，岂不是比她阴风婆婆更爱浩明了？阴风婆婆从来就不认为世上会有一个人比她更爱浩明。

她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心灰意冷，顿时如置身于万丈冰渊之中，口中喃喃道：“好，好，你愿意睡棺材里？好，好……”

她再也无争意之心，她觉得活在世上没什么意思了，她心如死灰。

宁馨儿见她那呆呆木木的样子，知道这一次确实打中了她的心事，就心中暗惊，既喜又怕，喜的是能抓住阴风婆婆的心事，就不愁事无可为；怕的是一旦这阴风婆婆叫真，会真让她躺在棺材里。她怕躺在棺材里，她怕躺在那具躺过死人的棺材里，她这一生最喜清洁，如果躺在棺材里，她宁肯死。

但她明白她不能说她不愿意躺在棺材里，如果她那样说，这个刁蛮的阴风婆婆会哈哈大笑，封住她的穴道，把她丢在棺材里。

阴风婆婆心里明白，这个宁馨儿比她更喜欢那个医鬼浩明。这么说他又有一个新人了？这么说他不久就可以走出那坟墓，不再睡在棺材里了？他什么时候见到这个宁馨儿，他就会什么时候走出坟墓。她喜欢浩明，比阴风婆婆更喜欢他……

阴风婆婆忽然想：既然他已移情别恋，她又何必对他那么痴情？她可以杀死这五个女人，世上并不是总有女人肯为她睡棺材里的。

她马上劈开锁，冲进囚室，把宁馨儿一拎，象拎鸡一样把她拎到棺材边。

她的声音又悲哀又疯狂：“你喜欢她么？我让你喜欢，我把她杀了，把她的尸体送给你，你天天夜里搂着，好不好？”

她左手一举，想一掌劈死宁馨儿。

宁馨儿心知要糟，囚室内四个女人也一齐惊叫起来。

阴风婆婆手掌一落，她马上就会死去。

宁馨儿不想死。

她只好道出真情。

她拼命喊：“我不要睡棺材，我怕，我决不睡在棺材里！”

阴风婆婆的手停住了，她听到了宁馨儿的喊声。她愣怔了一会儿，问：“你真的不愿意睡棺材？”

“不愿意。”

“你喜欢不喜欢医鬼浩明？”

“喜欢，我们五个女人都喜欢他……”

阴风婆婆的手一紧。

宁馨儿忙又说道：“可他不喜欢我们。他那一夜让我们都坐在他的被子里，他给我们说他的故事。他说他爱一个女人……”

宁馨儿边说边看阴风婆婆，阴风婆婆的脸上没表情，不知她是喜是怒，宁馨儿只好小心翼翼说下去。她不敢说爱一个姑娘，虽然当时医鬼浩明是说一个姑娘的。但宁馨儿心中忖量，也许医鬼浩明爱的并不是这个鸡皮鹤颜的疯老婆子，她要是说错了，老婆子一掌拍下，她的命就没了，实在开不得玩笑。

“他说他爱一个女人，他这辈子不会再爱别的女人……”

阴风婆婆心一震，松开了手宁馨儿坐在了地上。

阴风婆婆心中一喜，真的，这个医鬼，这个鬼……鬼……东西，他就是这么说的么？看来象是不假。如果不是那样，他也决不会把这五个天仙一样的女人打发走，这五个女人要跟他，五个女人是他同河洛大豪钟子楚打赌赢来的，他不放她们去，她们就会服侍他一辈子。有了这五个女人，他何必再去住那棺材？看来他不为这五个女人的美色所动，他仍然一心想着她。

阴风婆婆顿时满面泪水，她喃喃自语：“你，你，你.....这是何苦？”

宁馨儿喘了一口气。

女人永远也不明白女人。如果她们明白这个阴风婆婆的心思，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们与浩明的那一夜畅谈，阴风婆婆心中的愁郁怕不马上就解开？她们不愿，因为她们以为这一个鹤颜鸡皮的老嫗去爱那威风凛凛的医鬼浩明，浩明也太亏了些，何况她们又心中暗生醋意，她们那一夜的自荐枕席被浩明推辞了。不管推却的方式多婉转，不管你的话语多暖人，你拒绝了女人，女人心里不会没介蒂。

她们吃阴风婆婆的醋。就凭你这一副模样，也想让浩明喜欢你？

就这样，阴风婆婆让她们受了不少苦，同时也自寻了许多苦恼。

五个女人见到了阴风婆婆在笑。

她笑得很快活。

她们突然明白了，这个女人一定是戴了面罩的，否则她一笑，脸上绝不会这样木然没有什么表情。

“你说，他那晚上根本不想同你们缠绵？”

宁馨儿点点头。

阴风婆婆叹道：“浩明，浩明，好一个浩明.....”

她话语颤抖，显见内心中是激动万分。

五个女人明白了。她们明白，浩明喜欢的那个人就是阴风婆婆。

宁馨儿突然一笑：“阴风婆婆，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到你的真面目？”

阴风婆婆冷冷道：“什么真面目，我就长得这个样子.....”

她言语之中没了嫉妒，却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踞傲。女人不甘寂寞，女人决不会不让别人赞叹她的容貌，尤其是在她认可的漂亮女人面前，她一定不会默默示弱的。宁馨儿、莲花、颦儿是女人，而且都是经过风浪的女人，她们当然明白这个。

她们在等，只是默默瞅着阴风婆婆，在等。她们明白，这个阴风婆婆一定是一个年轻女人，说不定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阴风婆婆轻轻揭下面皮。

五个女人都有所准备，但她们还是不约而同地赞叹了一声，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美人，是她们五个女人谁也替代不了的美人。和这个美人相比，宁馨儿太艳丽了些，莲花太清秀了一点儿，颦儿太胖了一些，红菱，嫣红就更没有这女人的气度。

这是一个极成熟的女人，一个成熟得让人不敢接近的威严的女人。

她的脸色苍白，她肌肤上象是没有一丝儿血色，她乌发蓬松，一举一动都仪态万方。哪里还有那个蛮横无理的阴风婆婆，分明是一个富贵雍容的美人。

宁馨儿颤声道：“我明白他为什么那夜……”

女人一笑，是傲睨一切的笑。

“我叫媚娘。”

她轻轻说道，她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变得很好听，象清清溪泉，很脆也很响，极是动听。

媚娘，好一个名字。

五个女人不讲话了，面对这么一个美人，她们无话可说。

外面是白日，白日的山洞有些稀微日光。

媚娘启唇轻笑：“其实，我也想……他不会……”

五个女人先是恨她，如今呢？是嫉，是羡，是爱，是仇？

谁也说不清。

媚娘笑道：“宁馨儿，你的话很有道理。我当初为什么没想到这个？我只要跟他去，他躺在棺材里可以睡觉，我为什么就不行？我把这一口棺材抬进来，是想同你们比一比，看谁能为他睡在这棺材里……”

她说出了她的心思。

女人心嫉，她想要同这五个女人比试的是，为了医鬼浩明，看谁可以睡在这棺材里。

当然没人敢同她比。

媚娘向宁馨儿笑道：“你很有勇气，为什么不也来试一试？”

宁馨儿摇摇头：“我怕……”

“怕？有什么可怕？只要你真心爱上一个人，世上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你害怕。”

媚娘稳稳坐下，她对五个人道：“我夜里总是咳嗽，只好白天睡。现在，我要睡了，你们千万别吵我。”

她真的缓缓躺下，人躺在棺材里。

山洞内无声，囚室间无声。

宁馨儿垂着头，轻轻走回她的囚室内。

她们明白，这个人是医鬼浩明的女人，生时是，死时亦是。

媚娘躺在棺材内，以手叩棺，轻轻一叹：“浩明，浩明，棺材内也不那么好，也不能让人断了尘念……”

言罢，媚娘竟心平气和，悠然入梦。

第十三章 凤凰令

武林太寂寞了。

几十年来，因为有了天下第一高手郢亦天，因为天下第一高手郢亦天淡泊自守，武林中就少了许多争执与厮杀。

江湖上少流血。

这本来是好事。

但练武之人，求的是一拳一脚，讲的是一刀一剑，生杀往还，快意恩仇。如今有了郜亦天，江湖无风波，门派无伐挞，这日子也太平静了。

男儿血热，总盼江湖多些事端，好让他们有用武之地。

但有郜亦天在，江湖上绝没有什么大事。

近日江湖，却颇不平静起来。

先是有几个女人，往来出没于几家豪绅大户，先后杀了河洛大豪钟子楚、山东豪绅乐平、淮阳大户褚明镜。钟子楚被挂在树梢之上，身体被割成惨状，却吊了一块牌牌，上写着几个大字：妻多妾多，狼多肉少。也说不清为什么写上这么几个字。乐平被放在祖宗供龕上，脖子上吊着一块牌子，上写着四个大字：为淫者戒。褚明镜是被女人丝帕缠在身上，勒系而死的。他身边没留下什么戒语惩句，但他男人根蒂也被割掉，成了太监。

风传这一群人都是女人，她们的头儿叫凤凰。

凤凰是男人，是女人？没人知道。

江湖人言汹汹，据传这一群女人还有凤凰令，说是凤凰令所至之处，人人必须依令而行，否则必死。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这天，郜府门前来了一个客人。

这人风流倜傥，一身皆白，连脚上的鞋子的系带也是洁白的，他飘飘摇摇来到郜府门口，看着郜府门上的那匾额，笑了一笑，说道：“俯首云岳，看来这也只能是鹰是鹤了。鹰鹤虽高翔，却不能远志。这话不妥，不妥。”

郜府门口无家人，也没有一个守护之人，甚至连他轻轻游入院内，也没有人前来阻他。他虽是多见世面，也颇风闻这郜府主人郜亦天极为难见，却想不到这偌大郜府，竟

连一个守门之人也没有。他想慢慢踱步进去，想拦住一个匆匆来去的郃府家人，但那些人都看他一眼，话也不说，就匆匆自顾做事去了。

这让他好不气闷。

他自己来到郃府的待客大厅上。

没人揖客；他就自己落坐，看看茶杯，无茶，无水。

“来茶！”

他喊了一声。

竟然有一个丫头进来，为他斟满了茶，又悄然退去。

他暗暗称奇，知道这郃府实在不凡，就又喊了一声：“客人来了，主人为什么还不出来？”

他眼前一花，就站了一个人。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精明汉子。

汉子道：“我叫郃明。”

他只说他叫郃明，郃明是谁，他再也一字不讲，似乎天下人都知道这部亦天，知道这部府，也应当知道这个郃明似的。

年轻公子诧异地看他。

年轻公子亦傲然道：“我叫白羽。”

汉子一笑：“杀人不见血，夺命不沾尘的天上公子白羽？”

白羽一笑：“正是。”

白羽当然比郃明有名，郃明知道白羽的名字，不足为怪。

郃明道：“不知天上公子怎么有幸到郃府一游？”

白羽笑道：“有要事，想见郃大侠。”

郃明一笑：“不知这要事可不可以让在下先听？”

白羽摇了摇头。

郤明道：“好，请公子稍候，我去禀报。”

郤明刚要转身，就又站住了。

他停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道：“主人有请。”

白羽心中诧异，莫非郤亦天就在隔壁？莫非他已经知道白羽进了府门？不然他怎么会知道郤明要禀报白羽求见？再不然就是郤明故弄玄虚，让他吃惊。

白羽随郤明来到一间屋外。

郤明道：“主人在内，白公子自进去吧，郤明不陪。”

说罢，郤明一揖，转身而去。

白羽进了屋子。

他吃了一惊。

他想不到郤府中会有这种屋子。

这屋子如果在荒山野间，自然不足为怪，但在这天下武林第一家的郤府之内，便足以让人吃惊不止了。屋内空徒四壁，四壁空空，既无床帐，也无屏风；屋内空空，既无桌椅也无条凳：屋内空空，竟然连一件可用的器具也没有。墙上挂几个口袋；也都是灰尘积垢，灰伧伧的，看上去有三五年没人动过。眼前有一个人，端然坐在地上，一双眼盯着他瞧。这一双眼平淡无光，没一点神采。

难道这人就是威震武林的天下第一高手郤亦天？难道就是这个平淡无奇的人在峨嵋金顶上大败秃鹰郅远，逼不死神仙云鹏自断筋脉，从而使武林天下平静十年？

白羽颇为踌躇，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动也不动的人是不是郤亦天，他不知道该对这人说什么。

幸好郤亦天先说话了。

“你是白羽？”

白羽点点头。

郢亦天就是郢亦天，他称呼江湖上的一切人都可以直呼其名，而不用叫那些罗嗦，那些罗嗦是江湖人用的，郢亦天根本不屑理会那些。

“什么事？”

白羽明白，眼前这个平凡的老人就是武林中人人畏惧敬重的郢亦天。

白羽想：我以为见到了他，要狠下一顿说词，看来这想法也十分可笑。你看这个人居然稳稳地坐在这间屋内，便知道此人的确莫测高深。你有什么话，只须告诉他即可，他决不会要你替他行动，也决不会要你为他出主意。

白羽道：“近日江湖上出了一个新的秘密门派。这门派不知何名字，只知道是由一群女人组成。她们用一柄薄薄的小刀，这刀名为女儿刀。其刀刃薄，薄削如纸，一入人身体，疾忙收回，杀人不见血。现今她们已杀了许多人，这些人多是天下豪绅公子，风流人士，杀死的人肢体残缺，惨不忍睹。我曾在凤园与会，在那次会上，有女人来劝我买凤园的东西或把东西卖与凤园，事先打造一张金帖子送我，上面写一行字，字也是压印而成：凤园有你想买的想卖的东西你来不来？我去了，一个叫鸚鵡的女人接待了我。她极力诱我劝我，要我做她们的买卖，我看她们行动鬼祟，不类常人，就严辞拒绝了她们，匆匆走出。我怀疑她们与这秘密门派有关。我后来探听了一下，那天她们一共请了七个人……”

郢亦天声音平静：“八个。只去了七个人，第八个是我。我没有去。”

白羽愕然。她们连天下第一高手郢亦天也请了，显然那一次凤园之会决非寻常。

白羽暗自后悔，他那一天只要沉住气，抵得住那个叫鸚鵡的女人的诱惑，或许就知道她们究竟想做什么了。

白羽这一下怔问，不知道郢亦天盯着自己，等自己讲话，便又说道：“本来此事不该麻烦郢大侠，但这一回又有些不同了，因为我接到了‘凤凰令’……”

郜亦天也哦了一声，他也感到意外。

白羽从怀中掏出一支令来。

这是一枚铁胆样的东西，似扁似圆，摸在手中，滑腻异常。颜色象是宝石，又极象玛瑙，色成暗红，又有些微紫光。特别奇异的是这凤凰令之内隐隐有一凤凰之形，那凤凰形态生动，引颈而鸣，振翼飞翔，一副高雅之态。

这的确是一块奇石。

就是广博如郜亦天，也不明白这块奇石如何产生，不明白如何把那栩栩如生的凤凰置入这宝石似的玛瑙石体中去。看来，这凤凰令确是一块奇异之物。

郜亦天把玩半天，把这块凤凰令还给白羽，问道：“她们要你做什么？”

白羽沉默了一会儿，才抬头看着郜亦天，吐出了一句话：“她们要我自尽。”

就是郜亦天，也不由得一惊。

他的眼中马上闪出了神光，但他马上又神色淡然了。

什么人会这样气盛，胆敢令这个杀人不见血、夺命不沾尘的天上公子白羽自尽？即使是这个武林第一高手郜亦天听来，也自觉得吃惊，也认定这事有些过分。

郜亦天冷冷道：“据我所知，她们杀死的人不过是河洛大豪钟子楚那样的角色，要你天上公子白羽自尽，她们竟有这样的神通？”

郜亦天绝不肯相信这件事。

白羽一叹道：“我也不信。但我想，这大概不是玩笑。”

用这么一枚精巧的凤凰令开玩笑，也未免太认真了一些。

白羽冷冷一笑道：“自尽我倒没有这打算，但她们极可能会杀死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死在哪一个女人之手。”

郜亦天一笑，看来他也明白天上公子白羽那些天下人人皆知的癖性。

郜亦天道：“你可以不死.....”

白羽看着郜亦天，听着他的话。郜亦天的话很可能会救人一命。

“那就是，你不要信任任何一个女人……”

白羽若有所思，笑了。他做不到，如果不亲近三姬，他还算什么天上公子，如果能独处，他也不会是那个一身皆素白的白羽了。

郜亦天看着白羽，他眼中的目光有了一点儿温情：“你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白羽傲然一笑：“我不想麻烦郜大侠。”

郜亦天也一惊，既然白羽想自己去了断此事，又何必要来找他？

白羽道：“如果我死了，郜大侠是不是可以查明这个凤凰是谁？”

郜亦天想不到白羽会是这样一个请求。

白羽为什么要关心这个凤凰？她或是他是谁又会怎样？不管她是谁，都不会干他郜亦天的事儿，他仍然是他郜亦天，如日中之时的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而这个凤凰只不过是江湖上一个不敢明言立派的秘密门户的主人罢了。她怎么值得他郜亦天亲自过问？白羽为什么要他答应这件事？难道他不怕郜亦天推辞么？难道他不知道，郜亦天这人活了一世，从来也不听别人安排，从来也不随别人行动么？

但白羽正注视着他。

他不怕死，只求死后郜亦天能查明这个凤凰是谁。

这要求是血性男人的行径，他怎么会拒绝白羽？

郜亦天轻轻说道：“好，我答应你。”

然后，就是一阵沉默。

白羽在想怎样告辞，郜亦天却在低头沉思。

不等白羽张口，郜亦天说道：“白羽，琴棋书画你喜好什么？”

白羽名为天上公子，有三姬宠爱，自然是风流儒雅之人了，他对琴棋书画无一不好，

又无一不精，所以一听了郜亦天这话，就心中一震，微微一笑道：“琴棋书画，我都极为入迷的。”

郜亦天这时竟面露喜色，笑了：“是么？”

显然，他认定他与天上公子白羽这才找到了谈话的因由。

你喜欢琴，喜欢它又如何？

白羽一笑：“初时爱琴；好焚香净手，择一美辰良景，抚弹吟唱，久而不倦。后来便又有一变，喜欢听美女弹吟，轻轻吟唱，在一边静静沉思，所思所想，皆不在琴了。近日又有一悟，知琴未生音，知人形态，知琴音渐由心生，而不是由女人弹奏出来的。象是心弦自动琴音便出，女人抚琴，不过恰巧合了心弦之律罢了。心音响，女人远，远成了模糊身影。”

郜亦天一笑，知白羽入琴音之境。

白羽讲完，静等郜亦天讲话。

郜亦天声音很低，但又极为清晰：“琴音由心，是一个境界。如果知道琴音由心，就完全不必做那钟子期的摔琴之态，如钟子期与俞伯牙真为知音，琴可以弃，但不可以摔。摔琴是矫情，弃琴是心意。以心意通心意，才是知心。”

白羽点头。

“如果由你那知心音自出后，又何必要美人抚琴？美人抚琴，已是点缀，美人心知，岂不是快快不乐？美人不乐，琴音便生乖戾之气，又怎么会合上心音？依我看来，你那心音之说并不是最高境界。你看——”

郜亦天一指墙上，琴囊高挂，灰垢蒙袋，象有三五年不曾清扫。

“这悬挂琴于墙上，才是心音之绝境。心音既在，又何必有琴？既已有琴，就挂在墙上，心音奏时有它，心音不奏时也有它，这它不是琴音总在？”

白羽豁然。他知道这一席话让他受益不浅。

白羽又向郜亦天恭敬行礼，谦恭之极。

郜亦天笑笑，不再言语。

郜亦天心中明白这天上公子白羽先踞后恭的原因，他是年轻公子，自然心高气盛，觉得自己很有一套，把他郜亦天也不看在眼里。及到你向他展示你的学问，给他一点儿受用不尽的忠告，他便对你十分客气起来，仿佛从这一刻起你才是真正的郜亦天了。这看来好笑，但年轻人多半犯此毛病，郜亦天年轻时也是如此，就不以为怪，只是微微一笑，便不想它了。

白羽亦向郜亦天请教琴道、棋道、书法与画技。

要知道江湖人推重白羽为天上公子，不单是因为他有那人人皆知的洁癖，且因为他雅好琴棋书画，又样样精能，便在江湖莽汉秀士之中独独显出了他白羽的风流儒雅。如今见到郜亦天是此道中圣手，自然技痒，不觉向郜亦天再三求教。

郜亦天就与白羽谈棋道。

弈道，小技也。古时弈秋诲二人弈，一人专心致志，唯弈秋之言为听，另一个人总思想天上有鸿鹄将至，想着要开弓放箭射下那鸿鹄。这样，两个人的弈道便有了天地之差。这一则故事说的是，弈由心者胜，弈由表者败的道理。

郜亦天与白羽谈世之残谱，谈山中遇神仙的那一本“呕血谱”，谈北斗南斗弈于南山的那“烂柯谱”，说天下残谱，断三千定势，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这是弈道之理。

郜亦天问：“白羽弈棋，如何做？”

白羽道：“与玉姬弈，知机，知心，知势。”

白羽这句话亦深知弈道，如与人弈，能知机审时，知机箸子，可取胜道了。如知对方之心，知其心念，知其心机，则无败理了。又知势，识弈理之胜衰，知弈者之机变，识纹枰之风云，则天下藹于胸，风云著于手，即有弈圣亦可与之一较了。

郜亦天轻轻一笑道“弈道，有势，有定势。定势之成，为前人之大成。入定势者俗，无定势者鄙。你何必要拘于势？天下更有多变之法，总拘于势，棋弈更变为小技，不能再成大器了。总拘于机，则变则变矣，可心生伶俐，人再无大志，也无豁达之心，弈技未穷而心志就穷了。这又有什么好？”

白羽悚然而惊，不由得离座而揖，请教郜亦天道：“如此说来，如何弈棋，亦可成大道了？”

白羽因可以领悟如此，便双目炯炯，兴奋异常。

郜亦天朗声而笑，笑声如金石之震，屋宇皆响。

郜亦天让白羽看他所藏之琴，琴在，但已科囊中了，在墙上挂着。看他的棋盘，反面扣入墙壁，象嵌入墙壁的一块玉石，旁边寂寞地悬两袋棋子。郜亦天问道：“你看这两袋棋子，哪一袋黑，哪一袋白？”

白羽细想一想，道：“依前辈性情，这一袋不黑不白，亦黑亦白，那一袋也是不黑不白，亦黑亦白。”

郜亦天一笑道：“好，好，可见你已明白了许多了。”

郜亦天亦让白羽看他插于墙上的几支湖笔，这笔系郜亦天用力一掼，直掼笔管入壁，顿时大半截笔管入到墙壁之中。又看那块端砚，好好的一块砚石，竟被反面面扣，直逼入地面，底面与地面平齐。

笔砚皆被郜亦天揖弃，他还用什么来写字作画？

郜亦天也看出了白羽的疑问来，就淡淡一笑道：“徒有笔墨抒胸臆，不作飞鸿心难通。”

白羽亦怅然。

象郜亦天这样的人，当今之世再到哪里去寻？他无话可说，他无字可写，也无人可以与之对弈，无人与之谈琴，作画。

英雄寂寞。

白羽再看看这空徒四壁的屋子，再看看这挂在墙上的琴袋、棋袋，嵌入墙壁的棋盘，钻与地平的砚，眼中不禁有些湿润，做人英雄，一生有如郤亦天者，也有无限寂寞与孤独。

郤亦天道：“白羽，白羽，你这人悟性不差，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白羽深深一揖，转身就走。

这时的白羽心中多了几分凄苦与悲凉，这凄苦与悲凉却绝对不是为他自己。

郤亦天叫住了他。

郤亦天浩然一叹：“白羽，我劝你一句，你不要生气，如果你觉得方便，何不到我府上住住，也可与我闲聊，扯扯琴棋书画……”

郤亦天很少婉词劝人，但他这一回却要婉词劝人，他想劝白羽避此凤凰令，劝白羽来他府上一避。

他喜欢白羽。

白羽突然长笑，亦不再作一语，也不回头，扬长而去。

望着白羽身飘飘逸，郤亦天天心中一痛：看他这样子，竟全然不能领会郤亦天让他入室劝说之意。如果白羽能从此退隐，不与闻江湖之事，不及十年，便可成为天下少见的高手。

白羽飘然出屋。

郤亦天不送。

他大概从来也不送客吧？

白羽心中思绪万千，但却没一点儿思绪是为那枚凤凰令的，他在想郤亦天，想这武林天下，想他与郤亦天所谈的那些琴棋书画之语，想自己从郤亦天那儿得到的一些领悟。

从这郅府走出去，白羽就已不是往日的白羽了。

但他没能走出去，他迎面碰上了一个人。

如果他再不站住，他就要和这个人撞个满怀了。

这是个女人，一个风韵万千的美人。

白羽知道，这女人是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

许媚儿嫣然一笑：“天上公子？”

白羽打揖：“正是白羽。”

许媚儿问道：“白公子有暇来郅家，是不是有什么大事？”

她瞟了白羽一眼，这一眼也让白羽心跳不已。

白羽道：“没什么大事，只不过向郅大侠讨教琴棋书画。”

许媚儿一撇嘴：“是么？”她显然并不相信。她明白这些来郅府的江湖豪客们的心思，既然可以见到郅亦天，同别人就再也无话可谈了，虽然她许媚儿是江湖上的第一美人，但她毕竟不是天下第一高手。

许媚儿笑道：“闻听说公子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公子与三姬相依为命，三姬又艳色重天下，不知是不是可以有幸见到公子的三姬？”

白羽笑道：“夫人言重了，三姬姿色平常，哪里象夫人这样美貌？只是白羽一向与她们相敬相亲，亦亲亦友的极为融洽就是了。”

许媚儿怅怅地道：“是么？”她已听出白羽话中的意思，心知白羽与三姬极是相知，所以才说了这话，“相敬相亲，亦亲亦友”，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又何其难啊。

许媚儿心想白羽这一句话，竟呆呆地想得有些痴了。

第十四章 生死不由命

白羽把这一枚凤凰令放在桌上。

羽姬、云姬、玉姬都看着这一枚玛瑙般的玉石。

这玉石之中，鬼使似的竟能有一只凤凰，凤凰在翱翔，在引颈而鸣。据说凤凰在鸣喉之时并不翱翔，翱翔之时又十分专注于它自身的魅力与神采，就也不去鸣喉。可这枚凤凰令中的凤凰却是又翱翔又引颈而鸣的。

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凤凰。

羽姬、云姬、玉姬都看着这枚凤凰令。

她们明白，从这枚凤凰令到了白羽手里时，死神就已经在默默逼近他了。

三姬不擅武功，她们对即将来临的大祸束手无策。

她们只好陪着白羽。

她们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服侍白羽。

白羽在饮酒。

白羽饮酒由云姬斟酒，由玉姬饮他，他啜酒多少，心中想怎么喝，玉姬就会怎么喂他。

白羽看着三姬，有些微醉意。

他哈哈大笑道：“羽姬，羽姬，为什么要紧蹙眉头？你能不能给天上公子跳上一曲？”

羽姬舞姿，妙绝天下。

羽姬心中不愿，此时无心舞蹈，但天上公子如此呼唤，自然不好忤逆他，便飘飘摇摇，拂袖振衣，舞起来。

羽姬之舞，动人心魄。

它呼唤白羽，也呼唤着云姬与玉姬，呼唤他与她们那些美好的辰光。

玉容花颜，胜似千秋功业，婀娜风姿，震撼了公子胸怀。人无意江湖，只恋美人，看笙歌曼舞，糊涂了岁月春秋。

白羽笑着看羽姬之舞，边看边叹：“好，好！”

都说是前朝玄宗皇帝贵妃杨玉环，宠爱那舞姿曼妙的女人，就有了一曲来自天上的“霓裳羽衣曲”，看白羽公子观羽姬这一曲妙舞，却也同“霓裳羽衣曲”一样奇妙，一样让人心荡神移。

白羽观毕羽姬之舞，轻轻一叹：“果然好，怪不得有人总在咏叹旧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半阙也难闻’呢。”

白羽看羽姬，神色动人，肌肤胜雪，举手投足之间似蕴无限情意，极是可人。

云姬在笑：“公子是不是又看羽姬看出神了，看来还是要学轻歌曼舞的好，每逢羽姬歌毕舞罢。公子总是三四日魄不守舍，看来那一句‘三日绕梁’不准了，该说是，‘三日夺魄’才是。”

白羽一笑道：“云姬，云姬，你何必吃她的醋？你为公子奏上一曲，让公子也听听天阙仙音。”

云姬一笑，也不分辨，往自走去坐好，凝然内视，知心神宁静，便抚琴起奏，洋洋洒洒地奏了一曲《庭院深》。

这曲子很幽静，很悠闲，轻轻地荡一地雾气，从幽幽暗暗的山石小径回转，绕过回廊亭榭，方才可以步入小院。小院内香烟缭绕，幽径洁净，满院极是清静。叩柴扉问故人，有吱呀声响，是主人迎迓来客，还是稚子学语诘难，就不得而知了。这曲调幽幽咽咽，直弹入人心之中去。

白羽一叹道：“云姬，美则美矣，但可惜的是，你不能更使琴音入心，得进一大佳境。”

云姬惊愕，住手不弹，问道：“公子今日为什么忽然有这么一句话，莫非公子于这

琴道又有新的颖悟么？”

白羽一笑道：“当然。如果有了闲暇，我一定为云姬解说。”

三姬互相望望，心知他仍是挂念那枚凤凰令。

玉姬极为丰腴，却也是三人之中最解白羽心意之人，她款款细语道：“公子心思不属，为什么不下棋来定自己？”

白羽点头答应。

他明白他确实是不能象郤亦天那样超脱，隔人隔世去看市井人情，人生百态，就看得明明白白，也就心如枯井，坐如禅定。他是“杀人不见血，夺命不沾尘”的天上公子白羽，他决不会是郤亦天。

他与玉姬弈棋。

纹枰之上，渐多黑子白子。

白羽就又想起郤亦天所谈的弈棋之道。

但他已不能凝定，他也无法沉凝，他已经听到了脚步声。

脚步声极轻，但已经很近了，这是六个人，是六个走路脚步很轻很轻的人。

三姬的心神全在棋盘上，自然没注意到这脚步。

这是六个女人。

六个女人都很漂亮，她们渐渐围在白羽周围。

三姬很不安，她们明白了，这些女人就是为那一枚凤凰令而来的。

白羽心中一震，据说这些女人以鸟名号，都是一些功夫极高的女人。这一次她们六个联袂而至，显然气势极壮。

玉姬有些心神不定，一粒黑子竟然布在点外。

白羽笑道：“玉姬，玉姬，你一向沉凝如山，今日怎么布子也不稳了？”

玉姬无语，只是默默地看着白羽。

六个女人围着他们四个人，却都不动。

她们在等。

说来也许令人不信，她们不是在等时机，她们是在等白羽与玉姬下完这一局棋。观者无语，不光那六个女人无语，连同这云姬、羽姬也是无语。

这一局棋要下多长时间？是不是这时间极为难耐，极为漫长？

玉姬终是耐不住这气氛，在中局绞杀时，便告溃败。

白羽舍子叹道：“玉姬，玉姬，你枉为此道中好手，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哪里去了？”

玉姬脸色绯红。她心中自在懊悔，如果她将这一棋局坚持下去，与白羽绞杀不已，至少还可以让血腥之争晚来一个时辰。

但她实实在在是没了那镇定。

白羽弃子而笑道：“你们六人虽然是盛装而来，却有些风尘之色，邋邋遢遢的，终是使美人染尘，让人不禁为之叹息了。如果六位不嫌弃的话，白羽可执帚帮忙，为六位一扫风尘之色，好不好？”

六个女人相互一望，便知这白羽确是与众不同，他这人确有洁癖，单看他这一身洁白，连系鞋的绢丝带子也是洁白的，就知他一向是纤尘不染的天上公子。再看三姬，一个个明艳万分，明珠翠铛，乌发明眸，翠袖丰肌，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六个女人相互一望，虽然六个人来时也曾梳洗打扮一番，如今一路轻功，一到进了院子，便显得有些狼狈了。衣衫上有微薄灰尘，头发也飞出几丝乱絮，比起这洁艳神俊的天上公子和三姬来，确实是有些不大洁净了。

一个翠衫女子笑道：“既然天上公子有如此好意，咱姐妹们当足感盛情，就有劳公子了。”

白羽很是快活，急呼一小童携来两件器具。

这两件器具甚是特别。

一件是羽刷。

是鹤羽之刷，用来扫人衣衫灰尘垢土的。

白羽道：“六位姐妹，是不是要我白羽帮忙？”

翠衫女子一笑道：“不劳公子费心，让我们自己来做好了。”

于是，笑吟吟的翠衫女子就从白羽手中接过这鹤羽帚，轻轻为其他五个女人扫衣衫上的灰尘。

又有一件是玉梳。

怪的是这只玉梳极大，极长，须一人双手来用，方可梳发。

白羽见这六位女子惊愕，便一笑道：“六位姐妹不必惊讶，这也是我家用久了的梳子。三姬梳头之事，我一向不劳烦别人，皆由我自己来梳，所以这梳子也就长了一些。”

翠衫女子和另外五个女人都看着这长长的玉梳，不知如何用法。

白羽一笑，对云姬说道：“有劳云姬了。”

云姬神态甚是尊贵，向白羽只是略为点了点头。

白羽双手飞快，一眨眼间，已将云姬乌发上所有明珠玉簪取下，放在桌上。

白羽两手纷飞，将云姬头发抖起，瞬时云姬乌黑的头发如瀑如矢，向下流泻，向上飘飞，向四处游射，头发纷飞不已，象能动能飞的箭矢，不休不止。

白羽双手已抓起那只玉梳。

他用起这玉梳分外熟练，是不是他天天就练这为女人梳头的本事？

玉梳在手，偌大的梳子执在手中如刀如枪，竟一时变得极为轻微，轻轻切削、顺、络、梳，象白玉在云姬身边飘飞。

不一会儿功夫，云姬的头发已经梳好，白羽又复在她身边飞转，将玉簪明珠饰在她的头上。

白羽梳头一时兴起，竟边做边吟：

“男人巧为女人妆，
不羡江山喜玉妆。
梳得宫妆千般样，
红粉知己深情长。”

这是天上公子白羽信口而吟的诗句，虽不工整谨严，却也道出了他的心境。

翠衣女子笑道：“原来公子确是一个风流人物。这让小女子们开眼了。天下男人要象公子这般模样？怕男人都沾了脂粉之光，都有了女人之味，还会有什么血气男儿？”

白羽放下玉姬，朗笑道：“姑娘错了，如果天下男人都如此倾心于自己的女人，着迷于为她们梳鬓添妆，这江湖上不再会有血腥，天下也会太平了。这又有什么不好？”

六个女人愕然，互相望望。

翠衣女子向白羽一躬道：“多谢公子教诲。”

白羽慢慢坐下了。

他神色甚是倨傲。

他身后站着三个女人，三个被他的爱心弄得心里满满的女人。

白羽很威严，他让这六个女人又明白了：他就是那个“杀人不见血，夺命不沾尘”的天上公子白羽。

白羽道：“你们闯入我家，想做什么？”

他的口气很硬。

翠衣女子一笑道：“我们奉凤凰之命，来看看公子是不是接到了凤凰令的。”

白羽道：“我接到了凤凰令。”

他从怀里掏出那一块神奇的石块，把它放在桌边。

三姬不由得又去看这块石块，这是块神奇之石，也是一块恐怖之石！

凤凰令至，接令之人必死！

翠衣女子笑了：“我们来也是想提醒公子，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是不是要执行这凤凰令？”

白羽看着这几个女人。

这六个女人都美。但她们与三姬不同，都有一股凶杀之念，凶杀之念自然就使女人失去了许多美色：没了妩媚，没了楚楚动人的惹人怜爱。

是不是凤凰要让她手下的美人都来，也让天上公子白羽一睹她们的美色。

白羽叹息道：“凤凰令至，其人必死。这也倒是听说过，但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一个接了凤凰令之后说吓得自尽而死的。你们要我自尽而死，是不是也太看低了我天上公子白羽？”

翠衣女子一笑，明眸一闪，问道：“你想如何死法？”

饶是天上公子白羽这人有涵养，遇事从不恼怒急躁，这一回也心中暗生怒火。他是什么人？江湖上人人闻名的天上公子白羽，是“杀人不见血，夺命不沾尘”的天上公子白羽！她们怎么这样轻视他？

白羽一笑道：“好，好，这一回你们让公子看一看你们的本事，让你们看一看我是如何自尽的。”

他不动，仍稳稳地坐在那里。

翠衣女人同五位女人互相一递眼色。

她们是不是要动武，要与白羽动手？

六个女人婷婷，一齐站在白羽对面，向他行了一个大礼。

白羽愕然：“姑娘们要与公子兵戎相见，又何必行此大礼？”

翠衣女子道：“这一礼是我们姐妹六人心意。白公子如此看重女人，三姬有此艳福，这让我姐妹感佩。”

六个人盈盈行礼之后，都分别站在四边。

她们把白羽围了起来。

翠衣女子如同换了一个人，厉声吼道：“白羽，凤凰令到，还不自尽？如不自尽，你阖家会玉石俱焚！”

白羽沉凝不动，稳稳静坐。

六个女人一齐动手了！

翠衣女子一声叱喝，六个人围着白羽团团转，未等她们六个人动手，白羽身姿如箭，一步冲出丈余，立在地上。

六个女人又冲上来，形成围攻之势。

白羽喟然道：“我一向不愿杀人，尤其不愿意杀女人，可你们偏要做这样的事，逼我杀人……”

六个女人一齐出手！

刀在闪，刀光很亮。刀很小，很薄，在白羽一双肉掌中间倏忽往还。

白羽的功夫不弱，在六个女人之中往还递招，兀自有攻有守，丝毫不乱。

翠衣女子喝道：“出手快些！别让他伤人！”

她见机极早，知道一旦众女疏防，就会被白羽伤了她们的人。

白羽越打越急，他心中知道，这一拚必须用尽全力，否则不知这凤凰是不是还会派人来杀他。他自己可以自保，但三姬却不能免受伤害。

他想杀人，杀人为了自己不被杀。

白羽觑到了一个空隙，他向一胖女子虚虚击去一掌。

那女人一躲。

白羽有了空隙，回身躲过一刀，叭地击在一个黑衣女人身上。

这一掌很厉害，那女人象低鸢一样飞出去，落在地上，狂喷了几口鲜血，死了。

五个女人停了手。她们围住白羽，虽然翠衣女子一再叱喝，却没有一个人想向白羽身上的要害处出刀，她们不想杀死白羽，至少不是由她自己杀死白羽。

为这心思，她们付出了低价，死了一个黑衣女人。

翠衣女人和另外四个女人互相瞅瞅，她们已心有悔意。

既然要杀，手软不得，手软之人不但杀不了别人，反而会被别人杀死。

她们的心中又渐渐满是杀杀机了。

翠衣女子一声吼：“杀——”

这一声吼虽然是女人之声，却也足以撼人心魄。

五个女人又围向白羽，这会儿，刀光成密影，招招杀人意。

白羽仍用心对待。

他自信足以对付得了这五个女人，他只是需要时间，他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出这几个女人的弱点，才可以杀死她们。

院子里已围满了白羽的家人。

白羽的家人们都不会武功。白羽平日也告诫他们，会个一招半式，莫不如不会。所以白羽府中的家人们都不谈武事，却人人学点诗赋什么的，又吹笛子又弄曲儿，又养花又弄鸟的，倒也十分热闹。可如今一到了厮杀之时，那些本事使用也用不上了，众家人又不甘心，平日白羽待下人极好，众人就执棍弄棒，围起这几个女人，见白羽与她们厮杀，想上前动手，却怕自己也碍手碍脚，不敢靠上前来。

白羽沉着应付，不时向翠衣女子或黄衣女子击去一掌，逼她们后退。

白羽掌势凌厉，虽然这五个女人功夫都极佳，但也渐渐落了下风。

白羽心中有数，他明白再有十个八个回合，他必定会再杀死一人。

他选中了这个翠衣女人。

翠衣女人很聪明，她见白羽越来越逼迫自己，便一声唿哨，让其余三个女人逼向白

羽，她纵身一跃，人便立在三姬身边。她动作极快，不等三姬动手，就急忙出手，疾点她们身上大穴，将她们三个人制住。

翠衣女人一声喝斥：“白羽，你如果再动手，我就把这三个女人全杀掉！”

白羽马上停手了。

他望向翠衣女人，浩然长叹道：“人卑鄙如此，还要动什么手？”

羽姬呼喊道：“公子，公子，你不要听她的，我……”

云姬一叹道：“羽姬羽姬，你要天上公子弃我们于不顾，这不是要他的命么？”

玉姬看着翠衫女人的簿簿小刀，呼喊道：“你为什么不给我来上一刀？你如果敢给我来上一刀，再去同公子一招一式地拚，也显得你够个‘人’字。”

翠衫女人似未听见，只是冷冷地看着白羽。

白羽心如死灰。

他知道果然应了郤亦天那一句话：他舍不得女人。他只有同女人而死。

自古及今，因女人而死的人多了，他白羽既不是第一个，又不是最后一人，纵死又有何憾？

白羽向羽姬、云姬一笑：“但愿你们不为我羞愧。我这人没英雄气，只有那么一点儿女情。”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白羽坐下了。他闭上了眼睛。

他问这翠衫女子：“不知姑娘叫什么名字？”

“翠鸟。”

好，很好听的名字。

但这是一只会杀人的翠鸟。

白羽沉吟道：“翠鸟鸣鹂，是悦春色。姑娘出声，却为杀人，不免玷污了这个名字。”

翠鸟无语，她无话可说。

白羽道：“我如一死，则可以让她们及我一府人免死么？”

翠鸟点了点头。

凤凰令也是要他自尽，却不要他一府之人自尽。

为了三姬，为了一府之人，白羽为什么不能自尽？

自尽难，难在杀己。

杀自己需要勇气。

白羽一笑，不回头看三姬，向翠鸟道：“姑娘手中哪一柄薄薄的刀叫做什么刀？”

翠鸟一怔，然后答道：“女儿刀。”

“好，好一柄女儿刀。请姑娘把这一柄刀给我，好不好？”

翠鸟迟疑了一下，还是把刀递给了白羽。

白羽在把玩这一柄小刀。

小刀极薄，也极精细，象是飞掷所用的暗器。

但这柄刀绝不是暗器。它是女人用来杀人的武器。

女儿刀？女儿刀？.....

羽姬一声呼唤：“公子，公子，你不能.....”

云姬不唤，却对白羽抛掷出一句话：“白羽，你死，我随你.....”

玉姬道：“还有我。”

羽姬流泪：“公子，你一死，谁能独活？”

白羽一叹，他爱惜女人，他喜欢这三个女人，他的时光都放在与这三个女人缠绵欢乐上去了，他一死，她们即或不死，哪有快乐能再？她们也许只好一死，好同他去幽冥地府同游。

白羽死了。

他把这一柄女儿刀刺在心上。

他在临死时没回头一顾三姬，也没抬头看他府中这些家人，他疾速将刀刺入心脏。本来他想急速将刀拔出，不使出血污染他洁白雪的衣衫，但他一刺入心脏，便无力拔刀了，他只好哀恳地看一眼翠衫女子。

翠鸟手快，疾忙把这一柄刀连他手扯开。

白羽一笑道：“多谢.....”

三姬看着白羽，一动不动，只有羽姬眼中有泪。

羽姬哭了一会儿，解下腰丝长绫，将自己悬于亭上。云姬笑笑，以琴弦挽成死结，系在亭柱，扯在脖颈之上，人向前踊跃，一挣命绝。只有玉姬仍看着白羽的尸体，正一粒一粒地吞吃棋子，把那一把棋子黑黑白白尽吞入腹。

她吞吃了许多棋子。

玉姬死得很惨。

她肚腹疼痛如绞，人又在地上滚动，她想冲上去抱住白羽，但又知自己身上污秽，不免要弄脏他身体，就不敢碰他，只是哆嗦着手，要去够他。一边去够，一边念叨：“公子，公子，你看我.....抱.....抱.....抱我.....”

院子里跪了一地人。

都是白羽的家人。

人人眼中有泪，人人欲泣无声，他们只是恨恨地看着翠鸟四人。

翠鸟叫黄衫女人抱起死去的黑衣女人，四人匆匆逃走。

第十五章 童心不泯

北方，有一个大城，叫奉城，有时也叫凤凰城。

传言曾有这一只祥瑞之鸟，每日停驻城头，向每一个见它的人吱吱叫，那叫声甚是好听，那心境甚是欢悦。最早见到这鸟的人以为它是一只祥瑞之鸟，就叫它凤凰，后来这城渐渐大了，便叫做凤凰城。

也许，最早时也没凤凰，那名称就是以讹传讹地叫起来的。

这时，此地的人都坚信最早时这城停过凤凰，有说一只的，有说两只的，甚至有说是五只或一群的。没错儿，不然会叫凤凰城么？

凤凰城里极杂乱，南边混不下去日子的，都跑到凤凰城来。凤凰城也有衙门捕快，但多是问你一问：“兄弟，为啥（嘛）事儿跑北边来了？”你答道：“杀人。”他就又问：“哟，杀人可不是小事儿。你杀了啥人？”“上司，他问我要银子。要银子没有，他要我的命，我只好杀了他。”这衙门捕快拍拍你的肩膀：“好，兄弟，杀得好！你是一条汉子。记住，在凤凰城里别再杀人啦。”真就没再杀，这人也就在凤凰城住下了。开头还胆突突的，后来便胆子大了，也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平平安安地也过了几十年。

凤凰城里净是这号人物。

关东凤凰城，好人没营生；坏人都变好，衙门吃清风。

这话说得是，这地方民风淳朴，没什么恶官贪吏。从哪儿来的人到了凤凰城，也没人向你刨根问底，也没人好抠根儿打听。

凤凰城是逃难之人的天下。

不笑和尚带金童银童来到了凤凰城。

凤凰城也有庙，庙叫“大觉寺”，寺中有一住持，又有几个香火道人。和尚主持，道士听喝斥，倒也相安无事。

主持见了不笑和尚，还是兀自踌躇，因为他见到这个和尚有些凶煞之气，有些恶人之相，就有点心中犯难。刚想婉言推辞，一抬头却看见了他身后那两个小和尚，就不由得心里吃了一惊。这两个小和尚生得好，且又都一模一样的面孔，让人哪里找去？主持就脸上堆下笑来，忙问：“不知师父一行几人？想在这里住多久？”不笑和尚见他这样子，也心中厌恶，但要想在这个大觉寺住下，不和颜悦色也不行，就脸上陪笑道：“麻烦方丈了，在下不笑和尚，一向四海云游，在各大寺庙挂单，学禅悟性。如今到了这北方大城，着实想多呆上些日子，不知住持是不是能收留？这是小徒悟金、悟银，快来参见方丈。”

金童银童聪明伶俐，见这住持先踞后笑，便心中明白他那心思，就向住持行礼，口里甜甜地叫声方丈，直叫得这住持脸上笑开了花。

不笑和尚三人被安置在禅室客房安歇。

北方人向来礼佛敬仙，心意虔敬，又不比南人精细，小小地向佛仙做一打点，便迫不及待地要向仙佛讨回香火钱。北人敬仙大方，把家中余财一掼，献与仙佛了事，直撅撅地说上几句，求仙佛保佑一家老少安康之类的话，就再也无事可求。不象南人精细，献上一炷香，要求平安保一家没灾没病，又要求财源又要求福禄，象求少了亏了他自己。北人豪爽，出手阔绰，北方寺院的寺众日子便过得很是优裕。

北方的和尚也不如南方的勤快。

每日早课，匆匆便罢，然后就一拥去到禅堂后的膳房，大吃大喝之后，人人回屋去，有的便下山去讨香火，混一点银子做体己钱。有的便关上房门大睡。这住持每日做过早课，便来与不笑和尚兜搭，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东道西，讲南扯北，又时不时问这金童银童一句话，那样子甚是亲切，让不笑和尚看了心里也腻烦。

但不笑和尚不好讲别的，只好打起精神与这主持周旋。

主持见他形象凶恶，倒也没敢有什么造次，每日只是小心与他攀谈，想与他处得融

洽一些。

金童和银童心中气闷。

他们心里也惦念着那几个女人，她们明明可以把他俩保护得好好的，为什么却不要跟着她们，偏偏要他俩随着这不笑和尚？看来这和尚本事也不十分大，上一次要不是翠鸟姐姐来了，他们俩早已经给那周养心三人杀死了，还做什么小和尚？

想到那一幕，二人心中暗暗吃惊。但也就想起了那个年轻的皇上来。

皇上会要杀他们么？决不会。

皇上很喜欢他们俩，皇上时常很怕，在睡梦中也怕女人。皇上有时在梦中喊怕，怕女人来缠他。皇上的心事他们俩明白，皇上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皇宫中的那十一个女人生不出儿子。可是皇宫中的事儿也就是怪，皇上越没儿子，宫中的那些人就越是为他弄女人，最后皇上已经有二十几个女人了。皇上怕，怕生儿子，他想他如果有了儿子他就可能被害死，就做不成皇上了。做不成皇上不要紧，连命也丢了，这哪能开玩笑？于是皇上从来不让女人生儿子，血气方刚的皇上不让女人生儿子，这事儿想想让人又心酸又好笑。

可终于弄不巧，一个妃子有孕了，要为皇上生儿子了。这一夜，宫中忙碌，除了皇上一人抄手清闲外，宫中太后、几个妃子都去忙碌，等着皇太子降生。

皇上这时却在御书房象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

“完了完了，这一回没法儿了，终于有儿子啦，终于有儿子啦。”

好象儿子一生下来，他的命马上就会没了一样。

金童银童忙安慰皇上，不要紧，生出儿子来也只能当皇太子，他还小，又不会讲话，怎么会害皇帝？

皇帝吼道：“胡说，胡说，你不懂，你不懂，女人什么心思没有？女人什么坏心眼儿没有？你以为太后喜欢我？你别想让那老太婆喜欢我！她总对我说：咳，我怎么就你

这么一个儿子？.....她那样子，恨不能活活吞吃了我！”

金童银童劝他，皇太子如生下来，毕竟还只是一个孩子，他还不会篡位。

皇上吼道：“他不会？他不会也学会了，你以为这个皇宫里最先学会的是什么？是骗人，是害人，你一定最先学会这个！”

皇上脸色惊惧，他告诉金童银童：“你们去，趁他们不备，把那个小东西弄死！把他弄死，好不好？如果你俩把他弄死，我封你们俩为骠骑将军.....”

皇上一直在吵，在嚷，直到太监飞身带来妃子生女的消息。

皇上抓住了太监的衣襟：“什么，你说什么？生了个公主？公主？生了个丫头？好啊，好。就都生丫头好了。好，好。告诉他们，赏，赏！”

皇上乐坏了，让金童银童为他斟酒。

皇上喝得半醉，扯住金童银童，趑趄趑趄地在地上走，一边走一边道：“金童银童，听封！”

金童银童知他酒醉，讲话也作不得主的，就口中喊着：“奴才听旨！”却仍扶他趑趄而行。

皇上喝道：“金童银童听封，朕封你二人为驸马。你们娶这个公主好了。哎哟，这一回你们可是我儿子啦，对不对？朕封你们二人谁做驸马呢？先封金童吧，好不好？银童你就只好等一等了；等朕再有了一个公主时，你再做驸马。”

金童银童就扶皇上睡下。

一想到这些，他二人也不禁暗暗心伤，皇上待他们不薄，在皇宫中还要封他们二人做驸马，在太后和淑妃要杀他们时，把他们放出宫去。他们如今这样惊惶奔命，无处栖身，不知皇上是不是知道？

皇上一定不知道他们的颠簸之苦。

皇上一定还想念他们。

金童和银童决定给皇上写一封信。

他们要向皇上讲述他们的渴念之意，祝皇上身体好，问候皇上，也顺便把他们的行踪告诉皇上，让皇上放心，不至于太惦念他们。

他们写了一封信，把这信签了火漆，拿去放在驿站，让驿站递与皇上。

驿站之人决不敢贻误这封信，因为这封信上有着他们熟悉的绝密字样。

信令一直递到皇宫中去。

但是皇上能够马上见到这封信么？会不会被皇上身边的太监把这封信劫下？

他们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但不敢向不笑和尚讲，怕挨和尚一顿骂。

更主要的，他们想等皇上一个讯儿，皇上如果知道了他们在这里，或许会派人来看他们，来关照他们。

他们很想念皇上。

夜晚，主持睡不好觉。

他很喜欢不笑和尚那两个徒弟，看他们做事轻手轻脚，善解人意那样子，足见是侍候男人的好手。这不笑和尚哪一世修来的福气，竟然能有这么两个可人心意的小和尚服侍他？他这人即或是入了魔劫，也甘之如饴了。有这两个孩儿服侍，该极为受用才是。

住持决定请不笑和尚夜谈。

不笑和尚不知道有什么事，就慨然来住持室内，与方丈谈话。

住持很小心，也知道象不笑和尚这样的挂单和尚难惹，就在心里来回忖量如何讲出这句话来，反反复复没法儿张口。

反是不笑和尚爽快，问道：“不知方丈有什么话要讲，尽说不妨。”

住持只好开口道：“不笑大师来我大觉寺时间也不甚短了，不知在寺中是不是住得惯？也不知寺中那些香火道人是不是服侍得好些？”

不笑和尚道：“还好，还好。”

他明白这住持此一番话不是要说的心里话，究竟他想讲什么，不笑和尚心中无数，就只好等待。

果然，住持吐口道：“我看大师这人福相深厚，不知为什么也入了我佛门？”

不笑和尚道：“佛缘人缘，自是随缘就是了。”

住持道：“我有一件事想同大师商量，我看大师那两个徒儿聪慧异常，有常人不及的慧根，将来参禅悟玄必成大器，我想大师或可割爱，让其中一个继承我的衣钵，做我徒儿，将来也可做这大觉寺的一方住持。不知大师以为如何？”

不笑和尚顿时火起，原来说来说去，根子还在这里。怪不得这和尚一入寺时就是那先踞后恭的态度，原来却又是看上了这金童银童的。

不笑和尚这里正思忖，就听得这住持又说道：“如果大师同意就可以让你一个徒儿来我禅房，每日同我一起参悟佛法玄机，大师有另一个徒儿陪伴，想来也不至寂寞。”

不笑和尚心中火早已燃起几丈高了，但他自是不动声色，看定这住持。住持这一番话讲过，也自以为很是得意。一个挂单和尚带的两个徒弟，会出息到哪里去？如果这不笑和尚聪明，就会知道这是他与徒弟时来运转的一个良机，何况住持又隐隐点明，他要不笑和尚的一个徒弟做他的衣钵弟子呢？这大觉寺虽不是天下名寺，但总归是北方大城的一个大寺院，他徒弟跟了住持，师父将来也不用凄风苦雨四处挂单了。这又有什么不好？

住持心中想着，就面有德色，十分矜持自傲，象施舍了不笑和尚一道金度牒一般。

不笑和尚想马上掐死他。

但这时，他听到了一声惊叫声。

这惊叫声是金童银童发出的。

出了什么事？

不笑和尚身子一飘，人已飞出住持禅房。

他飞步回到他的禅房内。

没人。

没了金银二童。

他们去了哪里？没有人来，金童银童决不会惊叫，他们被人劫走了？被谁劫去了？不会是皇上的人吧？他们逃到凤凰城，就是为了躲避皇上的追踪。

那又是什人？

不笑和尚追出了大觉寺。

他纵身飞入树林。

树林之内有人，点着一堆篝火。

不笑和尚认识他，他就是那个从皇上身边来的人，他叫周养心，那个擅用乾元掌的周养心。

看到了这个人，不笑和尚反倒心中安定了。

因为他明白了，就是这个周养心和他的一伙弄走了金童银童，他们是皇上的人。

周养心看也不看他，只是一心拨火，向火。

不笑和尚问了一句：“又是你？”

周养心一笑：“我看大师的伏虎拳十分精熟，天下难得一见。心中痒痒，就想再来讨教一番。”

不笑和尚喝斥道：“别胡扯！你把金童银童弄哪儿去了？”

周养心长身而笑道：“大师错了。这一回可决不是我们把你这两个小和尚弄走了，是他们向皇上发了一封密函，圣上才知道他们二人在这里受苦，这一回把他们弄回皇宫内了。你大师尽管放心，你们一进皇宫大内，成为皇上的红人，就这辈子吃穿享用不尽了。”

不笑和尚道：“胡扯！快把这两个童儿还我，不然我只好杀了你！”

周养心冷冷一笑：“杀我？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他慢慢凑上来，等不笑和尚动手。

不笑和尚真想宰了他。

他心中满是怒火。

但他马上明白了，他今天不光杀不死这个周养心，甚至连他自己能不能活命也说不准。他周围围上来四五个人，有原先同周养心在一起的那一对中年夫妇。虽然因为手下功夫不行，这会儿只是远远站在外面，看周养心同三个人围住不笑和尚。

“杀！”

不笑和尚一吼，他要杀人，他太不顺心了，他要让这些入血溅树林。

不笑和尚的处境很不妙。

他的伏虎拳渐渐没了威势，没了那呼呼风声。他看明白了，对方只有周养心同一个少年人同他对敌，而另外两个人只是站在一边看，看他与这二人对敌。不笑和尚知道这些人杀人从来不会依江湖规矩，他们只听皇上的一句屁话，无论皇上说什么话，他们都一一凛遵。他们这一次是不是想把他宰了，让江湖上从此无人再知道金童银童的下落？他们是不是已决心除掉他，以免除后患？不笑和尚极为吃力，一不小心，唰地被那个年轻人一爪抓实，把僧衣扯下去半片，这一抓痛彻心腑，让不笑和尚几乎昏厥。他踉跄出去，跌跌撞撞几乎跌倒，用尽全力，才勉强站住了。

几个人默无声息地围了上来。

这几个人已经把不笑和尚看成俎上之肉。

那年轻人道：“我听周老爷子话，这和尚功夫了得，以为他有什么过人长处，却原来只会这么几手拳脚，就想让皇上难堪？这可是做得大了些。”

另一个人道：“你和周老爷子是可以把他料理了。这一次就不烦咱们动手了，好不好？”

年轻人笑道：“好，好，有什么不好，就是周老爷子不动手，我也是可以宰了他！”

周养心人老，就办事慎重些：“还是小心，我和你一起把他杀了，也就是了。只要安安稳稳办好事儿。咱是老头子了，也不和你们年轻人争这气。”

周养心一边说，一边向不笑和尚出掌。

不笑和尚眼看要丧命，他能躲过这老头子的乾元掌，就躲不过那年轻人的一柄折尺。

他心中一叹，知道自己不保。

这时，就听得树上有人叫道：“和尚，和尚，用剑杀他！用剑杀他！”

不知怎样，不笑和尚手里就有了一柄剑。

月下一看，这剑黑黢黢的不甚光彩，有些地方甚至还有锈锈斑蚀。这剑拿在手里，十分不得劲儿，细一看，原来这剑的模样也确实太古老了些，剑柄还是那种圆柄，剑无锋，尖已圆钝，黑黢黢地在月下竟没一丁点儿光彩。

不笑和尚心想：“这人是什么人，竟然能如此开我的玩笑？”

周养心和那年轻人一见不笑和尚突然手里多了一柄剑，都不由得一楞，一细看，却不由得又好笑又好气。

这也算是剑么？

不笑和尚手中有了一柄兵刃，也不觉一振，又知这人是对自己并无恶意，便大生志气，心中想到：好歹也得一拚，用这一柄剑同他们敌对，也不至于几十个回合就被他们拿了命去。

他这一想，人又复振作起来。

周养心是老狐狸，自然看得出这其中蹊跷，他便住手不斗，向树上问：“请问，这一位是谁？不知为什么要助这一个恶和尚？”

树上那人依稀是躺在树枝上的，他那声音懒洋洋的：“我看你们一大群人打他一个，

觉得他怪可怜的，就把我的这柄剑借给他用一用。你们别见怪，也别生气啊。”

年轻人冷冷一笑，心中想道：别见怪，别生气，却说得好听。如果我宰了这个和尚，就得去宰你这个多管闲事的狗东西了。

年轻人心中这样想，嘴里却说道：“我怎么会见怪，象老前辈这样好打不平的人，我心里只有佩服，哪里会见怪？”

树上那人听了他这话，竟好象十分受用，就一声也不吭，任由他们去厮杀了。

年轻人一柄尺子，周养心一双肉掌，竟然也仍能将这不笑和尚逼处下风。

不笑和尚已经退至树下。

树上那人仍在躺着，却口中直唉声叹气：“算了算了，你算白瞎了我这一柄剑。就你这剑法，还能保护什么人？连你自己的命也护不住，又怎么能带着两个活人东奔西走？”

不笑和尚此时正狠命招架，十分狼狈，听得这树上之人又讥讽他用剑无能，就不由得心中火起：“你这柄破剑，却当成一柄什么好剑？你用这一柄破剑，连兔子也杀不死！”

树上那人听到此话，身子疾飞而起，在不笑和尚面前一掠而过，口中说道：“你怎么知道杀不死人？”却从他手中一夺，便把这柄剑夺到手中，向前一飞，连连唰唰出剑，又复退回至不笑和尚身边。

周养心和年轻人动也不动。

周养心很惨，他头上的发髻被这柄剑削去，头上只剩寸把长的头发，炸炸蓬蓬立在头上。那年轻人竟被吓得面无血色，他手中的戒尺只剩下了一截儿，只是握在手心里的那一截儿。

他只知道那人出了几剑，剑剑削在他的戒尺上。而周养心只知道那人出了几剑，剑剑削在他的发髻上。

站在周养心和年轻人身后的一个红脸汉子看来是这伙人的头儿，他也惊呆了，半晌

才问道：“前辈这绝世无双的剑法，真让在下开了眼了，在下不敢再与这和尚争竞，只是不知前辈是不是肯将姓名相告，也让在下知道这绝世无双的剑法是哪一位使出的？”

这红脸汉子言辞甚是谦卑，看来他对这用剑之人也是心中万分佩服。

这人就慢慢闪身出来，站在月光之下，他神色十分落寞，人也放浪不羁，衣服破旧，发鬓不整，站在月光之下有无限萧索之意。

他慢慢说道：“我就是我，你又何必相问？就是你皇宫大内的高手都来，我也不会将你们看在眼里。”

红脸汉子一见这人，心中一惊。这不是落魄书生祁震么？相传他已十年不用剑，却为什么又用这一柄锈剑？如果他不用剑，凭他那身手，周养心这些人也可以看得出来，偏偏他又用起剑来，让红脸汉子等人反没想到是他。

红脸汉子打揖道：“在下等不知道是祁先生在此，在下等告退了。”

红脸汉子与周养心，还有年轻人这些人都一一作揖而别。这落魄书生却理也不理，只是抬头望着这一轮月亮发呆，象是在想心事。

这些人默默走开了。

他们也许还会找上这个不笑和尚，因为他们一心要杀他。他们也许再也不会找这个不笑和尚了，因为他们也怕被这个人杀死。

天下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要与郢亦天一争雌雄，这个人就应该是落魄书生祁震。

但祁震没说过这话。

有许多人讲过这话，但讲这话的人多半自己也是在醉时才这么说，要不然就是自己也知道自己那是在胡说。

落魄书生祁震没讲过这话。

但这不等于他心里不想这一件事。

他这会儿呆呆地望着月亮，是不是又在想郢亦天在峨嵋金顶上与秃鹰郅远、不死神

仙云鹏那一场苦战？

不笑和尚也知道这个人，他知道落魄书生祁震，就象每一只蚂蚁都认得大树一样。

祁震是大树，他不笑和尚只是一只蚂蚁。

不笑和尚从心底里浮上来一阵自惭，他是什么人，竟敢答应凤园女人，为她们做事，又敢带这金童银童走出来？他这点本事对付江湖上的保镖武师什么的，还过得去，但要是遇上真有本事的人，他的日子就难过了。他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再照顾这金童银童？

他想转身，默默走开去。

他明白，落魄书生祁震同他之间，也没有什么话可讲。

“站住！”

祁震撼住了他。

祁震仍站在那儿望月亮。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那两个童儿并不是被人从大觉寺中拎出来的；他们俩是从寺中走出来的，直接上了一辆马车。”

不笑和尚心里一动。

看来金童银童仍然是乐意跟皇上走，他们仍然惦念着那个皇上，不愿跟他不笑和尚走。

如果凤园之人来向他要人，他对那些女人怎么说？

如果别人问他金童银童为什么不跟他走了，他对人又怎么说？

不笑和尚轻轻一叹，悄悄走了。

他走得很慢，终至消失在树影之中。

第十六章 一个驸马由谁做

京都汴梁。

深夜。

路面上没有多少行人，只有兵马司的巡城队伍一次次踩踏石块路面，发出咔咔的马蹄响声。

宫门前，御林军在守卫着宫门，两个校尉带几个禁军在宫门盘诘出入之人。

皇宫是不夜城。

刚刚从这里抬进去几顶轿子，轿内坐着的是京都教坊的乐妓，宋代皇帝自太祖太宗以下，都十分雅好音乐，尤好京都俚曲，常常让教坊司中名流乐妓，排演上来聆奏。每一次聆听这乐奏，皇帝便龙颜大喜，十分快活，皇宫之人也都染了这习性，不喜从宫内乐伎处听曲儿，偏喜宫外教坊那些沦落风尘的乐妓舞女的演奏。

这大概也是一点儿刺激，是一种乡间俚曲的刺激。

那几顶轿子进去之后，又有几个衣服模样极象江湖人士的人匆匆护着两顶小轿走来，一个人向这守宫门的校尉示一木牌然后指指这两顶轿子，说了几句悄悄话。

那校尉一惊道：“是真的么？”

那人就点点头。

这两个校尉也心照不宣，同那人点头致意，然后故意去打轿帘，看一看轿内。

一看心中明白，果然是这两个人物回来了。却不知为什么都剃了光头，让人猜疑不定，他们为什么要剃光头，难道出去的日子不好过么，非要剃度出家才混得一碗饭吃？

轿子里的人对这校尉也不说一句话，不言不语，只是凝睛看他。

校尉一笑，道：“好，好，走好。皇上这会儿八成是在暖香阁。”

那人一笑，挥挥手表示明白他的意思，就带着这两顶小轿，一直入宫去了。

皇上真的在暖香阁。

皇上有了一个女人，一个真正让他心中喜欢的女人。

这女人叫沐珠。

沐珠是南人，被淑妃看中，买来做宫女的。

但这沐珠聪明，人极机灵。

一日太后去淑妃处闲坐，正赶上沐珠侍候。

太后这人喜暖茶，暖茶又要不冷不热，不温不火，就十分难调。加上这老人心躁，要喝时就一阵急火似地叫，叫来了太烫太冰了都不行。太后这喝茶的毛病确实让宫中人都极头疼。

偏在沐珠这里，太后喝的茶总是正好。

太后一边同淑妃闲聊，一边喝茶，放下茶杯，这沐珠便将茶杯拢在袖内，及至太后又伸手想拿，这一杯茶便又落在太后手里。闲聊之时不觉，后来才知这茶始终温热，就问沐珠一句：“你这小东西，用什么鬼神让这茶热着？”

沐珠很挚朴地一笑：“喏，在这儿。”

大热天的，她竟然在袖中用了一只小小的袖炉。

太后一笑，当时也没讲什么。

三日后，太后懿旨，调沐珠去皇上寝宫。

沐珠初入皇上寝宫，自然也不知她这个淑人是做什么的，她以为只是为皇上铺铺被子，为皇上暖暖茶什么的。及至见了皇上，才明白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当皇上批阅那些奏章时，这沐珠就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皇上，看得人也痴痴的。

皇上以为她只是象以前那些女人一样，站在他身后，随时等他诏令，谁知一抬头，却看见沐珠一双漆黑双眼正盯着他看。

皇上就不禁有些好笑，笑她不知这宫中礼仪，不知该站在皇上身边，竟然自己取一

个小凳坐在皇上一边。但一想这是内宫，又没有什么人看见，她站着坐着又有何妨？只是一笑，不再管她。

沐珠偏偏这时长长一叹。

女人在皇上面前，常常是又怕又缠，怕是怕皇上对她没了恩宠，那样她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缠是想从皇上这儿弄上个儿子女儿，也闹个皇娘当当。这些女人都一个模样，一副心思，让皇上怎么不怕，怎么不烦？

可这沐珠不一样，竟然在他面前不是打点精神，却长长地叹气。

皇上道：“你叹什么？”

沐珠道：“皇上也不容易做的，每天要看这么多奏章，要想这么多事。”

皇帝心中一楞，心下对她有了一份喜欢。这个女孩子不同于其他人，她知道皇上不容易，这就有了体恤之意，那些女人从来只冲他要儿子要女儿，哪里有闲暇来体恤他？

皇上这时便笑，说道：“你以为这龙椅难坐，其实容易得很。你不信来坐一次，你坐我这儿，看这一本奏章，看完之后用这朱笔批上一道圣旨，看他们谁敢不行？哪怕你这圣旨全是混话，人家也照做不误，这就是做皇帝的容易处了。”

沐珠一听，马上站起，双手象扇子一样用劲摇：“不，不，我可不敢，我要坐在这龙椅上，天打雷会劈死我……”

皇上此时心境好，哪管她应不应，走上去抱起沐珠，把她放在龙椅上。

皇帝这是头一回用劲儿抱女人。

他心里也自一动，这女人柔弱纤细，却是极为纤巧，是个柔若无骨的女孩子。

皇上对女人，又多了一分情意。

沐珠就坐在了龙椅之上。

皇上让她看奏折，她不敢不看，就急急忙忙，心中打鼓地看了一本奏折。幸好这奏折不算太长，她匆匆浏览一遍，又战战兢兢地提笔写字，写下了几十个字，把笔恭敬

地放好，马上逃一样离开了龙椅，躲到一边去了。

皇上来看她所批的那一条奏折。

臣陕西转运使胡铭呈文：

陕西荒旱，民力凋敝，地方官吏一应人等均该轻财赋，减徭役，且体恤圣上慈恤之心，养民兴利。有陕西知府路归远不察民情，不恤民力，生祠急建，倍增繁冗，为一官之私，害万民之力，此绝非我大宋臣子所为。呈文请圣上睿察，审详细情，以定其罪。

这一奏折极易，是皇上平日看上去很可丢下不复的折子。皇上看毕，再看沐珠这一批。

朕承天诏运，有大宋兴盛，臣下官吏，当体恤朕之苦心。陕西知府营祠靡费，非朕本心。着川陕经略安抚使查实，如系确是，当将陕西知府羁解来京，交刑部议问。

皇上当时心惊，知道这沐珠是一个才女。

才女有许多，有的女人好诗歌赋，好唱吟作答，显一派文人儒士之风。这类才女是有才气，但却被皇上视为小才气。更有的女人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能于镇定之中主乱事，虽千军万马齐发，我自镇定如故。这是才女，也有才气，却被皇上看成是有中等之资的才气。象能闻达知识，有过人之目力，可于万千之诉讼之中理序清源，做一个不糊涂、不唯唯诺诺的人，才是大才女。

唯有大才女，才会对这帝王奏折、天下诸事有兴趣。

皇上大悦，叫沐珠来。

沐珠这一回却躲在竹帘之后，满脸绯红，随你千呼万唤，就是不肯出来。

皇帝心里又是一喜，对这沐珠添了两分喜欢。

沐珠为皇上铺好被子，想转身走去。

龙床之外，又有一床，那是随侍之人寢息用的。沐珠以为皇上该睡了，她也要打下帘子，烧好涎香，悄悄走出去睡。

不想皇上却睁开了双眼。

皇帝的一双眼睛也亮闪闪，灼灼似贼。

这眼光烧得沐珠心慌。

皇上伸出手：“你要去哪儿？”

沐珠努努嘴。

皇上道：“你是淑人，你知道不知道？”

沐珠点点头。

皇上笑了：“这床上，该是有淑人睡的地方。”

皇上比划一下，龙床很大，他比划出去一块，留给沐珠。又比划出一块，他自己正躺在这儿。

沐珠的脸儿发烧。

她用双手捂住了脸。

皇上在等她，等得也有点心跳。他这时认定心跳，慌乱这滋味很不错。

沐珠双手仍捂着脸，却话语儿轻轻：“淑人……淑人……就非睡这床上么？”

皇上心中很好笑，在笑她这天真，又很震撼，震撼于她这天真，他很认真地点点头。

沐珠不动了。她好半天没动地方，然后她突然身子一屈，将一条裙子丢在了地上，人象小鹿，一下子跳到龙床上，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了。

当然是皇上用手比划的那一点地方。

龙涎香仍在烧，皇上睡不着。

皇上翻了翻身，问：“你……睡着了么？”

沐珠叹一口气：“睡不着。”

她当然睡不着。

她不讲话，皇上也不讲话。

皇上在等，他从来没遇上这样的女孩子。他遇上的都是一些疯子，有的甚至刚刚进宫，与他在一起的第一夜，就开始向他扑来，向他要儿子。

沐珠不是那些要儿子的女孩儿。

她也一句话不讲，她在想什么。

皇上突然有点怕，他怕这女孩子也象那些女人一样。

龙床很大，两个人中间隔得很远。

皇上正在思忖他该怎么讲话，他决不能吓坏了这个女孩，他决不能让她感到有什么不快活之处。他突然明白了，他当皇帝当的，连几句好听的情话也讲不出了。

这时，沐珠突然闷闷地说了一句话：“这龙床睡上去……一点儿也不舒服。”

皇上乐了，皇上乐出了声儿，他马上转身过去，抱住了沐珠。

这是个很纤细很瘦小的女孩儿。

这会儿，皇帝不要听曲儿、不要吃饭、不要看奏章、不要与臣子见面，只是与这沐珠相对而坐。

他要看着沐珠，要一天总看着沐珠也看不够。

这时，有太监进来禀报，说是出宫去的人找回了金童银童。

皇帝这时想起了那两个孩子，那两个一模一样，俊俏可人的孩子。

他就向沐珠笑道：“你一天闲坐也是坐着，我让你看看我过去的两个书童，好不好？”

沐珠当然不会说不好。

太监就出去传旨。

金童银童走熟了这暖香阁，他们随太监慢慢进了阁，见到皇上正满脸笑容和一个妃子在谈笑，两人就忙跪下，给皇上请安。

皇上笑道：“好，好，我好，你们也好。起来吧，来让沐姑娘看一看你们两人的那模样是不是一样。”

金童银童乍一见到皇上，本想有许多话要讲，但被皇上这一声呼唤，就只好走上前来，给沐珠看。

皇上很开心，对沐珠显示他珍藏的宝物：“你看他们两人，一模一样。哈，又不知出宫去时闹了些什么好玩的故事，弄成了两个小和尚回来。沐珠，你看，这两个人呢……”

皇上看着金童银童。

金童银童自然明白皇上的把戏，就各自眨了几下眼皮。

皇上笑道：“这个是金童，这个是银童。你认好了，一会儿别认错了。”

沐珠见皇上兴致极高，就点了点头。

皇上让沐珠转身过去，再回转身来，又让她认哪一个是金童，哪一个是银童。

沐珠咯咯而笑，她叫不出他俩的名字。

皇上大笑道：“不光你叫不出，我也叫不出，刚才我与他们在一起眨眼，我才明白，眨左眼的是金童，眨右眼的是银童。从前有一个大臣犯了过失，他吓得汗流满面，我告诉他：你只要认出这两个哪一个是金童，哪一个是银童，我就赦你无罪。那个大臣一向聪明，这时也没了辙儿。他站在地上，汗流满面，又不敢擦。他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就是一声也不敢叫。最后他眼看无法躲过这一场灾劫了，突然高声一喊：

“金童！”他这一喊是因为他看见金童银童脸上也都有了不忍之色，就冒险这么一呼，金童果然就答应了一声。这大臣忙叩头如捣蒜，说道：“谢谢你俩救了我一命。”

皇上向沐珠讲这两个童儿，这两个过去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事儿可讲的童儿。

末了，他问沐珠一句话：“你喜欢不喜欢他俩的事儿？”

沐珠娇媚地一笑：“喜欢。”

皇上让金童银童去御书房等他。

他让沐珠先躺下，先躺在龙床上。他轻轻地说：“等我，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沐珠屏息点头，一双眼儿漆黑，盯着他。

皇上进了御书房。

他坐下了。

金童为他正了正龙椅，银童把茶盅放在他手边，然后二人都退在他身前。

金童银童还是那么可人心意。

皇上啜了一口茶，说道：“你们两个人回来了，这就好……”

金童银童想等皇上说话，心想皇上一定问他俩在外面如何混日子，怎么做了和尚的，一定会问他们俩江湖上那些新奇事，那时他俩又会象以前一样，有说有笑地讲这些事儿给皇上听。

但皇上不问他们。

只这一句话也弄得金童银童流下了眼泪。

他们心中委屈，以为见到了皇上，就可以好好倾吐一番了。

皇上一定是见了他们的信，不然皇上不会派人去接他们。

他们感激皇上。

皇上闭上双眼，眼前闪的仍然是那个一双眼儿黑漆漆的沐珠。

沐珠是个女孩儿，一个羞涩的女孩儿，她让皇上着迷。

皇上说道：“这次叫你们回来，也是为了以前曾答应过你们的一件事。”

金童银童一愣，皇上以前答应过他们什么？他们都忘记了，皇上对他们俩所做的许诺太多，但从没有一件真正做过。

皇上如今确是有道君王了，他做事比以前又认真了许多。

皇上慢慢说道：“我以前曾答应你们，让你们俩中的一个做我那女儿的驸马，这事儿我说到做到。驸马虽不是一个官职，但也够你们荣耀了，总比做一个书僮儿还强。”

金童银童先是一愣，做驸马？那只不过是皇上那日醉酒之言，怎么算得数？但如今

皇上是认认真真讲话，他们怎么能不信？

可是，皇上是不是糊涂了，他那个女儿至今也不过三岁啊。

但皇上就是皇上，他就是下个诏书，要金童银童做他的驸马，做他三岁女儿的驸马，朝廷上又有谁敢不听？谁又敢对皇上给三岁的女儿选了一个驸马一事有一点异议？

皇上又说道：“可我不知道要你们哪一个做驸马，要金童，还是银童？我看还是你们两人都做驸马吧？”

金童银童以为皇上是昏了头，他一个三岁的女儿，早早许给了人不算，竟还要许给这兄弟两个人，这岂不是昏了头？

金童忙道：“不，不，还是给银童。”

银童也马上说道：“你大，就你先。”

这两个人竟然推让起来，兄弟之间，推让着做这个驸马。

当然还是由皇上来决定。

皇上看着这兄弟俩，久久不语，又一笑道：“好，你兄弟两人就一齐去做驸马，这也没有什么不可。”

金童银童大吃一惊。

但这是皇帝亲口说出来的圣旨，他们只好听从。

皇上的眼里也闪出一阵悲伤、痴迷：“我忘了告诉你们，在你们出宫以后，公主她……她死了。”

皇帝的话象一个炸雷，炸响在金童银童的耳边。

公主死了，为什么还要他们去做驸马？

他们当然也只有一死。

皇上又低下了头。

进来了主事太监。

金童银童明白，这个主事太监的功夫极高，他是皇宫大内的第一高手。

主事太监肃手听令。

皇上讲话时口气匆匆，也冷冰冰：“把这两个人带去公主陵墓，陪葬。给他们驸马衣饰，加正二品官衔。”

主事太监一声应诺，随手把这二人拎了出去。

第十七章 百鸟之啄

凤园成了废园。

那些神秘的房间也没了神秘，都变成了一间间空空旷旷的空屋。湖上的那一间间房屋都没人光顾，夜里风吹，门窗扉扇自动，叭叭作响。

那些女人哪里去了，那些自称为各种各样可爱的鸟儿的女人哪里去了？

在汴梁城外，有一片洼地。

洼地之中，有一块墓地。墓地极奇异的是，处在水洼之中，却立为一个高地，那些坟墓干干爽爽。这水洼之中的墓地从来没人光顾，大概是那些死者的后人畏惧这一片水洼，再也没勇气光顾它了。

在这墓地之下，有一片地下屋室。

这是百鸟栖集之地，是从凤园搬出来的女人们的巢穴。

在地下屋穴之中，有一间大厅。

大厅里站着几十个女人，这都是那些极漂亮的女人，她们每一个人都叫着一种好听或好看的鸟儿。

她们齐集在这里，在等，等凤凰光临。

凤凰是百鸟之王。

她们之中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有凤凰，却从来没见过凤凰。

凤凰是什么样子？她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不是一出现，就会让这些百鸟自惭形秽？

主事的孔雀朗声道：“凤凰到！”

众鸟儿都默无声息，她们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大厅内那块屏风。

凤凰自然该在这巢穴之中。

所以她该中那儿走出来。

但她们想错了，正当孔雀大声一喊时，众人目光刷地一齐向屏风那儿望去，这时，众女人的身后走出来一个女人，走出来一个平平常常、戴着面纱的女人。

她慢慢向前走，走向前去。

她走路那姿势，显然不用一丁点儿内功，只是一个女人的脚步，一个优雅的女人的脚步，正一步步向前走去。

她那姿势极美。

她象是要告诉这些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该怎样走路。

她是凤凰；是百鸟之中最美的鸟。

她站在众女人面前。

她不讲话，只是把这些女人一个个看过去。

被她看的女人一个个都凜然、心跳。

凤凰讲话了。

她的声音很柔和，象在一个人的心里讲话一样：“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恨男人，恨那些把我们不当人的男人。”

她只讲了一句，就点点头，不再说话了。

她为什么只讲了半句话？或许她就只要讲这半句话？

众女人凝神，想听她讲话。

凤凰是她们的主心骨，凤凰是她们的女人之王，凤凰也是她们漂亮的羽毛。

她们想听她讲话。

但她又不讲了。

她一挥手，从旁边走过来山雀儿。

山雀儿是一个小女孩，她只有十三、四岁。

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但她现在站在众位女人面前，惊惶不安，神色不定。

凤凰道：“我们都有自己的兵刃，它叫女儿刀。用它杀人，杀那些男人。也用它自杀，不再受过去那屈辱，保全我们的女儿清白。刀在人在，刀亡人亡。”

山雀儿低下了头。她的刀在那草庐边被用来杀死白脸狐狸苍天仇时，被苍天仇的那一双环儿击折。

山雀儿无语，刀已折，她又有什么话可说？

这时，凤凰身边的孔雀突然说道：“等一等，她的刀没折，而我的刀折了……”

她脸色苍白，从怀中取出一柄小小的薄刀来，向众人示意。

众女人都惊咦地一叫，这是怎么回事？山雀儿说她的刀子折了，孔雀也说是自己刀折，到底是她们两人哪一个折了刀？

山雀儿喊道：“胡说，你胡说！我的刀折了，你何必……”

孔雀一笑，从怀里摸出一柄好好的薄刀来。她愣怔一会儿，跺脚道：“你，你……”

山雀儿显然不知说什么才好。

孔雀淡然苦笑道：“这是我的刀，折在白脸狐狸苍天仇手里。”

众女人都看着凤凰。

凤凰也看着孔雀。

她轻轻一叹，显然她知道这一换刀内情，说道：“也好，也好……”

刷——，没人见她如何出手，但一柄刀已经插入孔雀肋中。

这一柄刀已经插入孔雀胸中，由胸前入，入去近六分，几乎入入心脏，人焉能不死？

孔雀轻轻坐下了。

刀不拔出，无血。

孔雀莫非已死？

但凤凰仍凝神注目着她。少顷，孔雀慢慢又挣扎着坐起来，对凤凰道：“多谢你手下留情。”

这一刀由山雀儿拔出，她已经是欲泣不能，泪流满面了。

孔雀坐在一边。

凤凰道：“莫怪我与你一个人过不去，是不是你与白脸狐狸苍天仇动的手？”

孔雀道：“是。”

“你打不过他？”

众女人看着孔雀，等她回答。

孔雀摇摇头。

凤凰道：“是他跑了，没来赴约？”

孔雀又摇摇头。

凤凰好半天没讲话，然后才长吁道：“是你.....放走了他？”

孔雀看着凤凰，她很艰难地点了点头。

众女人都很吃惊。

百鸟之誓，曾有一言，该杀的男人必杀，如果有了一丁点心软，就要受百鸟之中最苦的酷刑——百鸟之啄。

众女人看着孔雀。

她刚刚受了那一刀之厄，凤凰虽然手下留情，这一刀刺得很妙，但还是刺入了她的

胸腔，使她受了伤。如今，再要她受这“百鸟之啄”，她是不是会忍受得了？

众女人一齐喊：“凤凰——”

她们都跪下了，求凤凰饶恕孔雀。

孔雀无语。

她知道她不能躲避这一场“百鸟之啄”。

她是不是觉得她放过白脸狐狸苍天仇那一举甚是孟浪？她是不是已经知道她释放了这个男人有罪？

孔雀抬起头来，看着凤凰，她吐出了一句话，让所有的女人都大吃一惊：“我……我喜欢他。”

百鸟不语。

还有什么话可说？

所有的女人，都是由于恨才聚集到一起来的，她们没有爱，世上也没有什么人可让她们爱的，她们只靠这恨也能活着，而且活得极好，很自在。

她们从孔雀口中听到了那个已经生疏了的字眼。

孔雀必须受“百鸟之啄”。

凤凰叹了一口气，她觉得如今她也一无办法了。

众女人默默地看着孔雀。

山雀儿已经泣不成声了。

“百鸟之啄”是鸟儿所受的一种苦刑。传说之中，懒惰成性的寒号鸟因为不擅筑巢，又不能哺食儿女，被百鸟之王凤凰下令受“百鸟之啄”的刑罚，百鸟啄后，这寒号鸟竟连身上的羽毛也无一根，最后只好在寒冷之中号啼冻死。

凤凰看看翠鸟，说道：“好，就从你开始做！”

翠鸟走向孔雀。

她跪在孔雀面前。

孔雀是很高贵的鸟，是除了凤凰以外最漂亮的鸟儿。

翠鸟看着孔雀，孔雀闭上了眼睛。

唰——，一刀下去，从孔雀肩头削去一片肉皮。

翠鸟刀法极精，但这一刀还是让孔雀疼得哼了一声。

翠鸟转身，把这女儿刀上的血向额头上抹去。

孔雀猛然一吼：“翠鸟！”

她知道，翠鸟如果把这血抹在自己额头上，就是表示要与白脸狐狸苍天仇不共戴天，这仇怨必报。如果翠鸟那样做，势必使白脸狐狸苍天仇一死。这是孔雀所不愿意做的事。

翠鸟低下了头。

她性如烈火，如果依她之意，一定把孔雀这一笔账记在白脸狐狸苍天仇身上。但孔雀这一声喝止，让她心软了，她默默地垂下手，提刀退至一边。

血污女儿刀，不去寻仇，这是为了孔雀。

翠鸟之后，众女人都默默来刺孔雀一刀。

“百鸟之啄”必须刀刀见血，刀刀带伤，虽然众女人心中踌躇，想不让孔雀受更多的苦，但一个要刀刀见血，刀刀带伤，这就使她们不得不狠心刺孔雀一刀。

孔雀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她仍熬煎着，她不能昏厥过去，她要挺过这“百鸟之啄”。

只剩下山雀儿和凤凰了。

山雀儿厉声嘶吼：“不，不，我不干，我情愿自己刺自己一刀。”

她象疯了一样。

众女人看着她，心中都十分悲痛。

凤凰突然冷冷说道：“如果你不刺，孔雀就没受完这‘百鸟之啄’的苦刑，她为那男人所花的心血都白费了。你干不干？”

山雀儿呜咽着：“我干，我干……”

山雀儿接过了刀，这是她的一柄新刀。

女儿刀，如果玷污了它，就只有用血来偿还。

山雀儿手抖，但她用力一闭眼，还是刺了孔雀一刀。

孔雀不动，口中喃喃说了一句话，众人也没听清。

只剩下凤凰了。

这是孔雀要受的最后一刀。

众鸟都惊惧地看着她。

大家心里明白，虽然孔雀受的是“百鸟之啄”，但她只是爱上了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该把他杀死的男人，并没有背叛这些姐妹们，所以众人下手都颇费踌躇，每一刀都刺得很轻，都刺在不重要之处，让孔雀虽然流血，受苦，但生命决无大碍。她们不愿她死，她们手下留情。

但凤凰怎么想？

她是不是恨孔雀违她心意，悖她凤凰令，让她的威望受了一次挫辱，她是不是会饶过孔雀？她这一刀是不是会让孔雀毙命？

如果凤凰最后一刀让孔雀毙命，其实也是百鸟一齐出手杀死了她。

虽然她们并不想杀死孔雀。

凤凰望着孔雀，她半天没动步。

一柄女儿刀在她袖里，她还未出刀。她是想杀死孔雀，为违令者戒？还是想饶过孔雀，让她手下这百鸟出一次错？

她们是用仇恨支撑起来的，如果没了仇恨，她们会不会没了斗志？

凤凰当然很为难。

众女人都看着她，她们都凝视着她。

她可以决定孔雀的生死，她是凤凰。

孔雀要昏迷了，她象在梦中，全身伤痕已经不觉得出哪儿疼了，她只是有一种要困要睡的感觉。她看着凤凰，知道她也许过不了这一劫。但她不悔，她当时放了那个白脸狐狸苍天仇，她只是一时之念，弄折了山雀儿的一柄女儿刀，过后也好悔。但一想起白脸狐狸苍天仇那样子，那笑容，就心里很甜。如今，她在心里想着白脸狐狸苍天仇，心中念叨：冤家，冤家，我想着你，你是不是也想着我啊？男人都是负心汉，这个男人说不定早就把我忘了，他怎么会想着我，他怎么还会记得我？我放他走了就走了，这一生一世也不会后悔，他想不想我又有什么关系？一个女人，只要有人让你去爱，那滋味也好极了……

凤凰这时向孔雀走来，她站在孔雀面前。

她凝视着孔雀。

孔雀是她的臂膀。

她是不是要为了凤凰令能天下无阻，自残她自己的一条臂膀？

凤凰慢慢掏出她的女儿刀。

她盯着刀，刀在手中疾速翻飞。

刀光闪闪。

凤凰一刀挥去！

孔雀没死。

凤凰这一刀削得比所有的女人都妙，这一刀在孔雀肩头又削了一下，削下了一点肉，又沾上了血。

刀刀见血，刀刀带伤。

凤凰转身走了，她慢慢走到屏风后面去了。

山雀儿和众一拥而上，她们呼喊孔雀。

孔雀已昏厥过去了。

第十八章 棺材之内也宿客

城郊外，有一个小小酒店。

酒店内有一对哑夫妻，丈夫天聋，妻子地哑，夫妻做事却十分和谐，小店也洁净，人也勤快。城郊的人都知道这夫妻开店勤谨，也都喜欢光顾他这酒店。

小店生意不错，时常是从早天光时就开业，直到夜半也不打烊。

夜半之时，客人都匆匆而去，小店客人多半是要进城，要赶在城门下钥挑灯之前回城，就不能多有留连。这时，小店就马上冷寂，没了吵嚷喧声，只留一店杯盘狼籍。只有在这时，小店夫妻才又向店里靠窗的那座位看一看，看看那个奇怪至极的客人在不在。

当然在。

他在喝酒，象一个无家可归者一样在饮酒。

这个客人极怪，他又不是那些家居酒店附近的农夫，又不象是那种有家有业的豪绅汉子，每日匆匆来去，他只是在每天人去夜阑时，仍默默坐在靠窗这小桌边。

斯人寂寞，斯人孤独，又只是孤灯苦酒，漫漫长夜。

小店夫妻就去忙碌，这个客人不用怎么招呼，他自会斟酒，自会去拿菜，又从来不会呼唤他们夫妻二人。如果他们收拾完了，便由聋丈夫向那人比划一下：你先喝，我们去睡了……

那人就点点头，亦不复再向这一对聋哑夫妻讲话。

这一对聋哑夫妻就去睡了。

聋哑之人偏生也有那无限精力，忙碌一日之后，夫妻又累又乏，却又不甘寂寞，忙忙地做些夫妻之事。这小店又小，夜又静寂，那声音便也传入客人之耳。

店主夫妻听不到声音，自然不再顾忌，而这坐在窗边身影，于男欢女爱的残疾心态中却凝坐如山，象一段木头。

酒，是苦的。夜，又很漫长。

他是不是无家可去？他是不是家有悍妻，不愿归去？他是不是家中空徒四壁，没亲没热，触目伤情，心生悲凉？

他默默饮酒。

他看着窗外，窗外没别的景致，只有漫漫山野，夜里又看不见山野之上的葱绿，只有一片混沌沌的暗夜。

他坐着，板凳冷，酒冷，人也极冷。

他坐着，是不是也可以睡着？

店主夫妻刚开始还心中略有不安，时常在睡过一觉之后，于夜半时分醒来，来看看他是不是要暖酒热菜，但时常只见他摇一摇头，象惊讶店主夫妻为什么要来打扰他似的，倒弄得这夫妇二人不再好来看。有时至夜半，只余酒杯，残盘，人已去远，身影杳然。

店主夫妻时常比划：这人是个怪人，这人是个伤心人。这人比他们更可怜。

因为有了这个人，店主夫妻对他们自己的一生就很满意，他们时常眼里闪着怜悯，双双用劲搂抱着，没一丝残缺与遗憾，香甜地入梦。

这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这天聋地哑的一对夫妻对他怜悯。

这人是医鬼浩明，是那个威风凛凛、江湖名医医鬼浩明。

他天天在这小店里吃酒，天天徘徊不去，直至夜深。

眼看月升星沉，静夜悄至时，他才慢慢起身，他要走了。

他要一个人回去，他要回到他那奇异的居处——棺材里去。

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响。

很异常的脚步声。

他吃惊地回头，他看见了店主夫妻，那一对又聋又哑的店主夫妻。

很奇怪的是，这一回店主夫妻并没有披衣而出，也并不是一个人来问他是不是要添酒热菜，而是夫妻齐出，而且夫妻都穿得齐齐整整，丈夫满面红光，妻子绯红着脸，却有孜孜喜色。

他们要做什么？

店主夫妻喜气满面。

店主抓来一个小凳，坐在他对面。店主妻子笑吟吟站在丈夫身后，她满脸喜色，双手抓在丈夫肩头。

他们象有话要对他这个客人讲。

店主女人就向浩明比划，他向浩明讲，他的话很柔情，静夜之中，流着清泉水。

“他说，我们夫妻两人看你好可怜。你别难过，人总要死的，她如果不在了，你可以自己好好活下去。你的痛苦他和我都明白，你看我们，一个聋，一个哑，活得也很不容易，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可我们还得活下去。我们也想死，但最后没死，不是也可以活得好好的么？你可能日子不宽裕，我和他有钱，我们给你些银子，这是三十两银子，是我们夫妻的积蓄，我们帮你，你好好干点什么；别再光喝酒了，这么喝酒，可是伤身子的事……”

女人的话很动听，有神仙一样的嗓子，有菩萨一般的心肠。

医鬼浩明愣了，他的眼睛潮湿了，他看看这一对夫妻，从这一对夫妻的眼里看到了

暖意。

这桌子上放了三锭银子，这时他们夫妻的积蓄。

浩明能说什么？

他要推辞么？他要感谢么？

浩明的眼睛湿润了。

小店店主夫妻看他也是一个可怜人。他可怜么？

他自己并不以为自己可怜，他只是寂寞，只是孤独而已。

他的眼中有泪水。

捧着这三十两银子，眼中的泪水流下来了。这银子是热的，还有这一对聋哑夫妻的体温。

浩明想推辞，但他说不出话来。

他只是把银子揣在怀里，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把这布包塞给这一对夫妻，飞身走出店去。

他转瞬就身影不见了。

店主夫妻手拉着手，他们知道他们帮助了这个可怜的人，他用这三十两银子足可以做一点事儿了，他不会再穷途潦倒了。他们很快活。

他们看着桌上的小布包。

这男人塞给他们什么？

打开布包，这夫妻惊呆了——

一根簪子，簪子极工细，花上千两银子也买不到的簪子，还有一串夜明珠串成的链子，二十四粒一般大小的夜明珠。

这一串珠子价值连城。

店主夫妻看着这两件宝物，傻了。

浩明飞身逃走。

他是痛恨他自己才飞身逃走。

店主夫妻送他的是一片诚心，一对聋哑夫妻的一片诚心，他送店主夫妻的却是黄白之物，两件让他们一世勤谨也换不来的宝物。这两件东西送他们，岂不是玷污了那夫妻的心？但他不能不这样做，他不这样做，他心中不安。他这样做了，心中更不安。他只好匆匆逃走。

他知道，他甚至不敢再去这小酒店喝酒了。

这样，他连静夜的孤独也无处去守了。

浩明一边咒骂自己，一边向郊外的坟场飞去。

这儿有一间墓室，他在这墓室中居住。

他慢慢走向黑暗之中的墓室。

只有浩明知道，黑暗之中，最黑暗的夜色是死气沉沉的夜色。死气沉沉的墓室之夜是暗绿色的，夜色太深，太暗，看上去就是暗绿色的了。

他走她这静静的暗绿色的夜之中去。

嗒——，嗒——，静夜墓室，他的脚步声很孤独。

脚步声很响，很响的脚步声使夜显得更冷清，更怕人。

浩明走入了墓室。

墓室很大，足有两间屋子大小，墓室内有石椅、石桌。有一具石头棺材。浩明也不点灯，他已经不耐烦点灯了，点灯不自照，墓室无别人。他点灯有什么用？

他坐在桌边，流泪。

他是可怜人么？他是一个绝情人么？他是被世人遗弃的人么？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子么？

他不是。

但这一对天聋地哑的夫妻也可怜他，他又是什么？

他流泪，流了很长时间。

他曾有过快活，他曾有过心上人，那女人是江湖上的美人，是一个很自信的女孩子。他是威风凛凛的汉子，他是一个绝色女人，两个人碰在了一起。

他也曾做过梦，是江湖上英雄夫妻联袂飘游的梦。

但他的梦成了空。

只有他自己了，只有他一个人，而且是睡在这棺材里。

英雄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伤情处。

他的泪流得很多。

好在只有他自己，他自己才能流泪，他自己才一个人流泪，象一只受伤的虎豹，撕咬之时勇猛，独处之时舔伤。

他的泪流够了，他要去睡了。他走向他的床——那一具石棺材。

他慢慢爬进去。

他落在石棺之内。

突然，他惊叫了一声，他觉出这棺材内有异，是什么东西，滑滑腻腻的吓人。

是谁要害他？

那东西突然一动，抱住了他。

又有一股香气。

是人，是一个女人。

“别动！”

他浑身无力了，他听出了这声音，这是他睡在棺材里也日夜忘不了的声音。

是她么？是她么？是他心中的那个女人媚娘么？媚娘怎么会在这黑暗之中来到这

里，她怎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来到他这鬼一样的墓室中来？她来做什么？不管她来做什么，不管她为什么来，她不是来了么？

“媚娘，媚娘……”

他紧紧抱住了她。

两个人忘情了。

这是地狱么？幽幽暗暗之中，二人都恍惚如入幽冥，都恍惚已身变非人，幽冥之中，似乎人与人之间的那些禁忌都该解除，他与媚娘已然成鬼，鬼就会不怕一切，不再信守人的誓约。

他忘情地亲吻媚娘。

媚娘的身子抖成了树叶，她比浩明更是热烈。

为什么不畅畅快快做一回男人女人，为什么不呢？

媚娘是女人，女人这时比男人果决。

他迟疑了，他似乎在回忆这是不是梦境。

他不动了，象由炽热中渐渐冷凝，渐渐化成了冰。

他不动。

媚娘在呼唤，她想做一回女人。

浩明起身了，他又去坐在石椅上。

媚娘愣了，女人的热情化成了冷静。冷静是怨，是怒火。

她冷冷一笑，这笑象箭，射中了他小心脏。

“为什么不点灯？”女人说。

就点上了灯。

墓室毕竟是墓室，他点灯之后，满目皆是死气。

无论浩明怎样清扫，这只是一间干净的墓室而已。

媚娘望着浩明，她心中又是幽怨，又是气恨。她怨的是这个医鬼浩明，当初何必发这个誓愿，让她同他两相缱绻的深情不能相聚，弄得天各一方还不算，还让他自己居住在这么一个鬼才可以居住的墓室之中？他要是情有所钟也就可以让人死心，却偏偏他这人一个人守着古墓幽魂，一个人枯枯死守。他忘了他还有过媚娘么？他忘了他这人还有女人疼爱了么？

媚娘心中幽苦，她真想哭。

但她没哭，她只是咳嗽起来。

这是夜，她一咳起来，就咳嗽不止，咳得她喘了起来。

浩明不敢看她，他怕见她那痛苦的神色，怕见她咳成这咻咻的样子。

媚娘好不容易止住了咳。

她对着浩明冷笑：“浩明，你可好，可好……你是不是忘了世上还有一个许媚娘？”

浩明一叹，不语。

媚娘冷冷一笑：“我以为你这人还算一个男人，喜欢上了五个女人，谁知你这人却人不人鬼不鬼的，连这五个女人也弃你而去。可怜啊可怜，想当年堂堂正正的天下神医浩明怎么变成了鬼了？”

浩明不语，只是以手支头，静静地看着这个女人。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

这女人从来对于他是远在天涯，可如今她确确实实是近在咫尺。

但他对她无话可说。

她满腹怨尤，为什么不让她讲？她恨自己，就让她恨好了。不恨你，她也就不爱你了。

她冷笑道：“亏你是一个男人，你和那五个女人在客房里，已经都拥被而坐了，已经是肌肤相亲了，为什么不再近一步？亲热亲热啊，那可是天下难寻的美人啊。连那个

江南名妓宁馨儿都念念不忘，她想为你睡棺材。你说，是不是我下一回回去，把她找来，让她也和你在这儿，睡在一起？那样你是不是就不寂寞了？”

浩明看着她，看得出神。

女怕撒泼，男怕蔫人。

男人不声不响，你能拿他奈何？

媚娘想杀死他！

她冲上去，叭叭打了他两个耳光。

这耳光打得不轻，浩明的脸肿了起来。

男人受这欺负，本该火气万丈，但这个浩明却做鬼做到了不谙人事的地步，他抚摸一下肿胀的脸，苦笑了一笑。

媚娘还会如何？

女人毕竟是女人。

她又会做一套柔软功夫。

媚娘扑上去，抱住浩明的肩，撼他。

“浩明，浩明……”

这一唤柔肠干转。

“浩明，我想你，夜里想你，我天天夜里不睡，咳也想你，不咳也想你。你好狠心，干嘛不和我在一起，为什么不娶我？你只要娶了我，我的脾气一定会变好。你信不信，天天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会打你了，不会打你的耳光。我会对你好，你笑一笑，我就会忘了咳嗽，你如果不笑，我可就伤心了。我天天和你在一起。好不好？”

浩明看看她，似乎心也被她说活了，他的眼里闪着温柔。

男人也会温柔。

“答应我吧，好不好？咱们睡在这间墓室里也行。我告诉你，我在自己家里也有一

口棺材，我不知道你睡的是什么样儿的棺材，我找到的是一口木棺材。我天天睡在棺材里，也没什么可怕的。我天天白天在那里睡。睡时我会念叨：浩明，浩明，睡吧，好不好？我睡得很香。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可以一辈子睡在棺材里.....”

浩明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他没法儿不流泪。

媚娘很温柔，用一双纤纤玉手为他擦泪：“你哭了，男人不能总流泪，总流泪的男人没出息.....”

为什么浩明只流泪不讲话？为什么医鬼浩明只是愣愣地看着她，却不说一句话出来？

媚娘脸色绯红：“我还生气，为你同那五个女人在一起而生气，以为你会喜欢上她们。你会喜欢那五个女人，她们一个比一个好看，也都比我年轻。你喜欢上她们，可是有眼光的了。你不知道，她们也喜欢你，她们和你在店里那一夜，就喜欢上你了，她们认定你是个真男人，一个好男人。她们才知道你是一个好男人.....”

浩明看着她，这是一个沉缅在自己的快乐与情感之中的女人。又因为这情感很深，因为它时日已久，就把她弄得如醉如痴，如幻如狂。

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媚娘伸出一双手来：“给我！”

“什么？”浩明不解。

“你答应给我的两件东西。”

浩明心一缩，糟了，他今夜里把答应给她的那两件东西给了那小店中的聋哑店主夫妻。

他曾答应过她，给她一支簪子，一串明珠。他答应她时想，他一定选一串最好的明珠，一支最好的簪子送她。

后来，他与她分手了。他始终把这两件东西放在怀里，他躺在棺材里，怀里有这两件东西，他才睡得安稳。

他象是才明白，他是把最贵重的东西给了那聋哑夫妻。

她们会明白这贵重么？

他如今，怎样向媚娘说？

“我都看见了……”媚娘一句话，让他几乎声泪俱下，“你还是你……”

她看见了他？她看见了那个静静月夜，坐在小店里寂寞饮酒的浩明么？她知道他的心思么？

媚娘眼也红了：“你，你，你这又是何苦……”

叹了一口气，便没下句。

媚娘也要落泪。

咳嗽，不停地咳嗽。

媚娘知道这咳嗽误事，可她又不能不咳嗽。

她刚刚让浩明的心同她一起有些激动，刚刚从他眼中见到一丝炽热，就在这咳嗽之中见他目光又黯淡下去了。

她恨她自己偏在这时咳嗽。

她想扑上去，向这个医鬼浩明述说，她不愿意一个人呆在那阴风婆婆的庄子里，她要同他在一起。她要告诉他，就是死，也要同他死在一个墓穴里。

一阵子长长的咳嗽，使她的话再也讲不出了。

浩明的眼光躲着她。

他不忍心看她咳嗽。

她说道：“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夜里你睡，白天我才睡，好不好？”

浩明摇摇头。

她心中凄楚，她咳嗽狠了，他一定睡不好。

“我可以躲在另一间屋子里咳，让你自己好好睡，好不好？”

她抚摸着浩明的衣襟。这是那个影子一样总在她梦里的男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人。

但浩明又摇了摇头。

浩明为什么要摇头？

是因为他没治好媚娘的病么？她的病没治了，就是神仙来了也束手无策，他浩明又会有什么办法？他没办法治好她的病，就依他自己的誓言，来睡地底下的棺材，这……
这又是何必？

她轻轻一叹：“你不必对这誓言太看重，如果你决心要依这誓言，我也就不再走出
这间墓穴。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浩明低下了头，他不想让媚娘看到他眼中的泪水。

有一个女人爱他，爱他看到了骨子里，她为了和他在一起，甚至不惜住墓穴。

他该很快活，是不是？

媚娘等不及了，她要同浩明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生同楼、死同穴的夫妻。

她镇定地脱衣，让她自己站在浩明眼前。

浩明也很机动，他渴望的不是媚娘么？他日夜想亲近的不是媚娘么？

他紧紧搂住媚娘。

他把媚娘抱在棺材之内。

他真的要在这棺材之内同她亲热么？

媚娘笑着，笑着，但是在突然之间，她的笑僵在了脸上。

浩明点了她的穴道，让她手脚不能动。

他又点了她的昏睡穴。

媚娘就昏昏沉沉睡去。

外面，天要亮了，从墓穴中踉踉跄跄冲出来一个人，他象醉了酒一样，从墓地里走出来，他疾飞如箭，人在这荒野中奔走。他嘴在狂呼，嘶吼，象一头野兽。

他是野兽，是一头受了伤的野兽。

第十九章 高处不胜寒

郢亦天和妻子许媚儿在闲谈。

许媚儿媚眼如丝，一笑微启齿，流眸多生情，连郢亦天这样的英雄人物也觉得她生得实在是太好了。

天下该只生有这样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也只是上苍给郢亦天的赏赐。

他该知足才对。

许媚儿笑，和他谈一些江湖上的笑话，讲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侠们”东奔西忙的事儿。

许媚儿总是好打听这些，把这些告诉郢亦天。

她想让郢亦天快活。郢亦天也确实听得哈哈大笑，但他心中是不是真的很快活，许媚儿也不知道。

这时，郢明走了进来，肃手而立。

“什么事儿？”

“小人儿田渠来了，想见主人。”

郢亦天笑了，小人儿田渠，就是那个一眨眼就一肚子鬼主意的小人儿田渠么？他来做什麼？他是人小鬼大，在江湖上很有名的人物，但他来这里做什么？

郜亦天还是一笑道：“请，有请！”

小人儿田渠的身子不及许媚儿乳高。

但他从来也没认为他自己很矮，他昂然而入；向郜亦天和许媚儿肃然一揖，就去客座位上，身子向上一纵，跳在椅子上，蹲踞着坐了。

郜亦天笑着，亦不以为怪。

小人儿田渠做事总是很怪，你见到的小人儿田渠总是做怪事，你对他做的一切都该不以为怪。

小人儿田渠笑，贼忒忒地笑。

郜亦天也笑道：“不知你笑什么？”

小人儿田渠道：“我想知道你这一阵子在家都干些什么。”

郜亦天道：“也没做什么，只是静坐坐，有时同夫人闲聊一会儿。你想还有什么事儿可做？”

小人儿田渠睁大了眼睛：“你从来不练武功？”

郜亦天一叹道：“也许你不知道，我已经好久不曾练武功了，我的剑已经埋在了峨嵋金顶，我也不愿意再琢磨这些东西。”

许媚儿道：“他把棋袋都挂起来了，连棋盘都嵌入墙壁了，琴也尘封了十来年了。他什么也不练，只是每日在家静坐，他这人怕把武功这门事儿忘了。”

小人儿田渠道：“是么？可惜啊，可惜。”

他四外望望，又看看郜亦天。

他明白郜亦天不练武功的心思，他以为他是一个独处广寒宫的月中嫦娥，世事之中再无让他留恋之处，只好飘飞入蟾宫，从那高高的月宫来看人世间，看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以她再也不相信人世间那美好了，因为她看厌了的都是恶人的龌龊。

小人儿田渠看着郜亦天。

这人目无精光，神气又极平常，与一个六旬农夫老翁也不差什么，他这样子，哪有天下第一高手的模样？他这样子足以让天下武林人沮丧。

小人儿突然笑了，笑得很怪。

郜亦天问道：“你又笑些什么？”

小人儿田渠道：“你以为你这个人打完了十年前那一仗，就算完了？就从此大功告成，不再在江湖上闯来荡去的，做起好好的田舍翁来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郜亦天不语。

他心中一动，莫非这几年江湖中又出了什么新人，出了什么奇人不成？他心中这一动是汨汨激血的一动，但小人儿田渠道看不出，因为郜亦天这人涵养功夫极佳，他没法猜测到郜亦天这会儿在想什么。

小人儿田渠道：“告诉你吧，江湖上有一个人你该认得，他叫落魄书生祁震。你认得他，是不是？”

郜亦天一叹道：“当然认识，如果你说的是他，十年之前就认得。”

郜亦天心中微感失望，如果小人儿田渠道讲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或许会震惊，但这个祁震却只是江湖上一个疯疯颠颠、痴痴迷迷的人，他又会有些什么花样？

学道：“落魄书生祁震在埋头练剑。”

郜亦天一笑，他也埋头练过剑，可那时十一年前了，练剑有什么用，落魄书生祁震要练的已经不是剑法了。

小人儿田渠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那么笑。你知道落魄书生祁震十年前杀人就不用剑了。如今他为什么又练剑，因为他拿到了一柄‘天地’之剑……”

郜亦天听了，脸色微微有些变了，他急忙问：“你说，他得到了黄帝之剑？”

小人儿田渠道：“对，正是一柄黄帝之剑。”

郜亦天无言，如果有人十年前就已经弃剑不用了，如今他又握起了剑，而且用一柄

‘天地之剑’，你想他会做什么？

郜亦天看着小人儿田渠。

小人儿田渠正瞅着他。

郜亦天心中想到，如今武林之中，如果说有人可以向郜亦天挑战的话，那个人就一定是这个落魄书生祁震。这个祁震是一个很可怕的人，郜亦天在十年前峨嵋金顶上见到过他，见到过这个祁震。

那时，足有三、五十人看着他与秃鹰郅远，不死神仙云鹏那一场恶战。

秃鹰坠崖而死，不死神仙云鹏挑断脚脉，从此成为废人。

峨嵋金顶上的人都欢声雷动，众人都推崇郜亦天为英雄，都围着他，簇拥着他。

只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书生上来扶不死神仙云鹏，为他上药止血。

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云鹏做事，竟从容不迫，没一点儿窘迫与慌张。

他不知道这个不死神仙云鹏是黑道人物么？他不知道云鹏如今已成为一个废人么？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连秃鹰郅远的弟子和不死神仙云鹏的下属都逃得远远的，他为什么要来帮云鹏？

便有三、四个人用剑，冲过去指着他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帮云鹏这个恶贼？”

这人头也不抬，甚至看都不看眼前这几柄剑，只是忙他自己的，冷冷说道：“把剑挪开！”

以剑戟指他的人自然都是江湖上正门大派的子弟，他们见这个书生居然敢当众为云鹏做事，就心中生了杀机，想把这人也当场杀死或废去他的武功，就有一人吼道：“你站起来，拔出你的剑，我要与你斗上几个回合！”

书生包好了云鹏的伤口，站起来冷冷一笑，说道：“我为什么要和你比剑？”

那人也一愣，这书生为什么要和他比剑？他确实也说不出。

身旁有人插言道：“你与不死神仙云鹏勾勾搭搭，便是天下正大门派的死敌了，杀

死了你，你还有什么话说？”

书生冷一笑。

他从腰边拔出佩剑，这是一柄古剑。

唰——地一声，这柄古剑掷在众人身边。

有人便上去抓起这柄剑来，细细地看上一看。

“湛庐！”

这是湛庐宝剑！

那这个持剑之人便是落魄书生祁震了？

围着祁震的人都心头一震，如果祁震用剑，他们这些人决不是他的对手。

祁震为什么掷剑？他要做什么？

祁震朗声道：“我是落魄书生祁震，我把这一柄剑掷给郜亦天。如果他想杀了我，我会束手等死，如果他不杀我，我就要带这位云鹏老前辈下山去了。”

郜亦天看着落魄书生祁震，这是唯一一个敢在峨嵋金顶激战之后公然要救不死神仙云鹏下山的人。

郜亦天道：“你为什么掷剑？”

落魄书生祁震道：“我用这柄剑杀人，如果你让我下山，这一柄剑给了你，就是我承认会败在你手里。如果我不再找你比试，此生就再不用剑。”

郜亦天没有讲话，他身边名门正派的三四十人都笑起来。就凭他落魄书生祁震，也想同这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一战？这岂不是白日做梦？他想救这云鹏下山，其心太痴了。他想做些他力所能及的事，他凭什么能为？

郜亦天一举手，众人不再笑了：“我收下你这一柄剑。”

落魄书生这一举动让人吃惊，只要他把剑掷给郜亦天，他此生如不再同郜亦天比试，就决不再用剑。落魄书生祁震剑术为长，他不用剑，江湖上就又减少了一个可怕的

亦正亦邪的人物。

这时，坐在地上的不死神仙云鹏突然讲话了，他因为伤痛，流血亦多，讲话就没多少人听得见。“你.....你与我素昧平生，这.....这是何苦？”

落魄书生离云鹏极近，他自然听到了云鹏的这句话郜亦天的听力极佳，自然也听到了云鹏说话。

郜亦天道：“你不认识云鹏？”

落魄书生祁震笑道：“谁说不认识，洛阳钟氏家宴，我与云老前辈隔桌相望。”

与人饮酒，在别人家宴上曾隔桌相望，就凭这交情，就可以弃剑救人么？

众豪杰都惊讶不语，望着这个落魄书生祁震。

郜亦天一笑，说道：“好。祁先生下山去吧，但愿你不至于让我久久等待。”

落魄书生祁震就上前去，背起云鹏向山下走去。

三四十位豪杰望着他，都撤剑而立。

有三个人站在祁震面前，拦住去路。

这三个人是泰山三杰，是与不死神仙云鹏有杀师之仇的泰山三杰。他们用三柄剑指向祁震，说道：“郜老前辈饶你下山，我们当然无话可说，但这个云鹏是我泰山门杀师仇人，这仇今日说什么也要报！”

落魄书生祁震背着云鹏，身立在剑尖之前，冷冷望着泰山三杰，凝然不语。

他背上的云鹏说道：“祁震，祁震，放下我，拿走你的剑，下山去吧。以你的胆识，将来必是武林中一个好手。何必为我，污了你的名字？”

祁震冷笑道：“泰山三杰与云鹏老前辈有杀师之仇不假，但在郜大侠与云老前辈交手之前，你们为什么不出手？即或是不敌，也是为武之道，既武且勇，如今云鹏老前辈负伤，已无力同你们动手，就想上来杀人，依我看来，这仇不报也罢，报了也没什么光彩之处。”

泰山三杰被他说中心事，又羞又怒，便一齐呼吼：“放下云鹏，不干你事！”

祁震不动，背着云鹏向山下走。

泰山三杰的剑尖抵在祁震胸前。

祁震神色不变。

泰山三杰知道，在众人面前如再示弱，这一生就不能在江湖上混下去了，便齐声吼：“如你再走一步，我们一定杀了你！杀死云鹏，再杀死你，然后我们泰山三杰自刎而死，也不算是辱了师父一生英名……”

祁震恍若无闻，他背着不死神仙云鹏，又向前走去。

三柄剑直指祁震，全力刺出！

这时，郜亦天身形一晃，人在泰山三杰面前一掠而过。

泰山三杰的三柄剑已经落在了他的手中。

郜亦天道：“泰山三杰想报师仇，其心让人感佩。但还得看在我的面子上，让他们二人下山去，不想让天下英雄以为我想图落魄书生这一柄湛庐古剑。”

泰山三杰想再发作，但有郜亦天发话，又见他一闪是之间便连夺自己三剑，知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儿报仇了，就只好默默接剑，站在一边。

落魄书生祁震看看郜亦天，一笑道：“好！好，果然不愧是郜亦天。”

话毕，他背着不死神仙云鹏下山而去。

自那一别，倏忽十载。

如今的落魄书生祁震竟然又用起剑来了。他想做什么？这很明显，只有来挑战郜亦天，他才会用剑，他才会不违誓言。

他有了一柄“天地之剑”，这是当年黄帝战蚩尤的宝剑，这是王者之剑。

他用这一柄王者之剑练剑，他要练这王者之气，要与郜亦天决一死战。

郜亦天站起来了，他的身躯突然咯咯暴响，身材象是又长高了许多，他双目神光湛

然，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

郜亦天是不是也很快活？他是不是也感到了寂寞，一种清高不能与俗世语的寂寞？小人儿田渠走了。

只剩下了他与妻子许媚儿。

许媚儿是在他峨嵋金顶大战之后嫁与他的。

那时他刚刚知道，他应当每日在一间静室内静坐。

浩明告诉他，有一个女人想见他。

他摇摇头道：“不见。”

浩明没走。

他看着浩明，眼中是不满的神色。

浩明说道：“这是一个美人，一个美如天仙的女人。她一定要见你，你不见她，她决不会走。”

郜亦天道：“好，让她在客厅等我。”

郜亦天仍然慢慢静坐，他想着他的心事，他把世上的一件件事办好，把一种种技艺学精，最后又能奈何？他不能与世人语，他不能与俗人弈人，他不能与浊人琴，他只好寂寞。

他慢慢走到厅堂，去会这个美人。

女人转过身来，默默凝视着他。

确实是美人，是他郜亦天见也不曾见到过的美人。

女人开口了：“我一定要见你，而且我也知道你一定会见我。”

这女人说得很肯定。

郜亦天神色淡然，哦了一声道：“你怎么知道我会见你？”

女人微微启唇一笑，白白贝齿在他眼前一闪：“因为你很寂寞。峨嵋金顶一战之后，

你很寂寞。”

他从心中叹了一口气，女人知道他的心事。女人明白他的心境。

这女人不单很美，而且很聪明。

“你是谁？”

女人笑了：“你是江湖上的第一高手，我也是第一，我是武林中的第一美人。人家都叫我媚儿，我是许媚儿。”

许媚儿？

郢亦天当然听说过这个女人，这是个在江湖上很有名的女人，她的功夫不错，但她从来也没有自己动手杀过人。因为只要她厌恶哪一个人，准会有江湖侠少替她出力，为她杀人。她每逢在江湖上走动，身后总是有那么几个英雄侠少跟着，羡慕慕色，一路捧场。这样，江湖第一美人许媚儿在江湖上走来走去，却也着实轰动。

她是自峨嵋金顶一战之后，这两年内江湖上最为有名的人物了。

郢亦天一笑，心想，如果这个许媚儿到他这里来，他郢府门外一定有几个江湖侠少在等候她。

许媚儿人极聪明，见郢亦天凭空便是一笑，那笑又是长者之风的莞尔一笑，便知道他心中正想着她在江湖上的那些风流快活之事，就叹了一口气道：“你可不要胡猜，我今天来找你，可是我一个人来的。”

郢亦天一笑道：“我猜什么？我什么也没猜。不知道姑娘找我这个老头子做什么？”

许媚儿笑了，她轻轻伸手，把头鬓边上的乱发撩了上去。这一举动既柔又轻，却又十分优雅，让郢亦天心中一动。

许媚儿一笑，一句让郢亦天惊得如天崩炸雷：“我来找你，是我要嫁给你！”

郢亦天惊呆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许媚儿会对他讲这么一句。

她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她为什么要来开他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的玩笑？

许媚儿仍在咯咯笑，这咯咯笑声既脆又快，象在郤亦天面前抛掷珠子，叮叮当当一阵子脆响。

“你是不是说我在开玩笑？你是不是认为我这并不是真心话？我告诉你，我看腻了那些动不动就挥剑杀人、硬装豪气的江湖侠少。他们算什么？我要找人，我要嫁人。你以为我该嫁给谁？”

郤亦天老老实实说道：“你嫁给谁都行，就是不能嫁给我。”

许媚儿眉毛一挑，这样子显得又象女人天真，又显女儿嗔态：“我是江湖上第一美人，你以为我要嫁人，不嫁给江湖上第一高手，却又嫁给谁？”

郤亦天呆了，他想不出还有这么个道理。

美人儿许媚儿不走，就坐在大厅之上。

郤亦天亦拿她没有办法。

郤亦天只好让郤明送她去客房安歇。

这一夜，郤亦天睡得很晚。

他想着这奇事，豆蔻年华的美女许媚儿要嫁他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嫁给老头子有什么好，你马上就会后悔的。”他对自己自言自语。

“你怎么知道我会后悔？”

他一惊，回过头来，见到了美丽华饰的女人。她在对他笑。

许媚儿怎么进了他的屋子？她怎么知道他是住在这一间屋子里的？

许媚儿道：“现在夜已深，更已残。郤大侠不眠不休，在地上走来走去，做什么？是不是也在思想女人温柔？”

郤亦天心道：我这里正想心事，但连她入我室内也不知道，显见她功夫极佳，绝非那些江湖侠少们能比得上的。可她为什么可与我这老头子成亲，是图我这人的声名么？声名之累，绝非可以让女人亲近的，谁为了这个，谁就一定会很难受。

郜亦天道：“你为什么找我，就为了我这个第一么？”

许媚儿一叹，这一叹不象一个女孩所发，而象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的感叹：“世人居多，但如郜大侠这样的男人又有几个？我虽阅人不多，但人在江湖，走动也勤，便知自称豪杰之人芸芸众多，但又有几个有男人本色？”

郜亦天心中一动，看来这女孩儿也不是随心而为，所做一切，确是深思熟虑而做。

郜亦天道：“但你确实要想明白了，郜某丧妻虽久，但于床第之事不甚热心，有女人也可，无女人也过得去。你又何必要寻我这么一个冷漠之人？”

许媚儿笑了，笑得千娇百媚。

“总有人说他冷淡。男人也有，女人也有，象他们在怕什么，却不知他们自己原来就十分可怜。男人女人相近，贵在诚心，又十分和谐，男欢女悦，是人之根本，你如有了真情，看你怎么冷，怎么淡？可怜象郜大侠这样的风尘男儿，却也不曾体会到女人的炽热，女人的那一份温柔。”郜亦天无语。

他明白，他说不过这个女人。

郜亦天一叹道：“你是江湖上人，你当然不会明白郜某，我于近日，已在家里置了一间静室，每日在那里闲坐，琴已经悬挂起来，棋也弃置不用，湖州之笔掷入墙内，端溪之砚埋与地平。这一切，当是我的心境。江湖离我远了，我也不与江湖相扰。我自己也淡了名利之心，也没了输赢之念，你要我如何再有男儿女儿温情？”

许媚儿一拍手道：“对呀，正因为如此，你才需要女人照顾。没了女人，你自己的淡泊又显在哪里？”

郜亦天摇头，又挥手道：“你去吧，去吧，你可以离开郜家，江湖之上，英雄人物不少，你何必看上一个再无名利之心的老朽？”

许媚儿仍小笑：“你真要我走？”

郜亦天点头。

许媚儿道：“好！”

她从怀里一掏，摸出一柄匕首，便向她如玉酥胸刺去。

郜亦天大惊，抢上去夺，但这一柄匕首已刺入胸中三分。如她动作再迟，这一柄匕首必然刺入她的心脏。

许媚儿仍笑，虽然这笑容之中又带几分凄伤：“郜亦天，郜亦天，我在两年之前，在峨嵋金顶之上就爱上了你，你.....就不.....不明白么？”

郜亦天心中一震。

他扶许媚儿躺下，为她医伤。

他解开这女人的胸衣，见她那一片玉石一样的胸乳，心中不禁一颤。

这女人太美了，美得不象是俗世间人。

许媚儿低声道：“你看了我的身子，你得娶我。”

郜亦天心中热道：江湖之中，事急从权，我只是为你裹伤，又何必要说这话？

但许媚儿可不这样想，她仍在喃喃自语似地说：“我就想让你娶我，自从峨嵋金顶那一战，我从来没忘了这一件事.....”

郜亦天心中亦很感动，有这样一个女人，她一心一意想着你，你是不是会很快活，会很幸运？

郜亦天为她裹好了伤。

许媚儿道：“你坐在这里陪我，好不好？”

郜亦天摇头。

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他与这个江湖第一美人亲近过。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女人。

许媚儿道：“你如果一走，我就自尽。我死在你家里，你从此再也不会心安。你会在静坐休持时想到我，那时你就不能心安，你就永远不能心安.....”

许媚儿在说，亦在笑，她象是说一件很好玩的趣事。

郜亦天心中一怔，他真的拿这女孩子没办法。

许媚儿突然起身，斜斜地抱住他。

“你为什么不娶我，为什么不娶我？其实，在峨嵋金顶上的那一会儿，我已经决定嫁给你了。”

后来，许媚儿果然嫁给了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

现在，许媚儿坐在郜亦天身边，双目凝神看着他。

郜亦天在沉思。

他在想着那柄“天地之剑”，据说那柄剑出入时佩带，使正人君子有王者气，使邪恶小人有霸者亡，此剑在手，它剑难抵。

重要的是，郜亦天手里没有宝剑。

他有一柄湛庐古剑，但那不是他的剑，那是落魄书生祁震的用剑。

他当然不能用祁震的宝剑。

他现在并不知道落魄书生祁震在如何练剑。

许媚儿一笑：“你知道不知道他如何练剑？”

郜亦天摇头。他明白，他这个夫人是江湖上的能人，她出出入入，为江湖人士排忧解难，做了许多好事。她行走江湖，也会听到一些传闻。

许媚儿道：“他一开始练剑时，总是在练剑招，每一动招，则光幕满天，其剑势如虹，确确实实很让人吃惊，他那剑招看上去漫漫散散，无招可寻。”

郜亦天点点头。

他听了这句话并不吃惊。

许媚儿道：“后来就又有了变化了，他天天只是双手持剑，双目凝定，看着剑尖，目光极长时间眨也不眨，只是这么一日日看这剑尖。”

郜亦天哦了一声，脸上渐渐有些凝神，他细想了想，就又笑了一笑。

许媚儿道：“后来他便不再双目凝神注目剑尖了，他只是把剑佩在身侧，在飞行之中，在走动之时，在猝不及防中拔剑。最后，他也不飞不动，不跃不走，只是站在原地，不停地拔剑。”

郜亦天道：“好！”

这一个好字，是郜亦天很少讲的字眼，难怪许媚儿要吃惊了。

好在哪里？只是好在他天天只练那枯燥的拔剑动作么？

许媚儿一顿，想不明白这道理，就又轻轻地说：“如今他不练那拔剑动作了。从前三四天起，他只是在佩剑，有时把剑佩在身边，有时把剑背在身后。他象在犹豫，犹豫不知道他该把这一柄剑怎么办才好。”

郜亦天点点头，他闭上了双眼。

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许媚儿不知他在想什么，她想问，但知道问也是白问，就不再言语了。

许媚儿自去了。

只有郜亦天一个人还坐着，还坐在厅堂之上。

郜亦天在想那个落魄书生祁震，在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想他如何练剑，在想他那面目，他甚至想不清楚这个人如今是什么模样了，想不起这个落魄书生的面目神情了，他只是远远地注目着他郜亦天的一个人，一个手握一柄剑的人。

那柄剑是“天地之剑”，是王者之剑。

第二十章 仇是女儿刀

白脸狐狸苍天仇到处找那个玉癍子。

他找不到玉癍子，玉癍子自从朔风楼内走出，人就再无踪影，找也找不到他了。

只有再一次珠宝之会时，他才可能找到玉癍子。

他等不及。

他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到玉癍子。

白脸狐狸苍天仇来到汴梁。

他夜里出去了三次，三次出入汴梁大豪宋世硕家。

三进三出，他盗了这宋家几件稀世之宝。

然后他便去京都教坊司同妓女调笑。

京都教坊司大厅中，他把那珠贝嵌成的佛祖坐骑里那头狮子的眼珠子转了几转，把一个小小纸条塞进那里。

玩过之后，他就去客店等候了。

他用不了等很久，就听见有人在敲门。

开门之后，进来的是客房的伙计。

伙计道：“刚才有人送你一张字条，那人放下之后就走了，一句话也没多说，只让把这张字条送与客官。”

苍天仇接过这一张字条，见上面写了一行字：入夜，到门口，有车，送你。

就坐下等。等深夜，等三更。

苍天仇等到了三更，听到客店前后梆子敲响，梆梆梆打了三更之后，就装束齐整，从客店溜了出来。

巷口果然有一辆车，车夫正在车辕边，昏昏欲睡。

苍天仇两边看看，见无人盯梢，就跳上了车，轻轻拍了车夫的肩，车夫惊醒，一抬头，见车上来了人，就一句话也不问，驾车就走。

马车在京城的小巷里拐来弯去。

直弯入一间很破旧的房子。

马车停了。

车夫也不讲话，只是看着苍天仇，苍天仇自然明白规矩，匆匆之中递与车夫一锭大银，大银足足有二十两。

车夫便赶车走了。

小巷里一片幽静。

苍天仇便去轻轻推门。推开门后，走进去，直奔上房。

上房的灯还亮着。

打开了门，果然是一块玉，一块玉石生生拦在门后。

苍天仇是熟人，自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便不慌不忙，轻轻在玉石门上叩了七下。

门便缓缓打开。

他就迈步进了屋。

屋内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扇屏风一架宫灯，都是用玉琢的。这屋内的一切都是价值连城的玉器。这些玉器之所以价值连城，并不光因为它们本身很珍贵，更因为它们已是去世三十年的神刀罗琛的手笔。

这是玉癍子的家。

玉癍子从来不肯把他的这些玉器放在别处，他一定要带着这些玉器，带着这扇玉石之门四处走的；哪怕他要进坟墓，也会带着它们。

苍天仇冷冷一笑，喊道：“玉癍子，出来！”

他知道，他不论怎样做，玉癍子这人都会乖乖地听他吩咐，因为玉癍子怕别人毁他

的家。

当然这家是指这些玉器。

玉瘸子马上就会出来。

果然是玉瘸子。

他在嘻嘻笑：“别吵，别吵，你别大吵，在我这里，你做什么事都小心一些。因为你这人不会有神刀罗琛所雕的玉器，你一辈子也不明白什么叫神刀……”

玉瘸子果然又是这几句套话。

白脸狐狸苍天仇一见到这个玉瘸子，就马上心中升腾起怒火。这个玉瘸子这一次把他害苦了，让他在那朔风楼上受罪不说，还竟然让那个女人同他叫价，逼他用五十两银子买这一件火烧杯，最后他又险些死在那个女人的刀下。

这都怪玉瘸子，没有玉瘸子，他哪里会受这么多罪？

苍天仇身子一纵，人就逼在玉瘸子身边。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苍天仇道：“我想宰了你！”

玉瘸子一脸苦笑：“等一等，等一等。”

苍天仇放下了他，让他讲话。

玉瘸子叹气：“你为什么要杀我？”

苍天仇恨恨地看他，知他这时明知故问。

玉瘸子道：“你杀不得我。”

苍天仇道：“我为什么不能杀你？”

玉瘸子笑了：“因为你欠债，你欠人家许多债，人家要你还债。”

苍天仇心中一愣。他从来不欠人家债，虽然他去那朔风楼搅这玉瘸子的局，毕竟他与玉瘸子有些交故，他才能如此做，而且每一回之后，他又对玉瘸子不错，让玉瘸子对

他虽恨，但也不至于恨到了非杀他不可，咬牙切齿的程度。

他欠了谁的债？

“你欠我的债。”

从屋里走出一个女人。

这是个很俊俏的女人。

其实说得更准确些，应该说他是个小丫头，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

但她是已谙人世风情的小丫头了。

她是那个刀折之后，转身哭喊奔去的小小女孩儿，她叫山雀儿。

可现在，这女孩脸上象蒙了一层冰霜，她恨恨地看着苍天仇。

苍天仇一见是她，奇的是竟然心中扑扑乱跳，好半天才问了一句：“我欠你什么债？”

山雀儿冷冷道：“你当然欠我债，你欠我的债多了，何必一点一点地算，如今我只要杀死你，你欠我的债就一笔勾销了，你看好不好？”

她说完，人如飞鸟，扑向白脸狐狸苍天仇。

苍天仇只好与山雀儿交手。

玉癍子很慌乱，怕他们一动手，打碎了他屋内的玉器，就双手乱摆，从这一边跑到另一边，喊道：“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

但山雀儿正与白脸狐狸苍天仇拼命，根本不会听他的。

山雀儿用她那柄女儿刀，刀刀拼命，一丝一毫也不顾她自己，刀刀刺向白脸狐狸苍天仇的要害之处。

她决心要杀死苍天仇，为了这个，她根本不想活下去。

她一定要杀了他！

白脸狐狸苍天仇暗暗心惊。他明白这个女孩儿想杀人，她一心一意想杀死他，不让他再活在这个世界上。玉癍子招他来，明白不明白这个女孩子想杀他？但她功夫太差，

又人小力弱，她想杀死苍天仇，根本办不到，她们既然要杀他，为什么不多派些人来？派象上一次来的那位俊俏姑娘来，他如果再见到那女孩，宁肯死在那女孩手中。

苍天仇双环躲着这女孩的小刀，不想把她的小刀碰坏，想着上一回无心碰折了她的刀，她伤心至极，飞身哭着跑去那情形。他决心不让她伤心。

他终于用一招“天外双环”套住了她的手臂。

苍天仇点住了她的穴道。

她恨恨喊道：“快杀了我，快杀了我！不然我一得手还是要杀你！我一定要杀死你！”

苍天仇叹了一口气。

他静静坐在山雀儿面前。

他不明白他和这个女孩儿之间有什么仇隙。是因为他把她的刀碰折了么？

苍天仇道：“实在对不起姑娘，上次不小心，碰坏了姑娘的刀……”

山雀儿仍在叫，在哭：“你杀了我吧，我恨死了你！”

但她的声音已经很低了，她的声音变成了呜咽。

苍天仇等他平静，他有许多话要问她。

山雀儿终于只有啜泣，她不再痛哭了。

苍天仇给她水喝，她不喝，只哭。他问山雀儿话，山雀儿也不答，仍是啜泣。

她为什么这么伤心？

白脸狐狸苍天仇道：“我想问你一件事，上一次和你一起来的那位姑娘，她……她在哪儿？”

山雀儿瞪眼看他，她的眼睛瞪得很大，看苍天仇的目光中满是悲伤、愤怒。

苍天仇心中不安，又急急问道：“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讲话？告诉我……”

山雀儿低下了头，又呜呜哭起来。

白脸狐狸苍天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低下了头。

他突然明白了，他被人围起来了。

围住他的是一群女人。

他抬起了头。

这些女人都望着他，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望着他。这目光中有愤恨，也有怜悯，还有些同情。

其中最漂亮、脸色最严厉的是一个翠衫女人。

“你想做什么？想杀死山雀儿，是不是？”

白脸狐狸苍天仇一脸苦笑，站了起来。

他向这些女人——望去。

他在找一个人。

但这个人不在她们中间。

翠衫女人道：“你想找什么？”

白脸狐狸一叹：“我找我自己的心，我的心丢了，没地方找去。”

翠衫女人一叹道：“你的命也快没了，你是不是要先想着顾一顾你自己的命？”

白脸狐狸道：“命有没有什么要紧，心没了岂更是大事？”

翠衫女人恨恨地盯着他。

黄衣女人为山雀儿解穴。

山雀儿一松开手，就转身出刀，飞快地刺向苍天仇。

翠衫女人握住了山雀儿的手。

山雀儿仍在挣扎。

翠衫女人道：“山雀儿，你.....你想，她不愿意你杀了这个男人。”

山雀儿哭了。

一柄薄薄的女儿刀也落在了地上。

几个女人都站在苍天仇对面。

她们都默默凝视着他。

他象一个疯子，冲着一个个女人问：“你们说，你们说，她在哪里？她在哪儿？”

女人们都不讲话，一个个木然而立，一个个呆若木鸡。

苍天仇轻轻地问：“告诉我，你们这些哑巴鸟儿，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

翠衫女人一叹，说道：“孔雀。”

孔雀？她叫孔雀？一个多好听的名字？

她叫孔雀。

“孔雀，孔雀，你在什么地方？你在哪儿？”

翠衫女人的脸色变了些，她脸上微微有了一点笑意。

“你见不到她，因为她也不想见你。”

“胡说！你胡说！她为什么不想见我，她一定想见我。她想见我，你们不让她见我.....”

他恨恨地看着这些女人。

她们是些什么人？

江湖上传言，这些女人人人都是杀人狂，她们乐意杀男人，杀那些愿意与女人缠绵缱绻的男人。她们杀人如麻，她们的心都已经变得冰冷。

白脸狐狸苍天仇道：“你们都是一些混蛋。她同你们不一样，她不一样！她不愿意杀人，她不愿意杀人，她与你们不一样！”

翠衫女人叭叭打了他两个耳光。

他向翠衫女人瞪眼，呆呆地问：“你叫什么？”

翠衫女人道：“我叫翠鸟。”

苍天仇笑道：“好一个翠鸟，好一个翠鸟！她们为什么不派你来杀我？你这个人心肠硬，杀人时一定很快，不象孔雀，她舍不得杀人……”

他扑上去，抓住山雀儿，摇撼她。

“你说，你说，孔雀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怎么样了？”

山雀儿在哭：“她受伤了，她伤得很重，她……她……她快死了，她快死了！”

苍天仇呆住了。

孔雀快死了？

他站起来，把双环举向头顶，厉声嘶吼着“啊——，啊——”

他双眼通红，瞪着翠鸟。

“如果你不带我去看她，我马上就打死我自己。”

众女人愕然。

她们没想到会是这样。

但显然她们都明白翠鸟不会答应带他去看孔雀。因为他不能去看孔雀，翠鸟没这个权力。

苍天仇从众女人的眼里看到了他这要求的无望。

他双眼一闭，双环要砸向头顶。

但他砸不下去了。

翠鸟抓住他的左手，黄衣女人抓住了他的右手。

翠鸟道：“好，我带你去见孔雀。”

第二十一章 孔雀之羽

众女人当然明白翠鸟这一诺的重量。

众女人都不吱声，默默地看着翠鸟。

翠鸟这么一做，不会受“百鸟之啄”，也许会丢了她自己的命。

翠鸟道：“玉兄，你与这些人是不是都没听见我讲些什么？”

玉瘸子：“当然，当然。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个什么白脸狐狸苍天仇。自从上一次那小子在朔风楼被孔雀姑娘戏弄了一回之后，这小子就灰溜溜地溜了，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谁知道他这会儿在哪儿？”

众女人也都齐声道：“咱们也没见到过什么白脸狐狸。”

他决心，这一次找到孔雀之后，他再也不去欺负玉瘸子了。

玉瘸子是个好人。

翠鸟一个人带着他走。

两个人走得很急。

走了三天三夜。

来到了一片湖水边。

翠鸟在湖边来回走，寻找船。

有一个邋遢汉子撑一条船，慢慢撑了过来，船停在他们两人面前。

翠鸟示意白脸狐狸苍天仇上船。

船走得很慢，一点点荡向湖心。

湖水很蓝，水从舷边荡，时不时从船边飞过一只只鸟儿。这是一片很寂静的湖，这湖上没有那往来如梭的船，没有富绅阔少的呼唤吆喝。

这是很纯净很安谧的湖。

船绕湖走，在湖中间总有一些苇塘丛丛，风一漫过，便呜呜轻响，从苇丛之中，露出一片隙地来，惊飞了一群群的鸟儿，鸟儿吱吱喳喳地吵着，绕船而飞，更显出水柔湖静来。

船行了好半天，才行到一片滩上。

这却又是一个好所在，翠柳丛丛，掩映着几间小小草屋，草屋在翠柳之下，却似也有了生气，人拂柳而过，推开柴扉，便踏上用青石板块铺就的路，一步步踏入屋去。

屋内，也很清洁，但极简单，有一张桌子，桌边有椅子，可以远眺湖上，靠里面有一张床，床掩纱帐，床上有一个女人在歇息。

翠鸟笑了，示意白脸狐狸苍天仇不要声张。

翠鸟走上去，撩起蚊帐，轻轻唤上几声。“姐姐，姐姐……”

那女人应了一声，就翻过身来，人却不抬头，也不坐起来，就用一种极柔弱的声音道：“翠鸟，是你？你一个人来的么？”

翠鸟笑一笑，不吱声，她坐在女人的床头。

翠鸟偎在她头边，为她梳理头发，翠鸟的手指轻轻，对她象有极深的情意。

“你好没好些？”

那女人一叹：“好是好些了，但不知怎么，这心里竟空落落的，象没了主心骨，是不是我这人心软了，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了？我杀不了人，以后只好被人杀死……”

翠鸟笑了，笑得调皮、古怪。

“我看你这病好治，如果你好些了，就让你再杀一个人，那时你就会好了，就再也不会是菩萨肠了。”

那女人一叹道：“恐怕我的心再也硬不起来了。”

翠鸟笑道：“好，好，现在我不要你杀人，只要你宰一只野兽，好不好？”

那女人咯咯笑着：“你竟胡闹，这儿哪有什么野兽？”

翠鸟哄她道：“你坐起来，坐起来，就可以看到了，我给你带来一只野兽，让你杀，你看这野兽好不好？”

翠鸟扶她起来，把那帐子大开，挂上钩儿，让她看到白脸狐狸苍天仇。

她坐起来，很懒散很文雅地去看。

她呆住了。

这是那个她日思夜想的男人。

这是一个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男人。

翠鸟不知何时已经走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白脸狐狸苍天仇过来抱住她，不让她再躺倒。他为她身后掖上被子，让她坐得舒服些。

孔雀由他去做。

两个人就默默相对。

孔雀想问，想问他许多话。她心中想：你现在还好么？凤凰是不是还要派人杀你？你这些日子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天天也在心里想着我？你是不是在睡梦之中也呼唤一个人的名字？

白脸狐狸苍天仇抱住了她，他现在才知道这个女孩儿叫孔雀。孔雀是一种很漂亮的鸟儿，又是一种很善良的鸟儿。她不是很善良么？她为了他，受那种不能忍受的酷刑“百鸟之啄”，也是为了他，被凤凰用一枚女儿刀刺入胸内。她为了白脸狐狸苍天仇，几乎把命都丢掉了。

这是一个从前只在他梦里出现的可人心意的女孩子。

他笑了，笑得流出了眼泪。

他抱着她，感到她的身子在簌簌发抖。

“你.....还好么？”

一说出口，他明白这只是一句没用的废话。

是不是至亲至爱的人走到了一起，总是互相说些没用的废话？

孔雀嫣然一笑，这一笑使她的脸色绯红，使她又添了几分妩媚：“我还好，总算姐妹们留情，凤凰最后也没杀死我.....”

如果凤凰最后那一刀用实，刺入她的心脏，如今天下就没有了孔雀，就没有他与她的这一阵子温馨。

他很动情：“你受了那么多苦.....”

他抱着这个女人，象抱着一个柔弱的孩子。

他知道，他要把这个女孩子挂在心上，从今以后，就一直把她放在心上，再也不会同她分离。

“你跟我走吧，一直走得很远，我们再也不分开，再也不在江湖上打打杀杀的，你看那样好不好？”

孔雀笑了，她无力地摇摇头。

他不明白她的心思。

孔雀告诉他：她以前也见到过男人，那些男人都很坏，他们把女人当玩物。从那时起，她恨不能杀光这个世上的男人。她从来没见过过好男人。那天在朔风楼上，她愚弄白脸狐狸苍天仇，心中本来是极快活的，但到了后来，她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了。她虽然是为玉瘸子报仇，那一日却大大地折了白脸狐狸的威风。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恨她？这当然也极奇怪，她既然已经不把男人当做一回事儿了，他恨不恨孔雀又有什么了不起？但她心里放不下这件事，而且凤凰告诉她一定要杀死这个男人，不让他再去搅玉瘸子的买卖。她就约苍天仇出来见面，想杀死他.....

苍天仇轻轻抚着她削瘦的面颊：“你为什么不杀死我？”

孔雀一叹：“因为你太英俊了，我见到过许多男人，象你这样的男人可不多。”

这道理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儿？

他太英俊了：“孔雀就喜爱上了他，宁可最后为他受那‘百鸟之啄’，也不肯杀死他？”

孔雀长叹了一声：“你这样对我，我死了也值得。但你走吧，你可以早早走开，免得以后被害。”

孔雀明白，她不能再同这个男人在一起了，那样，凤凰不光会杀死了她，还会杀死白脸狐狸苍天仇。

苍天仇身躯一震：“不，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在这里。”

孔雀心里焦急：“你何必要带着我一个病人走？你如果和我前脚走，后脚凤凰就会派人来杀我们。你.....斗不过她们。”

苍天仇默然。

他的功夫不错，但他就斗不过孔雀。他明白，这群女孩子中有许多高手。他和孔雀如果逃走，她们一定会追杀他们。

“她们不会忍心对你下手的。”

孔雀也明白他的心思：“不行，你自己走吧，真的不行。你会被她们杀死。你快一点儿离开这里，不然你就会是一具尸体，一具尸体.....”

孔雀的眼里闪着惊恐。

她在为他担心。

她心里当然很快活。从今天起，无论他走到哪里，她都会为他担心，都会挂念他。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挂念，那样岂不是很好？

白脸狐狸苍天仇站了起来：“不，我不走，我要去见凤凰。”

他是男人，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男人做事就不要退缩，就要敢生敢死。

翠鸟突然站在了他们身后，她轻轻一叹道：“好，好，你终于算一个男人了，我也为孔雀快活。你如果不是一个敢做敢为的男人，我一定让你走不出这片沙洲，不管孔雀怎么可怜你，我也会一刀宰了你！”

白脸狐狸苍天仇看看翠鸟。

他很激动，不知道向翠鸟讲什么好。

但他什么也用不着讲了，因为他看见了翠鸟眼中的泪。

翠鸟从来没为男人流过泪。

孔雀握住他的手不放。

他是男人，他该去做他应该做的一切。

他要去见凤凰，他为什么不去见凤凰？他要见凤凰，让凤凰知道，他不光是一个可以嬉笑怒骂，游戏江湖的江湖浪子，他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翠鸟答应他，带他去找凤凰。

他不能知道他见到凤凰之后的命运。

孔雀与翠鸟都明白，如果他见到了凤凰，多半会被她杀死。

翠鸟冷冷告诉他，决不要一时冲动，如果还不想为一个女人而死，他就完全用不着去找凤凰了，他可以和她在路上时逃走。

翠鸟道：“如果你逃走，我懒得迈动一下我的脚，我决不会追你。因为你那样做，才和我以前见到过的男人一样。”

苍天仇一叹：“翠鸟，翠鸟，你又见到过几个男人？”

孔雀抱住他，她的身子颤抖。

如果他死了，孔雀将不会独生。

她等着他，等着他的消息。

孔雀扯住了翠鸟：“妹妹，如果他不回来，只回来你一个，我坐在沙滩上，一见你

自己归来，我就给自己一刀……”

翠鸟含泪，点点头。

她是孔雀，她太爱惜自己，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

为了这个，她宁可不要她的生命。

孔雀最后对白脸狐狸苍天仇说的话是这么一句：“去吧，我等你。”

第二十二章 凤凰与狐狸

这是一家很漂亮的府邸。

从前这儿叫“国公府”，说不上是哪一個国公的府宅，后来便渐渐地几易其手，最后落在了一群女人的手里。

这里很静，也很优雅。

白脸狐狸苍天仇被领到了这里。他沿着回廊走来走去，一直绕到了这府邸的深处。

他被领到了一个小巧的亭子中间。

亭子里有石桌石凳，亭子有间有屏，间上是一块大大的玉石，石上雕着本朝大文人王安石的一首诗。诗句清新淡雅，在王作之中却也不算有名：

“落帆江口月黄昏，

小店无灯欲闭门。

侧出岸沙枫半死，

系船应有去年痕。”

在那架玉漆雕具嵌镶的扬州屏风之上，却也有一首笔走游龙的诗句，细看一看，却仍然是王安石的诗句。看来，这个凤凰或是这个府邸的主人肯定是个王安石迷了。

这首诗是王安石的另一首咏景小诗《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
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

这两首诗，虽都是王安石所作，却都不是什么名诗，只是一时吟咏的应景之作。但屏风间壁都录此人之诗，可见这儿的主人对王安石确实偏爱了。

领路来的女孩儿让白脸狐狸苍天仇落座，就转身慢慢走去。

让他一个在这亭子中间静静等待。

他不知道这个凤凰会如何对待他。

最大的可能是马上杀了他，因为凤凰早已决心杀死他，让他不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今，他因为孔雀，更可能惹得她羞怒不止，她怎么会饶过他？

只盼她让他讲完话，让他告诉她自己爱孔雀的一片痴心挚情，然后再杀他，那时他会死而无憾。

他明白他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从来没这么紧张过，他头一回明白，不光为了自己，也为了你所爱的人时，你一个比平时更多了一点儿惧怕。

凤凰来了。

虽然她也是女人，虽然她同那些从回廊中来来去去的女人没什么不同，虽然她的服饰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她从回廊闪出，一步步走向这里时，苍天仇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她一出现，别的女人没有她那风彩；她一出现，别的女人皆会黯然失色。

凤凰穿一身极简单又极普通的衣着，她慢慢踱步，好似一个人在闲游；渐渐来到了他的面前。

她的脸上罩了一块薄纱。

她身上有一种极高贵的、花朵一般的淡淡香气。这香气很独特。

她站在白脸狐狸苍天仇面前。

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凤凰。”

白脸狐狸苍天仇也无话可说了。

他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奇绝的女人，她决不会因为你讲了多少好话就可以从心底里怜悯你。她也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俊俏男人就改变了她心中的主意。

她决心做的事，任何人也阻止不了。

她是一个很威严，很自尊的女人。

他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他又何必多说什么话？

凤凰身姿斜斜拢来，就慢慢坐在石凳上，这一坐却不是坐，而只是倚，又倚又坐，便显出女人那神色，那姿态，有无限可人之妙处。

她看着白脸狐狸苍天仇，这一看似乎想在心中审度这男人是不是一个英俊男人，孔雀受那痛彻心腑的“百鸟之啄”是不是很值得。

苍天仇不语，只是默默看着间壁上那一首王安石的小诗。

凤凰默默看了他半晌。

苍天仇这会儿工夫简直是度日如年。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被女人默默审视，而且这个女人似乎可以操他的生杀大权，这时的他心里岂不是很难受？他是不是该有点什么动作？哪怕他说出一句话，讲出一个字来，也好打破这难堪境地。

凤凰终于说话了：“你来找我，为什么你不讲话？”

苍天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讲话了。

白脸狐狸苍天仇在半路上，曾经左思右想，想着同凤凰的这一番话如何说，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话语。哀恳，讲情，说理，劝喻，一切方法都想过了，但似乎一切方法都好，又似乎一切方法都不好，这让他心里作难。最后他索性不想它了，等见到了凤凰再说。

他见到了凤凰。如今，他说什么？

他竟然觉得无话可说。

凤凰嫣然一笑，她这笑让人觉得她那张面纱后面的脸一定娇嫩无比。

“你想说什么，为什么不趁我还在笑时就说？”

白脸狐狸苍天仇一时忘怀了，他以为这个凤凰是一个很知人心意的女人，一个很良善的女人，她不是那个让孔雀受“百鸟之啄”的狠心女人，而是一个可以倾吐衷肠的红颜知己。

他讲得滔滔不绝，也讲得语无伦次。

但他终于讲完了他的心里话，把他的心里话都讲给了凤凰。

凤凰会决定怎么办？

杀了他，也杀了孔雀？饶了他，也饶了孔雀，让他们一起走？

凤凰不讲话，她只是呆呆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白脸狐狸苍天仇。

她能这样盯着苍天仇看，是因为她戴着面纱，还是她自己就有极高的定力？

她看得苍天仇心中踌躇，咚咚在心里打起鼓来。

凤凰轻轻一笑：“咱们今晚不谈这些事，好不好？让我明天给你一个答复。”

苍天仇怔住了，他还要等，要等到明日才可以等到这答复。

他实在有些等不及了。

慢慢地就没了曙色，天边爬上了火烧云。

凤凰同苍天仇在饮酒，她很能喝酒。

就谈一切，谈诗，谈那些诗人的生平，也谈一些古今人物，谈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

凤凰很有学识，见解也不凡。

她有时盯着苍天仇看，象是沉入了深思，有时又咯咯直笑，笑得象一个孩子。苍天仇心中暗暗苦笑，如果有外人骤至，一定会以为他与凤凰只是一对情侣，是一对最亲密的朋友。

晚霞把凤凰烧成了一个红红的火云。

凤凰突然问道：“你为什么喜欢孔雀？”

苍天仇一愣，他为什么喜欢孔雀？是因为孔雀可爱，她漂亮，人心眼又好。

凤凰一笑：“其实，孔雀长得也一般。”

苍天仇心中暗暗恼怒，但又马上释然。这说孔雀长得一般的不是别人，是孔雀的主人，是天上高贵的百鸟之王凤凰，她这句话实在很冷酷，却也很实在，且也没有什么不对。

凤凰见他犹豫，踌躇，就嫣然一笑：“你是不是认为我说得不对？你是不是认为你的孔雀是世上最美的女孩子？”

苍天仇想一想，点了点头。他自己也明白，这点头是很理智的。

凤凰笑了，拉着他：“走，我让你看一看我这里最漂亮的女孩子。”

苍天仇不想动，但他身不由己，被凤凰用一只纤手牵扯着，飘飘地走过回廊。

凤凰领他走进了一间厅室。

这屋子很大，但很明亮，苍天仇以为是灯照在墙壁上的原因，但马上就明白他错了，这一面墙壁是透明的，象一块巨大的水晶，对面那间空荡荡的屋子竟能看得清清楚楚。

凤凰转身而去。

但仍从屋里传来她的声音：“狐狸，狐狸，你见没见到过天上所有的鸟儿？”

苍天仇的酒意微醺，一开始并没有听得出这是在呼唤他，在那声音呼唤去两三次之

后，他蓦然惊觉，喃喃答道：“什么鸟儿？我不要什么鸟儿.....我只要孔雀.....我只要孔雀.....”

那女人笑了：“好，好，难为你这么喜欢孔雀。我想让你看看百鸟之舞，你喜欢不喜欢？”

话刚说完，他就觉得这屋内的灯在渐渐渐渐暗了下去。象是有人在灯碗之中渐渐向油芯之中抽去灯捻儿，最后，灯苗儿破地一跳，这间屋子就暗了下来。

但对面的屋子里又明亮了。

那里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

从远处传来了琵琶的控弦声，咚咚几声，若响在心底，然后就嘈嘈切切，大弦小弦一齐鸣响，又加上笙管绿竹，就响成了一片。

那间屋子里就有了人。

确切地说，那间屋子里就有了鸟儿。

她们都是人的精灵，鸟的颜色。

黄鹂、百灵、杜鹃、翠鸟，一个个，一排排，鸟是有形的；且窈窕又丰腴，他就从这儿见到了鸟儿的天地。

象在一片宽阔的林中，他看见了隙地上的一切生灵，她们那酥胸高耸，她们那媚眼如丝，她们那明啾如歌，她们那啼唤似情，让他渐渐沉溺，渐渐沉醉，不复知自身是人，是鬼，不再知此处是异乡是仙境。

女人是鸟，鸟儿是女人，他头一回明白了这是条真理。

女人的声音问他，这声音旖旎且情深：“狐狸，狐狸，你喜欢美丽的翠鸟，还是喜欢乌鸦？”

他笑道：“我喜欢美丽的，我当然喜欢美丽。”

他似乎有些语无伦次。

女人的声音在讲：“你可以去触摸墙壁，你可以走到她们之中去，是不是，如果你要走到她们之中去，并不很难，你只要去触摸这墙壁就行了。”

她告诉了他一个方法，让他可以去亲近女人，可以去抚摸这些令人怜悯的鸟儿。

白脸狐狸苍天仇心中很是快活，他心跳得很快，慢慢站起来，看着那一群鸟，黄色、翠色、红色、绿色，一切颜色都在眼前飞舞。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些鸟儿，他为什么不喜欢？他不是狐狸么？他为什么不喜欢？

他慢慢走上去，触摸这面墙。

这面墙冷冰冰，但他心炽如火。

他终于摸到了墙上的机关，这一面可视而不可亲的墙终于轧轧响着，向一边闪去。

他终于踉跄来到了这些女人的身边。

他坐在女人们的中间。

他是狐狸，他有狐狸的天性。狐狸喜欢鸟儿，喜欢五颜六色的鸟儿。

他喜欢坐在女人中间，他正坐在女人中间。

鸟儿们诱惑他，他已经被她们所迷。

翠鸟也十分媚人，她同这几个女人一齐撩拨他，让他忘情。

他想去搂住这几个女人，他喜欢杜鹃，他喜欢百灵，他喜欢翠鸟，他也喜欢黄鹂。

他的手很灵活，他已经抱住了黄鹂。

他感到怀里的女人很温暖。

黄鹂向他笑。

旁边的翠鸟为什么瞪了他一眼？她是不是嫉妒黄鹂？她是不是也在嫉妒他的艳福？

翠鸟这时匆匆塞给他一件东西。

黄鹂抓住他的手，让他看这东西。

这只是一根羽毛，一根孔雀之羽。

白脸狐狸苍天仇愣怔住了，他在想，他在想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也是一只鸟。

她似乎比眼前这些鸟都让他开心，快活，但她是谁？她在哪里？

“这是什么？”

他看着这根羽毛，心里在想。

女人们都围绕着他，唱得越来越快，跳得越来越放荡。

但人已经要视而不见了，他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一片羽毛。

他在沉思。

眼前没了一切女人。

只有他自己，还有这一片孔雀之羽。

又响起了那女人的声音：“你在看什么？你在想什么？”

他想得很吃力，但他的心中渐渐明晰起来了：一只船，荡在湖上，水鸟从船边慢慢飞起来，在一间草屋里，有柳树的枝条拂着，慢慢挺身坐起来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美人。

“孔雀，她叫孔雀……”

他在心里说。

他又被领入一间密室。

这里是一间很华贵的密室。

在这里，有男人和女人需用的一切。

女人放开了他的手，抚着他的双肩，把他轻轻摁坐在椅子上。

“你不喜欢那些鸟儿，是不是？你喜欢孔雀，对不对？”

她的话很轻柔。

他在拼命想，他为什么喜欢孔雀，而不喜欢那几只鸟儿。

“因为孔雀漂亮，你才喜欢孔雀。可是你知道我是谁？”

他心中毫不迟疑，马上答道：“你是凤凰。”

他为他的敏捷而快活。今天晚上，他好象不很敏捷。

女人笑了：“对，我是凤凰。”

女人的声音很有诱惑力：“你说，凤凰比不比孔雀美？”

他在想，手里仍在攥着那一件孔雀之羽，在拼命想。

他看着眼前的凤凰。

凤凰慢慢在他眼前，也变成了一只鸟了。

她先是摘下了她的面纱。果然，果然，象他所想的女人，这是一个美人，一个他似乎早就认识的美人，一个在男人心中早已经确认的美人。

她明眸传神，皓齿动人，双目闪光，似向他传无数动人语言。

一让他见到了她的面容，她反而不讲话了，她明白自己的魅力，既然秀色可餐，又何必喋喋不休地讲话？

她很快地把她的衣服也脱了。

她站在苍天仇面前，嫣然一笑。

这一笑荡走了苍天仇的魂魄。

她又来到他身边，依偎在他身上，他马上就触到了她光滑的肌肤，她又啾啾软语：

“你喜欢孔雀，还是喜欢凤凰？”

苍天仇忘情了，他当然喜欢凤凰。

凤凰笑了，她牵着他的手，她看着他，他也看着她，两人向欢乐之舟走去。

第二十三章 欢娱嫌夜短

女人说：“你还喜欢什么？”

男人一叹：“我只喜欢你。”

女人咯咯而笑：“何必骗人？你好象恹恹不乐？”

男人道：“没有什么不乐的，我很好。有了你，岂不是胜过有了一切女人？”

女人偎在他身上：“是呵，你有了我，比有了别的女人更该快活。”

这时的男人是清醒的。

清醒的男人更明白她的魅力，她不是凡人，而只是天上的仙子。她肌肤赛雪，风姿过人，对男人有无限魅力。她依偎在他身上，象个依依可人的小鸟儿，得女人如她，又有何求？

但他仍想着那一片湖，那一片湖水之中，在那柳枝依依的草屋之前，有一个女人在翘首直盼，在盼他去，在等他消息。

他会带什么消息给她？

凤凰会摆弄狐狸。

这也许是爱心。

苍天仇任她摆弄自己，因为他抵御不住凤凰的诱惑，他明白这摆弄可以使男人快活。

凤凰问：“你想什么？”

他一叹，不言语。

凤凰冷笑：“男人，男人，男人有什么好东西？”

他无话可说。他搂着怀里的凤凰，心中惦念着在湖水之中的孔雀，他是什么好东西？

他想念孔雀，但他此时如果见了孔雀，就愧对她。他对孔雀会有什么话说？

他决心不再想那个女人，那个为他操碎了心思的女人。

凤凰很解人心意：“你想她？”

他叹了一口气。

凤凰在笑，这笑中有一种他从来未体味过的阴森：“你既然想她，你为什么不去找她？”

苍天仇无话，他明白他无法去找孔雀，他没脸儿去见孔雀。

他扑向凤凰。

他把一切对凤凰的怨恨都化为对她的凶猛。

凤凰喜欢这凶猛。

她专拣扎心话对他说：“孔雀不会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她知道，她一定会被你迷住。”

柳树依然翠绿，湖光依然动人。

在沙滩上，有一个羸弱的人，坐在柳树下，向湖水深处望去。

她体味到了“望眼欲穿”的滋味。

他怎么样了，他会对凤凰怎么说？凤凰会不会杀死他？他是个迷人的男人，凤凰又会不会？……

她摇摇头，笑她自己多心，他是个好男人，她为什么要多想，为什么要想这么多，这想法岂不是有那么一点儿可笑？

她等着他。

她头一回尝到等人的滋味。心急如焚，这“焚”字用得好，象林子里烧起了火一样。

她要眼盯着他，从他在湖水边一露头开始，就用眼光迎着他，一直把他迎上岸来，迎到她的怀抱之中。

她这一回要把她的所有心事都告诉他。

她要他领她走，离开这里，她已经不再恨世界上的男人了，她爱上一个男人，这世上的男人就不那么令人讨厌了。

她的眼光有些迷蒙，她的眼睛有些累了，但她还是一动不动，眼也不眨地盯着湖水。从湖水上泛上来一只船。

这是一只从湖外来的小船。她看不见船上的人，但她明白，这条船该有他了，他已经三四天没来了。

这条船慢慢划过来。

她的心在咚咚跳。

船上没有他，船上有一个翠色衣衫的女人，这是翠鸟。

船渐渐拢岸了。

翠鸟跳下船，走到了她的面前。

翠鸟的一双眼睛凝视着她，却不讲一句话。

孔雀的心快要蹦了出来。

“他……为什么没来？”

翠鸟摇了摇头。

孔雀一笑，这一笑很涩，很苦。

“凤凰……杀了他？”

翠鸟又摇摇头。她不忍心告诉孔雀。

孔雀道：“他病了？”

翠鸟仍然摇头。

孔雀看着翠鸟，她心中还有话，她想问翠鸟，但她不敢问翠鸟，她也不愿问翠鸟。

她是不是该明白一些什么了？

翠鸟把一根孔雀之羽放在她的手边。

这一根孔雀之羽凌乱了，一边的羽毛已经被拧得看不出它的模样了。

孔雀当然明白翠鸟为什么不讲话。

她心里很怀疑，翠鸟是不是在对她开起了玩笑。她的一双眼睛哀怜地盯住翠鸟：别.....别开玩笑。

翠鸟一叹。

“他.....他跟了凤凰。”

孔雀不再言语了。就这么简单，他跟了凤凰。

凤凰毕竟比孔雀尊贵，所以她白白地在这湖光水色边做了那么美的梦了。他仍然是一个很平常的男人，一个依偎在凤凰身边的男人。

孔雀再也不讲什么了。

翠鸟发现，孔雀在咬她自己的舌头。

她大吃一惊，马上出手疾点孔雀身上的火穴。

孔雀软软地倒下。

孔雀没死，她没死成。

当她再醒过来时，她慢慢睁开眼，就看见了眼前的这几个女人，她们都关切地看着她，她们是杜鹃、百灵、翠鸟、黄鹂，还有小小的山雀儿。

她们的眼中都是关切。

她们在注视着她。

孔雀一笑，她笑得很凄伤。

眼前的几个女人都有过那一场“百鸟之舞”，她们明白，白脸狐狸苍天仇功底很浅，他守不住他自己的意志，如果这是在江湖争杀之中，他也会是白白送了命的一个枉死之鬼。但他们为了孔雀，为了她们的姐妹孔雀，才偷偷地递给他一根孔雀翎，让他能在么迷乱之时想起他心爱的女人。他似乎有一些记忆，也好象在想起什么。但最后他败了，

他败在凤凰的诱惑之下。

她们还能对孔雀说什么？

翠鸟在笑：“今天是你的喜日子，你记得不记得？”

孔雀摇摇头，她记不住了，她如今还有什么喜日子？

百灵咯咯而笑：“看她这样子，还真就忘了，今天是她的生日了。”

孔雀一笑，今天是她的生日么？那么说，又是七月十五日了，又是月圆之夜了？

众女孩子把她弄起来，为她梳头，给她穿衣。

插上了玉簪，这是百灵特地求玉癸子为她做的一只孔雀，恰在开屏，那形象极为生动。

穿上了绸衣，这是汴梁张大脚裁的，天下第一的手工，是比照杜鹃的身裁做的，恰恰为孔雀添了合适的新装。

一只珠串，这时翠鸟为她买的。翠鸟笑道：“你那雪白腕子，戴上这珠串，连女人也要被你迷死了。”

黄鹂送她一双鞋子，这时一双很工细的绣花鞋，一双鞋是白绫子底面，上面却工工细细绣了十八只孔雀。正在开屏的，未开屏的，翱翔飞迥的，振翅欲飞的，足足有十八只之多。黄鹂含羞一笑道：“孔雀，这是我送你的鞋子，是我自己绣的，你看好不好？”

孔雀点点头，她明白这些女孩子的心思。

山雀儿送孔雀一条腰带，这是一条玉带。

众女人把孔雀抱起来，把她抱到了沙滩边。

湖水潋滟，夜色之中的湖水更为幽静。

众女人就又说又笑，讲些江湖上的轶闻故事，给孔雀解闷。

一说是讲落魄书生祁震的故事。

祁震自得了那柄黄帝战蚩尤所用的“天地之剑”以后，曾有半年时间不停地练剑，

他先是练剑法，后来又练拔剑，又练双眼凝视剑尖，最后又练习如何佩剑。

山雀儿诧异道：“这就怪了，人家练剑，讲究的是先易后难，他练剑为什么要先练最难的剑法，再练不大难的拔剑，又练习看剑尖？看剑尖算是什么功夫？临战之时又有什么用途？我倒是不明白了。他最后又练习如何佩剑，这佩剑之法还用练么？”

几个女子也以为奇怪。佩剑之法要练么？自古以来，佩剑之人多是背剑，挂佩剑，或把剑插在腰中，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别的方法？这佩剑之法，恰恰是任何想学剑的人刚刚要学时就已经会的，还要练么？

山雀儿问孔雀的这句话，众女人也都不大明白。

孔雀是这群女人之中阅历最多，年纪最大的，但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落魄书生要先练剑法后练佩剑，她想一想才说道：“大概是一切都练好了，就一切都讲究一些了吧？”

众女人想想，不得其解，就只好认为孔雀这话很对。

又讲起了江湖上的另一件故事。

那是医鬼浩明和阴风婆婆的故事，说是阴风婆婆为了医鬼浩明，这一次不惜舍身去就他，去他那个不见天日的坟墓墓室里陪他住，但医鬼浩明还是在夜里把阴风婆婆甩了，一个人跑走了。

这件事自然让女孩子们很觉好奇。

她们不明白为什么浩明要躲着阴风婆婆。

或许是她这个人太丑了吧？要不然就是这个阴风婆婆很老了，她鸡皮鹤颜那样子，以让医鬼浩明恶心，据说当年就因为阴风婆婆要追这浩明，才把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逼得住进了坟墓。

如今，阴风婆婆连坟墓也不让他住。

是不是他恨阴风婆婆？他们中的翠鸟、杜鹃都见到过浩明，浩明这个人仪表堂堂，威风凛凛，决不象个猥琐小人。

但如今的男人坏，说不定是他早年和阴风婆婆确实好过呢。

她们讲话时都小心翼翼，她们怕触动孔雀心中的伤心事。

孔雀的脸色很白，在月光之下，有一种凄凉的美。

她们陪着孔雀，一直讲到了半夜。

把孔雀送回房里，她们要走了，她们要回去，她们要赶路，明日她们都一事儿要做。

翠鸟和百灵象照顾孩子，把孔雀安抚睡下，她睁大着双眼，看着众女人，她的目光很清灵。

翠鸟说：“我们还有事儿，下一次来看你，给你带好东西来。”

百灵道：“好好养伤。”

她点点头。

山雀儿要哭了，只是垂头站在她床前，一句话也说不出。

她们都走了。

她听见她们的脚步声，听见她们下了船，听见船开始向湖里荡，甚至听见那荡舟声越来越远，一直到船走得远远的，她还在数着那荡舟之声。

她的双眼瞪得很圆。

她不能入睡。

她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声。

“谁？”

她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很熟悉的女人慢慢向她走过来。这个女人走路的姿势很奇妙，就是天天看她走路的孔雀这会儿也又一次看入了迷：原来女人要这样走路？这正象后人讥笑的东施一样，以为东施看见了西施蹙眉皱思的苦样儿也以为美，就认真去学，结果其样子极丑。后人讥笑东施，其实是后人可怜，如果后人得见西施，怕也都匆匆去学人家那蹙眉捧心的苦样儿了。

她就是凤凰，是众鸟之王的凤凰。

孔雀是头一回见了凤凰，心中没有一丁点畏惧的。她也惊讶她自己这态度，她为什么再也不怕这个威力无穷的女人？

凤凰一笑：“你是不是好一点儿了？”

孔雀一笑，她笑的意思很明白，她的身体已好了许多。

“她们都来看你了？”

孔雀点点头。

凤凰一笑道：“我决定今晚来陪你，因为今天晚上是你的生日。”

孔雀的心中一动，凤凰还记得她的生日？她能记得她的生日，为什么对她要这样.....

凤凰仍在笑：“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在月圆之夜生的，大约在子夜时。如今这时，你大概还没生下来呢.....”

孔雀不言语，她决心不对这个女人讲话。

她为什么要对这个女人讲话？

是这个女人害了她，害了她的一生，她为什么不恨这个女人？

凤凰象看透了她的心思：“你恨我，我看得出，你恨我，你从心底里恨我，是不是？你以为我夺了你的那个男人，对不对？”

孔雀双目炯炯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讲。

凤凰一叹，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不感激我？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谢谢，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委屈你了.....”

凤凰的声音很激动。

孔雀的心里有点糊涂了，她有什么可谢的？她为什么要谢凤凰？凤凰千方百计夺去了她的人，让她受这人的不能忍受的痛苦，她为什么要谢凤凰？

凤凰冷冷一笑：“我本来对天下男人没一个相信的，所以我对你这痴情也不以为然。天下男人哪有一个好东西，却值得你去为他痴心拼命？你为他受了‘百鸟之啄’，这个男人不知他是不是值得你如此去爱？我当然不信。我决心一试。我试过之后，他如果是个磊落男儿，我自可以放他走，让他带你走开，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无话可说。而且从今以后，我们的女儿刀对男人也就有了犹豫，有了审慎，要仔细判断这人是不是薄情男人……”

孔雀静静得听着。

她听得心惊肉跳。

凤凰的这个主意是不是很毒？她用这个主意去对付男人，是不是很有道理？

孔雀想不明白。

凤凰冷冷一笑：“你以为我认不出来一个磊落男人，你以为我看见这些龟儿王八蛋男人心里不冒火？男人是真男人，就不能畏葸畏惧，见色起意，见财动心，见势忘本，没这几点，哪儿还算是个真正男人？”

凤凰不讲话了。

看来，白脸狐狸苍天仇也不算是个真正男人。

他不能守身如玉，见色起意，他跟了凤凰。

凤凰一叹，看着孔雀，轻轻喟道：“如果我是男人，有一个女人肯为我而死，肯为我而受‘百鸟之啄’，我至死也不会变心。”

孔雀默然无语。

凤凰的话是不是很对？

孔雀有点糊涂了。

凤凰道：“我把他带来了，我让他再见见你。他说他不想再见你，他没脸儿再见你。我告诉他，他不见你，不同你讲一句话，我回去就杀了他。或者我当场就杀了他！”

凤凰的声音很冷。

孔雀觉得屋里的天地在旋，她觉得屋子里的灯光又明亮了一会儿，就又变得暗了一些。

她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怕见斯人，难见斯人，是不是又有点盼见斯人？

就慢慢走进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低头垂目，没一点儿神彩。

他就是那个狡黠的白脸狐狸么？就是那个宁可借银子，也要与她一争高低的苍天仇么？苍天仇怎么会是他这个样子？他只象一个蔫巴巴的被霜打了的草叶儿，他哪里还有一丁点儿男子汉的样子？

蓦然，孔雀竟以为她在沙滩上送这个男人时那脉脉深情的一别象是一场遥远的梦。

她如今已经是梦醒之人了。

白脸狐狸苍天仇抬起了头。

他的眼光闪烁不定，他的心思是不是也象他的目光一样闪烁不定？

他从喉咙里吐出了一句话：“孔雀……你好些了么？”

孔雀听这句话，象从遥遥的远处传来的梦呓。她没有回话。

白脸狐狸知道她心中恨他，就不知再讲一句什么话才好。他明白他这样子这一辈子都会刻在孔雀的心里，他再也不会成为一个象样子的男人了，他对凤凰又恨又怕，他恨凤凰坏了他的心志，坏了他同孔雀的情爱，也怕她杀自己。他自从同凤凰在床上一夜缱绻，缠缠绵绵之后，他仍对凤凰那奇妙的身体迷恋不已。

他还对孔雀讲什么？

他一定要讲话。凤凰讲得明白，如果孔雀不对他讲一句话，凤凰就一定要杀死他。

依凤凰的性子，会马上杀死他。

他不想死。

他想起了那一夜同凤凰的缱绻情爱。他与她在贪欲中占有对方，想把对方吞噬，一点点吞进自己的肚子里，连骨渣都化掉，没一丁点儿吐出。

欢快之后，他还沉浸在他做男人的快活之中。凤凰却冷冷变了脸色，她静静地穿好衣服，对他冷冷说道：“你该走了。”

他以为他是男人，他一向以为男人在这时都是主宰。于是他笑道：“我可以搂着你，让你好好睡。”

凤凰的手很快，叭地把他打倒，人就栽倒在墙角边了。

他的脸上马上肿了起来。

凤凰冷冷一笑：“我怕你现在还没明白，我讨厌你那狐狸味儿，我不要你来我身边。如果我告诉你一遍，你不走开，我就宰了你！”

白脸狐狸苍天仇这时心里才知道，他咬的是一枚苦果，他只好快快离开了凤凰。他那一夜企图走开，但他走不了，他在门外遇上了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都手执薄薄的女儿刀，冷眼看着他。

他只好又回到屋子里去睡。

白脸狐狸苍天仇知道凤凰就在一边站着。他犹如芒刺在背，不敢向孔雀讲什么体己话，他明白他尽可以得罪孔雀，但决不可以得罪凤凰，如果他得罪了凤凰，他就没命了。

但他如果再得罪孔雀，孔雀不对他讲一句话，他也就死定了。

他额头直冒冷汗，他心里很苦，他骂凤凰也骂他自己。

“孔雀，孔雀，我对不起你。”

孔雀仍然无话，她对这个男人，已经无话可说。

白脸狐狸苍天仇心里狠用了一下劲儿，他想，无论如何，他该让孔雀讲一句话，不然他今天就会死在这里。

他恨他自己，他也恨凤凰。

他自己把持不定他自己，才弄成这副模样的，可他弄成了这副模样，不是凤凰把他弄的么？

可他恨自己又有什么用？他恨凤凰又有什么用？

孔雀不管他讲什么，始终不回他一句话。

她跟这白脸狐狸已经无话可说。

她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她咬牙看他这丑陋样子。

凤凰为什么把这个男人弄来，就为了让她看这男人的丑陋么？

她明白不明白，如果让孔雀看够了这个男人的丑陋，孔雀会疯了，会这一辈子都疯颠颠地过日子？

她是不是就想这样？

白脸狐狸苍天仇默默站了起来。

他明白，他今天实在无法让孔雀开口了。

他茫然，也羞愧，也明白孔雀决不会对他开口。

他脸色如灰，他等着死亡。

他突然明白，他这一死很惨，死得没一个人会想念他。

他看见了凤凰，凤凰的眼里闪着杀气。

凤凰的手里有一柄刀，那是一柄薄薄的女儿刀。

凤凰的刀如飞地向苍天仇递去，他知道他根本抵不过凤凰，他也决心不再与她敌，他闭上了眼睛。

他这时听到了孔雀的一句话：“苍天仇，你把那一根孔雀翎扔到哪儿去了？”

他睁开眼。

凤凰没了。

眼前的孔雀已经背过身去，她不敢再瞅他。

他只好缓缓，一步一步向外退，终于退到了门外。

他低下了头，他明白他该去那里找凤凰。

他如今只有一条路，做凤凰的奴才。

第二十四章 天地之剑

古人谈剑，大多谈剑之气，谈剑之云霓。相传在荆轲刺秦王之初，便有剑气从东而来。有人告秦王，当有剑客犯王阙，后来荆轲刺秦王不果，便是因为有了先觉，心中警醒之故。

剑者，武也，兵器之王。

落魄书生祁震在街上走。

他人很落魄，衣衫是单薄的，又破旧，就显得没有什么精神头儿。他一步一步地走，双眼又不抬，只是冷冷看着他的脚下，他脚下很稳，一步一步，正是走向酒楼的路。

路上，有许多人看他。

江湖之人当然都明白，知道如今武林十年只是尊这部亦天为天下第一高手，更有许多人自十年前就断言这落魄书生祁震总有一天会去找郜亦天讨剑，会与郜亦天一比高低的。他们在等，他们在盼，等了十年，盼了十年，他们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落魄书生既已练剑，为什么还不去找郜亦天？为什么还不动手？

江湖人都等急了，儿孙都等大了，头发都等白了。

祁震为什么不去找郜亦天？

祁震不急，他只是天天要上酒楼饮酒。

准在午时，他要坐在三楼靠窗的那桌边。

他天天坐在那里，酒楼的生意就很兴旺，因为他坐在那里时，总有许多江湖豪客坐在一边议论江湖上的那些侠士义举，恩怨杀仇，想激激这个祁震的血，让他好尽早找郜亦天动手。

但祁震只是默默听着，只是静静地喝完他的两壶酒，就又慢慢下楼，走回家。

现在，祁震又坐在酒楼上，静静地喝酒。

今天酒楼上很静。

静并不是没有人，照样满楼上都是人，照样都是来这里陪落魄书生祁震饮这一杯酒的江湖人士，但他们今日一改常态，都默默地低头饮酒。

落魄书生祁震以为这样更好，他本来就不喜欢吵闹。但他明白，今天一定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儿要发生。

酒楼上的江湖之人也都奇怪，他们都远远看着祁震，落魄书生怎么喝，他们就怎么喝，落魄书生喝了两壶酒，他们也都喝了两壶酒。

两壶酒罢，落魄书生祁震该回家了。

这时，有三个人放下了酒杯，走向落魄书生。

这三个人是三个胡须花白的老者。

当头的一个向落魄书生一揖道：“峨嵋一别，已然十载，没想到书生容颜依旧，我们三人却都老了。”

这人一上来便叙旧，这几句话很是唐突，落魄书生是天下瞩目的人物，你和他讲话，如果他睬也不睬你，你岂不是自讨没趣？

但落魄书生祁震长身而起，也一揖笑道：“还蒙三杰惦念，如今我也老了，老得只好每日来这酒楼，天天以酒为戏，以酒为乐了。”

这三个老人便是十年前，在峨嵋金顶上要留难落魄书生的泰山三杰。竟然耻于被郜

亦天一连三夺剑，就发誓十年不出，如今出山，自然是盛气骄横，要寻落魄书生祁震和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一搏了。

他们的想法也简单，找落魄书生祁震，从他身上着落出杀师仇人不死神仙云鹏的下落，再找郜亦天，雪夺剑之耻。他们明知战胜郜亦天绝无可能，所以就盼与郜亦天战上三五十个回合，取个平手，以雪十年前那夺剑之耻。

如今，他们找到了落魄书生祁震。

他们决心同祁震一战，要从祁震这里找到不死神仙云鹏的下落。

三杰自然不再理会他这一套谦词，他如今是大名鼎鼎的落魄书生祁震，是人们动辄与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并列而谈的人物，泰山三杰当然不能相信他的话。

三杰之首长剑崔寻喝道：“祁震，拔出你的剑来，与我们泰山三杰拚上一场，否则，你就告诉我们不死神仙云鹏在哪里？”

落魄书生祁震一笑道：“云鹏老前辈住在哪里，我当然知道。但不知三位要找他有什么事？不死神仙云鹏自从峨嵋一战后，早已退出江湖，不再理江湖上的是非。他与你泰山门的恩怨自然也该一笔勾销，你们如今三柄剑杀上门去，与一个不会武功不能动手的老人算账，这也太叫人难堪了。”

三杰心中恼怒，但从祁震话语中明白，不死神仙云鹏尚在人世，就心里又惊又喜，只要云鹏活着，就一定要杀死他，不然他们当年师父灵前发的誓如何办到？他们一定要杀死不死神仙云鹏，即使云鹏死了，他们也要戮尸鞭骨，以雪师耻。

长剑崔寻道：“祁震，如果你讲出云鹏的下落便罢，你如不说，我们就与你拚一死战。”

楼上众豪听崔寻这一说，都暗暗快活，谁知道这个落魄书生祁震有多大能为，谁知道他能不能胜过郜亦天？莫不要盼了八百六十年，盼来了儿子是哑子。那样岂不苦了江湖上这些豪杰？他们希望有人与祁震动手，一来看看祁震的真本事，二来要知道他是不

是郢亦天的敌手。

但祁震不语，他亦不拔出佩带在身后的那一柄“天地之剑”。

祁震低下了头，仍然视眼前这三柄剑尖于不顾，直向前走。

泰山三杰不再是十年前的泰山三杰，祁震向下走一步，他们就退一次，但这退显然极有章法，脚下不乱，三柄剑的剑尖仍指向祁震。

祁震不理他们，就这样一直走下酒楼。

祁震仍被三柄剑指着。

泰山三杰不恼不火，如果是十年前，泰山三杰一定会拚力出剑，杀死祁震。但如今他们三人三剑，总是指向祁震，离他胸口，肚腹、大腿上环跳穴只有一寸。

泰山三杰并不急着出剑。

落魄书生低着头，眼睛眨也不眨，似乎对眼前三柄剑视而不见，他冷冷道：“如果三位放过在下，我可就回家去睡觉了。”

好象三杰要逼他说出不死神仙云鹏一事并不重要，而他回家去睡觉这一件事才很重要似的。

长剑崔寻冷笑道：“你背上不是背着剑么？为什么不出手？”

祁震一叹：“这剑总背着，是因为我喜欢这一柄剑。这是一柄古剑，也许我此生再也不会用剑，我背不背它又有什么用？”

三杰一震，看来这落魄书生祁震绝不会向他们三人出手了。

三杰一递眼色，三人就把落魄书生祁震围住了。

长剑崔寻道：“祁震，你小心了……”

此话刚落，三人便长剑齐出，从中，从左从右向落魄书生祁震刺去。

这一刺虽未刺向落魄书生要穴，但他如不动手，必然会死！

落魄书生的手似乎伸向剑柄了，但他又好象改了主意，他把手又慢慢垂下，静静立

着。

泰山三杰用的是一招新招式，这是他们十年不出浸淫剑术创出的一式新招，这招式叫“泰山崩”，听这名堂便知这一招式十分利害。

但落魄书生始终是一动不动。

他马上就会被这三柄剑戮成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了，众豪杰中有人想抢上去动手，已经晚了，众人眼睁睁看着三柄剑挽起数十团剑花，在祁震身上炸开。

泰山三杰纵身飞开，都持剑立在一边。

祁震没死，也没倒下，但他那样子变得极惨：背上的剑囊破碎了，一柄剑落在地上。他身上的破旧长衣烂了，掉在地上，飘成一地衣片片，他浑身再无长物，连长裤也被三杰用剑搅碎，掉在地上，他只穿了一条短裤。

众豪杰不得不喊出一声好来。

但见落魄书生祁震的脸色一阵一阵红，又红又白，红过之后又变得苍白，苍白之后又一阵胀红，胀红之后又复是苍白，苍白之后又再是胀红，最后又变得苍白，慢慢又回复到了平静。

众豪杰心中暗道：这一次怕落魄书生会向泰山三杰出手了！他受如此羞辱，当然比杀了他更让人难受，他怎么会再不予理睬？他一定会同泰山三杰拚死一搏的。

不料落魄书生只是低下头去，用手紧紧握住剑鞘，对这落在地上的破碎衣片看也不看，转身就走。

他仍是奔他回家的方向，仍然是低着头，仍然是眼也不抬，向前走去。

泰山三杰本来凝势欲发，等他来攻，却不料他只是拎剑走去，就愣怔在当场，不知如何办才好。

祁震就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慢慢走回他的家。

祁震把剑放在床边，他去找衣服穿。

这时，他身后站了一个人，这个人也佩一柄剑。

祁震心中一震，这一个人比泰山三杰更可怕。

祁震仍不紧不慢地找衣服，他从三四件衣服之中抽出一件来，仔细看一看，然后慢慢吞吞地穿衣。

如果背后这人此时出剑，他只有一死。

他心咚咚跳着，把衣服穿好，然后慢慢转过身去。

他看见了这个人，这个人把一柄剑佩在腰间，这是个威风凛凛的虬须汉子。

祁震一笑，作揖道：“不知仁兄来寒舍，有什么见教？”

那人朗声长笑，也还揖道：“在下来找你，只不过是一点儿小事，有一柄剑，想请落魄书生法眼一观。”

虬须汉子解下佩剑，将这柄剑连鞘递与落魄书生祁震。

祁震自然不好推辞。

他先是看见这柄乌黑的剑鞘，这剑鞘不同寻常，鱼皮破绽残剩下几片，但内里的铜套却烂了一处，露出漆黑的剑身之来。这剑鞘又烂得古怪，在正中间处象被咬去了一块，被咬之处的铜色又分外明亮，象有人试用金子去熔接剑鞘，以图修复它，不知为什么却罢了手。

祁震心中大惊。

他向虬须汉子拱手道：“这是一柄上好古剑，是古冶子锻造名剑干将莫邪之一，看这剑鞘便知。”

虬须汉子笑道：“好眼力，好眼力，但不知这剑是莫邪还是干将？”

祁震一叹道：“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双剑出，天下治，只有一柄干将，天下乱。只有一柄莫邪，则天下多出邪事。但愿除了有此一柄剑外，另一柄也当在世。”

虬须汉子摇摇头。

他只有这一柄剑。

祁震唰地一声抽出宝剑。

花纹成雌，此剑是莫邪了。

莫邪出，天下出邪事。

祁震看了看剑，连连称道：“好剑，好剑！”

他把剑收起来，又双手将剑递与虬须汉子。

“多谢，多谢！”

剑是宝物，自然有此一说，人家将宝物推爱，赠与你看，你岂能不谢？

虬须汉子一笑道：“我自来送剑请你看，自然也存私心，想请祁大侠把你那一柄，天地之剑，也借在下一观。”

落魄书生祁震一笑道：“好，好。”

他便把床上那一柄古剑递与虬须汉子。

虬须汉子也象祁震，光看剑鞘，然后再拔出剑来。只见这剑黝黝黑色，剑尖圆钝，剑身上锈蚀斑斑，剑身上隐隐露两个古篆字来，那两个分别是“天”“地”二字。

虬须汉子一叹道：“果然好剑，雄浑而不愚钝，大气却不昏聩，大巧却不工整，是王者之剑，是霸者之剑！”

落魄书生祁震不语，只是默默看着这虬须汉子。

虬须汉子赞罢这剑，却比落魄书生更心细，细细地看这剑身、剑鞘。

蓦地，虬须汉子突然纵身而起，一柄剑直指向落魄书生祁震胸膛！

祁震反应也快，他身子疾忙一退，人已闪至墙角。

但虬须汉子的剑尖也仍指着他胸，虬须汉子并不比他慢。

“落魄书生，你死了，你死定了！你再也没机会同部亦天争个高低了！”

落魄书生脸不变色，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虬须汉子。

他嘶哑着声音问：“你是谁？”

虬须汉子冷冷道：“我就是我，你又何必要问？”

落魄书生祁震淡淡一笑，慢慢走过去，在床上坐下。

剑尖，始终不离他胸前。

落魄书生从这剑气上窥知，此人有杀他之心，却也有释放他之意。

他会是什么人？江湖上从没有过这样一个虬须汉子。

落魄书生在想，想得很苦。

他一定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嗅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从哪里来，他这屋子里绝不会有什么香气。

落魄书生笑了，他笑得很自信。

“你不是一个男人，你只是一个女人，而且是江湖上很有名气的女人。”

虬须汉子身子一抖，显然被他说中了。

祁震又道：“想杀我的人不多，即或是象泰山三杰那样的人也不想在这时杀我，他们有足够的耐心等，他们等我同郢亦天去斗。如果我斗不过郢亦天，他们会一齐涌来，象杀一条狗一样宰了我。如果我能战胜郢亦天，他们也会一齐涌来，在我喘息未定时就宰了我。”

虬须汉子在静静地听，他当然很佩服这个落魄书生，因为他头脑很清醒。

“这时候没人想杀我，想杀死我的只是郢府中的一个人。”

虬须汉子身子微微一颤。

祁震不动声色，仍冷静地讲话。

“郢亦天是天下第一高手，他绝不会来杀我，郢府中其他人也不会来杀我，因为他们相信郢亦天就象相信每天从东边出来的太阳一样，对于他们来说，郢亦天就是江湖上的一轮太阳。这样，想杀我的人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虬须汉子声音低哑：“你说我是谁？”

祁震一叹：“你是郤府中的夫人，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

虬须汉子一怔；剑尖慢慢垂下了。

他是许媚儿，他就是那个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么？

他低下了头，轻轻还剑入鞘，说道：“我是许媚儿。”

祁震看着她。

她不再是那个威风凛凛的虬须汉子了，她又是那个江湖上人人艳羡的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

她向祁震笑，这笑既媚又天真，让祁震误以为她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小女孩儿。许媚儿道：“我只是想来试一试你的功力，我怕你不会是郤亦天的对手。”

祁震心想：也许你这一试就试去了我的性命。你把那柄“天地之剑”握在手里，顿时就霸气十足，汹汹杀机逼得我透不过气来。好在我识破了你是谁，不然岂不是糊里糊涂地被你杀了？那样岂不是太冤了么？

许媚儿笑道：“落魄书生这里，该没有什么女人的梳妆东西吧？那些东西没有就没有了，但不可没有酒，是不是？”

祁震一笑道：“我已经饮了两壶酒，我每日只饮两壶酒。”

许媚儿吃吃笑道：“你这个人很怪，江湖豪士一见到我，人人都犯两个毛病。你这个人却不犯此病。”

“什么病？”

“一个是不饮自醉。有些江湖侠少一见了我，那痴痴呆呆的样子让人觉得十分好笑。你呼他不应，你叫他不响，象被人点了昏睡穴一样。另一种是千杯不醉，他来了男人豪兴，偏偏是面对女人，饮兴极高，平时能喝两壶的人竟然喝了一坛。你说怪不怪？”

落魄书生祁震一笑道：“不怪不怪，我平时也就只能喝两壶，今日见了你，便也能

喝上那么一坛。”

便拿来了酒，二人对酌。

酒是好酒，但知心是不是好心？

饮上三杯，祁震便叫这饮法太冷清。

许媚儿也醉酡了红颜，就羞羞涩涩，媚眼闭成一线，问道：“如何饮法才好？”

祁震叫道：“唱，唱上一首诗，再饮一杯酒。诗要新，曲可套用旧曲，但诗一定不是旧人填过的。”

许媚儿点点头。

祁震道：“这点子是我出的，自然我先唱。”

祁震便一手握剑，一指清叩，叩声轻越，却也雄浑，其声虽清，也有黄钟鸣响之音。

唱道：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祁震的声音极响，他运内力，便响遏行云，从瓦脊石墙中透隙而出，直冲云霄。这歌儿虽然唱的是唐人王维的《鹿柴》，只是一曲闲曲，但这豪爽之气，已经不凡。

许媚儿喝了一声好，便也唱道：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

皓腕凝双雪。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许媚儿唱的是情，亦唱的是景，而这祁震多半唱景，却不曾道情，这一唱便唱输了。他知道许媚儿唱的也是唐末诗人韦庄的诗《菩萨蛮》。

祁震心想，这许媚儿是天下第一美人，又是天下第一高手郢亦天之妻，人重位尊，在武林中都属头一份的了。她为什么却要唱这思乡哀诉？她为什么却念念不忘垆边当酒，皓腕凝雪的那平常女人？是她的日子不如意么？还是她嫌这日子不够浓烈。

许媚儿却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看着祁震笑道：“该你唱了，又发什么书生呆气？”

祁震心中正想着她，就呆呆望着她，说道：“你这人生得太美，让没有定力的男人总是痴痴失神，就用这法子，你可以把武林中人杀去大半。”

许媚儿一怔，她不明白祁震这一句话是玩笑，还是真心。

许媚儿正在愣怔间，落魄书生祁震却又弹铗作歌，吟唱了起来。他这回吟唱的是唐代诗人李白的《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这一曲吟唱，本来是低婉哀叹，叹息时光不再的，但被这祁震以剑击为节，以豪气为歌，竟唱成了一曲慷慨悲歌，虽是白发如霜，却颇有自慰心境，怕什么白发三千丈，人还在，心仍在，自然可徐图进取了。

许媚儿知他心境，就心中暗叹道：看这个落魄书生祁震，心中似乎比郢亦天更多一些志气，有求胜求成之心，这大概是他或可胜算的因由了。但不知他凭什么取得胜算，

他凭什么去战胜十年前即已是天下第一高手的郜亦天？

许媚儿也诗剑弹铗，吟唱一曲。她唱起来自是与祁震不同，颇多伤感，象一个看破世情，渔鼓道情的醒世人一样，言语颇多警喻，歌吟多用劝世，让迷途人知返，让快意恩仇辨情。她歌声多悲苦，又哀凄，让人不忍泣下。

许媚儿唱的是李白的一曲《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
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
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
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
长亭更短亭。”

歌罢，人却如痴，半晌不曾从那哀凄之中醒来，痴痴望定落魄书生祁震。祁震以手示意，示意她饮酒。许媚儿一笑，脸上绯红，一饮而尽。

她蒙蒙双目，问道：“落魄书生，你说，你与郜亦天比剑，谁胜算大些？”

落魄书生祁震认真地想了一想，回答道：“我不知道。”

许媚儿又问：“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他？”

她这一问颇有些焦急。祁震心中一惊：别人也是这么焦急，心焦人本来为的是看热闹，至于倒下的是落魄书生祁震还是郜亦天，他们又在乎什么？可这个女人不一样了，她是郜亦天的妻子，她为什么焦急，难道她以为郜亦天会必胜么？

祁震又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许媚儿一怔，她没料到祁震又会这么答上一句。她看着祁震，深湛湛的目光中满是

信任，满是温情：“你的剑练成了，是不是？你现在已经每日闲走，看也不看剑了，是不是？”

祁震双目凝定，看着她，好半天才又回答出一句：“不知道。”

许媚儿问了三问，祁震就回答了三次，他说了三次不知道。

许媚儿心中一定挂牵她的丈夫，她一定是为她的丈夫担心。祁震这回答是不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他是不是对这三问都真的不知道？

许媚儿袅袅婷婷，走近祁震，她是天下第一美人，那神色那面容都让祁震为之目夺神驰，许媚儿把一只手放在祁震左肩，又把一只手放在祁震右肩，静静地凝视着他，轻轻地说出了一句：“你为什么不知道，你该都知道。”

许媚儿身子一转，人已飘了出去。

只剩下了落魄书生祁震，只剩下了他的一柄“天地之剑”。

屋内很空旷，他人很寂寞。

第二十五章 夫妻之分

许媚儿疾飞如箭。她要回家去，要回到郃府去。

她飞回郃府时，正是夜半时分。

她回到了她自己的屋子。

她仍是半醉半醒，又一气赶了这许多的路，便咻咻气喘着，先把中衣脱去，只余一身小衫褰衣，又去桌上寻灯，把灯点燃。

点灯之后，屋内的一切都在灯光之中摇摇曳曳，半晌方见。

她看见了静静坐在桌边的郃亦天。

她不以为奇，亦不以为怪，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她的目光中先是惊疑，然后是怜悯，最后才是亲热。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夜晚很凉，你的身子骨又不那么结实了。你还是去躺下，躺下好好歇歇，好不好？”

郃亦天静静地看着她。

她很温柔，去扶郃亦天，她的动作很轻，也很熟。

郃亦天不动。她就犹豫了一下，不再扶他起身。

郃亦天冷冷问道：“这些日子，你出去的愈来愈频繁，你出去做什么了？”

许媚儿惊诧地挑挑眉毛，看定他，象看一个生疏之人：“你以为我是去闲逛？你以为我乐意去闲走？白日黑夜地出去奔波，你不觉得很辛苦？你为什么不问问你媳妇累不累？你为什么不为你媳妇捶捶腰，掂掂背？如果你这样做，就显得天下第一高手郃亦天既是英雄豪杰，又是温情儿女。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在这里等我，叫我心里好快活。谁知道你不是关心我，却是等在这里质问我？我做了什么错事，让你拿到了把柄？我这几日不过去看看那个落魄书生祁震……”

郃亦天一震，他冷冷地看着这个女人，他不明白这个女人的心思，她既然明知这件事会有如何结果，却还要去看那个落魄书生祁震，她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郃亦天不想与闻祁震的事，他知道他打听祁震举动，与他身份有碍。

但许媚儿不管这些，她虽然是郃亦天之妻，但她也是江湖上的第一美人，她出出入入，又见祁震又打听江湖轶闻，行事来去全凭她自己的好恶。

她不等郃亦天讲话，就说道：“依我看来，要不了多久，祁震就会来找你一搏了。”

郃亦天看看她，没有吱声。

许媚儿淡淡一笑：“你这个人好可怜，想做名士，就不要再去理会江湖是非，从此退隐江湖，让天下武林高手谁也找不到你。这也是一个办法。不然你就得涉足江湖，

与江湖上的那些人一争长短。你想清高，却避不得与祁震这一场斗。你想避世，却仍不得不听我的道听途说。你说，你是不是很可怜？”

郜亦天的额筋暴突，显然人已极为愤怒，但他脸色仍然不变，人仍然静静凝立，他听了许媚儿这几句话，竟也能够惨然一笑，说道：“你说得对，我确实很可怜。”

许媚儿呆住了，她想不到郜亦天会承认这种事，做为天下第一高手的郜亦天承认这种事，他是窝囊还是勇敢？

许媚儿一叹道：“我问了落魄书生祁震三句话，他回答了我三个不知道。”

郜亦天看看她，神色颇为惊奇。

许媚儿道：“我第一句问他的是，落魄书生，你说，你与郜亦天比剑，谁胜算大些？他回答我一句：我不知道。”

郜亦天低下头，想了想，又抬头看许媚儿。

许媚儿知他想听，就又说道：“我问他的第二句是，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他？他就又说了句：不知道。”

郜亦天脸上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似乎在沉思一个极重大之事，脸上的神色好久不能释然。

许媚儿道：“我又问了他第三个问题，我问他：你的剑练成了，是不是？你现在已经每日闲走，看也不看剑了，是不是？他又回答了我一句：不知道。”

郜亦天神色惊奇，看着许媚儿半晌无语。

他在想什么？在想落魄书生的三个不知道么？

许媚儿看着郜亦天，她在等，等郜亦天理出个头绪来。

但郜亦天只是拍拍她的肩头，便起身走出去了。

他走得很慢，象把一腔沉思都凝在脚步里了。

许媚儿看他走出去，才心中又是一阵怅惘。他不会回来了，他又要让许媚儿自己一

个人冷冷清清此睡在这里。

这就是做天下第一高手的女人的好处么？

她冷冷地笑了。

她躺下了，她眼前在闪，闪着那个落魄书生祁震的身影，闪着他弹铗而歌的放荡狂态，闪着他回答三个不知道时的那迷惘神情。

落魄书生祁震一定是个好男儿，许媚儿想，他如果喜欢上了哪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一定会很快活，很幸福。

许媚儿念叨着：“很快活，很幸福，很快活，很幸福……”

她念叨着入梦了。

郃亦天慢慢走在院子里。

这是郃府，是天下最轻松的地方。

这是郃府，也是天下最森严的地方。

轻松的是，每逢来郃府做客的人，都吃惊这里门口连一个家丁也没有，就不怕有人把那金字从楹联中抠了去发财？就不怕有人来冲来撞来找郃府的麻烦？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郃府这样松弛无备的用意。

森严的是，真有要来郃府寻事的人，马上明白他想错了，这儿的人每一个都不好惹，有无数人都是江湖上的好手。他们只不过是郃府的家人仆役，如果你上门寻衅，你也会不到郃亦天，你可能被一个烧火的或一个巡更的打倒。

这就是郃府的森严。

郃亦天站在院子里，心里涌上来一阵阵寂寞与悲凉。

他做天下第一高手做得太久了，做得连他自己都不耐烦了。

他愿这一回落魄书生祁震会打败他。

那样，他就不用再背着这天下第一高手的盛名走路了。

郜亦天慢慢来到了他的静室。

“主人！”

拦住他的是郜明。

显然郜明有事要禀报。

郜亦天看着郜明，郜明说道：“主人要我做的事，已经有了眉目。”

郜亦天看着浩明，等他讲话。

郜明略一迟疑，又说道：“这件事很难，也很机密。”

郜亦天点点头，他带郜明进到密室。

郜明说道：“我听主人吩咐，找到白羽公子的家人，问明那天去白公子府邸中杀人的那些人模样。据说那一天去白羽公子府中的是六个女人，这六个女人以一个翠衣女人为首，其余五个是黄衫、花衣、紫衫、黑衣、绿衫女人。她们一入白羽公子府中，便与白羽公子动手，六个人围住他厮杀。六个人武功都不错，但只能与白羽战上一个平手，最后一个不小心，黑衣女被白羽击毙。这时翠衫女人冲了过去，挟制住三姬，迫白羽自杀，白羽便死在了她们之手。白羽死后，三姬也随之自尽。这五个女人便带着黑衣女的尸首走了。”

郜亦天听着，脸上不动声色。

郜明道：“如今已查明，这一伙女人都是凤凰的手下，她们是翠鸟、黄鹂、百灵、紫鸳、乌鸦。死的那一个女人叫乌鸦。”

郜明见郜亦天不讲话，就继续说下去。

“她们的头儿叫凤凰，我没见到她们的头儿。却见到了那个翠鸟，看那样子，功夫也不错。她们匆匆来去，好象在忙什么事儿。我跟踪她们，到了一个湖上，在那儿我见到了凤凰.....”

郜亦天哦了一声。

郃明道：“她去看望一个病在那里的女孩子，那女孩叫孔雀，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还带了一个男人，她叫那个男人同孔雀讲话。孔雀不理睬那个男人，最后凤凰要杀他，是孔雀说了一句话，那个男人才没被凤凰杀死。那孔雀看来对男人是旧情不断……”

郃亦天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凤凰是谁？”

郃明低下了头。他在心中犹豫、踌躇，他猜那凤凰象一个人，象极了一个女人，但这关系重大，他不敢说出。

郃明终于慢慢说道：“我不知道，她戴着面纱，我看不清她是谁。”

郃亦天不语。

如果郃明能说明这个女人是谁，他就可以要人去为白羽报仇。他答应过白羽，一定找出这只凤凰来。但如今白羽已死了许多日子，他还是没找到凤凰，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郃亦天道：“你找到一个时机，告诉我，我去会一会她。”

他一定要弄明白，谁是凤凰。

郃明道：“好，我可以去找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我认得，他叫白脸狐狸苍天仇。”

第二十六章 皇帝的女人叫沐珠

皇宫之内，一切都极平静。即便是天下狼烟四起，这里也极平静，何况如今正是盛世治世呢。

皇帝就做得很悠闲。

皇上从有了沐珠，便明白了男人可以有女人，这有并不是占有，而是在心中有这女人，这滋味确确实实不一样。皇上同别的女人在一起，那些女人不是战战兢兢，就是想承沐雨露，此外一无趣味可言，哪里象沐珠，能欢言笑语，能让皇上笑逐颜开，乐而不

倦。

皇上就把大批卷宗推给沐珠，沐珠代他批复。

沐珠干起这个来，竟比皇上还好象更加内行些。

沐珠批阅卷宗，皇上却也不轻闲，他一会儿为沐珠送茶，一会儿为沐珠暖手，一会儿又在沐珠脖颈后嘶嘶吹风，吹得沐珠咯咯而笑。

皇上好风流，快活。

皇上和沐珠在一起时，就不怕生儿子。和沐珠生上一个儿子又有什么不好？母以子为贵，沐珠就可能会成为皇后，沐珠不会害死他，也不会同太后一样，巴巴地盼他早死。沐珠的福还没享够呢，怎么会盼他死？

沐珠心眼好，这事儿早有明证。

那晚皇上回到后宫中，沐珠正躺在床上等他。

沐珠渴欲，她虽然对这事儿新奇，却也明白了男人女人之快活，就象孩子一样贪婪。

皇上喜欢她这贪婪。

但沐珠是女人、就心细，见到了他颊上有泪，急忙惊问他为什么哭？

皇上神色凄伤、告诉她，他是为那两个童儿哭泣，就是那金童银童，他刚刚赐死他们二人，要把他们殉葬在公主坟墓里，赐他们做驸马。

做什么驸马？为死去的公主陪葬就是了。

沐珠一听，马上跳了起来。

她神色慌乱：“你怎么能这么做？你怎么能这样杀人？你杀了他们，以后你睡觉也睡不安稳的。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在外奔波了几年，心里还想着你，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皇上一提此事，也觉气沮：“太后对他们不大喜爱，非要我杀他们不可。太后不让我同他们亲近，我有什么办法？”

沐珠流泪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看见你杀人！你今天杀了他们，明天就会杀我……”

皇上心中惶愧，沐珠这呼叫也对，他既然能把这两个童儿杀死，以后说不定也就真会杀死沐珠……

沐珠抓住他，哀恳道：“你别杀，你别杀他们，好不好？你去婉言劝告太后，让他们去服侍太后，行不行？如果要杀，也让太后去杀，你不能杀死他们……”

皇上心动了！他不想杀金童银童，他也不想伤害沐珠，他唤来太监，要他传旨，火速去皇陵，调回金童银童……

皇上心里很快活，因为他答应了心爱的女人一件事，因为他为这个女人做了一件大事，他用皇上的生杀予夺大权，使这个女人对他满意。

这岂不是最让他痛快的？

皇上笑着问：“你是不是喜欢那两个童儿，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他们赏给你……”

沐珠一笑：“咄，又胡说，又胡说。谁能让皇宫中的女人有两个童儿，你是不是疯了？”

皇上拍手大笑道：“好，好，就让你有两个童儿，又有什么不好？让你战战兢兢，每天看也不敢看他们，又有什么不好？”

沐珠一叹道：“那样，用不了几日，皇太后可就该下懿旨了，准会赐我一条白绫。”

皇太后如果下旨，赐她一条白绫，要她自尽的话，皇上又有什么光彩？皇上心中一想着此事，竟会马上脸上变色，心惊肉跳。

沐珠知他心意，就一笑安慰他：“你何必在意这个，只要好好对太后说说，让那两个小童儿去侍候，凭他们那伶俐劲儿，想必不会被太后赐死，说不定太后会喜欢他们呢。”

皇上点点头，心中明白，这金童银童渐渐长大，在宫中不能久待，但这未尝不是一个好法儿，女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却也会有好主意。

皇上睡得很好。

这个皇上，自小看多了皇宫之中的丑恶，即了皇位，也总是疑神疑鬼，心惊肉跳的。偏偏太后又只会严词训斥，他由是时时惊惧恐慌，心中惴惴不安，对谁都心存戒备。如今有了沐珠，就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他睡时也安稳些了。

沐珠待得皇上睡熟，就慢慢起身，向地上走去，她轻轻穿好衣服，又轻轻从窗口飞出去，来到了院子里，她匆匆走出，直走至院内，来到昭阳殿外。

这儿，有一个黑衣女人在等她。

黑衣女人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沐珠向这女人躬身行礼。

女人道：“你近来怎样？”

沐珠点点头：“还好，皇上近来也比以前好些了，没那么焦躁了。他现在总是把所有的奏折都交给我去批。”

女人点头道：“这就好。”

沐珠沉吟道：“我看皇上这么昏聩，这事办来也十分容易……”

女人道：“你以为一切容易，但自古以来，能有几个人把这件大事办得成功的？”

沐珠点头。

她明白，要做大事，她就一定要取得太后的欢心，虽然太后将她荐给皇上，但还不知太后心中怎么想，她是不是想让沐珠成为皇上的可心妃子，是不是能让皇上随自己心意选皇后，这事就很难说了。

女人道：“就是让他自己去选皇后，他也不一定非选你不可。”

沐珠一笑，她这一笑很自信。

或许她笑得对，因为她现在是皇上的女人，也许只有她才知道皇上的心思。

正是夜深时。

校尉和三四个禁军押着车子，慢慢向城外走。

这车内是金童银童。

他们要去皇陵，要被送去埋在公主的身边。

校尉和禁军都困了，但他们一定要赶夜路，要赶在天亮之前来到皇陵。

他们走得很辛苦。

车子内是金童和银童。

他们没一丁点儿惊惧，更没有一丝恐慌，甚至他们的脸上还有一点儿笑意。他们听着车轮响，在猜测这时已经出了城，正向皇陵走。

银童突然没了笑容：“金童，金童，他们会不会真的……”

金童也打了一个颤。

不会，不会，他们决不会把金童银童真地送去皇陵的。

他们一定会救金童与银童的。

果然，有人拦住了车马。

校尉喝道：“什么人大胆，这是皇上的御林军，是去皇陵送犯人的，你们也敢拦？”

有人咯咯鬼笑，象夜枭在哭：“皇陵有什么了不起？我拦的就是御林军！”

话刚说完，便冲了上来。

马匹嘶吼，刀枪交错，人厉声喝叱，兵器在嘶吼中挥舞，呼呼风生，然后便有人被刺杀惨叫声不止。

再就没了动静。

就又有人牵着车走，把车牵至一处院内，停下了。

就有人打开了车门，说道：“金童银童，下车吧。”

两个童儿就下了车。

有人带他们进屋，那人平举着灯，推动石室暗门，领他们走下甬道，一直走到暗室

之中去。

暗室里很暗，到处都是石桌石椅，在正中的方台上，坐着一个很威严的老人。

这老人冷冷地看着他们。

金童银童显然并不是第一回见这老人，他们显然也极惧怕这老人，就恭敬地行揖打躬。

老人问道：“皇宫里怎么样？”

金童银童便讲皇宫之内的情形，皇上已经宠爱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沐珠，她很讨皇上的喜欢，皇上如今不大爱四处跑动了，每日与这个沐珠做些儿女之态，看来皇上已经沉溺于色了。

老人看着二童，突然问：“这个沐珠是会武功的，是不是？”

金童银童道：“当然会，不然她不会在夜晚从窗子飞出去，据宫中校尉说，她是在昭阳殿日晷下会一个女人，一个黑衣女人。”

老人沉吟，他在想沐珠，想这个在皇帝身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很危险，她为什么要皇帝身边，为什么总想讨皇帝喜欢？她只想专宠？怕没有这么容易吧？

老人突然问道：“你们见没见到，她喜欢什么样的鸟？”

金童银童摇头。他们都是聪明人，曾经被几个叫做鸟儿的女人把他们送给了不笑和尚，那时她们就知道江湖上有一群恨杀男人的鸟儿，但这个沐珠会是她们的人么？怕不会吧？

但是，不笑和尚也不明白，她们叫这金童银童跟他，不是要躲皇上，而是要皇上找得到他们，把他们带回宫中。

女人们是鸟，鸟儿很聪明。

但这个老人比她们更聪明，他知道如何找到鸟儿。

他挥挥手，让金童银童下去：“明日一早，就会有校尉从宫中出来，你们两个人要被捆绑在树林里，等他们来找到你们，带你们见皇上去时，他们才走。”

金童银童就被带走了。

老人仍在沉吟，他不明白这之中的奥秘。

黑衣女人是谁？她想做什么？

沐珠入宫，邀宠于皇上，她最后想做什么？

老人吩咐，把不笑和尚带上来。

不笑和尚已经瘦了，瘦得很，他被带到了老人面前。

老人沉吟道：“我只想问你，你在凤园都见到了什么人？”

不笑和尚又讲起了他在凤园的故事。凤园的事儿他已经一讲再讲，讲得没了一丁点儿热情，他还能讲出什么来？

老人问道：“你认不认得凤凰？你见没见过凤凰？”

不笑和尚道：“我没见到过凤凰，谁知道哪一个是凤凰？她们只是告诉我要为她们做事，才让我带那两个童儿走，谁知道从那时起我就倒了大霉，从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老人不耐烦，他显然不愿听不笑和尚的话，他向不笑和尚冷冷问道：“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谁是凤凰？”

不笑和尚心中绝望，突然吼道：“什么凤凰？我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凤凰！你这人比我本事大，你一定知道谁是凤凰，你又何必问我？”

老人看着他，若有所思。

不笑和尚看他那样子，突然纵身一跳，吼道：“你，你.....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你是.....”

老人双目圆睁，两手在空中左右一指，便破地一声隔空点穴，这两指都点在不笑和尚的太阳穴上。

不笑和尚一句话没说完，便七窍流血，倒在地上，死了。

他为什么要杀死不笑和尚，是不是因为不笑和尚最后那句话，不笑和尚认出了他？

不笑和尚死了，双眼圆睁，死不瞑目。

第二十七章 情深人反疏

医鬼浩明知道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他那一夜封住阴风婆婆的穴道，就匆匆离开他的墓室。他象一个游荡野鬼，在田野上号叫，奔跑，最后终于倒在地上，昏昏睡去。

天亮了，他发现他正躺在一家人的谷仓里，身边放着一碗水。

是谁救了他？

他等着，等着那个救他的人来。

谷仓的门吱一声响了，走进来一个女孩儿。

这是一个农家女孩儿，一个很丑很丑的女孩儿。

但她笑得很天真，很快活。

“你为什么睡在地上？你那样睡是要着凉的。你以后记住，只要到了人家，就去谷仓睡，把这些草堆弄一弄，人躺在草堆里，很暖和。”

医鬼浩明看着她，想起了城郊小店那一对聋哑夫妻，他流下了热泪。

他总想做鬼，但这些人偏偏总不让他做鬼。

他只好勉强活过来，再在这人世间混。

浩明告别了那个丑女孩儿，一步步走向他的墓室。

他明白，依媚娘那脾气，她一定不会再在那里呆下去，她一定会把他墓室内打得七

零八碎的，然后再走开。

这才是媚娘。

他慢慢走入墓室。

他去摸灯，没摸到。灯已经没了，再去摸火镰，也没摸到。他只好去门口甬道处，从石阶上摸下那一只油布包儿，从包中取出火折。

他打着火折。

他心里知道，媚娘一定会把他的墓室打烂，但一点起火折，他还是大吃了一惊。媚娘把墓室内能打碎的东西都打得粉碎。

灯碎了，没了灯，他还怎么守这清灯苦酒的日子？石桌碎了，他再也无法凭桌读书，再也无法据案呷酒了。石凳碎了，让他在这古墓之中哪里去寻一个座位？最后，她要连这石棺也打碎，幸喜她没了力气，是不是她又拚命咳嗽起来，才没有让她有力气打碎这石棺？

医鬼浩明长长一叹，他苦心经营的一间地下墓室又被媚娘破坏无遗。

只有石棺还可以睡，他为什么不去石棺中好好一睡？

医鬼浩明沉沉睡去。

他知道自己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他听见了响声，他知道有雨水从上面唰唰地下，风在呼呼地刮，墓地寂静，鬼也不哭一声，只有凄冷的风雨。

他的身子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他病得昏昏沉沉。

男人什么时候需要女人？

病的时候，寂寞的时候。

医鬼浩明呻吟着，叫道：“媚娘，媚娘，我不能，我不能，我真的不能……”

他不能那么做，他那么做，就是害了媚娘，就害死了媚娘，天下之大，又何必只有

这男人女人之事，做些别的，不是一样娱人么？

他恍惚之中，见到了女人，一个端着灯走近前来的女人。

她长得极美，象媚娘，又不象媚娘。

她手里端着灯，凑在棺材一边，抚着他的额头，说道：“为什么这么烫？你病了，你病了，知道不知道？”

她的身上有一股女人的清香，她的动作很敏捷，她带来了一只篮子，篮子里有许多东西。她先在石壁上挂一张毡毯，这毡毯是女人巧手织就的，上面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在太阳下面嬉戏，他们身边是鹿，是鱼，是野熊，是老虎，这一张毡毯上的人物野兽都栩栩如生，看上去很诱人，这一张毡毯一挂上去，就使这清冷的墓室再也不象是一间墓室了，这室内便有了生气。

她又从篮子里掏出一块桌布。这是一块洁白的桌布。她把桌布放在桌上，把它弄平，又从篮子里掏出一些吃食，还有一瓶酒，都摆在桌上。

她喃喃自语：“这张石桌不错，打碎了一半倒好，不然齐齐整整的，反而没有生气。”

她看着医鬼浩明，向他启齿一笑，这一笑很娇媚，又有些狡黠，让他想起来似乎在哪里见到过谁这样笑过。但在哪儿是谁会这样笑，他确实记不得了。

她低头用湿润嘴唇舔他的额头：“你病了么？”

她的声音很慈祥。

他就只好低低地说了一句：“我病了。”

他明白自己病得不轻。

她走过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这个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啦？让我看看你，好不好？”

好象哄一个孩子。

男人在这样的女人面前，多半会马上变成孩子。

既然做孩子可以得到照顾，又可以得到温柔，为什么不做？

她扶浩明起来，扶他坐在石凳上，石凳缺了角儿，但也能坐着。她问：“你要不要吃药？”

浩明摇摇头。

她站在他身后，抱着他的头。

她抱得很轻，很动情地抱着。

她念叨着：“你是一个好人，好人就是好人，就是做了鬼你也只是一个好人。好人是做不成鬼的，对不对？”

她很温柔。

浩明流泪了。

他头一回在女人面前流泪。

他明白这个女人并不是媚娘，媚娘不会温柔。

但她又一定是媚娘。除了媚娘，谁还会这样对他。

她问：“你为什么哭？为了女人哭？还是为你自己哭？”

他说道：“是为了女人哭，为媚娘哭。”

她说道：“你是个男人，一个好男人，只有好男人才为了女人哭。”

他问：“媚娘会说我是个好男人么？”

她一叹道：“当然会。”

他说道：“如果你是媚娘，那就好了。”

女人笑一笑：“我就是媚娘，我当然是媚娘。你细看一看，我不是媚娘，又是谁？”

他流泪了：“媚娘，媚娘，我喜欢你。但我没法儿跟你在一起。你那咳嗽叫‘阴肺’。如果只是你自己还不要紧，可你如果跟男人在一起欢乐，你就没命了。我治不好你，我治不好你！我治不好你，又不能跟你说，我只好自己住坟墓，我夸过海口，治不好你，

我就住在坟墓里。如今我不是住在坟墓里么？你明白我的心意么？媚娘，我不敢对你说.....”

浩明依偎在女人身上，呜呜哭泣。

女人抚摸着他的头，说道：“哭吧，哭吧，好好哭一场，好不好？好好哭一场，用劲儿些哭，这里是墓地，没人能听见的，是不是？”

浩明真的哭得很用劲儿，他哭累了，哭乏了，就这样抱着女人睡着了。

天是不是亮了？好象万物都在苏醒。

墓地也是活的，当然不只是因为它有两个活生生的人。

浩明醒了，他从梦中一下子苏醒过来了。

他怎么啦？他坐在石凳上，依偎着石桌，怀里抱着一个女人。这女人竟然站着，她的头倚在石墙上，她就这样站着睡着了。

她睡得很香。

她是谁？是媚娘么？

灯光依稀，可以见到这女人的面容。

她不是媚娘，她是宁馨儿。

这是那个江南名妓，一掷千金笑，出游逐阔少的江南名妓宁馨儿。

她来做什么？

墓室里已经变了模样。

看不出一点儿残破了。墙上悬挂毡毯，毡毯上的人与野兽使墓室极有生气，桌上也铺了桌布，她什么时候来的？竟在桌上放好了酒菜？她就这样站了一晚上么？她就因为被他紧紧搂住就只好这么站着一晚上么？

伊人情深。

浩明心中一阵子难受。好一个宁馨儿，一个好女人.....

宁馨儿醒了。

她笑了，笑得很轻松。

她一笑，浩明的心也马上开朗起来。

浩明看着她，象有许多话要问，又一句话也问不出。

宁馨儿袖儿一抖，纤纤玉手便摀在他的嘴上：“别讲话！什么也不问，好不好？”

他点点头，他明白她的心思，她怕引起他的悲伤与难过来。

宁馨儿道：“你昨夜发烧，竟然有那么一阵阵的梦呓，说些胡话，好怕人……”

她犹有余悸，看着他笑，笑得温和。

浩明道：“我梦里都说了什么胡话？吓坏你了吧？”

宁馨儿一笑：“倒也不那么吓人。”

浩明知她不愿说，就也不再问。也许他那胡话也有难言之处，让人家女孩儿怎么说得出口？既然她不讲，还是不问为妙。

宁馨儿让他坐下来吃东西。

浩明病刚好些，肚中就很饥饿，他坐下来吃东西，一吃菜，觉得味道很是鲜美，细看看，这些菜都不象是北方的菜，就问道：“馨儿，这菜的味道很不错，是你弄的么？”

宁馨儿一笑，说道：“当然是我，不是我，谁做得出这么好的菜？”

浩明吃得很贪婪。

浩明看着宁馨儿。

宁馨儿也看着浩明。

他知道她想什么，她好象也明白他在想什么。

浩明心里想问她：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是不是她告诉你的。他想向宁馨儿问起媚娘，但又心细如发，知道这么一问，肯定会让宁馨儿伤心。他虽然挂念媚娘，但决不可向宁馨儿去说。你除非是一个傻子，否则决不可向一个女人问起另一个女人。

所以，他什么话也不说。

宁馨儿看着他。心里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难怪那个许媚娘又恨他又爱他。她把这一间墓室打得稀烂，最后砸这石棺时却手软了，那石棺就打裂一道缝。这一道缝就泄露了她这个女人的一片深情。她打石棺时，心里就在想，这是他睡的地方，这是他睡的地方.....自然手就软了，打碎了石棺，浩明去哪里睡？媚娘为什么这么爱他？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男人。我宁馨儿做江南名妓时，千儿八百的男人从眼前过，都没留下一个人影儿。没有好男人，没有好男人。我到哪儿去找一个好男人？可眼前这个男人是个真男儿，我为什么要放过他？他是好男儿，我是俏女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媚娘错了，你干嘛让我来看他，我这一看，这个男人岂不就成了我的么？

两个人都无语，都不再望一眼对方。

墓室里的天短，墓室里的夜长。

就又到了夜晚。

浩明不知道对宁馨儿说什么好，他想让宁馨儿睡在这石棺材之中，却不好启齿。他想告诉宁馨儿，这口棺材石质极佳，底面那一块石块却是一块暖玉，睡上去比锦被宽床还要好。但他讲不出，他怎么能劝一个女孩子睡在棺材之中？

宁馨儿聪明，心中早知道他的心意，便笑道：“明哥，你这个人好没道理，人家来你这室内，好歹总算是个客，为什么不让人家好好去睡？”

浩明犹豫道：“馨儿，我这间墓室，实在没什么好去处让你休息，你.....”

他当然不想让宁馨儿走出去，所以话到唇边也自吞咽下去，不再讲出来。

宁馨儿一笑，声音反倒如喻蚊之声：“你.....你昨晚便抱着我，也睡了一夜.....”

浩明心中一热，知道她是个不凡女子，就说道：“那好，你就去睡我的棺材，行不行？”

宁馨儿一笑，就去那石棺之内，躺下。

她在轻轻一笑。

浩明不知她为什么笑，怕又是儿女之情，就不敢问，只由她去笑。

宁馨儿在笑她自己，自从被阴风婆婆掠去，便同这浩明有了不解之缘，她那时那么害怕睡在棺材里，同阴风婆婆斗心眼。如今她不是美滋滋地睡在这石棺之中了么？只要有爱你的他在身边，睡棺材又怕什么？

她有点害怕，就念念叨叨：“明哥，明哥，我头一回睡在棺材里，我头一回睡在棺材里，你拉住我的手，好不好？”

浩明就依她的话，拉住她的一只手，让她好好睡。

宁馨儿很快就睡熟了。

睡梦之中的宁馨儿脸上是灿烂的笑。

她在做梦，她的梦中肯定没有墓室，也没有这一口石棺。

第二十八章 还剑时人生

落魄书生祁震还没起床。

他今天起得晚。

这并不是他昨日睡得不好，也不是他昨日贪杯，昨日同往常一样，他只喝了两壶酒，就又从酒楼慢慢走回家中。

近几天，他已经连剑也不看了。

他决定今早晚一点儿起来。

闲人自然多闲情。

他头一回知道这时的外面很吵，他听见人们在吵，在嚷。他细想想，细听听，他明

白那些人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吵，也不一定非要嚷。但他们总是在吵在嚷，好象吵嚷得也很来劲儿。

他只好起来了，他告诉他自己要马上起床。

这时已经是正午了，他从来这时都是在酒楼之上的。

他从不误事。

但今天他误了，而且他决心再误一点儿。

他起身来，很好地洗了洗脸，又梳好了发髻。他的发髻一向马马虎虎，但今天他不马虎了，他把发髻梳得很坚实，不让一根头发掉落下来。

掉落一根头发也会误事。

他又小心翼翼地穿上一套新衣服，衣服是簇新的，湖蓝之色，把他这个人衬得很英俊。

他又打好麻鞋。

最后他看了看自己，他对他自己很满意。

他拎起了剑。

没人知道，他最后的一招练的只是单手拎剑。

他用左手拎剑。

左手握着剑鞘。

左手握剑并不奇怪，并不稀奇，奇的是他的虎口是握剑尖处，剑柄在手下。

这姿势很别扭。

但落魄书生祁震就这样握着剑走出门外。

门外站着许多人，这些人都是江湖豪士，侠少镖客，他们一见到落魄书生这样握剑走出门外，就齐齐一声呼吼。

他们等来了这一日。

他们在酒楼上准时等祁震，见落魄书生不来，认为他生了病，或是有了其它缘故才不能来酒楼的，殊不知落魄书生祁震拎剑走出来了，他左手拎剑，衣着一新，慢慢走出了他的家。

众人知他今日一定是要去会郃亦天了，他不去会郃亦天，又何必衣履一新？他不去会郃亦天，又何必以左手拎剑。

众人欢呼，他们知道，郃亦天与落魄书生之争会是一场最惊心动魄的搏杀。

他们偏巧能亲眼见到这场搏杀。

为什么不欢呼？

落魄书生祁震脸色不变，脚步亦不变，仍是慢慢地向前走。

他要一直走到郃亦天府门前，他要一直走向成功，或者走向死亡。

周围的人很兴奋。

落魄书生并没有一丁点儿兴奋，他很镇定，镇定异常。

郃府内，许媚儿正走向院里。

她来到了那间静室。

郃明闪了出来，他盯着她看。

她要做什么？郃亦天曾告诉过她，不要她来这里打扰他。

她为什么还要来？

许媚儿要闯进去，但郃明拦住了她。

许媚儿在冷笑：“你告诉他，有人来访。”

郃明在笑：“不论这个人是谁，他也要等，他得等到郃老爷子有时间，才会见他。”

许媚儿的眼里闪着光：“可这个人不耐烦等他郃亦天。”

郃明一愣：“他是谁？”

许媚儿一字一顿：“落魄书生！”

郜明呆住了，落魄书生如果来，他一定不耐烦等待郜亦天。

郜明仍不想让许媚儿入这间静室。

许媚儿要闯进去。这是什么时候了，偏还要守这些穷规矩？

这时，屋内有人问道：“郜明，什么事？”

郜明心中一松，答道：“夫人来了，说是落魄书生正向郜府走来。”

屋里没声音了。

门轻轻开了，没一丁点儿声响。

郜亦天站在门口。

落魄书生已经来到了郜府门口。

他身后簇拥着一群跟着看热闹的江湖人士。

有人在喊：“郜亦天在家，郜亦天在家！”

既然郜亦天在家，既然落魄书生祁震找上门来，这一战当然不可避免。

众人跟着吵嚷，也壮落魄书生祁震的气势，也该使他的血汨汨激流。

但落魄书生不为所动。

他站在郜府大门前，看着那匾额。匾额上有四个大字：俯首云岳。

祁震仔细念这四个字，他对这四个字有一种凛畏，这颇象人在顶峰，俯首眺望，千峰万壑尽在眼底，不能不一览无余的味道。

这就是天下第一高手的心意么？

落魄书生一个纵飞，身子便飞至匾额之上，他用剑一挑，匾额便应声而落，这一块匾额从空中跌落，眼看要跌在石阶之上，落魄书生祁震人又飞回，用带鞘之剑轻轻一招，匾额便轻轻落地。

祁震挑了郜亦天的匾额？

这是英雄豪气。他挑了郜亦天的匾额，就是要与郜亦天过不去，他想与郜亦天决一

死战，决不通融。

众豪杰就一声欢呼。

落魄书生祁震的眼光又落在左右这两根楹柱的对联上。

这对联是深深嵌入柱内的金字。

左联是：琴棋书画此生无双。

右联是：剑诗歌吟四海难敌。

这口气也极大。

但也只有这部亦天才可以有这样的口气，平时人们对他这楹联也肃然起敬，但人们今日似乎改了脾气，竟有许多人怂恿祁震，喊道：“劈了它，劈了它！”

落魄书生祁震很是镇定，他突然明白了：江湖之人这一次一定不会心中向着郜亦天，江湖之人也都是喜欢弱者，憎恶强者，尤其象郜亦天这样的天下第一高手，人们更是从心底里不喜欢。人们厌恶了他，想换一个人，哪怕换一个无赖，也比这样十年平静，江湖无事谈要好得多。

也许这一次为此他会取胜？

落魄书生的手一抖，剑便在手，唰——唰——，两击之后，便见那左右楹联变了样儿。

左右楹柱上都被他用剑剜出一洞。

他把这左右楹联给剜去了一个字。

左联没了一个“双”字，变成了“琴棋书画此生无”。

右联没了一个“敌”字，变成了“剑诗歌吟四海难”。

这样，虽有些不通；却再也没了郜亦天的自况，没了他自诩，看上去自然就舒服得多了。

众豪杰就又是一阵欢声雷动。

不断有人报给郜亦天。

“落魄书生把匾额用剑挑下来了!”

站在郜亦天身后的许媚儿问道：“他把匾额砸了么？”

“没有，匾额被扔在一边儿。”

许媚儿长吁了一口气，不砸匾额，不是说要生死相斗，不死不休。

“落魄书生把楹联给挑了!”

身后的郜明冷冷一问：“把柱子劈折了么？”

“没有，只是挖去了两个字，他一出剑，就挖去了两个字。”

郜明问道：“挖去了两个什么字？”

“左联挖去了一个‘双’字，右联挖去了一个‘敌’字。”

郜亦天不语。

“落魄书生已经进院子了!”

许媚儿和郜明互相一望，他们簇拥着郜亦天向前走去。

他们站在院子里。

院子很大。

众豪杰吵着，嚷着，拥着落魄书生祁震进院。

马上没了声音，因为人人都看到了郜亦天，看到了武林中的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

他们都静下来了，他们看到了郜亦天，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郜亦天仍然是郜亦天，郜亦天仍然是武林中的第一高手。

落魄书生面对着郜亦天。

两个人互相望着。

郜亦天太平凡了，一件旧衣，一个很普通的老头，胡须有些苍白，头发也有些斑白，他面色严肃，双目无光，这是个极普通的老头儿。

祁震却衣饰一新。

郜亦天看落魄书生祁震，突然一笑，这一笑，笑出了老人的慈和来。

郜亦天道：“人人都说书生落魄，只有我看书生是春风得意啊。”

祁震一笑道：“书生本来落魄，但要见郜老爷子，书生不敢落魄。”

郜亦天道：“好！”

郜亦天慢慢向前走去。

落魄书生祁震站定，双脚不丁不八，懒懒地闲站，左手拎剑，手举与眼平齐，剑柄在下。

郜亦天站住了。

他与祁震只有两丈远，他就站住了。

两丈远，是他出手可以制人于死地的距离。

两丈远，也是祁震手中的“天地之剑”剑气可以伤人的范围。

众豪杰都离得很远，这会儿，他们只是极兴奋，他们在等待，在等待着出现奇迹。

郜亦天一笑，突然说道：“你错了。”

这一句话很突然，但也很令人吃惊。

落魄书生祁震有备而来，他为对付郜亦天，天天练剑不辍，他又有什么地方错了？

郜亦天道：“你用的是王者之剑？”

落魄书生祁震点点头。

郜亦天一笑：“你错了。”

落魄书生心中思忖：郜亦天决不会凭空说上两句你错了，他如果说你错了，那你一定是错了。

落魄书生祁震错在哪里？

郜亦天见他不明白，便一笑道：“这天地之剑，是王者之剑，上古之时，黄帝手持

此剑，指挥千军万马，鬼魅鸟兽一齐攻向蚩尤，黄帝立于南车上，用此剑一挥，便荡迷雾，扫阴霾。此剑是王者之剑，是霸者剑。入雄才大略人之手，此人则成王；入邪奸大志之手，此人便成霸。你虽然胜我，却不想做江湖第一高手，便无王者之心；你虽想胜我，但从不思奸邪诡计，便无霸者之志。既不是王者，又不是霸者，你怎么好用此剑？”

落魄书生一怔，他心中犹豫，此剑竟能如此通神么？如依郢亦天之言，这柄剑是不是不该被他所用？剑器通神，早有此说，用大剑器者，必有大福祿，大作为，否则不祥。早在春秋战国之秋，人皆言荆轲刺秦王时，用的那一柄徐夫人匕首，刺而不中，投而中柱，刺杀不果，反被秦王杀死，是一大遗憾。却也有剑道中高手击案而叹：用此一柄匕首，则败局已定了。如是用刺秦王，则必用大器，荆轲人也可称大器，但徐夫人匕首乃小器，用来刺秦王，不祥，如有鱼肠之剑，则必然成功。

选器之不精，功败垂成。

落魄书生祁震也是剑器名家，自然也明白这一道理。

他向郢亦天问道：“既然有你这一句，不知敢问郢老爷子，我用哪一柄剑最好？”

郢亦天冷冷一句道：“湛庐，自然是湛庐宝剑。”

众豪杰惊诧，他们知道落魄书生祁震确是有一柄湛庐宝剑，但这一柄剑在十年前峨嵋金顶之上，为救不死神仙云鹏，就由他一掷作押，给了郢亦天。如今郢亦天又提用湛庐宝剑，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郢亦天向后一伸手，郢明手一抬，叭地一声，一柄宝剑便落在郢亦天手上。

郢亦天道：“三国之时，有名马湛庐，马跃檀溪，被人说成殃人之马却救了刘备的命，所以才有了西蜀后汉皇室，此剑亦名湛庐，言此剑性硬，自然不配一般江湖豪客使用。但你脾性刚烈，为人如火，就用此剑最宜。”

郢亦天叭地将剑一掷，剑在空中划两道弧，便落向落魄书生。

落魄书生此时心思自然在湛庐剑上。

他左手持剑时微斜，右手向上一取，剑便落入他手。

这一掷一接都极巧，在江湖豪客们看来，确实手法极怪，也匪夷所思，便不由得从人群之中爆发出一阵喝彩之声。

如今，落魄书生祁震手持两柄剑。

郜亦天的声音很平静：“不知书生可不可以把这一柄天地之剑借我一观？”

落魄书生心中一惊，就又平静下来。当众借剑，郜亦天肯定不能居有坏心，如有坏心，就不用他落魄书生出剑了，他这人功夫再高，也将被江湖之人不齿。他又何必疑虑？

他也将剑掷与郜亦天。

这一掷比刚才那一掷更快，更刁。

天地之剑一飞而去，便飞成直线，象一支箭，直向两丈外的郜亦天胸前飞去。

如果他不动，这一柄剑当击在他胸前命穴之上。

这一柄剑飞来，贯注真力，嘶嘶振响，直逼向郜亦天。

郜亦天不看这剑，在剑已及身前时，倏地出手，食指、中指剪了两剪。

第一剪，剪在剑鞘之上，第二剪，已经剪在剑柄，食指与中指剪中古剑，又一拧，一柄剑巧在剑尖刚要抵胸时便折了头，落入他手。

这一手比落魄书生祁震接剑之法更高，更妙。

郜亦天左手握住剑鞘，右手去持剑柄，双手将剑举与眉齐。

蓦地，郜亦天身上发散出漫漫剑气，那一柄剑如同活物，仿佛郜亦天手中的是一条龙，一条矫腾欲飞的龙。

落魄书生祁震心一颤，郜亦天手持此剑，确实有王者之相。

这柄“天地之剑”该是郜亦天所有才对。

落魄书生心中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郜亦天手中持有这一柄“天地之剑”，落魄书生绝对不是对手。

郜亦天将剑缓缓入鞘，又把剑掷与落魄书生，淡然一笑道：“这柄剑你用错了，你用此剑，不如用湛庐。”

落魄书生祁震手中握着此剑，呆呆地看着郜亦天。

郜亦天向祁震点点头，自己转身，向他内室走去。

江湖豪客也不敢声语，只是与落魄书生祁震一齐看着他慢慢进了屋。

祁震双手各握一柄古剑，呆呆地站在院内。

他是不是很尴尬？他这一次来郜府，本来是盛气而来，想与郜亦天一较高低，即或不能胜得郜亦天，血溅郜府，也是他意料中之事。谁知他剑挑郜府匾额，毁去门前楹联这番挑战，竟被郜亦天看得十分轻淡。

郜亦天是确实已经看破世情，不再与江湖武林中人争较一日短长；还是他已气沮，不再敢与落魄书生祁震动手？

院内的众豪杰心中很是扫兴，这一场惊心动魄之战本已开始，殊不料只被郜亦天轻轻几句便化为无形。他们心中扫兴，根本没想到郜亦天会转身走开，郜亦天这也是示弱，对敢于上门来砸匾额毁楹联的落魄书生示弱。

落魄书生祁震这一次挣足了面子。

江湖人什么最要紧？

面子，义气。

有人为了面子不要义气，有人为了义气不要面子。

江湖人就称前者为邪恶，称后者为侠士。只是有这么一点点区别。

众豪杰顿时一阵欢呼，看来郜亦天不是那么神秘，也绝对不是高不可攀的，落魄书生向他挑战，他都不能应战，这不明明白白地是示弱么？

众豪杰欢呼、雀跃，在这天下第一高手的院子里便肆无忌惮，他们心头很舒畅，很快活，因为终于明白了郜亦天并不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而快活。

郜亦天坐在厅屋之内。

他听见了这阵子呼喊、欢呼。

他身边站着许媚儿、郜明。

他们不明白郜亦天为什么不出手，他们看得很清楚，只要郜亦天用剑，落魄书生祁震会败。

郜亦天为什么不出手，为什么宁可忍受这毁匾额伤楹联的耻辱？

许媚儿轻轻一叹，但她也没讲话。

郜亦天这人行事向来自做主张，从来也不与许媚儿相商，更不与郜明这些人明言，这一次不出手，虽然很出他们意外，但两个人也不问什么。

郜亦天道：“郜明，把那匾额拿来给我。”

匾额被人用脚蹂踏过，这是市井小人想履皇宫太和殿龙阶之心，匾额又被人用重手法从中间震断，“俯首”两字一截，“云岳”两字一截，中间有些许被弄断的木碴。

许媚儿同郜亦天见到这匾额被毁的模样，心中亦很是心惊，江湖之中本无他的大仇人，他一向在江湖上口碑不错，又加上近十年来许媚儿在江湖上奔走斡旋，解人忧难，该是交了不少朋友。但仍有人恨他们，单只为他是天下第一高手就恨他，单只为她是天下第一美人便恨她。

郜亦天接过匾额。

他不动声色，将两块碎匾额抛弄在地上。

第二十九章 死亡之鸟

落魄书生祁震又回到他那房屋里。

他把两柄剑放在桌上，人躺倒在床上。

他太疲惫了。

他想同郃亦天决一死战，但他没同郃亦天一拚，他情知倒下的肯定是落魄书生祁震，决不会是天下第一高手郃亦天，他宁愿倒下，也不愿走回这间冷漠凄苦的小屋。

他承认这是他自己的怯懦。

他不想再回头过那一天天忍耐熬煎与痛苦的日子。

窗外众豪杰闹闹嚷嚷，他们想同落魄书生一叙，想让他快活，让他同他们在一起分享这折辱武林第一高手郃亦天的巨大喜悦。

他们公推出两个人，让他们进来同落魄书生搭话。

门没关，两个人鱼贯而入。

前头的是一个猥琐老头儿，后面的是剽悍汉子，两个人一进门便向躺在床上的落魄书生打躬：“祁大侠，窗外的众豪杰今天太痛快了，他们想请祁大侠去星外楼一聚，好好庆贺庆贺才是。”

落魄书生祁震看了这二人一眼，心道：这些江湖人士唯恐寂寞，总是爱把世事都弄成吵吵闹闹的样子，却不知我这人不喜欢他们吵闹，不愿与他们沆瀣一气。他们不甘寂寞，是因为活得太无聊，太没趣了，只好如此寻找乐子。江湖中，十年之内，没有哪一件事比今天落魄书生祁震闯郃府更大了，他们为此会有几十日，甚至几年的话题可说，当年落魄书生祁震闯入郃府，要与天下第一高手郃亦天一战，他们正躬逢其盛，亲眼目睹这场面。他们会一传十，十传百，在这江湖上传下去，一直把这件事传得直到落魄书生再听到也茫然不知所云才算罢休。

落魄书生心中想的不少，但脸上却漠然，无甚表情，他望着二人，说道：“庆贺什么？”

剽悍汉子声音爽快，也极响亮：“刚才祁大侠那举动天下人都佩服，只有你祁大侠

才会碎匾额，挖楹联，入府挑战郜亦天。郜亦天不敢应战，只好把十年前恃强占去的祁大侠宝剑归还。这众人都看在眼里，是他郜亦天不战自败，而不是你祁大侠亏输，这还有什么话好说？”

猥琐老头儿脸上陪笑，边笑边点头，好象要证明剽悍汉子所言不错，他也心同此理似的。等剽悍汉子话音一落，他便接言道：“祁大侠该去走走，出去走走，同众豪杰喝一喝酒，岂不是比躺在这儿好得多？”

两个人都望着祁震，等他讲话。

祁震突然挺身而出，哈哈大笑道：“对，对，为什么不去喝几杯，去喝酒确实实是比在这儿躺着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

他起身匆匆出门，同众豪客一起去星外楼喝酒。

星外楼是大去处。

传言唐时大诗人李白曾来过此楼，饮酒数日不去，将楼上一张桌子的桌面上压出了酒杯之痕。由此之后，这星外楼就有了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他们的桌上，每一张桌都是有一个大大的酒杯压痕，这压痕又奇在并不在主位，而是在两首客位上。所以来星外楼的吃客也大都听了这楼的规矩，入乡随俗，一入此楼，主客之位常常颠倒，那酒杯之痕处便成了尊贵的位置；第二个特点是这酒楼因当年李白曾坐饮三日，所以自那时起直至今，每日座中客满，主家也拣一个最豪饮之人做为今日主家之客，不收他酒饭之钱。这也是敬李白，以示对豪饮之人的尊重。

星外楼很有名。

星外楼的酒好，菜好，乐曲也好。

星外楼有美人佐酒。

祁震坐在主位上，今日他是众星拱护的月亮，他是最尊贵的客人。

他尽情饮酒，他是星外楼今日唯一不收酒饭钱的人。

众豪杰极口称赞这一次盛会，甚至有好事者想公推出一人来撰文记此次盛会。他们对落魄书生祁震恭维不已，只有他才可以让郅亦天受此折辱，人生一世，有落魄书生这一举，此生不虚矣。

众豪杰都奉承，说笑，让落魄书生心中宽慰。

但落魄书生祁震只是冷冷笑着，默默饮酒，对众人的谄媚之词既不应答，也不致谢。他只是看着他的大酒杯。

他每一饮之后都把酒杯小心地放下，让酒杯的杯底正好放在那酒杯的刻痕之上。他又自斟自饮，绝不要别人代劳。

众豪杰恭维话儿说了不少，看看话都讲完了，落魄书生也不言语，只是冷冷笑着，默默喝酒，酒桌之上便有人依他模样，只是陪他默默饮酒。但有些豪杰酒热肠肚，便大呼小叫，喊来女人弹词唱曲，以助酒兴。

星外楼的女人颇有姿色，星外楼的女人曲子唱得好。

就上来了三个女人，一抱琵琶，一执檀板，一捧古琴，施施然而出，等候主人示下。

众豪杰七手八脚，把桌子又挪又移，让出靠窗边的一块地方，为她们位置。

三个女人置琴于案，执檀板在手，抱琵琶静心，便叮叮淙淙奏了起来。

确实不错。

祁震看着这三个女人，听着她们弹琴，脸上亦神情漠然。

抱琵琶的女人奏得很轻松，执檀板的女人敲得甚是自如，古琴也弹得抑扬有致，但落魄书生心中明白，这只是极为平常的弹奏，没什么特别之处。

众豪杰中便有人喝彩喊好，又有人请这三个女人为他们弹奏一曲《侠客行》。

众豪杰又一阵喝彩，因为知道，这一曲实际上是向祁震致意，他敢向郅亦天挑战，真大侠士本色，这一曲《侠客行》便是赞他颂他的，称他是豪侠之风、壮士之举。

三个女人就互相说了几句话，显然是因平素多弹奏些缠绵伤情，悲凄哀艳的绮靡之

音，而少奏上这一曲豪气干云的曲子，怕手下生疏，出点什么纰漏。

却也能奏。

因是豪放之音，又有那铿锵琴韵，听来就一改那低沉哀绵之情，使人生豪迈慷慨之心。

歌儿一起，手执檀板的女人使用檀板击节，口中随琴韵琵琶而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对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炫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虽是古琴抑扬，琵琶铮琮，檀板爽脆，却也能使人顿增豪气，女人一唱此曲，也似没了那浓艳绮靡之情，也多了些男人般的刚强之气。

众豪杰都拍手称快，称道这一曲《侠客行》确实做得好。

有人便叹：“我见人都称赞李白诗，又是酒仙，传闻此人又剑法极高，但我看即使他今日活着，也比不过咱们祁大侠。咱们祁大侠今日入郅府，砸匾额，挑楹联，确实有这‘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的豪侠之举。就是比饮酒，祁大侠也不比李白差，祁大

侠真是海量，我在这里看着祁大侠，别人一杯酒未尽，他却默默一杯又一杯，将这坛酒也自喝了下去。我敢担保，这星外楼开张几百年来，也很难遇上象祁大侠这样好酒量的人，只怕今天星外楼的买卖是要赔本了。”

众豪杰都随声附和，连声叫道说得好。

众豪杰正纷纷赞扬落魄书生祁震，便听得有人噗哧一声笑了，这是一声冷笑，也是一声挑战。

这一声笑笑得却不是时候，如果他在众豪杰争相说些讨好的奉承话时便笑，也就被那热热闹闹的话语之声掩盖，就被轻轻带过去了，偏偏他这笑声响在众人话音刚落之时，便被楼上众人听得清清楚楚，听在众人耳里，这笑声无疑是在讥讽，是在嘲笑楼上刚才讲话之人。

众豪杰之中有人便喝叱道：“谁？胆敢耻笑祁大侠，站出来！”

众豪杰互相望着，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这个窃笑之人是谁。

楼梯上沓沓响起一个人的脚步声。

随着脚步声，就走了上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个女人。

这个女人生得漂亮，浑身缟素，一身雪白，白的耀眼，倒真是应了那一句俗语“女要俏，一身孝”了。

她冷冷瞅着这众人，目光中是讥讽与不屑。

最后，她把目光凝定在落魄书生祁震身上。

落魄书生祁震很吃惊。

他认识这个女人，这是他在凤园那一日缱绻缠绵，相依相偎的女人。

他想起了这个女人的热烈，想起了这个女人的种种好处。

他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孔雀。

孔雀是一种很漂亮很华贵的鸟儿。

有几个人已经站起来了，想质问这个女人，但见她袅袅婷婷而来，浑不把这一些江湖豪客看在眼里，就心中也自心虚，不敢讲话。一怕在众人之中讲话，遭落魄书生祁震不满，那样反而不美，再怕这女人在甚么厉害手段，受她欺辱，更是不上算了。

孔雀实在漂亮，这也是在座男人心中嗟叹不已，不由得改变了态度的因由。

有人问道：“你是谁？”

这声音好奇更是多于质问。

孔雀神色极冷，人又高傲，只是缓缓答道：“死亡之鸟。”

众人一怔。什么是死亡之鸟？什么样的鸟儿是死亡之鸟，他们从来听说过。而今这女人一说，让他们又惊又疑。

这时，落魄书生把酒杯一放，突然抬起头看着孔雀：“你来做什么？”

孔雀一笑：“杀你！”

一言既出，四座哗然。

她是不是在说胡话？落魄书生现在是敢向天下第一高手郢天挑战的人物，它能够轻易被她杀死？她是什么人，一个江湖上默默无名的人，又是一个女人，她如何杀得死落魄书生？

但落魄书生却很认真，一点儿也不以她这句话为怪，他看着这个美丽冷漠的女人，问道：“你如何杀我？”

女人傲然：“用剑。”

落魄书生道：“什么剑？”

女人道：“如果你用黄帝之剑，我就用你的湛庐杀你。如果你用湛庐宝剑，我就用黄帝之剑杀你。你看我能不能杀死你？”

落魄书生直盯着她。

她已经不复是那个在凤园对他依偎纠缠的女人了，她比那个女人更多一层傲气，一层让人不敢亲近的傲气。

女人一叹道：“可笑啊可笑，其实你早已经被别人杀死了，从一进这星外楼时，你已经被别人杀死了。”

众豪杰见她出言不逊，直冲撞这外落魄书生祁震，心想今日必定有好戏可看，但见她总是出口冲撞落魄书生，祁震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委婉，都不由得心中大奇，觉得祁震这态度极为意外。

落魄书生道：“我已被杀死了，你还来做什么？”

女人道：“取剑，如果你被他们杀死，那只是一副臭皮囊，我为什么要对你感兴趣？但这两柄剑，一是帝王之剑；一是邪恶之剑，我不拿走，落在这群人手里。我怕他们要受寿夭之厄。”

女人向四外一视，因为他们没想到落魄书生会死，落魄书生活得好好的，他为什么要死？

落魄书生祁震被人咒死，他不恼怒，脸上却头一回浮上了笑意，他向这浑身缟素的女人一笑道：“好，好，说得好。你说，我是该死在这里呢，还是该死在别处？”

孔雀一叹：“是人都自有自己的归宿，你不是李白，何必硬要装做酒仙？你也不是侠客，何必在这里受人捧场？可笑啊可笑，你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跟我走？跟我走，才会一死。你为什么 not 跟我走？”

众豪杰听得她这几句话，恰象是梦呓一般。落魄书生为什么要去死？为什么要跟她走？就因为她是女人么？就因为她生得美么？

美也是诱惑，但她自称是死亡之鸟，死亡再美，人也畏惧。

显然落魄书生并不畏惧，他长笑道：“好好，我随你去。我随你去。”

酒意微醒的落魄书生祁震从桌上抓起长剑，随这女人下楼，扬长而去。

两个人走得极快。

两个人来到了一处树林。

这是一片葱郁的树林，树林之中很静，静得只有淙淙的流水之声。

林在有一片空地，空地上寸草不生。

一个女人，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站在这空地之中。

她在等人，她在等落魄书生祁震。

孔雀站住了，她只是默默示意他，让他去那个女人面前。

落魄书生向前走，一直走到那个女人面前。

女人很威严。

落魄书生已隐隐猜测到了她是谁。

孔雀带他来见的女人，这个女人一定会是凤凰，她是百鸟之主凤凰。

落魄书生看着凤凰。

他好久才说了一句话：“你是凤凰。”

女人点点头。

她不愿意讲话，她不愿意对人讲话，是因为她很有威严。有权威的人很少讲话。

落魄书生也无言，两个人只是默默对视。

好半晌，落魄书生才轻轻吐了一口气，说道：“这不公平……”

女人无言，等他说话。

落魄书生道：“我这嘴脸虽然丑陋，却被你上上下下看了个够。你肯定貌如天仙，因为你是凤凰，但我却看不清你的颜面，这不公平，极不公平……你说对不对？”

他脸上竟然有了笑意，一种嘲讽的神态。

他这是嘲讽对方？还是嘲讽他自己，抑或是在嘲讽死亡？

女人一笑，这一笑很轻，却让落魄书生心魂一荡：“我一向不愿以面目示人，书生

何必在意这个？”

落魄书生也一笑，知道若再说此话题，便真让她耻笑了，于是就心想：这个凤凰，当初在凤园之时，不肯见我，只让她手下的那一群女人出来，那十几个女孩之中，孔雀，翠鸟都有惊人的功夫，她们在江湖上行事，也是飘忽不定，虽然至今没做下什么动天地、惊鬼神的大事，却也沸沸扬扬，让江湖之人好一顿猜疑，认为这凤凰定非常人，且野心不小。如今她亲自出来见我，一定有极重要的事要谈。

她要对落魄书生说什么？

凤凰说道：“今天你输了，你已经有三次失手，郃亦天如果想杀你，他至少有三次机会。”

落魄书生一惊，她是什么人？她一定也在众豪杰之中，那些吵吵嚷嚷的江湖豪客之中有一个凤凰，他也不会注意。

他心里一叹，点头道：“不错。”

只有面对这个女人，他才能讲出这一句实话来。

可笑那些酒楼上的众豪客，他们以为郃亦天胆怯了，以为郃亦天不敢同落魄书生动手，这想法不光可怜，也很可笑。郃亦天如果动手，他祁震已经死去了三次。

但他会同那些人说什么？他什么话也不说。星外楼之上，只有他一个人才明白，他是输得很惨。他才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孤自一人，在这星外楼坐了几日，饮了几日才去。

孤寞之人，在热闹之中更为寂寞。

可叹李白，当日的寂寞也被人用做招牌，用来赚银子花了。

凤凰知他已经死过了三次。好凤凰！

“如果出手，则必死。你没有出手，你就有机会。”

落魄书生呆怔怔地看地，这块林中空地很怪，光秃秃地不留一点儿生命的痕迹。没

有草没有树，也没有花儿。

他想不明白，郜亦天几乎是无懈可击。

他只好说出一句话，尽管说出这一句话让他很痛苦：“我没有机会。”

凤凰笑了，笑得很温柔：“你承认你没有机会，你就会有机会了。”

这一句话很别扭，也很拗口，但落魄书生笑了，因为他听懂了这句话。

他的心境好起来。

他很佩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很聪明，站在一边看，看明白了他与郜亦天的弱点。

她比郜亦天更可怕。

女人的身上有香气，这香气很淡，但又很好闻。这是梧桐的香气，还是百鸟之王凤凰的香气。

凤凰笑着，这笑让落魄书生也觉痴迷，她笑着对落魄书生说道：“我送你一柄天地之剑，你又有了自己的那一柄湛庐之剑。一个人有两柄剑，心神不一，就不如无剑了。你该只有一柄剑，你是要天地之剑，还是要你的湛庐？把另一柄剑给我。”

她伸出了手。

这哪里是一只手，这明明是凤凰的羽翼。

有半截玉臂外露，白白生生，又有纤纤玉手，削削瘦瘦，偏唤人许多遐思。

落魄书生迟疑了一下，把黄帝之剑递与了她。

凤凰接剑在手，突然一叹道：“错了，你错了。”

落魄书生愕然。

他有什么错？

凤凰婉言道：“湛庐宝剑，用来杀人报仇驱恶皆可，但如你要胜郜亦天，湛庐却怎么可能？他不是恶人，也不是你的仇人，他是武林之中的第一高手，你不用王者之剑，怎么会胜他？”

凤凰将黄帝之剑递与他。

落魄书生又将湛庐剑递与凤凰。

凤凰道：“祁震，祁震，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言罢，她身子轻轻一折，人便飞起，直折几折，便飞出这空地，落在树枝之上，又攀枝一荡，便又荡远，三攀两荡杳无踪影。

只剩下他与孔雀两人在树林之中。

孔雀递与他一双鞋子，要他换上，告诉他那一双鞋踏在空地之上，已经有毒，不能再穿了。

落魄书生换上了鞋子。

孔雀转身就走。

落魄书生手中兀自拎着鞋子，匆匆唤她：“孔雀，孔雀！”

她站住了。

落魄书生见她站住，却并不回身，显然是仍有去意，就柔婉地说道：“孔雀，我——我是男人，也屡有荒唐，但我很想念凤园那一次……”

他的话情意殷切，也颇为激动。

但孔雀并不激动，她为什么要激动，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时总会很殷切，也很激动，但他殷切也好，激动也好，同孔雀又有什么相干之处？

孔雀已死，她如今是死亡之鸟。

孔雀已死，她投火自焚涅，而今又是一个新生的孔雀了。

孔雀洁白，不再身污世尘，她已经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孔雀了。

落魄书生见她仍不回头，就鞋也不及趿，冲将过去，要拉孔雀。

他太寂寞，在江湖豪客的热闹之中更感到寂寞。他在寂寞之中，更觉得需要女人。

孔雀是女人，一个很漂亮很有风情的女人。

她会让落魄书生不感到寂寞。

他要抓住孔雀，当日在凤园，她对他很依顺，没一丁点儿推拒。现在的推拒就让他有一点羞怒。

是因为他折辱在郤亦天手下么？

孔雀回过头来，冷冷道：“放手！我告诉你，我是死亡之鸟，一只白孔雀。你看到的那个孔雀已经死了，已经被男人杀死了。如今我有一个新规矩。我可以和男人睡，但睡过之后，一定把他杀死……”

落魄书生惊诧地望着孔雀，他看着孔雀的脸，明白她的心意：她真的会这样做。他想问她为什么，但问不出。

孔雀道：“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再也不会向女人讲他的那甜言蜜语，他就是头一回向女人讲了真话。”

落魄书生轻轻放了手，他很吃惊。

孔雀的话语冰冰冷：“你想亲近我也行，但你也会同别的男人有一样的下场。”

那就是说，她也会马上杀死他，即使他是落魄书生。

落魄书生看着孔雀，他明白了孔雀的心意。

她恨男人，她只能恨男人，男人让她没了信心。是哪一个混蛋王八蛋让她伤心欲绝？

孔雀又想走开。

落魄书生身子一纵，人已经拦住她面前。

“闪开！”

落魄书生一笑，把黄帝之剑递与孔雀。说道：“好，好，我就愿意你把我杀死，我只要能和你再有一夜温柔，死与不死，又有什么关系？”

孔雀愕然，她愣怔着不动，盯着落魄书生。

他不畏死，还是自信孔雀杀不死他？他还是以为凤凰关注他，会不许孔雀杀死他？

或者是他这人自作多情，以为孔雀会不忍心杀他？

孔雀道：“好，好。你跟我来……”

这一句话也冷冰冰，没一点儿热情。

落魄书生手中无剑，跟着孔雀而去。

第三十章 雌螳螂的晚餐

如果你总在酒楼上吃大鱼大肉，你是不是喜欢吃一点儿清淡的素菜？如果你总是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度日，你是不是喜欢清泉小溪，愿意在那清泉边上一坐，边洗濯自己，边放浪而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时，你便可以象那个与屈原对话的世外高人渔父，莞尔一笑，你没有那船舷板可以拍打，便可以抚掌而歌，陶然自乐。

这日子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你喜欢的，最难寻觅的？

落魄书生被带到了一座山峰下。

他跟着孔雀走，孔雀并不再同他讲话，也不再劝他离去。

人各有志，不能强勉。

他想与孔雀在一起，死也甘心，孔雀又会说什么？

他们来到这山峰下，来到一套小小院子里。

这里很幽静，没有人。

只有他与她两个人。

孔雀显然极熟这地方，她推开柴扉，引他走入室内，挥手让他坐在木凳上。然后就匆匆脱衣去妆，象一个从酷暑之中归来的女人，急不可耐地脱去衣物，只穿一件亵衣单

裙，又拿下凤簪，抖乱一头乌发。

她要走出去，走到门口时，又停下来，说道：“这里没有人，只有你和我，你如果什么时候想要我，象野兽一样扑来就是，用不着顾忌什么，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到我……”

她讲这话时，轻轻咬着嘴唇，但她的脸上没一点欲望，她很冷静。

她匆匆出去，去到溪水里沐浴了。

落魄书生看看这间屋子。

这是山里猎户人家最温馨的小家，丈夫出去狩猎，下河捕鱼，上山拿鹿，妻子守着柴扉，盼望丈夫归来。丈夫归来之后，便是笑语欢声，荡一屋子喜气。妻子晚炊，男人相帮在旁，也有呀呀稚语的婴儿在一边跑来跑去，只给大人添烦。

落魄书生恍惚看到了这温馨的小家，看到了他自己就是那个勇猛而又善良的猎人，孔雀就是那个温顺可人的妻子。

他憧憬着这样一个小家，如果有这样一个小家，他宁可不要这柄天地之剑，不去争那个武林第一的名头。

他等着孔雀，久久不见孔雀归来。

他走出屋去。

太阳很暖。

他慢慢踱到树丛边，来到小溪旁，他看到了正在洗浴的孔雀。

他站住了，他痴痴呆呆地看着孔雀。

孔雀全身赤裸，放一块木头在小溪之中，木头有一段弯曲，她躺在这木头的弯曲处，让溪水哗哗冲激着乌发，她那一头乌发在溪流之中流窜，象一群乌油油的小鱼，在水中欢跳着，时隐时无，清水从她脸上漫过，溅过，只留一只鼻子，鼻孔在呼吸树林之间的香气，人如银鱼，任溪水冲刷洗涤。

孔雀当然知道他就在眼前。

她不在乎他的粗暴，她知道男人会粗暴，会象野兽一样凌辱女人。他是这样的男人，也该杀。也可能他不会强暴她，只是象那些色迷迷的男人一样戏弄她，象抚弄小小的猫儿狗儿，想让它依偎在男人脚下。他是这样的男人，就更该杀。

落魄书生坐在溪水边，看着孔雀。

他很吃惊，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男人象山，女人象树，他看女人，看溪水，看树，这都是一张画，一张只在他梦里出现过的画。

他赞叹这画。

孔雀突然睁开了眼。

她伸手出去，抓住那截树身，把头和身子斜倚在树上，懒懒地回过头来，看着他，说道：“你如果想要我，就可以召唤我，哪怕在这儿也行。”

这不是女人的快意寻找，而只是冷冷的允诺。她是在提醒男人，她杀心仍在。

落魄书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孔雀躺在溪水里好长时间，她意不在水。

太阳终于落下山去，给这树丛染上了一片金色，临黑之前的山、树、水反更清晰，又渐渐地朦胧，象罩上了一层雾。

孔雀在水里呆得也太久了。

落魄书生道：“你该上岸了。”

孔雀问道：“为什么？”

他一叹道：“因为我饿了。”

孔雀冷笑：“我也饿，但你别以为你是个男人，就可以等着我给你做饭。你要是饿了，为什么不自己做饭？”

落魄书生一愣，是啊，他为什么不自己做饭？

他转身就走。

孔雀慢慢走回屋子。

桌上摆着饭菜，饭菜很香，但没有酒。

孔雀冷冷说道：“酒是有，但我不喜欢喝酒的男人，男人喝了酒，除了不顾羞耻之外，又多了胡吹自傲一些狗病，为什么给男人灌酒？”

落魄书生笑道：“没酒可也好。”

孔雀道：“不好也得好。”

落魄书生淡然一笑，也不同她争，只是坐下来，为她盛饭，给她挟菜吃。

孔雀很奇怪，这个落魄书生穷途潦倒，连衣衫也很破烂，却做得一手好饭菜，他做的菜，一点也不比酒楼上的大师傅差。

她也真饿了，就吃得很多，很饱。

落魄书生很开心，便逗她道：“你何必吃那么多，如果这菜好吃，明日我再做与你吃。”

孔雀冷哼道：“做梦？明天？明天你还有命在么？”

落魄书生苦笑，一笑便罢，他倒把这件事给忘了。他陪笑道：“只要你吃得快活，也就算是称赞了。”

孔雀道：“称赞什么？我为什么要称赞你？会做菜的男人更不象是个男人，更该杀。我一定要杀死你，决不让你活到明天天亮。”

她那样子真令男人恐怖，一个美丽的女人对男人恨得咬牙切齿，男人还会有什么心境？

天晚了。

啁啁啾啾的鸟啼是在召唤黑暗，远远的几声虎啸是在告诫人们勿入深山。

小屋灯昏如豆。

木床上铺好被子，孔雀睡眼朦朦，躺在那儿，她懒懒地对落魄书生道：“今夜随你，

随便你怎样好了，但你可得小心，只要天一亮，我就会杀你。你功夫比我强，但我就是喜欢杀死功夫比我强的人。”

落魄书生一笑。

孔雀马上就睡着了，她睡得很香甜。

落魄书生看着她，他看孔雀那目光很复杂，又象是赞叹，又象是惋惜，还象是在思索。

她告诉他，她是死亡之鸟。

自从她穿上这一套白色衣衫，她已经杀死了十四个男人了。什么样的男人都有，她每次都很用心杀他们。

她说落魄书生与别人也没什么大不同，不同之处只是别的男人来到这里，肚子不饥欲火饥，而他落魄书生比别的男人更差，居然会做饭。做饭哪是男人干的事？再就是落魄书生比别人幸运，他知道他明天会被她杀死，而那些累得筋疲力竭的男人都不知道他们会死。

“你比他们更笨，连怕死都不会。”

孔雀还告诉他，她其实本来不该叫孔雀了，她该叫做螳螂，因为只有螳螂才在一次做爱之后，把雄螳螂吃掉，用来补充她自己身体内的养份，好繁殖后代。但他见不到他的后代了。孔雀说着，还很恶毒地笑，说道：“你后悔不后悔？你连儿子也不会有了……”

她说，只因为螳螂不是鸟，她所以只好不叫螳螂了。

她问道：“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名字？”说这话时，她恶狠狠地笑。

孔雀睡着了，她睡得很香甜。

有人说，要想看女人美不美，最后一定要看她的睡态，海棠春睡图最是撩男人心绪，因为睡中女人之美实在难以描画。

孔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美人，她的睡姿也很美，很让落魄书生动心。

他不是喜欢孔雀么？他不是不怕冒着被孔雀杀死的危险来与她一夕欢娱么？他为什么不睡，为什么不找他男人的快乐？

落魄书生把剑放在桌上，慢慢脱去外衣，上床去睡。

孔雀不理睬他。

他可以让孔雀理睬他，孔雀虽然憎恶他，但也得依顺他。世上的女人大多憎恶自己的男人，只是她们从来不象孔雀这样明言罢了。但他们不是一样娶妻生子，日日在一起过活么？

他凑上去，抱起孔雀。

他抱孔雀时，孔雀只睁开双眼，看他一眼，就任由他摆布了。

落魄书生叹了一口气，他看着孔雀的脸。

孔雀在睡梦之中，嘴里在念叨着胡话，象与人吵架，双手支架在胸前，象推拒野兽。

她象个受了大惊恐之人。

她由惊恐之后便恨极了世上的一切男人。

所以，她以屠杀、诱杀男人为快乐。

她其实并不欢乐。

落魄书生抱着孔雀，轻轻抚摸着她的乌油油的头发，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夜。

天是一点点亮的。

孔雀醒了，她发觉她被落魄书生抱着。

落魄书生一夜没睡么？他就这么抱着她一夜么？他是不是男人？她知道他，他不但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会温柔，又粗暴的男人，他怎么会这么老老实实抱她一晚？

她冷冷笑着：“你.....你.....就抱我这么坐了一夜？”

他点点头，他眼里满是血丝。

孔雀的笑更冷了，她一窜而起，叭叭打了落魄书生两个耳光，打过了之后还不解恨，

又伸手来打。这一回落魄书生有了准备，她打了两次，虽然很快，但都被他闪身躲过。他虽然双手紧抱着孔雀，但腰肢闪动极快，孔雀虽闪空出一只手来，却再也打不着他。

“为什么打人？”

“你是比那些男人更让人厌恶的东西，你不光装佯，还会假惺惺，做圣人模样，这样的男人最后更让人恶心。”

落魄书生看着她，真真是无话可讲。

她就这么恨男人，自以为把世上的一切男人都看透了，就用她那心思去认定男人？

她会不会错？

可惜，她从来就没有错过。

她突然在落魄书生怀中嫣然一笑，眉目之中蕴含无限深情，她吹气若兰，人柔柔弱弱，身体似曲非曲，欲伸未伸，却向落魄书生慢慢凑去红唇。

她眄斜着眼，轻轻问他一句：“我这样子你喜欢不喜欢？”

落魄书生心中一荡，也马上凑过去，要吻她的朱唇，他恍惚又入了凤园，恍惚之间又是他说到他只要她一个人，她示意让十几个女人走出去，只有她一个人陪着落魄书生祁震，而且那一次她又是那么依依可人，十分柔顺。

她樱唇闪开去，闪得极快，让他只是愣怔在那里。

“既然喜欢，就一定动情，动情又不能动，就只是假撇清而已，装什么圣人？”

落魄书生只好一叹，把她放开。

他发现，他如果再抱着这个女人，那他可就太没滋味了。

他恨她，恨得牙根儿疼。

但孔雀一觉睡足，显然精神头儿很足，人兴致也高。嘻嘻笑着，对他笑。

“你记没记住我的话？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我决定从现在起，对你好一点儿，只好那么一点儿，你千万别得意。只要你一失神，我就会宰了你……”

落魄书生心惊，知道她会说到做到。

孔雀变了，变成了一个又温存又柔弱的女人。她依偎在他怀里，问他：“有些事该现在问你，你说，你死了以后，你的墓碑上写些什么字？用不用写上假撇清真圣人徒弟颜回师兄公冶羊之墓？用不用写上未亡人妻孔雀壬丑年立？不对，应该写上未亡人孔雀泣血立碑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让人家生出遐想，以为这是真事，以为这个男人还可能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有那么一点儿男人气的人，让人生出一点叹息一点哀惋甚至流出那么几滴眼泪。既然他妻子可以泣血立碑，那闲逛之人，为什么不能滴上几滴伤心泪？”

她娓娓而谈，脸上带笑。她那笑很邪毒，是一种伤透了心的女人的邪毒。

女人的心一入邪路，百折不回。

落魄书生只是惊讶地看她。

她不哀伤，一点也不哀伤，是不是她哀伤已尽，只剩下了仇恨，对男人无边无尽的一腔仇恨？她要用这仇恨去杀死男人，不光撕碎他们的血肉，还要杀伤他们的灵魂。

落魄书生连吃惊都没了，他只是哀哀地看着这个女人。

他的神色很哀伤。

但孔雀仍在盈盈笑，她理理祁震的头发，告诉他：“从我下床时起，就要杀你了。你还会儿还想做什么吗？”

这话是在挑逗他，告诉他还有一点儿机会。他不是宁愿花下死么？那就做一次风流鬼也好。

可他早已气沮，世上的男人欲望再强，谁会在女人这恶狠狠的伤害下同她亲热？孔雀笑了，觉得很惋惜：“你一个大傻瓜，也是一个大笨蛋。世上的男人没有比你更傻更笨的了。看来要杀你比杀谁都容易。”

孔雀盈盈起身，下床去了。

她动作很慢，坐在桌边梳妆。

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本该有一种端庄的美，但她如今没了端庄，只有一种邪恶的劲头儿在心中滋长，使她变得更俏丽美艳，这是令人不敢逼视的美，这美把女人心中藏着的机智、狡黠、放荡、轻佻、侮慢一齐带出来。

她慢慢梳妆。

她一边梳头一边笑道：“男人是什么好东西？人人都称道那个张敞，说他甘心为女人描画眉毛，好一个男欢女爱。其实谁又知他心里想什么？他以为这是他养的一只鹦鹉，该梳理羽毛了，该喂水了，该逗它说话了。他哪里是为妻子画眉，他只是在养鹦鹉呢。你如果站在我身后，为我梳头，那时你一定心有邪念，你说对不对？”

落魄书生一言不发，抓起梳子，真的站她身后，为她梳头。

孔雀明媚白净，象新出浴的荷，一双俊目在菱花镜中飘来漾去，满头乌发垂瀑，散一阵柔柔清香，她向镜中的落魄书生努嘴，轻俏俏一笑，念道：‘小杜诗好，有这样的名句。’说罢她自对镜朗吟，“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你叫落魄书生，是不是也从这小杜诗中感悟而来，你说如果小杜还在，会不会夸我纤纤细腰，美艳容貌，说不定还会为我再写一首七绝呢。你说对不对？你来，你来，对，用手来卡我的腰，试一试，你说我这腰细不细？你记不记得那一句诗，好象是说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食那一句？”

落魄书生口中不言，一双手却被她抓住，去卡她那纤纤细腰。

女人的腰很金贵。

她为什么要叫落魄书生去卡她的腰，是她要向他细述衷肠了么？

蓦地，孔雀一只手将落魄书生左手叠向右手，两手直捉他手阳明大胸经脉中的阳溪、偏历、温溜三穴。

她手疾如电，抓住三穴之后，又偏转身子，暴发一甩，头发象道姑指尘，扫向祁震面门。

祁震事也意外，匆忙之中头向外一偏，让过了这爆发一击，但仍有几根长发扫在他脸上，打得他脸上一道道红肿的印痕。

他的左手仍握在孔雀手里，他的手臂三穴被制，根本无法抬臂。

孔雀笑吟吟，望着他，象望着心中疼爱的情侣。

“你就这么死了，你看，太阳还刚刚出山，这一天还没开始呢。太阳不出来，我没法儿为你掘坟，露水会打湿我的鞋。你知道，露水打湿的鞋穿在脚上很不舒服……”

落魄书生只是看着她。

手上要穴被制，他不愿动，也不想动。

“别动，你要乖一点儿，好不好？如果你这人不动，我就不封你身上穴位。如果你一动，我马上把这柄刀刺入你心上。”

她右手握一柄刀，这是女人复仇之刀，也是女人守身之刀。

落魄书生很听话，孔雀要他不动，他就不动。

孔雀牵他走出去，指着坡下一个土坑说道：“我一杀你，你就跳下去，别向一旁乱栽，好不好？我不喜欢搬人的死尸。那些男人都笨，死时那样子都不好看，不象你这人，临死时还在笑……”

她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掌，猛地向他的头顶拍去。

这一掌拍在百会穴上，他必然丧命！

落魄书生一笑，身子向旁滑开丈余。

他一动，自然也把孔雀扯开，把她扯得一个趔趄，几乎跌倒。

她脸上变了色，用劲儿甩开他的手，骂道：“你这个笨蛋啊，没点中你的穴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杀不死你。我每杀一回人心里就咚咚跳，你害我杀不死你，我又得再杀，我这心里就不难受么？”

她很伤心，象在哀戚戚地哭。但她的哭只有声音，没有泪。

落魄书生扯住她，把她从土坑边扯到小路上。

她气势汹汹：“你为什么拽我，你想杀人么？你这个笨蛋……”

落魄书生扔下一句话，扬长而去：“你的鞋别踩在那土坑边，那儿有草，也有露水……”

孔雀呆了，愣忡着，盯着他远去的背影。

落魄书生坐在屋里，他在出神，世上的女人多，但他从来没见过象孔雀这种女人。

她以恨毒男人来维持她自己的生命。

他还能让她不恨毒男人么？

他也许只好杀死她，把她埋在这青山碧水之间。不然他也就只好被孔雀杀死。

他是不是应该杀死孔雀。

孔雀笑盈盈地看他，为他摆了一桌子饭菜。

“你已经不那么蠢了，你已经在想如何杀我了，这样你就真的又象那个落魄书生了。你杀了我吧，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活得不耐烦了。”

她把身体凑向落魄书生，依偎在他身上，让他嗅到了一阵阵柔香，她轻轻呢语：“杀我时别太慢，一下子，别让我受苦……”

落魄书生心中叹息，这么一个粉装玉琢的可人儿，你如何下得手去杀她？

两个人就坐下来吃饭。

饭菜比他做得更香甜。

落魄书生又困又饿，他抓起点心就要吃。

孔雀笑着抓住他的手：“别吃，别吃，这些东西有毒，你看看试试就知道了。”

她用一根银簪去试，银簪变黑了。

她笑吟吟地告诉落魄书生：“我本来只想在这食物中放孔雀胆这一种毒，后来一想再多放两种吧，你可千万别吃，吃上这些东西，你的毒会发作很慢，你会很痛苦，把自己的头发一根根拔光，把脑袋拔得血淋淋的，还会吼声阵阵，象受了伤的狼一样地嗥叫。

你如要吃，我也不反对，但这些东西中只有一样是没有毒的，你要不要试一试你的运气？”

落魄书生不敢试。

他怎么会知道哪盘菜是没有毒的？

只有孔雀知道。

她抓起一只鸡腿，津津有味地吃。

落魄书生不敢吃，象孔雀这样的下毒行家，她可能一边吃一边就下了毒，只有她正在吃的东西不会有毒，但你怎么办？

从她手里抢过来吃么？

落魄书生不能这样做。

孔雀吃得很香，但她也只是东吃一口，西吃一口，吃得很诡异，让落魄书生祁震明白，她在这些菜中下了好多毒。

孔雀嘻嘻笑道：“你这人真有本事，既能不吃饭，又能不睡觉。如果我有你这本事该有多好？那样我就也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了。你是不是不饿……”

落魄书生只好说：“我不饿。”

偏偏他的胃肠不争气，一边说着不饿，一边他的肠胃却咕噜噜响了起来。

孔雀哈哈大笑起来。

落魄书生猛扑上去，扼住孔雀的咽喉。

他要扼死她。

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不杀死她做什么？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会害人……

他扼住孔雀，知她会反扑，女人的反扑疯狂绝望，会不顾一切的。

但孔雀没动，她等着，等着被他扼杀。

他顾不上许多，他要杀死她，他双目圆睁，心中一腔怒火，他的双手颤抖，但仍然

很有力气。

他看见了孔雀的脸，这张脸一转瞬间便没了暴戾，没了狡黠，只有微笑，只有快活与平静。

她很美。

落魄书生松开了手。

她已经昏厥过去了。

他看着她，直等她醒来。

她流泪了，骂声轻轻：“你这个混蛋，哪象个男人，为什么不掐死我？为什么你不掐死我？”

落魄书生默默无言，只是看着她。

天要黑了，他困极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把那柄天地之剑放在她身边。

“你拿回去这柄剑，我不愿意做什么武林第一高手。我困了，太困了，我要睡了。”

孔雀冷冷道：“好，好，你要睡了，我一定要乘你睡时杀死你。”

落魄书生一叹道：“好，好，既然我不是你杀死的第一个，又不是你杀死的最后一个男人，你杀不杀自然全凭自己……”

孔雀的眼中是仇恨，是杀机。

落魄书生不理她，他迟疑了一下，似乎在想该不该去她的床上睡，他最后决定，他只是在这一边桌边坐着睡。

他很快就睡着了。

他很安然。既然孔雀要杀他，他又阻止不了她，就任由她杀好了。

他睡得香甜。

孔雀在笑。

这是她穿上白色衣服，成为一只白孔雀，成为江湖上的“死亡之鸟”后杀死的第一个男人。她以前杀死的那些人都不该叫做男人。

她拔出黄帝之剑，向落魄书生刺去。

第三十一章 媚儿与媚娘

郤府之中，仍然平静。

郤明请示郤亦天，要将那一副楹联补足，将匾额修好。

郤亦天一笑道：“不必修，让它自去好了，修它有什么好处？”

郤明心中疑惑，这楹联坏了，匾额没了，都是那个落魄书生干的，主人不但对此不以为耻，反而不让人们去修补它，这是为什么？

就只好楹联上一边露一个大大的窟窿，抬头处没有匾额。

郤明也请示过郤亦天，要不要派人在门边守卫，郤亦天也是一笑：“何必要守卫？人家要进，怎么能不让他进？人家要走，你又怎么能留得住？看来还是这样好些，来也来得，去也去得，有什么不好？”

许媚儿笑着，眼望着别处，并不理会他与郤明的讲话。

夜里，月明星稀。

许媚儿长长地叹一口气。

她是不是因为郤亦天在夜中仍然呆在他那一间静室不归而叹？

她是不是很寂寞？

江湖之人传言，郤亦天自从那一次峨嵋金顶之战后，便郁郁不乐，不再与闻江湖上

的大小之事，反倒是他这妻子许媚儿在江湖上时常走动，一是因为她是郤亦天的妻子，人们多半仍相信她的意思也是郤亦天的心意，再则她又是江湖第一美人，所以她在江湖上讲一点什么话，人们也都听从。这一来反倒让许媚儿在江湖上苦苦奔波起来了，郤亦天心性淡泊，自然不再乐意管这些江湖琐事，但他也知许媚儿在江湖上奔波忙碌，是为江湖侠士之人排忧解难，便不再管她，也对她做事不闻不问。所以这十来年，江湖上人都知道，遇事可以找许媚儿，这人既美丽又热心，她会帮忙的。

笃——，笃——，笃——，有人在敲窗子。

许媚儿一愣，急问：“谁？”

“是我。”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许媚儿一惊，说道：“好，我就来。”

许媚儿匆匆走出来，她直走出郤府大门，疾奔起来，直到一片树林之中。

树林内，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伛着腰背，盯着她看。

这个人是阴风婆婆。

因为是在夜里，阴风婆婆就止不住咳。

她咳得很厉害，许媚儿就在一边等，等她讲话。

她咳了很长时间。

阴风婆婆道：“我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求你帮我办一件事……”

许媚儿的神态极冷：“什么事儿？”

阴风婆婆道：“杀人！”

许媚儿皱一皱眉，她怎么会杀人？她是江湖上人人皆知为别人排忧解难的人，怎么会去杀人？

许媚儿冷冷道：“你是不是找错了人？如果你被别人劫了镖，被仇人追杀，如果你缺钱用，都可以找我。可让我杀人？.....”

许媚儿转身就走。

阴风婆婆忽然一声断喝：“媚儿！”

许媚儿站住了。

阴风婆婆又咳嗽了一会儿，才轻轻喘着说道：“媚儿，这个人非你去杀他不可。”

许媚儿在等，在等她讲实话。

阴风婆婆道：“这个人我恨他，我恨死他了，但我自己又下不了手，你明白么？你明白我要杀谁么？”

许媚儿蓦然转身，她面对着阴风婆婆，她看见了阴风婆婆的泪水。

阴风婆婆的泪水长流。

许媚儿沉默了。

阴风婆婆的泪水让她伤感，她心中隐隐约约也明白了阴风婆婆要杀的那个人是谁了。她叹息道：“你.....你这是何苦？”

阴风婆婆道：“我去他那里，去了他那个鬼才住的地方，我想和他住在一起，但他不干，他对我比鬼还冷漠。媚儿，媚儿，你说，他该对我这么冷淡么？我的心只放在他身上，我的心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

阴风婆婆又大声咳。

许媚儿也很激动，她是不是被阴风婆婆触动了心事？她是不是因为不能把她的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才这样四处奔波，才去为别人忙忙碌碌，排忧解难？

阴风婆婆冷冰冰地讲，象讲别人的事儿：“他不与我亲近也罢，我叫那个江南名妓宁馨儿去找他，他与那个宁馨儿竟然有说有笑，十分亲热。这样的男人不杀了他，留着 he 做什么？”

许媚儿一叹：“你要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不容易，为什么又要杀他？依我看，你就算了吧，让他自己去，这样好不好？”

阴风婆婆很干脆：“不行。”

许媚儿沉吟了半晌，才说道：“我不干。我杀死了他，你后悔了，我上哪去给你找这么一个医鬼浩明？”

阴风婆婆冷笑：“你以为我会后悔么？好……”

她掏出一粒黑黝黝的短匕首，唰地一挥，左手的食指削去。

顿时血流如注。

阴风婆婆不管受伤的手指，冷冷地看着媚儿：“如果我再想他，有如此指！”

许媚儿见她这样，知她心意已决，再也势难挽回。她慢慢说道：“你知道，我不愿意杀人，尤其象杀医鬼浩明这样的人……”

阴风婆婆冷冷说道：“你可以不亲自出手，你可以让别人去杀。”

象许媚儿这样的人物，让江湖上的镖局侠客义士去杀死一个人，那岂不易如反掌？

许媚儿仍在犹豫。

阴风婆婆一叹道：“也许你不知道，如果你不杀死他，我也就没几天好活了。媚儿，媚儿，自小你就比我乖，人家说我这人只能媚娘，让娘心软。谁不明白娘对一切孩子都心软？可你就不一样了，你叫媚儿，是个干娇百媚讨人爱怜，人见人喜欢的娇孩儿。你与我的命运也不一样。你帮我一次，看在娘的面上，好是不好？”

许媚儿看着阴风婆婆，她眼中也象是在噙着泪，她点了点头。

阴风婆婆见她点了点头，欣喜万分，转身就走。

许媚儿也不再呼唤她，任她自去。

她怎样去杀医鬼浩明？

阴风婆婆为什么要杀医鬼浩明？

她为什么要叫她来杀医鬼浩明？

阴风婆婆在匆匆地走，她走得很急。

她要做什么？她要在这黑漆漆的夜里做什么？

她奔得很急，竟然一路上留下阵阵咳嗽之声。

她来到了那墓室外。

墓室内有灯，灯光从地下闪出，象天上的星星的闪光，如果不细看，根本看不出。

阴风婆婆站在这里，楞怔着。

她心中一片迷惘。她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她来这里做什么？她与医鬼浩明之间一切恩怨已经了结了，她已经托付许媚儿，让她来杀死浩明，也许一天两天，也许三天五天，这医鬼浩明就再也不会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她来做什么？她怎么匆匆忙忙跑到这里来了？

浩明在做什么？

她很想再看一眼浩明。

但她不能入墓室去。

她知道浩明是同那个江南名妓宁馨儿在一起。他们在做什么？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久久住在一起，他们又会做些什么？

她心里一阵子刺痛。她忍住不咳，憋气。

她该走了。

她那天为什么要宁馨儿去墓室，她那天为什么派人把这莲花等四人送走？她这是不是对浩明的绝情？但她这又好象是对浩明有一片深情，不然她为什么要让宁馨儿去那间墓室？她是不是因为医鬼浩明不愿同自己亲近，就给他送去了一个女人？如果是这样，她恨这个浩明，还是喜欢他？

阴风婆婆痴痴地立在墓室外。

她想进墓室去，还是不想进去？

墓室内传来了歌声，这是宁馨儿的歌声。

令人奇异的是，在这凄冷诡异的墓室里，她竟然能唱一曲古诗《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这歌声凄惋哀伤，似诉似泣，象女人与男人，柔肠九转，相思入骨，一阵阵凄伤侵入，不能入寐。

她在唱谁？

自然不是唱她阴风婆婆了。她是在唱她自己，她喜欢上了这个男人医鬼浩明，她自然不会为别人歌吟了。

既然他已不是荒冢墓室之中的孤魂野鬼，既然他已经不再是她镂骨铭心地思念着的男人，他是死是活又碍她什么事？她对于世人来说，只是一个性情乖戾的阴风婆婆罢了，还会有什异常之处？她为什么要到这墓室外来？是她仍痴痴念想着他么？他如今好快活，有了宁馨儿，他的日子一定甘之如饴，即使是活在地墓里，也胜过人间，他还有什么不如意之处？

既然他对她已经再无思念，她还呆在这里做什么？

她长长地一声叹息，人飞逝如箭。

墓室里。

宁馨儿在为他沐发。她一点点梳理他的头发，她唱起了那首《迢迢牵牛星》，她的歌声中有说不尽的情思，也有诉不完的哀怨，她喜欢这个男人，但她又得不到这个男人。她只好唱，用这歌声讲过她心里的哀伤。她很喜欢这个男人。

她阅人多了，只有这个男人才是一个挚情男儿。

她宁馨儿最后是不是会有福份，成为他的心上之人？

他和她都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宁馨儿一怔，凄冷墓室外，更有伤情人么？

他脸色一变，人马上冲了出去，他听得出，这凄伤的叹息是阴风婆婆发出的。

墓室之外，月光极冷。

没有人。

没了阴风婆婆。

他喃喃道：“馨儿，馨儿，你听到了么？是她，那准是她……”

他那样子真象是已丧魂失魄。

宁馨儿话语轻轻：“不会是她，你心里在想她，就以为是她。”

浩明沮丧道：“深更半夜，不是她，又会是谁？”

宁馨儿笑了，月光下，她那笑亦极迷人：“如果是她，我怎么没听见？”

他看宁馨儿。

宁馨儿避过他的目光。

他明白，宁馨儿说谎，她说慌，是为了要他不伤心。

第三十二章 情是女人刀

翠鸟站在她面前。

她至今也没让翠鸟见到她的面容，她每一次见到这些女人都是戴着面纱。

众女人不识她真面目，但众女人都知道她很美。

她如果不美，会是凤凰么？

她站在这里等翠鸟，等她来见凤凰。

“孔雀怎么样？”

“照你的吩咐，她同那个落魄书生正在树林里，她在想方设法杀他。”

凤凰不言语了，孔雀能杀得了那个落魄书生么？或许她可能会被那个落魄书生杀死。

翠鸟道：“要不要派人去，帮她……”

凤凰冷冷道：“谁也帮不了她。”

她派孔雀去了，是因为她明白，这一去前途难卜：最后从林子里走出来的是孔雀？还是落魄书生？还是两个人都会出来，还是两个人都走不出来？

无论怎样，凤凰都有办法。

翠鸟不明白她的心思，翠鸟心里焦急。

“如果不派人去，孔雀很可能会死在落魄书生手里。”

凤凰道：“你见过孔雀死在哪个男人的手里？”

翠鸟无话可说。

她知道孔雀经过许多风浪，孔雀杀死过许多男人，但她从来没被男人杀死过。

她再讲什么？

凤凰冷冰冰，语气极严厉：“我要你来，是有事要你去办。”

翠鸟静等凤凰吩咐。

但凤凰停顿了一下，好半天没讲出来。

翠鸟心在跳，她明白，只要是凤凰的命令，她粉身碎骨也得去做。但凤凰只要一踌躇，就说明这件事极难，极难办到。

凤凰终于说道：“有人来求我们，让我们去杀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忘恩负义的男人，他在江湖上也颇有名气，他叫浩明，医鬼浩明。”

翠鸟的心颤了一下。

浩明躺在床上。

他明白那一声长长的叹息定是媚娘所发，媚娘来过了，她在墓室外徘徊，不知道她是进来还是不进，她正犹豫时，恰好宁馨儿唱起了那一支曲子。那曲子叫《迢迢牵牛星》，宁馨儿唱这曲子的心意他明白，她是在埋怨他，怨他象那颗迢迢遥遥的牵牛星一样，明明看得见，却是遥遥远远，不可接近。他当然明白宁馨儿的心意，但他不敢与她攀谈，不敢问她为什么要唱这一支曲子。宁馨儿又怨又嗔地看他，说道：“浩公子，我为你梳洗一下头发，好不好？”他当然说好，他从心底里觉得对不住这个女孩儿，就在她为浩明洗沐头发后，正要为他梳头时，他听见了那一声长长的叹息。

他找不到媚娘，媚娘走了，她会一去不返么？她会再也不来见浩明么？

他病了，病倒在那石棺之中。

宁馨儿服侍他，帮他煎药，喂他。

但他病得很重，已经起不来了。

外面天色仍明，墓室之内就点燃起灯烛。

烛光之中的宁馨儿更美。

她是江南名妓，过的是车马喧巷曲更深的日子，如今却来侍候他，为他等得伊人憔悴。

浩明道：“馨儿，馨儿，我这个人是不愿要，鬼不愿收的孤魂，你何必.....要对我这么好？”

宁馨儿一笑：“我喜欢你。”

这女孩子见遍了男人，冷眼鄙视一切王公富豪，却愿与他守墓室，说出一句“我喜欢你”这颇为不易，也极为感人。

浩明就握住了她的手，叹道：“馨儿，馨儿，我这一辈子愧对你了。”

他又热泪长流。

宁馨儿想不到他会抓住她的手，也想不到他会流下热泪，她又羞又慌，想把一只手抽回，但又怕他伤心，就动也不敢动，劝也不敢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就有人噗哧一笑。

这一笑是调侃，是揶揄：“哎哟，这大白天的，人躲到了坟墓底下，我以为是在做什么好事，原来却是在谈情说爱。”

有人又接言道：“你知道谈情说爱的最好地方是哪儿？”

“你说是哪儿？”

“坟墓。你想想，坟墓的死人决不会跳出来干涉。这地方岂不是更好？”

头一个女人咯咯笑着，竟然戏谑而吟：

“坟墓好，坟墓好，

情人只合坟墓老.....”

这一对一答的两个人是女人，女人的声音很尖，很脆，在坟墓的墓室之内便无明显的嗡嗡回响，但那声音更为尖厉，让人听上去觉得极不舒服。

浩明知道墓室之中来了人，他想挣扎起身，但被宁馨儿止住，他又想松开宁馨儿的手，却又被宁馨儿握得紧紧的。

宁馨儿的手在哆嗦。

墓室里飘飘若鬼仙，翩翩若惊鸿，飞进来了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是翠衫女人、黄衫女人和绿衫女人。

三个女人都注目着宁馨儿与浩明。

三个女人慢慢敛衽，向浩明施礼。

浩明躺在棺材里，笑道：“三位姑娘不嫌这里肮脏，来陋室作客，让浩明心中实在是感动。”

翠衫女人道：“我是翠鸟。”

黄衫女人道：“我是黄鹂。”

绿衫女人道：“我叫百灵。”

三个女人说完，都静静站立一边，看着浩明。

浩明知道，这三个女人是凤凰的手下人，她们专门杀男人，杀那些忘恩负义的男人。但她们到这里做什么？难道她们也想杀他，难道他活在这个世上，竟然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男人不成？

浩明道：“你们要做什么？”

翠鸟冷笑：“杀人。”

宁馨儿的心咚咚乱跳：“你们想杀死谁？”

翠鸟道：“医鬼浩明。我们要杀死医鬼浩明。”

浩明心中自悲苦，正无排遣之处，此时听翠鸟一说，不由得冷笑道：“好，好，杀得好，象我浩明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杀？你们是凤凰手下的人吧？我正要找你们，你们杀死了钟子楚，我还没问你们呢。”

翠鸟冷冷道：“钟子楚该死。”

浩明道：“我不问是不是该死，只问他是被谁杀死的？”

翠鸟道：“我。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自从你赢去了他的五个妻子，他只

清闲了四五日，就去找花贼丁松，就娶了我。”

浩明一叹道：“好，好。”

浩明就从棺材内坐起来，他要与翠鸟这三个女人决一死战。

宁馨儿颤抖着，看着他。

浩明迈出了棺材。

他身体很弱，他已经有三四日没吃什么东西了。

他脸色苍白，站在翠鸟面前。

他要与翠鸟一拚。

翠鸟冷冷道：“你这人据说是最重义气之人，江湖传言，对女人友情甚笃者，只有一个浩明，宁肯做鬼，也不负女人。我以为男人之中，竟也会出息一个人来，这可是怪了。谁知你这人也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这就对了。你不这样，岂不让女人们惊讶，这世道天下岂不是又变了？”

浩明不想讲话，他只想与这翠鸟拚命。

钟子楚也算是他的朋友，不然怎么会单单同他浩明一赌，把自己的五个女人一齐输了他。浩明要为钟子楚报仇。

他一声怒吼，扑向翠鸟。

浩明自入墓室之后，人的行为举止与性情皆有大变化，墓室之内地方狭小，又阴冷潮湿，他便以打熬内力为主，创出一套擒拿手法来，这套手法叫“鬼手鬼脚三十六式”。

这“鬼手鬼脚三十六式”极为厉害，他一出手，便向翠鸟扑去，身边黄鹂见状，马上向他身后出手，让他来不及伤到翠鸟，就得自行防她，不料浩明身子仍向翠鸟扑去，左臂却能抑拗折回，砰地一拳打在黄鹂心窝。

这一拳打得很重，黄鹂身子直向后飞去，叭地摔在石墙上，摔落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翠鸟就呆了一呆。

百灵也正冲向浩明，这时就身子一扭，人疾转身，向浩明下半身扑去。

她扑的自然的是浩明身体后侧。

这时浩明身子正扑向翠鸟，左臂把黄鹂打飞，右手就来抓翠鸟，他这一抓手形极怪，不象鹰爪，亦不是青魔手那抓式，五根手指如飞一样抖动，手指骨节叭叭乱响，手指象无端之中长出了一两寸，形若鬼爪，直抓向翠鸟脸面。翠鸟是女人，而且是漂亮女人，自然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抓到脸面，就身子闪了一闪。

这一闪给了浩明机会，他右腿好象从腿根处折了过来，横横踢去。

叭——，百灵又被踢到了一边。

只剩下了翠鸟。

翠鸟抓刀在手，这是一柄薄薄的女儿刀。

翠鸟一边闪躲，一边叫道：“黄鹂，黄鹂，你怎么样？百灵，百灵……”

百灵答应着，爬了起来。

黄鹂却没有声响，她是被浩明打死，还是一拳打晕了过去？

翠鸟冷冷道：“浩明，好，好，你又打死了黄鹂，你赔命来？”

她手执一柄小刀，这柄薄薄的女儿刀直刺向浩明，刀刀不离他身上的要穴大穴。但她已经不是浩明的对手。

她手中的女儿刀已不能伤到浩明。

“鬼手鬼脚三十六式”很是厉害，关键是你与他对敌时根本猜不出他的拳脚会从何处递出，他那胳膊象是可行三十六周天旋转的，随时都可能从你想也想不到的方位出手，他那双腿象是系在腰下的兵器，可从任何方向踢向翠鸟。这些招式比相传的山西言氏僵尸拳更为奇特，让人没办法防备。

叭——，他一拳打在翠鸟肩头。

翠鸟也飞了出去，摔在墓室墙边。

百灵想扑上来，但她亦受了内伤，不能再动。

浩明这时也咻咻气喘，累得坐在石桌边。

浩明喘了一会儿，去点了百灵的穴，让她无法起身反扑，封住翠鸟的穴道，让她连说话也无法讲出口。

他再去看黄鹂。

黄鹂死了，她心口已凉冰冰，死去多时。

宁馨儿吃惊地看着他。

浩明道：“我杀了人，我杀了人了……”

他语气之中，似在无限懊恼。

他看着宁馨儿：“我杀了人，我杀了人，我本来不想杀死她的……”

他想告诉宁馨儿，他练这“鬼手鬼脚三十六式”本来是在墓室之内，为了驱除恐惧，驱除寒冷的，不想这功夫极厉害，一出手就杀死了人。

宁馨儿偎在他身上：“我怕，我怕……”

他还能说什么？

百灵已经醒了过来，他趑趄趑趄走过去，问百灵。

他想知道她们为什么要杀他？她们跟他无仇无怨，杀他做什么？

百灵只是冷笑，懒得理他，甚至闭上了眼睛。

浩明很累，他浑身是汗。

他躺在石棺内。

他在想，他该怎么办？他没法儿可办，如果被凤凰盯住了，他就没办法摆脱她。凤凰会轻易放了他么？凤凰会饶过他么？何况他如今已经打死黄鹂，伤了百灵、翠鸟，凤凰会怎么说？

他不能再想了，他只好沉沉睡去。

他醒了，知道如今的处境很危险，他自己心中告诫自己：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果然，棺材边站着一个女人。

这是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她来得很轻，她不光救走了翠鸟、百灵，也让人抬走了黄鹂的尸体，她还把宁馨儿也弄走了。

他睁大了眼，瞪着看她。

“你是凤凰？”

女人点点头，她的声音很威严：“我是凤凰。”

他想爬起来，他要同凤凰拚命。

但他已经没了一丁点儿气力，他已经虚弱得站也站不起来了。

凤凰手扶这石棺沿儿，笑道：“医鬼浩明，为什么不站起来，如果你能让我也见识见识你那‘鬼手鬼脚’该有多好？”

浩明盯着她，他拚命抓着棺材壁，想爬起来。

他的努力没有用。

凤凰笑了，她笑得阴森森。

“世上有各式各样的沽名钓誉人，就你这人最为奇特。什么地方不好去住，偏偏要睡个棺材。喜欢棺材就该喜欢那些骷髅，为什么把棺材洗得这么干干净净，偏又是一块暖玉做底，这床也算珍贵了。又把这墓室弄得干干净净，很幽雅，又有个知人心意的女人，什么都不缺，何必一定要装模作样睡在棺材里？”

浩明闭上了眼，他不想理睬这个女人。

女人一旦心狠，比男人更可恶。

凤凰说道：“我本来想好了如何杀死你，可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要让你受点罪，

然后让你死在这口棺材里。”

凤凰说完后，叭叭向棺材内击了两掌。

浩明身子本来已不能动，但这两掌力量极大，打在他胸前，象把他的胸腔全部打碎了，让他疼得受不了，他哇哇地吐血。

凤凰说道：“好，你就这样咳，一直咳到你在棺材内想死为止。”

凤凰不见了。

她原来是去一边，去抬那一扇棺盖。

这扇棺材盖很厚，足足有近千斤重。

凤凰双手擎架棺盖的一角，用力一带，叭地一声响，棺盖儿头便搭在棺材边上。她又去棺盖另一边，双手擎架住棺盖，全力一抬，嘭一声大响，棺盖便多半合在棺材上了。

浩明正在咳，在一口一口地咳血，这时见她把棺盖一角擎架过来，心中也马上明白了她的心思。

她想想活活憋死浩明！

浩明惊骇住了，他甚至忘了咳血。

他想挪动身子，想爬出去，他的身子已经从棺材内抬起来了，他的手抓住了棺材边儿。

如果凤凰这时不合上棺材，他就会爬出去。

他从来没有这样恐惧过。

他宁可被凤凰打死，也不愿被她活活闷死在这一口石棺之内。

但凤凰冷冷长笑，她单手一擎，身子翻飞过去，在空中疾点他肩井穴，又顺势一推，把他推倒在棺材里。

他蜷缩在石棺之内。

凤凰的身子又飘到他脚下一处，双手一抬，叭——，棺材盖便合上了。

棺材盖得很严，合上的棺材透不进一口气来。

第三十三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浩明身子蜷缩在棺材角边。

他知道他马上就要死了。

他将被活活憋死。

既然马上就会死，为什么不舒舒服服躺下来？

他睡过许多夜棺材，但从来没料到他会被活活憋死在这棺材里。

他轻轻呼吸，但无论他呼吸怎样轻，棺材内的空气也越来越少。

他应该入睡，睡着之后，他就会死掉，会默默无闻地死去。

这时，他还想什么？

他脸上有了笑意，他心中只想着一个人，一个女人。

“媚娘，媚娘，早知如此，我.....我.....”

他叹了一口气，他大口大口地喘着，马上就要死了。

仍是在那片树林里。

许媚儿站着，她对面站着阴风婆婆。

许媚儿在笑：“你又找我有何事？你那件事.....”

阴风婆婆轻轻一叹：“我想找你，还是那件事，我不要你杀他了，他是好是坏，干我什么事？”

她的话语很轻，好象是一句一句地叹息而出。

她是不是后悔了？她是不是又不想杀死浩明了？

许媚儿一叹道：“他已经死了。”

阴风婆婆身子一震：“你说什么？”

许媚儿一狠心，说道：“我已经找人杀了他，他如今已经尸骨无存了。”

阴风婆婆愣怔着。他死了，他已经死了么？他死得很惨么？是谁杀死了他？把他弄哪儿去了？为什么说他已经尸骨无存了？

这是白天，她竟然也咳嗽起来。

咳过之后，她静静地问：“是谁杀死了他的？”

许媚儿道：“我不会告诉你。”

阴风婆婆道：“你一定得告诉我。”

许媚儿道：“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可以告诉你，正是你杀死了他！”

阴风婆婆瞪圆眼睛，盯着许媚儿。

她突然一阵凄伤的大笑：“不错，不错，不是我，又会是谁杀死了他？不是我，谁又能杀死他？”

她转身而去，不再理睬许媚儿。

墓室内，一片死气。

没了一丁点儿温馨。

这是他的居处，是另一个女人的纤纤素手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现在这里已经是人去墓空。

她走了进来。

她已经在外边整整奔走了两天。

她决定回到这间墓室来。

她进了墓室，把那块墓门关好，把墓内的两块石块压上。

她决心死在这里。

她把脸上的面皮摘下来，这一次没把它放在袖里，却把它一片一片撕碎。她既然已经决心不再走出去，她还要这一张面皮做什么？

她又用室内的水盆把她的脸好好洗一洗。

洗过之后，她又抓起石桌上的木梳，揽镜梳妆。

她一边梳头一边自语道：“你说一句心里话，你说我是不是很俊？我这么俊，你为什么还要理睬别的女人？你说，那个江南名妓宁馨儿比我更漂亮么？我看比不上我，你说对不对？”

她脸色苍白，一串串泪水沿面颊流下。

她自顾自念叨，仿佛她的心上人就在她身旁：“你为什么不娶我？如果你娶了我，我可以做一个好女人，一个好妻子。‘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诗句多美？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你愿意不愿意娶我？你死了，你后悔了，你一定愿意娶我，对不对？”

她对自己说话，就有十二分的怜悯：“你呀，你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不做新娘？快去，快去做那个医鬼浩明的新娘。他走得不远，说不定就在那儿等你呢。你为什么还不快去？”

她从包袱里拣出衣服。

这是一些新衣服，是新嫁娘穿的衣服。

她象那些盼喜期的女人一样，曾暗中把这一套衣服穿过了许多遍。

她把衣服全都脱去，又一件一件穿上了新衣。

她对自己笑：“为什么不簪上珠花，为什么不戴上发簪？别慌，别慌，轿子还没来呢，急什么？戴上珠花插上发簪，再上轿子不迟……”

她喃喃自语，似新嫁娘临轿之前那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她对自己讲那些话，又象是对身边那些吉期陪伴的近亲，她自言自语，又象是对人倾诉。

她突然呜呜哭了起来。

她伏在石桌上，骂起浩明来，王八蛋混蛋死鬼活死人什么都骂，因为那个人已经死了，而且不知死在何处，也不知死得多惨，所以她才这样痛骂。

骂过了，也哭过了，她就默默站了起来。

她站在棺材旁边，最后又讲了一句话：“浩明，浩明，我来了，到了阴世间，你可千万别不要我.....”

她用力掀开棺盖，两手撑着棺材边，慢慢俯了下去。

她决定，一旦躺在棺材里，她就嚼舌自尽。

许媚娘的身子一躺在棺材里，她就明白不妙。

棺材内有人！

而且这人是个活人。这人一见她进了棺材马上抱住了她的腰。

许媚娘心中一惊，双脚一蹬，双手一撑，人呼地从棺材里飞出来。

可身后那人依然无赖，紧紧地抱住她的腰不动，随她一齐飞出棺材。

她怒火中烧，提起左手，一掌向后面那人头上拍去。

这一掌用了十成力气，拍上那人，不死也成重伤。

那人此时竟用力一叫：“媚娘，是我！”

说完，人忽然松开了手，倒了下去。

许媚娘怔住了。

她马上转身。

真的是他，真的是浩明，医鬼浩明。

他昏死过去了。

他再悠悠醒转时，就看见了她那张俏丽白净的脸。

这是他日思夜想的人儿。

“媚娘，媚娘，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这是在梦中么？”

媚娘落泪：“你死了，你死过了，阎王不要你，要你回来，回来同我成亲。”

媚娘一边流泪，一边笑。

浩明在棺材里躺了三天。

他早该死了。

他完全绝望了，也想得他再也没有一丝力气时，他突然手摸到了一道缝。这是棺材边的一道缝，这是媚娘打碎的一道缝。媚娘打碎了他的石桌，他的石凳；也打裂了他的石棺。她不忍再打了，就给这石棺留下了一道缝。

但愿这缝还可以吸到空气。

他把嘴凑上去，用力吸，果然可以吸到空气。

他心中大喜。就蜷缩身子，把头靠在那道缝边，用劲儿吸气。有时他也沉沉睡去，但睡梦之中忽然醒来，棺材之内又没空气了，他就又去吸。

又过了三日。

他已经是七天没吃东西了。

他绝望了。他何必这么苟延生命？他早死几日又有什么关系？

他躺好，决心平平静静地去死。

他已经沉沉睡去了，这时他听到了棺盖响，看见了那个人。

他以为这是想来偷东西的人，他不敢叫，他要等那人进来，再出手制住他，要他带自己出去。

没想到那个人要躺下，没想到那个人竟会是媚娘。

媚娘抱起了他，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是她害死了他，她把人生生关在这棺材里，让他受这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的痛苦。

媚娘抱住他，忘情地喊：“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浩明也流下了泪。

媚娘喂他饭，媚娘喂他水。

晚上，媚娘抱着他，进那口石棺之中去睡。

媚娘精心看护他，象看护一个孩子。

他可以坐着了，他也可以吃饭了，但他仍然咳，一口一口地咳血。

媚娘惊慌，问他：“你怎么啦？”

他摇摇头，不回答。

媚娘说道：“你受了重伤，是不是？你说话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浩明一叹：媚娘，媚娘，我伤了心肺，只能活一个月了，就只能活一个月了。你别管我，自己走，留我在这里，好不好？”

媚娘道：“好，好。你不是要自己在这里么？你看！”

她从口袋内掏出一柄匕首，一柄黑黝黝的匕首，用这柄匕首直指她自己的心窝：“如果你再说一句，我就死给你看。”

浩明苦笑，他不再说话了，他明白这女人的刚烈心性。如果他真的再讲一句，这个许媚娘转眼之间就会成了一具尸体。

媚娘仍用匕首指着心窝：“浩明，浩明，我还有一句话要说，你告诉我，你今天娶不娶我？你要不要我做你的新娘？”

浩明看着她，心中浩叹，就是这个女人，是他魂牵梦绕的女人，但他不能娶她，真的不能娶她。

他不能讲话，他只能沉默。

媚娘的手在抖。

“你不喜欢我？”

“喜欢。”

“你怕娶了我一个月后，我会变成一个寡妇？”

他摇摇头，他不怕这个。

媚娘把刀尖逼向心脏：“如果你今天不说实话，我就死在你面前，由你把我放到棺材里去，岂不是很好？”

她的话变了声音，她哽咽着，脸上早流下泪来。

浩明叹了一口气，他知道，事已至此，他有话不能不说。

“媚娘，我自称当世神医，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本事，但我医不好你。更糟的是，你如果成亲，和男人在一起，只要缠绵上半个月，你就会死掉……”

媚娘哭了，手中匕首嗒地掉落在地。

她抱住了浩明。

喁喁情话浓得象蜜。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早告诉我？要我那么恨你？我找到了媚儿，要她杀你。她找人来杀你了，你这才只有一个月的寿命了。是我害死了你，是我害死了你……”

浩明却在笑：“我死了有什么要紧？只要你还可以活在这世上，我心里就很快活。我以前总在想，她一定会先死，她死了那一天，我会变成一个疯子。这回好了，我可以先死，我死时，你该受苦了……”

她抱着他，搂得很紧：“我先死。”

他叹气道：“我先死。”

她象在生气，又象是在撒娇：“我先死，就是我先死嘛。”

他只好哄她：“好，好，听你的。”

就象他们自己完全可以操纵他们自己的命运，可以预先安排他们的生死似的。

她愿意当一回主人，她知道如果她能当成浩明的主人，她会极快活。她也明白，浩明会让她做回主人，浩明会一切都听她的，会心中甜如饴。

媚娘抱着浩明，软软昵语：“如果你早告诉，你猜我会怎样做？”

他当然明白她会怎样做，她会不顾一切做半个月新娘，为这快活而死。

她死得快活，把他孤孤单单地留在这世界上。

她又告诉他：“从今天起，我要做你的新娘，你说这好不好？”

他怎么能说不好？

他只是挚情地笑笑，不再言语。

他心中在想，既是媚娘想做，依她的主意好了，她要同他一起死，他又能说什么？

媚娘很能干，她和浩明把石棺盖放在地上，当成他们的婚床。她从野外弄来许多野花，把这些花放在婚床旁，让石棺盖开放出一丝丝绚丽的花，她又从室外打来一罐“清水”，她用这些清水把浩明从上到下洗涤干净。然后她把浩明抱到床上，让他躺在花丛之中，然后她又脱去衣服，洗涤自己。

浩明闭上双眼，他不敢看媚娘，他不敢想象他同媚娘会有这样美好的良夜，他怕，怕一睁眼，这梦就会溜走。

媚娘依偎在他身边。

“浩明，浩明，你和我，这里只有……你和我……”

她在呼唤男人。

浩明流出了泪，他曾经那么日思夜想，就想的是这个女人，这是他自己的女人。

他宁愿躺在墓室里，也不愿让她早早死去，他不愿意。

可她现在依偎在他的怀里，他们将同生同死。

他们有十五天幸福日子。

十五天，对他们来说，也够多的了。

他们只是搂抱着，不吃不喝，尽情地快活着。他们很珍视时光，他们怕时光流逝。但他们也明白他们的好日子并不会长久。

白天，太阳从墓室的甬道里透进来一隙隙阳光，他们的心里也很明亮，这时，他们如胶似漆，抱在一起。到了夜里，媚娘的咳嗽就一阵又一阵，她的脸色苍白，象失尽了血，连身子也抖成了树叶。他也咳，和她对着咳嗽，咳出了血，血象花儿，喷溅在她身上。

她吃惊地看着他，她的心要碎了。

“你.....你又吐血了？”

她心慌乱极了，他总是吐血，这样吐下去他也许会早死。

早死又有什么关系？他与她在一起，谁早死，谁少受苦楚。

他愿意先死。

但媚娘看出了他的心意，她轻轻一叹：“浩郎，浩郎，我知你心意，但你害我这么久，你就不能依我一回，埋了我，你再死，好不好？不然就你把我放在那石棺内，你再死，来抱着我，行不行？”

浩明点点头。

浩明看到了媚娘的那半截手指，他去摸那手指，眼睛望着她。

媚娘道：“我对人削此手指，发誓要杀死你，结果她真的派人来杀你，险些真的把你杀了。”

她身子颤抖，如果那一次浩明真正死了，她会有多懊悔？

“你没死，这是天意，上天可怜我，又把你给了我。”

她用劲抱住浩明，把他的浑身骨节抱得咯咯响，然后再松开，冲他甜甜地笑。

“你再爱我吧，好不好？”

浩明点点头。

他们总是沉溺在爱河之中。

十五天的日子，弹指一挥间。

他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她那苍白脸色，她那笑靥都会在一日之内消逝得无影无踪。

那时，这墓室中又会是冷冷清清。

他那时会很苦很苦。

他决心不睡，只是紧紧地抱着她。

她果然到最后几日，咳也不咳了，脸色也有些红润了。她望着菱镜，对他笑道：“浩郎，浩郎，你看我要好了，我要好了，我有了你，身体要好了。”

他只是向她笑，笑得自己心碎。

他白天与她缱绻依偎，夜里抱着她一夜不睡。她咳时，他也心颤。他自己不再咳血，并不是他身体好了，而是他明白他再也不能咳血了，如今他一咳血，就会急死了她。他强忍住，无论喉咙怎样甜腥，发痒，也决不咳上一口。就这样，他竟能几日不咳血了。

媚娘很快活，她认为他和她的身体都好些了。

她笑道：“亏你还是天下第一的名医，竟会不知道男人女人在一起，就可以治好这种疾病……”

他不回话，只是笑。

这正是第十五日清晨。

媚娘坐在他的怀里，从梦里惊醒，一睁开眼，正望见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

她轻声说：“你又没睡？”

他点点头。

她看着他：“这是第十五天，是不是？”

他又点点头。

她又嫣然一笑。她浑身似无一丁点儿血，脸色银白如纸，她明白浩明的本事，他是

天下第一的医术，既治不了她，也治不好他自己。她还会有什么奢望？

她笑着，说道：“其实你早该和我在一起，你只要抱着我，每天就这么抱着我一会儿。你实在忍不住了，放下我，去找别的女人，玩一会儿，乐一会儿，再回来抱着我，那样岂不是也很好？那样我岂不是也很幸福？”

浩明也点头，他神色黯然。

人若相爱，半月时光怎么够？

但他们也就只有半月时光。

媚娘一笑道：“我说的是笑话，我这个人性子不好，你去找别的女人，一回来就会见到我的尸首了。那样自然没有现在好。”

媚娘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她无力从浩明的臂上起来，只依依是可人儿的模样，向浩明笑道：“浩郎，浩郎，我有点疲惫，很累，我想只在你的怀里，睡，总睡.....”

浩明点头道：“你想睡，就睡好了，我抱着你。”

这一对人，都已经形销骨立，但他们依然很有力气，很快活。

媚娘道：“浩郎，浩郎，我有心事，你替我办了好不好？”

浩明道：“有什么心事？告诉我。”

媚娘道：“郜亦天的妻子叫许媚儿，她是我的妹妹，我们是亲生姐妹。如果我死了，你要去告诉她一声，好不好？”

浩明道：“媚娘，媚娘，别胡说！你死了，我还可以独生么？”

媚娘的声音很低弱：“我要你答应我.....”

他看着媚娘。

媚娘的眼里落出了泪来。

浩明点头道：“好，好，我答应你，你千万别伤心。”

媚娘道：“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办。我请人来杀你，那人是凤凰，是媚儿求她做的。

她伤了你，也掳走了宁馨儿，你得去救她，别让她落在凤凰之手。那些女人最忌恨男人.....”

浩明想一想，说道：“好，我去做。”

他明白，他做了这一切之后就会回来，回来死在媚娘身边。

媚娘不再讲话。

她只有这么两件未了之事，她把这一切都托付给浩明，她已心中再无牵挂。

她静静地偎在浩明怀里，轻轻说了句：“浩明，我.....好.....冷。”

媚娘死了，她无声无息地死了。

浩明抱着媚娘，匆匆忙忙地张罗着：“你冷么？你冷么？”他把被子都扯过来，披在媚娘身上，让媚娘心中有些暖意也好。他忙忙碌碌，却在怀里始终抱着这个已经了无生气的女人。

第三十四章 生死两茫茫

浩明三日后走出了墓室。

他把墓室掩好，把石块垒好，使任何别的东西闯不进墓室去。

然后他就匆匆上路了。

他要去办媚娘交给他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要去找那个许媚儿，那个郃府中的天下第一美人。

他心情悲伤，他必须告诉许媚儿，媚娘死了。

他径自闯入郃府。

他找到了许媚儿。

许媚儿认不出他，一见他那灰心丧气，形销骨立的模样，就吃了一惊，他道：“媚……媚娘死了，媚娘死了……”

许媚儿神色大变，象一阵风，掠上来揪住他的前胸。

“你说什么？媚娘怎么啦？她怎么啦？”

“媚娘死了。”

这几个字说得很悲伤，象从深渊中传来的一声叹息，绝望之极。

许媚儿心里一凉，她松开了手，她也知道了他是谁。

他是医鬼浩明，那个天下闻名的“三不医”医鬼浩明。

许媚儿把他领进屋。

他为什么要进屋？他应该告诉许媚儿一声之后转身就走，他应该去找凤凰，去找那个凤凰，救出宁馨儿，之后他就同媚娘死在一起，不再来尘世寻烦恼。

许媚儿把他领进屋子，让他坐下。

她不问媚娘是如何死的，好象她心中已经明白她是怎样死的了，她只是看着浩明，心中轻轻一叹道：“媚娘，媚娘，你又何必这样做？”

但她的神色并不十分悲切，也许媚娘自己就喜欢这样，她又何必为媚娘悲伤？

许媚儿问道：“媚娘她……是不是很快活？”

浩明点点头。

许媚儿问道：“你……这些日子是不是快活？”

浩明也点了点头。他这些日子里，体味到了过多的欢乐。

许媚儿流下了泪，她大声道：“那你干什么丧魂失魄，那你为什么魂不守舍？媚娘的一生快活过了，没白白度过。你也有了媚娘，不枉此生。你该好好活下去，不负媚娘的一片心意才对。”

浩明苦笑笑，许媚儿当然不会知道他的情境，他也只能再活十天了。

十天之后，他也将不再活在这个人世上。

浩明就心头一阵空明，他说道：“对，对，我来找你，已经饿了，为什么不给我吃饭？”

许媚儿又惊又喜地看着他。

他就与许媚儿喝酒。

他喝得恍恍惚惚，恍惚之中，他以为对面的许媚儿便是媚娘，他丢下酒杯，去抓住对面的媚娘的手，他哽咽着说：“媚娘，媚娘，你好狠，你好狠，你为什么要自己走？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媚娘，媚娘！”

这时，许媚儿也泪流满面。

他们二人没看到，郃亦天此时正站在媚儿身后。

浩明仍扯着许媚儿的手：“你……你如果死了，我自己也决不能活。我怎么活下去，我活下去做什么？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味道？”

郃亦天冷冷地看着他。

郃亦天的眼中闪出了怒火，他的手掌慢慢提起。他是不是要杀死浩明，要杀死这个敢胆闯入郃府向许媚儿表白情感的家伙？

幸亏这时许媚儿亦看见了他，许媚儿一声断喝：“亦天，他是医鬼浩明，媚娘死了，我姐姐死了，他正痛不欲生呢。”

郃亦天若无其事，收起了手，他看看浩明，说道：“你说什么？他痛不欲生？他这人不用悲痛，再有十天八天，他也会死。”

浩明心中明白郃亦天说得对，所以他亦不吃惊，只是惊奇地看一眼郃亦天，佩服他有过人的目力。

许媚儿一惊，问道：“你说什么？他也要死了？”

郃亦天道：“当然。你看他的眉心，隐隐一点黑线，那便是征兆。”

浩明只是冷笑。

许媚儿却一阵惊慌：“亦天，亦天，你救一救他，好不好？”

浩明昂然道：“你求他也是白求。我自己便是号称天下第一的医生，我都救不了我自己，他凭什么便可以救了我？”

郃亦天突然一阵冷笑。

浩明道：“你笑什么？”

郃亦天道：“我笑那些往往在江湖获得了个什么第一名号的人，常常自以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了，却不知那只是江湖人的一种夸耀，算不得真的。你几时见到过一个人可以做天下第一高手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话又从何提起？比如你这个天下第一美人，就也未必第一，焉知在那个村落溪边，也有少女若西施，也是浣纱作炊，织布缝衣，她比你美，那也极可能。你说对不对？”

许媚儿一笑，也不知她心中如何想，她对郃亦天说道：“对，都对。”

郃亦天道：“你这人是天下第一名医么？”

浩明笑笑道：“哪里？你也不算天下第一高手了，媚儿也不算是天下第一美人了，我这人又怎么会算是天下第一名医？我只是医鬼而已，医鬼浩明。”

郃亦天哈哈大笑道：“好，好，痛快，痛快！你这个人，倒也襟怀磊落……”

郃亦天坐下，喝道：“媚儿，媚儿，久未图醉，为什么不与浩先生共醉一场，心里也痛快痛快？”

两个人就一坛一坛，痛快畅饮。

直饮至天黑。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浩明忘了他的烦恼，也忘了他的生死。

他喝得烂醉如泥。

他被人扶到了一间厅室。

这里没人，只有许媚儿同郃亦天。

郃亦天道：“他这病是心包络之病，我要治他，也得有人助我。你听我的吩咐，才可以治好他。”

许媚儿默默点头。

郃亦天找出七根极长的细针来。

这是些极细极长的银针。

郃亦天为浩明脱光衣服，扶他坐在椅子之上。浩明仍在沉醉，就身子歪斜。

郃亦天疾忙出手，点他穴道，浩明这才坐得笔直。

郃亦天道：“这事极难，在于我先用力出手，震他肺腑，一击之下，他必然吐血，如果心力不健，他必然会马上死去。我一击之后，你马上护住他心脉，让他心快跳，心脏胀大，他这七根针——下去，刺他心包络外，导出心脏淤血。他这人才可以活命。如果稍有不慎，他这个人就死了，就被你我害死了。”

许媚儿脸色潮红，是不是因为她可以同郃亦天一同救人？是不是因为郃亦天头一次同她讲了这么多话？是不是因为她也可以参与救一个人，而是这个人与她姐姐许媚娘又有那么亲密的关系？

许媚儿笑道：“你放心好了，治死了他，我们也心平气和。他不是只有十来日的命了么？”

郃亦天道：“他有十来日的命，到时死了，是寿终。如今被我们治死，则算是我们杀人了，这事儿你该明白。”

许媚儿一笑：“杀人就杀人，难道你郃亦天没杀过人么？”

郃亦天一笑，不再讲话。

天已至晚，夜已残，灯将尽。

郜亦天神色凝重，许媚儿端庄静待，他们要为浩明医病，将这个医鬼救回人世。

许媚儿站在浩明身后，郜亦天站在他身前。

郜亦天点头，向许媚儿致意，然后叭地一掌，击向浩明的前胸。

这一击用力极巧。

浩明哇地张口，喷吐出几口鲜血。

许媚儿的手掌已抵在他后心窝处，暗运内力，助他心跳。

郜亦天疾忙出手，手匆匆几点，那几根长长银针已刺入浩明心脏附近。

长针隐入身内，只余针尾。

这时，浩明慢慢睁开了眼。

他一见郜亦天，就明白了他们在做什么。

浩明一叹：“何必用这心思，我已决心去死。我要与媚娘共葬一室。”

他死志已决，谁能阻他？

许媚儿道：“媚娘不要你死，她已经为你安排了以后的日子。”

浩明心头一片迷茫：“什么以后的日子？”

许媚儿道：“媚娘给你找到了宁馨儿，她要宁馨儿陪你。如今宁馨儿就是媚娘，她已经不叫宁馨儿了，她就叫媚娘。你明白么？”

浩明心里一片迷茫。

宁馨儿就是媚娘了么？宁馨儿就是宁馨儿，媚娘就是媚娘，这怎么会一样？

郜亦天吟道：“人生如若相知，生死亦能亲近；人生若无相知，生死两处茫茫。”

浩明心中一阵酸楚：这么说，还是媚娘更爱他一些，媚娘为了他，什么都做了，媚娘为了他，宁可自己独自去。她要宁馨儿陪浩明，这是媚娘么？这是那个性烈如火的媚娘么？媚娘会这样做么？

他心中突然明白，媚娘会这样做，为了让他好好活，媚娘会做的。

许媚儿道：“媚娘有话告诉你，她说，墓室虽好，不是人世俗家，你不必恋它，早早离开那里吧。”

浩明心中悲苦，不再言语。

郃亦天的七枚银针，根根中空，从银针中间，抽出许多黑色的血来。

浩明也知道他得救了。

他长吁了一口气。媚娘，媚娘，你自己去了，又把我扔在这俗尘人世……

他眼中流出了热泪。

第三十五章 好奇者死

郃明乘坐小船去那沙洲上两次。

头一次他在沙洲上遇见了孔雀，见到了白脸狐狸苍天仇，后来又见到了那个蒙着面纱的女人。

郃亦天要他找凤凰，要他找出那一只凤凰是谁。

他一定得找到。

他就又去了那儿一次。

他仍然是在湖岸边徘徊，做出一副要游览风光，闲得没一点儿事儿干的模样。

他沿湖游荡，叫住了一条小船。

“船家，能不能带我在这湖上逛一逛？”

船家望见他是一个公子哥儿，就摇摇头，说道：“逛什么？这里又不是什么好去处，一汪水，一片沙子，有什么可看的。你愿意逛别处逛去，我还得弄鱼。”

郃明笑了，喊道：“等一等，等一等！”

船家颇为不耐烦，问道：“你有什么话？快说！”

郜明仍是笑嘻嘻：“你打鱼忙，是为了什么？不就是多打一点鱼，多卖一点银子，多买一点米？对不对？打鱼可以赚银子，一天能赚多少？”

船家嘟哝道：“赚多少？赚多少？说出来也吓你一跳，上次我打了一篓鱼，卖了二两银子呢。现在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郜明笑道：“这好办，这好办。你看我这块银子，二两只多不少，你如果能带我去湖里逛逛，这块银子归你。”

船家大喜，连连称好。

郜明把银子给了船家，就进了舱，躺在舱前，叫道：“开船，开船，逛湖去了，逛湖去了！”

这湖果然好。

很幽静，水鸟阵阵飞来绕去，在船前船后嬉戏，见了生人也不畏惧，湖水碧透，隐隐可见水中鱼戏。在湖水正中，有几块小小沙洲。有树有屋，分外幽静。

郜明道：“那沙洲上有人居住么？”

船家心境好，便格外爱讲话：“也有人住。前些时日，有人见到人，说是那沙洲之上，住着一位极美的姑娘，她天天晚上在那儿望船，大概是在等什么人吧？如今可是好长时间没见到这人了。也不知道这姑娘是走了，还是死了。都说那姑娘长得好，好漂亮呢。”

郜明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那个女人，一定是孔雀，那个叫孔雀的姑娘。她是凤凰的人，郜明那一次曾经在沙洲上见到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凤凰、孔雀、白脸狐狸苍天仇。

他如今再上沙滩，会不会碰上他们？会不会碰上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

郜明上了沙洲，他告诉那船家等他。

他上了沙洲，一直走到那间房前。

他看见了一个人，一个男人。

他几乎认不出这个人了，但仔细看一看，才明白他是那个白脸狐狸苍天仇。

苍天仇看着他，冷笑。

“你是谁？是不是凤凰的新男人？”

郜明冷冷看着他，不语。

白脸狐狸苍天仇说道：“不管你是不是凤凰的新男人，你还是和我进屋来，咱们喝上一杯，好不好？”

郜明点点头。

两个人就喝酒，一杯一杯地喝酒。

郜明看着苍天仇：“你为什么要呆在这沙洲上，难道你不喜欢到城里去？”

苍天仇摇摇头，他不愿讲话。

郜明身后有一个人接言道：“他怎么会上岸？他在这里的日子多舒服？”

郜明慢慢站起身来，他看见了一个女孩子，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你是谁？”

“我叫山丫。”

郜明道：“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留在这沙洲上，这儿有什么好？”

山丫风骚地笑，依偎在苍天仇身上，她抚摸着他的脸颊：“他在这儿，有吃有喝，有女人，他还想什么？”

郜明笑笑，苍天仇胖了，象一只被豢养的狗一样，胖了。

山丫问：“你是谁？”

郜明冷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山丫道：“因为你也无路可去了，你只好呆在这个沙洲上。如果你回头看一看，你

就明白了。”

郃明回过头来，他看见了那一只船，船已经划走了，远远望去，只象一只小小甲虫。

郃明冷笑道：“没了那只小船，我就只好呆在这儿么？”

苍天仇一叹道：“对，这湖有几十里，如果没人打进来，你就走不出去。”

郃明默然。他明白这也许是真的。

但上次他也是乘坐一只小船来的，他那一次也找到了回去的船。那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回去？

山丫一叹道：“你是郃府的管家，你叫郃明。上次来湖中的是你，那一次你没死，是因为你不该死。”

郃明道：“今天我是不是该死？”

山丫道：“有女人服侍你，你想不想就呆在这温柔乡之中？”

郃明一笑：“就是你？你还不够做个女人呢？”

山丫一叹：“我不够，她够不够？”

郃明回过了头。

他看见了女人。这是那个绿衫女人。这女人笑吟吟看着郃明：“我叫百灵。”

郃明看着她，心里明白她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百灵笑吟吟：“郃管事，如果你饿了，就可以在这里吃饭，如果你想做别的事，你可以找山丫，也可以找我。”

百灵姗姗而去。

郃明躺在草屋之中。

他不想去找女人，他不愿意去找那个绿衣女人百灵。

她叫百灵。

郃明睡不着，他睁着双眼，望着屋顶。

门开了，走进来了那个女人百灵。

她坐在郜明身边。

她笑吟吟地看着郜明：“你想做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她用手抚摸着郜明的脸颊。

郜明叹口气：“我想找凤凰，我有事要见凤凰。”

百灵嘻嘻笑：“你有什么事要见凤凰？如果你没有什么大事，找百灵和找凤凰岂不是一样？”

郜明笑笑：“我要见凤凰。”

百灵道：“好，好，我陪你睡，明天你再去见凤凰。”

郜明一笑，说道：“好。”

他就搂住了百灵，一觉睡去。

他想，到了天亮，他就会见凤凰，他将想尽一切办法证明凤凰就是他所猜测到的那个人。

他太困了，就昏昏沉沉睡去。

天亮了，郜明醒了。

他发现他已经被别人封了穴道，半点也动不得了，面前站着笑吟吟的百灵。

百灵一见他醒来，就抚掌而笑道：“好，好，你不是要找凤凰么？有人想带你去找。”

郜明抬起了头：“谁？”

他看见了白脸狐狸苍天仇。

苍天仇手里握着双环，他冷冷地望着郜明。

“你为什么要找凤凰？你想找她做什么？”

郜明冷冷一笑，不回答。

苍天仇的脸扭歪了，他十分气愤：“你们这些混蛋也敢看不起我？”

他一纵而上，双环叭地打在郃明的肩上。

郃明穴道被封，便无法还手，苍天仇这一环正打在他肩头，把他打倒在地，肩头骨也被打碎，他狂吼一声之后，又倒在地上。

百灵凑上来，轻轻说道：“这苍公子对凤凰情有独钟呢，你说你要找凤凰，他怎么会不生气？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找凤凰，我就带你去找，好不好？堂堂郃府的大管家郃明，却要死在一个白脸狐狸苍天仇的手里，你说你是不是死得不值？”

郃明道：“我找凤凰是为件私事。”

百灵道：“是不是郃亦天要你来找凤凰？郃亦天找凤凰做什么？”

郃明摇摇头。

百灵笑了：“你不讲话？那你可只有一死了。”

苍天仇用双环击打郃明。

他把郃明的身子打得飞起来，又掉下去，把郃明打得奄奄一息。

苍天仇冷笑道：“你也配找凤凰？你想找她做什么？你这么个丑陋的人也配找她？”

郃明道：“谁是凤凰？她是谁？”

苍天仇道：“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知道了这个，你就只好一死了。”

郃明仍瞪眼望着苍天仇，声音嘶哑地问：“她到底是谁？她到底是谁？”

苍天仇洋洋得意：“告诉你又有什么关系？凤凰就是你郃府中的人，她是你们郃府的夫人，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

郃明浩然一叹：“果然，果然不出我料。”

他早已想到了凤凰会是许媚儿，因为他在沙洲之中听到了凤凰讲话，那女人的身影他依稀有些熟悉，他想那个女人可能是许媚儿。但这事儿干系太大了，他不能不慎重。所以他没把他的怀疑告诉郃亦天。

百灵喝叱道：“苍天仇，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跟他讲这些做什么？”

他冲过来，举起双环，要砸向郢明。

浩明凛然不惧，他并不怕死。

但这时他脸色突然有些异样，眼睛紧紧盯着湖上，突然喊道：“那儿有人！”

百灵，苍天仇都马上回头去看。

他们已不怕郢明了，浩明只有一口气了，离死不远了，若湖上来人了，那可能是一个劲敌。

百灵、苍天仇正回头的当儿，郢明却从怀里掏出一只鸽子，他手一松，鸽子冲天而起。

百灵脸色变了，她疾忙出手，两粒铁莲子凤凰飞向空中。

但没打中。

郢明轻轻一笑，闭眼等死。

百灵的脸色变了，她厉声喝叱苍天仇：“还不动手，等什么？”

苍天仇又举起双环，要砸向郢明。

这时，就听得有人一声叹息，这叹息声极近。

苍天仇和百灵都变了脸色：“谁？”

“我。”

从沙洲陡然走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百灵和苍天仇都认识，他是名重天下的落魄书生祁震。

他只是看着苍天仇。

百灵笑道：“原来是落魄书生来了。不知道落魄书生到这里做什么？”

落魄书生祁震一笑：“找一件东西。”

百灵道：“什么东西？”

落魄书生道：“一个人的人头，白脸狐狸苍天仇的人头。”

白脸狐狸手一哆嗦，他明白，如果落魄书生想要他的人头，他这个人的性命就要不保了。

百灵道：“落魄书生，听说你是同孔雀姐姐去了绿丛峰，不知孔雀姐姐她可好？”

落魄书生见百灵眼珠子直转，明白她的心意：“她还好，她没杀死我，我也没杀死她。你是不是很失望？”

百灵莞尔一笑：“我有什么失望的？只要孔雀姐姐活着，怕你这个人就很难好好活下去。”

落魄书生道：“我已经找到了为她治病的良方，你说，我把这个苍天仇杀了，把他的头拿去给孔雀，好不好？”

百灵抚掌大笑：“好，当然好！你这么一做，孔雀姐姐一定快活。”

话没讲完，百灵身子一纵，直扑向落魄书生。

苍天仇也知她心意，双环一震，一齐击向郃明前胸。

这一击极劲，叭地把浩明直打了出去。

苍天仇再扑上去，当头击郃明一环，但他已经来不及了，落魄书生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苍天仇手持双环，双眼通红。

他已经杀红了眼，他的血在汨汨而流，他要杀人，即使对手是名重天下的落魄书生，他也不在乎。

落魄书生道：“苍天仇，苍天仇，你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做，但决不该欺骗女孩子。欺骗女孩子的人，第一该杀。”

白脸狐狸苍天仇嘿嘿冷笑：“你自以为你是一个护花使者，自以为你可以杀了我。我欺骗了女人不假，你为什么不说也有女人欺骗了我？我欺骗了孔雀，我该死。可凤凰欺骗了我，凤凰该不该死？”

落魄书生一叹：“象你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是一个男人？你不心责，反而怨尤他人。真真是该死至极！”

苍天仇一吼道：“落魄书生，别自以为是，出剑吧！”

苍天仇双环一振，人就扑向落魄书生。

只见剑光一闪。

落魄书生的剑又入了鞘。

白脸狐狸苍天仇的脸上竟然带笑，他看着落魄书生，说道：“孔.....孔雀.....好.....好.....”

他头一歪，死了。

落魄书生回过了头，他望着百灵，还有刚刚闻声赶来的山雀儿。

两个女人手里都握着刀，一柄薄薄的女儿刀。

她们决心同落魄书生一拚。

落魄书生道：“你们回去，告诉凤凰，告诉她别再找孔雀的麻烦，如果她再找孔雀，我就去找她。告诉她，我已经知道了她是谁，告诉她别逼人太甚。”

落魄书生的剑光又一闪。

苍天仇的头就落在地上。

落魄书生看着，看着腔血落在沙滩上，被沙滩吸干。那颗头也在沙滩上沾满了沙子。

落魄书生用苍天仇的衣服包好了他的头颅，起身要走。

百灵和山雀儿齐声怒叱，一齐扑上。

叭——，双方身子一错，又闪了开来。

百灵和山雀儿跌倒在沙滩上。

落魄书生道：“别逼我，你们再要动手逼我，我就只用长剑你们脸上轻轻划上一道剑痕.....”

百灵和山雀都惊恐地望着他。

落魄书生身子一展，向湖边飞去。湖边有一条空船。

第三十六章 悲喜难诉只有哀

孔雀静静地坐着。

女人只要静静坐着，就心中一定有事。

她在想什么？

那天她把剑逼近落魄书生，将那一柄天地之剑的剑尖直冲落魄书生的后背。

她只要一用力，落魄书生就此了账。

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了落魄书生祁震这一号人物了。

她的剑始终刺不出去。

她怎么能这样杀他？象落魄书生这样一个在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怎么会死得这么窝囊？他该去同郢亦天一搏而死，他该在江湖上做几件轰轰烈烈的事儿，让江湖人对他刮目相看。落魄书生砸匾额、破楹联的事儿，确也叫孔雀叹服。

孔雀把手里的剑抛掷在地上。

她不能就这样杀死落魄书生。

她坐在这个男人身前，看着他，等着他醒过来。

后来，他果然醒了。

他醒时，懒懒地看她：“我以为你会趁我睡觉时跑了呢。”

孔雀道：“我没想跑，只是想杀死你。”

落魄书生道：“为什么不杀？”

孔雀恨恨地吼：“我不杀你这个王八蛋是想让你死得象点样儿，你那睡相太难看，死了也吓死个人，你下一回睡时要我杀你，就笑着睡，别弄那呲牙咧嘴的样儿恶心人！”

落魄书生一笑。

他心中有些温暖。孔雀不肯杀他，是她已经下不了手杀他了，这对于他岂不是个极好的开始？

他向孔雀笑，是窥透了她的心事的笑。

孔雀脸色绯红：“别看我，你别看我，你那鬼模样一看我就让我心慌。你别看我，只看你自己好了。”

落魄书生沉思着。

他当然不能只看他自己，他没法儿看他自己，又面对着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他怎么能舍得不看？

这一夜，他又搂着孔雀，要她自己睡。

孔雀也睡不着。

她脸色绯红，欲语又休。

落魄书生看着她。

孔雀话语悄悄：“你以前……也这么搂过女人么？”

落魄书生想了想，摇了摇头。

孔雀又问：“你搂着……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想不想？”

落魄书生又点了点头。

孔雀一叹，她不明白这个男人。男人都是急煎煎的，为什么要抱着一个女人，却不能与她在一起快活，男人的心就不熬煎？

她睡不着。

她头一回觉得被男人抱得浑身燥热。

“放下我，放下我！”

落魄书生就放下了她。

让她自己睡，落魄书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她一觉醒来，夜色已深，落魄书生仍默默坐着，看着她。

她问：“你为什么不过来睡？今晚儿你可以好好睡一睡，我今晚儿决不会杀你。”

她那神色极认真。

落魄书生摇摇头。

孔雀赌气道：“好，好，你不睡，我也不睡。”

两个人就坐着。

落魄书生就问孔雀，问她为什么那么恨男人。

孔雀告诉他，凤凰手下的人都恨男人。

落魄书生一笑：“你和她们不一样。”

孔雀一叹，她是与她们不一样。

夜色之中，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心又有些相近，却又有些遥远。

孔雀给落魄书生讲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痴心盼情郎的故事。在那一片沙滩之上，她天天在等，天天在等，一直等到了翠鸟来的那一天。翠鸟告诉，那个男人跟了凤凰，做了她的奴才。

他的那些誓言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他的话象沙滩上堆起的山一样不可信。

这就是男人。

自从那一次告诉他以后，落魄书生沉默了。

他明白了孔雀的病因。

她咬牙切齿，但又拿那个男人没办法。那个男人已经是凤凰的人了。

落魄书生抚着她的头：“你等我三天，好不好？”

孔雀笑：“我等人还会等三天么？我还能相信男人么？”

落魄书生道：“我要去办一件事，你等我三天。”

他说完，转身就走了。

孔雀在等他。

这是第三天，第三天的黄昏。

她并不指望他回来，但心中又盼望他会回来。一到了第三天，她的心就咚咚乱跳。

如果他不回来，她就该走了，她该去找凤凰，告诉凤凰她在这儿的一切。

但他应该回来，他让她等着，等他三天。

男人的话还可信么？

她不敢上屋前坐着，她只好在屋里躺着，她知道她躺着时，可以平静一些。

黄昏了，她没点灯。

这时，响起了一个人声音。

“你为什么 not 点灯？”

她马上坐了起来，这是他的声音，他回来了。

她不回答，她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他。

他点亮了灯，看见她满脸是泪，坐在床上。

她哭什么？为什么要哭？

他没问，只是笑一笑。

落魄书生说道：“我去了那湖上，到了沙洲那儿，见到了百灵、山雀儿，还见到了这个男人，我把他杀了……”

落魄书生解开衣包，包里赫然是一颗人头。

这是那个白脸狐狸苍天仇。

孔雀呆住了，泪水哗哗流。

她哭了起来：“谁要你杀人，谁要你去杀人？你显什么威风？用得着你去杀人么？”

她哭得很伤心。

落魄书生静静地看着她哭。

她哭了很长时间。

落魄书生走出去，站在小溪旁。他象又看到了那个赤裸躺在溪水之中的孔雀。

孔雀极美，也极冷。

他是不是能得到孔雀？得到她的心？

孔雀看着白脸狐狸苍天仇的头哭，她很伤心，这个男人让她恨，也让她爱，后来没了爱，只有一腔恨，恨也让她忘不了这个男人。落魄书生这么做，是想让她忘了这个男人，彻底忘了世上还有一个白脸狐狸苍天仇。但她能忘了这些么？她能够忘记她在沙洲上一日日望眼欲穿那期待么？

是这个男人唤起了她的激情。

是这个男人弄没了她的激情。

他死了，死在落魄书生剑下。

落魄书生就是落魄书生，他是一个男人。他这么想着，白脸狐狸该杀，就把他杀了。他不怕凤凰，不怕那些手执一柄女儿刀的姐妹们。

他是不是伤了百灵和山雀儿？

“我没伤她们。但我告诉了她们，让她们转告凤凰，让她从今再也别找你，如果她们再来找你，我决不客气……”

孔雀猛回身，脸气得通红：“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又是一个白脸狐狸么？你凭什么要管我的事？我的事不用你管，我自己会管好我自己！”

落魄书生一出手，孔雀闪了几闪，还是没闪过去，他抓住她的手：“我不管别人，

只管你！你从今天起，就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叫你每天受苦……”

孔雀的眼里闪出灼热的光：“好啊，落魄书生，你为什么不试试？”

她突然跌坐在沙滩上，哭，哭得很伤心。

屋里很静，孔雀与落魄书生默默坐着。

他们已无话可说。

孔雀收拾好了她的行囊。她要走了，她依然要到凤凰那里去。她不想离开凤凰，她也不想跟落魄书生走。

落魄书生也无话可说了。

就准备这么静静地坐等天明。

叭——，叭——，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孔雀突然站了起来：“她们来了！”

她的神色中没有一丁点儿快活，反倒有些不安。

门叭地被推开，走进来了五个女人。

最后一个进来的是凤凰。

她仍然是一身黑衣，仍然是戴着面纱。

她们都默默看着两人。

凤凰说道：“落魄书生，想不到你竟会杀了我的人……”

落魄书生冷笑：“我没杀人，只宰了一只狐狸。”

凤凰冷冰冰：“他就是我的人，你明白不明白，这男人很有味儿，你杀了他，我有点心疼……”

落魄书生笑了，他明白，凤凰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因为她这个人如何重情，只是她想给孔雀一些刺激就是了。她不满意孔雀，她想伤害孔雀。

孔雀这时神色大变，但她仍默默坐着，不动。

凤凰笑道：“孔雀，你说你要杀了这落魄书生，看来情形不妙啊，你杀不了他，他也杀不了你，你们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

孔雀一叹：“我杀不了他，他根本就不想杀我。所以两个人到今天都还活着。”

凤凰咯咯笑：“好，好，就怕两个人从今天起，就有一个活不成了，那时你又能怎样办？”

落魄书生冷笑：“我还没想死。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死？”

孔雀默默起立，她对凤凰说道：“你让他走，我死！”

落魄书生忽然一声长啸。他朗声而笑道：“好，好，祁震活到今天，也有了一个红颜知己，宁可让祁震走出，她甘愿死去的女人了，这让我说不出有多高兴啊……”

孔雀的脸色忽阴忽晴：“你快活么？你高兴么？”

她话音未落，手中已有了一柄薄薄的女儿刀，她身子一纵，向祁震刺去。

这一下变得突然，祁震不及猝防。

他本可以躲开，但他没躲，只是瞪眼看着孔雀。

孔雀这一刀眼看要刺在落魄书生身上，她又回手一转，把小刀刺向她自己胸前。如果孔雀向落魄书生刺这一刀，他疾忙躲开的话，他就根本不及出手，只好眼睁睁看着孔雀把这一柄刀刺入自己的心窝，但他在孔雀那一击一刺时没动，就有了机会。他身子疾掠，飞过孔雀身边，叭地弹指，把她手里的那柄女儿刀弹折，半柄刀身嗡地飞出，不知飞向哪里去了。

孔雀脸变了颜色，她的这一柄女儿刀又折了，而且是折在凤凰的眼前。

落魄书生笑道：“孔雀，孔雀，你已经要跟我走了，你也不再是她们之中的女人了，要这一柄小刀有什么用？她们难道还会给你来一次‘百鸟之啄’么？”

孔雀呆住了，只是怔怔地望着手中这半柄刀。

凤凰冷笑着：“孔雀，孔雀，每一次凡心不褪，与男人纠葛极多的都是你……”

她这句话既是悲叹，又是后悔。她是不是后悔没在那一次“百鸟之啄”时就处死孔雀？她是不是懊悔她善待了落魄书生？她是不是懊悔她赠与落魄书生那一柄天地之剑？

凤凰抽出古剑，这是一柄湛庐之剑。

她要与落魄书生祁震一战。

落魄书生祁震明白，他这一战凶多吉少，他更明白，这个凤凰之所以用这些女人行事江湖，必然有极大的阴谋。她想做什么？她为什么要赠天地之剑给祁震？如果她真的是郤亦天的妻子，真的是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她就决不会愿意祁震胜过她丈夫，难道她还恨她自己的丈夫不成？

凤凰慢慢走上来，她手持一柄湛庐之剑。

落魄书生不动，手中有一柄天地之剑。

两个人凝如峙岳，在等那一刹时的杀机。

落魄书生突然一叹。

凤凰持剑在手，冷冷一问：“你怕了？”

落魄书生道：“有人说，你是凤凰，也有人说，你就是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如果你只是凤凰就罢了，如果你也是天下第一美人，那可就糟了。”

凤凰冷哼一声道：“什么糟了？有什么糟糕之处？”

落魄书生道：“郤明死了，死在你的那个男人白脸狐狸手下，他放了一只鸽子回去，你丈夫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是不是？他如果知道了你想让别人杀他，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凤凰冷笑：“果然是落魄书生，这话说得好。但那一只鸽子已放了回去，有没有郤亦天来找是我的事，你马上死到临头了，为什么不想想你自己？”

她唰地掣出宝剑。

这是一场恶战。

落魄书生的剑法无双，但凤凰也不弱，且她又有些摸清了落魄书生的心思，就时时据守，一柄剑舞得风雨不透，让祁震无法进攻。落魄书生的一柄剑极快，快得让人看不清他的路数，只觉得那一柄剑在身边挥舞，剑气重重，刮得凤凰脸上面纱时时飘飞。她只是稳稳防守，却也不是落魄书生的对手，几十回合之后，渐渐身法迟滞。

另外四个女人这时一声唿哨，竟把孔雀围了起来。

孔雀不动，她不想与这些女人动手，她们都是她的姐妹，为什么要同她们动手？她是这些姐妹中功夫最高的，如果不算凤凰，她可以击败她们任何一个人，就是这四个人一齐上，也只能与她打成平手。

但孔雀没动，她宁可死，也不同这些女人动手。

四柄女儿刀指向孔雀的要害。

凤凰忽然厉声一喝道：“祁震，你再不停手，我要她们杀人了！”

落魄书生身子一震，他停了手，把剑掷在地上。

凤凰的一柄剑指向了他。

落魄书生慢慢回过了头。

他看见了流泪的孔雀。

“你何必掷剑？你这一掷剑，就只有一死了。你为什么这么傻？”

落魄书生向她一笑。

凤凰的剑尖不离落魄书生的咽喉。

她是不是想杀死他？她是不是明白她如今有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她如果杀死了落魄书生祁震，杀死了孔雀，郢亦天在江湖上就没有对手了。她可以高枕无忧了，她再也不用担心落魄书生祁震会坏了她的事儿。

祁震闭目，等着一死。

凤凰笑了，她笑得很阴森：“祁震，祁震，我是女人，一个被男人爱过的女人。我

当然明白男人这时想什么，不然我就是一个大傻瓜了。落魄书生，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你就可以领孔雀走，任你们是到天涯海角，我也不再去过问。好不好？”

落魄书生道：“什么事？”

凤凰道：“杀死郢亦天！”

落魄书生呆了，他愣愣地看着凤凰。他一时竟怀疑起白脸狐狸苍天仇的话来了，他那话对么？如果她真的是那个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她为什么要杀郢亦天？是为了做寡妇，没了丈夫么？

落魄书生沉吟道：“好，我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我看看你究竟是谁？”

女人沉吟一下，就慢慢摘下面纱。

果然是她，是那个天下第一美人许媚儿。

孔雀已被带走，沙滩上只有凤凰与落魄书生祁震。

她轻轻一叹：“你是不是有些吃惊？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要别人杀死郢亦天？”

凤凰的脸色很苦，她象是回忆起她的日子，她不堪，她寂寞，但从无人可诉。

她会向白脸狐狸诉说么？她会向江湖上那些吵吵嚷嚷的人诉说么？她不能，只好一个人承受。

郢亦天喜欢独处。他总是呆在他那间静室之中。

许媚儿总是冷对良宵，静默看月。

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她到江湖上去奔走，去为别人排忧解难，是因为她的忧愁无法可解，她的难处实在羞与人说。

她静静地等着；等着江湖上有风波，等着有人会打败郢亦天，或者杀死他。

但郢亦天实在太强了，江湖上没人可以打败他，没人可以战胜他。有郢亦天在，江湖上就没有风波，她盼望风波，盼望有人会打败郢亦天。

凤凰对落魄书生盈盈而笑：“我带孔雀回去，当然不会慢待她，但你一定要与郅亦天一战，无论是胜是负，我都答应你，孔雀归你，你们远走高飞好了。”

凤凰的神色很是淡漠，她冷冷看着落魄书生，问一句：“你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很公平？”

第三十七章 新婚之夜

浩明已经完全好了。

他被许媚儿领去，在一所静悄悄的庄园里。

这庄园里很少有人，只有几个服侍他的女人，她们都小心翼翼地叫他少爷。

浩明想去看看媚娘。

许媚儿点头称好。

她就带他去了一个坟场。

这是一个很生疏的地方。

坟场很气派。有几尊翁仲站立在墓两侧，墓碑极大，上面写着“许媚娘之墓”，下面刻碑人款写的是他浩明的名字。

他默默流泪，抚着石碑不语。

他想把那间墓室做为媚娘的灵墓，但许媚儿不愿意，她说要让媚娘找一个好好的地方才安息，何必还要她受他的俗世之累？他沉默了半晌，才点点头。

许媚儿告诉他，媚娘的棺材用的就是那一具石棺，她被抬到了这里安葬下来，一切都很顺利。

浩明点点头。

他感激媚儿，媚儿帮了他。

“谢谢你。”

他说这一句话是真心。

媚儿也眼珠红红的，她为了媚娘，做什么也该做。

她和他又坐车回到了庄园。

两个人又饮酒，图谋一醉。

夜色极深，媚儿的脸儿嫣红，一边喝，一边醉眼眇斜着他。

许媚儿在叹：“浩明，浩明，媚娘有你，此生不虚了。媚娘有你，此生不虚了！”

说着，许媚儿竟伤心地落下了眼泪。

她哭得很伤心。

浩明心中也自悲苦。这女人大概也没有什么欢乐，不然怎么会这样痛哭？

他抚摸着她的肩：“媚儿，媚儿，别哭，别哭。媚娘已死，人死又怎能复生？”

媚儿道：“浩公子，你看看我，如果媚娘活着，你喜欢媚娘还是喜欢我？你看我长得好还是媚娘长得好？”

浩明叹道：“当然你长得好，媚娘也没有你长得好。但媚娘就是媚娘，天下就只有一个媚娘，你说对不对？”

媚儿擦去了泪，笑道：“浩公子，浩公子，我又惹你伤心了，是我不好，你休息吧，我也该走了。”

浩明怅然道：“媚儿，你去哪儿？”

许媚儿已是烂醉，就咯咯而笑道：“你不知道么？你不明白么？我是天下第一高手郤亦天的妻子，我是天下第一高手郤亦天的妻子。他是天下第一高手，我是天下第一美人，两个人正好匹配。你说对不对？”

她踉跄而出。

只剩下浩明一个人。

他觉得这世上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他喝上一口酒，叨念这：“媚娘，媚娘，没有你，不如死了好。”

就有人应声道：“死？死有什么好？你以为你死了，媚娘会快活么？”

浩明喝道：“谁？站出来？”

就袅袅婷婷走了出来一个女人。

这女人极美，一身新衣，又一脸羞涩，她缓步而入，向浩明行礼：“浩公子，媚娘给你行礼了！”

浩明看灯下，美人极艳。

但她不是媚娘，她是熟人，但不是媚娘。

“你说你是媚娘？”

女人点头：“许媚娘。”

浩明笑：“你怎么会是媚娘？”他又肃然，悄声道：“媚娘死了。”

女人一笑：“媚娘没死，记得你与媚娘的新婚之夜么？”

记得，记得，当然记得。

女人扯住他的手，悄声说：“随我来！”

幽幽暗夜，静静回廊。悄然无声地似走了整整一年。

才到了一间屋子前。

女人推开了门，推他进屋子去。

浩明大吃一惊。

这不是墓室之屋么？

丛丛鲜花，围绕着那一块玉石之床，墙上挂着一块毡毯，那毡毯很熟悉。地上有一张石桌，有一条石凳，别无它物。

他是不是又回到了梦中？

女人道：“你记得同媚娘新婚的那夜么？”

他点点头。

女人的嘴凑在他耳边：“这就是你的新婚夜。”

女人端来了盆。

她为他脱了衣服，给他沐浴，然后把他放在那丛丛鲜花中的床上。

女人也沐浴，把她自己洗得鲜艳无比。

她过来，偎依在他身边。

“记住，以后叫我媚娘。”

浩明的心里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媚娘已死，这女人决不会是媚娘。但她两目又那么熟悉，不是媚娘又会是谁？她肯定是媚娘。不然她就被媚娘附体的女人。不然她怎么会知道他与媚娘的那新婚之夜？她怎么会知道他与媚娘是睡在花丛之中的？

她摘了一朵鲜花，把花插在他嘴里，说道：“笨哪笨，快为你妻子簪花呀……”

浩明就糊涂簪花。

然后，他就搂住她。

她是媚娘，不然也不会身子抖得象一片树叶。

他与她亲热了一回，就睡熟了。

睡梦之中，他脸上有了笑容。

许媚儿醉意阑珊，慢慢走进院子。

院子里有人，但郃府的家人都低头而过，他们得躲着点，不让醉酒的许媚儿看见他们。

主人醉了，而且是女主人醉了，当着下人的面总有点不大好看。

许媚儿自然不管他们，自顾自进了她的屋子。

她就又去点灯。

点灯之后，她又发现郃亦天正稳稳地坐在那里。

他总是用这法儿来她屋子，他一个人坐在暗地里有什么好？

许媚儿道：“你以后别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好不好？你不怕吓死我？”

郃亦天道：“你还有什么害怕的事儿么？这倒是有点儿怪了。”

许媚儿不语，她不想与郃亦天讲话。

她倒在床上。

她很累，但不困，她很兴奋，就睡不着。

郃亦天突然说道：“郃明三天没回来了，我派他去打听一件事，他没回来，据说他放了一只鸽子回来，你收下了。是不是？”

许媚儿道：“在鸽房。”

郃亦天缓缓起身：“是在鸽房。我问的不是鸽子，我问的是鸽子携带的那一张纸条。”

许媚儿一叹：“我没看见什么字条。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字条。”

亦天冷冷一笑：“是么？你为什么要收回这一只鸽子，它是郃明放回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许媚儿道：“我不知道。”

郃亦天道：“你想不想让我告诉你，郃明做什么去了？”

许媚儿淡然：“你告不告诉我又有有什么用？我已经习惯了，不去打听你的事儿。你愿意做什么，尽管做好了，又干我什么事儿？”

郃亦天道：“我派郃明去查那个江湖上的凤凰，因为白羽死前找过我，我答应他一定查明这个凤凰是谁。”

许媚儿一笑，她不插言。

她是真的对这件事不感兴趣，还是她心里比他更明白这些江湖上的门派秘奇，只是

不愿对他讲说？

郜亦天盯着许媚儿，突然说道：“我曾经答应过白羽，要找出那个凤凰是谁，可惜如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天，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凤凰。媚儿，你在江湖上走动，知不知道这些人的底细？”

许媚儿摇摇头，她不知道谁是凤凰。

许媚儿道：“你要找这个凤凰做什么？”

郜亦天道：“讨债。讨白羽的债。她们杀死了白羽。”

许媚儿道：“我听说白羽是自杀的，因为那些女人制住了他的三姬，他就自杀了。这个男人是我佩服的男人之一。我很少佩服男人，但我佩服白羽。他肯为女人而死，这种事天下很少有男人会做……”

郜亦天冷冷道：“我不肯为女人而死。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不会。”

许媚儿一叹：“你当然不会。”

她解去长衣，去床上躺下，她要睡了，要好好睡一觉。

郜亦天看着她。

他的心里仍一阵阵冲动，这女人太诱人了，象郜亦天这样的男人也受不了这女人的诱惑。

她是一个精灵。

郜亦天对许媚儿说道：“也许我可以告诉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他再纯情也没有用，他只是一个废物而已。”

许媚儿冷冷道：“你不是废物，你当然不是废物，如果你女人是匾额，是楹联，也早被人污辱过了，那又怎么样？”

郜亦天无语。

他默默走出屋去。

他做错了么？他是不是做错了？他是不是应该出手杀人，在郢府门内杀死那个敢来挑战的落魄书生祁震？那样就可以使他郢亦天的名声在江湖上更是响亮。

但他不能那样做。

他慢慢走到他的静室内。

门已关好。

他静静地坐在蒲团上。

如果有人走近他这间静室，他就会知道，他会知道外面来了人。

他沉思凝定，双眼低垂，他看也不看四周围的墙壁，他把琴棋书画以及武林荣辱都钉在了墙上。

他对这一切视若无物。

他是不是要睡着了？

叭——，轧轧响声响起来了，响声过后，郢亦天的身子连同他坐下的蒲团一起消失了。

静室内，仍然是一切如故。

郢亦天的身子在洞中疾转，他直落到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居室。这是一个深深的洞，洞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年纪都已经不小了，一个胖一个瘦，两个人蹲在松明火把下走棋。待等到郢亦天落下来，他们只是看了看他，就什么也不说，仍自顾下棋。

郢亦天亦看也不看他们，直向前走，直走过一条甬道，甬道内遍布机关，郢亦天走得小心，一边走一边摆弄机关，直走到一间大大的厅室里。

这里，有许多人在等他。

在上面，坐着一个女人，一个戴面纱的女人。这女人住在九华洞，人称九华仙女。

她冷冷看着郢亦天，那神情是戏弄，亦是揶揄。

“天下第一高手怎么来迟了？”

郜亦天无语，他看也不看这些人，这些人都瞪眼看着他，一个个都不怀好意。

九华仙女浪声一笑道：“别人来迟了无话可说，只有你可以来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高手，天天在家搂着那一个天下第一美人的老婆，甜甜蜜蜜，卿卿我我，那有多快活？为什么要来这里受苦？”

众人都笑。

郜亦天的眼里闪出怒火，他的手也握成了拳头，他瞪眼看着九华仙女。

他要做什么？是不是想冲上去同她一拚？

九华仙女道：“郜大侠，咱们再一次请你，是因为咱们有一次行动了。咱们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老巢，那是一个墓地，在一片水中间的墓地。那里有她们的四五十人，明天晚上咱们和宫里的禁军一起去，先把墓地打开，然后把那些水灌进去，再点火烧，肯定会把她们烧死的。这回让她们一个也不剩。”

郜亦天无语，看着这些人雀跃。

九华仙女道：“郜大侠，你看这方法如何？”

郜亦天道：“我看这法儿不可行，如果有人献这法儿给皇上，九华仙女该请皇上砍他的头才对。”

九华仙女惊讶道：“为什么？”

郜亦天道：“据我所知，这凤凰极有心计，从她在凤园那一次布置便可以知道，她是有极好的准备的。她有鲸吞天下武林之心，做事很辣，也很有准备，杀人之后劫去珠宝财物，现下已经有了不少积蓄。她当然不会只有那一处巢穴。如果你抓住了凤凰和凤凰身后那一个人，才可以把她们一网打尽，如今你们并未找到凤凰，如何能够动手？再说，皇上正宠着那个新妃子，这事也极棘手，一旦她早些日子动手，我们就被动了。”

九华仙女道：“郜大侠的话很有道理。郜大侠，你上一次见那两个童儿，他们说些什么？”

郜亦天一叹道：“他们能说出些什么？只是在我审那个不笑和尚时，被他认了出来，他失口要喊我的名字，被我当场杀死。”

九华仙女道：“郜大侠为天下第一高手，手下能人一定极多，不知郜大侠是不是弄明白了，到底谁是凤凰？”

郜亦天叹道：“不知道。本来已经有了一点儿音讯儿，郜明已经发现了那个凤凰，但他再又探时，人也失踪了，估计郜明已经被她们杀死了。”

九华仙女和众人都惊讶不止，望着郜亦天，他们心中不由地肃然起敬。这人毕竟是天下第一高手，眼看这第一大功要被他夺去了，这人虽不动声色，但他的智谋极深，不可小觑。

众人无语，他们不知怎么办好。

郜亦天道：“九华仙姑，如果你们能听老朽一言的话，也许这事还有办法。”

九华仙女一笑道：“有什么办法？郜大侠是自己人，在这里不妨直说。”

郜亦天冷冷道：“围山惊鸟，敲树震凤。”

众人沉吟。

九华仙女道：“郜大侠可不可以把这办法讲细一点儿？”

郜亦天道：“好。先把皇宫内的两个小童儿杀了，然后再抓起来那个皇上的妃子，让她们吃惊，这时再注意那墓地周围，千万不能抓人，让她们随便走，再派人跟踪她们，直到找到凤凰。”

九华仙女细一思忖，突然拍案道：“好，好计。”

她也同郜亦天心中所想一样，总觉得这个沐珠在皇上身边很是危险，万一被她失手伤了皇上，谁能承担这天大干系？

突然，厅堂内的一条条绳扯动，铃声响起来。

九华仙女笑道：“郜大侠，想必是你那妻子又要找你了，她要你半夜和她亲热，你

想什么事儿都不理也不行。是不是？你快回去吧，那件事就定下来，由我派人去办就是了。”

郃亦天点点头，他疾步回身，匆匆走回去。

静室内，郃亦天身子仍坐在那蒲团上，蒲团和人渐渐由地下升上来。

郃亦天刚刚坐稳，许媚儿就手擎着灯，走了进来。

“亦天，亦天！你在哪里？你为什么总要坐在这里，天下第一高手就是这风范么？就这么不食人间烟火么？你为什么不去睡？”

郃亦天道：“告诉你不要进来，你为什么偏偏不听？你到这里做什么？”

许媚儿并不生气，她笑道：“我只是来找你，让你早早歇息。”

郃亦天一叹道：“好，好，我和你走。”

他和许媚儿一前一后走出这间静室。

第三十八章 各揣心腹事

郃亦天同许媚儿共眠一榻。

从来都是许媚儿想做那事儿了，才会有夫妻亲热，但一做起来，郃亦天也很能干。

许媚儿这时心中总是很悲伤：他能行，但他为什么不温语款款，不来找她许媚儿？她如果是一个很丑很丑的女人也就罢了，可她是天下第一美人啊，她怎么会不配他？他为什么对她这样冷冰冰？他是不是喜欢上了别人？或许他就是那么一个只喜欢把棋袋挂起来把琴封起来的一个淡泊之人？

如果他淡泊，该对女人也一样淡泊，不然他怎会修成陆地神仙？

她恨他这一点。从他和她在一起时，他那样子，极有欲望，但又装出没什么欲望的

样子来。

这让许媚儿生气。

郜亦天同许媚儿亲热过了，他们都躺在床上，想心事。

郜亦天在想：我如何给她说上一两句，让她明白她那些事儿并不神秘？让她心中也知道提防才好？但这句话又不可说得太过，如果说得太直了，就会让她心惊，不顾一切做起来，岂不是一切都坏事？那时不是她与他都要死去，而且她的那些女人们都会完了。他明白，这一句话很难说，但他是不是得说，得告诉她，让她别去江湖中闲走了？

许媚儿心想：郜亦天这人极难揣摸，他有时一切淡泊，有时又心事重重，他是不是心里已经有数了？他是不是已经猜到了她就是凤凰？他猜到了又会怎么样？他会杀了她么？不会吧？他下不了这个狠手。不管怎么说，许媚儿是他的女人，杀死自己的女人有什么光彩？

郜亦天终于讲话了：“媚儿，媚儿……”

她应答了一声。

“你近日不要去江湖上走了。江湖上风波极大。最近听说江湖上那些女人到处活动。你不要出去，如果你碰上了那个凤凰，恐怕不是她的对手。”

许媚儿心中暗暗好笑：“郜亦天，郜亦天，好在你也知道关照你媳妇了，你如果知道你媳妇是那个凤凰，你是不是会吃惊得跳起来？”

她答应着，答应她近日少出去。

两个人都没睡，同床异梦。

郜亦天匆匆走出府去。

他走得很快，但还是时时与那些同他打招呼的人寒暄几句。

身后有人跟踪他。

他明白，那一定是那两个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

郜亦天上了酒楼。

酒楼上有人在等他。

等他的人是小人儿田渠。

小人儿田渠在嘻嘻笑：“我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就来找你喝一杯。”

郜亦天笑着，他明白，这个小人儿田渠是江湖上的鬼怪，他决不会闲着没事的，他找郜亦天一定有事。

郜亦天斟酒，同小人儿田渠闲扯。

小人儿田渠当然沉不住气，他盯着郜亦天的眼睛：“你知道不知道江湖上最近最大的事儿是什么？”

郜亦天摇摇头。

小人儿田渠笑道：“你这个天下第一高手怎么搞的，怎么会连这个也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是凤凰那一个百鸟群，由一个女人领着一群女人，这些女人神出鬼没，杀那些贪心男人，杀得好痛快！你知道这些人的头儿是谁？你知道谁是凤凰么？”

郜亦天摇头不知。

小人儿田渠问道：“郜大侠，你与夫人许媚儿如何？外面人家众说纷纭，有人说你们鸾凤和鸣，有人说你们貌合神离。我知道你郜大侠是好人，但你那夫人……”

郜亦天摇头不知。

小人儿田渠神秘地摇摇头。

郜亦天心在跳，他看见了那两个人正向他们桌边走来。他们是想占一个桌子，离郜亦天和小人儿田渠近些的，如果他们凑上来听到了他和小人儿田渠的谈话，那又怎么办？

郜亦天突然一笑道：“你想听我和许媚儿之间的事儿，我可以告诉你。不过在这儿可不行。你愿不愿意回我家去，你和我图谋一醉，我再告诉你这些事，好不好？”

小人儿田渠犹豫了一下。

郃亦天道：“你和我一边谈，一边喝酒，别让任何人来打扰咱们俩，我还可以教你一手……”

郃亦天随手比划了一个剑式。

小人儿田渠为什么不喜欢？他知道郃亦天是大侠，你同郃亦天喝酒会有什么错处？何况他还可以告诉你他与许媚儿的夫妻私事，又能顺便向郃大侠请教两手剑招，这何乐而不为呢？

小人儿田渠就站起来，扯住郃亦天道：“好，走，走！到你家去，到你家去喝酒！”

两个人和那一胖一瘦擦肩而过，匆匆下楼。

这两个人在心中咒骂着郃亦天，也喝不成酒了，随后慢慢跟了下来。

郃亦天和小人儿田渠喝得很热闹。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唱。

郃亦天要唱儿歌，小人儿田渠要情歌。

这是要难为人。

郃亦天唱：

“满天星，亮晶晶，

我同星星眨眼睛。

我醉了，我睡了，

星星把眼睛眨碎了。”

小人儿田渠笑道：“不对，不对，应该是我累了，我睡了，你怎么唱成‘我醉了，我睡了’？”

郃亦天大笑道：“当然是我醉了，我睡了，你听说过郃亦天和田渠喝酒喝累了么？”

小人儿田渠拍手道：“对，对，是‘我醉了，我睡了’你唱得不错。”

就由小人儿田渠唱。

这个小小的人儿偏要唱情歌，他会知道什么是男人女人之情？

但他也得唱，唱情歌：

“她去采葛藤去了，

一天没见到她。

怎么就象三个月没见面啊，

时间咋这么长？

她去采葛藤去了，

一天没见到她。

怎么就象三个月没见面啊，

时间咋这么长？

她去采葛藤去了，

一天没见到她。

怎么就象三个月没见面啊，

时间咋这么长？”

郜亦天心中暗笑，这个小人儿田渠，居然深谙男女深情这一道，居然会明白“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心境。会唱这情歌的人怎么还能称为小人儿？

两个人就哈哈大笑。

酒已微醒。

小人儿田渠道：“郜大侠，让我告诉你一句……一句……话，人家有人告诉我说那个……那个凤凰是……你……你……”

郜亦天大笑：“看，看，你不是醉了么？都象你这样子，就可笑了。来，喝，喝！你如果再喝上一坛，我明日便可以传你一套‘湘妃剑’。”

小人儿田渠道：“真……真的，真传我那套‘湘妃剑’？”

郜亦天道：“绝无虚言。”

两人又喝，直饮至夜晚，直饮至大醉。

小人儿田渠醉了。

郜亦天也醉了，他醉眼迷离，看看小人儿田渠，喊道：“喝，喝！”

小人儿田渠却趴在桌上，睡了。

郜亦天醉得一塌糊涂。

他睁开双眼。

他要去哪儿？

一股酒劲儿支撑着，他要去找许媚儿。

他冲冲撞撞入了许媚儿的房间。

许媚儿从床上坐起来，恨恨地看他。

郜亦天笑，向许媚儿笑。

“其实，你不喜欢……我，对不对？你不喜欢一个醉人，是不是？你不喜欢就不喜欢，那又有什么关系？”

他呵呵傻笑。

许媚儿知他也醉酒，但他醉酒时只是去那间静室静坐，从来不走回她房里吵。

今天他怎么了。

许媚儿扯住他：“回你房里去睡！”

郜亦天道：“这里是你的房，也是我……我的房。是不是？”

他又打了一个酒嗝。

许媚儿厌恶地躲过，又扯住他，把他扯到一间屋前。

“这是你的屋子，好好睡，醒醒酒。”

她转身要走。

郃亦天突然扯住了她：“小人儿田渠多……多可笑，他说你，你是凤凰……你是凤凰不假，如果你是鸟，只你配是凤凰。对不对？我告诉他别胡扯，让你听见你一定会把他送去墓室里。不行不行，墓室可不保险，媚娘那个墓室四周是不是有水？水是不是灌进去？那样别人就会跟着来找你了，就找到你了，对不对？”

郃亦天的身子很沉重，咕咚一声倒在了床上。

他这一觉睡得很沉。

天亮了之后，他的头仍然很疼。

许媚儿来看他，她对他笑。

郃亦天苦着脸，他醉得很苦。

“小人儿田渠呢？”

许媚儿一笑道：“他走了，走得无影无踪的，谁找得见他？”

郃亦天羡慕道：“还是他这个人自在，想走就走，想来就来，那有多好？”

许媚儿不讲话。

郃亦天问：“我昨天喝醉了么？醉得厉害不厉害？”

许媚儿呸了一声，脸色潮红，想是想起了昨晚的不堪：“你从来没醉成这样子，醉得好怕人。”

郃亦天轻轻一叹，不再言语了。

许媚儿沉吟道：“亦天，我有一件事求你好不好？”

郃亦天一笑：“你有什么事只管说好了，何必这样客气？”

许媚儿抚鬓一笑，极为温柔：“我自从姐姐死后，对一切事儿也看明白了一些，也觉得象你一样淡了。但我总觉得对不起媚娘。如今虽然你治好了浩明的病，但他和宁馨儿在一起时仍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我想让他住进咱们府中，和咱们时常说说闲话，也可

以解解闷，说不定他会好得更快一些。这样做，也让姐姐高兴。”

许媚儿说着说着，竟十分动情，她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郃亦天也很动情：“媚儿，这有什么不好，让他们来住吧。听说那个宁馨儿也是个性情中人，为了浩明，宁可也住墓室，也宿棺材之中，这可也是一个奇女子呢。”

许媚儿一笑，亦一叹。

郃亦天假装没听见她这一笑一叹。

许媚儿来到了那座幽静的庄园。

她看到了浩明与宁馨儿。

这两个人紧紧依偎着，他们怕，有什么力量把他们再分开。

许媚儿笑道：“浩公子，媚娘，好几天没来看你们了。”

浩明看着她，只笑一笑。

宁馨儿倒更热情，她向许媚儿笑道：“我和浩公子这两天还直念叨你呢，没有你，我恐怕没有这好日子过了，浩公子他也……”

宁馨儿话没讲完，眼珠就一红，不再讲下去了。

许媚儿道：“浩公子与你有缘份，这也是她的功劳，又干我什么事儿？”

宁馨儿心中有数，笑一笑，不再吱声。

许媚儿就劝他们入府去住。

浩明在沉吟。

许媚儿道：“浩公子，你是个性情中人，你一定明白我的苦心，我与郃亦天之间也有龃龉，如果你们搬入府中住一阵子，我们也可以和谐些，如果能这样，浩公子你们就功德无量了。”

一见许媚儿求到了这事儿上，浩明自然不好推辞。

他们就搬入郃府中住下了，他们也很诚心，郃亦天与许媚儿，盼望他们之间和美一

些。

第三十九章 皇宫杀人

金童银童侍候太后，太后很满意。

她想，她早该在当太后时，就想到这一点。

她可以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反正他们只是两个不成年的男人，只是两个小童儿，把他们放在皇宫中有什么？

太后喜欢，别人谁敢说个不字？

这一夜，皇上仍然在御书房批奏折。

皇上如今批奏折已不劳亲笔了，有沐珠代批。如果沐珠认为她还可以对付的话，就不用问皇上，她在一边批，皇上在一边打瞌睡。

皇上最近和沐珠晚上太忙，白日就打瞌睡。

沐珠批着，有时就得问一句，皇上从瞌睡中惊醒，就匆匆地糊里糊涂地答上一句，沐珠就按皇上的旨意批复。

批奏折得比以前快。以前的奏折时常“留中不发”，如今奏折上来便可见复，大臣们都惊喜不置，皇上如今更勤快了，这也是一国之人的幸福。

皇上听到了一声“启禀万岁！”

他就睁开了眼，看见了跪在面前的一个太监。

“什么事？”

“九华仙女在太和殿奏事，她说有要事启奏。”

皇上一愣，她晚上有什么事？

但这人又不可不见。

皇上慢腾腾说道：“好，我去见她。”

沐珠虽在批奏折，但耳朵边仍听得见皇上与太监的对话，她心里想到：有什么要紧事，半夜三更来见？又不在这御书房见，偏要去太和殿见面？

但她知自己只是一个妃子，她没法儿劝阻皇上去太和殿。

皇上见到了这个九华仙女。

皇上叹气道：“你来见我，怎么还戴着这面纱？”

九华仙女把这面纱摘了下来。

这是一个比沐珠更清丽俏美的女人。

皇上看着她，笑道：“你很忙吧？最近好象又瘦了……”

皇上招呼她近前，用眼光招呼她。

九华仙女就慢慢偎在了皇上身边。

“我想你，你什么时候会回皇宫来？”

九华仙女面色凄伤，她也天天想这个做了皇上的男人，但她已经出了皇宫，在江湖上奔走了好久，她还能回皇宫来么？

她黯然神伤，依偎在皇上的怀里，好久不动。

“皇上最近身体可好？”

“好，当然好。”

“你那个妃子怎么样了？”

“还好。”

九华仙女一笑，这一笑把皇上笑红了脸。

皇上马上正色起来：“九妹，不知你这次回来，有什么大事？”

九华仙女冷冷一笑：“我这次匆匆赶回来，只是为了一件事，杀人！”

皇上吃惊，问道：“杀人？杀什么人？”

九华仙女道：“金童银童，还有你那个妃子沐珠。”

皇上脸色变了，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他心里正在想着主意。

怎样才能不杀沐珠？

“不杀不行。你不杀她，她就会杀你。”

皇上不相信，他从来也不相信沐珠会杀人。她是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杀人？即使她会武功，也不一定会狠下心来杀人，皇上对她那么好，她怎么会杀皇上？

九华仙女看透了他的心事：“舍不得？是不是舍不得？你舍不得杀她，她一定会杀你。她为什么进皇宫，她可不是为了做一个妃子，也不是为了做皇后。她是为了杀你，杀你之后，立一个新皇上，她可以做太后了。那时，她会把你的宋朝江山变成她们百鸟群的天下。”

皇上身子哆嗦起来。

九华仙女道：“杀不杀？”

皇上问：“她是想杀我？”

九华仙女冷笑道：“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金童银童睡得很香。

他们刚刚服侍了太后一场，让太后舒舒服服地睡下了。

他们的睡梦也很甜。

两个孩子似的笑容都浮在了脸上。

有人撩拨他们的床帐。

“童儿，童儿，醒醒，醒醒！”

他们马上醒了。

有人唤他们，呼唤他们的是皇宫里的太监。

太监告诉他们，是皇上想见他们。

金童银童还是孩子，心中就很高兴，皇上召他们去，是想他们了，他们也想皇上啊。这些日子天天侍候太后，根本没工夫想皇上，如今皇上召唤他们，他们一定要快去。

要不要梳洗一下？

太监道：“不用，不用。”

不用就不用，皇上喜欢他们，也不会怪罪他们的。

他们跟着太监进了宫，走着走着，突然觉得不对了。

去皇上那儿该去御书房，不然就该去太和殿，暖香阁，怎么奔外书房去了？

皇上怎么会在外书房啊。

金童银童止不住问。

太监口气不好：“别问了，让你走你就走，打听什么？”

金童银童都到了外书房。

这是朝臣等候皇上召见的地方，这地方白日倒也热闹，可一入夜，就冷冷清清的了，在皇宫内的人看来，这地方很阴森，因为它已经是皇宫外了。

金童银童也怕，就四外张望。

他们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金童壮起胆子，喝问：“你是谁？为什么在皇宫里还戴着面纱？”

那女人冷冷一笑：“果然，果然厉害，还没长大，就学会吓唬人了？”

她冷冷问道：“你们两个就是出去通那些凤凰什么鸟儿的小童儿么？”

这一句话问出，金童银童马上明白了大半。

银童要落眼泪：“我们出去，是皇上……皇上派去的。”

金童道：“皇上要我们去看看江湖上那些人，记住他们……”

女人冷冷道：“不错，皇上让你们出去看看，记下那些女人，可你们记住了什么？”

她们告诉你们，要你们再争取回宫来，是不是？”

金童银童只好点头。

女人又冷笑：“你们如果不对她们说皇上对你们很好，她们会知道让你们再回宫中么？”

金童银童一怔。

当然说过，他们说过，他们说过这话，说错了么？

女人冷冰冰：“你们出卖了皇上，就该死。”

金童银童知道不妙，马上想大喊冤枉。

但他们已喊不出，女人把两掌击在他们后心上。

他们互相看着。

金童抓住了银童的手，银童金童互相看着，张大了嘴，他们已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喷吐了几口血，两个人就慢慢倒下了。

女人拎起他们的尸体，对太监说道：“把地冲一冲，别留下血迹。”

太监忙点头答应。

沐珠仍在批奏折。

她已经忘记了她不是皇上，她批奏折时自己俨然就以为她是皇上。她关切着陕西粮荒湖南兵乱四川地震，她一点点审批着这些奏折。

她心里很高兴，她可以为皇上分忧，她可以替皇上出力。

她已经忘记了她是一个女人。

皇上回来了，他站在一边看着她。

他喜欢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也马上就要死了。

这一次一同死去的还有那两个童儿，金童和银童。

他不能手软，如果手软了，他的头就将不保。他那时连命也没了，还做什么皇帝？

沐珠见皇上在看她，就回眸一笑。

这回眸一笑，让皇上几乎心碎了。

皇上最喜欢她这回眸一笑的娇羞模样，为了这个，他特别嘉许白居易那句“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皇上看沐珠，看得呆了。

沐珠笑道：“皇上，你看，还有这么多奏折，我不知道怎么好呢。你来看一看，好不好？”

皇上一叹道：“先放下那些折子，别动心思了。”

沐珠以为他又要与她缠绵，就笑了一笑，嗔道：“天还早呢，你忙什么？”

皇上看着她，不讲话。

沐珠过来，坐下。

皇上说道：“别，别，你还是坐在一边吧，好不好？”

沐珠以为皇上要和她说话，怕她和他在一起，就会让他没心思讲话。她笑一笑，坐在一边。

皇上想说什么？

皇上真好笑。他从来没这么认真过。他想讲什么？妃子也册封过了，难道要她做皇后不成？

皇上却问了一句闲话：“沐珠，你喜欢什么鸟儿？”

沐珠一愣，为什么问这个？

也许只是扯闲话。

她抿嘴一笑：“所有的鸟我都喜欢。”

皇上说道：“沐珠，沐珠，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鹦鹉？”

沐珠的脸变色了，但她仍强笑着：“鹦鹉？我也喜欢。”

皇上道：“这就对了，我也想不明白，象你这样一个漂亮可人儿的模样，为什么要叫鹦鹉？鹦鹉会讲话，却并不好看……”

皇上看着沐珠。

她不叫沐珠，她原来叫鹦鹉。

鹦鹉也是一种鸟，一种很不平凡的鸟儿，百鸟之中，独她会讲人语。

沐珠身子颤抖，她看着皇上。

原来皇上什么都知道，皇上已经知道她就是百鸟群中的鹦鹉了。

她还有什么话可说？

皇上身边站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她认得两个，一个是太监公公刘章敬，一个是禁军校尉鸣立。另一个是一个女人，一个极美的女人。这女人她也认得。

“九华仙女……”

沐珠口中不禁出了声。

九华仙女没讲话，只是看着她，冷冷地点了点头。

沐珠看着皇上。

皇上也看着沐珠。

但皇上如今不再凑近沐珠了。

她眼中有泪，她有话可说么？

似有无限话语，又象一句没有。

“你要盖好被子……”

这竟是第一句话，皇上狠劲点点头。

“我不想杀你，如果想，我早就杀了你……”

皇上看着她，这一次没点头，。皇上不是女人，就不明白女人的心思。

“你做皇帝太累了，因为你这个人没多大能力，也没才气.....”

皇上看着她苦笑。她说得对，他是没能力，也没才气，但做皇帝就是皇帝，要什么能力，要什么才气？

沐珠不再讲话了。

她的一双眼睛会讲话，她那眼光中是诀别的神色。她手中握着一柄刀，一柄女儿刀。

沐珠身子向前一纵。

三个人以为她想犯驾，就一齐出手。

却不料沐珠只是身体向上一纵，又叭地摔在原地。

一柄女儿刀深深刺入心脏。

沐珠已死，鹦鹉已死。

第四十章 你要杀我我杀你

郃府里，十分平静。

郃亦天，许媚儿夫妻也相敬如宾，这让住在郃府中的浩明、宁馨儿也暗暗惊奇。

不是说要让他们来使郃亦天同许媚儿变得更和谐些么？

但他们本来就没什么不和谐，这句话又从何处讲起？

郃亦天很敬重浩明，不光因为他是一个很重儿女情的男人，更因为他是天下第一的名医浩明。

郃亦天对浩明很客气，他每一次见到浩明都似乎有事要说，但又没讲，他神色很是忧郁，每日只是在院中走动一会儿，然后就是去那静室之中静坐，再不就是早早入睡。

浩明惊讶的是，郃亦天从来不练功夫。

他为什么不练功夫？是因为他那功夫已练到了别人看不出的地步？还是他淡泊武林争执，决心从此不再练功夫？

许媚儿倒是时常来找他们夫妻闲聊。

这一天许媚儿找到了浩明，说有事要求他帮忙。

浩明问她是什么事？

许媚儿犹豫半晌，才说道：她想要浩明为她配制一种药粉，可以使武林高手慢慢中毒的那一种药粉。她有一个敌手要用，她斗不过那人，但那人肯定不是好人。她要浩明放心。她是江湖第一高手郃亦天的妻子，她也没有办法同那人游斗。她情愿毒死那个人。

浩明犹豫，不敢把药粉给她。

许媚儿笑道：“浩公子是不是不相信我？要不然这样吧，你把药粉给我，我先当着浩公子的面吃下去，然后再去用。如果我最后毒死的那个人不是世上的坏蛋，我情愿自己先死。好不好？”

浩明知道她很坚决，他又是一个不拘常礼的男人，就把药粉给了她。

许媚儿把药粉带走了。

她还叮嘱过宁馨儿，这件事千万不要对郃亦天说，她怕郃亦天插手，以大欺小。

浩明看着宁馨儿，宁馨儿看着浩明。

她为什么要用这药粉？她为什么来求浩明？

看来她想要毒死的人一定是武林之中的高手，不然她自己尽可以下毒，何必找浩明？

浩明道：“你放心，如果她枉杀一人，我就毒死她，让她受更大的罪。”

宁馨儿点点头，她明白浩明的心迹。她心中隐隐在想：真不如就不搬出来，就住在那庄园里有多好？

许媚儿想了许多，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她找到了浩明，问浩明要了这药，她要把这些药粉给郃亦天吃下去。

她明白，郃亦天已经隐隐察觉了她就是凤凰，不然他那天为什么醉后告诉她小人儿田渠说她是凤凰？透露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醉了，他那天还隐隐告诉她那个墓地巢穴已经不很保险，她们已经被人钉上了。她过后去一看，显然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在那儿盯着。她派人把那几个人杀了，把墓地那巢穴烧了。她把小人儿田渠关了起来，让他再也无法到外面去讲谁是凤凰了。

她大吃一惊。

没有那一天郃亦天的酒醉，她是不是就完了，她再也做不成凤凰了？

又有人来报。京城中的沐珠被杀，被那个九华仙女给杀了。

又是九华仙女！

许媚儿想了好久，她明白，郃亦天肯定知道了她的秘密。不然他不会酒醉吐真言。

她要下手，先把她毒倒。

然后做起事来就容易了。

许媚儿给郃亦天倒茶。

她这几日很温柔。

无论她怎样温柔，郃亦天总那样子，他不即不离，不远不近，和她不亲不热。

许媚儿在心中直骂他王八蛋，但脸上仍笑嘻嘻。

许媚儿眼看着他喝茶。

只要喝一个月这茶，郃亦天就再也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那时他还会有什么能力？

郃亦天这天请浩明骑马。

两人很有兴致，一直骑到了浩明过去住的那墓室前。

郜亦天出汗了，他说他要去浩明住的那间墓室内去看看，看看他躺在棺材里怎么活。

浩明说那具棺材已经没有了，已经被葬在墓地了，做媚娘的棺材。

郜亦天兴趣不减，仍然要同浩明入室内去看一看。

浩明只好依他。

墓室内很黑。两个人摸黑进去。

郜亦天象是早有准备，他点起火折，带浩明下去。

他让浩明把墓室掩上，然后两人一齐走下去。

果然很凄凉，很阴森。

这里很空旷，没了那具石棺材，没了那石桌、石凳，墓室显得很空。

郜亦天用火折子四处照照，象是在寻找什么，然后点起他从怀里掏出的一根蜡烛来，把它放在石棺盖上。

郜亦天对浩明道：“浩明，你坐下，别动，听我说。时间不多，等我讲完话，你可以问我。”

郜亦天话语滔滔，给浩明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郜亦天在峨嵋金顶获胜之后，他志得意满，他是天下第一高手。

他遇见了九华仙女。

九华仙女说她很倾慕郜亦天，愿做他妻子，愿一生一世为他侍巾栉。

他当然快活，就同她在一起。

半个月之后，他觉得不妙，他运内力时，气不能凝于一线，一入丹田，便隐隐疼痛。他知道不好，他暗中注意，才知道他中了九华仙女的毒。

后来，这个九华仙女就逼他挂琴封棋，做隐士状，从此不管天下是非，这样江湖之上就少有波浪。郜亦天慢慢也就明白了她是为皇帝做事的人。但他从那时起，就中毒已

深，不能运功凝力，所以他不敢发作，每日只是凝神静坐，想真图一个隐逸之名。但后来又有了许媚儿，他就更日子难过。他的静室之下是一个机关，那下面有九华仙女和她那一批徒众，在他蒲团下面，便有那天下闻名的高手一胖一瘦两个老人，天天坐着守他。连他与许媚儿的床下也有人在听声息。

浩明十分吃惊，他瞪眼看着郜亦天。

郜亦天凄然苦笑道：“就是这样不算，这几日我又发现，媚儿竟也恨上了我，给我服毒。我一饮之下，便知道这毒不凡，我一猜想，便明白这毒可能是从浩公子这里拿来。媚儿心计颇深，但这用毒功夫却不怎么样了。如果不是从浩公子那里弄来毒药，怎么会毒倒我？”

浩明心中震惊，他不明白，许媚儿为什么要毒郜亦天。

郜亦天道：“我曾救过她两次，因为她这个人就是那个百鸟群的凤凰。她自以为别人不知，不料被许多人识破。小人儿田渠告诉我她是凤凰。我没办法，只好骗田渠饮酒，让她把田渠关了起来。她这就怀疑我了，决心杀死我。她对我用毒，用浩公子的毒……”

郜亦天低下了头。

浩明心中一阵悲叹。郜亦天此时伛腰垂头，哪里还有个天下第一高手的气度？

浩明想想问道：“九华仙女要做什么？”

郜亦天一叹：“网尽武林人物，可用则用，不可用则杀。”

浩明心中一惊。

郜亦天把这天大之事告诉了浩明，他为什么要把这大事告诉浩明？他要浩明做什么？

浩明道：“郜大侠，但有差遣，我一定尽力。”

郜亦天苦笑道：“我找你，也只是想求你，给我一点解药，媚儿一边为我下毒，我一边自己想办法解毒。至于其他事如何办，我还没有想好。”

郜亦天向浩明一笑，这一笑极凄苦，也是一种无奈。

浩明问：“郜大侠，不知九华仙女给你下的是什么毒？”

郜亦天道：“是七色七虫花。”

浩明一惊。

他也无计可施。如果能知道七色七虫花，是些什么，浩明就可以配制解药，很快就解去郜亦天的毒，但不知道七色七虫花是什么，任谁也不敢下药。

郜亦天道：“浩公子，此事还望你成全，回府之后，找个时机，把解药给我。”

浩明道：“好。”

浩明答话时心不在焉，他在想，如何再把这七色七虫花的解药方儿弄来。

郜亦天道：“来，咱们喝酒，喝醉了，再出去。”

浩明一愣，随即明白了郜亦天的心意。

两个人匆匆喝下一坛酒。

郜亦天说道：“走！”

两个人走出墓室。

远远便见一胖一瘦两个老人在墓室外等候。

浩明手捧着酒坛，边走边喝，还唱：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

郜亦天去抓他手中酒坛，劝道：“浩公子，浩公子，别喝了，好不好？你再喝一会儿，肯定会醉。”

浩明笑：“醉？你以为我会醉？醉罢三千家，独醒浩公子。你……你信不信？”

郜亦天扯住他的手：“浩公子，浩公子……”

浩明一挣，扯脱了他的手，戟指着墓室：“不信？不信咱们再去喝？我告诉你，如果进了这墓室，我准比你喝得多……有媚娘……媚娘保护我……”

浩明突然把酒坛子一扔，人扑去墓石边，呜呜哭起来。

郃亦天劝道：“浩公子，浩公子，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浩明是真哭，他一抱住墓石，就不禁悲从中来。媚娘，媚娘，你好，你可好么？你安排下我的日子，让宁馨儿陪我，可我想你，怎么办？怎么办？

浩明哭得悲切。

那一瘦一胖两个老人见浩明如此悲泣，心中也自骇然：听说这个医鬼浩明对那个阴风婆婆独有钟情，如今这个女人死了，他哭得昏天黑地。这可是真事，来不得半点假的。看来这郃老儿同浩明入墓室喝酒也没什么诡异，浩明这悲切切的样子，郃老儿哪还有法同他弄什么鬼儿。就浩明这样子，肯定伤情失意在女人身上，他不会有什么可怕之处，理他做什么？

一胖一瘦两个老人互相望一望，转身走开。

只剩下浩明与郃亦天。

郃亦天见浩明真是悲切，就凄伤地看着他，也不去劝他，任他哭一个够。

天也渐渐晚了，风吹呼哨，吹得墓场一片凄凉。

郃亦天缓缓说道：“浩明，浩明，回去吧，你再哭下去，媚娘也会生气的。”

浩明昏昏沉沉，被郃亦天扶上了马，郃亦天扯着他的马缰，两匹马慢慢回到了郃府。

许媚儿给郃亦天下毒，也是心惊肉跳。

她怕，也说不清她怕什么。

她心中忐忑不安，几次想罢手，但一想到如果她不把郃亦天毒伤，她的那些事儿必然会败露，郃亦天这人会放过她么？她不如索性把他毒倒，然后用他在江湖武林中的威望，还可以做得成大事。

因为要下毒，所以许媚儿对郜亦天的态度格外好。

许媚儿总是笑容满面，她呼唤郜亦天吃茶时那神态极为亲昵：“亦天，来，吃茶。”

郜亦天接过这茶。

他可以不喝这茶。

但他不能不喝。

他看着许媚儿，心中一叹，她极漂亮，如果没有九华仙女一事，如果没有他身受重毒这一事，他怎么会让许媚儿在江湖上孤身行走？他郜亦天年轻时也是一个风流公子，也明白如何讨女人喜欢，他会让许媚儿快快活活，让她依依偎偎，依赖男人，象靠着一座山。

但他现在不能，他与许媚儿的床下都有人在听声儿。

他有什么话敢对许媚儿说；郜亦天捧着这杯茶，眼睛转也不转地看着茶杯。许媚儿就一阵子心跳。虽然媚儿给她的是一种厉害的无色无味毒药，但她还是一点儿一点儿极小心地给郜亦天每天服毒，她怕事儿太急，让郜亦天看出来不妙，就减半给他服下，一个月用的药，她想在一个半月内让他服光。

这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毒倒郜亦天。

许媚儿给他斟茶时也心中羞愧，她有时也问自己，这是做什么？许媚儿，你这是做什么？你为什么要毒倒你自己的丈夫？郜亦天无论怎样毕竟是你的男人，你怎么能这样干，把他毒倒，他是不是就会一蹶不振？

她想到这儿，手一哆嗦，茶水就洒了一半。

郜亦天一笑道：“媚儿，你心思不属，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许媚儿慌忙摇头：“没事儿，没事儿，哪里有什么事儿。”

她把茶水递给郜亦天。

许媚儿依偎在郜亦天身上，她的心仍在扑扑激跳。

她的声音颤抖：“亦天，亦天，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你生下一个……儿子。”

她这是真心话，如果她与郜亦天有了儿子，她也不会再去全力弄什么百鸟群，他也不会对她这样若即若离，他们会更甜蜜。那时，她会死心塌地地跟着郜亦天了。

但郜亦天心中暗想：媚儿，媚儿，你又在哄我了。我老了么？老了么？老到了只好听女人骗你的甜蜜话了么？我可以相信你么，媚儿？你以前是想为我生一个儿子，你总想生一个儿子，可我不能，我这身子中了毒，儿子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残疾？我可说不上。就是儿子是好儿子，他将来是不是会被人杀死，我为什么有一个儿子要他做人家俎上之肉？我要这么一个儿子莫不如不要。如今媚儿你也来害我了，天天给我吃毒药，这毒药虽然发作缓慢，却很厉害。你的心哆嗦？但你心不哆嗦，你一定要给我服毒才心甘，是不是？你的心也好狠……偏偏这时你又说起了儿子，你要毒死我，还要什么儿子？

但这是郜亦天的心里话，他不讲出，许媚儿怎明白他那绝望心境？

郜亦天笑道：“媚儿，媚儿，你心情不定，我们怎么好要一个儿子？”

许媚儿心中吃惊，以为郜亦天是指她闯荡江湖，愿意在江湖上争一席地位的野心不泯，才这样说，她脸色绯红，匆匆分辨道：“只要有了儿子，我准别的什么也不干，哪儿也不去了，专心在家看儿子。亦天，你看好不好？”

郜亦天知她盼子心切，也许她只想把他毒倒，好做她自己的事儿，没有害死他的心思。但她这样一做，岂不是也害了她自己？更害了她想要的儿子？

也许她不想再要郜亦天，却只想要一个他的儿子？

难猜她的心思。

郜亦天明白，他始终不能与许媚儿真心相亲近，儿子从哪里来？但他知道，他必须这样做，也许许媚儿对他的怨恨就来自这里。

但他也没办法。

身体内已然中毒，他中了七色七虫花的毒，没法儿告诉许媚儿。

他只能喝下这半杯茶，这是半杯毒茶。

郜亦天又站在了九华仙女面前。

九华仙女在笑，她笑得很阴毒，是一个阴森女人的笑。

“郜大侠，你夫人要一个儿子，你为什么不给她一个儿子？你大概还不至于老得不能生儿子吧？”

郜亦天看看她，脸上毫无表情。

他明白，他不能有任何表情，他不能对这个女人有任何表示，否则她会放泼，会做出一切不择手段的事儿。

郜亦天稳稳说道：“我与许媚儿成亲，是因为我必须有一个老婆。既然你不肯做我的老婆。别人去做了，你又吃什么醋？”

九华仙女一跳，起身骂道：“屁，我吃醋？我吃什么醋？你就是与她生下了十个八个儿子，又干我什么事儿？我为什么要吃醋？只是郜亦天你别忘了，你是一个男人，一个天下第一高手，但你又是一个病人，一个服了七色七虫花毒药的病人，你生不得儿子，对不对？你如果生了一个儿子，只好请天残地缺两个人当他的师父了。”

郜亦天不语，他额上的青筋在跳。

九华仙女笑了，她挥挥手，那些男人都悄无声息的退了出去，最后一个男人还悄悄关好了门。

九华仙女宛然如变了一个人，她又变成了一个柔顺可人的女人。

她依偎在郜亦天身边，有无限风情：“亦天，亦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派人在你床下偷听？”

郜亦天不讲话。

“我怕你跟她亲热，我怕你跟她一条心。如果和她太亲热了，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当初我告诉过你，你要做我的男人。你干了，对不对？只要咱们把皇上的这件事办好了，

你和我就远走高飞，让他们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给你解了这七色七虫花的毒。咱们就一块好好过日子，好不好？那时你才会有儿子，有一个、两个、三个儿子好不好？再有两个女儿，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儿子咱们叫他郃猛、郃豹、郃狼，女儿嘛，名字就得温柔一些，咱们叫她郃仙儿，郃美儿好不好？这件事我可是想了好久了……”

她那模样，真是娇柔已极。

“你和她不能太亲热，一个月亲近一两回还不行？这个许媚儿也真是个骚东西，她干嘛总找你？你不理她她就更来劲了。我告诉你，你千万别理她，好不好？如果你想了，就来找我。我等你，行不行？”

郃亦天看着她，他心中惊讶，这女人可以瞬间改变脸色，这女人心，神鬼不测。

九华仙女似乎已经醉了，被她自己描画的温馨陶醉了，她悄声细语地呼唤郃亦天：

“亦天，亦天，你来，你来……”

郃亦天见到了她的又一副嘴脸。

她梳妆一毕，人就变了脸色。

“凤凰的那些女人们跑了！从墓地那里跑了，不知跑到那里去了。郃亦天，是不是你走漏了消息？”

郃亦天看了她一眼，不讲话。

他很疲惫，对付这样一个疯子般的女人，他已经感到力不从心。

九华仙女一笑：“你不会走漏消息，凤凰又不是你老婆。”

郃亦天心中一叹，凤凰偏偏就是他老婆。

九华仙女道：“宫中的金童银童已经杀了，是我杀死的。还有那个妃子，她也死了。”

她想到沐珠之死，不禁得意地微微笑了起来。

皇上会寂寞的，寂寞的皇上想不想九妹？

郃亦天道：“好，这样凤凰就惨了，她现在没机会了。”

九华仙女道：“你老婆许媚儿近日怎的不去江湖上为人排忧解难了。她干嘛总呆在家里？她是不是想一心同你生儿子了？”

郃亦天摇头，心中道：她在家干什么？她干的事儿大了。她想毒倒她丈夫，把我当成一只狗一样丢在一边。这事儿当然不能告诉你，如果给你知道了，她又哪里会有命在？

九华仙女道：“郃亦天，我可是正式告诉你，如果你同她生了儿子，我把她们俩人全杀了。别怪我没先告诉你。”

郃亦天看着她，他明白，这个女人说到做到，她连郃亦天都可以下毒，对别人又能怎么样？

第四十一章 旁观者急

浩明同宁馨儿在郃府住得并不轻松。

浩明心中明白，郃亦天的处境很危险，许媚儿的处境也很危险。

郃亦天是明白身处危险之中，他还可时时保护自己。

但许媚儿却不知她身处险境，还一心一意地打她自己的算盘。

她想毒倒郃亦天，这想法就很可怕。

浩明思忖，一定要想办法告诉她这事儿。

许媚儿很乐意亲近宁馨儿。

宁馨儿随和，一点儿也没有怪脾气。

许媚儿闲暇之时，就来同宁馨儿散步。

宁馨儿感激她，明白如果没有这个许媚儿，她决不会有浩明这个如意郎君。

两个女人谈得很亲近。

浩明来了。

他望着宁馨儿：“馨儿，你让我同媚儿谈谈，好不好？”

宁馨儿一怔，她以为浩明又在思想媚娘了，要同媚儿谈一谈媚娘，她就笑着答应，说道：“谈可是谈，不能哭起来没完，好不好？”

浩明也知她以为他要同媚儿谈媚娘，就顺水推舟道：“好，好，你自己逛一逛吧。”

许媚儿看着浩明，她不知他会讲什么。

浩明道：“你把毒药给郃亦天喝了？”

许媚儿一怔：“他告诉你的？”

浩明不想告诉她这些，自从他同郃亦天墓室一谈，便知道郃亦天极为眷恋媚儿，他夫妻之事，自由夫妻去说，他何必搅在其中？

浩明道：“不是。你忘了，我是天下第一名医。”

许媚儿不语。

她看着浩明，慢慢低下头去。

她虽然把毒药天天放入茶中，给郃亦天喝，但她心中一直不安，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几次她都要给郃亦天讲明了，但郃亦天却又把话题扯远了，让她无法开口。一天天过去了，她已经使他中毒了，如今木已成舟，她又有什么好办法？

浩明道：“如果你给别人用毒，我保证不闻不问，可你给郃大使用毒，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许媚儿以为浩明不知道百鸟群，也不知道她就是凤凰，更不知道她与郃亦天之间的夫妻私事，她一时难以启齿，说什么？告诉浩明多少？

她决定什么也不说。

她既然想什么也不说，就只好含混其辞：“浩明，浩明，你不明白，我们夫妻之间.....很难说。”

浩明一叹道：“媚儿，媚儿，郃亦天胸怀磊落，你千万不要弄错了，如果你弄错了，岂不是要终生遗憾？”

许媚儿身子一抖。

宁馨儿毕竟有些不放心的，远远地望着，慢慢走了过来。

“你们讲，你们讲你们的，我不听。”

许媚儿一叹道：“人活在世，都如你们夫妻，那还有什么好讲的？”

她起身离去，脚步沉重。

许媚儿心中焦急。

既然已经看清了，她就不好再用毒了。她如再用毒，被浩明点破，岂不是没法收拾么？

她怎么办？

浩明已经看破了她的计谋，郃亦天当然不比浩明差，他怎么会不察觉？

郃亦天如果看明白了她的心机，他会不会对她动手？

她心中始终存着一件事，那就是郃明放回来的鸽子，据郃亦天讲，那只鸽子应当带回一张字条，郃明临死之前的字条。

那张字条她没收到，她回来时，那只鸽子便好好的放在鸽笼之中。

谁拿到了那张字条？

如果是郃亦天拿去了，他一定会对她动手，他一定会有所行动，也决不会让她在他的茶中放毒。

不是他，又是谁？

在郃府中，竟然有一个人在暗中监视她，也监视郃亦天？

这人会不会是皇上的人，会不会是九华仙女的人？

许媚儿知道，她的百鸟群已经好久没动了。

她们一动，则必有人知道。

但她不能总不动。

她该做什么？

她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她沉静地想了半天，她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郢亦天！

翠鸟来到了湖上。

湖上的沙滩小屋里，住着一个新男人。

也有女人侍候他。

侍候他的是山雀与百灵。

她们得到了凤凰的一句嘱咐：尽心侍候这个男人。

她们也一定会尽心，因为这个男人是个真正的男人，而且他是孔雀的男人。

他是落魄书生祁震。

白天，她们为他弄菜，陪他饮酒。

他能吃能喝。

晚上，百灵来陪他睡，山雀也来，两个女人，一左一右陪他。

但他躺着，象个死人，动也不动她们。

既无情趣，夜色便长。

百灵会讲，此时也木讷：“祁公子，你是孔雀姐的人，我们自然也不敢奢想，但你如想要，我和山雀可以陪你，好不好？”

祁震一笑：“好，好。你们这不是陪我么？你们陪我吃饭，陪我喝酒，又陪我睡。我心里很痛快……”

山雀一叹，这不象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儿在叹。

“孔雀姐好福气。”

她这话让百灵也心中一酸。

孔雀好福气，如果落魄书生祁震杀死了郜亦天，他就可以和孔雀双飞双栖，一生快活了。那时，孔雀就再也不用杀男人了。

百灵道：“祁公子，我们总想杀这世上的负心男人，但这负心男人太多，杀也杀不完。我们就这样杀他一辈子么？”

祁震道：“百鸟之鸣，其声也哀，我想，世上的男人总还有好的吧？”

山雀道：“好人不多。”

落魄书生祁震道：“如果你们不杀人，只是救人，也去江湖上寻找那些磊落男儿，与他们联袂而行，岂不是更好？”

百灵道：“不错，我也认为你说得不错，但可惜你不是凤凰。”

落魄书生道：“我办完了这一件事之后，一定去和她说。”

落魄书生心中寂寞，他一边同百灵、山雀讲话，一边在想：孔雀，孔雀，你在哪里？

那一个一心想杀他的女孩子让他倾心。

他很想念孔雀。

山雀道：“你一定要杀了郜亦天么？”

落魄书生道：“不。我要打败他。”

山雀道：“你为什么不杀他？”

落魄书生一笑：“他不该死。”

百灵幽幽说道：“不该死的人在江湖上也得死，这样的人死得多了。”

落魄书生道：“他不该死，就绝不会死在我的手里。”

百灵、山雀无语。

她们紧紧地依偎着落魄书生，她们渴望这个男人。

她们眼中流露出这渴望来。

但落魄书生只是一笑，他看着山雀道：“你还小，别人小鬼大……”

山雀一撇嘴，赌气不理他。

落魄书生抚摸着她的头，让她不得不又依偎在他腋下。

百灵颤声道：“你可以要我。”

落魄书生一笑：“你明天为我做好菜，陪我多喝酒。”

百灵一叹。这男人心真狠。

孔雀就爱这个狠心男人么？

小船搁在沙滩上。

翠鸟下了船。她笑吟吟地向落魄书生问好，又看看山雀，百灵。

山雀红了脸，摇头。百灵也摇摇头。

翠鸟笑了：“祁公子，你过得可好？”

祁震也笑：“好，好，我才明白为什么白脸狐狸苍天仇胖成了那个样子。”

三个女人都噗哧而笑。

翠鸟道：“祁公子，凤凰让我带你出湖去，如果你杀死了郜亦天，就让孔雀姐姐跟你去。”

落魄书生祁震一笑，点头。

他回头看着山雀、百灵。

他同这两个女人在一起了很长时光。

山雀低头捻衣襟，心里在念叨：人家能怎么样，人家是孔雀的男人，可惜这么一个男人，可惜了就这么一个好男人。

百灵望着落魄书生，眼里竟然有泪：“祁公子，小心……”

落魄书生祁震向百灵一笑，又对山雀说道：“山雀，山雀，我事后来看你。”

“真的？”山雀跳了起来。

祁震点头。

这男人是真男人，点头就算数。

翠鸟荡着小船走了。

林中空地。

祁震面对着凤凰，仍然是那个戴着面纱的凤凰。

落魄书生默默站立。

“你只要杀了他就行。”

落魄书生道：“我打败他也可以，是不是？”

凤凰很坚决：“不行。只能杀了他！”

落魄书生这一问很有深意：“你为什么非要杀他？”

凤凰一叹，这一叹也真无奈：“你何必问？如果再有一点办法，我怎么会这样做？你可以不等他出手，全力一击，就可以成功……”

落魄书生一叹，她说得太容易了，他会全力一击，但那时死的是他落魄书生，而不是郢亦天。

他仰头沉思，点了点头：“好，我干。”

凤凰又告诉他，事成之后如何见孔雀，如何隐居江南。但他一句也没听见，他如与郢亦天动手，他只会一死，他还会有以后么？

他决心一死。

他喜欢孔雀，如果他一死可以救得孔雀的话，他为什么不做？

落魄书生道：“如果我败给郢亦天，死在郢亦天之手，你是不是会放了孔雀？”

凤凰一叹，说道：“我会放过她，再不找她的麻烦。”

落魄书生沉声道：“好！”

既能如此，又复何求？

落魄书生又重出现在汴梁了。

他总是在郢府周围走动。

江湖人士又注意到了，这回落魄书生的衣衫更破，但一双眼睛更亮了。

他永远是左手倒拎着那一柄剑。

那柄剑是天地之剑。

落魄书生又上了酒楼，照样喝他的那两壶酒。喝过了两壶酒，依旧是慢慢踱步，回到他那间破屋子里去。

他那间屋子没锁，居然什么也不少。

他躺下，默默地想心事。

他想孔雀。

他一闭上双眼，便想起嬉笑怒骂的孔雀来了，他脑海里最深的，是在小溪水中赤裸而浴的孔雀，她那一头暴发象黑色的鱼儿，箭一样在水中飞。

孔雀，你在哪里？

进来了两个人，这是两个功夫极高的人，这两个人的轻功与他不相上下。

他仍闭着眼。

他不愿睁眼。但他心内惊讶：是郢亦天么？那另外一个人是谁？

不是郢亦天，而是一个胖子，一个瘦子。

瘦子冷冷道：“瘦丁儿。”

胖子嘻嘻笑：“胖枣儿。”

落魄书生一听说这两个人，就不能再躺着了，这两个人是江湖上少见的高人，近二十年来隐退江湖，才很少有人知名，但这两个人的功夫实在不弱于郢亦天与他落魄书生。

他一揖让坐。

胖子瘦子落座，就同他闲扯起来。

胖子瘦子告诉他，江湖人不知郜亦天近年来行事，据他们探知，郜亦天已同九华仙女勾结一处，他在江湖上又挂棋又封琴，为的是要江湖无事，天下太平，这也是皇帝的心意。他与那个九华仙女不错，据说二人过往甚密。最近还派他的管家郜明去查找凤凰，郜明被杀，郜亦天也不放弃那寻找。如果找到凤凰，他一定会杀了她。郜亦天为皇上办事，这事许多人不知，都以为他是淡泊之人，不愿在江湖上争雄。上次落魄书生砸匾额、挑楹联，他之所以隐忍不发，是因为皇上并不许他轻举妄动，不然他怎么会忍下这口气？

落魄书生听了这二人的话，信以为真。

看来他们所说的有理，不然郜亦天为什么不出手同他一搏？那一次郜亦天显了一手，那一手足以让他吃惊，连凤凰也看出郜亦天可以三次制他于死地，他没杀落魄书生，说明他不想杀人。落魄书生又明白了，凤凰所以要杀郜亦天，是因为她明白了郜亦天是皇上的爪牙，她不敢对落魄书生明言，实在羞于出口，但她与郜亦天义断恩绝，只好杀死他。

不然，凤凰是他的妻子，为什么要杀死他？她要落魄书生杀死她的丈夫，为什么？

如果他不是皇上的爪牙，她绝不会如此绝情。

落魄书生道：“二位前辈找我说这事，不知有何见教？”

瘦子一笑道：“这个郜亦天如此做，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我想，如果祁公子想动手，我们两人可以助公子一臂之力，咱们三个人，怎么也可以杀了他。祁公子如果不愿动手，那我们兄弟就自去杀他。象他这样的败类，无论如何也不该让他再活在这世上。”

胖子道：“祁公子挑战郜亦天，这是天下人人皆知的事实，我们不敢掠美。不然，我们兄弟出手，他也决活不下去。”

落魄书生心中一慰。

如果你想杀死一个人，你一定很喜欢知道那个人是个坏蛋，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祁震很快活，他冷冷说道：“我去杀他！”

瘦子一笑：“以祁公子的手段，同郃亦天斗无问题。但郃亦天出手极狠，祁公子还是该占上先机，一招毕命。到时我们兄弟一定来助公子。”

言罢，二人拱手揖别，转身而去。

落魄书生坐在床上。

他曾对百灵和山雀说过，郃亦天罪不该死。

但现在他想，郃亦天如果为皇上出力，那些残杀江湖武林同道之事如果有郃亦天的话，他该死，他罪不可赦。

落魄书生抽出剑来。

这是一柄天地之剑，是黄帝战蚩尤时用的宝剑。

落魄书生决定，今夜就去，今夜就去杀了郃亦天。

第四十二章 风高月黑杀人夜

落魄书生打开门，向郃亦天府中走去。

他要找郃亦天，与郃亦天有一场夜搏。

落魄书生走得很稳，但他的心咚咚咚也跳得急。

他能杀死郃亦天么？

他没这个把握。

但有了郃亦天为皇宫爪牙的罪证，有了一胖一瘦两个老人，他这一行添了几分把握。

他到了郃府门外。

没有人，郃府夜间更没人守门，白天就没人守门，夜间怎么会有人？

落魄书生肩一动，人象大鸟，一纵而飞，直落入郃府院中。

他直奔客厅而去。

客厅没人。

他就又奔许媚儿的房间去了。他明白，只有在客厅、许媚儿的房间内，或是那一间静室里才可以找得到郃亦天。

许媚儿同郃亦天在她房里。

她同郃亦天喝酒。

许媚儿已经明白，这一两天之内，落魄书生就会来找郃亦天的，只不过他是不是斗，得看郃亦天，她没有把握。

只好到时再见机行事了。

她决心给郃亦天多下些毒药，要在落魄书生见到他之前，让他中毒。

现在，许媚儿笑吟吟地同他扯闲，她那样子在灯下十分娇媚，她的眼波流转，让郃亦天也心中快慰。

两个人就喝下了不少酒。

嘭——，门被撞开了。

走进来了那个倒拎古剑的落魄书生祁震。

落魄书生祁震冷冷地看着郃亦天。

过去他看郃亦天时，眼神中还有无限敬畏，那敬畏使他气怯，使他剑滞。如今他已没了那怯意，只有一片漫漫的杀机了。

郃亦天放下酒杯，冷冷说了一句：“好！”

他称赞什么？是落魄书生来得好？还是指他那气势好？

祁震道：“郃亦天，出剑！”

许媚儿心里很慌乱，她一向以为她在每临大事时不会慌乱，她会镇定从容，会一丝不乱。却没想到落魄书生一冲入她屋子，就心中十分慌乱，心咚咚直跳。

她该怎么办？

她想她应该帮助落魄书生，因为落魄书生不可能战胜郃亦天。他虽然盛气而来，但一逾墙，二破门，就气已衰了，他气已衰，而郃亦天正盛气以待。他怎么会获胜？

她一定要让祁震取胜，不然她的计谋就会败露。

许媚儿忽然长身而起，笑道：“落魄书生，你这个人就失礼了，如果你上门寻战，为什么不去院中？这里是我的屋子，你怎么能在这里动手？”

落魄书生只是冷冷看了她一眼，就说道：“好，好，你说得好。”

他一转身，走出去，走出二十步，又揖转身，站在院里，等郃亦天。

郃亦天明白，他的命很可能会毕于今日。

他必须同落魄书生一战。

他想，他该出去了，等这一战也等得太久了。

他心中突然一阵悲怆，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他死了之后，人们还要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议论他，议论他名不符实，被落魄书生一剑击杀，在诧异他这些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十年韬晦，原来他只是这么个一击而溃的草包……

再也不会有人为他申辩，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与许媚儿夫妻的那些隔阂可以消除了，许媚儿是他的妻子，但他的妻子想药死他。落魄书生该是他的朋友，可他的朋友想杀死他。

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该死了？

许媚儿看出了他的犹豫，他的踌躇。

她已暗暗将毒药都下在酒里。

这是该他在一个半月不知不觉喝下去的药量，他只喝了五六次茶，再以后她没敢下

毒，怕他知觉。

她这一次不怕了，成败在此一举。

她一定要杀死郃亦天！

郃亦天看着许媚儿。

他该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但他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和她仍在她的房里，在她的那张床下，就有人在窥听。

许媚儿端起了酒：“亦天，祝你成功！”

郃亦天看着许媚儿，他不知道这一杯酒的祝辞是真是假，是实是虚。

如果许媚儿这杯酒是真心祝愿，那她就是期望郃亦天能战胜落魄书生祁震，使他这天下第一高手的英名不堕。她的心里还是默默为郃亦天祝福的。也许她还有一个朦胧的期望：有一天郃亦天会同她更和谐，她同他能成为一对美满夫妻。

那时，这杯酒就会是祝福酒。

如果许媚儿这杯酒是一杯毒酒，那她就是要借落魄书生祁震的手杀死郃亦天。她不是已经在他的茶中下了毒么？那么她还会在他的酒中下毒，让他这一战必败，一败必死。她可能不知道郃亦天已经中了毒，她决不会知道郃亦天这一战必败，她也不会知道他一败，就只有死路一条。她这如果是一杯毒酒，只是雪上加霜，又有什么了不起？

那时，这杯酒就是送行酒，送他去西天。

许媚儿是良善，还是狠毒？

郃亦天看着许媚儿。

他接过了这一杯酒。

他向许媚儿笑一笑，道：“媚儿，我谢谢你。”

许媚儿心头一热，也一酸，低下了头。

郃亦天仰头要饮这酒。

“别喝！”有人一声断喝。

来人是医鬼浩明。

浩明看着许媚儿，又看着郜亦天。

浩明说道：“亦天，这杯酒你喝不得。”

郜亦天一笑道：“浩明，浩明，你知我心，这一杯酒是媚儿给我的，我为什么不喝？好酒也罢，毒酒也好，总要一喝的！”

他仰头饮尽酒，放下酒杯，扬长而去。

浩明抓起了酒杯，嗅上嗅。

他手中的杯落在地上，叭地摔碎了。

浩明一吼道：“你……你怎么这么狠心？”

他说不下去了。

许媚儿看着浩明：“他已经知道了我是谁了。我只好这样做。”

浩明一叹道：“糊涂，糊涂，他早就知道了，只是你还不明白，你还不知道他的苦衷就是了。”

浩明转身冲了出去。

他不能让落魄书生祁震与郜亦天动手。

院内，火把照得如同白昼。

转眼之间，就来了许多江湖人士。

他们明白，今天的事儿；一定有一个血战之后的胜负。

郜亦天会胜？还是落魄书生祁震会胜？

他们拭目以待。

这些人之中，有那些为落魄书生星外楼庆贺之人，有那个猥琐老头儿，有那个剽悍汉子，有那些想撰文记载星外楼聚餐的人，有一胖一瘦两个老人。

郜亦天一出门就见到了他们。

他们早就想杀死郜亦天了，只是碍着九华仙女的面子。今天怎么啦？是九华仙女不在，还是她也改变了主意？

落魄书生稳稳地站着，他左手仍倒拎着那一柄天地之剑。

郜亦天四外看看。

他在寻找什么？他是不是在寻找朋友？他没有朋友，他象一座孤立的高峰，四周没有山峰可以依傍，他太寂寞了，他只有一个人。

郜亦天道：“给我一柄剑？”

四周的人没人回答。他们手中有剑，但他们不愿把剑给郜亦天，因为他太有名了，给他递剑是要讨好他。他们不想讨好他。

但有人递上了一柄剑，这柄剑是一把普通的青铜剑。

递剑的是郜府中的家人。

郜亦天向他笑一笑：“谢谢你。”

那家人几乎流泪，马上躲在了人群里。

郜亦天用这柄剑立了一个门户。

他想用这柄剑斗落魄书生祁震。

落魄书生一笑道：“郜大侠，你这柄剑不好用，还是换一柄剑吧。”

郜亦天笑一笑：“心中有剑，用什么也是一样。”

落魄书生不动，他只是笑一笑。

郜亦天身后有一个娇脆声音道：“亦天，为什么不用这柄剑？”

郜亦天回手一接，便接过了剑。

郜亦天眼神一亮，这是干将，还是莫邪？

不论是干将，还是莫邪，都可以同那天地之剑一斗。

郜亦天道一声好，就又拎那柄青铜剑，笑道：“郜墩，还你的剑。”

那个叫郜墩的家人默默接过剑，退至一边。

郜亦天道：“好，落魄书生，你出剑吧。”

落魄书生向前走了一步，两步，三步，他站住了，他左手反握剑身，将剑横与眉齐。

他一掣剑在手，就必然会一招接一招，无休无止！

他记住了一胖一瘦两个老人的话，占住先机，不让郜亦天喘息！

他记得，连郜亦天的妻子，那个叫凤凰的女人许媚儿也这样告诫过他。

他准备出剑了。

这时，有人一呼：“慢着！”

是谁在这千钧一发时来搅事？

从郜亦天身后走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虽然不及郜亦天和落魄书生有名气，但他在江湖上也是一个名人，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是名医，江湖名医医鬼浩明。

浩明冷冷一笑道：“落魄书生，我看你盛气凌人，砸人匾额，挖人楹联。郜大侠不与你一般见识，你自该从此知退。为什么又要来与郜大侠一争高下？来，来，待我来与你一比剑法！”

浩明冲上来，拦在郜亦天面前。

众人哗然。

这一下确实是变生意外。

众江湖豪客都不以为然，以为这医鬼浩明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天下两大高手要动手时来，还要替郜亦天同落魄书生比剑。要讲医术，在场之人无人可以同这个浩明比，但要论比剑，在场的人中至少有那么七位八位可以比得过他。他那剑法比一般江湖高手强，但在郜亦天和这个落魄书生祁震两柄神剑面前，他想逞什

么能为？

就有人出语讥讽浩明，讥讽他不知好歹，强自出头。

浩明不动，他站在郢亦天面前，坚持不动。

许媚儿不知浩明心意，见他又匆匆来与落魄书生比剑，便心中纳闷：这个浩明今日有些反常，他为什么总要替郢亦天出头？他不明白就凭他那一点儿本事决替不了郢亦天么？他这是想做什么？

只有郢亦天心中明白，他对浩明一笑：“浩公子，你闪开，让我来同祁公子一斗，好不好？”

他这话既委婉，又动情。

谁说他郢亦天没有朋友？浩明就决心与落魄书生一斗，宁可自己死掉也不愿让郢亦天当场倒下。这是不是生死朋友？

浩明坚执不动。

落魄书生突然一笑，说道：“浩明，天下男人，我只佩服三个人。这三个人中，第一个就是你。你这人性情极佳，为人热诚，是天下第一个好男儿。我原来佩服的第二个人是郢亦天。如今么？因为他做了皇上的鹰犬，我就不佩服他了，而且这次一定要杀了他。第三个人，我佩服的是我自己。你既然是我第一佩服之人，你要同我比剑，我怎么会不比？我要同你一斗，以示诚意。”

浩明大笑道：“好，好。你说郢亦天是朝廷的鹰犬，我还说你是朝廷的鹰犬呢。人説之言，未必可信，你眼见了么？”

落魄书生摇摇头：“没有，不过我相信那两位前辈的人品。”

浩明道：“你相信他的人品，我也相信郢亦天的人品。咱们还是别讲闲话，只来比剑，好不好？”

落魄书生道：“好！”

落魄书生走去，站在下面。

他敬浩明是个汉子，所以站在下面。

众江湖豪客本来语多讥讽，但见落魄书生对浩明十分尊重，站下面，执弟子礼，就人人不再吱声了。

浩明明白，他今天九死一生。

但为了郢亦天，他宁可一死。

郢亦天救过他的命，不然他早已死了，就是郢亦天没救过他，他知道了此中情由，他也要代郢亦天一战。

他是医鬼浩明，他是天地之间坦坦荡荡的一个鬼。

落魄书生出剑了。

没人可以看清他的剑是怎样出的。

他疾忙出剑，一连刺了一十六剑，剑剑指在浩明身上大穴，他那剑飘忽出没，神奇无比，最后他身子疾退，剑又入鞘，一柄剑又被他用左手倒拎。

他一连一十六剑，剑剑可伤浩明，但他没伤浩明，只是一指即退。

他想要浩明知败而退。

众豪杰也赞叹不止。

他们明白，浩明这剑和落魄书生一比，的确是太慢了，他慢到了自己给别人杀死时，剑还递不出去的程度。就这剑术，他又何必要强自出头？

有人就讥笑浩明。

浩明见落魄书生一出剑，便知道自己与人家相差极远。

他该退下去，他该马上退下去，不然他会有生命之忧。

但他不能退，他也不想退，他决心一死。

浩明对落魄书生道：“你这柄剑出神入化，我没见到过这样一柄剑。但恕我直言，

论剑，论人，我还是第一佩服郜亦天，然后才是你。”

落魄书生此时心中正兴奋，也无暇想他这话，就随口而应道：“是么？”

他这语气很傲。

浩明又道：“所以，你只可以一剑杀死我，不然你决不能同郜亦天一博！”

众豪杰起哄，有人在怒骂浩明，骂他不知羞耻，胡乱纠缠。

许媚儿此时心里也乱，她不明白浩明为什么要死死护住郜亦天，为什么不让郜亦天同落魄书生出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怕郜亦天会死在落魄书生剑下么？

郜亦天喊浩明，他听不见。

郜亦天亦无办法。他现在心中正自难受，他双耳轰鸣，他全身疲软，他几乎连剑也握不住了。他明白他临出门时喝的是许媚儿的一杯毒酒了。媚儿，媚儿，媚儿，难道你就这么恨我么？难道你就非要把我毒死不可么？他想用力一啸，但内力既失，他啸不出，他想振剑一击，但他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他怎么出剑？

他的脸上流出了汗。

众豪客之中有人见到了他脸上的汗珠，不知他是病了，不知他是毒发，还以为他刚才见了落魄书生那一手剑法暗暗心惊，自知不敌祁震才冒汗。众豪客一见他这样子，更是哄喊得厉害，如果郜亦天害怕了，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头一下子就完了，他们为什么不快活，为什么不高兴？

唯有郜亦天才明白，他这时毒要发作了。

浩明这时知情不可挽，他突然出剑，一声长啸，剑击向落魄书生。

落魄书生没想到浩明还会再上来缠斗。他剑未出手，就躲闪了几下，然后唰地出剑，一剑挥去。

一道剑光闪过。

浩明一阵疼痛，跌倒在地。

他的右臂没了，握剑的右臂飞了出去，直落向众豪客之中。

有人出手一击，叭地连臂带剑落在地上。

浩明昏了过去。

宁馨儿扑了上来，她撼动浩明：“公子，公子！”

有人为浩明上药止伤，浩明是名医，在江湖上很有人缘。

落魄书生看也不看浩明，只是盯着郤亦天，冷冷说道：“郤大侠，还是你我来比剑吧。”

郤亦天抬起了头。

他眼前发黑，双手颤抖，他几乎看不清眼前的落魄书生。他在心中告诫自己：郤亦天，你不能倒下，郤亦天，你不能倒下！只要你再坚持一下，就没你的事儿了。

他拎剑慢慢走了三步。

这三步走得极艰难。

落魄书生又把剑举得与眉齐平。

他这次要用尽全力，一搏而杀郤亦天。

既然郤亦天已成为皇上的鹰犬，为什么不杀他？

郤亦天强撑着站住：“落魄书生，我有一句话对你说。”

刚刚醒的浩明盼他说话。

站在他身边的许媚儿怕他说话。

众豪杰也惊异：比剑吧比剑，还有什么话可说？

是啊，江湖之上，一向胜是败非，又有什么话可说？

落魄书生却举剑一揖：“郤大侠，请讲！”

郤亦天道：“我如死在你手，我的一切事都拜托你来办了。”

落魄书生低头沉吟之后，又抬头道：“好，我答应你。”

郜亦天长笑道：“好，好！来吧！”

落魄书生一个纵身。

这是“云海三叠浪”，也是“蛟龙三翻”，象，又不象。

只是漫漫剑气直逼向郜亦天。

郜亦天立原地，双手一分，捏一个剑诀，单剑平平刺去。

众豪客都喝一声好！

这剑刺得平实，却直截，直奔落魄书生剑气正中，劈向落魄书生，这一剑才显出郜亦天天下第一高手的本事来。

落魄书生马上落地，剑挽剑花，又慢慢向郜亦天刺来。

这一剑极慢，却催动不尽剑气。

郜亦天回手反剑，这一剑更潇洒，轻快。

这时，郜亦天反剑突然滞住了。

他慢慢坐了下去。他向落魄书生一张口，哇地喷也一口血箭。

郜亦天倒在地上。

落魄书生的剑指向了郜亦天的胸口。

郜亦天闭上了眼睛。

他的一生就此完结了。他不是败在落魄书生的剑下，不是败在与人比武的场子里，他是败在女人的手里，败在了九华仙女的手里，败在了他的妻子许媚儿的手里。

落魄书生的身上溅上了郜亦天喷出的毒血。

他不以为意，用剑指着郜亦天。

“杀？”

有许多人在喊。

是郜亦天的仇人么？不是，他们只是想看热闹。他们是江湖豪客，江湖太平淡了，

多少年也不死一个绝顶高手，他们不甘心。他们情不自禁地喊出了这一个“杀”字。

落魄书生的心里也一闪：“杀？”

他为什么不杀郜亦天？他只有杀了郜亦天，才可以找回他的孔雀，才可以同孔雀远走高飞。

如今，他只要手轻轻一送，郜亦天就成了一具尸体。

他抬头看看许媚儿，许媚儿正又惊又怔地看着郜亦天。

她吃惊了，她呆住了。她虽然答应了落魄书生，她却没想到落魄书生真正打败郜亦天吧？

浩明突然喊：“祁震，不能杀人！”

他为什么不让杀人，他为什么死死护住郜亦天？

落魄书生身后响起了传音，这一定是那个胖老人或是那个瘦老人的话：“斩草除根，不然，他又会给你来一个峨嵋金顶……”

落魄书生想起了他从峨嵋金顶上背下来不死神仙云鹏那次，他明白，再有一次峨嵋金顶，郜亦天也许会杀死他。

他决心不听浩明的呼叫，他是落魄书生，他要孔雀，他要郜亦天死，何况他本来就是该死！

落魄书生手向前送剑。

突然，他胸前一凉。

他胸前衣服没了一大片。

衣服怎么了？

落魄书生的剑仍在向前刺，已刺入郜亦天的前胸。

有什么不对之处？有哪一点，一定有不对之处……

他突然心中一亮：对，郜亦天喷出的这一口血，正落在他的衣襟上。正是这一口血

污之处，衣服没了，被剑气震成了碎片，飞了。

这一口血有什么古怪？

这血里有毒？

郜亦天中了毒，他狂喷了一口毒血，才倒地的。

他手早已哆嗦，他连剑也握不住。

浩明一心为他，要抢先出手。

浩明是名医，他看出郜亦天中毒了！

郜亦天动也不动。

他是天下第一高手，就知道这一柄剑正刺入胸膛三分。

只要再送入三分，他就可以死去。

他听见了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欢呼声他早就听到过，那是十年前在峨嵋金顶上。

他人已死，欢呼声渐渐远去。

落魄书生猛省，他这时一回头，他看见了那个胖子和瘦子正相顾而嘻。

他们那是一副奸计得逞的快活。

落魄书生手随心转，唰——

剑抽了回来。

落魄书生一转身，走了。

郜亦天没死，他只是躺在地上。

郜府中人默默上前，把他抬了回去。

郜亦天还活着，当许媚儿要把他抬去她房间时，郜亦天动了动，他用目光示意家人：

“不，去我自己房中……”

他被抬入自己睡觉的那一间房屋里。

第四十三章 这山没有那山高

在郜亦天那间居室之下，仍然是那一间方方正正的地下室。

仍然是那一胖一瘦两个老人在下棋。

这一次下棋就有了声音，两个人的兴致极高，一边下，一边欢笑着。

他们很快活。

快活的原因极简单，如今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再也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了。这样他们就不用再苦苦守在这个倒霉的地下室里，看郜亦天那倒霉样子了。

他们可以去酒楼喝酒，他们可以去教坊玩乐，听听曲儿，喝喝酒，再去哪儿好玩之处玩一玩，不比闷在这儿好得多？

胖子笑：“瘦子，你看这一步棋怎么样？”

瘦子也笑一笑：“活，活，这一步棋走活了，走活了，走活了全局，是不是？”

两个人得意地哈哈大笑。

一笑之间，两个人倏地出手，黑白棋子都钉在那石墙之上。

黑子钉成了一个中字：酒。

白子钉成了一个中字：色。

有人来找他们：“仙女请两位去。”

瘦子向胖子挤挤眼：“没事儿，她也不知道咱们做了些什么，她又能把咱们怎么样？”

瘦子和胖子就跟着来人沿甬道向前走，一直走到了那间屋里。

九华仙女正稳稳地坐在那儿。

她满面怒气。

九华仙女当然生气。

她刚出去两日，这里就乱了套。落魄书生差一点儿杀死了郢亦天，浩明被落魄书生削去了一条胳膊。郢亦天病卧在家。武林中鼎鼎沸沸，已经有人在拟议要在嵩山召开一次天下武林大会了。

九华仙女很气愤，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胖子说他不知道。

瘦子说他也不明白。

胖子道：“那个郢亦天虽然沉得住气，但他没了功夫，就没一点儿办法，所以他差一点儿死在那个落魄书生手里。”

瘦子道：“你要看了，也会说不精彩。打得没什么劲头，没味儿。”

九华仙女道：“你们两个人一定搞了鬼，你们去没去找落魄书生？”

瘦子慌了：“没去，没去。”

九华仙女冷笑：“你们可别后悔……”

胖子一叹道：“别……别……别又弄你那些毒。我们去了，我们只不过是问一问那小子去不去同郢亦天动手。谁知道他这个人沉不住气，当天夜里就去找郢亦天了……”

九华仙女道：“你们没告诉他郢亦天的事儿？”

胖子忙矢口否认：“没有，没有。”

九华仙女冷笑道：“什么没有？没有那个落魄书生会说郢亦天是皇上的鹰爪？你们这事做得太差了，让江湖人士明白皇上也注意江湖风波，这对皇上的大事可没一丁点儿好处。”

胖子和瘦子不敢再回音。

九华仙女冷冷道：“你们不耐烦，看不上郢亦天，你们根本没有郢亦天聪明，只有几分蠢力气，又有什么用？”

胖子和瘦子嗒然若丧。

他们不服气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才是皇上信任的人，你又有什么办法？

落魄书生坐在床上。

他想，他今天一定做错了什么事。

他是不是不该伤害浩明，医鬼浩明可是天下有名的侠士，一个重情义的男人。

他不该动手，也许他不该那么焦躁。焦躁使他伤了浩明，几乎杀死了郢亦天。

而郢亦天是先中了毒。

他被谁下了毒？

凤凰，只可能是凤凰。

她怕他胜不了郢亦天，所以才给他下毒。

他的毒下得很准，在他与郢亦天交手之前，如果不是浩明与他战过一场的话，他至杀死郢亦天时，别人也不会明白郢亦天是死于毒，而不是死于他的剑下。

那样，他可以轻巧取胜。

他被凤凰耍了。

门开了。

走进来一个人。

落魄书生想得太入神了，他没留心进来的这个人是谁。

那人一叹道：“有人说，你很想我，想我想得恨不能去死。看来那人说错了，我走，你还想你的心事吧。”

那人转身就走。

那人是孔雀！是他日夜梦中想着的孔雀？

“孔雀！”

他身子一纵，飞过去抱住她。

这就是那个一心想杀死负心男人的女人么？

就是那个在溪水里洗浴，让乌发如舞似地飘飞的孔雀么？

这就是那个一心一意想杀死他，后来却不想杀他了的那个孔雀么？

这就是想他渔樵之日，做他那个贤慧妻子的孔雀么？

他把孔雀搂得透不过气来。

孔雀悄声叫嚷：“杀人了，杀人了！”

她眼中满是笑意：“你再用一丁点儿劲，就搂死了我。”

孔雀抱住他：“搂死我吧，搂死我吧。我好快活……”

她又依偎在落魄书生怀里。

男人女人在一起，日子如梦。

孔雀躺在他的腿上，她的脸上闪着光。

孔雀在吟诗：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吟罢之后，又念叨：“祁郎，祁郎，你是不是薄幸公子，你会不会不要我了？”

祁震摇头，摇得很快。

孔雀声音哽咽：“傻书生，痴书生，如果我再被人骗一回，死也不知怎么死了。”

祁震抚摸着她的头，不作声。

孔雀听得翠鸟和百灵说过，说过这个男人在湖上那些日子的模样。他痴心恋着孔雀，每日只是吃睡，没一点儿其他乐趣。百灵还调笑孔雀：你那个男人是段木头，他什么也不会。

孔雀抿嘴一笑，她与落魄书生有一次欢欲，但那是在凤园，那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

她悄悄说：“你在湖上，为什么不寻一点快乐？”

落魄书生一笑，心想：“我不寻欢乐，你还要杀我，我一寻欢乐，你更该说这世上没有好男人了。”

孔雀猜到了他的心思，噗哧一笑：“我要的是你的心。”

落魄书生道：“心也给你，人也给你。”

两个人沉入爱欲之中。

“凤凰放你回来的？”

“她哭了，说我有福气。”

“你知道凤凰是谁么？”

“知道，差不多都知道了。”

“她差一点毒死郤亦天。”

“是么？她……为什么……”

“百鸟群的女人一向不是愿意杀她们的男人么？”

孔雀笑了：“胡扯，胡扯！”

门开了，有人进来了。

这是一个女人，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

“你是谁？”

女人一笑：“不知就不问。何必问这么多话？”

女人望着孔雀，笑了笑：“果然好姿色，怪不得公子那么痴情呢。”

落魄书生问道：“不知有什么事要说？”

女人一摘面纱，说道：“你看，你只管看她一个女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点亏了，世上又不只有她一个美人……”

落魄书生一惊，这女人极漂亮。

她很端庄，一举一动似乎比孔雀娇媚，比凤凰更有气派。

落魄书生道：“你是谁？”

“九华仙女。”

落魄书生明白这个九华仙女是什么人，她早先是皇宫中皇帝的一个宠女，后来不知怎么出了宫，传说她功夫极高，又擅用毒。她出来之后，为皇帝奔走，网罗了不少武林人士，与江湖上各大门派作对。

她要做什么？

九华仙女笑道：“我们原来相中了那个郤亦天，以为用他可以号召武林，后来才明白他不是最好的人选……”

落魄书生假作痴迷：“谁是最好的人选？”

九华仙女启齿道：“你，落魄书生。”

落魄书生道：“我？你别开玩笑，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联络江湖各大门派，只要有人反对朝廷，就暗中以门派之争为由，把它除掉。你做为江湖上第一高手，做这个易如反掌。”

落魄书生道：“郤亦天就为你们做这个么？”

九华仙女笑道：“他？他是个傻瓜，他不肯干。虽然他被我用七色七虫花投了毒，但他仍是明里依顺，暗中不服。好在被你把他给刺伤了。如今他已一蹶不振，再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落魄书生一叹道：“我明白了。”

孔雀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九华仙女在等，等他答复。

落魄书生如何答复她？

他望着孔雀，孔雀也望着她。

知心之人，不用言语。

他望着孔雀，心里说：孔雀，孔雀，本来想和你一起走，和你一起去找一处象绿丛峰那样的地方，从此不理这江湖中事，我打猎，你做饭，养几个孩子，谁想到，又做不成了。

孔雀望着他，心里说：做不做有什么关系？我不杀你，你不杀我。不是有人要杀你，又有人要杀我么？你那剑不是天地之剑么？我还有一柄女儿刀.....

落魄书生突然笑了。

他笑得很快乐，他对九华仙女道：“好，好！多谢你关照我了。但你这人也错了，你没小看郢亦天，为什么要小看我？”

九华仙女一愣，她怎么小看落魄书生了？正因为她没小看他，才特地来找他，要他助九华仙女一臂之力，她们可以让他稳稳地当好这天下第一高手，谁要是想扳动他，不用他动手，九华仙女会派人杀了那人的。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落魄书生森然道：“你们以为郢亦天不愿做的事，我落魄书生就会做么？他不愿做朝廷的奴才，我就愿做？”

九华仙女在冷笑。

她当然想到了他不会听她的。

如果落魄书生不听她的，她怎么办？

她只好杀死他！

她嘿嘿冷笑。

冷笑声中，从屋外鬼幽灵似的飘进来两个人。

这两人是一个胖子一个瘦子两个老人。

这两个老人在江湖上很有名，他们叫瘦丁儿，胖枣儿。

九华仙女道：“我真怕我自己请不动你，就带了他们两个人来。”

落魄书生一见他们两个人，这才明白他是上当了。他们要他去斗郢亦天，他就去了。他们盼他杀了郢亦天，他就差一点把郢亦天杀了。

他真是一个笨蛋！

落魄书生对孔雀一笑：“孔雀，孔雀，也许这一回用不着你杀我了，这群王八蛋还不把我给宰了？”

孔雀抿嘴一笑：“胡扯！连杀男人最有拿手的孔雀都杀不死你，他们这群王八蛋就能杀死你么？”

落魄书生长笑道：“对，对，他们哪里会杀死我？”

孔雀和落魄书生起身，他们一齐走出小屋。

屋外，是落魄书生的静寂小院。

这里是他们的生死之地。

第四十四章 悔恨向谁说

夜深人静。

郢亦天躺在床上。

他不动，亦无悲。

双眼迟滞，脸色苍白。他是不是已经快要死了？他是不是已经不能再雄踞武林，做他那天下第一高手的英雄梦了？

他身边站着一些郢府的家人。

家人后面，还有一些江湖豪客。

他们关心郜亦天，因为从这时起，郜亦天就再也不是什么天下第一高手了，是江湖上的弱者，他们一向好助强扶弱，所以他们关心郜亦天。

郜亦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动，就这样躺着。

他如果能坐起来，第一件事会不会让人把这些江湖豪客们赶走？

郜府家人显然对这些人也没什么好感，他们只顾围着照顾郜亦天，理也不理这些江湖人士。

他们当然也自觉没趣，停了一会儿，一个个便告辞走了。

只剩下郜府家人围着他们的主人，静静地看守着他。

请过了三个郎中，都连药也不肯下，摇着头走了。

他们在等，等郜亦天死？或是等他能清醒过来？

夜深时，浩明来了。

浩明的伤势也很重，他脸色如白纸，被宁馨儿扶着，来看郜亦天。

他流着泪，依在床边：“郜大侠，郜大侠，我真没用，我真没用……”

他流下了热泪，这是男人的泪。

他为没救下郜亦天而伤心。

郜亦天没什么反应，他双目昏滞，看着浩明。

郜府家人郜墩小心地问：“浩公子，浩公子，刚才来了三位郎中，都连药方也不敢开，就走了……”

郜墩面有戚色。

是郜亦天不行了么？是他中毒已深么？

浩明忙去摸脉。

他只好用左手去摸脉。

左手搭上脉搏，浩明便吃了一惊，郜亦天的脉弦甚是沉滞，慢慢地一下一下地跳，跳得象要停了心搏似的。但这脉又怪，一下一下跳得却有力量，不象一个病危之人的脉象。

浩明沉吟着。

这脉不要说是江湖庸医，就是浩明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浩明沉吟着。

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或许是那七色七虫花的毒劲甚大，临死之时用力搏动他的心脏？浩明奇异的是，他的心脏跳得这么慢，本来已经是死相，但郜亦天却没死。

是不是毒药拿住了他的神经，他才死得缓慢，痛苦？

浩明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决定为郜亦天用药。

因为他不知道那七色七虫花是什么，所以他只好用一些补药，想办法维持他的性命就是了。

熬好了药，浩明让家人灌他吃药。

浩明刚刚回去休息，却见郜家家人又匆匆来告诉他，主人不吃药，所有的药一入口就吐，他把那些药都吐了。

浩明一叹，他不再言语了。

郜亦天的生命已经无望，他即便是活着，也只是一具活死尸而已。

从这天起，只有那个递剑给他的郜墩日夜护理他。

郜亦天没死，他仍活着。但他已无异于死人，江湖上再也没人谈论他了，江湖上现在又有了一批批新的绝世高手。

这些人有凤凰，率领百鸟群纵横江湖的一个女人；九华仙女，带领一批高手挑战各大门派，让各大门派一派派降服的一个女人，据说这女人时常可以出入皇宫紫禁城，听

得见皇上当面圣喻的；还有一个落魄书生祁震，他只是与妻子联袂行走江湖。

总有人说落魄书生祁震夫妻要归隐，要退出江湖，但熟悉他们的人都说，他们还有一件事心愿未了，做过这一件事之后，他们一定会归隐。

郃府冷落了。

郃府的家人们都静静地做事，他们从来也不惹事，如今他们就更不敢惹事了。

郃府的府门自从郃亦天与落魄书生一战败北之后，就开始白天黑夜紧紧关闭了。要是有人来敲门，必先打开那一扇小门，盘问半天才肯让来人进去，郃府人的胆子越来越小了。

郃府人因为郃亦天病了，就行事也悄没声儿的，白日去郃府，如同去了一间无人府邸，没一丁点儿声响。

郃家为天下第一高手时，就没有高朋满座的日子，如今更是没有人前来光顾了。最让郃府人耻辱的是，郃府的夫人许媚儿走了，她自从郃亦天躺倒之后，就再也没露过面。

她去了哪里？

她做什么去了？

没人知道。

郃府的人不提她，因为他们觉得提到她是耻辱。

只有浩明和宁馨儿在。

浩明差不多已经成为郃府的主人了，他每日关照家人，管理家事，时不时与宁馨儿在府内巡视一番。

郃府家人仍井然有序，他们平日就过惯了淡泊日子，如今他们就更淡泊了。

郃府门前无匾，郃府门前的楹联没了，两边都被人挖了去，因为那些字是金子嵌就的。

现在郃府门前有狗屎，楹联在两边，缺了十六个字，有十六个窟窿，寂寞地对着天。

郜亦天有了些知觉，但他一天躺着，不能动，只能用眼睛眨眨来表示他的意见，他一天很少吃东西，只是那么双眼呆滞地躺着，望天棚。

郜亦天的儿子郜云风从武当山归来了。

郜亦天的女儿郜云凤从峨嵋山回来了。

一子一女，拜倒在郜亦天脚下。

她和他哭泣着，要去报仇。

郜亦天眨了眨眼。

浩明问：“你不许他们报仇？”

郜亦天眨了两下眼。

郜云风一吼：“爹，我去宰了那个人，我去宰了那个落魄书生！”

郜亦天又眨了一下眼。

浩明道：“郜大侠让你不要乱动。”

郜亦天看看儿子，又看看女儿，眨了好几下眼皮。

浩明一叹，说道：“他要你们住两日，再回武当，回峨嵋去，他要你们不要惹事，如果惹事了，就决不饶你们，要用家法行事。”

郜云风，郜云凤都知道家法厉害，都只好跪下点头答应。

兄妹俩第三天泣跪而别，回武当，峨嵋去了。

夜深人静时，郜亦天躺在床上，双目微睁，不能入寐。

他身边只有那个叫郜墩的家人。

郜墩也伏在床边，昏昏欲睡。

有人从许媚儿那房里走了出来，那人一步一步走向郜亦天。

这是一个女人。

她站在郜亦天身边。

她是谁？

郜璫恰在这时惊醒，他刚要叫喊，就被那人点了昏睡穴，又沉沉睡去。

这人看着郜亦天，好半天没动静。

郜亦天也看到了她。他想必已明白了她是谁，只因为他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就只是眨了眨眼。

这人慢慢摘下了面纱。

她就是九华仙女。

九华仙女冷冷笑道：“郜亦天，郜亦天，当年我可是把你做为我的痴心情郎待的，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郜亦天连连眨几下眼。

九华仙女道：“我可不懂你这些玩意儿。你是想同意我的话，就眨一次眼，如果不同意，就眨两次，行不行？”

郜亦天这次眨了一下眼。

九华仙女笑道：“好，好，这就好，会眨眼就好。世人何必多讲话，如果人都只会眨眼，这世上就少了多少令人讨厌的人？”

她看着郜亦天道：“郜亦天，你想不想知道江湖上的事儿了？”

郜亦天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眨了两下眼。

九华仙女道：“你想不想知道你那个好老婆的事儿？”

郜亦天眨了一下眼睛。

九华仙女叹道：“你看来与她有缘哪，她现在可做大了，她是那个百鸟群的头儿，她叫凤凰。你以前不知道？”

郜亦天脸上先是神奇，然后又是痛苦之色，他眨了两次眼。

他闭上了双眼，好久不愿意睁开。

九华仙女说道：“我要宰了她，要找一个机会宰了她，给你报仇。我才知道她给你服了毒，不然那天你只是没内力，剑招上可不会弱，你至少可以和那个落魄书生斗上十个八个回合的。”

郢亦天睁开了双眼，他这一次既没眨一下，也没眨两下眼睛，他对九华仙女要杀死凤凰，也就是杀死他的妻子许媚儿有什么反应，他想不想让许媚儿被杀死？她是凤凰，他心里什么滋味？

九华仙女道：“亦天，你想不想报仇？”

郢亦天眨了一下眼睛。

九华仙女笑道：“想报仇好啊，如果你不想，可就不是你郢亦天了。你既然想报仇，为什么你不站起来，为什么总要装模作样躺在床上？”

九华仙女的话音刚落，她身子一纵，人如飞隼，直飞向郢亦天。

她手中持一柄剑，这柄剑直刺向郢亦天的小腹。

郢亦天惊诧地看着她，眼皮飞快地眨了两眨。

但九华仙女的剑仍飞泻直下，直洞穿其腹。

郢亦天当然不会想到，即或是他已身成残疾，九华仙女仍不肯放过他。他这时脸上的神色多变，惊讶、诧异、绝望、气愤都在他一张脸上。

九华仙女必欲杀他而后快么？

九华仙女这一剑已直刺下去！

郢亦天的身子动也没动。

他不能动，他只好等死。

叭——，剑刺至郢亦天身上，突然缩了回去。

只有一截剑柄握在九华仙女手里。

九华仙女身子一转，又盈盈飞落在地上，她笑嘻嘻对郢亦天道：“你看这柄剑好不

好玩？它是空的，我只是想吓你一下.....”

她嘻嘻而笑，如一个调皮的顽童，想搏得大人一笑。

郤亦天的脸上浮起了一点笑意，然后又平静了。

九华仙女心里想道：郤亦天是何等精明的角色，我这一举动如何瞒得过他？我这一剑刺下去，只不过是试探他是不是真的已卧病不起了，是不是真成了一个废人。郤亦天身子虽然不能动，但心里肯定明白，我这一点儿小小手段自然瞒不过他去。他伤心也罢，难受也罢，那有什么关系？他如今已经是一个废人，我何必再来理睬他？

想到这里，九华仙女就淡淡一笑：“对了，亦天，自从你病了之后，我可是又看上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叫落魄书生祁震。他比你年轻，又有本事，我想让他跟我.....你看好不好？”

郤亦天的脸上有了气愤的神色，他飞快地眨了两下眼。

九华仙女咯咯笑道：“亦天，亦天，你也吃醋了？你是不是看我同别人要好就吃醋？可惜啊.....你只是一段木头。一段脸上有表情却连话也不会说的木头。”

九华仙女用她那柔美纤手去抚摸郤亦天的脸。

她那笑十分恶毒。

对于她来说，郤亦天已经死了，她从今以后用不着再提防他了。

她感到很轻松。

九华仙女走了，象来时一样匆匆，悄悄。

郤亦天的脸色很平静。

被点了昏睡穴的郤亦天仍在沉沉昏睡。

门口又有了一个女人，这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郤亦天没看见她，他慢慢闭上眼，睡了，睡得很熟。

门口这女人就走进来。

这女人犹豫了一下，还是疾忙出手，点了郢墩的昏睡穴，她不知道这个郢墩已被九华仙女点了穴，又匆匆、重重地点了他的穴道。

她站在郢亦天身边，久久伫立，也不讲话，只是看着郢亦天。

郢亦天老了，他两鬓斑白，抬头皱纹也颇多，但他的脸色很平静，也很坚毅，这是可以经受任何大风大浪的男人的那种平静。

女人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她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叫他。

如果他醒了，她能说什么？她还有脸讲些什么？

她突然出手，疾忙点了郢亦天的昏睡穴。

郢亦天睡得更熟了，他甚至有了轻微的沉沉的鼾声。

她知道这鼾声说明郢亦天已经睡熟。

女人哽咽了，她哭了。

她哭什么？她为什么要在郢亦天床前哭？

她好悔恨。她恨她自己，她为什么要想杀郢亦天？她为什么要给郢亦天下毒？郢亦天那一天不是败在落魄书生手里，而是败在了她的手中，败在了他自己的妻子手里。他如果不败，江湖上的形势决不会是这样：各大门派在九华仙女的打击下纷纷依附，连少林、武当也不敢触其锋芒，九华仙女擅用毒，胖枣儿、瘦丁儿的武功天下莫敌。现在只有落魄书生夫妻和她带着的百鸟群与之对敌了。

她与落魄书生的力量也不强。

她哭泣起来了。

“亦天，亦天，这是一场梦。我怎么会明白你的心？我怎么会这么糊涂？如果你在，江湖上怎么会这么乱？你不会让它乱下去的。我以前总嫌江湖太平静了，现在可好，每日尸体数十，动不动就血流成河。山西言家前几日因不服九华仙女的辖令，全家一百七

十口人被害，我只救出了一个小孩儿。这孩子好可怜.....亦天，亦天，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你站起来，要我自刎在你面前也行啊。亦天，亦天，我好悔恨.....”

她是郃亦天的妻子许媚儿。

她是凤凰，是百鸟群中的凤凰。

她很后悔，后悔毒倒了郃亦天，她很后悔，后悔她没看清九华仙女的阴谋。“亦天，亦天，你听到我说话了么？我才明白，你对我好。我去看了那间静室，也找到了那条她用来听声儿的秘道。原来她.....她竟在我的床下.....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平日才对我冷淡的。如果这样，我该多后悔？我该多快活？浩明那天说我会后悔的，我已经后悔了，我已经后悔了，可后悔有什么用？天下的好男人死光了，只剩下你与浩明，但我与浩明不和，又没看出你的苦心。我何必要杀那些可怜男人，只要你对我好，我还顾他们那些可怜虫做什么？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傻瓜？”

天渐渐要亮了，郃府在曙色中慢慢醒过来。

女人一声声哀叹。

她知道她该走了。

郃府大厦已倾，郃亦天已经成为去日黄花，郃府的门前有狗屎，连楹联上的金字也被人挖了去。

女人低声道：“亦天，亦天，我不是一个弱女人，我要杀死她，要九华仙女死在你面前，我要杀死她，然后我要邀斗落魄书生，让他在你面前杀死我，我就是那样死了，也对不起你。但我只能这样做。你说，这样.....好不好？”

女人很动情。她把头伏在郃亦天的胸膛上，郃亦天身体的温度很低，她叹息着，知道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不能帮她了，他甚至连恨她都没有气力了。她就又痛哭起来。

天亮了，女人幽幽一叹，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

她走入那薄薄的晨曦之中，再也没有回头。

第四十五章 悔是女人刀

女人戴着面纱，慢慢向庭院飘去。

庭院虽深，但寂寂无声。

没有人的庭院更显得寂静、幽深。

女人的脚步很慢，她似在留连，在追忆。

过去平淡的日子如今都历历在目，都显得十分可贵。

她本是俏丽女儿，干嘛要弄刀？

她本来在大树荫下，为什么要搅来暴风雨？

她今天才明白，郤亦天挂琴封棋那心思，人求平静，难得。人求无为，更难。

江湖血腥，是不是由她而起？

江湖骚乱，是不是由于先起了一个百鸟群？

她站住了，她面前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男人，是一个没了右臂的男人。

微风轻拂，空荡荡的袖子随风飘拂。

这男人身体笔直，一身白色长衫更显得一尘不染。

这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却偏偏对世人自称他是鬼。

男人目光不眨地望她。

她畏惧这目光，如果没有面纱，她闭上眼也会感到这目光凌厉。

男人轻轻一叹道：“你终于来了！”

这一叹，这一句，说出了男人的心里话。

她是不是早就该来？

但她没来。

她终于来了，他认为她还是会来，是不是？

她心中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男人很坦荡，说了这一句话后，就再也不讲话了。

她想讲话，似有许多话要对这个男人讲。她头一回明白，男人有时很威严，很让女人渴望他们，渴望同他们说话，渴望同他们接近。

因为这样的男人很高大。

对付这样的男人，不能用那一柄薄薄的女儿刀。

她说了一句：“我去看他了……”

他一叹，她来，自然会去看郜亦天。

她低声说道：“他……会不会好？”

男人摇头。郜亦天不会好起来，除非出现奇迹。

他眼光闪亮：“你相不相信奇迹？”

女人迟疑了一下，眼光淡了下去，她不相信奇迹。

面前就是天下第一的名医，他都无法让郜亦天站起来，天下哪还有人会创造奇迹？

浩明也叹了一口气：“我也不相信奇迹。”

许媚儿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她确实说不出来。她想告诉浩明那天亦天倒下时她为什么走了。按常理她该出现在郜亦天的身边，她应该为郜亦天熬药，为他洗脸，一口一口地喂他吃饭，一下一下地给他梳头。她不是郜亦天的妻子么？她为什么不做这些？即使是郜亦天已经人事不省，她也该做这些事的。

但她不这样做，只因为她是许媚儿，她欠郜亦天的是情，是血，而不是服侍他。

她做的这一切，浩明能明白么？

浩明看着她，点了点头，说道：“媚儿，媚儿，你是媚儿，他是郜亦天，你们都不是平常的人。”

她看着浩明，眼前这个独臂人也不是一个凡人。他明白护着郜亦天只有一死，但他仍拚命维护郜亦天。

许媚儿一叹：“我不明白我做得对不对？”

她的口气有些迟疑，也有些疲惫。

她身后响起了一个女人的脆快声音。

“只要你自己认为对，别人怎么看，又有什么关系？”

许媚儿一回头，她看见了宁馨儿。

这仍然是那个大家风范的宁馨儿，是那个阅尽男人无数的宁馨儿。

宁馨儿对浩明一笑，这笑满是爱意与自豪。

许媚儿心中一震。

她不是自诩她很有心境么？她不是为了嫉恨男人而建起了百鸟群么？她一向做事不是雷厉风行，自行其是么？为什么她犹豫了？因为她没有一个男人么？因为她没有一个象浩明一样的男人可以凭依么？她疲惫时，没有男人，艰辛向谁诉说？

宁馨儿道：“我与浩明时时听到你的消息，我曾向郜大侠也讲起你，我那一个下午向他讲起你……”

许媚儿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他……他怎么说？”

她忘了，郜亦天已不能动，郜亦天已不能说。

宁馨儿道：“我讲时，他不眨眼，他一直不眨眼。他听得很认真。我告诉他，你在江湖上都做了些什么。”

许媚儿无语。她在想，宁馨儿坐在床边，向郜亦天讲她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如果是

她自己向郢亦天讲这些，那有多好？可惜她自己没法儿向他讲。只好点了他的昏睡穴，让他昏睡，才能向他倾吐衷肠。女人与男人之间，有一道很高很高的山峰。

她能不能越过这山峰？

许媚儿不知道她该说什么好。

她看着宁馨儿，突然明白她自己错了。

如果你一味嫉恨男人，你的世界中只会出现那些肮脏男人。只有你爱男人，你才会找到象浩明这样的男人。

宁馨儿好幸运。

可她许媚儿就没那么快活了。

她当初去找郢亦天时，她是认识到了郢亦天这个人了么？不是。她只是认定，她是江湖上的第一美人，而郢亦天也是江湖上的第一人，他是武林中的第一高手，所以她才决定要嫁给他。

宁馨儿看男人太多，她明白她应该寻找到什么。

她许媚儿也看男人太多，她不明白她应该寻找什么。

她失去了郢亦天。

这是命运。

她活在这世上已了无生趣，但她还要活着，她要办她自己的事，要走完她自己的路。

她要去找九华仙女。

她要挑战落魄书生。

她要为郢门雪耻。

活下去已经不是为了她自己，如今，她要为别人活着了。

她心中很悲凉。

她想马上去死，死在郢亦天面前，但她不能。

宁馨儿看着她，宁馨儿是见过世面的人，她明白许媚儿此时的心境。

她什么也不说。

宁馨儿看着她，突然说了一句：“你把面纱摘下来，让我看看你好不好？”

许媚儿摘下面纱，让宁馨儿看她。

宁馨儿一叹：“还是那么美！好象你更漂亮了，浩郎，你说对不对？”

浩明道：“对，媚儿，你脸上又多了一份诚挚，又有了一些深沉。”

许媚儿一笑，这是苦笑。

他们是安慰她么？

宁馨儿娇声道：“面纱给我。”

许媚儿不知她要做什么，一怔，但还是把面纱给了她。

宁馨儿接过来，又把它递给了浩明。

浩明看着宁馨儿，笑了一笑，把这面纱扯碎。

宁馨儿看着发怔的许媚儿，笑道：“媚儿，媚儿，浩郎知我心思。你既然要无愧于人，走到哪里，何必又戴着这东西？”

浩明也笑，望着媚儿：“百鸟群如今在江湖男人的眼里，都是一群美丽至极，可爱可亲的漂亮鸟儿，凤凰怎么会例外？”

许媚儿眼中热泪盈眶，她不知说什么好。

她身子一纵，人就飞射出去。

她转瞬间已经去远了。

只有浩明与宁馨儿在对望着，他们眼中满是笑意。

第四十六章 剑难出手伤伊人

江湖上，风波不断。

据说皇帝已派人传旨，敕封九华仙女为天下武林总护法。这封号既怪异又特殊，让江湖人物不解，江湖上各派纷呈，三教九流，各大门派，泾是泾，渭是渭，怎么会成为一个武林门派？既然没有这一个武林门派，这总护法从哪儿来的？

江湖人物对九华仙女也确实不可小觑，她带人上少林，与少林方丈闻达大师印证了三天三夜武功，最后败闻达大师，屈少林而归。她又带人直上武当的九宫观，与武当掌门玉虚道长比武，使玉虚道长不敌，武当也答应不理江湖俗事。这一来九华仙女名声大振，江湖各大门或是依附，或是闭门不理江湖俗务，但由九华仙女在江湖上纵横。

她杀死山西言氏一百七十口人；

她绞杀山东蓬莱轰天雷仇容；

她设计制服了长白山乌龙门掌门人金钟；

她准备在终南山开一个天下武林人大会，到那时，她准会提出一个天下武林一统的口号。

她忘不了做她的天下武林总护法。

江湖上，风波不止。

江湖上，只有百鸟群与她公然对敌，只有落魄书生夫妻不与她为伍。

凤凰接到了落魄书生一束信札。

她拆看这信。

信中写道：

我与郜亦天素昧平生，但得两次与郜大侠交手。此生唯一可悔之事，便是与郜亦天之争。郜亦天临伤之前，曾嘱我：如我不行，我的一切拜托你来办了。我虽无郜大侠之

能，但一时贾勇答应，自然当不食言。我揣想郃大侠之事有三：一是江湖上的平静依赖郃大侠，此是大事，容祁震以后力图。二是郃大侠生平磊落，因即受两个女人之害。这两个女人一是九华仙女，我当尽此生与她周旋。另一人便是凤凰，即郃大侠夫人许媚儿，我约夫人于湖边一会，至时生死相搏，以报夫人投毒于郃大侠，坏郃大侠此生隆誉之耻。

落魄书生祁震敬呈

许媚儿冷冷一笑。

果然又有这一约。

天下事偏偏怪诞，你要清静，却遍觅不得，你要热闹，却处处无热闹。谁想得到，两次闯府挑战郃亦天的落魄书生会为郃亦天报仇？而且这仇恨却又落在郃亦天最亲近的女人身上？

凤凰明白，这一约必赴。

她不想同落魄书生死战，她只想同那个害郃亦天的九华仙女一拚，她明白，以九华仙女目今的势力，她也难与之相争，但她心中有怨恨，又因有郃亦天那被毒之仇，她怎能不报？她明白她与这落魄书生也必有一场血战，但那并不是该在此时，而是在她与九华仙女一拚之后。

但落魄书生找上门来了。

她怎么办？

约战地点在湖上。

落魄书生是不是还恨她囚禁孔雀？她以孔雀为要挟，要落魄书生杀郃亦天，几乎铸成落魄书生此生大错，他不恨凤凰又会恨谁？

他一定要与凤凰决战。

此战已不可免。

落魄书生书柬讲得明明白白，此生郃亦天有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他都会为郃亦天

办理。这三件事之中最轻最小的一件，就是与她凤凰决战。

她不能不去。

湖，仍然是那个幽静的湖。

湖中有沙洲。

沙洲之地是静谧之地，是她与落魄书生都熟悉的地方。

凤凰上船，小船鼓帆而去，一直到沙洲。

沙洲之上，站着四个人。

远远站着的是孔雀。

落魄书生祁震正与山雀握手言欢，他们笑着，笑得很响亮，象一辈子没见面的老朋友。

百灵在一边看落魄书生，嘿嘿傻笑。

凤凰突然明白了，只要是好男人，对百鸟群准有吸引力。

她当初恨这些男人，是不是也是嫉妒这种男人？

船慢慢靠在沙滩上。

凤凰下了船。

山雀、百灵都来叩见她。

孔雀远远地向她行礼。

凤凰笑了，她的眼中没了那冷笑：“孔雀，你好。你是不是很快活？”

她笑盈盈的样子很少见，让百灵、山雀也觉得诧异。

孔雀见她到来，心中暗暗嗟叹，发愁，怎么办？这两个人现在还笑吟吟的模样，一会儿就该斗得不死不散。那样子，她还有什么脸面对凤凰？她如果不愿凤凰死，就该制止落魄书生才对。但落魄书生是男人，男人行事从来都是他们自己拿主意，她怎么能阻止住他？

凤凰站在落魄书生面前。

她很矜持，因为她是凤凰。

落魄书生心中暗生怒火：你害了郃亦天不算，还要害我。那一天你给郃亦天下了毒，想让郃亦天死在我的剑下，这用心也实在太毒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郃亦天不是你的丈夫么？你领着这一群好好的女人专门恨毒男人，她们一个个都变了心性，这岂不是害人么？只要有我落魄书生在，你那害人的阴谋怎么会得逞？我要代郃亦天杀死你，让你这害男人的百鸟哄散.....

落魄书生道：“我与郃大侠比剑时，曾当面答应了他一件事，就是如果郃大侠不便时，我来为他办事。你用毒害郃大侠，这件事咱们今天来一个了断。”

凤凰苦笑一笑：“落魄书生，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可以代替得了郃亦天。”

她轻轻一叹道：“郃亦天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落魄书生一愣，他没明白凤凰此话的意思，便说道：“我当然比不了郃大侠，但我可以替他寻一个毒杀人的公道。”

凤凰冷冷一笑道：“好，好，你来吧！”

落魄书生把剑举起来，柄与眉齐。

剑一甫出，便有死伤！

山雀、百灵一齐扑到凤凰面前，掏出一柄薄薄的女儿刀，怒叱：“落魄书生，你，你.....”

她们决心护卫凤凰。

山雀自然还没忘了回头狠狠地瞪了孔雀一眼。

落魄书生：“百灵、山雀，让开！”

山雀、百灵不动。

凤凰一叹，叱道：“闪开！”

山雀、百灵闪开，但手里仍握着那一柄女儿刀。

凤凰道：“你们退下，有些事，只能自己去做的！”

百灵、山雀就慢慢退至一边。

落魄书生出剑了！

剑若龙吟，振一路剑气，漫漫杀来！

这是一柄好剑，一柄从凤凰手里拿来的古剑“天地之剑”！

凤凰也拔剑出手了，她的剑也不慢，两剑迎面一交，咯地一碰，剑光闪闪，又倏忽而分。

落魄书生剑快，凤凰剑也不慢。

转眼之间，便斗了三十个回合。

落魄书生暗暗吃惊，他不知道凤凰的剑进步如此之快，上一次他在沙洲上与凤凰对敌，若不是她们制住孔雀，他决不会输，他那一次胜凤凰会比较轻松，可这一次，他就得用更大的力气。

落魄书生知道，凤凰的剑并不比他慢多少。

他怎么办？

他一定要杀死凤凰。

叭——，双剑相交。

剑尖搅在了一起。

双剑又贴跟着游动。

落魄书生和凤凰都把力量凝在剑尖上，剑若长蛇，蜿蜒而动，一点点刺向对方。

凤凰脸变了色，如果比拚内力，她一定不如落魄书生。

但落魄书生已用长剑粘住她剑，两柄剑粘在一起，互不可分。

落魄书生的剑尖渐渐逼向凤凰。

凤凰的剑也向前移。

她的剑不动了，她内力不继，她无法把剑尖刺向落魄书生的咽喉。

但落魄书生的剑尖刺向她的喉咽，一点点向前移。

她从这柄古剑上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百灵、山雀明白，凤凰已然危急！

她们互相一望，便一齐冲向孔雀，向孔雀出手。

她们知道，冲向落魄书生与凤凰根本无望，她们冲不入那重重剑气之中。她们也知道，她们两个人根本不是孔雀的对手，但她们不能不这样做。如果制住了孔雀，她们就可能救了凤凰。

孔雀却呆呆地看着她们，不动手。

两柄薄薄的女儿刀直指孔雀的胸膛、咽喉。

百灵厉声喊道：“落魄书生，孔雀在我们手里，你如果伤了凤凰，我们就杀了她！”

落魄书生此时比凤凰更有闲暇。

他仍催动内力，朗声道：“孔雀，孔雀，人活在世，有所不为。她们如果杀了你，我要杀尽她们百鸟群！”

他最后一句是吼喊。

百灵、山雀愣了。

孔雀流泪：“百灵、山雀，杀了我，杀了我吧.....”

她不能忘情，她不能忘记百鸟群，她也不能舍弃凤凰。因为她毕竟是孔雀。

百灵、山雀的刀刺不下去。

山雀流泪：“落魄书生，王八蛋，木头，你为什么这么狠？”

百灵骂道：“混蛋，混蛋，你有能耐，为什么不去找九华仙女，杀了她，好让凤凰死也瞑目.....”

落魄书生不为情动，他一柄剑仍逼向凤凰。

凤凰心中悲苦。

她不想死，她宁愿自尽于郃亦天的床头，她宁愿死在郃府的一个家人手里。

她不甘心死。

她马上就会被刺死。

她何必那么认真？

错了的就是错了，她既已铸成大错，她又怎么能挽回？

郃亦天病卧在床，她救不了他。郃府门庭冷落，她怎么能让它振作？浩明失去了左臂，虽然他们夫妻对她和颜悦色，但那也该归咎于她，她不死，活着又有什么趣味儿？

至于九华仙女，至于郃府恩怨，有这个落魄书生去管，她轻松一下她自己，又有什么不好？

她轻轻一叹，手一松，剑就落在地上。

落魄书生的剑也指向她的咽喉。

她似乎已闻到了咽喉的血腥。从那儿喷溅出一点儿血花，在眼前一炸，从此世上就没了凤凰，也没有武林第一美人许媚儿。

没了武林第一美人有什么要紧，马上会有一个新的第一美人，照旧会有江湖侠少跟在她身后追香逐艳，照样有人会为她痴迷醉倒。只不过那个人不会叫许媚儿了。

没了凤凰有什么要紧，这些女孩子回到尘世之中去，嫁一个并不喜欢的男人，也生儿子，也过一生，有又什么不好？

落魄书生冷冷一笑：“凤凰，你活到头了。”

凤凰睁开眼，说道：“你是江湖奇人，只要你答应我一句，我死而无憾。”

“什么？”

“杀死九华仙女，平定江湖纷争。”

落魄书生道：“好，我尽力去做。”

凤凰眼一闭，向落魄书生的剑尖冲去。

她想明白了，她应该死于落魄书生的剑下。这样可使他在江湖上威名更振。

她向前一冲，眼前一昏，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湖水染霞，湖上有一只小船慢慢荡去。

小船是不是也载得愁，载得怨，不然为什么小船荡得也沉？

湖上有人在作歌。

这唱歌的是女人。

女人在唱一曲古老的歌。

这是那首古今女人极爱唱的《华山畿》，唱的是一个女人在啼哭，这是南朝乐府乐曲，这曲儿离今日的大宋已经极久远了。

“啼着曙，

泪落枕将浮，

身沉被流去。”

这歌儿哀凄伤情，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湖水也伤心碎了。

凤凰醒了过来。

身边是一只锅，锅里沸沸，飘着鱼香气。

百灵在唱歌，大眼睛里流着泪。

山雀坐在身边，小手儿支颐，在想心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儿还不是女人，不该有什么心事儿的。

凤凰看蓝天，看远去的一只小船。

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还活着。

她看着百灵、山雀。

百灵和山雀的眼睛睁得很大，她们看着凤凰。

凤凰低低说了一句：“我.....没死么？”

她是不是很想死？她是不是想一死了之？她是不是以为她死在落魄书生剑下，要比死在郤亦天面前好受一些？

她看见了泪水，看见了山雀的泪水。

女人本来泪水很多，她们硬要想没泪，所以她们才杀人。

凤凰看见了她身边放着的一柄剑。

只是一柄古剑，是那柄天地之剑。

凤凰曾让孔雀送了这一柄剑给落魄书生，如今这柄剑又回到了她手里。

山雀流着泪：“他们走了，他们说她们还有事儿要办。”

凤凰望着那一只小船，那只小船越划越远，要靠岸了吧？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闻到了鱼香，她觉得她已经很饿了。

第四十七章 水至清则无鱼

绿丛峰。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从入春起，这山峰就是绿的，一直到秋天，寒风肃杀，慢慢吹黄了大地，吹枯了草原，吹来了冬雪，这绿丛峰还是有一片片绿。

因为绿丛峰上有千年古松，有一片片古松林。

在绿丛峰下，有一间小屋，这小屋是座落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的。

院里很静。

屋里有人。有人在这里住。

这里住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这是两个很怪的人。

说他们怪，是因为他们从不讲话，看那耳聪目明的样儿，不象是两个失聪的人。但他们从不讲话，有时只是相互一笑，心意就尽在不言之中。

男人穿一件长衫，象是武林中人物，但又把这长衫下摆塞在腰间，他出出进进，忙着下河捕鱼，上山打猎。他走到哪里女人跟到哪里，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笑着看他。

她对这个世界都不注视，只是把她的目光埋在他的身上。

男人打猎的方法也怪，他在山上随便拣来几粒石头，拿在手里丢着玩，走到山上，见到低头渴饮的麋鹿他不打，见到树间纷飞的鸟儿他不射。他一边走一边用小刀削几根尖尖的树枝，这树枝又细又弱，当箭射又不直，也不知他要做什么。

从岗上啸了一声，扑出来一只猛虎，虎对男人又掀又扑又剪。男人身子闪了几闪，就把石头叭地扔出去一粒。这石头掷得极有力道，打在猛虎右眼上，把它的眼打瞎。

猛虎是虎，使它更为激怒，它低头一啸，山林震惊，它又向男人一扑，男人身子一低，虎便扑了过去。虎一扑过去，虎尾便唰地一剪。

这剪象一柄剑，横横削来，直打男人头上。

男人手快，随手一捞，便握住了那根粗粗的虎尾，他用力一吼，单手一抢，那只虎竟被这男人提起，抡了一圈儿，再叭地落地，一条虎尾还攥在男人手里。

男人手一抖，虎尾似一条鞭，从他手心里直抖上去，猛虎负痛，身子又向后再一扑。

这一扑时，男人右手将一根细棍直插入虎颈。

猛虎怒啸，双爪趴地，把地趴出一个深深的坑来。

男人把手里的细棍一根根都插入虎身上。

猛虎渐渐没了动静，先还用爪子抓，刨，后来便软软地低下了头，再也不动了。女人始终在笑，站在一边看他杀虎。

这男人杀死一只虎，竟然毫不费力气。

男人又用刀削了一根树枝，这树枝圆圆的，可以做抬杠。

女人比划，要与他一起抬。

男人笑了，摇摇头。

他把一束藤索捆在虎颈上，把虎尾也捆在藤索上，不让虎尾走时坠地，然后把杠子往肩上一搭，背后挑着猛虎，就大步下山了。

女人跟在他身后，一路咯咯笑着，还跟不上他的大步。

男人扒虎皮，做菜肴都很拿手。

女人只是趴在床上，呆呆地看他。

男人笑了，搓搓手道：“好了，好了，快来吃饭吧，好不好？”

女人一跳下地：“怎么不好？我都快饿坏了，我跟你在一起，不知怎么回事，总是很饿很饿的……”

她坐下来，不吃菜，只是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打鹿，也不打鸟，偏偏要去惹这只老虎？”

男人就叹气：“你舍得打鹿？你看没看那鹿的眼睛，好一双丹凤眼，那一双眼睛又温柔又良善。就象你。我怎么舍得打它？至于鸟嘛，我就更不愿打它了，你想一想，我妻子就是一只漂亮的鸟儿，我怎么会打鸟？”

女人低下了头，真真是十分羞涩：“谁是你的妻子？你……胡说？”

男人一笑：“你不喜欢做我的妻子么？”

女人一笑，偎着他：“愿意，为什么不愿意？”

男人问，问那些显然已经过去了的事儿，问那些显然已经知道了原委的事儿。“你

那时.....为什么想杀我？ ”

女人声音轻轻：“我知道，你又是一个男人，一个色迷迷的男人。为什么不杀？”

男人道：“我越是爱你，越是喜欢你，你杀我的心越坚决，你杀我时越焦急，你为什么那么急？”

女人抿嘴乐：“我不告诉你。”

男人笑了，说道：“我可是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干。”

女人看他一眼，神情羞涩。

男人道：“你已经明白了，这是个好男人，这可是一个好男人。所以你着急，快点杀，快点杀了他，不然.....不然.....”

女人惊讶道：“什么不然，不然会怎么样？”

男人大笑道：“不然就舍不得了，亲热还来不及。怎么舍得杀？”

孔雀脸色绯红，一想起那几日，也悠然神往。

她喜欢这个男人。

除了这个男人，谁还会给她这么大的快活？

男人女人一起回顾过去。他们把旧日子当橄榄拿来咀嚼，味道好极了。

天已近暮。

女人看了男人一眼，轻盈地走出去了。

男人仍在吃菜。可惜没有酒，女人什么都会替你想到，但绝不会替你准备好酒。女人不饮，就想不起酒来。

他等了一会儿，不见女人归来，也就漫步走了出去。

他来到小溪边。

仍然是那个女人，仍然是那个弯曲的树身，她仍躺在溪水之中，乌发披垂，让急流冲激，飞湍似箭。

女人笑眼盈盈地看他。

她象一条赤裸的鱼儿。

男人心跳，跳得厉害。

他来不及脱鞋，径自走下溪水中去，就从溪水里把她抱起来，抱着她往回走。

她和他浴着夕阳的余辉。

她悄悄说：“你猜上一次我躺在溪水里想什么？”

男人道：“那时你还会想什么？想杀我。”

她小心说：“错了。我躺在溪水里，自己对自己说：孔雀，孔雀，这是一个好男人，别杀了，你别犯傻了，杀了他，哪儿找这样一个男人？诱惑他，你快去诱惑他……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

他悄声说：“你不是，你只是一个愿意做梦的女人。”

他和她站在一起，站在这间屋里。

他们能听得见对方的心跳。

他们面对着绿丛峰跪下去。

他们结为夫妻。

他们早已是夫妻，但他们又刚刚结为夫妻，他们向绿丛峰跪下，让绿丛峰为她和他做一个见证。

他们是一对夫妻，是落魄书生祁震和百鸟群的孔雀。

他们要去赴江湖急难。

他们要去找那个九华仙女，与她决一死战。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杀凤凰，有所不为，必赴江湖之难，明知此去可能再也不会生还，也要做，有所为。

他们走出了门。

脸上神色庄重。

他们不再是隐居在绿丛峰里的猎户了，他们不再是山里夫妻了，他们是行走江湖的一对侠侣。

翠鸟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落魄书生和孔雀。

意外见面，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两个人只好默默相对，不声不响。

孔雀先开了口：“翠鸟，问你借一样东西。”

翠鸟很意外，但她也很客气，孔雀曾经是她们的姐妹，如今百鸟群在江湖上走动极难，各大门派离开了百鸟群，她又来干什么？她要借什么东西？

翠鸟不曾开口，孔雀就直截说道：“翠鸟，我要借你的女儿刀。”

翠鸟象听不见她的话。她疯了，为什么要借女儿刀？

翠鸟的身后站了许多人，这些人是百灵、杜鹃、山雀等。

她们都瞪眼看着孔雀，她们不明白孔雀既已走了出去，又为什么要回来，偏又要借女儿刀。

翠鸟是聪明人，她马上眼睛亮了起来。

“我只有一柄刀，我要用它杀人。你要借刀，为什么不去找凤凰？”

孔雀神色肃然：“凤凰，她在哪里？”

翠鸟一叹道：“她.....她病了。”

孔雀走进了门。

这是一扇很怪的门，门是玉石做的，要叩上七次门才轻轻移开，一进了门，屋里没别的东西，满眼望去尽是玉器，一桌一椅一床一架屏风一盏宫灯，这些东西都雕刻得极工细。孔雀不知这是三十年前江湖上有名的神刀罗琛的物什，但也知道它们都是价值连

城的珍品。

凤凰躺在床上，她的脸色苍白。

她看见了孔雀，眼睛亮了一亮，就又行若无事了。她不看孔雀，却低头问道：“你来做什么？过得还快活么？”

孔雀一笑，她看着凤凰，眼里满是笑意：“我来找你，想要问你借一件东西……”

凤凰抬头，诧异地看她，不明白她要做什么。

孔雀道：“我想要借你的刀，把你的女儿刀借给我。”

凤凰无语。

她是冰雪聪明之人，马上明白孔雀的心意。百鸟群如今艰难，孔雀要回来同她一齐干，还是同落魄书生在江湖上联袂行走？她的那一柄刀断了，她与百鸟群的关系也断了。她还要那一柄刀，无异是想与百鸟群共存亡。

凤凰道：“薄薄女儿刀，专杀负心人。天道不公正，只伤女儿心。”

这是女儿刀的明证，这是女儿刀的宗旨。凤凰念叨这几句，也是要告诫孔雀，这一柄女儿刀如不能成事，只好杀死自己，以免玷污了女儿清名。孔雀如今还会这么做么？

孔雀一笑：“你已经有了一柄天地之剑，就把你的女儿刀借我，又有什么关系？”

凤凰一叹，眼中不由得流泪：“好，好，玉兄弟，麻烦你把我的刀给孔雀。”

孔雀回过头，才看见坐在床边一动不动的玉癸子。玉癸子专心地看着凤凰，他的两眼眨也不眨地看她，生怕眼睛一眨，凤凰就会从他眼前消失。

凤凰嫣然一笑，这一笑既娇慵，又温柔：“玉兄弟……”

玉癸子忙答应：“在，在，我在这里。”

凤凰笑道：“玉兄弟，孔雀妹妹要用我的刀，麻烦你把刀给她。”

玉癸子忙回答好，他去拿出了凤凰的女儿刀。

这一柄女儿刀也是玉癸子做的，它与别的刀有一点儿不同，就是它刀形如凤，刀柄

有一枚凤凰头。

凤凰笑道：“我以为我可以用得上这柄刀，把它留给我自己。如果你想用，就给你用好了。”

孔雀点点头，她告辞出来。

她看着翠鸟、杜鹃这一群姐妹们。

她走得很慢。

她看见了她的丈夫，落魄书生祁震，他如今腰间又佩着那一柄邪恶之剑——湛庐了。

落魄书生在等她，他在微笑。

第四十八章 心病还需心药医

郅府仍很平静。

门前的狗屎似乎多了些。

门仍是那么残破。

郅亦天如今已经躺在许媚儿房间的那一张床上了。他全身不能动，只能由人喂饭，喂水。

仍由那个忠厚老实的郅墩服侍他。

浩明仍时时来照料他。

郅府很穷。

几日前玉癍子来了，他要给郅府八十万两银子。

浩明接待了他。

玉癸子说明了来意。

浩明看着玉癸子，突然哈哈大笑道：“玉先生，你看浩明这个人值多少银子？”

玉癸子语塞。

他只好低头走了。

有人说玉癸子来郅府，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有人派他来的，派他来的多半是那个离开郅府出走的夫人许媚儿，她如今是百鸟群的凤凰了，她一定很有钱。

但浩明拒绝了他，这让郅府上下人都很解气。

这天，浩明和宁馨儿坐在大厅里。

郅府里除了郅噉仍在看护郅亦天之外，三十多个家人丫环都在厅堂里。

浩明慢慢说道：“郅府在郅大侠康健之日，实际上就不富足，常常是有吃的有用的便可。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如今郅大侠病得很重，虽无性命之忧，却也三年五载不见得会好。这样府中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其实，府里也用不着这么多人了，只因为大家都是郅家的老家人，就一时不能遣散。如今府中无钱，大家只好各自去谋生，做一点小生意，别坏了郅家的名头才好。”

众家人一听说浩明要与大家议事，多半也揣摸到了是这么一回事，都心中酸楚，郅府这么大，天下第一家，说败就败了么？

家人之中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平时蔫不叽的，没什么话，总是笑嘻嘻的，但做得一手好菜，郅亦天很赏识他，他叫郅定。这人走出来说道：“浩公子，坏郅家名头的事我们决不做。我们这些人活在郅府，也从来没吃过闲饭，如今郅府有难，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我想，我同几个有点手艺的兄弟都出去找点儿活干，晚上回来，如果主人有什么事，我们还可以帮一手，这样我们既可以挣出一点吃喝，又可以为府中挣一点银子，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浩明一想，这样也好，就同意他们这样做去。

这样，郃府白日无人，只有郃墩同浩明还有宁馨儿守家，其余家人丫头都出去了，到了晚上，所有的人都悄悄回来睡觉。

浩明知道，这样做也不能使郃府中的日子过得好。

和宁馨儿商量了一下，两个人决定从第二天也出去挣银子。

第二天，浩明安排郃定等三个人和郃墩一起看家，就和宁馨儿上了街。

两个人专拣正街走，一直走到闹市。

浩明在街角一站，摆上了一张案角，上面垂一条幅，上写：

“有名 ‘三不医’。

医术通鬼冥。”

宁馨儿站在一边笑吟吟地看。

闹市之中人来人往，总有热闹可瞧。

一时有人见了这郎中的条幅，深以为怪，念叨着，就问：“你说你是有名的 ‘三不医’，不知你有哪 ‘三不医’？”

浩明凉然有威：“我这三不医是 ‘别人能医好的病我不医，不是急难绝症不医，不做坏事恶事的人不医’。”

就有人打趣道：“郎中，郎中，你这三不医可没道理。”

浩明道：“这可要请教了。”

那人道：“如果不做坏事恶事的人你不医，岂不是怂恿这世人做坏事？”

浩明哈哈笑道：“如果天下有一点坏事也没做过的人，我医他做什么？他既然一点坏事错事也没做过，他怎么会得疑难绝症？”

那人语塞，木讷而无言，在众人哄笑之中，只好走开。

从众人之中走出来两人。

这是两个女人。

浩明却认得这两个人。

她们是百灵和山雀。

百灵慢吞吞问道：“这位郎中，我们夫人有病你医得医不得？”

浩明一笑道：“是什么病症？”

百灵道：“不治之症。”

浩明一叹道：“好，能医。”

山雀问道：“医好了夫人，你要多少酬金？”

浩明道：“三千两银子。”

旁边围观人人都哄地笑了。

谁听说过医一回病要三千两银子的？

众人哄笑时，百灵和山雀也都笑了一笑。

浩明变色道：“怎么，嫌贵了？”

百灵马上正色道：“请吧。”

四个人就都坐上了马车。

马车拐街绕巷走了很久。

终于到了那房子。

浩明一个人进了屋。

他一眼就看见了凤凰，也看见了眼也不眨地看着她的玉癍子。

凤凰说道：“浩公子，不知道你来做什么？”

浩明一笑道：“治病，有人告诉我你病了，病得不轻。”

凤凰凄然一笑：“我是病了。只是心急，就卧床了一些日子。”

浩明笑道：“你忘了，我是天下第一名医了么？”

凤凰一笑，她似乎并不愿意听到这个“天下第一”的字眼儿。

浩明看着她，半晌不语。

浩明明白凤凰得的是什么病。

凤凰自己也明白她得的是什么病。

他们都明白，但他们都什么也不讲。

浩明坐在凤凰床头，给她讲郢府。

郢府门前什么也没有了，没了匾额，没了楹联，只有狗屎，而且狗屎越来越多。

凤凰脸现痛苦之色。

但郢亦天每天好一些了，他虽然永远也不会坐起来，但他每天都静静躺着，他脸色永远是那么干静。你从他眨眼只可以看到两个字眼：“好”或者是“不用。”

郢府的家人丫环都走出去了，三十多人每天出门去在街上做事，有人去饭馆干活，有人在街上帮工。丫头也替人家做衣服，洗衣服。每日白天郢府冷冷清清，到了晚上，人们都静静地回来了，他们都派人来到浩明这里，把他们挣的银子交给浩明。每天挣多时是二十来两银子，少时也有五六两。

郢府的日子就这样过。

凤凰躺着，她在想她自己，还是想郢府，想郢府中的郢亦天？

凤凰悄声问：“他.....现在躺在哪里？”

浩明的眼睛很亮，看着她：“郢大侠他如今躺在你那房间里，躺在你那一张床上。”

凤凰不作声了。

她在想什么？

是不是想她与郢亦天的那些日子？她以往总是以为郢亦天这人很淡，却又不真淡，象要拒她于千里之外，但又很热烈。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如果她从前就知道她床下就有一个天天供人窥听的机关，她丈夫郢亦天又被人用七色七虫花毒过，她便明白那一切是怎么回事了。

但一切已经晚了。

郃亦天已经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她再也没有那过去的日子了。

她现在在想，郃亦天那一次让她关起来小人儿田渠，是他故意干的，他那醉酒是假的。

她心里一哆嗦。

是不是郃亦天收起了那鸽子脚上的字条？让别人不知道她就是凤凰？

郃亦天，郃亦天，如果你能再站起来该有多好？

如果你能再讲话该有多好？

第四十九章 湛庐古剑凤凰刀

郃府中的家人每天入夜，便一个个从外面归来。

所有的人都来郃亦天床前请安，看望他们的主人。

郃亦天脸色很平静，绝无一点儿表情。

郃噉呆在府中，一整日也不曾动一动，就心痒，问郃亦天：“老爷，让他们讲一讲外面的事儿，好不好？”

郃亦天就眨了一下眼。

有的丫头就讲起街巷杂事，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的乱事儿，郃亦天有时也面上有些微笑意。他眨了一眨眼，那意思是好。

还是郃定的消息多一些。

郃定是去星外楼帮厨。

星外楼的厨子一听说他是郃府来的，还不以为然：“就是那个武林第一家吧？败了，是不是？这年头，你不能在那些人家干。这败了的还好，如果被人家来逼上门，赶尽杀绝，连一个厨子也不留，你连命也没有了。你在他家，也做不出什么好菜来，是不是？郃家虽说是天下高手，但人听说很穷，对不对？”

郃定就哼哈答应。

厨子不用郃定炒菜。

这天有一会儿厨子内急，要去大解，就急急吩咐郃定：“快，快，这个冬菇鸭子你就做了吧，做了端上去。”

郃定就为他炒了个冬菇鸭子。

不一会，席上来话了，刚才那个冬菇鸭子再要一个。

厨子就炒了一个，送上去了。

桌上人把这冬菇鸭子退回来了，还把厨子叫去，问他刚才那个冬菇鸭子是谁炒的。

厨子只好把郃定招认出去。

郃定后来就成了星外楼的大厨了。

郃定在星外楼里，听到了许多江湖上的事儿。星外楼上的吃客多是江湖上的人，他们一吃起来喝起来，用什么佐酒？自然是江湖上的新鲜事儿了。

凤凰的百鸟群最近好象日子不大好过，她们好久没出来活动了。她们只要一动，各大门派都压她们。

听说凤凰病了。

九华仙女带一群人已经攻下崆峒，又奔峨嵋去了。听说峨嵋也抵敌不住。九华仙女用毒手段极高，手下又有瘦丁儿、胖枣儿这样几个高手，他们就所向披靡。看来，武林天下将来都归这九华仙女号令了。

说是她要征服各大门派之后，就要下令让各派派人赴京，在汴梁开一个天下武林大

会，让各派掌门接受皇上敕封。

江湖上无人可以抵敌九华仙女。

郢府的人都偷偷叹气。他们明白，这个九华仙女是主人的死对头。如今九华仙女理也不理郢府，她认为郢亦天已经是一个活死人了。

说到郢府的敌人，她又这样威风，郢府之人都郁郁不平。

但他们看看郢亦天的脸上没一丁点儿表情，他们就再也无所顾忌，谈说下去了。郢噉道：“如果主人下令，我们就杀上去，宰了她们这些王八蛋！”

郢定冷冷道：“你忘了郢家的家法了么？”

郢府的人都凛然，他们都明白郢府的家法的严厉，郢家人从来不在江湖上作恶，他们每行一事都要家主下令。

郢噉看着静静躺着的郢亦天，轻轻叹一口气，不再讲话。

郢定见大家沉默，就突然一笑，说道：“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说。”

众人忙问有什么好消息。

郢定便眉飞色舞地讲起来。

原来，近日江湖上出现了一对厉害人物。这一对是一男一女，男人叫湛庐剑，女的叫凤凰刀。这两个联袂行走，在江湖上专跟九华仙女过不去。九华仙女这一次上峨嵋，便碰上了这一对冤家。

郢噉道：“湛庐剑，是不是那个落魄书生祁震？听说他过去是用一柄湛庐剑的，后来又用一柄天地之剑。这个凤凰刀是个什么人？是不是那个跟落魄书生在一起的女人，传言那女人早先也是百鸟群中的一个人物，后来不知怎么跟落魄书生走到一起去了，她叫孔雀吧，怎么又叫凤凰刀？”

郢定一讲起这二人来，不禁悠然神往。

据说那女人手里握的就是一柄薄薄的小刀，是那种百鸟群用的女儿刀，但这柄刀很

奇特，刀身成凤凰形状的。

郢定就讲起这二人在峨嵋山令九华仙女铍羽之事。

原来九华仙女一路得胜，也犯了轻敌之病。

她派瘦丁儿去汴梁向皇上禀报夺崆峒的消息，又派胖枣儿去了少林、武当，与这两大派掌门谈赴京接受皇上敕封一事，她独自带二三十人上了峨嵋山。

她直到了峨嵋山上的善因庵。

峨嵋掌门了因师太迎入，请茶，问道：“九华仙女，不知来峨嵋有什么指教？”

九华仙女嘻嘻一笑道：“天下武林，近日来也太寂寞，江湖英雄十年来不曾一试技艺，难免手痒，我想请天下各大派掌门人都入京去，请圣上敕封各大派掌门。不知师太意下如何？”

这了因师太明白，九华仙女心狠手辣，在江湖上一路屈服各大门派不少，如今正是盛气而来。如果忤逆她，则峨嵋必受灾厄。如果依顺九华仙女，却又心中实不甘心。

师太正沉吟间，就听得有人说道：“不可，九华仙女的话不可信！”

说话之时，从阶下闪出一个人来。

这人英气豪爽，是一个清秀女尼，她是慈聪，是了因师太的门下弟子，也是天下第一高手郢亦天的女儿郢云风。

了因师太没讲话，九华仙女就冷冷而笑，她慢慢起身道：“了因师太还没答复我的话，你算什么，要你来插言？”

慈聪恨死了这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害得她家破人亡，她朗声道：“九华仙女，你自以为本事不小，想吞并武林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你以为自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峨嵋不会上你的当！”

九华仙女冷冷道：“好，好，了因师太，你说说看，这个小小尼姑就可以代表你们峨嵋一派么？”

了因师太一叹，知这厄劫不免。她向九华仙女说道：“如果仙女想要令峨嵋去向皇上磕头，恐怕老尼也不能去。”

九华仙女道：“是么？我们忘了，峨嵋好象是有这么一条臭规矩，不与朝廷交往。这一条规矩定得好没道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吃着大宋的粮食，怎么能不服朝廷管？”

慈聪道：“九华仙女吃的是朝廷的粮食么？我们吃的可是自己种的粮食。”

众女尼都齐声叫好，哂笑九华仙女。

九华仙女心中暗暗恼怒，心知这一次不动手，不会善罢干休的。她想道：峨嵋派中好手不多，如果我把人全拉上来，她们必受灭门之灾。可如今没了瘦丁儿胖枣儿两个高手，与他们斗便要费一点周折了，但好在可以下毒。如果趁她们不备，一举擒下这个了因师太和慈聪，其他的女尼就不足为虑了。她心中想着，向她的人递出眼神，要他们与她一齐动手。

这时，从庵外飘进来了两个人影儿。

两个人飞得极快，转眼就到了眼前。

是落魄书生祁震和他的妻子孔雀。

落魄书生祁震笑嘻嘻道：“九华仙女，我到处找你，走啊，咱们下山去，比比剑法好不好？”

孔雀也笑吟吟：“我可不想跟你比剑，我只想跟你比一比下毒，看谁最毒。”

九华仙女一见这两个人，便明白她这一行不会有便宜可占了。落魄书生是有备而来，上一次瘦丁儿胖枣儿两个人轮流与他动手，也没杀死他，被他从容逃去。如今没有了瘦丁儿与胖枣儿，怎么能杀得了他？

九华仙女冷冷一笑：“比剑比毒，又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要与峨嵋了因师太讲一点事儿，二位这样闯庵，恐怕不大合适吧？”

落魄书生笑道：“合适合适，你们这二三十人一齐闯进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的，你没觉得不合适，我们两个人闯来，又有什么不合适的？”

众女尼暗笑，笑他那滑稽样子，哪里象是那个落魄书生。

九华仙女思忖，在峨嵋没法儿动手了，只好下山。她向了因师太一揖道：“刚才的相请愿师太能愿意，下次我当派人专函来请。”

了因师太唯唯，巴不得马上把这个杀星送走。

就这样不欢而散。

郜定讲得眉飞色舞。

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郜定道：“看来这个落魄书生是专门找九华仙女的别扭，九华仙女上峨嵋，他们两个人也追上峨嵋，这是跟她较上劲儿了。”

郜墩道：“不知这个落魄书生同那瘦丁儿胖枣儿动手时，能不能胜？”

郜定道：“据那些江湖人猜测，他如果只同其中一个人斗，或许可以稍强一些。如果这两个人一齐上，他恐怕不是人家的对手了。”

众人又懊丧。

江湖之上，各大门派只顾自己，不欺负到他们头上，绝不会同九华仙女动手的。只有这落魄书生与九华仙女对敌，又能有多大作为？

郜墩道：“那个凤凰……她不是也要同九华仙女斗么？”

郜定叹道：“她剑术不错，但她不善用毒之术。她不是九华仙女的对手。”

郜府众家人慢慢散去。

他们都在外面干了一天活，都很累了。

只有郜墩还坐在郜亦天身边。

郜墩想一想，想一想这江湖之上还有谁可以同九华仙女抗衡，想了许久，还是想不

明白，只好叹了一口气，念叨着：“湛庐剑，凤凰刀，能不能胜过九华仙女？”

郜墩也想不明白，他只好不想，伏在床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郜亦天没睡。

他圆睁着眼睛，他的眼中似乎有光。

他是不是想起了他在峨嵋金顶上那雄姿，他是不是仍然渴望在江湖上挥剑奔走，叱咤风云？

但他身已残，就是心有大志，又能奈何？

小巷里，传来了夜游的盲人清唱：

“要说他，

旧日里，

金戈铁马，

也战沙场，

也走天涯。

枉做了英雄梦，

一来一去多潇洒？

多潇洒，无牵挂，

万里飘行云为家。

回头看，有美人眷顾，

也成了累累白骨，

痴也不痴，

傻也不傻。

却道声：

歌儿飞天涯。”

这歌儿唱得慢，唱得苍凉，唱得在空巷中透音回响，响得持久。

郜墩仍在鼾睡。

郜亦天听见了，听呆了，听痴了，在他那一动也不动平淡冷漠的脸上，眼角留一滴小泪。

第五十章 凤凰梧桐雨

凤凰仍在那张床上躺着。

玉瘸子还是呆呆地看着她。

玉瘸子倾慕这个女人，他甘心为这个女人而死。只要一天天呆呆地看这个女人，就可以饭也不吃觉也不睡。

可她只叫他“玉兄弟”。

她是凤凰，是只可以落栖在梧桐树上的凤凰。而他是什么人？是个瘸子，是个天天摆弄那些珠宝玉器的瘸子。

“虽然是玉，但是个瘸子……”

玉瘸子很凄苦，他自己这样说自己。

他有一驾玉做成的马车，车身雕成一个巨大的铁拐李，瘸脚、葫芦、拐杖都有，只是没有头。只是玉瘸子坐上了车，铁拐李才会有头，玉瘸子的头就成了铁拐李的头。这时，玉瘸子的四匹大宛宝马就会轻快地跑，一路上的人都抬头看玉瘸子。玉瘸子顶数这时候最快活，他明白，他坐在车上有了优长，别人最起码看不出他是瘸子来，而且他也要去告诉别人，铁拐李也是瘸子，但铁拐李一样是神仙，是八仙之一。

他喜爱玉器。

在看见凤凰之前，他最喜欢的东西是那一套神刀罗琛雕刻的玉器：一架屏风一桌一椅一盏宫灯。

如今，他最喜欢的是凤凰。

玉癸子爱凤凰，并不是市侩男人的那种肉欲之爱。

玉癸子爱凤凰，他无论怎样看，凤凰都是天下绝无仅有的最好的美人，是连神刀罗琛也雕不出来的玉器。

玉癸子对凤凰“爱不释眼”。

凤凰不能再躺在床上了。

“落魄书生和孔雀杀上了峨嵋，救了峨嵋一难。”

“九华仙女正回汴梁来。”

“郃府中之人确系如浩明所说，人人白天出去做工，人人晚上回来休息，郃亦天病情没有什么好转。”

“淮阳派师兄曾一怒被九华仙女下毒毒死。”

“百鸟群中的翠鸟、杜鹃等人被九华仙女门下追杀，血战一场，回到汴梁。”

凤凰起床了，她可以少吃一点东西了。

她有时后悔，郃亦天当年只言片语地告诉她一些绝顶武功的心法。但她当时不在意，没有学成。如今对付九华仙女，她觉得很难。

她的身体刚刚好起来。

她痴痴地望着蓝天。

郃亦天好些了么？她如果现在和他在一起，自然是那些江湖平静无风波的日子，她一定会冲进那静室，不让他静。他又不是什么出家人，静什么？把他的琴抽出琴袋，让他好好弹一曲，把他的棋盘拿下来，让他同她下一盘棋，还让他好好写一幅字，挂在墙上，写什么好？就写“凤凰、梧桐、雨”好不好？

凤凰让人拿来了琴。

她要抚琴。

琴已染上尘埃。

她用衣袖轻轻拂去尘埃。

她弹一曲什么？要弹一曲什么曲子？她与郜亦天在一起时，她弹过什么曲子？她好象弹得很多，但从来没用心弹过一曲。

她静默下来，清颊带泪，人比琴哀。

她弹一曲自己的新词《凤凰·梧桐·雨》：

“凤凰灿烂兮起翱翔，
直叩三闾兮夜未央。
餐风饮露兮性不改，
展翅万里兮逐苍茫。
地有梧桐兮伞亦张，
清越之音兮多回响。
梧桐不言兮不声张，
凤凰徘徊兮止栖梁？
血雨腥风兮随风扬，
不见梧桐兮风凄惶。
孤苦无巢兮怎生死，
羞与世人兮说凄伤。”

她已十分凄恻，哀毁身心，她静静抚琴，几乎忘了身心所处何地。她在唱，也在哭。

玉癸子听得痴了。

他明白凤凰心中的凄苦。

但他是什么人，他能劝凤凰么？他自惭形秽，如果凤凰是玉石，他只是凤凰脚边的一堆垃圾就是了。

玉癸子也随之涕泣。

凤凰决心要动手，决心同九华仙女决一死战。

她抽出那柄剑，是那柄天地之剑。

她看了玉癸子一眼，继续向前走。

翠鸟和杜鹃，还有山雀，百灵鸟都随着她，走入夜色之中。

夜色，吞没了她们。

郃噉已经学会了睡觉，他可以随时都趴在郃亦天的床边睡一觉，也可以在睡得正香时马上醒来。

郃噉每日的生活极有规律。一大早，他出去一次，在街头吃上一碗馄饨，与那卖馄饨的老头聊几句。

那老头儿是个碎嘴子，好念叨：“你小子是不是又玩儿了？”

老头一边说，还一边挤咕眼儿，用手捻着，比划着掷骰子。

郃噉也就装傻：“玩，玩，就只玩了两把。”

“玩两把就弄得眼珠子通红？”

“看……看人家玩呗。”

老头儿就笑：“挺大一户人家，咋说败就败了呢？头年还是那么威风呢，门前虽然没人把门，但那府门上有一块大门扇似的黑匾额，上面是凸顶的金字，那四个字，威风！叫什么你记不记得？你这小子傻，当然不记得，那四个字叫‘俯首云岳’我倒是请人家讲过，白吃了一碗馄饨呢。那四个字的意思是：云彩过来也得低头，别碰了郃府，泰山来了也得弯弯腰，别惹着郃老爷子生气。人家那府门上的对联好，都是用金子钉上去的。那一个字是有好几两重吧？可现在好，都被人家挖走了。上人家大门上挖金子。听说郃

家败了，在武林里不行了，是不是？”

郜墩就含混着点头。

老头儿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郜墩就笑笑，不讲话，吃过这碗馄饨，再回来。

他再看郜亦天时，觉得面色红润了些，一想这可能是天亮了，就显得脸红了些吧？

郜亦天忽然有了一点表情。

郜墩和浩明都问他想要做什么？

说一样，郜亦天也不答应，再讲一样，郜亦天也不认可，说了半天，才由浩明说出了一句：“琴棋书画……”

郜亦天马上眨一下眼。

原来他要听琴。

浩明抱来了琴。

浩明道：“我弹？”

郜亦天不愿意。

他愿意宁馨儿弹。

宁馨儿心中酸楚，一见到他这样子，不由悲从中来。

她想，她该好好弹一曲给这老人，他如果能动时，该是此中好手呢。

她就弹那一曲《侠客行》。

李白写的这诗《侠客行》，是他游侠率性之作，就满是豪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又谈论今古，朱亥一锤，打成了史书一叹。侯赢生诀，惭煞后来一切侠士勇气。

郜亦天听着，脸上的神色很是平静。

他是不是想起了他自己？他自己并不比侯赢、朱亥差，他也有名闻天下的时光。弹着弹着，宁馨儿哭了。

她知道这老人性情刚强，但他如伏骥老马，心虽仍壮，但一切离他已经很远了。他还能找到什么？浩明向宁馨儿使眼色，让她不要哭，如果她再这样哭下去，郃老爷子也会伤心的。

但宁馨儿发现，郃亦天的眼里闪着光，他的神思已去得很远。

皇上坐在御书房。

对面站着九华仙女。

他的心思已不在案卷上，他在想对面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一身戎装更显得俏丽英武，宫中哪有这样的刚勇美人？皇上心里很犹豫，要不要把她留宿在宫中一夜？如果她留在宫中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妥？他已经很久没有可心的女人了，沐珠已死，他的日子很没味儿了。

他笑道：“九妹，为什么不坐？”

九华仙女就斜扞着身子，坐下了。

皇上在笑：“你杀了我的妃子，你得赔给我一个妃子……”

九华仙女明白皇上的心思，就嘟着嘴笑：“皇上笑话了，我哪里去找一个如花似玉的妃子给你？”

皇上道：“对啊，你找不到，就把你赔给我，好不好？”

九华仙女不光会杀人，也会羞怯，她低下头，低低地说了几个字，让皇上听也听不清。

再一抬头，她已脸色绯红。

皇上心中大喜，走上去，抱起她来，向床榻走去。

皇上最愿意抱她，头一回抱她的时候，皇上就吃了一惊，一个窈窕的女人，身子竟没有一点儿重量。那时皇上就问：“你身子怎么没重量？”

“这是功夫，只要我的手搭在皇上身上，就可以把我的重量放在地上。”

皇上大喜，连连说好。

皇上很喜欢。

一个女人，可以曲尽其欢，不同别的妃子一样，给他以更大的欢乐，这女人不是女人，而是一只讨人喜欢的狐狸。他喜欢她。

皇上快活了，问她：“你为什么不杀死郤亦天？”

九华仙女笑了，这一笑是因为皇上不懂得江湖上门派纷争明争暗斗的复杂。

九华仙女道：“郤亦天虽然躺下了，但他还是一只老虎，病老虎不是死老虎，江湖上只要有这个人在，就不会出现新的老虎了，这一头新的老虎一定是自己人，到那时，我们一定要杀了郤亦天。”

皇上也很聪明：“你的那只老虎在哪儿？”

九华仙女一笑：“我呀。”

皇上大笑道：“我看你不象是一只老虎，倒象是一只猫儿。”

九华仙女媚笑道：“那只是皇上的猫，皇上的猫一放出皇宫，不就成了老虎了么？”

皇上龙颜大悦，就又搂着九华仙女，着实地亲热了一回。九华仙女的皮肤太细嫩了些，皇上一点点儿拿捏着，叹道：“练武之人，怎么有这么好的肌肤？”

第五十一章 风雨声中夜归人

江湖上风波迭起。

江湖上又见血腥。

东北大豪熊一恶挑斗瘦丁儿，连战两日两夜，被瘦丁儿杀死。

江南武林世家江门弟子江枫飞骑北下，至汴梁城郊遇胖枣儿，两人比剑定高下，从

清晨战到日暮，胖枣儿从口中吐出一枝枣核钉，直钉在江枫额头上。

泰山三杰、湖北五虎已经又依附在九华仙女名下。

小人儿田渠放出来之后，也去找九华仙女，扬言要报仇。他说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窝囊气，他要找凤凰报仇，也要找郢亦天报仇。他扬言他要杀了郢亦天，非亲手杀了他不可。小人儿毕竟是小人儿，他还有一句话是：从今日起，哪个人杀死郢亦天，他就先杀了那一个人。

郢亦天笃定要死在他手里。

没有人拿他这话当儿戏，小人儿就是小人儿，他做事哪会有什么君子样儿，怎么会有什么江湖道义？如果一个别的江湖名人说了这句话，江湖人会以为他无赖，从此不齿他的为人。你一个好好的人，去杀什么郢亦天？他只是一个病人，一个躺倒在床上，除了吃饭，呼吸以外与死人无异的病人。但小人儿田渠做事一向乖张，别人知道他说到做到，深以为然。

郢亦天这只病老虎眼看要变成死老虎了，杀死他的人一定是小人儿田渠。

郢府中仍是那么平静。

但郢府也不是没有一丁点儿准备。

因为浩明曾经为凤凰治病，从凤凰那儿拿回了三千两银子，郢府的日子就好过了些了。现在郢定等人已不用出去做工了，他们分几拨人，日夜守护在郢亦天的房门外。

他们也听到了小人儿田渠的狂言，他们怕小人儿田渠来偷袭。

谁能杀死郢亦天，也算是江湖上的一件大事。

郢府的夜，黑沉沉的。

人们都睡了。

但从郢府中突然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走得很快。

他拐街弯巷，来到了一个大院外。

这大院有匾额，上面写着“尚书门第”四个大字。显然这里并不是正门。

这男人身子一纵，轻功极佳，竟然轻轻巧巧地跃进了门内。

他慢慢走入花园。

花园内，有一座很大的亭子。

亭子里，坐着一个女人，一个很优雅的女人。她自己已坐在那里摆弄棋子。

她对这来人不屑一顾。

“公主，公主，属下来了。”

他声音透着谦卑，也有一丁点儿激动。

女人一笑，回头看着他：“好啊，你辛苦了。”

他受宠若惊：“不辛苦，不辛苦。”

女人问：“郃家这些日子有什么动静么？”

这人忙回答：“没什么动静。这些日子郃家的家人不用出去做工了，这倒是清闲了。”

女人问：“怎么？为什么不出去做工了？”

这人回答：“那天浩明出去了，他不知给谁看了一次病，就弄回来了三千两银子。

这三千两银子在郃府也够花上一阵子的了。”

女人冷笑：“好，就花他的三千两银子吧。”

这人小心翼翼：“公主，为什么不把这个浩明弄死，让郃老头儿也没了依靠，岂不是死得更快？”

女人笑笑道：“他死不死还不是由你说了算么？”

“那当然。我只要……”

女人道：“我不想让他死，我还要让他看一场好戏。”

男人怔怔地看她。

这个女人越来越威风了，她越威风，他就越没有希望接近她。他希望十来年前柴房

中的那一场梦会再来，但这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他仍在为这渺茫的希望尽力。

女人面色一肃：“郃老头儿有什么举动？”

“他不能动，每天只是躺着，已经躺了两个月了。他刚开始时还象见好，但以后就没大变化了。现在能吃饭，能喝水，大小解都靠别人收拾。他真的不能动了。”

女人冷冰冰：“不能动最好。我告诉你，看好他，别让他死了，这就是你的大功一件。”

这人心中嘀咕：郃老头儿这样子，说不定哪一天他自己就会完蛋，我怎么看好他？他万一死了，你怪罪我，我不是天大冤枉？

女人似看明白了你的心思，冷冷道：“他自己要死没办法，如果他自己不死，就好了。我这十年来，精心安排了一场戏，这场戏眼看就弄好了，不给他看看，岂不是大煞风景？”

男人想问问她是一场什么戏，但一看见她那冷冰冰的样子，就心中凛惧，不敢讲话。

女人道：“郃府中那些人，你说他们功夫都不错么？”

这人沉吟道：“据我所知，这些人决不会比江湖上哪一个大门派弱。但郃家有严令，不得与人争勇斗狠，只要不是主人下令，有争勇斗狠者轻则打成残废，重则处死。”

女人轻轻一叹。

看来她还是感慨这部亦天的严威，他虽然躺下了，但郃家不倒，仆人不散，宁可去做工换银子度日也不散去，这一点就叫人很是害怕。如果郃亦天不躺下，郃家实在难图。

女人冷冷道：“你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办法？”

男人怔怔地看着她。

他明白这女人智计百出。

他得听这女人的吩咐。

女人一笑：“我告诉你，我将来有一场好戏要在郅家演。那时你就要忙一会儿了。这是一包药粉，在我派人告诉你时，把这药粉放在井里。这是一包解药，我可不想让你也中了这毒。让郅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吃一天这井水，吃这井水做成的食物。”

男人听着，吓得心惊肉跳。心想这女人确实狠毒，他这样的男人，一听到她讲说这计策时也是心惊肉跳的，她为什么就能够说得若无其事？这样的女人，会把男人吞下去，连骨头也不吐出来。她哪里是什么仙女，只是个妖魔。但一听到她说到他，关照他别中了毒时，他就心中又一动，这女人待我不错，也许我把这一件事办好了，以后就可以随她出入了，那时在她身边，天天可以见到她，比现在这样熬煎着，不是好得多么？

男人想着，就想得怔怔的。

女人一笑，自然明白他心中想些什么。

她是一个阴毒女人，但也是一个智计很深的女人，不然她怎么会带领这些人在江湖上纵横叱咤，屡掀风波？

她这时就话音一低：“你这些日子受苦了，我想，我一定早些把郅家的事儿办了，那时你就可以出来了，跟着我，打天下。”

男人精神一振。

这女人虽然阴毒，但她漂亮，妩媚，她又有一身迷死人的本事，柴房一夜，就足够他受用九年的了，再遇上别的女人，总是味同嚼蜡，哪里有和她在一起那旖旎风光？他惦念这个女人，情愿为这个女人粉身碎骨。

他心中自慰，听她这一句话，他不会再在郅府久呆了。

他呆呆怔怔地看着她。

女人话语轻轻：“想我吗？”

她这话语说得几乎听不到，但却象一个响雷炸响在他耳边。

“想，想，想。”

他几乎要流泪。

女人的话语温柔：“轻一点儿，轻一点儿。外面有人，别让他们听见。我平日对他们都不假辞色，这要让他们听见了，他们会心生嫉妒，悄悄地杀死你的。”

男人心一惊，也压低了声音，他差点又要跪下了：“我一定……好……报答你对我的……”

他已涕不能言。

郃亦天躺在床上，双眼平平，看着天花板。

他身边是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坐在椅子上，他是郃定。

郃定自从不出府后，就与郃墩两人轮流看护郃亦天。

郃定看着郃亦天，他眼中的泪在流，他明白他不能有一丁点儿动静，否则郃亦天会察觉，他会伤心。

这时，从郃府外走过来了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走到一间小小房屋里。

这房屋里灰尘积厚，已好久无人居住了。

一个女人道：“百灵，点灯！”

灯下，可以见到，这三个女人是凤凰、百灵、山雀。

凤凰道：“她们早就不要这地方了，她们不用再看着郃府了。”

她这句话说得很轻，语气之中，有凄伤之情。

凤凰看看百灵、山雀，说道：“山雀在这儿守着，我与百灵进去看看。”

小屋的屋角有一道夹壁墙，从夹壁墙走下去，就可以慢慢走入地下了。

地下有一个很大的厅室。

厅室正中有一张椅子。下面左右两侧还排放着六只绣墩，在这正中的椅子上，蒙着一条绸巾，绸巾上绣着一只展翅的凤凰。椅子后面还有酒坛、酒瓶、杯子。

凤凰站在这里，她不是头一次来了，但她来这里仍是触目惊心。

九华仙女她们一共多少人？她把那个巢穴放在郢亦天屋下，是有她的用心的。她想明白告诉郢亦天，她不相信他！

她们有许多人，至少有七个人常常坐在这里，她与她们议论江湖大事，议论如何杀人，如何制服各大门派，她们也胁迫郢亦天，她给郢亦天服了七色七虫花毒！

凤凰这时心神一荡，想起了她多次哀求郢亦天，想要生一个儿子。但郢亦天对这事很冷淡。她以为郢亦天心中是不以为然，因为他既有儿子又有女儿，又何必要她许媚儿生儿子？自私，就不想要儿子，她这样想。她不知道他服了七色七虫花，那毒对后代不利。他千方百计不要孩子，是不是有他的苦心？郢府门口有横匾，横匾上是“俯首云岳”四个字，那一副楹联也极气派，但落魄书生挑楹联、砸匾额，郢亦天竟能不动手。她以为他是在忍，却不知他根本不可能与人动手。他心中想的是，他这个武林第一高手的名头早没了才好，那样九华仙女辖制他也没什么大用了。

凤凰站在这里，百感交集。

她又向里走去。

她来到了郢亦天的那间静室之下。

这就是郢亦天不许她进的那一间静室。这间静室只有他与郢明可以出入，平时总是郢明在门口把守，不让任何人进去打扰郢亦天。她以为这是郢亦天躲着她，要自己练功的地方，也曾怒，也曾要来闯，但她从来没想到这地方是郢亦天与九华仙女联系的通道。

她轻轻一掀墙上机关，轧轧下来了一块石块。

石块上摆着那一只落满了灰的蒲团。

凤凰不禁悲从中来，郢亦天啊郢亦天，你这天下第一高手可也真是可悲，人家只要一掀机关，你就得乖乖下来听令。

她又看一边墙上，不由吃了一惊。

她上一次来，并没注意到墙上有两个大字。

这两个大字是用棋子用力掷入墙内的。

这两个大字是酒、色。

这是什么意思？

凤凰细看了看这棋子，明白这只是在近半尺之内距离掷入墙的，手法极妙，掷劲之俏实在罕见。这手法恐怕她与落魄书生都极难做到。落魄书生是不善此道，而她是内力不修，手法也不及人家。

这人一定是绝世高手。

凤凰又来到了她那房间的下面。

她看到了几个石鼓。

这几个石鼓摆在屋内四角，石鼓中间有眼，眼中插一铁管。这样上面每有人讲话，这屋内便可以清晰听见。

她现在就听到了郜亦天躺在床上时的轻轻呼吸，也听到了那个陪他的人浊重的呼吸之声。

凤凰马上脸色绯红。

她恨不能宰了九华仙女。这个王八蛋，竟用这种卑下手段来对待她。她与郜亦天那些缠绵情话岂不是都被人听了去？她心中隐隐作痛，她当时那么痴情，那么热切地寻找男人的爱，郜亦天若即若离，原来他早知道这个？可他居然也能与她在床上作爱，他心里明明知道床下有人窥听！

郜亦天哪，你，你.....

凤凰坐中蒲团上，让百灵把她升上去。

她坐在了郜亦天的静室内。

如果是在白日，她又可以看到郜亦天精心做人那样子了。

他又封琴又弃棋的，弄那些障眼法，不过是因为他没了功夫，没了内力。

凤凰苦苦一笑。

他用什么法儿把这些东西嵌入墙内的，用什么方法把这些凿进去的，这也是个谜。

凤凰进屋了。这是她自己的屋子。坐在椅子上的家人站起来了，他是家里的厨子郜定。

郜亦天也明白有人来了，他的眼睛睁大了。

他的脸色很平淡，他是不是嗅到了她身上那熟悉的、淡淡的香气？

但他很平静，没一丁点儿激动。

郜定见过世面。他见许媚儿夜深进来了，虽然很是吃惊，但还是躬了躬腰，施礼道：“夫人！”

这一声夫人叫得勉强，也有些愤怒。

凤凰只是嗯了一声，她的目光，她的心思全在郜亦天身上。

她看着郜亦天，心中似有许多话要说。

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许媚儿想告诉郜亦天，她这些天心里都想些什么，也想告诉他，她在做什么。但她说不出。她与郜亦天之间，有许多难以言诉的话语。

她只好不讲这些。

郜定俯身下去：“老爷，老爷，夫人来了，她来看你了。”

郜亦天脸色不变，只是眨了一次眼。

郜定欢欣道：“夫人，老爷明白了，他说好。”

许媚儿心一抖。郜亦天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郜亦天，如今你只好靠别人替你讲话了么？

郜定倒是有些激动，他哽咽道：“夫人，夫人，老爷他还能听见，你.....你对他说几

句话吧？”

许媚儿点点头。

女人的心里话，常常难说。女人在那些很庄重的场合，常常说不出自己的心里话。

女人心里的闸没打开。

许媚儿一叹，轻轻说话了。

既然来了，就一定要说，说什么呢？

“亦天，我看到了那地下通道，还有那一间大厅，很大，有一张椅子，六只绣墩。椅子上还绣一只凤凰，绣得不错。”

她说话了，为什么讲这些？她不明白，这一切郢亦天都已经知道了么？她不明白这一切都是石头，沉沉地压在他心上已经十来年了么？

“看来她很有心计。是不是？”

郢亦天的眼睛眨了一眨。

他这是表示同意许媚儿的话：你说得是，说得对。

“她骗了你。她给你服了毒……”

她从浩明那儿听到了这事儿。但是，郢亦天，郢亦天，你可以同浩明讲，为什么不能同许媚儿说？

许媚儿并不是从与你在一起的那一年就想弄百鸟群的。

你为什么不讲？

郢亦天没声响，他不愿意让许媚儿受苦？他不相信她？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许媚儿叹了一口气。

郢亦天已经这样了，她又何必喋喋不休地总讲这些？她是一个倜傥女子，是在江湖上有名有声的豪侠女人，她怎么能只想这些？

许媚儿苦苦一笑。

郜定在一边，心中暗想：怪不得老爷子很宠这个夫人，任由她来去，一句也不跟她讲什么郜家家法。原来这女人确有过人之处。你看她那讲话的样子，简直可以迷死世上的一切男人。她那忧心忡忡的劲儿，让热血男儿可以为她洒血汗，抛头颅。她是江湖上第一美人，一定会有许多人羡慕她，宠着她，把她宠坏了，老爷子不娇她惯她怎么行？

许媚儿心头哽咽：“亦天，亦天，我来看你，恐怕这是最后一回了，我要走了，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去了……”

她没注意到郜亦天的眼皮眨了两眨。

郜定心中一叹，他是在叹老爷子糊涂。

你自己都这模样了，还不愿意她走么？这么一只美丽漂亮的鸟儿，别人怎么会不爱？你要她不走怎么行？老爷子也是个痴人，痴人哪……

许媚儿说道：“你与我之间的那一切恩怨都该过去了。我这些日子一想，我自己是在胡闹，可你呢，你是自傲……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担一切风险，就闹成了这个样子……”

许媚儿一叹，她不说了。

她再说下去，还会有什么用？徒然刺伤一个已经倒下去的人的心罢了。

她来这里，不是为了刺伤他。

她只是想向他告别。

郜亦天看着她，不眨眼。

他为什么一点表示也没有？

郜噉走进来了，他来换郜定，让郜定去睡。

郜噉也只是惊讶地看一看她，一句话也不讲。

郜府的家人都会如此么？他们已经对一切事都不以为然，处变不惊了。

郜定向许媚儿一躬，转身走了。

许媚儿对郜亦天道：“亦天，你多保重！”

她象沉吟了一下，想她是不是该向郜亦天告别，是不是该有一个更亲热的表示，但她自己苦笑了笑，走出去了。

她和百灵从大门走出去的，郜定站在大门边，呆呆地看她。

第五十二章 义是女儿刀

湖上。

沙滩边。

百鸟聚齐。

只缺孔雀，缺黄鹂，还缺乌鸦。

缺的不是死了，就是飞了。

百鸟都聚齐在湖上，在沙滩上。

凤凰也在，她聚齐百鸟，想做什么，谁也不知道。

凤凰只是告诉大家，都来湖上，来沙滩上好好玩一玩。

女孩子们喜欢玩沙子，在沙滩上，把所有的沙子都堆成山，堆成城，堆成房子，想象着过日子的热闹。

女孩子们的憧憬自然是好好过日子。

她们在等待，等待凤凰下令。

凤凰这几日也好脾气，只是和她们玩笑。

这些女孩子们都玩疯了。

凤凰为她们唱歌。

她最愿意唱的是一曲汉乐府《江南》：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凤凰反复吟唱这一曲子，唱着唱着，人竟变得痴了。

众鸟们也就熟知了这曲调，也一同唱起来：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山雀不明白，问：“翠鸟姐姐，这一曲子为什么要唱那么四句，就唱一句鱼戏莲叶间，再唱一句戏东西南北就行了呗，为什么一句一句唱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呢？”

翠鸟大些，人又聪明，就明白这曲的好处，她一笑道：“这么唱，东西南北，哪儿都有鱼，鱼都在莲叶下戏，那滋味好呢。”

山雀一想，明白了，就笑，又唱。

凤凰把女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大家都静静坐在沙滩上。

凤凰笑一笑，说：“我有一件心事，要向大家说。”

众女孩目不转睛盯着凤凰。

凤凰说道：“百鸟群一立，原想是对付那些狠毒的男人，那些不把女人当人的男人，所以才杀了钟子楚，也杀了那几个坏家伙。为了立威名，杀了天上公子白羽。后来，百鸟群在江湖上便有了威名，直到最近江湖上有了大变故。”

她望望这些女孩子，她们都是她的姐妹，甘愿为她赴死。

“九华仙女的势力很大，江湖上各大门派都屈服于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各大门派谁也不敢同她斗。因为她身后是宋朝的皇上，各大门派同皇上斗，无论如何也斗不过的。但九华仙女作恶太多，杀人成群，把江湖上的不少好人都杀死了。我们百鸟群和落魄书生夫妻与她敌对，日子也极难过。”

众女孩都聚精会神，听凤凰讲下去。

“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也是落魄书生祁震、医鬼浩明、还有……郜亦天这三个男人告诉我的一个道理。那就是：天下的男人还是有好人。坏人多，好人少，但这世上毕竟还有浩明这样的坦荡男人，有落魄书生这样的痴心男儿，有郜亦天这样的……人。你们都是一些好女孩子，可以去找，去寻，找到这样的男人，岂不会象孔雀一样，一生快活？就是找不到这样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樵夫，一个渔夫，也一样可以生儿育女，少了这些血腥厮杀……所以，我想请你们把那一柄女儿刀留下，放在这儿，都走开，回去过日子。你们可以到江南去。江南那地方好，风景好，也许就会有好人。我们以前弄到了不少珠宝，我都托付玉兄弟把它们换成了银票，每人可有许多银子，你可以在江南买下一座院子，可以三五个人在一起，把男人招赘入门。好则好，不好就打出去，可别杀了他们……”

女孩子们一笑，但随即又静了下来。

“这样，你们就免了这江湖上的血腥之争，可不必流血了。”

众女孩子绝没想到，凤凰会讲出这样话来。

她们沉默了。

谁不想有一个家？谁不想到江南那风光秀丽的地方买一所园子，几个姐妹好好地过日子？

但是，要解散百鸟群，这怎么说？

翠鸟说道：“我们走了，你自己走不走？”

凤凰一叹：“我不走。”

翠鸟道：“你为什么不走？”

凤凰的眼光停在湖水上，她轻轻地吐了一句：“我一定要杀死九华仙女，要与落魄书生一试剑法，为郃门雪耻！”

翠鸟道：“我们一起百鸟群时，就曾经立誓，谁自行离开或做出叛道之事，受百鸟之啄的。”

凤凰道：“如果你们走了，这一条也自然无用了。”

翠鸟站起来了，她笑了一笑，说道：“凤凰，凤凰，你身为百鸟之王，竟然想解散百鸟群，你是不是该受‘百鸟之啄’？”

凤凰看着翠鸟，翠鸟的眼里有泪。凤凰一吼道：“你们去了，也是白死！郃府之事，不关你们事，你们何必要死在这里？”

翠鸟也吼：“你一个人管天下事？你以为只有你凤凰管用？”

杜鹃道：“凤凰，你错了。你开始领我们杀男人时，我们还有些不愿意干。可现在，百鸟群管江湖事，我们为什么不干？你去听听，连清唱的盲人也唱咱们百鸟群，你没听见？”

山雀眼中流泪。

众女人坐在沙滩上，风冷，但心却极热。

她们一齐唱，这是那些凄风苦雨夜在街头清唱的盲人唱的曲儿：

“画栋雕栏成空巢，

铁马金戈旧岁月。

江湖干戈谁知晓，

一杯酒酹岁月？

堂堂须眉怯勇，

百鸟鸣声不歇。

说什么木兰从军，

讲什么赛儿揽月？

凤凰鸣九天，

百鸟噪不歇；

薄薄一柄女儿刀，

也击邪恶！”

众女人轻吟低唱，把这一曲盲人清曲唱起来，唱成了回肠荡气的歌子。

凤凰看着这些女人，一叹，她说不服她们。

就有人击节叹：“好，好一个薄薄一柄女儿刀，也击邪恶！”

回头看，却是落魄书生祁震，后面是笑吟吟的孔雀。

“还你这一柄刀。”

翠鸟、山雀都愣了。

这时孔雀为什么要还刀？

她不是要与百鸟群共生死么？她是怕了，才还凤凰这一柄刀么？

孔雀笑道：“你何必担心？咱们这些女人，从来就没被别人当成人看。就是一死，也死得象样子。你这柄刀留着，如果到了最后，就留给自己，你忘了么？”

孔雀随口而吟道：“薄薄女儿刀，专杀负心人。天道不公正，莫伤女儿心。”

凤凰接过了这柄刀。

山雀见孔雀还刀给了凤凰，冷冷一问：“那你的刀呢？”

孔雀应该没有刀的，她是向凤凰借了一口刀。如今还了，怎么还有？

孔雀慢慢自袖里掏出一柄刀，她淡淡说道：

“我也有一柄刀，比凤凰的差，但比你们的好。上面有一只孔雀，我让玉兄弟亲手为我做的呢。”

众女孩子突然一声欢呼，山雀冲上去抱住了孔雀。

都眼中有泪。

她们很快活，她们很激动。

落魄书生也眼睛湿润，他说道：“凤凰，你那四行诗中，应该改一个字。”

改哪一个字？

落魄书生吟道：“薄薄女儿刀，专杀贪心人。天道不公正，只伤女儿心。”

这四句被他用内力一朗吟，顿生无限英气，让百鸟群的女人们呆了。

好，好，就是这四句。

凤凰缓缓起身道：“祁震，我告诉你，我跟你的事没了结，和九华仙女一搏之后，如果我还活着，我要跟你比剑，决一死战！”

凤凰的眼里也有泪。落魄书生朗声一笑：“为什么不？我也愿陪你一战！”

第五十三章 火焚凤凰

江湖上，各大门派都已经屈服。

原来定在终南山的天下武林之会改在汴梁城举行。

九华仙女有她的安排，她的安排是，到时候当众杀了郜亦天，以示威风，让天下武

林人士明白她的威严。那时，谁还敢不服？

郢亦天虽然不能动不能言，但别人杀了他，还显不出威风来，把人弄成这个样子，是她九华仙女的功劳。所以她到时杀人，就具有极大的意义：天下第一高手也被我杀死，别人你敢怎么样？然后她再亮出圣旨，当场封那几大派掌门人一个名头，这样天下武林就尽入她的掌握之中了。

江湖除了凤凰领的百鸟群之外，无一派与她公开抗衡。

江湖上除落魄书生夫妻之外，没一个人敢跟她捣乱。

凤凰却送来了一封柬书信。

书信说的是：

九华仙女示下：

知江湖纷纷承你眷顾，各大门派皆无异议，心中颇不以为然。想这听人床脚、窥人夫妻私语的小人怎么也能领袖武林？既能投毒于郢亦天，又何患不能荼毒天下武林？你先害郢亦天于不治，继又杀武林十数家人口性命，家也有仇，江湖也有怨，何不提三尺长剑，与我来做一次生死之决？也让江湖人知你九华仙女除了投毒之外，也算还有一点过人的本事？

凤凰仗剑一揖以待。

九华仙女冷笑：“我没去找你，你反倒要来找我？这一回你死到临头了。这一次不杀了你，让江湖上的各大门派怎么能服我？”

她明白，凤凰这一次也是有备而来，她与凤凰比剑，也不一定能胜，但凤凰不擅用毒，事至紧急，她可以用毒应付，让凤凰无法取胜。

如果擒住凤凰，或杀了凤凰，打散百鸟群，她再在江湖上叱咤风云，各大门派就更不得不听她的了。

她决定赴约。

汴梁城外。

凤凰在等待。

她心平气和，她静静地等。

她要与九华仙女一战。

她只要能胜九华仙女，这一场江湖风波便会消弭于无形。

她身后是落魄书生祁震、孔雀，再后边是百鸟群的女人。

九华仙女也缓缓走来。

她身后也有三四十人。

这些人中有绝世高手瘦丁儿、胖枣儿，还有泰山三杰、小人儿田渠和一些在江湖上有名的高手。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九华仙女道：“许媚儿，不知道江湖上的人怎么瞎了眼的，竟然说你这个人天下第一美人？我看你这人只是一个大傻瓜，一味地向那个老头子卖娇的大傻瓜，你知道听你风儿的是什么人么？”

她一指身后的瘦丁儿、胖枣儿。

“就是这两位高手。他们对你的那点本事可是熟悉得很哪，是不是？”

瘦丁儿、胖枣儿哈哈大笑。

瘦丁儿点头：“好，有味儿，有味儿。”

胖枣儿道：“好，好，象醇酒，很纯很纯的醇酒。”

两个人肆无忌惮地大笑。

许媚儿脸色绯红。

她冷笑了笑：“九华仙女，你是不是想让郢亦天娶你啊，他不要你，你就恼羞成怒，给他吃了七色七虫花。就这样，他不是也不要你了么？”

许媚儿是聪明人，自然明白要治服对方，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九华仙女也恼羞成怒。

许媚儿这一句话也说中了她的羞处，当年她纠缠郃亦天，也想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的夫人，郃亦天也散漫答应了，但对她并无真心，所以她才又羞又怒。而且她又发现郃亦天同许媚儿忽然一日成了夫妻，她才决定给郃亦天用毒，用那七色七虫花毒倒了他。

许媚儿虽不知细情，但也揣摸得差不多，就用这件事来反唇相讥。

九华仙女冷笑道：“你以为你那个倒在床上的病老头子人人想要么？你明白不明白，我哪一天高兴，就会哪一天去砍了他的头。那时成为寡妇的可不是九华仙女，而是你这个天下第一的骚狐狸！”

许媚儿一笑道：“你讨好他不成，嫁他不成，想杀死他了？那也容易。只要你给他解了毒，你们这一群狐群狗党哪一个是他的对手？”

九华仙女冷冷哂笑。

她当然明白，如果郃亦天不被毒倒，她的计谋就不能这么快成事。

她冷冷道：“许媚儿，你哭吧，郃亦天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了，我可以告诉你，不出今年，我就会宰了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江湖上又出现了天下第一高手。”

许媚儿笑道：“这可没听说，不知你们哪一位是天下第一高手？”

瘦丁儿昂然：“我！”

胖枣儿忙道：“还有我！”

许媚儿冷冷道：“真失礼了。郃亦天不济，也没低贱到去听人家床脚的程度。这世道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听人家的床脚的人也能做天下第一高手了么？”

众鸟们就哄笑。

瘦丁儿趁人们笑声一落，就捏着嗓子：“亦天，亦天，我要为你生个儿子……”

他这是学凤凰，学许媚儿，他学得极象，那声音，那羞涩，活活是许媚儿的口气。

胖枣儿冷冰冰：“生出来也是个残废，一个聋子，一个瘸子，一个哑子，只能做天残地缺的徒弟了。”

九华仙女身后的人在笑。

众鸟们不语，她们默然。象瘦丁儿、胖枣儿这样的高手，却没一点儿品行，去窥听人家夫妻间的床脚，本是羞耻之事。他却不以为羞，反而津津乐此，谈而不疲。对这种人，你有什么办法？

落魄书生朗声一啸，说道：“瘦丁儿、胖枣儿，你们两个狗也不如的东西，看今天祁震收拾你们！”

他振剑欲出，被孔雀止住。

凤凰望着九华仙女，一叹。

“斗嘴有什么用？你还是出剑吧。”

九华仙女也冷笑：“不杀败你，你怎么会服？”

两个人都掣出剑来。

凤凰用的是天地之剑。九华仙女用一柄越女剑。

两个人杀在一起。

女人斗剑，却另有一番景象。

剑走轻灵，人倏忽分开，又匆匆聚合，剑花象梨花，扑簌簌如雪飘落，刹那间无影无踪，杀气都隐在人的倩影之中，每一招一式都极好看。剑幕闪现，却也有无限杀机，玉人移步，总有些娇羞模样。

两个人斗了三四十个回合。

九华仙女暗暗心惊，这个凤凰，比以前见到她练剑时的剑术精进了许多，她出剑大气，不偏不斜，直直正中，取中宫之位，便多机变之势。她又剑剑平稳，每剑都实扎不虚，没一丁点儿花俏。看着看着，九华仙女竟看不出她剑招中有一点破绽处，这不禁让

她心中着急。

她如何能赢得凤凰？

许媚儿也心惊，她不明白这个九华仙女怎么能有这么好的剑术，她用剑刁邪，每一剑都自偏斜出，偏则激，所以每一剑都恰恰行险。象九华仙女这样的人必然不敢犯险而进，她已经屈服了各门派，何必要同凤凰生死相搏？但她恰恰就是同凤凰生死相搏，每一出手每一递招都绝无退路，这打法不象是一个女人的剑术，倒象江湖上的一些邪门派人物的剑法，虽精巧，却多心机，虽机密，却无大度。

她怎样才能赢得这个九华仙女？

旁观的人都为她们着急。

落魄书生看她们二人用剑，明白这斗法至少要斗上三百招才可以分出胜负来，最终当然还是凤凰会赢，但这斗法实在是太吃力，闹不好非斗出个两败俱伤不可。他站在凤凰身后有两丈远，如凤凰出现意外，他就上去搭救她。

凤凰明白，她与九华仙女的剑法也不相上下，如果二人再斗下去，她倒有取胜的可能。

她出剑不急不躁，直取中路，唰地向九华仙女刺去。

九华仙女见她这一剑是取中路，有泰山剑法的“中岳直来”剑势，就微微一笑，仍以偏锋斜挑，直奔凤凰左肋。

凤凰以为她这一剑仍是偏锋突出，便回身去刺她右臂，去刺她右臂手少阴心经脉的极泉，青灵、少海三次。

谁知九华仙女此剑一贴，用了个“粘”字诀，两剑紧张，撕扯不开。

凤凰心中惊愕，两人比剑，如内力相差极为悬殊，自可以此法粘住对方之剑，但九华仙女内力与自己相差无几，而且还比自己差一些，她为什么要用“粘”字诀？

她正心意一转，落魄书生在后怒喝道：“小心！防她下毒……”

凤凰此时也突然醒悟，明白九华仙女用意了，她刚用力震剑，想把天地之剑收回，刚一用力，便觉出对方左手一扬，从手中飞出十几枚银针来。

银针无声。

凤凰疾怔一闪。

她躲过这一簇银针，银针向落魄书生和孔雀飞去，落魄书生一振湛庐剑，一丛银针便飞得无影无踪。

凤凰心中暗自庆幸，以为她向前一闪这一招极灵，躲过了九华仙女的暗算，不料九华仙女的剑一用力，剑身挽了一个剑花，便在剑尖处爆起一团轻烟……

凤凰心知不好，她身子急向后退，但她刚一收剑，身子一提气，便觉头一昏迷，人一纵起半空，便叭地落地。

落魄书生最快，飞剑纵身来夺人，但这边同时纵起两人，三个人在空中叭叭换了几招。

三人落地，落魄书生刺了四剑，瘦丁儿和胖枣儿各出了三招。

翠鸟和杜鹃山雀一齐跑上。孔雀直扑凤凰，要救她下来。

对面冲出泰山三杰，三柄剑敌住翠鸟三人，小人儿田渠身子飘飞，迎向孔雀。

这时，九华仙女已用剑疾点凤凰身上大穴，把她拎起来，退向身后。

几伙人在拚命死战。

百鸟群众女人一见凤凰被擒，不顾一切，全冲上去与对方动手，一时由二人对剑变成众人齐殴。

这一场杀得很苦。

小人儿田渠绕着跑，让孔雀杀不到他，还时而出鞭，象乌龙戏水，一鞭鞭击向孔雀。他并不想与孔雀决战，只是与她斗气。孔雀近不了身，自然也拿他没法儿。瘦丁儿与胖枣儿群斗落魄书生，两个人出手绵密有致，有攻有守，落魄书生几剑出手之后，顿落下

风，但落魄书生剑快，人也狠，就使他二人心存忌惮，不敢逼得太近太狠。那一边泰山三杰剑法极精，三人斗翠鸟山雀杜鹃就更是游刃有余，但泰山三杰心存仁慈，不愿杀她们，剑招之中就处处存让步之心，也没出什么意外。

但百鸟群中有两人被九华仙女所伤，她们虽犹自苦战，但显然已是力不从心。

落魄书生心中一叹，知今天这一战大败之势已不可免，他一边疾忙出剑，一边观看众人之战，见百鸟群的女人虽人人自危，但没一个人退却，都拚命苦战，心中还稍心安了一些。

翠鸟一边狠狠出刀，一边怒吼，她恨泰山三杰，如果不是有这些人帮九华仙女，她们或许会救下凤凰来。

九华仙女突然长声一啸。

瘦丁儿、胖枣儿便向外一跳，不再与落魄书生缠斗。

众人也都住手了。

九华仙女冷冷一笑：“何必这样苦苦缠斗？你们要不马上退去，我就在这里一剑刺死了她！”

众人犹豫，她们仍然想拚力抢回凤凰。

凤凰醒了。

她看见了她的姐妹们。

她们一个个斗得很苦，有的已经带伤。

凤凰凄然一笑：“祁震，祁震，你带她们回去吧。”

她语声哽咽。

她已再无话可说。

凤凰低下了头。

百鸟们也低下了头，她们明白凤凰的意思，她们想起了那四句誓言：薄薄女儿刀，

专杀贪心人，天道不公正，莫伤女儿心。

凤凰的左手还可以用。

她从袖中抽出了薄薄的女儿刀，向她自己的胸膛刺去！

九华仙女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一举。

这柄女儿刀很快，又薄，凤凰虽被点了穴道，但这一刺也足以了她的命！

瘦丁儿和胖枣儿都是一声惊叫。

来不及了，谁也来不及出手了。

叭——，一条鞭子卷过来，把这一柄女儿刀从凤凰手里轻轻夺走。

用鞭子的是小人儿田渠。

田渠笑道：“你何必要死？还没到你死的时候呢。”

他笑嘻嘻的样子，象个调皮的孩子。

落魄书生一招手。

孔雀和翠鸟她们退走了。

她们一步三回头，看凤凰。

第五十四章 残废人的痴心

天在下大雨。

汴梁城内的街巷，到处都是雨水。

街巷中，已经没有行人了。

在街巷里，突然闪出了几辆马车。

马车奔得很急，直奔向那个“尚书府第”的后门而去。

楼高窄巷深。

他把这头一辆马车止住，身后那几辆马车便都齐刷刷停住。

大雨如注。

后面几辆马车都有车棚，马车上的人都坐在车棚里，他们畏惧这大雨，就缩在车棚里怕挨浇。

只有前面这辆车上的人不怕，这前面的一辆车也极威武，一色雪白的高大雄骏的四匹大宛汗血马，平日连太阳也不愿让它们晒的主人今天却赶着它们在大雨中奔跑了三百里。这一辆车也奇怪，车身整个是一块玉石雕成的，车身是一个玉雕的铁拐李形象，有拐杖，有酒葫芦，但没有人头，铁拐李的人头，是一个坐在车上的人的脑袋。

这人是江湖一绝玉瘸子。

他虽然淋着大雨，但人仍从容不迫。

车夫为他放下那玉枕；玉瘸子才从马车上踏着这玉枕落到了地上。

他一步一瘸地到了门口，看也不看大门上的匾额，就用力拍打起门环。

他把门环打得山响。

门里面有人骂骂咧咧地喊：“什么人？打门干什么？”

“玉瘸子。”

“找谁？”

“九华仙女。”

门里面没声息了。

是不是这儿没有九华仙女？是不是门里面的人根本就不认得江湖上有一个玉瘸子？不然他们为什么不开门来？

玉瘸子仍然站着；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玉瘸子站得很直。

原来他的那一条短腿是稍稍提着的。

门终于打开了。

玉癍子昂然直入，他身后的那个汉子也一直跟着他。

大厅上，坐着小人儿田渠。

小人儿田渠俨然大人物似的，眼皮也不抬，问：“你是谁？”

“玉癍子。”

小人儿又问：“玉癍子是干什么的？”

玉癍子仍很平静地说道：“玉癍子。”

小人儿田渠嘻皮笑脸，抬头看他，看到他那肃然的脸色时，心中也吓了一跳，这人这样儿，怕心正不顺呢，还是别惹他的好。

小人儿田渠噗哧一笑道：“哎哟哟，谁不认得你玉癍子呀，你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大的有名。你来这里做什么呀？”

“我找九华仙女。”

小人儿田渠道：“有什么事儿找我也一样啊。你没看到，我在这儿主事么？”

小人儿田渠把拇指一扬，向自己指指。

玉癍子不吃他这一套，他仍然是那一句，不过这一次话声更大了：“找九华仙女！”

玉癍子终于进了后厅，他见到了九华仙女。

九华仙女披着薄纱，刚沐浴完毕，坐在厅上饮酒。

她身边有几个人护卫。

九华仙女一见玉癍子，马上笑逐颜开：“哟，这不是玉癍子吗？我正在这里寻思呢，在凤园的那一次秘约中，一共是八个人，如今呢是死的死，伤的伤，只剩下了你老兄和我还好好活着。我正为这个好好地喝一杯呢。你快来，陪我好好喝一杯。”

玉癍子摇摇头，仍稳稳地站着。

九华仙女象一个絮絮叨叨的老人，念叨着说道：“头一个就是你玉癍子，第二个是

落魄书生，他这个人哪，如今受了伤，伤的是心，凤凰是他的相好，被我抓来了。第三个是阴风婆婆，她死了；第四个是那个天上公子白羽，他也被这个凤凰杀了。第五个是小人儿田渠，他根本就不算是一个人，不知道凤凰怎么会看上他？第六个人是不笑和尚，这个人也被杀死了。他是被我的人杀死的，不是瘦丁儿就是胖枣儿。第七个人就是我，你能不能想到我会最后打败凤凰，把她捉了来？”

她一边喝酒一边笑，笑得很得意。

玉癩子静静地看着她。

九华仙女说得很多，也很快乐。她只顾自己说，忘了玉癩子的存在。

终于，她明白了一件事，笔直站在她面前的玉癩子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来找她的。

他要做什么？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

玉癩子终于讲话了。

“凤凰关在哪里？”

这一句话问得突兀，他不问凤凰是不是可以放出去，不问凤凰受没受伤，只是问凤凰关在哪里？

这一句话让九华仙女很难回答。

因为难回答，所以她就不回答。

玉癩子说道：“你把我关在凤凰那里，我要和她在一起。”

九华仙女愣了，愣只是愣了那么一会儿。九华仙女又笑了，笑也只是笑那么一会儿。她是明白人，她是过来之人，自然明白玉癩子这一份心思。

她心里也很动情。

天下痴人！玉癩子是天下痴人！

这么大的雨，借酒浇愁吧，和女人在一起，解忧解闷吧，做什么不好？偏偏冒雨而

来。来做什么？要同这个凤凰关在一起。

九华仙女在沉吟。

玉癸子手一挥。

“搬进来！”

就搬进来了东西。这是那后面几辆车里的东西。

这是玉癸子的无价宝。是那一架屏风一盏宫灯一桌一椅。这都是三十年前江湖上最负盛名的巧手神刀罗琛制成的宝物。

玉癸子一叹道：“这一套东西是神刀罗琛刻的，凤凰胡闹，她弄了一套，几可乱真，但被我给砸了。世上只有这一套。只有这一套，你明白么？”

九华仙女望着他，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送上来。

玉癸子道：“我这套价值连城的玉器送给你，只求你把我和凤凰关在一起。”

九华仙女不动声色，看着他。

玉癸子慢慢说道：“我还有一辆马车，四匹架车的马都是大宛汗血马，车身是玉的，雕的是铁拐李。不过那也不要紧，你如果要，我可以把这支铁拐雕成何仙姑的荷花。你要那辆车，也可以给你。我从三百里外，三个时辰就赶了回来。这车方便……”

九华仙女仍不讲话，她只是默默看着玉癸子。

玉癸子轻轻一叹道：“如果这两样东西你不要，我就只好死在这里了。”

玉癸子人兜里掏出一柄薄薄的小刀，向他咽喉刺去！

九华仙女出手如电，疾快抓住了他的手。

“我答应你！”

玉癸子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你答应了？我把车马和这些玉器全给你。”

九华仙女摇了摇头，她凄苦地一笑，脸色微醒，略带酒意：“我不要你的马车，那么快的马车，我坐上它，去看谁？谁在等我去看？我也不要你的玉器，没有伊人，这些

玉器有什么用？”

玉癸子不相信：“那你要什么？”

九华仙女一笑：“我要你这柄刀，你手中这一柄女儿刀。”

玉癸子去了，他和凤凰去坐牢去了。

九华仙女看着这柄女儿刀出神。

这是女儿刀么？

她有些迷惘，口中念叨着“薄薄女儿刀，专杀负心人。天道不公正，莫伤女儿心。”

天道有什么时候公正过？看来，这柄女儿刀只能刺向自己了。

凤凰啊凤凰，你此生不虚，有玉癸子做你的痴人，你此生不虚了。

她九华仙女这一生是不是有甘为她做一切的痴人？

没有。

郤府中的那个人为了一夕欢娱，沉迷于她的美色。如果用一柄女儿刀指向他，他马上就会投降。郤亦天？郤亦天也弃她而去，和这个许媚儿弄在了一起。没有这个许媚儿，郤亦天会不会同她九华仙女结为夫妻？会，肯定会。她只要慢慢去磨，一定会的。她和郤亦天在一起，郤亦天会不会痴痴地迷恋她？不会，不会，他是天下第一高手，太喜爱他自己的羽毛了，他怎么会迷恋九华仙女？皇上呢？皇上会不会迷恋他的九妹？不会，更不会，皇上迷恋的只是皇位，只是他那个日夜为之担惊受怕的皇位。为皇位，他连自己亲生一个儿子都怕。

没有人迷恋她。

九华仙女捧酒杯，脸颊上有一行清泪。

她从怀里又掏出一柄女儿刀。

这是凤凰的刀。

把凤凰的那柄刀和玉癸子的刀放在一起。

九华仙女看明白了。

凤凰的刀是只凰，而不是凤；玉癸子的刀是一只凤，而不是凰。

凤求凰。

这两柄刀雕得很精巧，这两柄刀寄寓着玉癸子的痴人梦。

九华仙女看刀，看痴了。

大雨哗哗倾，象天漏了一样。

水哗哗冲洗着牢房外面的石墙，象要努力把牢房冲塌。

凤凰很累了，她躺在草堆上。

现在是秋末，草堆也凉。凤凰躺在草堆上，她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又回到了江湖上，又过起了那悠哉游哉的生活，每日身边有一大群江湖侠少，他们为自己搬椅子，让座位，为她牵马。

她觉得好生没趣儿。

做什么更有趣儿，她也想不起来。

这时，她听见有人喊她：“凤凰，凤凰，凤凰！”

她醒了，一回头，看见了玉癸子。

她很吃惊：“玉兄弟，是你？是你，你来做什么？”

玉癸子一笑，笑得凄苦，笑得憨厚：“我来陪你。”

凤凰只是苦笑。

谁能来陪她？只有这个玉癸子，这个痴人……

牢房外，摆着那一盏宝灯、一架屏风、一桌、一椅。

牢房内，玉癸子和凤凰在饮酒。

凤凰喝醉了，女人总是先醉。

“玉兄弟，玉兄弟，你说，你说，我建百鸟群是不是胡闹？”

玉瘸子大声道：“为什么是胡闹？别人也来闹一个试一试？他闹得成不？你没听到汴梁城内盲人清唱那新曲子吧？”

凤凰摇摇头。

玉瘸子就清清嗓子，唱：

“一只凤凰舞翩翩，

万里长空翱翔。

羞煞少林，

惭愧武当，

须眉男子不自强。

一柄女儿刀，

敢劈日月，

日也无光，

月也无光，

女儿自心伤！

不尽长江，

也难书女人心肠！”

玉瘸子道：“你说，好不好？”

当然好。

牢房里很暗。

玉瘸子大呼：“来人，来人！”

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汉子：“干什么？吵什么？你想找死么？”

玉瘸子笑道：“兄弟，你能不能为我们点一盏灯？”

那人摇摇头：“不行。”

玉癩子一笑：“如果你为我们点上一盏灯，我送你五百两银子。”

那人不信：“真的？”

果然送了五百两银票。

就有了一盏灯。

又有了一千两银票，凤凰就有了一张床，再有了五百两银票，凤凰有了一床被子。

玉癩子叹了口气，说：“好，就委屈你了。”

凤凰很困。

玉癩子就说：“不妨事，不妨事，你睡你的，我看着你就行了。”

凤凰就睡着了。

牢房外飘然进来了一个人。

这是九华仙女。

她静静地看着玉癩子和凤凰。

她突然说道：“如果你想要她，我可以帮你。”

玉癩子冷冷地看她一眼。

九华仙女道：“我送你一包药，你放一点在她吃的酒菜里，管保她依偎你，一切都听你的。”

玉癩子看了她一眼，很睥睨她的样子，说道：“你懂什么？”

九华仙女愣了。

男人女人的事她懂得还少么？玉癩子竟然说了她一句你懂什么。

她没有发火，仍然静静看着玉癩子：“你不要她么？”

玉癩子摇摇头。

九华仙女真不懂了。这个玉癩子，巴巴地痴痴地来陪凤凰坐牢，不为了要这个女人，他需要什么？

九华仙女一叹：“你好好照顾她，明天，她就该死了。”

玉癸子一句话也不讲。

玉癸子一直不动，看着凤凰，直到看来了晨曦。

晨曦之中，凤凰的身影变了色，显得朦胧。

她醒了。

“玉兄弟，你又一夜没睡？”

玉癸子点点头。

他怎么能睡？他怎么能睡着？如果九华仙女说的是实话，她今天午时三刻就会被杀死。

她们要怎样杀凤凰？凤凰能杀么？这些王八蛋！她们要怎么杀死她？用土口袋憋死她？还是用剑砍头？还是用毒？王八蛋，王八蛋，这都是些对付江湖人士的下三滥办法，怎么能拿来对付凤凰？

凤凰该怎么死？

用白绫？对不对。

用棺柩掩埋？对不对。

凤凰是不死的。

凤凰年老了，就自己燃一堆火，把自己放在火堆之中，自焚。凤凰还一边自焚，一边在火中唱歌。然后就出现了奇迹：凤凰又活了，凤凰不老了，又变得年轻了，又变得灿若朝霞了。

这就是凤凰涅。

玉癸子的眼里闪着坚决的光。

玉癸子对凤凰很好。

“你睡好了么？”

凤凰点点头。

玉癍子道：“你该好好梳一梳头了。”

凤凰一笑，她明白玉癍子的殷殷情意。

“好，我梳。”

她梳了几下，便停手了。

“我有点累，玉兄弟，麻烦你为我梳梳头，好不好？”

玉癍子呆了，她说什么？她说什么？她说要玉癍子为她梳头？她能用玉癍子为她梳头？

玉癍子心慌意乱：“我.....我不会梳头。”

凤凰笑了：“世上人谁比得上你这双手巧？即使神刀罗琛再世，也制不出你这一百多柄女儿刀来。”

玉癍子接过梳子。

他战战兢兢地为凤凰梳头。

凤凰洗梳之后，果然神彩至极。

玉癍子看着她，叹了一口气：“好了。”

他如释重负。

两个人默默相对。

就无事可做，又喝酒。

这一次是玉癍子要醉了。

他看着凤凰：“你是不死的，你是不会死的。你听说过凤凰会死么？你是不死的，谁也杀不死凤凰.....”

他泪流满面。

凤凰看着他，心中明白了。

“他们要杀我？”

玉癍子吼道：“不，不，他们杀不死你！他们杀不死你！你是不死的，你是不死的，你不是别的鸟，你是凤凰.....”

玉癍子泪流满面。

临刑之前，时间该是极长。

玉癍子和凤凰相对而坐，默然无语。

玉癍子看着凤凰，他那目光中有一丝哀恳，有一丝希冀。

凤凰看到了，她人呼吸很急，她轻轻说：“玉兄弟，你要我做什么？你说，你要我做什么？”

玉癍子竟然也脸红了，他望着凤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象下了极大决心：“凤凰，凤凰，我.....可不可以摸.....摸一摸你的头发？”

他这一句话说得好吃力，也好胆怯，说至最后，声音蝇蝇嗡嗡，几不可闻。

凤凰点点头：“好，好，你来摸.....”

她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引向鬓边：“你来摸.....”

玉癍子闭上了眼。

他摸最好的玉器时，就是闭眼摸的。

玉癍子抚摸凤凰的头发，象抚摸了一辈子。

这头发柔如丝，滑如脂，透出一阵阵清新的香气来。

突然，玉癍子双手如电，疾点凤凰的肩井穴。

然后他又出手，点了凤凰的几大穴位。

凤凰睁开了眼，望着他。

玉癍子脸上的幸福神色没了，他脸上满是痛苦，他的脸抽搐着：“凤凰，凤凰，我决不让他们来杀你.....”

他点了凤凰的哑穴。

玉癍子喊：“来人哪！”

马上来了两个人，他们来得很快，因为他们明白，有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可能有一张很大数目的银票。

玉癍子道：“你们俩人去弄两瓶酒，鸡、鱼，给你们一人一张五百两的银票……”

两个人的手伸得很快。

玉癍子抓住他们的手，一抓一带，口中叭地一吐，一粒枣核钉钉在额头。又叭地一吐，又一粒枣钉钉在额头。

玉癍子摸出了钥匙，打开了牢门。

凤凰以为他是想救自己出去，就呆呆地看着他。

要救凤凰也得两个人出手，他为什么先出手封了凤凰的大穴，又制住她的哑穴？

玉癍子冲了出去。

他摸起了那个汉子的钢刀，叭叭一顿乱砍乱跺。

这世上唯一的一套神刀罗琛刻成的玉器俱没了，碎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玉。

玉癍子一边劈一边喊：“完了，完了，都完了？”

玉癍子扔了钢刀，又回到牢房里。

他的眼里闪着泪，他很痛苦。

“你别以为我不救你，这条甬道很长，有许多机关，你走不出去……门口把守的是那个胖枣儿，不然就是那个瘦丁儿。”

凤凰讲不出话，只好点点头。

玉癍子的动作很轻柔，他铺好了被子，又把凤凰恭恭敬敬抱到床上。

他一句话也不讲了，只是默默地做事。

他做完了这一切。

他跪在凤凰面前，泪流满面。

“凤凰，凤凰……”

他泣而无声，泣而无泪。

凤凰终于明白了，玉癍子这是想烧死她。

玉癍子可不这样想。凤凰是不死的，他一点火，凤凰就会新生，就会有一个更聪明更年轻的凤凰，仍象凤凰这样完美、无瑕。

玉癍子跪了很久。

该快到午时了吧？

他打着了火折，把火折点在床上的被子上。

被子着了。

凤凰不能动，她浑身穴道被封。

她只能活活被烧死，只好活活被烧死。

玉癍子松了一口气。

他们再也杀不成凤凰了，你们再也不能砍她的头，也不能绞死她了，他们也没法儿用毒毒死她了！

玉癍子哈哈大笑，右手一挥，一道刀光，玉癍子的头横飞出去。

鲜血喷溅，直射在牢房墙上。

第五十五章 小人儿大心

凤凰以为她这一次必死。

但她没死。

胖枣儿和瘦丁儿冲进来，救了她。

她想死，她想她应该和玉瘸子一起死。

但她死不成。

九华仙女叹息着，看了看凤凰，她一句话也没讲，只是挥手让人把她押了下去。

她冷冷说了一句：“明晚杀了她。”

她是不是太不耐烦了，她以为凤凰活着，对她的生活也是一种刺激？让她自愧不如？

第二天夜里，凤凰仍在那间牢房里。

没了床，没了被子，只有一片草堆。

牢墙上还有血，这是玉瘸子的血。

看守她的人换成了泰山三杰。

泰山三杰很有耐性，只是坐在牢房外，一口一口地吞酒。

他们一句话也不讲。

天已入夜。

泰山三杰中的老大崔寻说道：“我该去看看，说是今夜来人杀她，怎么没人来？”

话音刚落，就有人应声了：“来了来了，这什么？这不是来了么？”

果然从甬道里来了一个人，这是个人，只不过是个人儿，小人儿田渠。

派来杀人的竟是他？

泰山三杰很是意外，为什么派他来？

小人儿田渠笑道：“怎么会不派我？你想一想，她不派我，又派谁来？这些人里，她自己又不好出手杀凤凰，只好派下人干。胖枣儿呢，不舍得杀美人。瘦丁儿呢，不愿意杀女人，就只好派我了。我倒愿意杀她。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她害得我在江湖上折了威名的。你听说过小人儿田渠折在谁手里？凤凰，就是她，把我押了好几个月。要依

我呀，还得关她几个月，可九华仙女不干，非杀了她不可。杀就杀，老子还怕杀人么？”

小人儿田渠慢慢走向牢房，他吼道：“凤凰，凤凰，你出来，别让我费力气。”

凤凰知道她今夜该死了。

她要死在小人儿田渠之手。

她望着玉瘸子溅在牢墙上的鲜血，心中一叹道：“玉兄弟，我还真不如就依了你，跟你一起去，阴冥路边有你跟我作伴……”

她慢慢走过来，走到了牢房门口。

跟小人儿田渠来的四个人站在甬道那边等。

他们象不愿意走近这牢房。

凤凰走到牢门口，她看着小人儿田渠。

小人儿田渠向她亮了一亮手掌。

你掌心里是什么？

赫然一块玉石块，这是一枚凤凰令。

凤凰想起来了，凤园之约，有小人儿田渠，他领走了四个百鸟群的女孩子。

她们四个是苍鹰、秃鹫、海冬青、飞隼。

飞隼也叫碧叶。

凤凰明白甬道里那四个人是谁了。

她慢慢走出牢房，走过泰山三杰身边。

蓦然，泰山三杰崔寻长剑一扳，一声嘶吼道：“杀！”

他与老二双剑齐出，直刺小人儿田渠。

田渠身近他们，因自己心中有事，就防备他们出手，这时身子一滑，背就贴向牢房。他抽出鞭子，叭叭打向泰山三杰。

站在甬道里的四个女孩子也一齐冲了过来，向泰山三杰杀出。

这四个女孩子都用一柄薄薄的女儿刀。

泰山三杰一愣。

老大崔寻怒吼一声：“住手！”

他和老二、老三都停了手。

崔寻道：“你们是百鸟群的？”

四女冷冷道：“正是。苍鹰、秃鹫、海冬青、飞隼。”

崔道：“好！好！”

四个女人都持刀而立，引而不发，等他讲话。

崔寻大笑道：“既然是百鸟群之人，我们还打什么？走吧，二弟、三弟，咱们冲在前面。”

凤凰和小人儿田渠这才明白，泰山三杰降顺九华仙女也是一计。

泰山三杰识得这甬道机关，他们很快就走出了地牢。

他们来到了院内。

月亮正圆，月亮正亮。

泰山三杰急急要走。

这时，听到了一阵笑声。

围上来一群人，足有二、三十人。

带头的正是九华仙女，她向这几个人笑，笑得很得意。

“凤凰，小人儿，泰山三杰，你们想去哪儿呀？”

小人儿田渠四外一看，不灵了，人都围了上来。他就嘻皮笑脸一笑：“你不是说今晚杀凤凰嘛，你一说，我就想替你办了。谁知这泰山三杰也要做，大家就都来一齐杀凤凰。”九华仙女冷冷一笑：“小人儿，你人小鬼大，净干些不干净的事儿。就凭你这本事，也救得了凤凰？泰山三杰，我以为你们真的改了那狗性子，说什么与落魄书生有仇，与

郢亦天有仇，用鬼话哄我。这回，你们几个要一齐送命！”

泰山三杰之中老大崔寻朗声而笑：“鬼婆子，你啥时听说泰山弯腰了，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瘦丁儿冷笑：“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么多废话？你们围住他们，待我拿下他们。”

胖枣儿道：“留下凤凰，留下凤凰，剩下的全宰了！”

围着的众人都等着九华仙女的命令。

九华仙女冷冰冰说道：“好，留下凤凰，剩下的全杀死！”

就是一場好杀！

泰山三杰剑术不弱，三个人围成剑阵，一时也不易攻下。凤凰站在正中，她中毒之后，内力并未完全恢复，所以四鸟围着她，同攻上来之人拚命厮杀。她们四人是百鸟群中的秃鹫、苍鹰、海冬青、飞隼，自然就比别的女人更凶猛、功夫更强些，一时之间也不易落败。

小人儿田渠一条鞭子也神出鬼没，一边打斗，还一边说逗些闲话，惹九华仙女恼火。

一个使棒的大汉双臂一振，棒攻入三杰剑阵之中，只听得格格一阵乱响，一条棒冲天飞起，那大汉双臂都被绞断，人大吼一声昏死过去。旁边用锤的，急忙撤步，这才免了丢头之厄。

瘦丁儿冷笑，冲入剑阵，胖枣儿见他入阵，也打了一个唿哨，同他一起冲入剑阵。

三柄剑照样卷起无数剑光。

剑光突收。

泰山三杰手中都没了剑。

一柄剑插在崔寻胸前，一柄剑刺入老二小腹，另一柄剑从老三左肋刺出。

小人儿田渠脸色苍白，他一边挥鞭一边喊道：“快带她走！”

但四个女人走不出去。九华仙女一柄剑，还有二十多人围着她们，围而不杀。

胖枣儿冲向小人儿田渠。

田渠明白他的厉害，鞭子飞得更急。

虽鞭梢如蛇，也被他抓在了手里。

胖枣儿手一抡，鞭梢儿寸寸皆断。

小人儿田渠手里只剩下了半条鞭子。

小人儿田渠吼道：“你赔我鞭子，你赔我鞭子！”

他扑了上去，他忘了他对面的是胖枣儿。

鞭子没了。

胖枣儿双手卡在他的脖子上。

胖枣儿用力一甩，小人儿飞了起来，叭地又落在凤凰面前。

小人儿的椎骨被跌折。他爬起来，只能挣起头，他向凤凰笑：“凤凰，大心的小人儿不.....不行了.....”

瘦丁儿、胖枣儿走向四个女人。

这四个女人都很镇定。

碧叶突然叫道：“等一等！”

九华仙女一抬手，瘦丁儿和胖枣儿站住了。

碧叶问道：“九华仙女，你说，你不杀凤凰？”

九华仙女道：“对，我要让郢亦天看着她死，我要让孔雀，落魄书生看着她死！”

碧叶道：“好，我相信你！”

女儿刀一闪。

慢慢倒下了四个女人。

她们就是百鸟群中的猛禽，她们是飞隼、海冬青、苍鹰、秃鹫。

月亮仍然很圆，但月亮黯淡。

月亮被血欺得没了一丁点儿光华。

满地皆是血腥。

凤凰不流泪，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地上这一群尸首。泰山三杰，是三个胡须皆白的老人，她似乎连他们是什么模样也记不清了。那个小人儿田渠，江湖上人小鬼大的人物，他也死了，就死在她的脚下。四鹰是百鸟群中的精英，秃鹫是女尼，其它三个女孩都是她亲手调教的好功夫，她们都倒下了，她们用自己的女儿刀杀死了自己……

凤凰是不是也该倒下去死掉？

她心中万念俱灰。

但看到了九华仙女那得意的笑，她心中一震：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让她快活？活着就有希望，尽管希望越来越渺茫……

第五十六章 郜家家法

没有人知道在这“尚书府第”内的一战，江湖上不曾传出这一战。江湖人都知道小人儿田渠同泰山三杰都依附于九华仙女了，他们将来都可以图个皇上诰封什么的，他们现在很安逸，日子过得悠闲。没人知道，他们已死，为了救凤凰，他们全都惨死。

郜府门前仍冷落。

郜府中慢慢走出一个人来。

这人是郜府的家人郜墩。

他慢慢走向巷口，巷口那儿有一个卖馄饨的老头儿，老头儿的馄饨很好吃，皮又薄馅又香，郜墩天天要吃这一口。

他走过街角，向前一看，愣了。

晴天白日的，那个馄饨摊子没了。

他不知怎么回事，只是呆呆地望着，没了一丁点儿主意。

这时，有人招呼他。

“郃墩，郃墩！”

他回头一看，在不远处蹲着一个乞丐。

郃墩慢慢踱了过去。

那人低低一笑：“郃墩，你要吃馄饨么？”

郃墩点点头。

那人知道：“这老头儿死了，昨晚上死了，他再也不会来卖馄饨了。你想再吃他包的馄饨，阳世间算是吃不上了。”

那乞丐说完，还吸溜吸溜鼻子，一边哼着唱着，扬长而去。

卖馄饨的老人死了？郃墩感到很意外，也很伤心，他伤心得手也哆嗦起来，他想不到那老人死得这么快，昨晚儿死了，昨晚儿死了……

郃墩吃不上馄饨了，他慢慢往回走。

郃府内也乱哄哄。

象是出了大事。

汴梁城内的衙门押司带几个虞候，都站在郃府门外，郃府的人许进不许出，这些人大约也有四、五百人，前前后后挤满在府外，把郃府包围得水泄不通。

这些虞候盘查来去之人，凡经过郃府的人都受到严讯。

郃墩大吃一惊，他只是刚刚拐过了街角，郃府就被人围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虞候用钢刀指着郃墩：“你是什么人？在这儿晃什么，没事儿滚开！”

郃墩道：“我……我是郃府里的家人哪，我要进府去。”

那虞候冷笑道：“好，好，你是郃府之人，那咱们可惹不起，你进去吧。”

郜墩道：“这位虞候老爷，不知府内有什么事，劳动这么多老爷带人来？”

那虞候笑道：“郜家老爷子发大财了，要升官了，所以圣上派我们来保护他呢。”

郜墩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匆匆进府去了。

郜府内仍然如故。

郜墩去找郜定，郜定正在厨房为老爷子熬粥。

郜墩把外面情形告诉郜定，郜定淡淡一笑道：“那胡说。他们把郜府围起来，显然要不利于郜府。他们大概是想杀死郜老爷子。”

郜墩急道：“那怎么办？”

郜定却不急，他只是一叹，说道：“你说怎么办？”

郜墩呆住了，他又有什么办法？

厅堂上，聚着三十多人。

浩明与宁馨儿一身素衣，静静而立。

浩明道：“各位兄弟，我来郜府中时日也不少了，多蒙众位兄弟帮助，也使郜大侠病中平安，无什么大事。如今郜府又有了横祸，门外来人，说是奉汴梁府尹和兵马指挥使调动的兵卒和衙门捕快，由几十个虞候带领着，守在门外。他们的意图自然很明显，于郜大侠不利。我想大家虽是郜府家人，但事关重大，各位可以各谋生路才好。”

郜墩沉吟着，原来医鬼浩明召集大家来，是这样一个心思。

郜定为人憨厚，府中总管郜明一死，大家有事多找他商量。此时他憨声憨气说道：“他们想把郜老爷子怎么样？”

浩明一叹：“凶多吉少。”

其实浩明心中明白，带兵来的虞候中也有他的朋友，那虞候告诉他：郜府中的要人不许走漏了一个，这些要紧人物分别是：郜府主人郜亦天，医鬼浩明，还有一个宁馨儿。如果走漏了这三人，死罪。

浩明道：“这些人来，是冲郃大侠与我们夫妻而来的，有人透消息给我，如果走了郃大侠与我们夫妻，则定为死罪。”

众家人哄地一声，纷纷议论，有这么严重？看来这一次是九华仙女动用了汴梁府尹与兵马指挥使的力量，想杀郃大侠了，浩明与宁馨儿因为亲近郃大侠，自然也不免一死。

他们是郃府家人丫环，呆在府内自然也免不了灾劫。

郃明道：“如果诸位能听我的，就从今日晚起，一个个早早摸出去。我知道郃府中人的功夫都不弱，对付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不行，但对付这些兵卒虞候却不费什么力气。只要诸位一走，我和馨儿陪郃大侠就行了。”

郃家家人和丫环们都默不作声。

他们是想走，还是不想走？

走则生，不走则死，他们选择什么？

郃定突然憨声道：“浩公子，我是不走了，我要.....我要给老爷煮粥。”

宁馨儿道：“郃定哥，你可以走，难道你不相信我么？我煮粥的味道一定不会比你差。”

郃定摇摇头：“我不走。”

郃噉也急急说道：“我也不走，难道他们会把我杀了，难道我就会老老实实等他杀？”

浩明一叹，说道：“郃家家法一向很严，如果郃老爷子不要你们同他们一拚，你们只好老老实实被人杀死。”

这时浩明一忧，如果事急，郃府家人能出手，那样他们或许可以死得悲壮一些。如果郃亦天不让他们出手，他们一个个岂不是只能束手待毙？

郃府家人都一声不响。

郃定突然说道：“事情已经这样紧急，为什么不去找老爷，请他定夺。”

郃噉却迟疑道：“我们这些人一齐去老爷房间里，岂不是逼老爷拿主意么？是不是

请浩公子去和老爷说一说，然后咱们再去见老爷。”

浩明慨然应诺。

郃府的家人们鱼贯而入，进了许媚儿的这一间房间。

虽然这房间的女主人不在了，但这里仍时时可以体味到女人的高雅与悠闲。

郃亦天静静地躺在那里。

郃家家人都向老爷施礼。

浩明问道：“郃大侠，大家来见你，是因为郃府门外突然来了三四百府尹内的捕快虞候兵卒禁军，他们要对郃大侠不利。郃定他们觉得危急，想请郃大侠容许他们出手，为保护郃府，保护郃大侠，你看这样是不是可行？”

郃亦天脸色很平静，他轻轻吐了一口气，眼睛凝望着天棚，他是不是这残生半世都要凝望着天棚了，或是他马上就要死在这些捕快虞候的手里？

郃亦天眨了两下眼皮。

这答复极明显：不行。

浩明问：“既然如此，郃家家人可不可以在这时冲出府门，自杀出路？”

郃亦天这一次答复得很快：行。

浩明一挥手，众人就都退了出来。

他把众人又都带回厅室。

宁馨儿去而旋至。

浩明指着宁馨儿手里的那一个包袱，说道：“这是我的积蓄和几千两银子。诸位凡有离开郃府而去的，自可以拿走一份。我让馨儿把它们分成十几份，你们拿走好了。出府时要小心，最好由我和宁馨儿对他们言明，让他们离开过道，让你们离开。如果不行，就只好在夜间悄悄去了。”

没有人去拿银子、银票。

浩明委婉道：“这不是什么难心之事，如果你们在这里，也只是等死，等死又有什么好处？”

但郃府之人都不动。

郃定笑了：“浩公子，我们这些人，都是老爷子从各地救出来的，来时都是不满七、八岁的孩子，你想让我们走，怎么会走？”

浩明一叹，不再讲话了。

他挥挥手，让众人散去。

郃噉慢慢走了出来。

郃府的家人都三三两两散去。

郃噉走到院子里，又走到花园里。

他是不是很累，是不是很闷，想散一散心？

他站在了水井边。

他的手从兜里掏了出来，他手里有一个小小纸包。

四周无人。

郃噉想把这纸包投入水井中。

“郃噉！”

他身后站着郃定。

郃定后面不远处，站着三个丫环。

郃噉想把纸包揣入怀里。

郃定冷笑：“郃噉，你怎么不投毒了？”

郃噉脸上一片荡然神色：“郃定，你开什么玩笑？我为什么要投毒？”

郃定大笑道：“你以为你是个好人的好人？我早就料定是你了。”

郃噉明白，他必须马上走出郃府，一出郃府，还怕没有办法杀这些人么？

他心中有数，郃府家人之中，除了管家郃明，就数他的功夫最强了。郃定能把 he 怎么样？

他轻功极佳。

郃噉身子一闪，人已飞到了墙边。

他刚想飞出去，但他动不了，眼前已站着郃定。

他暗暗心惊。

他又向旁边一飘，想向院内飞去，但郃定身子一纵，人又稳稳地站在他面前。

他明白了，这个郃定的功夫远比他好上许多。

他厉声叱道：“郃定，郃定，你不让开，我可要动手了。”

郃定叹了口气，说道：“郃噉，你错了，我不是郃定，我是郃明，郃府之中的管家郃明，郃定早已死了。”

郃噉觉得心中冰凉。

郃明的功夫据说与郃亦天也差不许多，他怎么敌得过？

郃噉看见了郃府中所有的家人。

丫环、家人都慢慢入了花园。

这就是他想毒倒的人。

他们和她们只是围着他，不讲话。

他们明白，没有这个郃噉，郃亦天决不会中七色七虫花的毒，郃亦天不中毒，哪会有今天？

他们当然恨死了这个郃噉。

他们之中没有浩明，没有宁馨儿。

渐渐向郃噉逼近。

郃噉心中明白了，他们要活捉他，要用家法处置他。

郜墩突然狂声大笑：“哈哈，九华仙女，九华仙女，我……我……柴房，柴……”
郜墩嚼舌自尽。

第五十七章 杀人不让头点地

第二夜过去了。

这是郜府被围的第三天。

轰轰一阵乱砸，郜府大门被打碎，从门外拥进来一伙人。他们在郜府厅室门前那大院子里忙开了。

先是在厅室门前的台阶上放好一张桌案，桌案后面只放了一张椅子，又在左边放了八张椅子，右边也放了八张椅子。

在前面不远处，设了一块大大的断头石。

这断头石上杀过人，石块上还有血污。把它一摆放在这里，人顿时便有一种恐怖感。

郜家家人都出来看，冷冷地旁观，既不走近，也不来干涉，由他们随心所欲，自做主张地干。

这些人也不讲话，把这些东西放好，就退出郜府去了。

郜府门前就又热闹起来了，先是驰骤而来了几百大汉，都手持利刃，在郜府门外站好，象要警戒防敌，以备有大批强敌来犯一样，一个个虎视眈眈。

这些大汉一来，那些兵卒捕快衙门虞候便都撤至一边，又都轻松地松了一口气，好在他们来这郜府围府，也没出什么事情，他们匆匆上马，急急走了。他们明白，在这郜府附近多耽一些时辰，便又多一些危险，郜亦天是天下第一高手，就是他病了，也虎威不倒，谁知道这里会有什么事儿发生？

上午太阳刚刚吊上一竿高，郢府门前又来了一大批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九华仙女。她今日刻意修饰了一番，身上穿一件大红披氅，人也打扮得俊俏非常。身后跟着瘦丁儿、胖枣儿，还有湖北五虎等二十多人，这一拨人走在前面。后面不远处，跟着十六个人，这十六个人是少林、崆峒、武当、峨嵋、淮阴、天门、乌龙等十六派的掌门人。

这十六个人中，只有乌龙门的掌门人面露喜色，极为得意，因为他这个乌龙门的掌门人竟能和这天下六大门派的掌门人走在一起，且只排在他们六派之后。其余那些各派掌门人虽然不得不过来，但人人脸色阴沉，步子极懒。

九华仙女这一行人进了郢府，她去那正中间的案桌边椅子上坐了，瘦丁儿，胖枣儿这一群人便簇拥在她身后。

十六大门派的掌门人分左右两边坐好。

十六门派都是一派掌门，却象都是单身一人赴会，因为他们接到了请帖，帖子上注明：只请掌门人单身赴会，可保证会上无虞，如果带人马而来，则恕不奉迎。各大派掌门知道是九华仙女想要扬名立威，心中本来十分反感，却又不敢不来，怕她一旦怒发淫威，让自己这一派弟子受苦，或者她会想尽心机陷害本门。再则各大门派掌门人见了这请帖也自大吃一惊，为什么九华仙女要在郢府聚会？她与郢亦天不睦，江湖各大门派早有耳闻，她在郢府开此聚会，会对重病卧床的郢亦天有什么举动？这可是大事了，江湖各派掌门不能不来。郢亦天虽然病重，他仍然是天下第一高手。九华仙女此举究竟是什么用意？

九华仙女静静地看着江湖各大门派掌门人，她心中暗自一阵得意：郢亦天，饶你是天下第一高手，你也不曾有过我今天这般威风。你看天下武林各派掌门，一个个都听我号令，我借圣上的名头，压得他们气也喘不过来，武林第一高手应该是我，而不是你郢亦天了。

她脸上有得意之色。

九华仙女朗声说道：“今日聚会，原是圣上有旨，要封少林、武当、崆峒、乌龙门等十六大门派封号，这样，我们这些在江湖上有些名气的各大门派，就有了名。名正言顺，也是武林的秩序，所以我才传帖请各派掌门人来此，共议大计。”

十六掌门人都面露惊讶之色，虽然都听说九华仙女在江湖上竭力窜掇要诰封武林，却没有想到她居然会把这件事做成。

有的掌门人以为她这只不过是胡闹，得意之时，人不免忘形，就能做出这些举动来。这是胡闹，谁听说江湖上各大门派得皇上下旨册封他们？他们暗暗冷笑，想看九华仙女的笑话。有的掌门人心中不觉踌躇，这诰封在册的事，或许也有一定的好处，也许它会光大自己这一门派，使它在江湖上声势更大，也还能避免官府纠缠，又能壮大本派势力，这也是一件好事。独有少林、武当这样的大派不计较这些，也从不介入官场是非，所以这几派掌门人都不动声色，静等九华仙女讲话。

九华仙女道：“我与几位朋友在江湖上同游，想尽力维持武林一脉，让江湖武林中的朋友们少受些苦难，承蒙少林、武当、崆峒等各大派掌门或高手相让，使这一小小心愿差不多做好。但江湖上还有一些邪门派别还想与我们作对，这些人也不太多了，如今只剩下凤凰的百鸟群和一个落魄书生。我今天请各位单身赴会，一是要将圣上的诰封颁与各派，二是请各派掌门人看我与这百鸟群、落魄书生做最后的一战。三是将天下第一高手郢亦天斩首，以为后来者戒。”

各派掌门人都惊讶不止。

有的掌门人都变了颜色，一听说九华仙女要当场杀死郢亦天，不由得脸上变了颜色。

九华仙女要杀死郢亦天，杀死天下第一高手示威。

他们凜然。

郢府门外来了一群女人。

这是一群漂亮女人。

女人都很漂亮，有的唇红齿白，顾盼生情，能勾人魂魄，有的面色黧黑，却也眉目俊秀，就更有野味，更具风情。奇的是一群女人俱穿白衣，一色素孝，从上至下身上没一点儿杂色。女要俏，一身孝，这素白如雪神色肃穆的女人一入了郢府大院，象飘进了一群雪白羽毛的仙鹤，让在座的十六大门派掌门人都不由得暗暗喝彩。女人们都手握一柄刀。

女人们手中这一柄刀都很奇异，所有的刀鞘都都用玉石镶嵌，玉石在刀鞘上闪闪发光。足足有五、六十个女人一入郢府，都挺身向前，静静伫立。

从这些女人身后闪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也换了模样。

仍然是那个落魄书生，但书生显然已不落魄。

他长衣素净，仍是左手倒拎着宝剑，冷冷地看着九华仙女，他身边还有一个俏丽的女人，这女人大眼圆睁，怒目之中却似有无限怅惘。认识的人都知道，她也是百鸟群中之人，她叫孔雀。

落魄书生冷冷一笑道：“九华仙女，我来了！”

九华仙女咯咯而笑：“好，好，好。今天我让天下各大门派掌门人做一个见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让你也明白你的日子不长了。”

落魄书生灿然一笑道：“好，好，今日就给你一个了断。”

九华仙女袅袅起身，她很恼怒，和百鸟群这一群女人相比，她显然并不算最有姿色。她一向愿意别人的目光随她而流转，如今见众人的目光显然已随着这百鸟群的女人而动，就暗暗恼怒，她决心非把这百鸟群中的女人一个个全都杀死不可。九华仙女顾不上搔首弄姿，她回头一句喝道：“来人，把凤凰带过来？”

便远远地抬来了乘锦轿。

轿中是何人？

抬轿之人把这轿子抬到了九华仙女身边。

九华仙女一挥手。

叭地一阵响，轿子四边的轿帘全都打开，慢慢四厢轿板也倒在了地上。

轿中，端坐着一个女人。这是一个风姿绝代的女人。

她是凤凰。

她显然已被点中了穴道，怒目圆睁，看着九华仙女，恨不能生吃了她。

九华仙女咯咯而笑，对凤凰道：“凤凰，凤凰，你一个女人，何必在江湖上跑来跑去的？你好好做郢亦天的老婆就是了，那时，死也就只死一个郢亦天，又干你什么事？可惜啊，可惜了你这么一个美人，我见犹怜，何况是血性男人？”

百鸟群的女人一见凤凰，就急急忙忙，想冲过去，想冲过去救她。

“别动！”

九华仙女一声断喝。

“别动，一动，你们会后悔的，如果你们冲过去，她就被毒死了，这岂不会大煞风景？”

百鸟群的女人站住了，冲在最前面的是翠鸟、杜鹃、山雀。

她们突然想到了，这个九华仙女擅用毒，她一定会在凤凰身上下毒。

她们死不要紧，岂不是又害死了凤凰？

九华仙女冷冷一笑：“孔雀、翠鸟，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但愿你们听了不会难受才好。你们的那个小人儿田渠前晚去同凤凰聊天，被人杀死了，不知怎么回事，跟着他死的还有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之中竟还有一个尼姑。你说这件事奇特不奇特？同她们一起的还死了泰山三杰。那三个老人也起了风流之心，也想叛我，讨凤凰的好。结果他们

都死了，连尸骨都没留下。你说可怜不可怜？”

凤凰怒目瞪她，双唇都咬出了血，凤凰恨死了这个女人。但她讲不出话来。她是被毒哑了嗓子，还是被点了哑穴？

翠鸟她们互相望了一望。

她们又伤心，又吃惊，凤凰没救出，又损失了小人儿田渠和四鹰。她们怎么办？九华仙女笑道：“既然来了，我们为什么不等一等，等一会儿好好算一算账？你们好好等一等，让我来招呼另外一位客人好不好？”

就见她身后几人去了郅府内室。

不一会儿，郅府四位家人抬着一张床，走了出来。床上盖着被子，躺着天下第一高手郅亦天。

郅亦天仍然是双目圆睁，面不改色，向上静静看着苍天。

郅府的家人们把郅亦天抬到了台阶下，在十六派掌门人中间。

郅家的四位家人站着不动。

浩明和宁馨儿也慢慢走出来。

他们站在台阶下面，也静静等待着。

凤凰看到了郅亦天，她看到了只能躺在床上的郅亦天。她流下了眼泪，只有在这时，她才流下了眼泪。

她是不是在为郅亦天的英雄末路而悲哀？

她是不是才明白这一切都会很惨，她同郅亦天都会死在这个武林魔头九华仙女的手上。

凤凰再抬头，她就看见了那块断头石，那是把人头摠在石块上，用断头刀用力一剁，便可杀人的断头石。

她宁可用自己的女儿刀自尽，也不肯伏在那上面，让刽子手用他的鬼头刀砍她这美

丽的头颅。

九华仙女看这一招又一招真的震慑住了在场之人，她就分外得意，笑道：“落魄书生，如果你今日取胜了，我便可以把凤凰交与你，如果你不能取胜，你的头也不保了。你能胜，我不光可以把凤凰给你，还可以告诉你她所吃的那一种七色七虫花的解毒之法。如果你愿意，郢亦天我也可以不杀。但你败了，我就要把你放在那断头石上，嚓来上一刀，你看怎么样？”

她这残酷手段，偏偏讲得又妖媚又轻描淡写，让在场各派掌门人也一个个心惊，心里暗暗恨她心狠手辣。

落魄书生一笑道：“好，好，就这样办好了。”

他静静站在场地中央，等着九华仙女派人来战。

瘦丁儿和胖枣儿一齐纵身，两个人从空中纵飞而来，连长三折，人轻轻落在落魄书生面前。

瘦丁儿道：“我来杀他！”

胖枣儿道：“我来杀他！”

瘦丁儿道：“没了郢亦天，我就是天下第一高手。”

胖枣儿怒道：“胡说！没了郢亦天，我才是天下第一高手！”

落魄书生不知这二人是计，以为他二人要抢与自己动手的时机，便引剑不发，静静待变。

却不料二人一至，突然分为两路。

瘦丁儿扑向落魄书生，抽出袖拐，两拐齐挥，一齐打向落魄书生，这拐又急又重，让落魄书生应接不暇。胖枣儿身子一斜，人向外一超，双掌齐挥，一齐打向孔雀。

孔雀手里有刀。

这两人便杀在一处。

翠鸟等人一见这打法，便知道怕要吃亏，落魄书生与这瘦丁儿动手，还势均力敌，时间一长，落魄书生剑法诡异，或许还有胜算，但孔雀与这胖枣儿动手，就显得吃力了，她这一柄小刀虽然舞得极快，但她总是无法欺近胖枣儿身边，时间一长，怕要落败。

翠鸟、杜鹃、山雀等人便要上前。

但九华仙女身后的湖北五虎也站了出来，站在她们身边。她们如要动手，则必然会引起群殴。如果群殴，对方会乘机杀死凤凰，杀死郢亦天的。那时，她们势必会更加被动了。翠鸟等人思忖再三，不敢轻易动手。

胖枣儿突然双手飞扬。

孔雀只听见嗖嗖风响，她明白这是暗器飞来，但两人距离这么近，他放出暗器又能怎样？她听得耳后边百灵叫一声“小心！”就知道不好，她虽然用小刀拨飞了三四枚暗器，但她觉得前胸少阴肾经脉上神封、步廊穴一麻，人便软软倒在地上。

翠鸟飞身来救，但已来不及了。胖枣儿上去，疾点孔雀身上大穴，又顺手一抛，把孔雀掷向台阶，回头又迎向翠鸟，叭地一掌，把她震回去两丈远。

落魄书生见孔雀被擒，剑势一急，人身子纵飞如隼，直扑向台阶。

但他不得不回身用上一剑，因为瘦丁儿的双拐这时齐齐卡向他的双腿，他如果不返身回头，他的双腿只会被齐齐卡断。

他只回头用了一剑，胖枣儿就拦在了他前面。

他象一头激怒的狮子，直扑向胖枣儿。

但瘦丁儿仍在身后，双拐急急挥动，使他不得不回剑自保。

九华仙女起身喊道：“落魄书生，落魄书生，你如果不住手，我就要杀死孔雀了！”

孔雀突然喊道：“祁震，祁震，人死就死，又有何惧？大丈夫不能被人胁迫……”

祁震仍挥剑不止，一人战胖枣儿、瘦丁儿，三人杀成一团。

九华仙女道：“好，好，落魄书生，如果你不住手我就要用毒了，把孔雀烧成一只

掉毛的雀儿，你看好不好？”

她手中提着一包药粉，走向孔雀。

落魄书生突然一吼：“慢！”

他身子向外一纵，人站在圈外。

胖枣儿、瘦丁儿围住了他，静观待变。

落魄书生祁震一叹道：“好，好，九华仙女，你如果不在孔雀身上用毒，我和孔雀自己自刎，死在这里就是了。”

孔雀无语，她再也讲不出话来。她心中明白，如果要落魄书生祁震与他们苦斗，顶多能自保，要想救出凤凰与她，那根本不可能。

但如要落魄书生自己走，他绝不会走，他不会把孔雀一个人扔在这里。

落魄书生唰地一掷，湛庐剑笔直飞向九华仙女。

九华仙女见剑来得急，闪头让过这剑，身子一斜，从后面直追，一伸手捞住了这柄湛庐古剑。

九华仙女把湛庐剑放在桌上。

又有几样东西放在桌上。

凤凰和玉癸子的两柄女儿刀。

凤凰的那一柄天地之剑。

落魄书生一掷剑后，人慢慢走来，走到九华仙女台阶下面，看着孔雀。

他目光之中也有话语：孔雀，孔雀，我没办法，我只好这样做……

孔雀望着他，也心中一叹：“大厦将倾，祁郎，祁郎，你是独木难支啊。我知你心思。既能同生同死，人之一生，又复何憾？”

十六家掌门之中，就有几家脸有愤怒之色，但见少林、武当、崆峒几大派掌门不动，他们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觉得九华仙女这一群人欺人太甚，想拔刀相助，与落魄

书生，百鸟群一齐同她们斗，但又一思忖，怕自己也不是她们的对手。九华仙女手下这二三十人都是江湖上成名高手，更有胖枣儿、瘦丁儿两人的功夫，在座的少林方丈、武当掌门也有所不及，别人哪里敢与他们动手？

九华仙女见百鸟群中孔雀、落魄书生转眼落败，这一群百鸟群的女人们愤怒至极，准备拚死一搏时，她突然长啸一声，使全场静了下来。

她冲上去，疾点凤凰身上的穴道，她解开了凤凰身上的哑穴。

凤凰可以说话了。

她要说什么？

翠鸟她们眼睛里闪着复仇的怒火，她们决心与九华仙女决一死战，她们是一群女人，她们如不能用这柄女儿刀杀了九华仙女，就宁愿用这一柄刀杀死自己。

凤凰明白她们的心意。

凤凰说道：“翠鸟，前天夜里，小人儿田渠死了，还有咱们的苍山四鹰死了。秃鹫、海天青、飞隼、苍鹰她们四个人，因为九华仙女答应不杀我，她们就用那一柄女儿刀自尽了……”

她眼中无泪，心里有泪。

她是凤凰，但她也是女人，她是她们这一群女人中最聪明，最俊俏的女人。她明白，她如果不讲话，这群身着素孝的女人一个个全会死在这里。

凤凰又说道：“翠鸟，翠鸟，九华仙女给我服了七色七虫花，除了她以外，无人知道这毒是什么，自然没法儿解。你们千万不要硬拚……”

翠鸟在犹豫，她不知道她该如何决断。她知道凤凰的心意，即便她们能把凤凰从九华仙女手里抢出来，凤凰因已被服了七色七虫花这毒，她们也决不能让她恢复武功，再在江湖上行走。她们只可能派人看护着她，不让天下各派或江湖小人凌辱她。但她们恐怕会战死在这里，也不能救出她来。但凤凰、落魄书生、孔雀三个人都身陷囹圄，她们

又岂能一走了之。

九华仙女笑道：“翠鸟，翠鸟，你们为什么不一齐归顺我？现在，天下第一高手瘦丁儿和胖枣儿都是我的朋友。我才是凤凰，对不对？你看，我这椅披上不正是绣着一只凤凰么？”

翠鸟冷冷一笑：“你这一辈子休想了！”

凤凰道：“翠鸟，翠鸟，你们快走吧，走吧，照我说的去做。把这柄手中的刀放在地上，就可以走了。九华仙女再歹毒，她也不会天下十六派掌门面前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你们走吧，照我的主意，离开江湖，去过几天舒心日子……”她喉咙里一腥，哇地吐出一口血来。她心中悲苦，就又凄声说道：“翠鸟，翠鸟，你知道不知道，玉兄弟他也死了，他死在牢里，他来陪我，他死了……再也没有人能打出那一柄薄薄的女儿刀来了。”

翠鸟和众女人都低下了头。她们都看着自己手中的女儿刀。

这是玉瘸子为她们打的刀。女人都喜欢珠宝玉器小巧玩艺儿，玉瘸子知道她们的心思，为她们每一个人打造一柄女儿刀，这些刀都极为精美，每一把刀都让她们爱不释手，日夜把玩。因为有了这一柄女儿刀，杀人变得不那么可怕了。因为有玉瘸子，她们就有了自己的男人。

落魄书生始终不是自己的男人，而玉瘸子却是，他是百鸟群中每一个女人的男人。他是她们的兄长，他从不狎昵，他只是很快活地同她们说说笑笑；为她们做出一把一把的好刀。随着凤凰叫他玉兄弟，百鸟群的女人们都叫他玉兄弟，他也真就是为百鸟群的女人们排忧解难，办事尽心尽力的玉兄弟。

如今玉兄弟也死了，这比四鹰之死更让她们伤心。

一身素孝的女人们有的竟然流下了泪。

她们哀伤欲绝。

有人突然叫了一声：“等一等！”

叫的人是浩明，他从郃家家人之中走了出来。

他对凤凰道：“凤凰，凤凰，七色七虫花并不是不可解。只要给我时间，我不用知她下毒秘方，总可以解了你的毒……”

凤凰看着他。

九华仙女也看着他。

凤凰哽咽道：“谢谢你，我不要解毒。”

凤凰百感交集。其实人生如她，确如那诗所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她对这人生又复何求？但她与郃亦天夫妻一场，弄成这种结局，夫妻双双被人家用七色七虫花毒倒，这让她心中难过。何况她心中内疚的是，依浩明所说，她如果不给郃亦天下毒，郃亦天绝不会倒下，绝不能倒在床上，动也不能动，任人宰割。

她悔，她十分后悔。

她不愿等，她不愿解毒，她宁愿马上去死。

九华仙女暗暗心惊，她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这个人只有她在翻动内心隐秘时才会想到的。

这个人是她的柴房一日情人，这个人是郃府的家人郃噉。

郃噉哪里去了？

他是不是已经给郃府的家人下过毒了？

她明白这件事其实很重要。

她就回头去看郃府家人，她仔细地看上两遍，心中明白，暗暗点头。

是了，郃噉已经下过了毒，这些人显然一个个精神不济，有一个大汉站也站不稳，他的身子斜倚着另外两个人。他们有的人把手放在丹田上，分明是在用力驱毒。那些丫环们脸色都极紧张。郃府之人已经没了平日那淡泊。

九华仙女心中笃定些了。她明白这个郢墩很可能是在下毒得手之后被郢府查了出来杀了。

她心里一阵轻松，杀就杀，还怕九华仙女没男人么？

瘦丁儿、胖枣儿是男人，是她可以左右的那种男人。别的男人也有的是，她可不会再要郢墩这种见了女人就战战兢兢的男人。

见了她不战战兢兢的男人也少。

郢亦天就是一个。

她想到了郢亦天。

如不想让这些女人死。多杀何益？她既然杀人，也该能降服人，她与皇上这么亲近，皇上用人的奸滑怎么能不学他几分？

九华仙女道：“凤凰，孔雀，落魄书生，我为什么要杀你们？我只是要杀郢亦天，我只是与郢亦天有仇。当年他得罪了我，以为我杀不了他这个天下第一高手，可我偏要杀他，把他杀死，让你们大家看看。我只杀郢亦天，杀过郢亦天，把圣上的诰封给大家，我就可以放了你们，让你们都走。我杀你们有什么好处？”

九华仙女一挥手，湖北五虎走向郢亦天。

郢亦天躺在床上，他如今心中很是悲苦。

他是不是因为他不能动，不能反抗，就心里很是悲哀。

郢府家人三十余人一齐上去，把郢亦天团团围住。他们脚步坚定，面色从容，一个个全然不惧。

浩明与宁馨儿站在他们的前面。

湖北五虎站住了。

九华仙女笑道：“浩明，浩明，你何必多管闲事？为了你多管闲事，落魄书生都不耐烦了，削去你一条胳膊，你悔是不悔？”

浩明大笑道：“人活天地间，只为一口气。我悔什么？”

落魄书生坐在台阶上，却大声道：“我悔啊，我好悔.....”

湖北五虎之一白额虎冷冷问道：“你悔什么？”

落魄书生大声道：“如果可以后悔，我情愿把我这条手臂剁下来，给医鬼浩明安上。”

浩明一笑，他笑吟吟看着落魄书生，一笑而罢。两人心中知道，无论生死，他们都是一生知己了。

九华仙女脸色突变，她向胖枣儿、瘦丁儿施一个眼色。

胖枣儿、瘦丁儿一步一步向郢亦天走去。

湖北五虎见他们二人走来，就退至一边，跟在他们身后，向郢亦天走来。

浩明一吼道：“郢明，郢明，你问问他，他是要命，还是要他郢家的家法？”

郢明就低头问郢亦天：“老爷子，他们要杀我们，杀你？”

九华仙女朗声道：“不许杀郢家家人，只把郢亦天弄来就是了。”

郢亦天的眼里有一丝兴奋之色，但他听九华仙女一句话，便长长吁了一口气，他对郢明的脸色更严肃起来，他用力眨了两次眼。他怕郢明不明白，就又用力眨了两次眼。

郢明恸哭，跪在地上：“老爷！老爷！”

浩明、宁馨儿站在前边，浩明又气又悲，叫道：“郢亦天，你这个糊涂虫，你们郢家怎么尽出这些混蛋？人死了，还有什么家法？”

突然从门外传来吼声，一男一女两人披剑冲来。

这是郢家的人，这是郢家的一儿一女郢云凤与郢云凤。

他们两人一是武当派的，一是峨嵋派的，两柄剑，两个人，斩断几个大汉的剑与三才夺，飞身奔至郢亦天床边。

“爹，爹！”

两个人跪在郢亦天身边。

郃明看着郃亦天：“云风与云凤来了！”

郃亦天眨了一下眼：“让他们走！”

郃明道：“主人让你们走！”

郃云风和郃云凤两人跪着，啼哭，不动。

郃明见郃亦天脸色胀红，知他十分生气，便厉声道：“云风、云凤，难道你们忘了郃家家法么？”

郃云风与郃云凤又站起来，抱住郃明：“郃明叔叔，郃明叔叔……”

郃家之中，也只有这郃云风与郃云凤才早就知道这个厨子才是郃家真正的管家郃明。

郃明抚摸着郃云风的头：“你已经大了，为什么不明白主人的心？”

郃云风和郃云凤当然明白郃亦天的心思，他已被人毒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他可以死，但他决不能自杀，天下第一高手，他为什么要自杀？自杀是羞耻，被九华仙女杀死，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毅力，他为什么不让她杀？他要留下仇恨给江湖，给别人。

当然，要让别人杀你，安安静静地让别人杀死你，这更不容易。

郃云风是聪明之人，他明白郃明抚摸着他的头的用意，郃明摸他头时，用力摁了摁，这一摁是告诉他：老爷子决心赴死，没人可以拦住他的，拦也没用。如果老爷子死了，你就是郃家的主人，是郃家家法的执掌人，我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我们虽然杀不过他们，但总可以拚他一个鱼死网破。

郃家的家人给郃云风、郃云凤换衣服。

他们两个人也一身素孝。

九华仙女心中吃惊，她没想到会冲出来郃云风与郃云凤，或许她早已料到，只是不愿这样想而已。

此时他心里突然想到：如果能杀，这一次为什么不把郢家的人都杀光？

九华仙女向峨嵋掌门和武当掌门道：“如果我记得不差，这个男儿该是武当门人，这个女尼慈聪该是了因大师的高徒吧。”

武当掌门无语。

峨嵋掌门了因师太合什道：“如果仙女明白，她是先有父亲，后有师父的，大概不会问老尼这一句话把？”

九华仙女心中暗暗恼怒，心想：早晚我会让你峨嵋派吃尽了苦头。

湖北五虎要过去拿郢亦天。

郢明突然喝道：“滚开！”

他与郢云风、郢云凤和另一个郢府家人郢明一起把这张床抬起，向那块断头石走去。

一张床，是郢亦天与许媚儿的合欢床。

床上躺着郢亦天，那个口不能言，手不能动的江湖第一高手。

床放在了断头石边。

郢云凤将床放手之后，就扑地大哭道：“爹，爹，你同意吧，你只要同意我们，我们郢家要和她九华仙女拚争到底！”

郢云风、郢云凤、郢明三个人跪着，趴在床边，看着郢亦天。

他们盼着，盼郢亦天能眨一下眼。

但郢亦天仍是眨两下眼。

他不愿意郢家与九华仙女一战，是因为他明白，无论郢云风、郢云凤和郢明怎样拼命，他们最后也会落败，而且会败得很惨。那时，他将亲眼看见郢家被九华仙女灭门。

他不愿亲眼见到郢家被九华仙女灭门。

他宁可自己死，也不愿看九华仙女将郢家人全部杀死。

当院里，跪下了一片雪白。

郢家的人全部头戴孝带，跪在地上。

百鸟群的女人们一身素孝，她们也都跪在地上。翠鸟带头，她们跪送郢亦天。百鸟群的女人跪送郢亦天，一则敬他是天下第一高手，他在世时亦为武林江湖做过许多好事，敬他是侠义之中人；二则敬他是凤凰的男人，是凤凰的丈夫，她们是为凤凰而送他。

孔雀，落魄书生扶着凤凰，她们坐在台阶上，也默默为郢亦天送行。

三个大汉把郢亦天扶下床来，他们三个人之中，两个人抱着郢亦天的腿，一个捧着他的身子，直走到断头石边，把郢亦天放在了断头石上。

郢亦天闻到了血腥之气！

一个大汉提起了鬼头刀。

他要向郢亦天头砍下去。

郢云风、郢云凤带领的郢府家人都跪在前面。

他们面前站着瘦丁儿与胖枣儿，还有湖北五虎和十几名江湖好手。

大汉的鬼头刀马上就要落了下去。

这一刀，将给郢亦天来一个身首异处。

第五十八章 龙腾在天

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吼。

少林方丈身子疾飞，人在那人丛之中三折四跃，人就飞到了断头台这一侧。

众人只见黄袍袈裟一闪，便看见了少林方丈。他身后竟然站了个武当掌门。

坐在椅子上的一十六家掌门，竟然有六个人跃到了断头台一边。

这些人是少林、武当、峨嵋、崆峒、淮阳、洛阳三方剑六家掌门。

九华仙女嘿嘿冷笑。

她也算定会有人出手阻拦，她就是要让这些门派当众出手，她要杀了这些门派的掌门。另立掌门。

瘦丁儿、胖枣儿慢慢走向这些掌门人，身后的湖北五虎一齐跟着，他们要狠下杀手！

百鸟群的女人们也站起来了，她们手里都握着女儿刀。

翠鸟明白，她们不能轻易出手，因为他们的凤凰、孔雀、落魄书生在九华仙女手里。如果动手，她们就一定得先抢回这三个人。

她向杜鹃、百灵一递眼色，两人身子一转，带二、三十个百鸟群的女人逼近凤凰、孔雀、落魄书生。

九华仙女一招手，她身后的人都逼过去，站在孔雀、凤凰三个人之后。

转眼间就是一场恶战。

少林方丈一揖道：“九华仙女，杀人太过，不如让老衲将郢大侠带回少林寺，让他从此不再过问江湖是非，这样也免了一场灾劫，你看好不好？”

九华仙女冷冷道：“不好。”

当然不好。如果任由少林方丈将他带去少林寺，那肯定对她万分不利。这不光破坏了她胁迫天下各大门派归顺朝廷的计划，也会把郢亦天治好。如果他们治好了郢亦天，解了他身上的毒，他就不会再是一只病老虎了。他是一只饿大虫，他到时会把九华仙女和她手下的这些人吞进肚里，连骨头也不吐出来。

九华仙女一挥手：“杀！”

少林方丈、武当掌门和这四家掌门人就要向断头台冲去。

但他们面前站着瘦丁儿与胖枣儿，还有湖北五虎，他们一动手，刽子手必将把郢亦天砍死。

刽子手已经挥起大刀！

大刀猛砍向郜亦天。

郜云风、郜云凤猛冲过去，冲至瘦丁儿、胖枣儿面前。

“爹爹！爹！”

他们眼睁睁看着郜亦天将被砍死。

蓦然，众人眼前一亮。

铮——，一声响亮，一柄鬼头刀飞向了天空，又复落地，扎在地上，还兀自颤抖不止。

持刀的汉子倒了下去，他鼻口流血，眼睛瞪得很圆，他的眼里充满了恐惧。

因为只有他看到了这怪事。他不信。

是郜亦天，这个濒死之人抬了抬手，又向他伸动了一根手指。他的刀就飞了，紧接着他人也死了。

众人怔怔地站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众目之下，断头石上，缓缓坐起了郜亦天，坐起了那个几个月不动不声地躺着，吃喝拉撒睡全躺在床上的郜亦天。

郜亦天脸色平静，他向九华仙女缓缓说出了七个字：“九华仙女，你输了！”

九华仙女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郜亦天走下断头石，当众向胖枣儿、瘦丁儿挑战，三个人身影极快，让众人看也看不清。瘦丁儿、胖枣儿渐渐吃力，身体离郜亦天越来越远，两人身形越动越快，围着郜亦天不敢出手。

郜亦天双手平伸，象无事人一样，站在两人中间。

众人这才看清，这三人动了半天，竟没人敢动一下手。

胖枣儿、瘦丁儿如是在平时，对面这人连手也不抬，他们一出手，他连回招也来不及。

但他们没敢动手，因为他们对面的不是别人，而是天下第一高手郜亦天。

但他们不能不出手，他们已经明白，再不出手，他们就更没有机会了。

他们出手了！

瘦丁儿、胖枣儿的暗器是天下一绝。

他们身在郜亦天身边不到一丈远，他们一出手，漫天飞起了黑黑白白的棋子，棋子嘶嘶有声，都打向郜亦天。

郜亦天根本不能把这些棋子让过，这七十二暗器打向他身上的七十二处大穴。

郜亦天没动。

七十二枚黑色白色的棋子打在他身上。

瘦丁儿、胖枣儿一阵惊喜。

但他们马上愣住了。

七十二枚棋子打在郜亦天身上，他应该软成一团泥，倒在地上。可郜亦天非但没有倒，他仍站在那里，七十二枚棋子竟然一粒也没落下，都贴在身上，如缝缀在长衣上的扣子一般。

“静玉神功！”有人就一声喝彩。

静玉神功，三百年失传的静玉神功竟然被郜亦天练成了？

瘦丁儿、胖枣儿面面相觑。

胖枣儿、瘦丁儿死了。

他们倒在郜亦天脚下。

郜亦天看也不看他们的尸体。他也不动那五个呆呆立在一边的湖北五虎。在他看来，这五个人连猫也算不上。

郜亦天走到九华仙女面前。

郜亦天看着九华仙女。

九华仙女看着郜亦天，她突然一叹，她明白了一个道理，郜亦天永远是天下第一高手，永远不可战胜。

九华仙女道：“你想杀我？”

郜亦天道：“不，我不杀你，我要给你服毒，还把你放在那甬道里，让你天天听我的床脚.....”

九华仙女的脸抽搐着。

她回头看一眼下面那十派掌门人，这些人以天龙门掌门人云外神龙玉健为首，昨天还信誓旦旦地说要跟她走，如今他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九华洞脸色变得苍白，她一步步向郜亦天走去。

“我.....老了.....哪里还有心思去听男人女人的.....墙脚？”

她站在郜亦天面前，与郜亦天仅有一尺之隔。

她看着郜亦天。

她慢慢倒下了。

她嚼舌而死。

她把一口血吐向郜亦天。

但这一口血也没喷溅到郜亦天身上，只是全反激射在她身上，把衣服打出无数个血点喷溅出来的洞。

郜亦天听到了九华仙女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听你的床脚，我会疯的，因为我喜欢.....你.....喜欢你.....

郜亦天不动声色，他的脸色仍然是那么静。

第五十九章 凤凰死了

郃府就又变得很气派。

门前很快就没了狗屎，连地皮上的土色也是新的。这不是郃府的人干的，不知江湖上又有谁在为郃大侠忙碌。

门上又有一块匾额，这一回仍然是那四个大字：俯首云岳。但这一回和上一块不一样了，这一块是红漆金字，比上一块还大，还气派。

门两边的楹联又换上了，这一次是凸出的金字，每一个字要足足有好几两重呢。又是那一副楹联。琴棋书画此生无双，剑诗歌吟四海难敌。

这一次郃亦天没再淡泊，他走出去，站在郃府门外看了看，很满意地点点头。

他突然回头问郃明：“门口如果再有两只石狮子，岂不是更好？”

第二天，郃府门口就有了两只石狮子，这两只石狮子比汴梁京城的府尹堂前的那两只还大。

郃府内也修葺一新。

郃府更气派了。

与从前不同的是，大门用兽吞金环制成的，门前日日夜夜都站着四个郃府家人。浩明和宁馨儿走了。

他们走得无影无踪。

郃府中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他们去了哪里？江湖上从此没了这两个人的踪影，任何人也没再见他们。

孔雀、落魄书生也走了，他们把那两把凤凰女儿刀递给她，送她留做纪念。

翠鸟、孔雀和这几十个女儿给她跪下了，她们感激她，她给了她们新的生命。

如今，她们要走了，跟孔雀、跟落魄书生江南一行。

她们要去找男人，找象落魄书生、浩明这样的男人。

她们没说找象郃亦天这样的男人，因为天下没有象郃亦天这样的男人了，天下只有一个第一高手。

凤凰默默看着她们走了。

她从此不再是凤凰了，她只又是那个天下第一美人的许媚儿，她只是天下第一高手郃亦天的妻子了。

夜里，皇上坐在御书房。

他在默默看着龙案上的一柄剑，这是那柄黄帝用的大胜蚩尤的一柄古剑，古剑上铸着两个字：天地。

这是一柄天地之剑。

这是天龙门掌门人云外神龙玉健乘乱拿走的。玉健把这柄剑献给了皇上。

皇上看着这剑，睹物思人。

九妹，九妹，九妹，你这是，这是……

他突然明白，他真正很喜欢这个九妹。

如果太后不反对，他以后也许会有机会，把九妹弄到宫中来，至少可以封她一个嫔妃。

但太后会反对，而且一定会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她怕皇宫内有一个弄刀舞剑的女人。

皇上突然心里也一阵子轻松，他也明白，他心中也畏惧这个擅武功又智计极深的女人。

他驾驭不了这个女人。

他是皇上，他怎么能在皇宫中有一个他驾驭不住的女人？

那是在御榻身边养虎。

这时，执事太监跪言：“圣上，太后赐皇上一名宫女，说她人很恭谨，心眼又好，让皇上好生照看着些。”

皇上心中一动，太后有这话，显然她有心让这个宫女成为他的妃子。

皇上道：“宣她进来？”

宫女低头走进，跪下，磕头。

“奴婢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皇上命她平身，又让她抬起头来。

女人抬起头。

果然生得好，难得是那肤色，那姿容，胜九华仙女，也胜沐珠百倍。

皇上笑了，他觉得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他喜欢这个女人。

打发走太监之后，皇上命令她坐在自己身边。

她不象那些女人，急煎煎忙火火地想要儿子，她只是偎在皇上身上，她轻声说：“皇上你身上好冷……要不要我给你添一件龙袍？”

皇上笑一笑，他握住了这个女人的手。

她的手很绵软，但又有些热。

皇上笑道：“你是不是‘战战兢兢，汗流在手’？”

女孩儿凝眸一笑：“不是，我也是‘战战兢兢，汗不敢出’。”

皇上心中一喜，就明白她很知书达礼，人也有些风趣，就更喜欢她了。

天已入夜，皇上喁喁低语，说道：“你来好好服侍我，让朕快活一回，好不好？”

女人羞涩，她点了点头。

她是女孩儿，就十分羞涩。

她自己抢先躺在龙床之上，闭上了双眼。

皇上凑近她：“你这是‘战战兢兢，不敢睁眼’么？”

她仍不敢睁眼，只是长长地吁一口气。

皇上抚摸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羽燕。”

皇上停手了。

他的眼里闪出了恐惧。他下地，穿上了龙袍。

羽燕，羽燕，羽燕不也是一只鸟么？

鹦鹉是鸟，羽燕也是一只鸟。

女孩儿仍在羞涩，声柔如丝：“我妈生我时，梁上的燕子呢呢喃喃，窗外下着细雨……”

皇上突然咳嗽，喊了一声：“来人！”

就进来了一个太监。

皇上附耳过去，说了几句，太监听命而去。

羽燕只好穿起衣服。

她站在四个太监中间。

她不明白这四个太监要做什么，她只是痴痴地看他们。

突然一个太监向她击出一掌，这一掌直击向她心窝。

她不敢动，吓得闭上了眼睛。

叭——，一掌击实，把她打得吐了血。

她刚站起来，叭地又一掌，打在她肩上。

她被打得脸上有血，身上有伤。

她气喘吁吁。

这时四个太监凶煞煞从四面涌来，拳拳齐加。

她闭上了眼，她明白这一回她一定得死了。

但拳掌都停在她身边，不动了。

她听见太监说话了。

“启禀皇上，她确实不会武功。她没一丁点儿内力，也不会功夫。这是作不得假的。如果她会，早就动手了，不然刚才她已经死了二十回了。”

为什么死了二十回？她不明白。

皇上很满意，说道：“好，你们退下去吧。”

皇上见他们走了，亲自动手，小心地把她抱到床上。

她圆睁着双眼，眼里只有恐惧。

皇上在骂：“这些王八蛋，手也下得太狠了些。”

就传御医。

偏又不用他看病，要他一五一十讲明白如何用这药，就把他打发走了。

皇上自己亲自为羽燕敷药。

皇上累得满头大汗。

他最后躺下了，这一回他放心了。

他对羽燕爱昵异常，他轻轻爱抚她一回，又重重地爱抚她一回。皇上很快活，快活得忘记了一切，她比沐珠，比九华仙女更好。

皇上动情地说：“你，你为我生一个儿子，我立你为皇后。”

羽燕没讲话，她的眼里流出了泪。

第二天早上，皇上又看见了这柄剑。

他写了一道圣旨，传来太监，告诉他将圣旨和这柄天地之剑带去，带给天龙门掌门人云外神龙玉健。

郜亦天仍坐在他那一间静室之中。

他等着来人，这一次来的是云外神龙玉健。

云外神龙向他道喜，说皇上赐他这柄剑。

他既是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高手，又是皇上的诰封人物，手里这一柄剑自然就可以君临天下了。

郜亦天不语。

他是不想接这柄剑？他是不是恨天龙门等十家掌门人的背弃，想报复他们？

玉健一叹道：“我辈江湖中人，如果没有朝廷默认，自不知要多难。郜大侠之事，十家掌门中有的也不是不佩服大侠为人，只是皇上要杀，你有什么办法？如果郜大侠接了这一柄剑和圣旨，不就再也没后顾之忧了么？”

郜亦天低着头。

玉健四外看看，他心惊肉跳，他突然以为他错了。如果郜亦天不想要这剑，不想要皇上的诰封，他一定会杀死云外神龙的。

玉健心中一颤。

玉健硬着头皮，等郜亦天讲话。

或许他一句话也不说，只会把他玉健一掌击毙？

玉健等得太久了，他额头上直冒冷汗。

他心中一松，心里一阵子狂喜，因为他听到了郜亦天的一句话：“好，把那圣旨拿来我看！”

圣旨打开了，上面只写了四个大字：俯首云岳。

郜亦天笑了，他看着这四个字，说道：“好，好，是比那个书法圣人写得好。郜明，来，制上匾额，把它换了。”

郜明应声而去。

郜亦天又抓起了这柄黄帝之剑。

天已经晚了。

丫环来说，郃亦天今晚要来。

她已经躺了十来日了，她今天要和郃亦天在一起了。

没有人敢再听他与她的床脚了。

但凤凰不动，她手里在玩着那两柄刀子。

她也看明白了，玉癸子给她的是一柄凰刀，而玉癸子自己的那把刀是凤刀。

凤凰刀？女儿刀？

她把玩着，两柄刀合在一起，咔的一声，触动了刀上的机关，两柄薄薄的小刀竟然嵌在一起了。

上面是凤，下面是凰。

凤凰不可分。

许媚儿哭了，她流下了泪。

她还要做什么？

玉癸子死了，众家姐妹去了哪里？湖上已经结冰，舟楫不良于行，她们不会在那里了，那几间茅屋也不避风雪。她们去江南了么？

她不用同落魄书生决斗了，郃府根本不用她出手，郃亦天是天下第一高手，怎么会用她？

其实郃亦天从来没用她操心。

他什么也不曾告诉她。

许媚儿去过那静室。

她想看一看那些嵌在墙上，通入地下的砚台，棋盘是如何弄上去的。

她大吃一惊：

因为那墙上的嵌痕是用刀子挖的，地下的砖痕也是用刀子挖的。

既然郃亦天没失内力，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防谁？自然是防她，防他的妻子许媚儿！

郜亦天很热，他头一回认为他还不老。

他同天龙门的掌门人玉健喝了一会儿酒，他很喜欢玉健，玉健为人谈吐不错，又会讲话，玉健称他这人是古今以来的第一好手。

玉健赞他：“单是那忍字，郜大侠便是古今第一人。”

郜亦天进了许媚儿的屋子。

他头一回不用小心，大声讲话。

他知道他还是很喜欢许媚儿的。他是天下第一高手，许媚儿是天下第一美人，这是龙凤之姻。

他叫道：“媚儿，媚儿，来，抱抱我。你好些了么？你可想死我了。来，让我抱抱你，今晚儿，你一定要给我怀上一个儿子，就怀上一个儿子，就依你，叫郜猛，好不好？”

他忘了，许媚儿根本没想过这名字，那名字是九华仙女说的，还是许媚儿说的？他记不清，他根本用不着记清这件事。

他一摸床，床上没人。

“媚儿，媚儿！”

他四处呼唤，没人。

郜亦天点起了灯。

许媚儿伏在桌边睡着了。

“媚儿，媚儿？”

他一碰，许媚儿应声而倒。

许媚儿的胸前插了一柄刀，一柄女儿刀。

这柄女儿刀比平时的厚，一边是雕成凤，一边是雕成凰。

“媚儿！”郜亦天流泪，拚命喊：“媚儿，是谁杀死了你？！”

尾声

一年后，秋初。

在汴梁夜巷，窄巷幽静，没几个人影。

有一个清唱盲人走来。

他嘴里在唱：

“画栋雕栏成空巢，

铁马金戈旧岁月。

江湖干戈谁知晓？

一杯酒酹岁月？

堂堂须眉怯勇，

百鸟啾声不歇。

说什么木兰从军，

讲什么赛儿揽月？

凤凰鸣九天，

百鸟噪不歇；

薄薄一柄女儿刀，

也击邪恶！”

一个老人喊住了清唱人：“你为什么要唱这曲子？”

盲人道：“这是天下第一高手的颂歌，江湖上谁不知道？”

老人笑了：“你知道天下第一高手是谁？”

盲人一笑：“凤凰，除了凤凰，还会有谁？”

老人一怔，慢慢说道：“少林方丈闻达大师，武当掌门玉虚道长，不都是高手么？”

盲人一笑：“差远了，差远了，只有凤凰才是第一高手，不然为什么她敢一个人同

那九华仙女斗？可惜，凤凰死了，天下再也没有第一高手了。”

清唱盲人走去。

老人怔怔地站着。

他郤亦天不是第一高手么？盲人说不是，江湖人也说他不是，凤凰是第一高手。可惜，凤凰死了，天下再也没有第一高手了。

老人苦笑一笑，慢慢走了。

他很老了，已经驼背了。

他脚步也很滞重。

耳边犹有那清唱盲人的歌声，歌声激越，但也淡远：

“……

说什么木兰从军，

讲什么赛儿揽月？

凤凰鸣九天，

百鸟噪不歇；

薄薄一柄女儿刀，

也击邪恶！”

……

（全书完）